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緣起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三項與《四庫全書》有關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繼在中國啟動。本《四庫禁燬書叢刊》是緊接《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後開始編纂的。三項工程以其耗資的巨大、投入力量的驚人，而成為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其將產生的豐碩成果和影響無疑將載入史冊。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著作大國，兩千多年來典冊如林，汗牛充棟。據歷代各種書目的不完全统计，從漢朝到清朝，共印行古籍一八一七〇〇多部（種），含二三六七〇〇多卷，僅清朝就佔其中的大半。加上沒有印行、不及流傳和沒有列入書目的古籍，實際上遠遠超過此數。這是我們祖先的文化知識最寶貴的積累和他們的精神智慧最鮮明的表現。它們所包含的思想內容，是很豐富而深刻的。它們在天壤間幸存并得以流傳，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辛的過程。除價值不高被自然淘汰和保存手段薄弱被蝕損、自生自滅外，還飽受天災和兵火的摧殘，更嚴重的是多次遭到政治上大規模的禁燬。

政治上禁燬，是書籍的內容或作者與當時專制朝廷的統治以及忌諱發生矛盾的結果。戰國秦孝公時商鞅採取法家的治國方法，焚燒《詩》《書》而表彰法令，開中國古代禁燬書的先河。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主持盡焚秦史以外的六國史書與民間收藏的《詩》《書》等，是古代典籍的第一次大厄。秦以後歷代斷斷續續地實行過禁書措施。入明以後，禁燬書籍步入一個新階段：從西漢獨尊儒術後，明太祖第一次刪節儒家經典《孟子》，印行《孟子節文》；明廷因政治原因或其他細故殺害不少文士，被殺害者的著作牽連被禁；終明一代的禁書事件頻繁發生，持續不斷。這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進一步強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現。

更大規模的禁燬書籍發生在清乾隆年間。乾隆帝在即位初，曾頒布諭旨徵書，其出發點是遵循「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資治理」，「垂範方來」的傳統，要求充實內庫度藏。隨着辦理徵書拖延三十餘年之久，乾隆遭遇的政治矛盾日益增多，瞭解各種著述情況更加深入，積累統治經驗亦更加豐富，因而他的思想隨之發生變化。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他下令開館纂修《四庫全書》，「假右文稽古之名，行剷除嫌忌之實」（歷史學家黃雲眉語），標榜文治，寓禁於徵，即利用纂修《四庫全書》之名，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徵調圖書，進行嚴格審查，有刪改，有抽燬，有全燬，對

收藏禁書者嚴懲不貸。這些措施，首先主要針對書中記述明清兩代為滿族統治者所嫌惡諱言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觀念，觸犯封建禮制，違反程朱理學的內容，因書而嚴懲作者及其子嗣，甚至追究已故的作者，掘墓戮尸，懲辦後入；其次，即對作者，因人廢言，認為作者犯上，則不問其言有無不當，均加以燬棄，以將某一作者言論全部清除淨盡而始快。在這個過程中，皇上的督催，督撫的操作，府縣的經辦，教職佐雜的奔走查訪，舉國側目而視，上下告訐成風。在查獲確有反清內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時，其他不少禁燬案件不免捕風捉影，深文周納，小題大做，寧濫勿縱，頻頻製造多起慘無人道的文字獄，據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中，全燬書二千四百多種，抽燬書四百多種，共約三千種，刪改書無法計算，禁燬書籍總數在十萬部以上，因懼禍而私自燬棄者尚不在其內，銷燬版片八萬余塊，殺害士人和其他無辜者以及懲辦親屬均難以計數。

四庫禁燬書是纂修《四庫全書》期間被抽燬和全燬的書籍，其中以集部書佔多數。集部有某個時代或某個地區一些作者的總集，更多的是某個作者，包括一些文學派別創始人的別集、有成就的文學家和當時政治、軍事、財經、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別集，著名風骨亮節人士的別集，如南明史專家朱希祖先生所說：「凡南明殉節之臣，其文集往往入於禁書之列。」其中有不少煊赫一時的文人學者，他們的著作有許多實屬中國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的書籍。史部書禁燬的重點，集中在關於遼事（入關前滿漢關係）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圖抹殺、燬滅、篡改這些歷史事實，涉及到各種明人私撰或官修明史的著作的禁燬也很慘酷。一些地方志亦被殃及，甚至根據雍正諭旨頒行全國，以便人人觀覽知悉的《大義覺迷錄》，都成了禁書。真是所謂「於先朝手澤，祖宗事實，尚可任意存廢，何論其餘？」（歷史學家孟森語）。地方志等遭禁燬，最清楚地反映出禁燬面的廣泛、擴大化。經部、子部和叢書中的一些書籍，在禁燬狂潮中亦未能幸免。

禁燬給典籍造成了嚴重後果。大量有價值的著作從此絕迹。但是在嚴酷的禁燬之下仍有許多優秀的典籍通過各種方式得以存留，或者是無意中幸免於難，或者是冒着殺頭抄家的危險有意藏匿。總之有一部分禁燬書幸存到今。

幸存的禁燬書以其自身含有的歷史真實性和傳統文化精華，喚起人們的良知本能。乾隆以後，抗清起義風起雲湧，外國侵略紛至沓來，國勢日衰，朝廷多事，文網自然趨於疏弛，一些禁燬書於是稍加刪削掩飾，甚至以本來面目單行或編入叢書行世。人民國後，這一進程在政治上已沒有什麼限制，可以更寬鬆地進行。這當然是很可喜的事情。

但是劫後幸存的禁燬書，每種書存世的數量都很少，且絕大多數是善本，甚至是孤本。它們都處在瀕臨滅絕的狀態。少數單印或編入叢書行世，對於拯救旦夕瀕危的全部禁燬書來說，並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唯一的辦法，只有輯印全部迄今幸存的禁燬書。儘管學術界認識傳統文化的這塊瑰寶，不少學者也積極從事禁燬書籍研究和禁燬書目編刊，但是，印行全部幸存禁燬書工程的艱巨性，決定了這項工程尚無人敢於承擔。

這種狀況持續達兩個世紀。在這期間，可能又有禁燬書散佚，但已無法查清。

直至一九七七年，我國臺灣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才首次完全以禁燬書為收錄對象，印行《清代禁燬書叢刊》。這應該成為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因兩岸隔絕，本省資源不足，今所見到的偉文啟動的工程僅出書少數種即告中輟，續刊或猶有待。

相對而言，完成這樣的工程，中國大陸的學術、文化界具備應有的主、客觀條件多一些。幾年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幾位中青年圖書館工作者、學者提出編纂、出版現存禁燬書的設想。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的一些同仁、學者踴躍響應、參加。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摸底調查，綜計還有一千五百種左右的禁燬書存世，這些書收藏既分散，又相對集中，分散在全國各地各圖書館（室）、各單位和私人手中，少數大圖書館收藏較多。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得到北京山川技貿總公司從資金方面給予的大力支持，決心實現自己的設想，把禁燬書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來，編輯成冊，定名《四庫禁燬書叢刊》，分期影印面世。於是以這些圖書館工作者、學者為基本隊伍，邀約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的一些文史專家、學者組成編纂委員會及其工作委員會並所屬各部，聘請學術顧問，廣泛徵求意見，積極開展工作。

編印《四庫禁燬書叢刊》具有巨大的科學意義。《四庫全書》不全，是衆所周知的。其大量的書只著錄在存目中，僅保留目錄。如果加上存目各書，當時的典籍亦非齊全。因大量的禁燬書是從根本上被排斥的，如果沒有禁燬書，會在當時文獻的全貌上留下一片很大的空白。《四庫禁燬書叢刊》首先是為填補這片空白而編印的，它與《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是互相補充的。《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四者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比較清晰地顯露出從當時到清末中國古典文獻的廬山面目。編印《四庫禁燬書叢刊》，也是適應全部保存其存沒繫於一綫的禁燬書的需要，採取的最穩妥可靠的方法。現存禁燬書約為禁燬書總數的一半，若再不加搶救，使之繼續亡佚，將來會後悔莫及，實際上是對後人、對歷史的一種犯罪。從這些方面看來，編

印《四庫禁燬書叢刊》在文獻學上無疑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亦是澤福後人的重大舉措。當然，編印還是為了應用，是適應進一步發展學術、開發和利用禁燬書的需要。朱希祖先生說過：「自清乾隆禁燬明季史籍以來，學者欲撰輯南明史者，輒嘆史料之難得。」現存禁燬書將在這方面提供大量罕見史料。實際上，凡研究明清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民族關係、宗教信仰、風土民情等諸多領域的課題，都可以按圖索驥，從現存禁燬書中找到所需要的稀見資料，有力地推動相關課題研究的深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大量明代和清初的原刻本，保持了著作的原貌，加強了著作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四庫禁燬書叢刊》業經報請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准立項，並給予一定的資助。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等也加以指導，因此，工作啟動和進展比較順利。

《四庫禁燬書叢刊》具體地是以姚觀元《清代禁燬書目》、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和陳乃乾《索引式的禁書總錄》所著錄的圖書為主要收錄範圍。它不是清代所有禁書的總匯，不收錄乾隆以後的各種禁燬小說、戲曲。這樣就可以避免重複（小說、戲曲另有專業單位編印出版），有利於四庫禁燬書編纂工作的集中。其他有關編纂工作的事項，在凡例中說明。

編成這樣一套大型叢書，極為不易。版本的揀擇，書品的選用，殘缺的處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有的書藏在私人手中或某個小單位中，不見著錄，還要尋覓錢索。有的一部書分藏於兩個相距遙遠的圖書館，還要去發現、拼合。有的書殘缺，要盡量尋找同一版本補配。有的書例如《明史鈔略》，是否莊廷鑑《明書》殘本，學術界見仁見智，歷來有不同說法，需要做出判斷。純技術方面、社會關係方面也會碰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編纂委員會的目標是做得盡量好一些，完滿一些，這就需要編纂委員會及其工作委員會並所屬各部全體人員兢兢業業地工作，臨深履薄，夙興夜寐，以期無負於禁燬書的原作者和當年冒死的收藏者，無負於現在的讀者以及國內外學術文化界，更無負於高明來哲。編纂委員會切望得到國內外學術界、文化界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以改進工作。編纂委員會全體謹在此致以誠摯的感謝。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凡例

一、本叢刊收錄清修《四庫全書》所禁燬之圖書。以姚覲元編《清代禁燬書目》、孫殿起輯《清代禁書知見錄》、陳乃乾《索引式的禁書總錄》和雷夢辰輯《清代各省禁書匯考》所著錄之圖書為選收範圍。

二、本叢刊所收錄之禁燬書以刻本、活字本、鈔本為主，石印本、鉛印本、影印原刻本酌情收錄，點校本不予收錄。

三、本叢刊以完整圖書為收錄對象。如現存僅有殘本，應視為完整圖書予以收錄。存于叢書中的禁燬書，亦應收入本叢刊之內。

四、本叢刊為十六開本，每套三百冊，共分十期，擬于三年內編輯出版完畢。

五、本叢刊每期內按《四庫全書》體例，依經、史、子、集四部排列。四部之下不再分類，擬酌按舊例編次，每部下單獨排列序號，如：1、2、3……等。

六、本叢刊所收錄之圖書，凡同一著者所著，應盡量在同一期內出版。個別人因所禁圖書太多，一時搜集不全者，可別見他期。

七、本叢刊每冊為七百頁左右，每頁收錄原書兩頁，原書卷首、卷尾如有空頁擬照原樣複製。

八、本叢刊每冊之前均列本冊目錄，每種禁燬圖書之前均另頁按國家標準著錄本書詳細情況。

九、本叢刊全部出齊之後，編纂總目錄與總索引一冊，俾便于讀者檢用。

經部第一冊目次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清〕呂留良撰 周在延輯
清康熙金陵玉堂刻本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清〕呂留良撰
清刻本

天蓋樓四書語錄四十六卷

〔清〕呂留良撰 周在延輯

清康熙金陵玉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大梁周龍客編入

呂晚村先生

四書語錄

金陵王
堂原本
梓行

天蓋樓四書語錄序

天蓋樓四書語錄者晚村先生評選歷科時藝其論辨經義闡明章句之語也先生物大梁周子龍客纂次都爲一集以行世按宋儒及勝國薛胡諸先生皆有語錄之刊所以正人心

圖書語錄

天序

辨學術也龍客述曰在延聞之吾師人主之治天下未行不以聖人之道治之者也聖人之道見於經其治天下未有不以聖人之經治之者也余夫六經之道備於我夫子之一身夫子者覆生人之器夫子之語言覆六

經之器也夫子之後曾子子思孟子皆羽翼夫子治六經之書者也攷經學在西漢立學官議太常掌故置博士弟子或廢或興余讀太史公儒林傳序其終篇雖皆以孔子爲主然當是時治經如董仲舒輩不及四子而

圖書語錄

天序

學庸編入禮記中鄭孔言人人殊宋興諸儒始知推崇四子以冠於諸經之上蓋莫盛於朱夫子之書焉章句集註二十六卷而外或問輯略精義問答語類凡又百餘卷皆以發明章句之義自朱子之書出然後人知四

子之經冠於諸經之上而爲聖賢語
論之樞機道德之橐籥焉然余考宋
史藝文志當是時非亶學庸未有是
正卽論語孟子尚依班固例序爲語
類而與朱子之書未合爲一以頒於
學宮行於天下蓋又莫盛於勝國洪

明書錄

三序

三

武取士之制藝與永樂刊序之大全
焉自大全之書出夫然後學者欲治
各經先治四子之經欲治四子之經
先發明四子之理於八股蒙以養正
習與性成義霑肌髓言本心術上以
此求下以此報理之是非如黑白之

入明鑑也文之輕重如鐵炭之載權
衡也材何不周邵俗何不成康此我
國家所以仍其取士之制而不廢然
而安於習俗之敝蓋亦已百餘年矣
而于今爲甚則何哉一曰大全所采
諸家之說自漢歷宋一百五十餘家

明書錄

三序

四

大抵以朱子爲宗而牴牾朱子者復
不少則所當辨正者一矣二則曰隆
萬以後俗師之講章出講章出而朱
子之章句被其抹殺矣三則曰俗學
之時文出時文出聖賢之道理併語
氣受其詆譭割裂無餘矣此三者敝

之綱也雖然略舉大全之當辨正者如雜舉他家之說與章句合者存之與章句謬者去之釐正一書匡厲學官俾學者有所折衷此猶易爲功焉至俗師之講章東大全而不觀久矣條目中預提出一條目如聖經四節

四書語錄

卷五

子

之預重修身也一節中忽拈一字以串之如中庸思修身節之思字也一章中忽拈一二字以貫之如永錦章之間然字也自張稟曰妄生意解箋註紛羅顛倒曲直諸如此類疑誤弘多有俗師之講章因而有俗學之文

字隆萬以前先輩先體貼語氣次發揮理學其所引用入文之字句非出五經次亦取史漢古文也隆萬以後東五經史漢而不觀又久矣初掠禪旣襲子至於今時鬼園之冊腐鼠相嚇壞爛而不收空虛而無用孔孟之

四書語錄

卷五

子

書未嘗不在也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況其意乎朱子之書亦未嘗不在也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解解且不得況其所解之理乎蓋所問於其師者曰不必也所問於其父兄曰且亦不暇也

不必亦不暇程效於數十日之間考業於數十葉之內希冀時命苟且一得心術如是人材奚由正報稱如是風俗亦奚由醇此二者之流敝則非人其人火其書不爲功矣經論治天下之道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辭之

四書章句

卷八

十一

不可不正也猶夫非之不可不禁者也夫豈治天下之細故乎哉於是入國朝以來吾師起而憂之而思所以救之曰其道無他亦卽以其所爲科舉之文而論次其所爲文之義曰文如是矣夫子之理不如是也夫子之理

蓋如彼文之理如是矣夫子之語氣不如是也夫子之語氣蓋如彼理如是矣語氣如是矣而所引用入文之字句不出於經史則必區而別之曰此亦俗學所得於俗師之時文之字句而非先輩所得於經史之字句也

四書章句

卷八

人

十一

先輩之學蓋如彼要而論之有先輩之學自有先輩之文者其勢也有俗師之學自有俗學之文者亦其勢也此流之所以承其源敝之所以日甚也於是專舉朱子章句之說先辨去其俗師俗學之說次辨去其大全某

氏某氏之說又旁舉或問語類他書發明章句之說歸於衆說之一說朱子嘗曰一部論語白頭亦肝說不盡於是則又反覆抽繹朱子所未說之說以補足千秋萬世所必說之說而說止矣三十餘年間閱文何啻數十萬文之去取說之去取也自吾師之說出而天下之文始定自吾師所說之文行而後四書之說始定蓋此數科以來天下之學者翕然望走南陽奉其書如拱壁而吾師固已竭心力於文字之間告無罪於孔孟之世細

書飲格午夜燭暈病息綿悒勤勤不怠書既成而吾師物矣悲夫在延親侍聿躋謹謹蒼最初因文以次案其說不見文之多今離文以孤行其說不見說之少刪其繁複節其冗長錄分百卷積葉千餘於乎其心可謂勞其功可謂勤矣而在延之收輯無遺憾矣於是謀于同人誰可出手作序者曰有虞山錢湘靈先生在龍客則又述曰在延侍師久平生論今古文字源流近日所心折者先生一人耳先生序之在延得藉手報吾師于異

日余泫然曰於乎予何敢序晚村哉
文章之敝且百餘年賴晚村覺悟一
世世既宗之矣不幸而死倘假靈於
我夫子而馮儀於有德之在位者人
告呂某書應經義較正大全表裏章
句請勅著功令下所司副在朱子之

四書集註

卷序

七

書左右準是以去取文字掄別人材
其俗師俗學則人其人火其書治勿
赦審爾經正則民興將天下興起於
聖人之學以成三代之治其鏡源澄
流正辭禁非之效豈不功高於有宋
業茂於勝國哉顧晚村命之矣蓋曩

四書語錄

卷下

五

歲訪余常州道相左也已而以書來
曰相慕如吾兩人千載上下固當几
席遇之云云於乎晚村竟先我侍諸
夫子矣誰意几席千載墜言遺札遂
爲橋公車過腹痛之約哉因敘龍客
之述冠於端書以俟之晚村呂氏浙
之石門人名某字用晦學者不以其
名咸稱曰晚村先生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六月朔旦
虞山同學弟錢陸燦盟手拜書於
金陵之雷湘館時年七十有三

天孟樓四上諸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聖程

卷之二

大學 傳十章 第四章

卷之三

大學 傳十章 九章

卷之四

大學 傳十章

四書諸錄 卷目

卷之五

中庸 第一章

卷之六

中庸 第二章 第十二章

卷之七

中庸 第十三章 十六章

卷之八

中庸 第十七章 十九章

卷之九

中庸 第二十章

卷之十

中庸 第二十一章 二十五章

卷之十一

中庸 第二十六章 三十章

卷之十二

中庸 第三十一章 三十三章

卷之十三

論語上 學而

四書諸錄 卷目

卷之十四

論語上 爲政

卷之十五

論語上 八佾

卷之十六

論語上 里仁

卷之十七

論語上 公冶

卷之十八

論語上	顏也
卷之十九	*
論語上	述而
卷之二十	
論語上	泰伯
卷之二十一	
論語上	子罕
卷之二十二	
論語上	鄉黨
四書語錄	卷四
卷之二十三	
論語下	先進
卷之二十四	
論語下	顏淵
卷之二十五	
論語下	子路
卷之二十六	
論語下	憲問
卷之二十七	

論語下	衛靈公
卷之二十八	
論語下	季氏
卷之二十九	
論語下	陽貨
卷之三十	
論語下	微子
卷之三十一	
論語下	子張
四書語錄	卷四
卷之三十二	
論語下	堯曰
卷之三十三	
孟子上	梁惠王上
卷之三十四	
孟子上	梁惠王下
卷之三十五	
孟子上	公孫丑上
卷之三十六	

孟子上 公孫丑下

卷之三十七

孟子上 滕文公上

卷之三十八

孟子上 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九

孟子下 離婁上

卷之四十

孟子下 離婁下

四書語錄

卷目

卷之四十一

孟子下 萬章上

卷之四十二

孟子下 萬章下

卷之四十三

孟子下 告子上

卷之四十四

孟子下 告子下

卷之四十五

孟子下 盡心上

卷之四十六

孟子下 盡心下

天監樓四書語錄卷目終

四書語錄

卷目

六

孟子下 盡心下

卷之四十六

孟子下 盡心上

大學

大學之道 能得

大學曰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徑爲中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年賸何常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信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特以反駁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改也其後爭相放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至此大亂

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之道也○小學大學有地有調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耳其實此大學字相格爲學之學乃古之教人之法之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他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信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官補典故也講大學闡入地制便迂泥不切○知有朱子小學之微在大學之道四字總分明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信陰釋以講學者是也○首節明列綱領明上講章必要歸通爲一後來本末終始

伏梁

楊本美

編次

都可不必要○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明德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明明新內也○止至善不是要○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止字帖定至善至善帖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他人懸空說止未有不同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止至善一綱領專主知故下文急接知止○凌渝安先生講聖經至此並未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第二節單提重知一邊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爲支離道外而求內自立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條神道理者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愈見猖狂放恣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千之幾即中庸章若誠身必先明善也朱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矣賢欲進大學單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宜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且其言之有言之止

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一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如後世學例之誤止在此一綱領上蓋夫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習明之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聖賢為之是至善之定盤星指點針砭若此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即然此此一綱領至意即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即有並重此一綱領即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有行有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

與告子象

大學

集大成章聖是聖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一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修斯次第言之要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刻也○聖賢講止字皆漸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食錯者如不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何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本非止何以能懸盤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應者一也又徐邦直近來拾一止覺

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際空處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在曰應處亦不在此以不論若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口有時在有時不在且如此何處際空處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漸却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有他不論善與不善五字具不識至善而的係在禪供狀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止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可之極處耳故予謂此節止字必至善至善說至善必至善實明新事理

與告子象

大學

和者○解知止領有泥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三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而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皆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良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用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自可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陸萬以後解知止等者無不墮入在

禪總只是靜至五二字此不特道理直是文理不通耳
謂知止得止。奈定明性明靜定至善中間定靜安慮體認
註中志心所處是事。方字著實。註中字字實著。非極
精細人不能依此體貼不差。蓋其中義理辨析甚微。粗心人
不肯講究。乃尋常宗家偏倒之說。似平高妙。若可解不可解
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生點顛倒。誰復反而為其難者。此
書理之終不可復明也。○知止統貫五者。五者各自相附。一
筆中最難清楚。處字次第較重。又不可偏却一樣。語氣放難
安頓。有字換能字。其有意在。然風中多不詳明。此節無工夫

知書書錄

卷之一 大學

指定靜安處言。不是迷知止都無工夫。然後看真子也。知
止前正有後。文致如。人如多不理會。定上志氣。靜主心安
主所處。應事時。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一有義義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下是知止中工夫。
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無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
節曰。說知何似。然人情說得便。真大事了畢。名焉。避章句
定不知章句為何物。也能於前後際無不了然。作總貫處。
和因處。應字界限微分處。五字實義。貼切處。明新舊合處。針
線細分。方得。○五而後有增次。夫有不首。皆大。○獲知止

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
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虛而得處。較難達。此
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只此一。一安頓明白。大是不易。○知
止只貫全節。定靜安慮。逐句有相因之理。到處得。又有小節
次停頓。而逐字又各有實地。○知止雖只完得止至善一句。
綱領。止至善原即在節。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為三緣。
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工夫。如下
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知即自然
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効次第。不

知書書錄

卷之一 大學

是工夫節目。非謂澈察了悟可得。言其工夫。即在八條目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繁
自分明。所謂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効中說。到
此地位。較難。非將應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工夫。則全是
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若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
先失其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足自得。則
是知止有定。功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處又分
出一節工夫。反以為重矣。況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
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功夫起乎。直謂之支

難不難經義可也。此節只重在知止。說知止則以下定靜安慮動。驗便相因而見。中間不說修。只說定。而後兩字與後邊幾箇面而後微有異。凡人一知一見。只以為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自有定也。知止。志誠。誠。則。處。不。是。識。得。路。徑。靜。安。分。貼。心。身。應。字。界。限。有。不。同。皆。章。句。的。作。得。子。常。目。而。後。能。曉。氣。路。起。起。每。作。重。言。上。一。字。不。重。下。一。字。該。重。下。一。字。言。因。也。然。須。總。根。知。止。來。安。字。是。須。貼。身。所。處。上。看。下。字。說。回。心。去。的。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安。又。辨。然。密。處。止。的。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書。語。錄。卷。之。一。以。學。上。

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應字一節。自別是。應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為知得緊要關頭。此上三字。更重更穩。但慮之所以窮。兩極微。使事理處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每見旁觀者。且能面言。易。多。迷。迷。解。錯。者。只。坐。不。安。并。不。能。處。也。應。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惶。惶。便。不。能。精。詳。周。到。不。足。同。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自。知。止。至。應。只。就。知。道。說。的。徹。應。是。臨。事。時。見。的。處。處。此。定。靜。安。較。重。的。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為。學。心。理。不。可。以。為。學。心。者。所以為學之物也。以心為學。只推得此本心。以心為盡。

頭謂天性。理道皆去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況定而後能靜三句。兼身心事物在內。本管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為。如此則四書無一章不阿。就是心學。又不止此節三句矣。

物有本末 節

物事二字。雖虛。然此節結上起下之意。確指明新得。從虛語中。指實本末。可也。於虛語外。謂出本義。不可也。○本末合來。乃是一物。○明新各有至善。知得即止。至善。說。明。新。知。得。即。止。至。善。在。其。中。不。必。補。也。明。新。可。言。物。至。善。不。可。言。物。知。得。可。言。事。定。靜。安。慮。不。可。言。事。也。○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功。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道。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後。車。知。字。今。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意。西。車。與。也。知。字。不。記。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而。憑。書。為。類。而。不。求。意。義。者。也。○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致。得。條。條。先。後。大。第。此。進。為。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為。首。即。下。八。條。目。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兩。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以學

章謂漸行證聖除也亦藏於兼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
便是兼行最爲不通○此只說知得大段便有人門處留下
文地步方是大學固以知止爲要然使成功之固不愼本
末終始而昧於先後之序不爲勉爲必爲顯○此利亦不是
小如禹之治水自冀堯而迄梁雍只是知所先後便能行
所無難歸之消陳五刑所爭亦在此耳下兩節推明先後之
說此節只作開引子○是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大處
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者而言○近道二字與章
首相應○聖賢論理必分脈絡惟分得愈細則愈處更真

圖書錄

卷之一 大學

十

寔故曰惟精惟一舉端故怕分別必辨權一以而後見本體
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安也其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
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助驗求盡於細分其
說似包可自然先約而後詳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
人之法迥然異也則又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古之微明

解

欲先兩字須從心與身關係處意與心關係處知與意關係
處講得分明若心精明意似只說得心正意必先誠知
必先致與兩邊欲先之意無着則難指明也亦未謂之沉學

○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卽心之所發知卽心之所知只
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上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
爲三也○格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
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累若但起重下節則節節
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後亦然講先字不抹却一邊
工夫乃見調的○子最領今人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
校性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良知而知是糾意就其說體
之身乃家當顧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遷者校尉
也欲使主人合遷尉整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

圖書錄

卷之一 大學

十

件終日互相搏拊斷斷相似有此大學源○每上節原各有
工夫○傳習錄曰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
體一句他日具徒王友止謂後德洪曰此恐不是究竟話頭
心體是無善無惡而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一人諸正於
天泉橋陽明曰此裏後人原有此一種根根之人一悟本
體卽是功夫其大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工夫汝
止之說是我後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薛
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善引中人人

門方法猶未是故。要其正法眼處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始能豁然有悟。諸五經四字。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今試取其言之五經四字。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字中。止一告子而已。莫經曰。危微精一。孔子曰。參差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抵牾。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諸五經四字。而無不合者。乃其欺天罔人。以掩其後世之術耳。豈然乎。若以本體為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

買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至善無惡之物。則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物。曰天命以復。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竟舜相傳也。竟箇人心也。人心曰。意。意曰。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著。無惡不律。故明人亦必以無善無惡說。以格一充執為至聖。此其妄動無端。而謂其善惡。則了悟之說。為解相律教之。以明和根。其心之別。皆自性。則亮舜必是頓悟。又復云。人心道心手。意之接。又不加陽明之接。利根乎。於身自有不分。自白正心王天。即中庸之致中者在。心兼動靜說。今人誤以心猶得半。意乃全。不知

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則心亦意。意懷則心亦懷。無各半而互全之理。有正心精有所發。明明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就欲正先誠。誠是光。改只是誠。誠其所不當誠。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知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誠義是用力。不是尋機。誠意中無過抑義。只盡其惡惡之端。可意直到治字都是。○講獨乃傳意。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毋發一意。知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央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為。作即至平天

買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又獨得正為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着。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可以以不誠。皆在僻處暗時。自所未發。人未見處。不其謂力此。若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而誠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頭。誠無為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便是惡之萌。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著惡意。誠明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

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個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卽誠意，亦不是。○雖聖人正心，亦必先誠其意。○自大賢以下，工夫尤重誠意。○誠意有實事可見，卽不可見者亦見。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則心亦不體，亦有病。故正心之旨，有所不容忽。惟好樂好惡，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病？病之起，即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今人云：「意求心之物，不使心聽於意。」將使意效於心，不使意自爲意，扶本物同居，則截然兩物矣。○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楊廷樞曰：正心先誠意，人易知之。誠意先致知，則易模糊矣。誠猶實也。且如言急，苟忽指事，則忘其急，豈有不實？只因事理紛不稍斷，其未思言已，誠單單一「无」，所以不得爲此。○正心以事不靜，言誠意，如好好色，假如關雎好色，豈能靜？則誠意之爲事，可見心頭實處，有誤處。必要致知格物，以心爲後知，始無不盡，窮至無不到四字。何等着力？若一分中局少，一分人都爲此一分誤了。新安陳氏謂此註必自慊而無自欺爲朱子經下所更完，皆本乃一於善二字也。通考吳氏則以爲不然，余意若言一於善，則誠

意竟無不是，何必致知？唯言必自慊，慊是快足，快足於已，儘有不盡是者。故改三字最活的，係絕無所更定無疑。但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按楊此說，雖醇，但謂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中裏，斷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惡。」善惡也。○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三日，前改註中歸於一三字，正恐後來懷疑也。○知不主意動時，知不能未誠人不誠之意，但要講必

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先致知耳。○亦有知致而意不誠者，存傳意自明。○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聖學之知正相反。所謂無生忍也。○致知卽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爲知，則知反在意後矣。覺察意是極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知與意關是逆而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直貫到底，不單粘意也。○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千善

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為惡從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察者察乃誠意中之機獨非先致之知也○誠意先致知不是要加審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有念此又差便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為諸差此意故講學獨又混入致知只生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為知也致

四書語錄

卷之一大學

主

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使虛偽間雜乃所謂慎獨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為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獨獨為一條目矣○誠意先致知不是要加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則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惡者惡者未不惜耳人多誤用致知是發意時逐

無之用於是將誠意得中慎獨打混以獨為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真知即誠意者其有謂意乃心之所有即是獨體者其誤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事說只此小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証也○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王為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理事物義理為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為王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為宗是也有自以為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為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為所論皆猖狂傲岸日營於功利權詐是也

四書語錄

卷之一大學

主

凡諸事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捍禦不誤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盡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誠意之功微有不同要誠意必先致知此氣與不明手不誠手身相似縱格物使致知而氣與知且目則知人矣相似一則要說得節次分明一則要說得格物無遺一則格致之說眾家認其有得者總無出手了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皆亂支趨皆藕斷絲連之過也自謂以為醍醐而識者但得半碗機耳○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上程大第已無

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字。前竹于七日致病。此
陽明誤為此說。以非聖誼。民耳。朱子答陳仲章云。為格物
之學。不假大。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心於一草
木。一蟲魚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聖賢是於沙而欲成
飯也。然則陽明格竹。非朱子之所下。格者何。致以不狂為狂
乎。今人於格字。格物之說。未嘗提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
次第。程度。而格字之功。與大。皆謂格外為人之賢。皆有
所本。體宜于為格。說雖具耳目。而不以為非也。諸能尋或問
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
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五
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塊然支離不
成。說正其所謂。謂呼為外。語物為外。要而告子。漢外之
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
即以此歸之矣。○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
正犯朱子斯。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異
端之知。與用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為定額。只是不循
理。反要上理障。○程子曰。一格而萬通。雖顧于未至此。看孔
子是甚麼格物。○即異端亦必有窮。而格說。雖通乎。或問
君子觀物察己。者。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

一理。總明彼即曉此。○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即成假合
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
知此則在子自然精實。○知與物。致與格。是所不問。故不
言先。而言在。○看下節云。物格而後知。玉則磨次。未嘗不明。若
以內為卜。而以外廣之。養之。則格物在致知之末矣。致備先
正理。下節千里。○須知有不足。格不必格。格於此見王伯安
格竹子之謬。格物致知。都是零星積累。無體同直截之法
但其間要有緩急先後。又不得十年格一竹子也。程子謂可
以上作先格九件。不可以十分僅格九分。只是推格其至之
四書語錄 卷之一 大學 六
意。然有一時窮格。不到者。如領兵攻城之下。不可復進。亦須
暫且放却。忽然於格他物時。賊屬有會耳。學者讀格物十九
條之說。如吟錯滿案。亦必有先下筋處。○○程子曰。格物
九條。反覆看未只是橫說直說耳。從直處說。格法須由淺而
入深。從橫處說。格法當自近而及遠。其言簡易親切。令學者
灼然有下手處。凡緩急次第之方。而天秩條。甘苦之數。皆在
其中矣。○不可云格物致知是一件。又不可云格物致知是
兩件。是物是知。隨格隨致。於此能融會貫之。自覺圓通。不滯
在字。更不須下註。○補傳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

之物莫不有畢人不善解會便判然分作兩件極意駁辨終不從縫固屬天下之拙識矣然又有故焉而步之論者謂知固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為致知此即紫微舍人天下歸仁則八荒同達皆在吾聞之意其說似為精微然果如是則人心之中則有知便了安得更有所謂為物者或謂物雖在外而物之理實在內此又不然且如馬牛物也馬之可乘牛之可服理也雖知馬牛之可乘服其理似在吾心然而馬不可穿鼻牛不可絡首必將馬牛反覆推究而後得其可乘可服之理則絡首之理仍在馬穿鼻之理仍在牛也但謂格

四書章句

大學

方

在吾之物即是致吾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為內外合之旨則可見也

各而

神

七節而各有其理實義則却一箇特直箇不得○七而漸皆有節節相生既非直提了當之謂此二節就上三節生出此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節以下一句分終始大

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為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七節而後有一串義有逐節義○此節順推效驗本應工夫在內然效驗有當應不即應者其間須有工夫始得只要而後兩字下料安詳則其理自見既不可凌節而逆施又不可事本而遺末○此節謂是一氣直透毫無隔闕者固非謂是逐句錯轉歸重上截者亦非蓋此處只講箇知所後節節推去自見其功效相生之次序耳雖是蠅聯而下然每句中自有盈科後進之理但自物格至心正層次較難自

四書章句

大學

方

身修至天下平較易耳玩註中幾可得乎便知也○每句重上節幾箇而後層層節節各有工夫即所謂平天下舉而措之然亦須有不同處○平只是入修口功效然七箇而後字為末又各有不同如聖禹里程述雖大段分作幾程然其幾程險峻其幾程平易其程紆曲其程徑捷其處屬何地界其地係何管轄其處用何器械其處用車馬井胸中惻然歷歷可記者不能言也○此節謂為而後人意只是纏紮上文其間工夫節次自在其中○此節而後字與知止節而後之義不同知止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後知逐層

各有境界。通下人每說者與知止節一樣便似一物格便了。七節而后只作急口聲文其爲說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而后字可作兩樣讀。或重讀上字句輕讀下字句者此節重辟上節之義也。快讀上字句緩讀下字句此節順覆上節之義也。然則朱子註之謂此節亦有漸次有工夫則順覆之義爲多。而后節語不同而第一箇而后向來此過尤宜發明。○孟子只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處而自然可以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

讀書語錄

三

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教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二字率合不嚴。率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致一皆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率合此二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知既非會于格致之知亦並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遵儒家常說法。非可以此解會孟之道哉。近人有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藏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許格至只是事物之即。講求理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看謂緣解外物以非藏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其誠自然之心尤屬邪說之有如此說則外

緣解窮之象一句已早。喫陽明痛牒了也。既已得萬象爲外。要內藏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誠那得不吃他痛牒。○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爲至此一箇而後與下六箇而後較輕重句無甚漸次第一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知止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后真精神也。○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備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致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旨也。因致知仁傳此理少發明耳。○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止。○兩節

國書語錄

大學

三

先後言其次第如此。此首工夫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爲亦難見意誠而心未正只得零星收拾。收後段內出幾病百出亦不見誠之誠也。心正而未修則窮至至中可知知有多少。少病在其誠心之誠亦未充也。○未意誠而達心心正者其學也。未心正而達言身修者俗學也。○者已居盡後未思學之矣。只一箇而后發揮盡徹使各傳大義了然明本而新未放齊治平三傳百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連家而不連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一傳皆指家之感應誠看平天下章

上老老三句與氏之文并而及孟獻子。師曰見然齊家止
連國而不達天下又有道理。人學畢所先。又必須知所後。
者以知所後中亦微有工夫故也。其如知至日然意誠然亦
有知既至而意誠自然心正然亦有意既誠而心
未正者。正者。天下平雖舉而措之然其關係於事件
亦有略須講究之也。但謂知先是逆推知後是順叙。依次覆
循一番不幾味同嚼蠟乎。○七節而終終始之義已明不須
更說。但七句收大半則本末之義未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爲
本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大學

三

自天子以至庶人

修身爲本。正對家國天下言。其中兼兼着實。不是單指兩頭
亦無貴重大意。○天子之本對天下言。庶人之本對家言。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焉知意心說。○上兩節止就
大人身上說。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
亦有齊家之言。應分明新節即有本末故皆自修身之
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上八節日明言通列此節特結出
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天下人類
而言。有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人中問大有人在。不單講兩

頭人也。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
正謂本異而不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己任則同未非
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各人當下皆有己物
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爲天下國家之故
而後修身也。○不必論異日主輔只當下各有本務。○本字
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本有字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
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此物者。即新
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
德爲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大學

四

字言道理雖闊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就上文下條
目中問抽出修身爲本故暗文每將上下七條皆比擬。因以
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
知心意力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股說。○李見羅提
唱此節爲宗。但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考其說固仍不
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索合知止四提止修二字作
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
正之修也。○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
罔入德爲新民之本。世無有己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

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則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
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
論爲有天下者言也若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
之修身爲本夫其言矣○自天子以下於庶人有許多等級
其職業固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
一此節語勢從庶人邊見得歸重人也只是此本未嘗
有別件與人無異國平天下之分然則得修身則治國平天
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縣大則其末
洞達其本淺薄則其本狹小直到底必受命匹夫有天下

四書章句

卷之一 大學

三

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宋有容遽分安處亦未嘗染人自致也
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此不是重重大子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任但舉
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宜是皆以循萬物一太極物各
一太極也○齊家卽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
有天地治邑者不消說矣若竟重有位之人便不是豈是
皆以四字道理盡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論理
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
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言爲齊家是下治大同處○

於薄者厚來爲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處厚極耳
使於所厚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况彼既於厚者反薄

天章句四書章句卷之一終

卷之一 大學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

大學

康誥章

天命二字人多偶矣。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性與明德分名曰性。經傳中命字有雙理。一曰天命。教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曰心耳而廣近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圓滿也。惟儒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概。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概。總怪這一箇理字耳。看初嚴惟謙圖說等

四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說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象數耳。故說天命。何極精妙。只是無然終不奈這形象象數何。遂為因果報應。先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適以爲萬言最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謂其點者。倡相說。說空無。猶空無說祖。以未渾一。不知其說。則無也。字字不具。重然常地分。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第一。其要的是是之是。明受受字見得。本句直自字。不重言字。於後經有想。止得皆字耳。於言外取意。是人人所有。不獨言王也。

湯之盤銘章

朱子嘆今之學者。却不去荷字上着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新之實。然則下兩句不達就此接續去耳。日日言不聞。又日日言。持此兩句又各不同。作三句平看。直是粗在。荷日斯對本。新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意句甚明。日日主繼續意。又日日主提振意。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非更制變化之謂也。極即是至。至用其極。即止於至善。無所不乃指自新新

四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民。今人謂新字。從明德說。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即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爲主。謂自修人命。都在民上看出。實主乃分。極字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善爲上。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通轉。或云未嘗只指上文。與首自明句同。余以爲不然。首自明句。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有註以至善訓極字。以善

欲止於訓無所不用其明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
○時又辨列自新新民新命作三件然下節註云自新新民
皆欲止於至善獨不言新命何也蓋新命即自新新民之極
處也然必自新新民各造其極而後能新命則極字意仍含
在上兩節中
○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
民皆止於至善理則如此然此章專擇新民而原本明德推
及至善理雖通而實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自
新新民引古語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了說如謂漢唐
之盛即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復之類迎合時王

國書

卷之二 大學

三

自流入身功利之卑汙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
據高後世帝王勸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
於天地之間不可也傳者遂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
義見不到至善末可謂之新民○極無形象恐人指名干躐
萬行任心是理有何不可即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
將大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
天起上而自不走作○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
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為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
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命王與民夫共此道

理其此責任止說簡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而無
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議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也
羅其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此也○自周以後生民未
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費刑罰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
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昔緣秦以後
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
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
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無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
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營業之污也必君臣先

自善

卷之二 大學

四

自潔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
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為後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
道事君治民與謂君若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
道其賊也耶

六井

三節

首節已自居誠不在民止且曰惟民之止不曰惟民止之針
鋒小字使侵下兩節去○上二節是不章引了第三節明指
出一箇聖人之止如何不重是次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
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然則通下無所重乎即云求

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況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下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首節說理之當然文雖說人宜知上向是虛處指點到第三節謂箇止至善處休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誠其自宜貫發○陸稼書曰敬止二字兼總用言仁敬孝慈皆乃從敬止中抽出○又曰敬止之方可與敬止分謂用也大全張氏以一事也則不妨按此謂體用極分脫不弟此即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體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勝也無體者其用非也○文王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仁敬孝慈信因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幾休分數不同不可不問之善而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因仁敬孝慈信是理爲至善也○道理在文王身上有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有止皆從敬止分出仁敬孝慈皆至文王而極是爲至善○仁敬孝慈信之至處正是一理上不同○有一定之至善有不定之至善如

此說方分明而其理仍一○須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止字中見聖人功用之不同○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固無敬止爲能就不同處而指以是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影焉天下後世可本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善止可探長思矣○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用五者大目不足以五者觀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泛論五倫道理故分有合言四方八面皆得○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若上云若作至善看可勝勝矣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爲薛子謂聖人也止于仁尚非至善則亦不可名仁矣此言能識人故正之○要切貼文王又要指點○若要緊摘五者又要推類盡善要分指至善又要會歸敬止○有書兩書外義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書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也此書內義也又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五者看其月月身身合之說也○仁敬孝慈信

是至善內名義文王之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的活樣子神
明變化每百不可思議處體詩中精微之蘊四字方寫得一
箇止字出來至於約束五者略不精定有煞方得推顯盡餘
之義詳○二篇子彈象用全力博覓亦用全力聖人處小事
接小物亦無不以全力訓之五者特其目之大者耳述詳○
仁字極體用之全止字見安止化處之妙至善有定理而止
無定式如仁爲道之善而必如之爲君乃止善之至也
故必須細切文王所處所行乃得○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
極則若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此
四書諸錄

大學

七

敬字與敬止之敬不同○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
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
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子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
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見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
上和人臣子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懸叛之心此昌
黎一句之不朽千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
此理雖然惟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
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

止善之道矣

詩云駘彼 節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善之
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咏美澤洪其味深
長○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
精神都注在兩結句弟新民至善之實在則資於明明德
至善之實在學修德威儀此即是止字真實要義○實從
切條中體出學字四句皆然此之謂釋詩不須用釋詩套語
○每字有實義每上下兩句詮釋處有實義上下連屬工夫
四書諸錄

大學

八

次第有實義先章皆實發揮以釋詩闡文取者也語氣自
崇積開始非占法也○題中要言在學修德威儀此數字
之理又要作切條求諸惡則嘉言數字中體出方爲精切釋
詩乃闡文非傳神所者也○本傳是釋止字善玩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兩句中使自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于
至善之學修其然然學修之可當也○學訓講習討論所以
別於修也健個虛說尚學則出察克治亦可親名曰學○有
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有註曰明上二句是求止
靈令二句是得止分○○河保從學修得此針線之所

必帖也。從學修工夫純熟後，推進一步，令未段直接見恠。是明明德至善之體，是得明明德之止之象。○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話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說，連入詩人本旨。恠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從瑟調林出，方有禮認。○瑟調何以爲恠，恠何以爲威儀，不是依循彷彿，須實有箇着落始得。○通節原無重破字，只是分兩句以破字會却。於理無病。○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碩球磨，至瑟調林，學威儀會，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大學

九

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兩非指其體爲文貌工夫，傳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卽盛德全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盛德至善中，總攝上文學修爲威儀等語在內。○不忘與新民之不忘，發有不同，蓋彼以功業言，此以道德言。○新民之不忘，是誠意思多，明明德之不忘，是佩服意思。多註中，指出「實字」須知正說名字相對。○俗解謂威儀以下，便屬新民，甚是不知，都是明明德事。○頌賦上云：此節釋詩一段，卽貼衛武公而不及，以上節爲人君正句，貼文王。

平節親賢三句，貼前王側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隱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如收止止字，詩文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說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衆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綸辭節，貼周襄王者乎。其誤處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釋詩，體裁不反客為主，後來紛紛從釋詩等，則於作篇於此等議論，誤人不小，能十不能忘，何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嘆既成，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卽詩言又

四書章句

卷之二 大學

十

豈足盡哉。○此節舊近，日有七譯，拾崇禎丙子漸臺遺，不做首義，而取釋詩，抽詞一也。學修等義，只以知行內外，點逗過去，不知實從切實修磨，瑟調林，做出方謂之釋詩。方謂之釋止至善二也。釋詩已是問語，又搭此公人來，真詩人作，關詩人想，武公人學想，詩人增出，寬皮易，藤總與善義無涉。也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共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實，無效字義。云卒乃格其實而嘆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四也。章句今無根，微止義因仍，舊曆已酉北元之譯五也。已酉元，恨微止，只起說界見，其中本義，向釋

通則通篇吟嘯此二字不特本義地前此二字亦無着落
六也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
操兼心意安分不得故章句或問節無此說七也○此節多
誤解有謂與上文分安勉者一謬也自謂威儀以不便屬新
民之義者二謬也上節總言聖人之止於至善下兩節分明
所由至其止于至善然上一節重在得所止意下兩節重
在至善其至善意界畫井然得渾而清之乎看來此傳所
引詞節都是微簡影子耳非論詩也其釋詩處亦是斷章取
義不然則如德至善之云亦武公之所可當于至善是
四書語集

卷之二大學

上

武公之時傳者引來但借以發明至善之義絕無安勉之義
固不可云上節安而此節勉亦不可云此節由勉而至于安
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固屬身內事即民之不能忘似
于說向外邊然推究民之所以不能忘之故只是明明德之
極處固是民之不能忘在明明德言之則為明明德之至善
在新民言之則為新民之至善不然馬上下節末句不幾於重
見齊出耶然則此節固不可云抑抑威儀而亦不必云
明明德之中有新民也○徐為侯曰解此節者最多弊本
節是釋明明德止于至善況此止于至善明明德一也學修是得止

之由拘樸威儀是得止之驗惟學修後德容表裏自融非學
修之外又有拘樸工夫始有此威儀也時作此見是一層功
夫二也何樸威儀固是存養皆敬然將敬字註題則可便更
敬止說武公學文王則不可也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
已分註之矣公又以拘樸威儀分身心其止便分正心修身
如此則格致誠作首善而學修外別有一正修功夫乎四也
題只是釋詩實解在下句者也二字只宜別解數語便了空
韻上讀輕舉下而不惟五段通矣亦欠輕重之體五也章脈
雖要根止字然須從拘樸威儀上貫發一番映帶止上方是
四書語集

卷之二大學

三

若但空翻止字影射拘樸威儀設換一二字竟可移用學修
句徒開空疎駁問門路六也惡謂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
嚴密武毅即拘樸之意當出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恭
者嚴密謂者武毅又疑云是今謂今者拘樸如此則是有三
般解矣七也起承學修則中二段當相連不當遽歸盛德至
善民不能忘以見釋詩大序以結出明明德止善之旨以引起
下文新民之端方得融貫貫通之妙時有過易收股分生理
斷八也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白丙子浙江
切囑四句果來多前記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

耶九也。按徐此說詳矣。但其第四條所云「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益。身心即表裏也。第六條懸隔不必解語亦太略。恠威儀必兼懸隔。懸隔四字講出方精確。觀者字一頓下句末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懸隔等語。其字入釋末幅亦不必拘定拖帶下文。至第九條至其之說則入下然下文則必當出題者有不當置題者。如此說說明明應下節說新民故雖修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置題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于至善。此是圖圖一句。拆開不符學。學即修。修即修。修至善。

讀書事

卷之二大學

三

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從後前二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置題者也。

詩云與世偕王 節

其具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想其覆育。○君子兩句要透出此中能便二字之意。不足說前王。但爲後世之君子小人計。凡後世君子小人之所以如此者。皆前王之至善有以使之也。若只將說賢業利品順隨乎教訓。仍只說得民之不能不見。所以不忘之故。計中能便二字之意不出。

則至善兩字不遠。○新民至善本就當時而言。所以親

實樂利必推論到後世不忘者。後世尚如此則當時自可知耳。○須從後世無一不得其所。想由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以結不忘者。有爲君子小人說人語。易易。○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執民之本。在內。○由天下後世祇傳久遠。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味嘆不忘之言。如此理自得。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諸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沈蛟門曰。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按不是。

讀書事

卷之二大學

四

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蓋本六井獨。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立法開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後世不能效其未了所謂。○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有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至善。不知道者。聲信不及。○近人有謂此即中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

丁至善親野史利是益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即指利之詞何嘗一路及治人乎學修惻隱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親野史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而指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條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即指德至善中事不必具其大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君子之詞其大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至善」故特以證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曲說實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篇解開講章立意特註自以為高而實不通文理之四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上

說也

聽訟由人章

引孔子之言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會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首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計中引人之言而首及聖人此言二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自見其言首一句是聖人也聖人而可知不粘什體不與聖人相屬意言見神氣也○無訟只新民中一節無訟不得其前下自聖人及之明德既明句亦新民中人及之新民明德無所用其欺偽耳非

易民志也○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民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活然此意只在前後返顧方有味夾入正面中即謂聽訟○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木小一木本只一本即此可證若結住上四句一教衍大意更帶須知明明德共此一本本○凡本必一面求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或以無訟正是明新

四書語錄

卷之二 大學

上

要理不可作一端看毋乃說○無訟尚不是本就此指出本耳○其末散為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本也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看無不合者○正心誠意此皆生生之本領所不能離舍以懷世忌者也明德新民皆從中出本方為有本之學時文含糊影響只說一向明明德了不幾心目之間有件光明問理物事如照妖之鏡照服架邪者耶○俗說謂無訟是本聽訟是末非也無訟即是本其所以使之無訟者則本也如夫子此言不過借來發明本末之義原不是分別本末無訟之高下關要

全在大畏民志一句。建詳。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理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處。交接頭上。離鈞三寸。令人沈沈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雖公有即認看。無非此箇道理。以此謂知本最有時。約指點之妙。粘緊便死。脫却更落。此字指大子之言。亦是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借上句出下句。却不是下句在上句之外。大畏句是推足上。

大學

文就聽訟說此。謂句引釋傳意不止。就聽訟說。知本中。即了却始終先後。使無誤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于明德者。即此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時解于本字。推出幾層者。亦誤。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出。固有理人格物者。並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誤說其原亦起于新建毀朱子補傳。致動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而格人如漏通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

家見字。則知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識字義。而妄說。止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大學經序未考定。如地中人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承賴。後來紛紛。動接古本。石經。投寫。思遠。都是無知妄作。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開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入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非皆宗傳異端。各具所得。於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

大學

其書以為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天童樓四書講錄卷之三

大學

所謂誠其意節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辨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欺只是不實用其力不必到後來掩覆○自欺只是不能實好實惡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意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若作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今人亦知誠意是致知後

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三

事但吆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本曾夢見○好惡到惡惡臭好好色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事在○不致知者必不能誠意此是如前道理既致知者必須誠意此是本題道理○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及正例而實兩層也○誠意只是行一邊事爲善去惡即是誠意知而不行即是自欺非則中別有兩箇妄念頭緣飾說通以誰告知而後謂之自欺也○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有自欺欺去欺之法在後而非彼獨即

誠意也近人看獨字家混竟似誠其意有別謬若矣○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與實字並行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字解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又和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實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于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悞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問誰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其誤始於曾水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要于欺欺二字看得密切慎獨二字折得分明○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肯容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固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今人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意思謂獨似誠中又兼知起處吟嘆○不是說待致知知到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說此明處爲善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

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間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端此是私欲萌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意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解之者宜謂之端誠意者于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微于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備有慎獨二字端界不清遂使全旨蒙障○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用用力處卽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說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

四書語錄

卷之三 大學

三

實與不實在間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機須自己于此省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有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直說落細語會自明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實實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則地安必顯其獨有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端境言卽其下作間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獨致知與去也○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

自慊便是誠但欺緣分界處其後相繼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卽自己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面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獨字正勸之微處○獨只是人所不見處○慎獨當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要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不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

四書語錄

卷之三 大學

四

真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則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或掩者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致真致勇則意無不實矣○致知誠意曲是知行分界處然有彼知時時書友朋俱可爲我所取意然則誠意只顧做與不做他人着力不得故傳中特發兩自字之義耳此誠字只作實字訓所謂自欺者只是業已曉得了當下不肯實下手去做卽做別人先分時剩了一二分便是自欺耳不是意中另生出另一欺之念來與吾之誠相爲掩溺牽制使不得自由也蓋自致知以後所爲皆實只在

書一邊故此處只論實與不實耳今人將此字看同中庸之誠以為意中有一誠又有一款于是乎有一意又有一知遂有官府盜賊巡捕之喻紛紛然無所究竟于是始悉舉而歸之于獨謂獨是良知本體昭昭靈靈可以辨識辨欺制意審知是一箇無對待物件推其說不謂則無善無惡處不已此節書自萬曆以後始見竊等近來雖浮雲滿袖然說書者猶只求之講章之中幸蒙存淺達為科律是猶救火而厝之薪求雅樂而考之于俗語也即大全一書以通義為粉本其間去取不精純駁雜出今之論文說書者不析衷于理之是四書語錄 太極圖說 大學

五

非但曰此雲峰胡氏之說此雙峰陳氏之說此新安陳氏之說一有依據若遂可以告無罪者即如梓子洛陽諸儒之說有所不顧也蓋古之風不崇朝而後偏天下矣是許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只是解箇獨字此知字不着力着力只在慎字上明處還有謂誠了又知者豈非疑人說夢死講到慎獨處只論實與不實更不復論善與惡也如謂不實處亦是妄所以不誠只緣知之不盡此固是極理道理然非本傳正言也本傳正言只謂致知後不可不實用其力而其要全在慎獨耳 述評 存養者察察然有此山即上天但分運動靜

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皆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運時不然主動之微處尤加審慎于此大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為二則學又似混而為一以彼為直捷以此為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于是有以慎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為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為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于文義已不適又何論其是非耶只依註發明乃為的當○論學而流于邪惡只是求直捷善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四書語錄 大學 卷之三大學

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又以意為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止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長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至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閑居 卷末

閑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閑居便是獨處時亦

是獨○病癩全在開居二句此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蓋子指他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始有格物知幾處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稱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手蓋厭然謂之我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爾欠不可也○看來近世小人掩善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知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得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于掩著上講究竟精此一極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蔡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並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蓋信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語真至人心傳打被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掩者此一極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如見非與見也在人求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則無微不感無地可容神理更重○問誠于中誠字與上誠字有何分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說如此便自得分曉○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教君子小人有小人間居爲不善實有諸

中則如見肺肝形于外君子慎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于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下中無不善故雖指視自嚴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處對勘自明後來認誠字以爲小人妄得此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實字與中庸主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他人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于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蓋下節都隱隱屬○間居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十目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下節貼君子則謬盡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惡中擬出景象也○十目節只說獨之可畏不着君子小人○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十目十手只就當下便見其不可掩○上文兩節慎獨會子曰節正指獨字令人于此處用力獨只是對眾之德對人之稱即上文白字已字間居字上而論其德猶對眾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只是對眾人而言此處即在十目能于此一反求則自能慎獨不致十目此處不放意無不誠

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應以後。講學者。公指聖賢言語。立自已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書理從此惑亂。不明矣。但于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令人不得不慎。正見曾子平日提撕省察之。意與其特指此象。做策君子小人為誠意下手工夫。可知大學于此節特加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乎句。

四書書錄

卷之三 大學

九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撥。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言。獨物兩句。亦用此法。只着則能字。吳子點綴。故兩句以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下也。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侵練正脩。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言正脩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重發斯不可。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闢。無窮。日念金如是。事事如是。豈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機誠意便是德。便

能獨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獨。目下學正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人只以一句意。混括德字。特制說理。令人慎獨而意誠。西為德。獨身其中。坎象深廣可思。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開居節言。小人自欺之害。獨身節言。君子自慊之效。曾子節乃其過文也。此節不着小人說。亦不着君子說。但言獨中之可畏。如此。幾自動念。人雖不知。已必獨知之。即此便是十目十手。不可掩處。惟其如此。所以自欺便有消阻。退藏之色。幾自慊。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消阻。開藏。當下便自流露。若君子心

四書書錄

卷之三 大學

九

廣體胖之效。則非旦夕所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能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結通章之義。所以上兩節皆言必慎其獨。此獨曰必誠其意者。慎獨者。功之要。而誠意者。效之全也。明于此義。則凡講章章結一節。與先結一節。後結通章。支離牽綴之說。可不煩言而知其非矣。○金正希云。自欺之病。從無指出者。只緣認誠字誤。誠字大差耳。自欺兩字。其句破淺。小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支子云。六十日所學。三句是。只是開居為不導。節味嘆文。體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王

雲中云十目節竟作小人初看似偏然考諸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腑之意先輩中亦主此說按三說皆有病上文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問答節又何須從新味變小入乎以嚴為慎此意之所以誠心黃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詞與指視之嚴本是一事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誠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窟承人容皆于為仁有礙大主未于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若人雖不知我已知與十目手拈視何異教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面

四書章句 大學

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入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明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也子唯如此嚴乃所以獨等而廣胖也蓋其偏本大梓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為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為性以無善無惡為極故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個嚴字正前神門人宜且云耳說者又復為之詞則惑之甚矣為之者曰目欺兩字本無奇故釋學人錯突過去可惜可恨又只緣誠意誠字大差耳

所謂修身 章

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致字與上有所不同若要章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幾了在字辨色辨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夫耳原以此三者貴重心正有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雜是不停當處○心字須煩斷看便見得宰制群動其關係至重○謂正心修身工夫已盡在誠意傳中則大學竟可廢此一傳矣此誠章義不通處不可從也但誠意傳論善惡正心傳只論存養

四書章句 大學

所為教以直之使此心常存者大約爾善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用力雖輕工夫却極難朱子謂鐘聲未了暗此心已二走作是何等吃緊求還許○大學誠意傳極著力正心傳極不著力蓋誠意在發動處要勤用力不可不極到正心暗已大畏是好只在打躬本體潛養此心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善不尚言實正心工夫既知其為不止之害只消畧提擲本不甚着力故也
所謂齊其家章
大學好惡二字本于誠意如子齊其家中自有至理○自

爲也。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生。看熟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脩身敬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即在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也。第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鮮言而自解矣。○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

大學
卷之三

子

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耳。將解說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就來竟犯第三節。然驗矣。于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同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字而成就于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爲祇白入鬼鬼節。○在家有此種道理在

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就于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成于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肯坐人身上說。脩身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因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錢吉士云孝弟慈屬家。事君事長使衆屬國。所以二字。非云以家惟之于國。乃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所謂不出家而成就于國也。楊維斗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註中自是分明。作者每混資父事君之說。混在一人身

大學
卷之三

子

上反生葛藤。麟士謂文義要作兩三層。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又有衆。分疏最清。感份人云他人作孝者。所以句則偏下。但云移孝作忠。齊父事君耳。竟抹去倡孝于上之一人。作慈者。所以句則偏上。但云以孝慈之道。相循衆庶耳。竟抹去廣宣德意之一民。自是一舉。明明有不出家有成就于國兩項。而竟不知也。謂之通文識字可乎。按諸公批許子說書。而所論不確如此。又何惑乎作者之離合衆難也。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教去。且國人見我家孝弟慈。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

君立不格機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歸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俗人謂孝者有倡孝之人使衆有慕之意之有司總生熟在人身上會自生焉蘇若曉得此只將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若人身上論則爲虛語矣不必重君子不必合判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首也等字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會明白得一箇西銘識見得個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仍却是事故也○不是君子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于事君而教孝亦不是爲要事

因書語錄 卷之三 大學

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下二句做此○三句極多好處門面語總與前以爲文只要在家國相通處推出成家之理始見真相○若做得到孝作忠教孝勸忠求忠必于孝門論題于本義不切也○此二句只講家國道理相通以明不出家而成就于國之所以然粘住上下人身上說都不合况粘住一箇人身上乎○在家爲孝之道即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有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者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首在承教之人乎○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却是中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

非爲成教于國係陳方法功效也○人皆知三句爲承上不出家而成就然謂是不出家而成就之說便侵第三節道理謂是不出家而成就之理則非惟不闡入下文即于上文亦作截斷又是一層推究出來不牽連而下也西銘以大君爲宗子大臣爲家相民胞物與與此三句語意正相同○三可但言此理之同不必講到推舉○近來亦知爲家國相通之理然必粘着君子身上講仍只是移孝作忠移悌作順之說不通將理字嚼嚼而已須知此三句是推究所以不出家成就之由論其本來之理如此如西銘以大君爲宗子大臣

因書語錄 卷之三 大學

爲家相之意不粘着君子說但題前從不出家而成就句落脉題後淺醒所以家齊於上教成於下語勢則可耳○孝者三句只說道理不侵事故如保赤子節只說端倪自然不侵推行○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說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于家之概就推行功教言也康誥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滑到下面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節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人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子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處見得所謂豁然貫通者也○首節言家國之理本通三

節方言推行事效康誥節乃上下交接處言李弟慈之推行
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未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施
故特引以誡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于慈亦非謂推
行便有政法作為也○微字意上已說定堯舜節又從微字
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合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何
○人言第四節借堯舜以誡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
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慈惠之處在于一人堯舜節
言一人所以致威應者必本于其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
作証上則葉村之師從又何以証定國耶○君子有諸已而

何王樹堂諸子有謂宜重上字蓋不則似為求人而有諸已
非藏身之恕矣于謂言各有旨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
他處恕字不同故本于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以求諸人無
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攻其是無
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
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
之味如此兩句即重下字藏身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
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本與上字所合有與無即上文
所好因所合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來非轉出有無乃合

諸意○若云允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平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
次三引詩只反覆味嘆指點與人玩索○齊治相關要理上
文已反覆說盡桃夭三節又引詩味嘆自有深情須于言表
領會○三節而後都從上文兩節而後生來○家國相通教
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
須想正補出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
繫帶相連血脉也繫承上文兩節而後纔引出引詩節三節而
後纔見三節味嘆正繫帶向藏身之恕為下章家範之原不

是重衍家國相關宛纒問文也○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
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
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
自藏恕喻人以上都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
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嘆指示箇景象所謂
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
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通處非從上文再說一人身修之義
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
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盡于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

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者最足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于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無二理也。若複混上文說。便不合。惟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決別分明。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閑裏吟詩也。○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于夫婦。中庸引詩。必妻于合而兄弟。翁然後父母。孟子引詩。必則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後御

四書錄

卷之十大

三

家邦皆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舉孝弟。蓋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仰師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宜兄宜弟。二句上句是詩。從宜前說來。宜字須下得着力。下句是推說。從宜後說去。宜字須下得說成。○雖云上句是詩詞。下句獨非詩詞。字面則同語氣則別。○桃夭夢肅但說家。鳴鳩但說國。各止半邊。說這半邊。合緣由實理。隱隱言衣俱在後一句中。點綴有神。乃得古人說詩之妙。○傳者引詩。有微旨。雖然。是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纏綿。此是教家與教國之

實理也。有隱隱流露。未嘗泥說。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國人各齊其家。而成就矣。後來拋却國人之家。一層。致字法字。終欠貫落。○教家處。補出修身一層。乃得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伸之妙。桃夭夢肅止言家。而補出國。其備句指身。正是句指國中。間却補出家來。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教家。國中問責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結

四書錄

卷之十大

三

此三引詩。味實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于身矣。故足涉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原離君子不去耳。○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如路者。亦存儀有之。然其家。德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其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稽式。以不足法。則求也。自宋以來。雖滿江鄭氏。刻制立法。條然可觀。其規範一書。真所謂三代滅。儀盡在。于是方可當得。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一句耳。○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循。廣說就成教于國。方是大學修齊治平通切貫處。○金正希云。其儀

不貳三句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修其身
接傳文章法固如此想應做來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家
而與身對說耳爲要註明此意因曰或治國不在修其身不
覺反替于理此又人主張亡說只覺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
可不知看齊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責重修身自齊家以下各
傳未嘗離機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
將身納入來說今天下章將身納入同說耳

天蓋傳四書章句卷之三終

卷之三終

天畫樓四書語錄卷之四

大學

所謂平天下 二節

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兩成通達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絮語法耳故是以三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過此但取來引起絮矩之道耳輕重三句重請末句乃見絮矩章句之體○上老老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與天下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此三句只合處

四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通須句句有下句在禮○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著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後又不得格煞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絮矩句乃得其理只某語三句終不得通意○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絮矩之道非此再所中也須從國與天下看論而又關身家來皆是已行之效方得乎天下在治國之義若只呆說似平天下重新從此說起者便庸庸不切○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由他處說不得人心



自然處刻劃方見絮矩好惡機源○絮矩人皆以心字說之機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絮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絮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大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絮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絮字也絮字得則中三句與末句自然打成一片○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絮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緣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若即掉入天下便似從頭說起是以二字又須別作折度矣但須覆還家國語極輕指還乃得註中所謂家齊而國治之意重發末句交關處使是以二字與首句呼應通空達其典起之意自然親切愈分愈合○首節書位是從矩出道書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理在家國之矩望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如此則曲起遂顯兩府皆然○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也天下達達重重言政事思度言

四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顧屬天下毋乃有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備極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國家誠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聚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本書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得蓋耳○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處也但化之意已

圖書錄

卷之四大學

三

在治國說蓋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耳○矩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有三聚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聚矩不知正為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聚其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中參差不齊聖人只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累之天下為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為家國所同則可若聚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聚是分殊重矩字看則矩歸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聚字註中惟以度物正為是

也○誠意誠求矩字聚字之求龍○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功無加於國而盡處即自須有道○書義家原有真有偽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矩是聚矩之原而累字工夫在兩格致誠正此真勝也矩字義或向留下飾地主格致誠正則斷當洗發者○舊說謂首節有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以重道○矩矩即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脈也致知誠意乃能聚矩之根抵又是前一節說話並引不

圖書錄

卷之四大學

四

得要當實上不亂○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未句正不使一夫之不獲衆只以下理則川人之處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陸稼書云依義說首句易作自內及外之意其下文不相關周覺未要時解則俱謂平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矣然與末句仍未相應也愚意不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聚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合而不露耳故講聚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末句○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指示到政事制度便有

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繁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繁矩之道繁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近人即以中三句爲繁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繁矩皆謬也○吾於句後則尋比例之法而益明繁矩之說若謂此矩天下亦此事則合矩故能平則矩爲矩物其用有窮矣蓋原於此而天下萬事遠近俯仰皆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具器全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組根本有毫杪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

訓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求也○道固是使之各得分應然所謂分順止爲典起之善端耳脫却上三句使典起自典起遂願自遂願打成兩片矣况矩之來源固從下之同然而矩之根本仍有上老老長長恤孤恤脫却君子自身而但言民心之同亦非○從國與天下形勢寫到人心從人心寫到道故次由各各寫成三極惟將道字進入若云平天下有道原從家治人心同然處推廣而得則三極爲一線矣蓋中一句由國說判天下首句原從天下說轉國來故道字先納入首句則海闊轉指假分實合也○戚友人云上

老老三句即前章孝者三句究竟治與平工夫總在修齊中矣故此節即舉前章之說而重申之言外隱然見只是這箇民情只是這箇機括荷一身之倫紀修於家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這有緊關處推衍何如耳亦說平在治亦說平治在齊修乃有鏡花水月之妙按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繁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繁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

訓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此遠也如此問甚麼國與天下○孤獨慎則平天下一章修成類語矣此亦是釋氏舊法歸一三界唯心之病金正希於其儼不戒節謂治國在齊家不是治國在修身即以子才判之可云平天下在齊其家乎此節正要得國與天下交際分朋不可籠統讀○上老老三句是典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達其願在困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典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身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處處耳故周氏只重達而不重典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一加只政事人有不同故平天下通

章只謂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說轉出末句為全傳題目若復同繳却將行化學思便失其旨矣。治國亦及民平天下事亦在上只為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耳。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與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達其欲今人但以人心同然混落絜矩更不分次第且於國與天下分界處不開釐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本的確也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始其國上行下效與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

滿遂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豈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遊絜矩者推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本章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曰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人知國與天下有分界而不知治與平之分界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達其同然無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

處故必須絜矩耳非謂即與起一國之心而是也。末句轉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觀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天職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者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始無不同絜而為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

節次成了方用得今人每於此句轉說向上三句同處即不明書義。絜者絜開去也絜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來不從氣質之性商量。道字說到政事上乃實。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李滄庵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節禮樂刑政調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知節禮樂刑政同然之理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為天下之政中也但使血氣貫注各遂其

顯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度非聖人黎矩之遺矣其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聖字亦倒說內倒說阿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矩字此非小小語病也○道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武謂末句不宜寔發以避下節非也下節只註解黎矩二字此句說平天下黎矩之道有何侵碍

詩云樂只主失國

近人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誦之詞最爲名論註中能黎矩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人理財用人乃其條目

四書語錄

入卷之四大學

大端也○兩所字正見以民心爲己心處○兩所字即是人心之所同矩也○兩之子即黎矩之道○自誠意章講好惡起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氏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一傳中說好惡徇詳明乎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從誠意齊家傳導出好惡源頭方得能黎矩三字實本領○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黎矩之道又有達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黎矩之道正相熔應須如此一一清出若泛作釋詞語混淆君民一體話頭便是

不着痛痒○以民心爲己心章末所謂仁也仁直是無私○泛而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其主也○只到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皮服官蒞政貪殘刻民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節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已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死講所謂心知印板板文錯則印出等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不即民心亦不

四書語錄

入卷之四大學

上

聖及失豈不可哀也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闊也說好惡能向誠意尋源方是能黎矩真實王道本領○此節要害是能黎矩三字好惡二句煞有實際在只作頌揚君子與責備君子皆指釋推擇語也○民之所好大約在天合用舍間○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極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好是言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門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所但此之謂三句不是指民言耳○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突然出此之謂三字如何

見得他鄭重。只將民之父母掃高。則三字自落得鄭重矣。然說民之父母。又如何見得他掃高。只將父母兩字講得極尊極親。則民之父母自掃得極高矣。○平天下者。黎民之好惡。必從人家父母之好惡寫出。方有至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慎乎。家存心行政。講其理乃全。正合誠意慎獨之旨。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主始哉。

人土財用。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一句。故下文直接財字。理則如此。通而須還他四平。方不犯下位。提清得衆得國。則人土二字。

四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士

只當承上文。用字併入財內。更不消說。故局自四件理自一件。○諸行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錢湘靈曰。有德四句。與益均無待三句。一側彼釋上。所以不悲。此釋上。所以先慎耳。又此下都說理財。則財用正須爲下文立案。玩注不患無三字。此甚得。上起下。方是題位。○他人亦解承得衆得國。却苦財用二字。沒根源。亦解看下文提重財字。却又若人土二字。沒着落。惟將財用二字。爲人土二字。中字。不是爲財用二字。若根源正着落人土二字。則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則後文論財。張本入土。作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

生支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此一此字。是藥。蓋爰爰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細。而言必兼得失。說方見慎字。根源四此字。亦分外緊動。乃是能體會三言得失微旨。○有德四句。只合挨次講。有字。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文子云。德爲治天下之根。下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本。務非財爲德本也。全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從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本。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本。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

四書語錄

卷之四 大學

士

泛論不說道理。不是言非本節之旨矣。○本則理一。未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本。在發語言。則註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本。資財本有。又須離來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說。地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節中分理財用人之說。皆出於謙。其實無理。○讀者思。且如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財德試取上支細讀之一。則云。爭民施。呼。財家民散。三則云。停人停出。但是言本之不可。財之不可聚。其何嘗有理財之意耶。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兩節言無以

爲實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爲實仁。親爲實者總是不外本。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慎乎德。則是內本以善人仁親爲實。亦是內本。則若謂兩節。固不是。結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人也。今俗說既分理財用人矣。而於此兩節。則又爲騎牆兩屬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卽其爲說。先自支離。而不可通。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割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辯法。又明不外本內末一句。於是乎支離穿鑿。爲此葛藤。弊害理本是明明白白。如康莊大道。舍而不由。而衣絮於荆棘之中。以足於燒礪之德。程朱緒言。未能篤信深思。而蒙存淺達。

附書語錄 大學 卷之四

堆積盈案。手被口滿。曰。許神表以成一年。不可破之說。不亦可求之甚者歟。仁親以爲實。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延疑。是順口便道。無迎拒喘喘。吾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說。滿此時極光明。誠無他本也。○蔡氏曰。三節只一氣說。用人之理。不重分大。皆人主意。然第二節。正指城之人。確有虛。通章只講聚矩。爲好惡。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中泰皆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如有容。是能容。首尾相絡。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能容從有技中得其

精神。○休休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着事。爲不落作用。不着風采。不論工力。○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溫虛玉。漢謂有渙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休休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虛難揣摸。俗家人以形容疑議。套話了之。不惟神理。重其貌。亦不可得矣。○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遺。看彥聖幾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虛。聖一樣。便不謂之是能容。可知其中正。

附書語錄 大學 卷之四

有明通公。滿城成器。便之道在。不是以一切渾家爲容也。○下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扶楚離容之句。下半段又應實不能容句。語意分明。無他技。乃指其已分之虛。冲未及人說。○能容總納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卽在能容內。唯仁人。以失之。日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意一邊。看齊章。而便見。論語。恕字。道不遠乎。講思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恕字。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蓋矩。

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
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與非小巧也鄉愿爲賊剛毅近仁
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養奸好皆不仁之甚
者也○此中言好惡之辭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
察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
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
私之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重惡邊說入方得此謂
緊接語脈○從上文來自應由惡說到愛有下二節在又應
好惡平還只擒定仁字處處用側申之法則上下皆安○人

去

講唯字能字止是自然成德不可及之仁人須見能察矩三
字人講能察矩亦止是自然成德不可及之能察矩須見能
察矩三字中有人條日工夫在○釋察矩之道節只言所惡
道理原重惡邊說察矩從惡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本如
是○從來言相善好只被調停二字所誤首節兩能字正破
此意上文單就用意一邊說者正要講得能字十分精神也
蓋用愛猶是泰倫之主所能獨至於用惡太猛似與忠厚之
意不期然加齊之詳四出周公之講於察矩處看出仁人之
能大爲警醒傳言獨舉察矩正是懲懼之意後言之有太忌

恨之聲○用賢退不肖二者自是不可偏廢然能用
賢者或未必能退不肖而能退不肖者未必不能用賢故放
流屏絕可以包括盡能愛能惡之理若謂聖王屬世磨鈍純
用威權故字說誤入作用去便是黑風吹墮兒國○通評○從
能惡側到能愛盡人所知然必於傳者口中○有下註脚雖聖
是而語氣終屬未妥有側重而不覺有側勢斯爲得之○通評
○君子有大道飾收上文敘節是總要語生財而開下文至
末是財利一事語○道字直從經言大學之道道字生來註
下修已治人四字即像明新二句也○道便是大學之道○

去

昭矩意至好人飾已訖竟君子節又另起總結直昭聖鑑首
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已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
此道字不是察矩之道察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察
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
于大道而舉修已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察矩言好惡之公
私此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
此好惡之公者也○君子以位言正己是下句大道亦只言
居是位之道○計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惡人誤看做
有德者則駢奉句說不去也近人不體註且貪取君子與忠

信圖雖有情準一滾說去必贊嘆有德君子不道下句已一筆勾却矣。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意。問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肯讀註耳。○大道不指聚矩。○聚矩君子與此君子又有別。○大道要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仰聚矩之道其謬同也。聚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聚矩之道從仁恕主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遠道歸於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聚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

四書章句

卷之四大學

上

義不可混也。○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今又變而為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合仰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車指一二件便說不去。○所以能忠信須實有工夫。必要規格致誠正發明此理。○感化人曰一言得失繫水樂只二節。二言得失繫水慎德數節。三言得失繫水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移止因三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以正文舉之。所以生字說言平天下

其實各有專指。不可混列。只看下文申言理財保氣家雖一併承承。却不取明說財字。將用人理財對舉出之。便見得此二語該聚承用人了。但能實心用人便是忠信。平日好色惡與毫無所欺。方能以忠信用人。此中又有源流之別。須句句不犯下。而虛物實理又貫得下文。方是此處忠信方不波却。首句按君子節以上只是說聚矩。故於上特註云目泰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德。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義節南山之意。正結諸上文見此師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

四書章句

卷之四大學

上

此節是上水用人下接理財。通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通。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通脈哉。總之聚矩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見解出有洞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聚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車理因而贅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感君特解感君老宿而踴躍如此。又何論其餘也。○此信人即作聚矩

看固非離繁距另標一道理名曰又不是聚近是心理之同
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聚近即誠意章句惡推廣言之
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憐慎獨也○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
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虛
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方字
字有地頭下落○徐關公云此章之前則為用人此章之後
則為理財然則此章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
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
令作者不知所指且此章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章所言
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者若不實結用大則此大
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
二之字亦無所指按徐關公言則康誥之前已說理財是康
誥節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命有財無財之命
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得財也失之者
失財也不然二之字亦無所指以子子朝子所得不關堂實
案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
總為邪說沒許以復來朱註為高勢必然爾蓋亂運橫流亦

不知其然而然也

生財有大道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近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
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
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
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直到民間而其道却制之在
上不獨食用木朝廷說即為亦從上面說下○舒徐固是
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清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大倉之粟
相若節錄 卷之四 大學 五
陳陳相因亦是不舒○東坡有言吾得一注大要是怪耳彼
其名曰倫理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
一舒字非僅飾言之詞也○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
却不可知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虐害皆
不能貧此方是恒是此便是大道○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
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言○彼得民而故財
以要結之也○散財得民四字是○若○百要若之辭善
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隔切矣此仁字○下節引線仁
者二字設置不得張受先云不重在以財發身只要見得如

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爲平天下一大事却是謬說因上文清
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
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
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抑成倒亂矣○未有上
好仁節大意是申次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
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跳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
張本也人惟看得中一疊沒緊要而首尾仁財其理又盡於
上文不過從三箇未有討口氣用順用逆總屬複衍無味明
眼於此得解直單出中一疊作主而首尾皆震動一氣三承

讀書法錄

卷之四大學

三

有神脉何嘗不刊故取勢全在扼要扼要全在節次分明
也○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
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
欺罔傾軋之禍作故上專言仁則下自安於義義字只貼下
看有意思在○大意以上好仁而財若其財耳多好義終事
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好仁節雖多叠句而語意
一氣急遞總以首尾仁財爲主中二句只是過接橋接耳不
重義字只講好字至情則仁之源流日貫諸事字切定力後
果未下府庫財已透○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

此語然未嘗見章句孟獻子節止○義利亦無義理用人
之說○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累即故藏文仲委鐵蒲
夫子直斥其不仁○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
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歛意也或問朱子
引公儀子童子以證上二段引藏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
並無無疑自先說書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爲
不易之說其實非也○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
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
仁義爲義財之道也故急下孟獻子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

讀書法錄

卷之四大學

三

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
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
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欲以私心行善
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爲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
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
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
君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收結是也○補出雖不因利亦當好
義意聖賢得題要高處一層方是儒者本領之言○同是一
個聚歛之臣在家在國他人看未便覺意思不同蓋在國則

然兄在位。毒流生民。在家則心計之臣。願資勤儉一也。在國則捐紳之列。以爲深耻。在家則興臺之術。不足較計二也。所以學士大夫。未嘗不深疾聚飲之臣。然往往富家之奴。入幕之客。固有畜之而不以爲非者。不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只是一箇道理。切有家立論方切。通計。○善者不足笑。然而有即是。其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悟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過中只遇一躍字。作耶。然欲得躍字之妙。先要有善者三字。出落得好。

大梁 周在延 編次

中廟

天命之謂性節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此章拈出不離作主。乃得全部中庸大旨。○艾千子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與命猶令也。原非二解。蓋天命不已。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羅文止謂以生天之理。生人以立命之理。立人可。

四書書錄

卷之五 中庸

朱註功臣矣。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按千子論極。謂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本皆不足性。但聖人謂此本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統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同。有自然非由外鍊。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

亦可批人邪說去。○千子云。四時五行陰陽剛柔。非天命也。蓋中廟即孟子性善之性耳。此得之。○千子云。近人講命字未清楚。蓋既認陰陽五行爲命。是以認氣質爲性。既認氣質爲性。則口味目色耳聲皆是無待而然。聖人又何事焉。然則人但知孟子所謂性也。而不知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按氣質未嘗不足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

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直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觀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真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

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差却。○天命之性。雖只就人心說。其實兼人與物而言。莊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人亦在萬物中。蓋物之與人。氣稟有宏蠢不同。理則無異也。遂許。○只性即理也。四字認得定。則分明白。○條言上云。有性字清。則率字亦清。蓋指其不強者。也。有字字清。則道字亦清。蓋指其自然者言也。吾則以爲有字字清。則性字清。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有道字清。則率字清。日用常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本嘗不在不行者。不遇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人已就性字發揮。但說得似道。即性也。

不曾做得率性之謂道。率性一句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必兼人物言。蓋合聖愚言之。見此理無乎不在。不是安排假合。率字原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近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自動。不如其然。是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率不是用力字。率亦不指人。以自然為性。天以率任自然為率性。其源自自出中庸。因言道者消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

四書章句 卷之五 中庸

此外非道也。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睿道之遺。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為道也。又子云。率性乃就私意人欲未行時。自然人心中止。如他說不得。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氣質為性。去聖遠而景端足此中庸之所以作也。只修這一句。自出思想。覺其自之意。憂深言切。慮遠言詳。覺聖人赤心片片從面前流過。修道句是子思全部說教上二句。是此句。按乎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重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大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為性。只為眼却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

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謂牛馬麋鹿之言。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命。本然率循。不得故。則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造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則於上復於下。祭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即如是。聖人之言。亦至今猶然也。告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則又從而異之。曰三教。合一。鳴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名。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達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

四書章句 卷之五 中庸

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象或異。則上一句一並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只為氣質有偏勝。則欠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提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只是聖人不得不然。非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為此多事也。孰強自然。亦非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得不然者。非聖人能與之而易之。類之相。皆有才也。人生品質各異。非道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修也。又子云。

此節註釋兼人物言然玩修辭品節之也則說人言處爲勝不必以裁成輔相將物字講過半也且恐作或盡人物之性實天地之化育題耳按修註兼人物言本等不辭忽又自疑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耕火耨斧斤以時數畧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卽似盡人物性質天地化育理本合一又何礙乎○天命兩句一溪出來纔有天生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稱百有中問更無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

四書章句

卷之三

中庸

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卽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異說分要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箇之謂正爲第三箇之謂而說○羣言希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下兩箇之謂又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一部中庸只眼一道字放下卽接遺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只爲首句從天說來本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人物共有天有聖人有入物故並合不攏去開天

與聖與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這裏中庸折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卽吾身是性命與教卽吾身之道是○艾千子云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言性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於勢五行氣質雜處到修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於道家夫使天無於穆不已爲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發爲自然則此當生乎不當生乎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爲何哉春夏秋飛潛動植終古不易此自然二字皆因少年讀書未廣見

四書章句

卷之三

中庸

二老莊文註言人清談便以爲快不知其謬如此也雖近世宿儒皆爲此自然二字悞處多矣後學戒之按千子此說甚當然謂天無爲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謂教爲聖人有爲不得不然之機權則今謬矣教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遇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此等書言不會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筆引存疑等講章教語便自以爲得朱一經辨駁確證碎一馬沒理會少間不得不走入差路去

道也者不可不慎其獨也

道也者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因為從性命與生俱來非由外煉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柴封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柴封也此道水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脈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每之義全從性命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自然切實精深若但將大樁子懸人背人承當非不與下意相照却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痒矣要見人自足不戒慎恐懼不得耳○不觀不聞舉常有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與無時無地

劉書影錄

卷之五 中庸

七

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脉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觀不聞為真德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淺不止行文之謬也必從視聞講到不觀不聞斯理方圓足○戒慎二句是君子統體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觀不聞而戒慎恐懼則無時不如此○隱為暗處微為細事皆指境候言此時此地微人微難見然微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足莫見莫顯夫若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巧詐之則是隱微定惡而顯見之善也隱微亦有善顯見亦有惡豈得獨持操隱微乎○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

微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隱

言聞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存註中的確分明不如崇禎時何故必不肯如此講定將隱微說入心境秘密處即近世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為宗旨之誤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白指劃一番道理於中庸本義不知說甚○誠無為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幾也隱微二句即十月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隱微非對待推極也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

羽書影錄

卷之五 中庸

八

頭上亦不專說動○慎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新根須在此也獨只是已意亡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眾人時亦是獨○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莫顯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工夫截然兩節但戒慎節是總段工夫慎獨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是拈一放一也○問徐為儀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片而亂動之根本未嘗衰試以虛

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為靜而極則人靜人心一有掛念躁想則靜不去無間見思寂寂寂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微作為濁氣所淹渾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寂寂即能察所謂日間漸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覺得昏沉夜間夢亦昏沉者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子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子思及此未有不惘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雖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微然兩科微微是統體微微是細分子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極

習事章參

卷之五 中庸

六

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為二而動靜而未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拔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雜妄變而主宰吾爾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不觀聞人皆有然足靜邊工夫近人有云不知其審視其忽方見統體如是慎獨人皆說該對待工夫近人有云不知其存視其察正得註中既嘗戒懼於此尤加謹之意○兩節工夫只是無間前後際如一耳○所人於幾字交際危急處極說得悚動惕然則固知與上節界

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六

用虛字之法者也。如上節註中選字一亦字下節註中既字尤字果皆謂得解得豈有復以動靜分兩節者乎。夫謂不曾讀註人所不受謂不解用虛字尤人所不平然只說上節是靜時工夫下節是動時工夫牢不可破者何也。想只爲將文講章所誤習焉不察耳。通評

喜怒哀樂

徐爲儀云中和卽性也。和卽道也。未成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說似岐然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之說也。按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自然性情之

圖書卷第

二

德謂中和性中和道亦籠統在未成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千子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敬語皆亂學者謂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依他道則應云致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曰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也。但致於萬物則有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

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若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喜怒哀樂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慎獨是一定不可變之理。○性教中和字本固有之理聖賢爲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強立名目也。若如近人所言將道亦強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於上實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纔求高卽浸淫於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致字工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自二句而中節又特下喜怒哀樂

圖書卷第

二

上

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皆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卽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艾千子云未發之中自成懼恐懼未使無戒懼恐懼上人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則則當其未發月中也如人之病疢當其未發時症皆其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聩耳然昏中亦有昏拙矣。按千子硬主要根成懼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懼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待修造後而有人命之性乎。斯言也。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和也。如其言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

勝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瘵之謂也。也有服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誤。不待辨。而如弟近人。所言未發乃禪家前後際斷。萬象森羅。空洞無外。虛白清純。火味淨月之見。與俗人子且夢覺。懵然無知之象耳。其中所謂未發之中也。學者於此細體會之。目得之于。於此即有得箇泰。稷主張要根。其體極後。且從而和之。真味聲之類也。此不指養成性。而亦下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三

而指其未發為言。信有求以明無象。猶孟子就劉隱善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故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為中。而若中。已發。如木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却是。則皆中。不發而。處。有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人之。之。而。人之。無。非性之上。乃有。中。之。太極之一。非更有無極也。異。指心為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氣。達。仁。義。亦。為。而。而。於。上。而。別。指。其。虛。活。雖。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自。其。上。而。東。西。也。這。家。正。須。明。辨。子。子。解。此。節。必。根。戒。慎。惴。惴。為。不。通。張。云。中。非。戒。懼。何。

以能為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與成體而自則或有成。或全或虧。亦何以為天下之大本哉。蓋果將天下字有作功用。故其謬不可解耳。又子子謂不根極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聚看天下二字。是果呈字下是切實了耳。乃云若既指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又未謝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不盛行乃有不由功夫而証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夫也。禪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學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四書語錄

卷之五 中庸

五

榜嚴之理甚微。可有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翼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日時文明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本當知章句。不為子知。佛原良知之學。原本當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致中和節

正有在位有爲語。証耳。○後字是就成懼慎。積累純熟到極處。方有此效驗。○後字著說得自然。連上節都錯。但說下手一節工夫。怎便得到位有。若不是君子。豈容易至此。但猶然君子。現成身上。又不足爲據。上的吃緊。爲人語。意中只是此中。和工夫。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精粹。熟極。處。纔用得致。致有有位效驗。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大地位萬物。有即和謙。○只一戒懼。未即是致。看註曰。丁然。第二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卽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

圖書錄

卷之五 中庸

五

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愆。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位育是實事。若云物中之天地。性中之萬物。此求深而得淺也。○兩焉字。極有字會。不是如何。人位有。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是天。變山川。而人物。俱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數。又何必修而補。故手。○上一句是王夫盡頭。下一句是放驗。頭分明有。事上說。謂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也。故行文亦只宜

於題前。發揮天人相與之微。到下一句。須實着效驗。說補入懸空。語不得。近人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物。育皆附屬。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特位爲之。故朱子曰。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改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車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卽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補此意。其理方圓。然須知此節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成者。爲正如射者之的。有者之歸。正聖賢接引學者之

圖書錄

卷之五 中庸

五

意。莫淺小。看却也。○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理。其是也。○子曰。非今人說。此意反以實事爲相要。將位育。細釋。入內來。不若。求精利。相只爲。意。却放其效驗。至於如此。人。子。說得中。理。變。方。是。見。行。而。實。○孫若上云。天地是萬物之統體。故言根。上。謂。天地是天地之散。用。故言根。而。應。事。○今人。知。合。之。方。見。立。言。之。的。當。謂。則。今。本。能。的。言。更。要。謂。謂。中。和。位。育。一。併。作。圖。圖。話。且。有。中。字。在。中。者。中。字。極。儘。是。便。提。何。以。不。可。盡。謂。

獨卽靜觀明理路不明若欲達卽靜達則用功無本此等俗解最爲害事按孫說計矣但戒懼是統體功夫兼動靜言今云上靜靜體靜邊亦非是此未嘗非俗解也然出來久矣○文有水深得淺水細得粗者且卽書言定也定卽是實地效驗偏安說入件中直說得三界唯心恐不是中書境界此其是祖法也○戒懼以致中極而以致卽誠位有分偏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茂猶變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大此一貫之理也○實見得天命源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

日用證明不是參虛源弄大話始得照定註中心氣二字發
發位育有右簡着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位萬物育分劑
須寸焉字之義天地位可信不茂只有萬物育還好講人
功於是只有地上面說於是只說地只說萬物育便是天地
位萬物只說代同是味向人地只說式簡離令秀才淺陋
于此只此真理學書為過稿不去理會故耳

一、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二、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三、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四、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五、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六、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七、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八、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九、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十、此書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其書中所有之文字，均係由本館代印。

仲尼曰君子章

此章引聖言以釋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時中即中庸。湯賓林云君子時中分兩層言不得然又不得含糊按曰文明下面字轉故註中特以又字清之。顧注上節重發下節如何分兩層不得。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有却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非一昧狂蕩也。因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見一種影子只是惡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功已歸天期與何嘗不自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時中者中庸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重隨時而在不重中無定體說中之隨處而在不說中之隨處而易觀下文曰無時不中可見若竟作達權通變解誤矣。徐書云章句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層有義引淺說以解存心察分貼余初欲以無私當理分貼然玩朱子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理似是平輩隨事之分但所謂平輩者又有二一是得于質者一是得于學者王荆石文

專主質言亦稍偏按從戒慎恐懼看時中方得聖學大本領即句句對針無忌憚不知此意便做出兩字兩層終不能確實觀切射定無忌憚講方見重而字不是挑別虛字法也近多放闊說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處去矣。顧麟士云明行擇法尚在下文宜避接明行處就難在下文乃別章也不得語氣亦有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況別章乎學者當治理向可泥條法。○君子不顧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字不出時中即不從戒慎恐懼得來不從戒慎恐懼說時中即與下無忌憚無關會矣。○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

卷之六 中庸

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待中者有之也。○只加一箇時字便兼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為變不討得戒慎恐懼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末有不流於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後中庸中字兼戒慎恐懼方是一滴歸源本則不流。徐為儀曰註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惟戒慎恐懼存未發之中有君子之德全體皆中者體也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者用也。一句中分兩意是從兩字上玩味出時講發下截竟忘上截者大非時中是

隨時事事處中不論上下常變小大時請偏說向治世修身上去只欲說得新奇好聽耳隨時二字含兩意一日之間隨事處中是事事各有一中又同此一事今日如此處之爲中他日又如彼處之爲中是一事又各有一中竟難只言中不言時中已包時字在內中庸恐人誤說一爲中故着一時字其實時之所在卽中之所在未有不隨時而可爲中者非中猶未善又另有時以成之也君子之德是戒懼故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故已發之和小人反是并以時中爲戒懼照下無忌懼也照無忌懼當以慎獨對耳顧麟趾云按註君子知其在矣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却欲安行三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懼時成中則有違說是又爲通之此解最確按註先下

四書章句

卷之六 中庸

三

中無定體是日而在然後六君子戒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爲中之時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懼恐懼正講時中所以對照無忌懼非對君子日中大澤而時上之說皆誤也當時中只在中上言而首章第二節註中近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懼恐懼乃能體得

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卽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懼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頃上尤要加謹戒懼恐懼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頃說故謂君子貼戒懼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懼恐懼對無忌懼者皆誤也○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隨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時中卽中庸○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的事無忌懼亦只是不中庸耳

四書章句

卷之六 中庸

四

道之不行矣章

飲食節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無窮纔見指點領會之妙每見近人某講道字複疊上文至末畧熟意趣索然或則飲食與道夫說則已分而爲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痴人夢語不直腹痛矣○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口只人自不去領便失之耳○程子所謂從從於菜蔬也飲食是日用祇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

道字夾和聲說或然因外另講不足對塔說但恰即是滿蛇
添足語脈盡失矣。味味自史。人莫不飲食者法與此天地
之所以爲人政同者必從飲食神到不知道又疑教廢矣。贊
天地正是贊神足說不知味即是不知道。謂正復不同彼
是以彼證此此是以小喻大。神足天地分明兩大說天地即
是神足。神足是使成地足飲食與道分不得兩件然竟說
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與道一理。故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
問行意故必到神出道未止年終大煩上分明中陳說非
知字非知行是知統明行意乃提斷實覺意即孟子所

四書講義

卷之六

謂邪思耳矣也。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人都品過
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
及之由上智過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
察然後能知行。人亦都混過。獨舉飲食而言是就日用
中。乃言其品與道同。論不同說得極粗淺越有意味
越覺其粗淺越有神情

知其大知章

好問察處正是人知。問察只是無道。言即在問中察取
說做是了問此不足爲。問說做沒緊要問又不是舜之好

問說做問通言亦不是須是好察通言方得。有好字雖正
是舜之所以大智處。惟大智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
益大。問察以成大知無不習道止。大知故能好問好察
此一層不透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人舜身上。善惡
指言不指人也。若人之惡善則問。而本深而舜誅之聖
議說終行侯明提記象則前明聖得道哉不自用而取諸人
亦謂用善言身用人也。於是後所之意惡者已隱則兩端
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開別有中外非渾化
兩端以爲中也。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
四書講義 卷之六

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謂
合兩端而爲中也。兩端皆善中則善之至。是就。用是
用須極清楚。此兩端不足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是兩
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則謂之中。非即始終終由小推大之
謂與論無無知。兩端不同彼兩端有中開此兩端無中
開。善惡通言中中藏善言中。用字中見聖人全身神力
兩端只是善惡事於此取。中方所謂至善也。只一
善中。中上相傳之心法已。雖然必先知惟情惟一者究其所
以能就中之由也。然結。善已結焉知行此外更無餘義

然廢書必從人心。道心危微處。起首可證。庸人只緣私意。鋼蔽便不能虛公無私。纔不虛公。非道理。則面前時亦不承受。更何處說起惟精惟一乎。卽如此章。論明行大有。只將精一分。柱已可。譬如無道。斷其不自用而取之人。卽是其聰明過人。處字探中。獨惟謙言者。能取然。必先虛公。而後能審擇。能審擇。而後能執守。層次之開。自不可隔頓抹殺也。達○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不乎明。乃此章大有。然本句。却是人子口氣。須要還本位。而於題前題後。促闢大旨。爲得其斯內。則問察隱微。試用○獨本自知。又能令天下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太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右計。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若講竟似單靠此。以爲知者。誤矣。○書意若曰。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計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至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畀分矣。須兩邊說透方入。此根。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

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此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適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亦處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此者。實同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待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其不自用。而取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八

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施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此章重行處。意多中四句。直注。可用中方佳。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他人但解做大知。解善下。不能照管下文。卽應答亦不能攝起中字一誤也。四句連簡說。出問之中。雖連言

必然是聯聯兩解。有做手對兩件而字便不透一誤也。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一步緊一步語正未了。人都說煞。不能虛留三誤也。

回之爲人章

正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若果贊顏子。便失其理。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一善上說。王夫下手也。○擇乎中庸句。正有工夫本領。○一善說得太玄奧者。固非。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要做是顏子之奉養服膺。務作他人地位。不得此見解之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十一

難奉養服膺四字分明只一字。然混作一守字不得。須是奉養足。服膺此刻刻之難。○擇中庸。第二章已見。然回之所以能守。正終其見處分明。故朱子謂此章是知底意思。多。上章是能擇而不能守。此似側重能守。然朱子謂回得中章是知底意思。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然竟其所以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果知得如色。便自然必要得他果知得。惡矣。自然必要去他。若且專重在行。則天下更有自以爲行而實錯者。譬如賢者過之。豈能不行。只緣知處有病。連行節不足。其金溪地。汨水當不重力行。但與移物

窮理之學。終相抵牾。此正是本天本心之分。不畧過擇中上。半截乃得紫陽微旨。

天下國家章

道是中庸。即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不致者致矣。反覆玩味。言外之神。方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強章

和與中立。毋誤混中和。此大謬也。強之始。重在下半截。而字不透。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一片。而字一轉。難分。若棘手處。○人謂而字轉折。每段用截。做乃清能。一說說乃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十一

佳蓋截作都易成四件也。只知處便見其不流。中立處便得其不倚。乃所以爲強哉矯。此溪說之妙也。○爾而字。有分看。側串有合併看。顧側有之理。○艾千子云。勝文以致中致和爲此節和字。中立字滿紙可厭。按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先儒之說。具在下子之說其正。後又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浸從粗淺處說起。恐涉率世。猶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議論。是強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醇

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下通秀才見識○君子句有兩截意不分則不出不合則竟成兩截和與中庸雖在不流不倚此分處取而字也只和與立中便見其不流不倚此合處取而字也須如此反覆乃盡○如川貫之論安國當時始持正後不能堅可知中立不倚之難○中立便有不得不倚之勢變和便易流而字一轉正從此意頓出○和而不流凡平常行已接物皆然○和與中立與固有道無道側首不重垂在不流不倚下半截乃是君子之強處故而字轉利透剛矯字有力○和與中立未是強之至惟不流不倚乃強處矯也然只說不流不倚猶未見其強之至惟從和易流中立最易倚處發覺得透方見非中庸之強不能如此說覺而字一頓折更有神理○和與中立與中相之義無涉而近人每見拈搭不知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素隱行怪章

曰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適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知仁言男中庸之所以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上

四書書錄

卷之六 中庸

七

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方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兩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點應分明中間難花想味起計之大知不能斯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陣人與空贊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末句處則却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他人轉說轉遠似於前面教章作覆刺語惟說來只是一意方佳○告子還說至來而忽指子靜○宗至明而大藏告子子靜當時孟子孟子之方辨之明然且後世有連如此若良知教乎今會未行孟子者出羅困知記諸山胡記樂山學辨問關錄學部通講諸書未嘗不拍斥其非然告如蜀漢之詞服其義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說方心亂正未知所措耳○又子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以承道遠或雙承上○而中庸也中庸雖微過不及然却只對過○意說中庸之義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成德順獨由有要計此出從進安適亦不着卷處○

唯聖句卽所謂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二句乃見能字全理。註語其分明若只貧不獨遜世何足云。唯聖能乎。○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其明。故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爲耶。已自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峯倡說中庸遜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他石得依乎中庸與遜世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人役个自依乎中庸內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人自得之妙。兩句誰說不得一分輕重。逆遜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四書善錄

卷之六 中庸

上

君子之道費而隱

通章只在通禮上說。爲是他人黏住君子便傷矣。○通章始終只說道之費。並不在君子身心上看。○通章無歸重君子上大意。但會得君子與心有事焉同之義便佳。○費隱乎終星來固皆不足。而字字轉側。却亦寫成兩片矣。卽費卽隱。庶幾切合。○隱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近人竟看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兩端。不知正墮人隱而之有也。人終神學。○隱爲宗以費爲。陳王從而廣之。

以隱爲宗以費爲作。出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禮足以感世。其民而後世有述焉。吾聞高節諸公知其教誨機密之非教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被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其上而直破其非。○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恐在粗淺細微處看則兩邊皆同。微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傳奇事便不明。語意矣。人猶曰。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個看。○人意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奇。莫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處正自奇。

四書善錄

卷之六 中庸

古

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個看。方說得費字完全。○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个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處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聖人所不知總要有得極極力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與知不足不能知如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關。少然在道却自不與聖人知。盡是費也。○天地之大六句上二句與上文一個下四句又總承說。雖言道之費而其中心層次脈絡自別。○齊其小天地小之以無偏者小天地小。

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
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
之間此憾之不可言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珍誠他不得乃
道之費也陳列文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將亡矣此非天地
之有憾而人之憾於萬世也故朱子前其力正以留此
憾在便是道耳。莫莫莫莫亦不指人物作用只言道之無
外無內耳。爲飛節全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
圓通解悟語乃翠竹與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
四書語錄 卷之六 中庸

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氣機微獨根原在此聚爲人
活潑潑地真必有事焉同然不足兩重公案也。信手拈來
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真消息耳黏魚魚
不付離魚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耶
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
大慈悲心。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廣放得開闊令人茫
茫自失此又引詩說其中變動流注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
無所不然而當下包可會所謂喫緊爲人落將潑地也上面
是橫說此是直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上文

以夫婦對聖人天地以莫能破對莫能說只舉兩頭而言焉
飛節乃言其中間流行充塞處欲使人體處可以體認耳然
說得太活潑便易闖入莊釋微旨如白沙甘泉教人隨處體
認天理豈非至言但究其所爲人理者只是昭昭靈靈之心
體而已所謂江門風月的景象語是全透弄精神也。是評
本節只是總括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
外領會更活潑潑地。或云中明不可離意即拈體道說
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
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微妙于指示處吾正謂
劉子語錄 卷之六 中庸

申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
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本節下一總結正是包
羅貫串將上而言諸語不能到處處處轉轉實實無少缺欠其
着意在造端更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令人開眼便
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兼總結上文複參無意味於是方
主貞重君子體道工夫便與章句作識也只是無聊之計。
明註結上文三字偏要說到君子身上以爲複行無意味也
若只在上文提開只在道體立說意味却無窮然則彼所
復複何者只是不曾見得結上文中有許多道理耳。計

正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重君子可知故
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
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
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
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
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
又何須分作兩節乎○其意節是獨善者頭頭都是隨手
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透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
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是字察
關語錄

卷之六

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即鼻上察字同謂昭著
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義能
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
下下此察字在天地上下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
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
察前後可立有此文法即○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
文復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
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得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
不是空空複衍也○末節只是結上文總謂之結者自當以

議論結之若只依樣演述一番則是重出而非結矣○
艾子子曰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
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月
用變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道終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
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兄弟友室家樂妻孥
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
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按此章
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
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有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

卷之六

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
察字非成功究竟也則不違人章乃漸推兩頭輕重來就
人身上說索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通兩章方在
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開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
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
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
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庶幾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
上半部只講道之實隱末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
不是泛常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為飛魚躍竹

除陽姤合網羅化醇之理此章全上此意故下章克之子
 弟友至遠過高卑章又從處子好合處起以見自選有甲
 之意脉絡分明可按也○時人謂聖賢論道便有貴成人功
 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所非也○請起道便說君子之道難
 道不自成人功常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
 句句要緊商鼎也○君子之道貴而隱依公言君子如何去
 費之時之取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
 言上只下各章言微力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
 界今不可說也且將是字作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

卷之六

میں نے

察耶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
去也○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
先後分合之理釋然矣○天地二字與夫婦對○從夫婦二
字知其終曰天地此天地只助夫婦本義講無情造端乎夫
婦○王察乎天地則舉頭而言中間並無空隙如鳶飛魚躍
之觸色括在及其至也○中庸特卜夫婦二字不是泛濫
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卽指子臣弟友與易得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糞。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樞機處。秉樞機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夫掃天地只說兩頭耳。其

卷之六

半

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是謂○夫婦二字是通章徹義實在居上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無結不肯徹盡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兩節皆言道體也然講得精微則君子體道工夫亦在其中○所謂造端興及其至也言易夫婦以至天地皆道之所在耳非謂天下道理皆從夫婦中發源而後放之至補綸六合也蓋夫婦與天地同是道中者一物夫婦配其至小至近天地舉其至遠至大以盡道之體卽語小語大之意也 建詳

天義樓四書講錄卷之六終

道不遠人章

章定知行過不及講爲之所以遠方切實。○從明道行道立解見道不遠人中便有聖人不遠人以爲道之實理。○以人治人句原可兼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徹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略以爲四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一字費解故云爾。○通章總爲道不遠

四書語錄

卷之七 中庸

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遠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人以人治人中此意是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者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于安逸便利而已。○以人治人句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解開最妙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開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云理障而其所以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萬物皆備于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

四書語錄

卷之七 中庸

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箇人字便見道理是箇公共底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能於第一箇人字提關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爲卓絕。○自己要做聖賢謂人以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衆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于孝爲弟之必于悌豈可云不至干夫不孝大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以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衡詭語以衆人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若周謂箴曰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牙豈非天乎以人治人

之義只如此看。所謂則者。祇是其人之所當然。如爲子之當孝爲臣之情忠。固是。或其人之事勢只得如此。或其人之材質只得如此。便自有其人當然之則。如牛鼻之可穿。馬首之可絡。鴈雁鳬鴈皆隨其本分而有定則。不是有箇公共道理。各隨其人之事勢材質。做到五六分八九分。便可將就住得也。以人治人。正以發明道不遠人之義。達○察其性之自然。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賢者循而就不肖者。鼓而及。謂以人治人。改而止。然則改而不止。將如何。曰。只將末節。因未能與此節對看。則聖賢貴已貴人之間。必有間矣。兩人字下

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忠恕無道有分。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已二句。與忠恕又有分合。要各盡界終。毫不混。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間。施諸已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此中實主次第。致有義舉蓋修。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川周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如此節節推去。其分合之故。亦煥然意去矣。○君子節。對節。在下半節。上四段正在自。只忽然接出庸德一句。中間更無轉過。故行諸句者。多主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修身上。自謂得口氣不。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費起周折。仍舊增添語句。則於口氣仍未嘗得也。看註中以自責自修一句。蓋新上半節後。繼言君子之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德之上。中間自有一段意思。必須昇遷停頓以出之。○推夫子謙詞。却難罷貼。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無不能。而姑爲謙讓之言。則是不誠之尤。愈非夫子身分矣。○庸德以下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諸君子而責己自勉之意。在其言有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若找出自勉意。卽爲蛇足。而此六七十句中。又無可夾插處。故

詞人無人不自得是得箇其亦似周程教人尋孔顏樂處之意偷取聖賢言語改頭換面攪人機巧以愚世人然一時被問達無答者豈不反為所笑吾當代為之答曰凡人處事接物處處當理時使自然有箇自得處○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說也○已字從外面求人四圍通曉看其見得外無可顧處只有正已忙耳○不求于人而講不得重講是規上文矣人惟將正已二字輕輕略過自不得不重講下半句只將正已二字說得有工夫不學問無暇及他則不求于人只消面字一拆便出矣○只重

即書書錄

卷之二

中庸

居易○二氏之順達非君子之居侯也○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侯命之言界相彷彿然由其說必任其放達不至於無忌憚不止者此無他特未諳於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侯命即是反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且無所為得無所為失只要安之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簡侯命無所為居易也其君子於猶任恣肆靡所不為則亦可曰行險以侯命而已或謂莊周任其放達差勝於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不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諸身其失必有所歸已不在責必有

即書書錄

卷之二

中庸

八

中庸話頭矣。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與別以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處精細。明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真是人淵。

君子之道降如行遠章

通身神理。總在註中一意字。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說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我體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濶遠。故指何身心。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

中庸

卷之七

十

相家講此章者。動云高遠。即在平通之中。但求之平通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于此全沒交涉。也不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通高卑是說。中間透節次第處。是得。張早通便得一。張高遠。地選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着力在自字。故引詩及了。請是偶舉一事。做箇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平通。又何必于不遠人外。尋株架屋乎。高遠卑通。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章隱章表也。高遠却即在平通。此不遠人章義也。

中庸

卷之七

十

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他人只看見兩頭。不曉得中間實地。故做意字。都落影舞。作學庸文。每篇篇各章。使經傳中竟立出一字不得。豈不可笑。如此章遠通與不遠人。連字何涉。而亦見尋不覓耶。遠通高卑。只在行登處說。首四字從前兩章來。首節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發處也。眼目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逐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通自卑通者。固非謂卑通節高遠。高遠節卑通者亦非也。詩原只說孝子以及

見形以及至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提到上面正於不
諸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徒要順父母推出所自便失
其神理

鬼神之爲德章

鬼神非事物身心方說得盡○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
此中分際不知其神不知其氣雖整卷知理一分殊
之外而于理則氣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神之德正在這機緘上看○形上形下鬼神正在中間運用

即繫諸經 朱卷之七 中庸

上

鼓鑿○鬼神之爲德說得幽深不如說得切實說得奇異不
如說得平淡若眼尤只在鬼神字面上焉得不以幽深奇異
爲能若再看到章末結穴處自覺越切實越平淡更耐尋味
然非于此中有所見得雖欲切實平淡不能耳 建詳○
視之不見三句總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
實只是一箇理○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成兩件了也○體
物不遺只在平常日用間○亦見○只就物指出鬼神非
先有箇物在而鬼神謂之也○近人說物外另有箇鬼神安
得謂之體物哉徒只道無等附水憑空歷亂者是耳若謂無

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見神則諸有形而有開落消長者
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
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別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
聖經賢傳如何得入○體空之說如何得入○常稱其無形亦
體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愜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
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
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
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

即繫諸經 朱卷之七 中庸

上

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故動作云皆物也此
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鬼神是一是二若謂是一
將不處有體之說如謂是一將物在而鬼神體之耶抑鬼神
在而物爲其所體耶○此章兼費隱而言體物句乃言費也
上下數章以鬼神之義居之皆可攝入此一句中然此句又
自與誠之不可掩相爲照應○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
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
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
從祭祀指鬼神之全從鬼神指誠之全○三四兩節實就祭

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
謂鬼神之精靈印在人心敬畏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
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正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
惚處見鬼神之妙非成人之詞即成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
說不夫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
可掩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後
此指出人心當實又是言外義不可反客作主謝上蔡請
鬼神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此言無他不通謂鬼神精妙處
在人心而已有此心則有鬼神無此心即無鬼神且無之論

四書語錄

卷之七

主

即云人之祭祀其祖考此鬼神之至親切而可據者然若誠
意不至不過惟幣祝饗周旋一番所謂雖有所為亦如無有
而沈寢臨寧之祭於我本非一氣之屬然往往軒輊呈露有
所未為其受命也如響此無他只是其心之有無為之耳此
非謂天下本無鬼神但憑吾心所造便為鬼神亦非謂有箇
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吾有以召之却之也此其成正須作
箇題目人思議皆當於人心有無之際求之講鬼神之發見
流露緊貼人心上說乃為親切益吾心之有鬼神者即鬼神
之所為也如此看來世章內使子之義更透足以發明上蔡

之說述評○只說有箇鬼神游行宇宙之間極而來今忽而
逝縱云靈妙不可思議其所為鬼神者亦渺矣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只是盈天地間流動寬闊獨極皆是不但言其游行
無定也○然則鬼神但有竟業無往來乎乃其所云格者何
也曰鬼神有竟業有往來其往來者皆此業也且鬼神之理
雖散著於天下而有感通出入之妙實由於人心古人所云
有其誠明有其神又云要有要無便無不是鶴突影響
之說以發明鬼神之只在此心而已如此章始言鬼神之
德之盛末後結出誠字為半部中庸樞紐而其所為誠者

四書語錄

卷之七

主

有實理有實心實理者自然無妄固無待於人為若實心則
必有以誠之顧其所以誠之者無他焉只是操得此心常存
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綏衍便是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是則鬼神固無所為往來其往來者
即吾心之自為往來而已所以存誠之功必先之以主敬此
章欲結出誠字而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即此
意也然則但曰體物而不可遺一句已了又何必驗之於
祭祀之時體之於居處之際乎講到身心學問與鬼神關切
處隱隱逼出下文誠不可掩乃得述評○第三節是祭祀中

見於神靈物處。引詩節則靈物中見其不設聞之隱。未嘗顯。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微顯不是斷然兩截。便有之字在。○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于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一順一逆。皆是併說其實有便是誠。○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靈機妙用。極含莫悅。德非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

圖書語錄

卷之七

指出誠之不可掩。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葉龍東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鬼門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誠也。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存乎氣。靈不存乎氣。而其質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之爲乎。○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天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

祭祀則受訓詁之重矣。○章句云。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存。則亦費矣。費。印顯也。隱。印微也。○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天地間至荒絕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無有妙義。○中庸先有誠字。而後引鬼神說出。○人心即是鬼神。實有此心。即是誠。欲立誠。必先敬聖賢。祕密法藏盡于是矣。○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實。常發親非虛。勿視端而應明。

圖書語錄

卷之七

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所謂實有者。即誠也。其實有此合散者。即誠也。○一動一靜者。道也。鬼神之德也。其實有此一動一靜者。誠也。能往能來。其能只是鬼神實有此能。則誠也。○德字正指出誠字。○艾千子云。誠字。即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只依先聖講何等直截停妥。按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注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

在氣上說離天之命上天之載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舉其中此正妙于言誠也若謂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理矣於此見千子於此理猶陷墮在鬼神之非即是誠又非鬼神之外另有箇誠誠字原只作實字訓其實有鬼神者即誠也在天地間實有鬼神即爲實理在人心實有鬼神即爲實心誠字固爲下半部都說見端於此然在此章必大話頭自以爲關鎖下半部中庸所謂之誠頂上可也

中庸章句 卷之七 中庸 上

更有誠否通評○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講來蓋高遠莫高遠于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于虛無無偏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于實有故人以釋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理鬼神符民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右邊借鬼神標出誠字之古語鬼神說枯鬼神說兩層精義都得○所以鬼神之理即誠中庸後半部皆從此生出○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異端件件歸爲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

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于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俗解有謂鬼神只是二氣鬼神之德乃誠也若是則鬼神粗而誠精中庸此章開口已喝破誠字乃下邊反說到祭祀之鬼神屋漏之鬼神倒從精處說向粗處去而末節又與章首重出非惟不成道理并且不成文義矣不知德字只作性情功效解說鬼神便帶德而言如火之熱水之冷火之能燎原水之能潤物言水火便帶水火之德兩言所謂誠者只是實有鬼神之理非鬼神之外又有一箇誠在上面也

中庸章句 卷之七 中庸 大

○艾千子云末節是極言誠不可掩耳不必以近取身遠取物與端弁錯點誠身與齊率兩項並稱也按兩項並稱何礙如此大二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頭說簡盡但須見得兩項合一處耳若鬼神看得精者太精粗者太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射要之他看誠字先不其確若云理之不可掩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誠也○以前都說昭若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若如此漸引回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八

中
庸

舜其大孝也歟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階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貴有四海宗廟享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文無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尊保孝其親道明便例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養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限爲孝則

江蘇省

本卷之八

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子若云善則端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知此則首節能爲聖人何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例重非平列亦非一聖人來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聖人來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斯充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曰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一生畢就一箇孝便做成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

四書錄

卷之八 中

而致事於親以近者而盡見其孝之大○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重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今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兩章不是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孝放者有人下而備諸福耳夫言孝一端而已大各有所當也○大德必受命道章仰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且庸庸如此者四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兩下文自爲才居小位而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非孝乎此章實始下惠○論許白雲而後之說說因之失

詩不指周中庸引詩却指周○引詩只取德命以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達天則無時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屬不足憑矣○引詩總只取得○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必得之故上已說竟嘉樂只引○字○引詩有破下章尊顯周德受命之意○然○字○就說下章專就別家說總以明解行之○以見道之費矣○都是引此耳雖大德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頭原無對主側注即使本旨如此而曰文無有者亦須隱隱映露不宜使犯喧奪况本不如此乎若謂引詩爲

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貴○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是也○受命二字○因時數之命而言然曰庸行之常能之以極其至則德人立命之意正是中庸微旨○上大德必得其命○說本即大德必受統統說固也然聖是推開意是總結○大德不足爲受命只大德必受命○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周德○謂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

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無憂章

文王非公子封君。非前後成功者也。其身于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亦也。歐陽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二 節分別武王則公各有其中庸之道之事。二節却只言武王至則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禮矣。○因下文欲言武周制作之事。首節先論文王之無憂。而且下建武王上推王季。此生民追敘姜姬。瓜瓞漸及。古公

中庸

卷之八

七

之義也。但以首節而言。自以文王爲上作者。只顧爾揚而後遂。使文王中間寂寂。有顧實失主之嫌。且爾之字亦不見着落耳。不然文王豈一無事也。享福之人。而後後人爲之解嘲增色耶。○續篇二字最易說。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看透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續緒焉耳。○續緒專指禮樂一事。不伴爲却說。不肖像其王述。兼德功而言。即前章所謂道之遠。其圖謀神器也。若欲

繼前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德是昭備。眼中看得。顯商是大逆不道。事干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中事。裝成皮骨。關求不道。太王武王。爲當天理。正道。有何罪過。賴陰陽解免。○使糾。○無道武王終守承服其體。略未嘗不允人也。此句另講。到一我。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贊語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迫也。提身字作主。發則天下顯

中庸

卷之八

八

名之義。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耶。○周公成文武德。其德。其制作。其廣。近王宗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也。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身。已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聖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是孔子教論周公之事。語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正說自解。亦不是。史臣把據筆法也。○

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會有此義例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
從道理上生來其為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
崇其親也。人不達孝章而于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
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續
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
則武王已下之無虧度有未暇詳又言殷武王武王沒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而止上章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下文王
也陳大綱太王王季本目官上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

四書章句

卷之八

九

理甚高闊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
于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
為盡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為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
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
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
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東上後亦須制此禮
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王文王之德而云
非謂以文王為王而為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
王二字有此支離其意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此章言

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贊之大旨章句云此言文王
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
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村俗講說杜撰章句強指每變二字
作貫注之承大孝上起達孝此章是過脉處看下文註云
承上章而言又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
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
云則此章正下章原意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
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解其孝如上
下章例也○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為庸行之常推

四書章句

卷之八

十

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
言時不為中庸分章昭然則舜之大習回之為人子路之
問強皆夫子偶與各論耳又何曾自點合習仁勇道理父母
其順夫子自謂又何曾為道之達趨高甲乎
武王周公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無謂相淺故歸字達字必
欲說人高故人不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前歸仁非德盛道
行倫盡則不足以當達孝許與解問原非此意也○達
是人加之辭非自為之事謂之達○註明云成章而言看

下節禮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禮皆通於上下
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支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
卽上文兩達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
所獨自武周而後其達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
下所共有故一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善繼
述所該其廣指諸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結煞伐商立論乃
時文之祖也○大孝者三句不黏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
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章意以道之貴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更在制禮一

附書錄

卷之八

中庸

上

達武衣續續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家
食發上章大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達
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辭王制
之備萬世出之不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此就征誅上說
如何盡得孝字○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作黏此立論
不惟只周代上等機認并以武周擬不炎可乎○子孫之與
祖考本自血脉流通況三后在天道同理合省乎繼志述事
只是道理目信得及便與祖考之精神相爲貫注耳時文但
云使先王而在今日亦應如是此是無憑據事若不推究到

道理移至處在焉知不可爲矯誣者所托耶達孝○事志風
說禮制上說是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
善繼述不黏煞剪商說也若黏煞便於理有礙○春秋以下
不是以之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總是
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
廟之制而大廟亦在其中下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
四時祀事下節則舉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旒王時
祫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祫祭亦無入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禘
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專認羣穆
因書錄

卷之八

中庸

上

威在聖○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
有制作之繼述繼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
仁以爲繼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言不司馬炎
皆達孝也制禮通於上下及春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此
又扯衣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諸
侯之禮在天子時諸天子之禮此間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
終身侯服亦是善繼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看此
章書須明此義○上節有春秋及時食字下節有宗廟昭穆
字卽分時祭祫祭本爲不可時說有以爲不當分者不通因

時祭亦有祫遂謂兩節皆言時祭耳不知天子有祫祫祫膏
祫蓋春獨無祫也而言春秋者何卽以予刺盾其說亦有不
可通者矣○宗廟之禮五句多重子孫臣庶非祫祫無此宏
備○看宗廟節祫制子孫臣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
自非祫祭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於太廟則非春秋各廟
特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事也○宗廟之禮
兩句專指與祭于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
字宗廟之禮卽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跪退儀文已包
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跪進

四皆祫祭

卷之八 中庸

上

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有常制之辨黃履
辨賢有與祭之辨貴賤辨賢不從常制發明則義不宏深難
講却無法○是從序而推出辨賢不是爲辨賢而序事人豈
自辨賢議論間借重序事并不商量失起意矣○止重武
周制禮用意周廣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近之費處到末
節明乎郊社穀向漸開闢遠作結小廟前中若卽夾入封
建歷代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非不遠論周禮無咎矣○
接論與祫祫是禮其混論以祫爲一事我歷代紛紜不定
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倞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

者有祫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祫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
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
言天子有祫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
及者牽連以下之義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太
祭諸侯以下
其高祖言大祫祫有德而君賜之乃得祫父高祖然云
干祫者謂其禮之常也凡祭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
祫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祫廟之主食於太廟祫則止設所
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注序昭穆

四皆祫祭

卷之八 中庸

古

也後人妄謂祫卽爲祫皆合毀廟祫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
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
祖廟中故不復其日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
祖故可統指其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
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祫則祀祫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
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
祫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祫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
而不合羣注似太簡故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
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爲貴祫祫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

禮記集說卷之八

注

主之果算為大小乎。如國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一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為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為商大禘。蓋為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為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發。發既所尊而但領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為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為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微詩其以為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文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制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禘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豈復何為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家訂之尚自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會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依因借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証大禘者又不足憑矣。○禮志述事所該甚廣。即舉祭祀言之。祭祀之禮亦更僕難盡。春秋兩節特言其大略耳。竊位飾繁承上文推則武周祭祀之意引合到禮志述事上直與夫孝者節制為意。但謂敬尊愛親分昭上兩節而直

禮記集說卷之八

注

則講事倍說不可從也。只就祭祀上說見得武周以先王之志為志。以先王之事為事。真是血脈貫通。形聲如在。方是孝之至方是達孝。○嚴其位節。總承上兩節而言。言謂敬所尊是承祖廟。愛所親是承宗廟。節恐亦未然。果爾則踐位行禮。與元生有亡又當如何介乎。○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謂也。○周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闡。活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敬愛自是武周之敬。愛尊親是先王之尊親。○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為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

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撇開后土直是不曾讀註然必
要添註出后土來又是近來自已箋疏辨難惡札○註于殿
其位節三結上文由節皆舉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
根地孝然則節不幾成徒統乎蓋踐其位節止結春秋二
節之義其述節一蓋為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
事以先王為祭曰享之至末節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
精節類○及者處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郊
社節亦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
祀先王已盡安得以輒述為推闡乎○達孝意上已了結

四書語錄

卷之八

左

末節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廟之道之費也○聖
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廟因時
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
作禮經不備備陳祭祀制度也○宗廟之禮上兩節言之詳
矣末節復推廣言之見繼志述事之無不至耳郊社上文
未見備陳備張宗廟上文已詳重作述叙一番便有夢床架
屋之病只在祭義聲振乃為得訣○五峰以為無祀郊
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為有祀郊祭於方澤
惟天子得行故以祀郊為至重之禮然看下面廟嘗對舉嘗

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
子之禮不同耳有召諸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
于尚書春秋無可據者○註中明云小后土者商文也自
萬曆後塾師欲速刪註義表上本有下塗抹者蓋學士家
從未之見也○宗廟問○不○言○文○之○用○文○每○生○出○多○少○微○義○如
曲說橫行矣○不○言○文○之○用○文○每○生○出○多○少○微○義○如
地統于天陰陽于○之○義○為○可○笑○通○註○不○言○后○土○集○註
明曰省文文中竟有○出○不○必○更○作○幹○旋○如○云○統○之○以○上○帝
猶是自下註脚○萬物本乎天人大本乎祖總是誠敬之

四書語錄

卷之八

大

至便可以血脉貫通講事帝處假定事貌不但是盡吉落脉
正所以發明本句之理也○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
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而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
母者尤里也故先儒謂社即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而社止
其里族社及其國上社獨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
尤里則可謂凡社即地之尤里者不可也○雖者五年之大祭
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下王而當明通於上下非謂嘗
以飲食為義故尤里也祠祠皆祭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
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

與天子諸侯等若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
義者只明此尊卑使治國如執掌之易也聖人之說亦不至
相侵如是也○勝送於治義雖其精實於本原上理會非可
求之名分權衡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為有魯
禘非禘之言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為主而
後復又各分為得若未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倒此也○
祭莫大乎禘論語中夫子謂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蓋
乃是四時常祭舉其耳禘祭小禘祭大今人徒欲對仗根
稱既下宮祭袖出禘祠然因下禘祭亦增出禘祭以相配不
知合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禘祫嘗祫祫則禘禘
曰祫然亦曰禘嘗亦曰禘將何說乎此向來徑釘治襲之
不可不正之○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
盡物安用更明耶○郊社禘嘗之上帝其先明禮義之至
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制節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
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託申亦
明明當必不遵信強生支離徒見其不通耳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九

中庸

袁公問政章

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爲政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平意不重也身不尊爲取人而修進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使實證則是若爲要題下文而憐人取人中說要謂此處修身又別不必力發皆認解也道仁二字即當虛照下文講道之關於身仁之關於道都有至理類一一理會○修身爲取人之訓二字極

四書語錄

卷之九 中庸

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耶非謂人不肯來也○以身二字實括有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幸紂之身所取即原來未有無入者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萬身而反之則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許力則所取爲執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印人又不可不知天也○爲政節是結上起下故字面貫到底結上入存政舉言修道以仁句間出下文道仁中間大有緣由關係然此處一重說則結上之意不盡且緣由關係有下文在亦說

諸不得○仁者人也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耳非平

派出義理來也○仁者人也四句無下一句最難講蓋親親爲大尊賢爲大是道理合下如此惟其爲大所以爲仁者必自親親始爲尊賢必自尊賢始非因爲仁義之必始於親親尊賢而後定其爲人也然本然道理極難破而仁者節但虛虛分說仁義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以此兩句謂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根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

四書語錄

卷之九 中庸

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仁者四句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體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抵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本全要此一箇義爲用也○仁者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注脚首一句接上句開章即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處出非不到也蓋定修道發揮不但來路分明而去路了了矣○親親爲大非說親爲始也只謂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并反約也○義以尊賢

皆仁也。明此則計中兩又字懸釋矣。○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先得一仁字。故曰此節書微者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凡言心得。○所以無之。則看也。修身二字。原本不止一事。起下三條道。仁而仁以親親。義而義以親親。之。大也有仁必義。有義必知。人便了。却上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親。固不止爲知人。又如天恩亦只了得箇知字。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字字上。只爲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卽匹夫親亦四書證錄

不可不知人不必粘熟君身著○欲盡親親之仁必由會既之義從仁義支屬道理上看則明通闊濶坐無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闊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窄臨矣○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頓削出哉說賢但干雪不分下梢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加不智耳○不可以不知人單指賢智思知人又併連斯言在內吾知人有因知天兼說賢等段面語勢倒縮盡通不待不知此也若另用分疏舊袖友手字架支離乞取親賢並說語是到又明白顯易○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

二知字便是着修身事說。只在自己已實心用力。若躐躐不知。何以辨其品等。後并知何以盡其分事。便是熬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那作人。天上有貼不得。在事親上。刊印大刺活動底。是爲第一。是此智之爲矣。得此意。則下基更自分明。○此節完了。○又提起曰。吾曰知人。曰知天。知地。知人。乃是以精而求其精。坑註內幾箇字。又可知。蓋知人是盡境。其始事也。○止是父子夫婦兄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兄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事。東西四書語錄

是道則所謂親朋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纆索天下者耶
○五倫中英人朋友頗寬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
一件且四件或有替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
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妻亦可爲朋友四件
不朋友之是又皆此一倫兼之存五行論即寄訂四時之義
故曰德一信君道說也○五者無論來龍之時暴虐之人必
不能離臣民類皆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
達道皆與歸于論及此事即友誠起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
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可不令何種者恃然日何謂也曰聖

知誠高座。會禮拜於下。叢林分職。游歷。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宗祧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偏奉者。朋友。所以生有師。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可。復有。離宗哉。故所服。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偏五倫。則究竟。最五倫之理。即真五倫之道。故曰。親離不得也。或生而知之。而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此語。也。與。誰。自見。之。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之。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之。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六。或。字。兩。之。也。總。爲。四。書。語。錄。卷。之。九。中。庸。下。

下兩等人說法。○故。先生。安。羅。策。學。科。并。經。置。學。科。羅。策。固勉。一步。難。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結。處。關。通。聖。人。聖。人主意。原。在。此。平。人。看。來。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至。此。真。無。可。推。該。處。今。天。下。多。應。明。好。氣。質。人。只。坐。無。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于。愚。不。柔。而。卒。于。柔。可。哀。可。惜。也。○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科。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足。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勉。用。力。猛。厲。之。遠。處。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保。此。微。力。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

知近仁近勇。○賈。太。友。上。是。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莫。如。仁。相。關。近。之。所。以。然。也。○力。深。一。步。則。知。仁。亦。親。一。步。近。之。功。效。大。第。也。○先。將。仁。字。看。錯。只。作。得。患。術。說。又。講。到。使。人。不。便。已。利。已。并。利。初。聖。純。是。人。欲。計。較。之。私。通。達。術。都。是。假。貨。正。與。仁。字。遠。背。此。不。但。不。懂。孔。子。之。所。謂。仁。并。不。懂。退。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一。凡。有。所。知。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於。心。非。自。仁。之。謂。也。○雖。告。哀。公。其。理。不。專。爲。人。主。說。○即。斯。一。者。節。雖。結。上。文。意。却。主。引。起。下。九。經。耳。然。下。文。亦。只。在。前。文。討。取。○此。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若。諸。論。卷。之。九。中。庸。下。

知止致知之知也。○所以。修。身。即。知。之。成。功。之。一。○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非。專。爲。取。人。也。九。經。是。大。子。絕。好。幅。書。壁。圖。也。自。有。字。面。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以。以。私。意。增。損。措。置。于。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之。不。然。則。是。目。明。致。辨。所。與。上。文。中。大。平。十。策。等。觀。可。有。差。失。○細。思。此。九。經。有。目。字。則。明。是。成。語。即。云。先。刻。其。目。嚙。其。事。必。終。是。滿。敘。常。體。若。在。天。下。自。三。則。目。爲。註。脚。使。不。用。目。致。九。經。經。字。乃。常。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經。同。創。自。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敗。而。後。詳。條。目。

四書章句

卷之九

九

復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故云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以通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如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孔子曰凡爲國之人下畏之下又有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清明盛服云云主內執之者也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許問答語蓋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爲註腳哉煩是修身以道而修身則道立之實在君身上立之實在民服中之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

四書章句

卷之九

九

端可省非佛老幻妄之物則雖稍涉幻之其然則百工愈多而天下物實反化有用爲無用財用何由可是有志復古者不可不先加體法也○末言懷諸侯之效正宜說得廣闊之云云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解一有諸侯諸侯又各國臣民皆是也○懷之與畏自是效之詞○用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泰以後心○以上者必無足慮況聖人舉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也其威知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連及民字服此畏字即危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也○君之爲利蓋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故不異之故故云然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州縣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實輸納粟進貢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王三分有二何嘗獨入牧而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言行專指人民不得○天子諸侯照從天下生來其事不手天理而權勢亦仰在其中以

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義上仁則下義故懷長相應如此其實依中具報端之用。吳中得忠愛之術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句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吳中體用具足之義。○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荒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併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力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

用書語錄

卷之九

中庸

本

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若所見只在勢字故雖根本修身取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指草竊英雄也。荏苒射先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所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義以外而言舉要義而域中附庸之民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單說其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卽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

物遠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看語做警策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莽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盡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卽爲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爲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所以字最要看得好。若爲作上之人有所爲而爲之則權術私利之說卽從此遽起矣。後世王者之

四書語錄

卷之九

中庸

本

於宗藩何嘗不講尊位重祿同其好惡然皆非其放心本通其角商而多與之爲樂其平時之養之也如犬豕防之也如虎兇一旦有變止俱敵人刀机屠豕耳。所爲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安在乎。○單講一情字便極真摯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真學道理越象越小樣能講情字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皆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猜忌殘忍至割牛烹鋼誅殺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纓之隆光天化日之愛害至縱容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

本大之常態也。須將一篇西銘看理然。便見天德王道上事。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事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情易爲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帝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詞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趙普尚能補殿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大臣之功在不貶。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嚴。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每從此著議論。則下句自透矣。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僚佐。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辟僚佐。則外無善治。甚至偏愛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勢財賄。一司爲此。莫是從前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君相皆天所設。以爲小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絕。而倚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唐虞時。堯舜禹湯。實方

是天壤上事。餘人不過在人欲中較量耳。命曰天命。祿曰天爵。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車服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來儀也。若但從交誼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言多錢誘天下。只就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廿二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客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有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若不得此三字。○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勸字。是合上下兼口與效而言。正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堯舜臣民意中一寫。使似士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仍何體子二字。討出士民情。勸字只結末一點。句句是勸士勸百姓。倒亂一筆不得。○唐虞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舊。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逞其欲也。只一私賦役志已足。爲暴生民之具。況象欽之臣。其所以講究莫益者。無窮乎。昔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

如其個實然不迫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
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本嘗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中庸
箇字字便包得一箇西銘在○省試不足計其日月之資
須要考其所成之功○稱事是有限量又無限量之法○同
是箇百工若不論巧拙勤而一榮施以恩澤豈有不感
者然拙者情者謂即如此已可以倖獲巧者勤者謂雖
亦無處討好縱有感恩之心而勤功之意荒矣日省月
是分別其高下既稟情事只是等差其厚薄同是恩澤之
巧且勤者必要比人加厚一分拙且情者必要比人減損
分則相爭以赴功自有替彼勝者凡朝廷之用
衛士無不皆然只寫作恩澤優渥誦頌弗誠意便
擇○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
為原雙承兩一也而○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
天下亦曰指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修身之一紐一也是
治人之一行有兩行一只此一始于此一終于此一事此
一萬事此一○豫之為說非謂凡事要預先慎也先圖先
慎止講得一○亦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
執而豫得此一則

圖書錄

卷之九

上

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致豫其事也○凡事豫則立有三
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
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
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題即和貼道德九經也
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謂即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
註何以貼道德九經準為上又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說也
若說離一字更豫箇其○書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
其所以為豫則下文擇善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
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
圖書錄
卷之九
六

相爲理所動也。○信友之所以獲上。順親之所以信友。皆於
交涉涉處有交涉。此文候之所以知親成。林宗之所以識孝
事也。蓋充滿之餘。自然滲透。方是先立乎平。誠若謂信友事要
去獲上。順親事要去信友。便是先立乎偽也。語意少差。理同
燕越。○從古時選舉之制說。方切當時。所以信友獲上
之故。與後世薦引植私之類。正自不同。○不是立說要復變
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則信友獲上。皆說入
後世朋黨去。窮士望復引於所知。達者忌要求於故舊。一部
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餘子乎。甚至植私以爭門戶。營賄

賄書畫像

卷之九

中

以腐穢。又大奸惡矣。○順者卽底家九若之謂。有以論通
於道。心與之一。而末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
肖從而肖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
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誠者
天道只是。○簡陽縣城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首句且虛
指理。未說實人。者字不着實乃佳。○誠之者兩句。且舉空說
正。以不第然工夫。乃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本
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上誠者。是
懸空說有此理。下誠者。是指出有此理。便有此一種人。須着

眼分明。○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着一邊。然只要完得上
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爲訓重下截也。○天人二
義分之則二。合之本一。誠之者所受之理。只此天道之誠。誠
者之中。得中道。原不盡廢誠之事。如舜之大知。而問察執
用孔子之生知。而好古敏求。故言人道不能兼從容而言天
道。却包得擇執在內。但工夫難易處不同耳。纔說聖人便已
是人道如乾之一畫。便是陰體也。○從容中道。道字與止
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說着
或說入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人有兩種人。理只一般理。

四書語錄

卷之九

中

故不勉而中。二語可分兩樣。天之道二語。不可平分也。況未
旨注重誠之者一邊。連不勉而中二語。勢原不平乎。純用側
落方是。○思勉不是不可爲誠。但誠者自不消費力耳。豈可
說思勉。○誠只一誠。由生初造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
要一番工夫。轉非分出天人耳。於分中見合。則平中自見側
矣。○天道不誠而人誠之。猶明德而曰明明德也。誠者天之
道也。是懸空立此一句。無可推說。議論皆在誠之者人之道
也。一句中。蓋凡生安聖人與學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
身。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與天體相似。或屬之誠者而莊

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執。底人純是明善復初工夫。放屬
 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意曉然。然則後半
 部所分天。道人道。亦只就生安與學利困勉者而言。究之。都
 包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誠者天之道也。懸空一句。究
 竟無可推說。連評。上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須知
 誠者不勉二段。俱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但生知安行
 聖人其自然合道處。雖然與天一般。所謂天道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爲。雖人而亦天矣。故註中特下一亦字。至擇
 善固執。是則人之道而已矣。然觀後章其大致。此曲能有誠。
 則書錄卷之九
 自形著動變。以至於化。亦不異於聖人。這兩個亦字。正是直
 脉貫通。蓋賢希聖聖希天也。須於天道人道界畫處。極分。則
 却於天道人道貫串處。極融。洽。連評五之字。須根善字。五
 者皆爲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雖是學知力行之
 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
 有節目也。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
 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
 五件不得。故知此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博學節是學利
 下節是困勉。界限固然。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

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
 勉。步步帶出下節。方爲章句功。臣間如何帶出下節。只說節
 目如此。下節明功處。便得。一能字。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
 入生安。下節者。節是明勉之事也。此道緊貼已百已千
 說。則生安。一能字。亦不若說。極和氣之者。使顯相天。看透
 此五方。有。

天蓋模四書語錄卷之九終
 中庸
 卷之九
 中庸

天鑑樓四書筆義卷之十

中庸

自誠明章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迥各別。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中間皆有至義。自誠明指法者。自明誠指誠之者。言與百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牛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兩學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

四書語錄

卷之十 中庸

而不必由于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箴甚痛。又是爲個甚今之儒者。有德業山陽明之學。過于高明。以爲罕取賢。各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皆問。而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錄耳。却而故愚之。耶。是爲祖公不知而受其私耶。是誠願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似有求明。一法無遷求誠。不晰而誠所誠。皆信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且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于象山陽明矣。不與與。唯天下至誠章。

四書語錄

卷之十 中庸

子

言至道實通不礙于漸大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德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大致力。曲說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細界節。大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傳生安如先。亦未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應界節。亦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天下原無性外之物。論來本只有一箇理。其分殊只在理一中作出耳。○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而提下四句本無屑級。只是幾何文法。○按講者不知理一段。原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

分雖其情一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下盡性中具俯而
 要其所為盡處于人物又自有各正之理。○蓋
 字須兼知行方有著落。○若一邊與空說盡者。皆于此
 理有滲漏。○費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費化育之
 功却在天地身上看。○可以贊化育句只是從上句推展
 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
 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
 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于天地亦加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
 之說至精而無可疑者。○參天地贊化育又不可使云某理
 如此須實見得有其事。始得蓋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各未
 實有參贊之事。此說朱子首章講位育處大有辨解。○
 自生疑。及妄為幹旋者皆信聖不及故也。○若論道
 理至誠只一盡其性。能事已畢。竟可直貫通章矣。然中庸却
 不作此等直截語。必能盡其性而後可以盡人性。必能盡人
 性而後可以盡物性。必能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必能贊
 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其間非必有層大等級。然語句相
 聯之勢即道理相因之序也。如此說來大之則排山倒海無

不包納小之則兩絲牛毛無不盡。方盡能盡之奇。

其次致曲章

其大是從至字落脉。○曲只是誠之一偏。○致曲有功夫。形
 著動愛有實際。○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
 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
 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
 致。故只成蠢蠢。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
 而已。故曰曲能有誠。○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
 得曲誠本非二件。故出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
 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于此義看徹。能有二
 途路之至。○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
 以曲名矣。○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誠耳。○曲本從
 氣質之性來。故亦本于天。致曲而有誠。即是人事。○中庸誠
 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題指心者。只就人
 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理言也。○逐句回
 顧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耳疎也。自
 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微一步。即是裏面一步。充拓
 一步。固不足形著明達節上做工夫。亦不是。誠是一誠便了。

也。○玆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實。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然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耶。故只宜說誠之旨意。不是藏改字。○到爲變則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敬後。謂至誠卽其次之稱。則名就混通。

至誠之道章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于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他人縱極意發揮。只得一幾字耳。○幾在彼。誠在此。○

附書語錄

朱卷之十

五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一化此六句。約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萌。知止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子日分明。○道可前知。言理不如是。自善通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政之妙。豈僅

眼面前知見動靜能知得。○看兩字。則言

西體事者。通四體固不知其幾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能見其幾。見其動。則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能通四體。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謂誠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裏。裏面說。挽入天道。猶是補風捉影之談。○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注人有實心。則實理在我。至誠知神也。善通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善通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公共之理。到卽

附書語錄

朱卷之十

六

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此章講解紛紛。須于上下文旨了。然方合。○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至矣。正于雖然而動。是能盡信之耳。○曰動乎者。卽指禍福善不善。非之言四體之動也。縱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看言古語也。○至誠是福。然不云禍而云善者。註云理之先見者也。君子謂聖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久靜氣定。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傷。○公曰。問言異矣。○此善字在氣格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至之先

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古作本謂善字者則雨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事與不得不得人無善無惡去近人云先知當是靜照若誠動于此幾十有意將迎誠何以動亦無意意在按幾動於誠物呈其狀如顯群妖惑者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誠而遂通天下之誠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誠也見明聽聰而心通運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蓋即動也彼意欲其離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

四書語錄

卷之十

中庸

十

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見其幾指見動等知之早指其不善語自分明○兆吉凶妖孽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孽者至誠如神之通也至誠之通所以與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極乎人物故曰如神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應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明誠而道在其中本當分也首節言誠者人倫而道在其中誠者人倫故上句無工夫而下

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實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有人爲實心人心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者在誠如時說則所重者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

四書語錄

卷之十

中庸

十

乃責之人耳末當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在於彼乎○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人自誠而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入道之此小節所以成物也○說者多謂上自成句是天命之性下自道句是率性之道本於人合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理人心之心亦至實而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

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成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為誠亦是訓說助興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天道入道道字與此道字迥別○首節有兼人物義有事就人言義○自道句古人說重人身便見自道意○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意義本不同而道之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

四書講義

卷之十

中庸

十

解最詳只講自成方是○註有兩層意思其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是言自成者須得自道是此而不解其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是言自道即在自成之中所以下文專言自成而自道已在言下乃過到下面節意思○誠以心言道以理言君子誠之為貴不可云君子道之為貴也誠如忠道如恕只言自成而自道在其中猶無忠做不出恕來之義講自道處只是說誠斯為得旨○自成句兼人物言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自道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

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為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為○自道即所以自成○首節兩句以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為貴方責重人功節大分明可見若意主發明兩自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為貴題目非首節文字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節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達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而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義今粗心者以為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

四書講義

卷之十

中庸

十

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斯植形器者同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皆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專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樂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為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親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

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貴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言謀天下自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人老莊曰自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字之苦理義之聲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情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可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誠本天命直在人為此理人所知也此章自成者物之終始以下皆言自成而自道在其中○觀註云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道亦行於彼矣其意可見蓋誠如忠道如恕無思慮不出想來人必實有此心而後可以盡天下之道故通章俱言自成而自道即在其內此理人所未知也遂有謂第一節講自成第三節講自道又有謂誠者物之終始一句是自成以下皆言自道俱屬謬論重發自成轉注自道始與注意相合以是知依註看書本無難解但一步講章則異同遽起如漸入越不得復清楚矣○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過言貴重在人耳即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只此一線直

下在物為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是出人心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朱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此是說自道此言終始句就道理說不誠以下責在人身耳非謂上指誠而下指道也人每錯會竟分頂誠道不知自道工夫全在誠字放下文止說誠不說道看註中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道亦行於彼矣兩句自分明今人每說自道了方說此理却倒了也誠之便是自道○君子即物君子自道之事皆物也始正指兩頭盡處不誠當就人心說○若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為天道自然誠之句為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則都錯也誠者終始句即君子之成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只說誠之自道便在其中○陸吏若曰成已合言知而屬之仁成物合言仁而屬之知此中有至理○二句本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智不是謂求之仁智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括德字與下道字對照便確若換性字便失之○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

故曰性之德。今人只說仁知性也。必須德字不混道字不誤。
○言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
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
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
亦非非自道之道。○性字實道字。處此道字非性道之道。
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
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字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
內矣。故中二句不便分對。不特語勢發散。於理倒亂不得也。
○性之德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本句却急且不得。○仁知雖

則書語錄

卷之十

中庸

五

爲性德合外內然不違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
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或以此章言人道。
遂將得善貼知兩點。貼仁說謬矣。此仁卽是指成已成物之。
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則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應註補。
出既得于已處。括此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釋。恍蓋成已自。
有降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末節與上節皆只。
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
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
題中平繳自成自道則顯領。

卷之十終

天章樓四書錄錄卷之十一

中庸

誠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兩段。一總結。又是一頓。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未節收合。此兩段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誠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然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誠不實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者無息也。此

四書錄錄

卷之十一 中庸

盡皆提出久字作柱。雖非真源。然久字原兼內外說。統攝得盡。却是無息不已關要處。○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至息乃久。久乃微道理。未嘗二也。然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微。○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悠遠博厚高明爲事而漸出做成也。○高字皆從博做出。明字從厚做出。○博厚所以最物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地之博厚。最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最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同。同也人不能實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

四書錄錄

卷之十一 中庸

見其同哉。○博厚節古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相。偏要說人心性去。此種家問。跪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着其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數日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亦不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到伯恭問南皆認賊作子。以至于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微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于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能看方見。所以之意。只說治效須悠久。似上而不曾說通者。毫不切題也。○悠久即悠久其博厚高明。成物即成其所覆載之物。須從上推出。這許。○博厚最物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是從博厚高明悠久。推論到最物最物成物功用處。非從最物最物成物。推究到博厚高明悠久本體中也。所以兩字講不得太深。天講不得太着力。太深則似逆推本體。太着力則似勉強安排。又與天地功用不相肖也。○最覆成便是天地功用。講聖人最物最物成物。須相給與之相準。始不

林註中一四字。不見而章簡。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子段截成。外別有奇事也。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悠久無疆。人看來。固難將悠久原流。與博厚高明。天地誠合交互。便有無數妙義。又人看悠久無疆。須兩邊求合耳。將無疆納入悠久中看。不言配之配意。似更明快。○俗解凡有三弊。此句。獨不言配。蓋所為無疆者。只是天地之無疆。非別有箇無疆。故不得言配耳。俗手安生落處。若此句比上兩句。更進一層。首一弊也。悠久無疆。本是一理。在至誠為悠久。在天地為無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中庸

三

與俗手非鴻漫而無分。即學佛而難合二弊也。此節言至誠與天地同體。然同體難言。一着議論意思。便說到功用事業上去。便非此節正解三弊也。○悠久無疆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天地之道以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天地節與上六節分界。放通窮人至誠。從上文折入。即可題內夾入至誠說。則亂題後引合至誠。則便末節。且本節語未盡。亦無從夾插。○自無為而底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合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當至誠之理。

然只說天地一次。便亂了。言上章法。○天地之道節以上。觀至誠之同天地。以下說天地之同至誠。末節乃合歸于一。故天地之道節。重在不誠。而天地之誠無息。句而下而二節。則配後殺節也。若此節使人至誠合一義。則末節無地步矣。○不誠所以誠也。竟將誠字替不誠兩字。不得不誠則誠。誠故不息。而後生物之功。有不知其所以然。須有箇不息在中。間。即看今天天師註云。由其不誠不息。以致感天而能生物。可見也。述評。○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誠。惟其誠而已。今指其氣之混合為不誠。則已。誠然是誠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中庸

四

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博也厚也。節是第四節。子註中誠一不誠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誠有不誠。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生物不測。只在不思中。生米。○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物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誠處。便是至誠。盡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道上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今天天師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誠不息。以致感天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最上正照。不誠不息。及其

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殆殆幾士其指不息不滅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併止兩節落脉直取高明博厚說起方得其解○講今天天節每將聖人治功詞料擬合至誠以爲得章意而不知其實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大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則會在耳註云由其不誠不忠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誠不忠即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天之高明即不滅高明之悠久即不息昭昭句原貼此意說起但苦粗心人不能領也○還難止言不測不滅意已屬上節○今天天節總爲則其生微焉闕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聯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並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若說天去盡萬物從得幾何即覆得盡時豈亦盡于此矣惟萬物從焉只增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寬大多少故曰無量曰不測○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滅不忠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是不已不即無息也如此兩節結束方明○

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滅不忠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即無息也於此瞭然兩所以爲一亦字得之指顧間矣○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天之可見處是不已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實一也○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端○不字在純字外拈弄盡是閑話套頭耳實從純字中做出亦字來方的當○但信亦字處文則天人合一處都是相對互形重顯純字轉合不已方知只說至誠無息也○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覆衍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誠不忠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即無息無賴也如此看則本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人將不字看做中庸卦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分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大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

大哉聖人之道章

虛實道體用意全在說起第四節曉人定如是反謙取之太

懸拋却未位耳看下文一待字可知歷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罪過者猶屬不詳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率補時日毫無助益于此過也能說道不必人而在似與待字語難却正與待字義密○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上發育萬機更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大字着眼在萬物與天上便與道字沒交涉道字空則聖人亦沒交涉矣○在發育變極四字寫出道大即無天地人之大空中實做方妙○不善解者先定知道之分量而後極之天恰等兒來假使天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能接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中庸

處矣善解者只定天之分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以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大而無外○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聖端只在述上斷定要知述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之義固精矣○此章原無車禮字義卽以禮論聖人之道之精正說之○白土見故曰優優大哉俱人不能修養斯道不有耳尊德性節止竟終歸故禮與道爲體不可云禮卽是德而三千三百爲數則一全也蓋月言此止欲于僞飾儀文之人而因茲禮法之上其旣也○聖賢假法之士而

并抹殺三千三百爲非至道說有勸客問疑中道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如橋阮之真矣。○道不待人而始有此翻義也道必待人而後行此正解也然惟不待人而始有使必待人而後行二義只是一義反正開合足以相發作者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道已行後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架漏千年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固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然如禹之治水蓋之掌火覆之蔭樞契之人倫皋陶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爲之事道終古行他不盡是自開闢以迄今日無日非道待人行之

時也。○致廣大句。只體註中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梳理則不
使有毫釐之差。不妄生枝節。便有毫傍實地。俗文吃喝存心
致知。却與此語仍無涉。○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
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知。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
人不有其所已知。已知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
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知。亦皆德性。卽如
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說文法。上四件平列中有貫串
溫故二句。語勢全轉。正自不同。有溫數字。亦是已精加精意。
故章句就已已知已能說。根定上二句立義亦可。○雖敦厚繼

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真誠不以爲非故敦篤之人不可以不崇禮○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個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願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于七章之說以禮爲重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聖賢氣魄大聖賢重可以旋乾轉坤然荷得起皆從敦厚中來○所謂勸孝居旋中禮德之至只是敦粹處越充足○厚只是資實朴厚

四書講義

卷之十一

中庸

九

禮只是威儀虔敬之詳今有鄉曲之人資稟淳樸急處之朝廟之閒使之俯仰拜跪便進退失措者非是不能行正坐未嘗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得所以事親之禮如何是視膳如何是問寢既曉得後固不可不行未曉得時尤先不可不知也故武云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皆致知之屬正有精義胡雲峰乃謂知新爲致知崇禮屬力行致意皆以禮有節文更爲日用服習之具耳不知習禮與崇禮正自不同習禮只是朝夕敬得純熟大槩行之意之所爲崇禮者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講讀似一日到極至處故謂之崇夫行

於國竭力行講義亦可竭力行乎如謂講而後自能當國行如此則道問學亦當竭力行而不講義則不能其故只緣誤會註內已知已能字而又因以字變例便生出此一番議論耳大全一書抹抹不絕謂之說竟有與背者予者講章固之爲焉成馬不知底止而時人猶有祖述其說者何以通于信後儒而輕于叛朱子也附此正之○末節言修敬之君子無往而不合于道足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尋道五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變而巧于作用也巧于作用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且此節重足與足容不重有道無

四書講義

卷之十一

中庸

十

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足以與者其禮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欽美之辭活脫庸浮之法難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以也足以與中分量高下更自不同○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與單也故朝廷之上更無惡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之爲也○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迫害客處言也

愚而好自用章

或謂今天下節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饒應峰謂此章爲

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尊指殷者而不承。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說則今天下無。同就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足。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為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部議禮制度考文有。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衆愚賤用專言方是。發今天下。根先王便也。德字乃為人所不及。○今天下從武周說下。便得把柄。○此節是上飾實證。同從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就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禮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故所稱太師一統之盛。亦從先王制作用氣象規模而言。子思自謂客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不指例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為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就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

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尊也。○首第四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卑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則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蓋聖人為下不倍之義。不止為勢位而言。○須重發同字。唯天下皆同。而一事或異其統。一書或異其文。一行或異其倫。德行不通。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矣。近人講同就同文同倫。但鋪張炫耀。欲以震懾天下之愚。而使之不敢異。夫不敢異。又何如不得異耶。以是數人之見解。而下工拙相懸。何啻萬萬也。○六書之學。為之未有不穿鑿傳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失尚。或即以解。又任其穿鑿附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義。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入中有好此。雖郵札必以虫鳥見及。果却不此如此。以有武正韻在也。

王天下有三重章

講得有字。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木身六事在裡。不是後方增出。○註中明云其通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近人每以虛空說通字。遂使其言益濫。而無據。○考述固不是。蓋

工夫然須有實事。考百考義。建百建義。不可割裂。蓋此方
警過。○考諸三王節。根定不窮。最有把握。蓋此節是極贊君
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也不是。考功效。
考不謬。建不悖。正見君子不騁之實。○文子云。既已微補
庶民矣。則雖鬼神侵。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
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微民之理。矣。按若退到極
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微諸庶民。況以下四句
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
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莊指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中庸

七

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騁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
九句都成判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
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
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就無疑惑
在心。上信理。則從微微。至明明。至誠。誠身來。故不騁信心。則自
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騁相反。此老童之辨
也。或曰。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惇然自足。
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
可見雖名理淵淵。不能盡益也。○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

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淵重。本身意。然不騁
根源。却在本身內。○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
其渺茫空。故特解之。見此是實。而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
○如今人崇奉佛老。諸事注記。此不知天也。惑于流俗。固于
行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
從邪。只是于自家道理上。原鶴笑自信不及。使無所不至耳。
故欲開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感氣。下稍定一折
而人于邪矣。○說鬼神百世。則天地三王已在言內。分得明
方承得全。合得一方。撇得脫。○不是贊鬼神無疑。而知天。俟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一

中庸

七

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
出其內耳。○人皆知極力搖撥一知字。竟之未嘗有實也。只
在天與鬼神。人與聖人交會處。寫得圓融透徹。則知字不搖
而自躍矣。○不靠實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
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
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迹也。須做兩題目。思議知字便
不難下也。○動而世爲天下道。所居。領美。昌。理。體易與耳。
須知此正是無過之實。○考諸三王節。知天。知天人
以本身微民。正得其不騁。○所以動行言。而世爲道法。則其

道。但。能。于。天。地。外。虛。然。不。能。于。天。地。內。直。指。猶。是。執。燈。尋。火。
見。識。不。露。仲。尼。一。句。却。無。何。不。是。仲。尼。不。滿。更。無。一。句。漢。聲。
是。古。山。已。爲。身。只。在。所。以。爲。三。字。故。謂。看。實。耳。○。昔。之。精。義。
在。所。以。爲。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於。神。氣。中。探。出。出。精。
義。來。使。人。咀。味。不。盡。淺。手。張。舉。止。見。天。地。大。三。字。用。盡。巧。道。
仲。尼。只。在。外。面。如。何。道。得。一。句。者。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一終

圖書語錄

卷之十一

終

唯天下至聖章

首節先言其德業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足以二字。定要歸用。是也。首一段包下四段。首一段即始修理者知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智只作生知二字。做則是端意亦獨見氣象。若假舒小德人道意。至章而謂生知。聰明睿智者。或分名一端。又要補足能工。大在前都是糊突中。強爲籠罩法耳。○聰明睿智。言天蓋解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庸

靈首出昧物也。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不同。是端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其下。不識此意。只就聰明睿智又爲此章要上發見處說。便講到功用。下便不覺忘人知之德去。其爲此處有得不分明耳。○首五字。通章所具爲能字。通節所具。另發提出。乃得法。○謂首段總言下四段。則是若謂此字說向外邊大處。容義微別。說入內邊細處。即是矣。臨與若孰微。別都在外邊說。其足

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足臨之理在聰明睿智上見。聰明睿智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惟天下至聖五字。臨字。已盡理。不待臨字。恢廓大體也。○有此耳。用心思。便賦此聰明睿智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偏欲澈不能。其理。自天蓋以下。修以復之。然其爲聰明睿智。全於學力。理雖合一。而其神氣起巽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唯天下至聖爲能也。是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以爲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單以此爲足。臨止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足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庸

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入荒皆在吾。屬於心性中。攝取爲無懸擬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謂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樂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真是實事。非虛尊也。故足字。臨字。俱須盡定。聰明睿智。講出。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芒氣。自有靈蓋宇宙之樂。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大。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誼教君德。如此。況至聖乎。特文但用大帽頭。說就聚有臨。又用不必到。聖時意。敲擊足字。自以爲盡其妙。却全與臨字。背知之足。聖

有神通却打作兩極也。○立大本不是金溪先立乎其大者之意。有箇昭昭靈靈物事。將來把握爲我秘密法藏也。蓋吾性之中大本立。祇緣形生神發以後。人皆徇私從欲。有所偏倚。便向那裏。說箇明立大本者。只是人欲淨盡。私意消除。所剩之中。不爲不倚。便是至誠立。天下之大本。周子謂無欲故靜。卽此義。非有所把守建照之謂也。○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其只至誠知得。必到入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仁淵天一層。其仁其淵。其天。一層。脫脫淵淵。淵淵一層。其質上文裏面。節節推求。出之方得。○仁淵著錄錄

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此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脫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繼繼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從世人。賴區區處。安富。不會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水遠。占足怕人奪取之心。這便是脫脫其仁。自泰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卽純是一箇自私自利。惟恐人知。此家富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剗絕。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子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

後世儒者議禮都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曲折折。故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之。太王不剪商。種極惡。而皆從他。不仁之心。描摹古聖。脫脫之仁。正如至昭。其誠而害聖。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于至誠大經。却說箇脫脫其仁。言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言得其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章就至誠存主處。言故何可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放揚一番。不但仁字浮泛。脫脫字亦無處着貼。然欲于經綸上加深。智說又不得。所以難也。○大經之本

淵著錄錄
于仁盡人所有。但至誠之脫脫。能經綸之耳。○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脫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脫脫其仁。只就淵字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大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公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細影。只辨得自家。振。明。喝。淵。淵。手。數。語。了。事。而已。○天。尚好。虎。虎。惟。惟。清。清。最。難。形容。若從天字後。加添清字。作贊詞。便是空不空。實從清中做出。具天。使註中廣大二字。方落了地頭。○須從中化。自出。其大。廣。知。化。育。之。無。倚。看。出。清。性。

○講知化育但得大話而無實地則其天二字不着痒處。在造化而吾心不關理在吾心而造化不達。萬物與至誠同誠。不得謂至誠有天地而萬物無天。至誠不與萬物同其誠。不得謂萬物之大不統于至誠之大如此寫來大意方見。○惜清句以印化育而言。將大意欲撥高至誠更從知化育上推進一步。要看得其天深。以此說知化育太淺。不知此知字非同見之知。如解如釋之知。如此則總說知化育便已是其天矣。○聖學說。見定自衣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孝。尊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

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層境界。與緊要人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周字達字。遍讀人到盡頭處。箇老婆心切。

衣錦尚絅章

講說章旨之不遍。莫如此章。拈闕然二字為甚。衣錦尚絅。為已立心。闕然是讀尚絅。日章是讀衣錦。皆讀君子。語未盡。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兄闕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闕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

四書吾象

卷本十二中篇

選手無不字為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為失旨矣。如云闕然之功。效自闕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闕然至闕然人下。於闕然又刪却然字為名目。又不通之其時。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僭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玉靜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難之知止。尤類盡其害。自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為已為人。針鋒異乎。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盡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頓領。○下者惡字。真如棄余輩如避穢惡。方是

曰已實心苦云恐人謂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聞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向綢之不外飾非有閑然之道亦不是主戰守寂之謂。○淡簡溫靜外人看君子只有不厭文。理。○淡簡不厭四句正說閑然日常是爲已立心大段知道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說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淡簡溫靜外之謂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飾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端而但見其綱故以爲淡簡溫靜君子立心爲已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閑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靜只是一項事。若謂君子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篇

九

其處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靜成兩截其淡簡溫靜是惟運用與應有的自有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靜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靜自有而不厭文理難有反復則互只成一片而字不可寫做兩截。○淡簡溫靜之美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巳所求之美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樂綢所以尚綢不過言其不表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簡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綢而得錦也。○且其矣況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

功自居也。○是說君子立心爲已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面做造箇不厭道理外面又做造箇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溫靜相對淺深在外面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漠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况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誰和其說不得。○亦猶尚綢之原在綢不在絀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者非惡文也。○簡溫靜也文卑錦也閑然靜也。○日常錦也緣是言之重下裁乎重下裁乎但向綢上所以爲錦則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言之理也。○徐爲儀云已分分貼簡溫細按未離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物寬裕溫未嘗不可處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篇

十

已人已未嘗較衡簡溫安得分用况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何屬耶按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不曾說別人德功用亦不足君子以此三件道理爲的又何從分別人已哉簡與溫貼閑然又與聖斯日常兩邊合動而三。○方得成謂中上截三字耳也其意不過欲重開然重開然者所以貼爲已意不知閑然總是爲已而日常尤是爲已之實淡簡溫是綢之美於外溫簡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常然則論爲已止當中下截與日常耳此皆爲靜閑溫章說人。○方只是中說閑然而日常一句不是惟

進一層謂是君子所以開然日章之實也須知開然日章亦是人見君子知在君子但知衣冠尚制意文之君子不雅不自知其然也知不自知其為開然也知謂君子以日章之實而開然也日章之故而尚制是君子亦特巧於的然也

子只當得開然兩字固不待先將淡簡溫

贊嘆了才必說自不好字眼只淡則易微簡則無文溫則不

理三語理微分明便曉得仍是申說開然而日章一句耳

述

耳○上文已知人改向與知遠三句又于下手處見箇把柄

耳○三句原是申說諸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

因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庸

理一句緊一句耳○知遠之知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註云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須有來路○是下學立心之際未入德之前不可混講○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意略略說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已門底不待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知字看得真三句前氣之痛痛自現而下文理脈次第皆得矣○風字就一身而指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却是近俗氣象○第三句裏本何固固然必若作一

番洗刷則題脈添出波折不是直下句法○知字只見得大段機要處不講知至工夫○上面說立心為已是得大頭此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機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中與不得見在入德工夫不得○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飛體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飛體在慎獨後封爵首章起勢乃得大意首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末節只重不顯不更推來○晉雖伏矣節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首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每事省察念念首察工夫精密更無

日書言象 卷之十二 中庸

復作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首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飛而進食着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自無意於心有分○第二節言慎獨之非人之所不見五字實是獨字上鄉凡意念初動事為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已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地字最當死人每忽忽地字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認為一而於工夫次第在先後倒處有中庸首章從人命說來則飛體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在前而飛體在後節次全

明如此。如之何其可養也。○上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下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到極處。步步各有實際。淺人不能詳。乃好言。一。直。是。功。到。極。處。分。曉。耳。○相在兩節與首章戒。慎。思。慮。是。上。下。之。今。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功。到。極。處。可知。舉。而。顯。處。言。也。專。指。靜。處。謂。君。子。只。在。不。動。而。敬。此。是。回。來。講。說。之。誤。○此。章。從。下。學。道。說。到。上。學。故。定。慎。獨。而。大。成。體。有。以。推。獨。是。卒。章。工夫。戒。懼。是。統。攝。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介。頭。更。加。謹。耳。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庸 圭

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自奏格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擴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為治道商量花民之術也。純從勸勉起見。說而千里矣。○篤恭何與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離倒一切也。若泛填感應套頭。又能統不切。薄篤恭。須緊相潛隱伏矣。一節深言之。講天下平。須緊承實格二句。分清出落。○此章是全部重頭篤恭。句是此章並頭下節。只引詩咏嘆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能收拾上數節以結本章。又收拾首章之義。以結全書始為得法。○不是到此纔篤恭也。

不是過此不消篤恭。也不是為天下平而篤恭。也不是篤恭必然天下平。直從章首進攝入來。起之四方人而無不闡滿。說。是。篤。恭。為。天。下。之。本。是。講。章。時。文。之。思。子。思。當。時。直。無。此。然。此。此。也。○百。祥。其。謂。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此。句。自。是。天。下。平。為。是。為。民。為。民。成。自。是。國。中。事。百。祥。其。刑。乃。天。下。平。之。也。○篤。恭。節。節。進。上。節。進。一。步。說。方。見。篤。愈。深。而。效。愈。遠。若。止。說。節。說。不。第。兩。節。增。大。不。見。只。為。恭。天。下。平。五。字。氣。象。亦。不。真。也。○篤。恭。功。大。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根是一分效驗。又為一分耳。不顯其敬工夫火候已

四書語錄 卷之十二 中庸 圭

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朱。子。謂。自。尚。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破。客。淺。深。之。序。看。第。二。節。註。云。篤。己。之。功。益。加。密。矣。則。帶。帶。而。前。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三。節。則。皆。成。德。事。也。分。能。兩。節。說。說。而。後。在。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也。之。慎。獨。與。戒。懼。恐。懼。功。夫。有。為。為。淺。深。早。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未。學。人。手。說。戒。懼。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熱。火。候。到。統。體。純。熱。則。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聖。矣。及。德。却。以。無。時。不。敬。為。主。故。戒。懼。恐。懼。足。

以活便獨當其合也

大汽樓四書附錄卷之十

附錄

三〇三

一

三

大梁

編次

論語上 學而第一

學而記

學字訓敘朱子謂唐包氏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朱嘗專主
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人每以稽古絃誦典籍等了
却此正是朱子所謂爲文章訓詁之學由發明反以此誣朱
子者也○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
以如其人爲千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

金一

爲至而顏子未肯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
未肯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知之也。無此事焉。故不
以爲至也。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漢
書。其上有字不誤耶。余誦此節註者。曰。後覺效先覺之
所爲。何嘗明於讀書。講義耶。乃憊然遁去。吾友亦好古能文
者。蓋其時將注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爲洪水猛獸。士大夫皆
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縱生朱子之罪。謂但知
以讀書講義爲學。而爲時文者。亦以爲遵傳註必害云爾。遂
過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禮讀爲言。此二者固不知守者。

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評圓之論哉。
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
論文則非也。大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
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主者之必邪說矣。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
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
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
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黜儒陰釋之說。
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斂。不知先約

卷之十三 論上

學字可貫下說字却貫不得。○有朋句定連上節說下不爲套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尚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假若乃朋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爲修鍊之學則必有魁父之學則必有亡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文說不若朋亦其素未有不相感應者也。○有說得學字有可知之理以見不學之難亦有說得人之本不能知以見不學之誤也解本無異詞然尚微有感憤之意。一自是有寧靜之意。○人不與地位其尚不是喫違窮事。○不似本須說得不同是成能至處。○須是聖人說底道理。

讀書諸集

卷之十三

學

自可包括賢人地位若修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處上下境界今人於自處止作論讀頭次作此作彼語語不恰此作上不謂語明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處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贊者更涉。○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抑爲萬曆以來講說杜撰章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即全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脉絡蓋學字原義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三節白文句法一側凌亂偏欲皆傷位置自當以三平爲正謝有文節謹引程子以爲大人朱子謂之爲之所學末節註引尹氏學在已結以

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則學字貫通章是才義

其爲人也孝弟

其爲人也四子說假如是箇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若力字也。○得本二句是泛言凡事本字與字註云其道自生夫仁道如此生則道不專指仁字也。○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此世草木其等不知凡幾父母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連字說派至地中草木尚有一分二小先於父母面上只得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十父母兄弟意思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

日知錄

卷之十三

學

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字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是或謂務本句不連上文最難爲仁之本句不須及民物最難直是胡說謂務本句不可連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文也從上文犯亂引出務本意却仍是泛言又何曾不連上文乎至謂爲仁不及民物則爲仁說簡甚。○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語仁字也此章論主愛之理連說。○本字原有一長一爲要點一爲初始仁爲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仁之本思初初始義從說箇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說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

行仁之一事。未爲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之水。皆出于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于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者。仁民出于親親。愛物出于仁民。即謂第三坎出于第二。亦無不可。但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圖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凡事用力於本。則其道自生。又見行仁有仁之本。行義有義之本。無合一事之本。而務萬事之本。意誤坐本字與生字對看。而道字黏住仁字。却不重看爲字耳。○今之放生戒殺。皆供

開書

卷之十三

子

應檢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于此相重費。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開者。一貧寒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情收拒。益以所捐者。明捨而暗求。家庭鄰族。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虫。何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朱子恐人誤認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故引程子之說于圖外。要人認取爲字耳。爲字若如仁字說。向周偏及物處。則其義自佳。但粗見此說。而不細其義。便差排幾句圖外註。於有若口中自爲辨說。豈是

可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立愛自親始。直到時莊威若也。只完得仁者人也一句道理。就上節爲人二字。便打過爲仁意。方說得源流一片。○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孝弟是最粗淺道理。惟其粗淺。所以必要從此做起。○孝弟不是仁之本。是爲仁之本。爲字宜重講。亦人所知。但他人只在道理上論一坎二坎。說疎遠通之殊。尚有一膜之隔。吾云。愛敬之意。有以厚之。愛敬之餘。有以廣之。只就推施。肝力處。考

開書

卷之十三

六

發不立道生之義。更爲字十分體統。○孝弟二字。義本字講。爲仁二字。對道字講。仁字脫爲字不得。蓋仁字只是箇博愛同理之理。其間深厚薄凡。所以推賢之說。皆在爲字中也。○仁與孝弟交關在爲字。爲字明。則始字自明。○東曰。宋句只是反覆申論孝弟。不重爲仁。故但可虛集。不宜實集。曰實發得爲仁。廣則孝弟之用大實發得爲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精。止爲申論孝弟。故不得不實發。○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進者。不但不枯。凡人和生。定於子。○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

變時順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但任外面推行上
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其最重之人而孝弟之不可不
耳非另生出仁字也○爲仁自家及國及昆蟲草木禽獸王
者布皆有其事不待得時在位者○爲仁從仁之大處看
者重有爲字孝弟所以爲下身只在爲字中推助○極言孝
弟之量而及于爲仁其爲仁而推其本於孝弟也○時文如
蒙皇仁字以孝弟轉合其義○爲仁二字其廣設平章
協和於愛時順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
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
亂其章

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處者不肯將
字代爲字始字代不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
說仁是性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
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處者自難
會耳○上文孝弟是指成賢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處與處
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面也此爲字與爲
仁爲字虛實不時人字與仁字人也人字文大小格船不
時文每句字合爲仁即仁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

人文法矣○天下人都不能上作此是何氣稟故爲仁二
字只在上文說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後
節是足上節是開諸○務本二句單說然正是發明孝
弟所以爲仁之理下兩句合到孝弟上說然正要結出君子
所以爲仁之意○勢相爲銜連說作一意者非打成兩截
者亦非○或曰說者謂上節以實言是凡人之孝弟文節以
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關之者又謂首尾孝弟明通無犯亂不
仁即是爲仁不得便分兩項人行二說如何曰說說始於金
仁山理亦無誤但實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淺陋上節是說

箇體如說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無說得小也不
實也不學如大凡孝弟心人洗心革面非此節即根上
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近如此賢孝即不
下即上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
則不明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說氣未及故仁山便分
學誠有病至上前說成說如只然指凡人之說上節講自
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
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其大仁民愛物參贊化育你在裏非
若下節與此○金仁山謂將淨以實言後言以學言中二

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如
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
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
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
弟與仁都說得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
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上節就凡人處論倫道理
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熟兩箇
人說亦未嘗有上爲質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兩
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後觀源說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
自等言義

卷之十三

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爲質下節爲學轉生支
離於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剝肉成瘡愈講
究愈不明白惟只從上節涵泳而下兩處過文自天然合節

五言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將身字與
人對照方中窺會○不忠不孝有心憤故人事只謀事到八
九分便作此一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如鳥啄食之愛
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誠云云之謂忠誠字極難說纔
自說盡便是不盡○曾子曰舉得三省今人却替他補無所

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說而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理
三者俱是自考不向人前修飾○三者若只將就修飾過去
略用功夫者卻可以謝過若推勘到盡頭處則雖賢者以正
有不能無抱歉者矣講不忠不信不習推究到幾微之間不
惟是曾子篤誠本色正見精一之學也不然幾與那七三
點何別○三言句句纏綿向裏直道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
爲人朋友師傳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須看得細在幾微不
過如案要足曾子思誠之功

這十乘之國章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三

或欲以敬信貫串爲佳余謂五者之中敬信固爲重矣然即
作五段下別又豈有所不可乎如弟子章必用孝弟事講若
子不重章必用學字串講首章必重首節串下以爲必當然
者固拘以爲必不可然者亦拘也○此敬字不得添來只貼
事字說爲是信字又嫌上二字不得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
心計作用○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節愛二字人都
在事機法制上尋覓其下情不得不爲權衡之言但於情惠
真切處發揮當理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註中論所存未及
爲政之義時文頗吃噁心字何曾一句道着心上下一節字

便淺然見康靜簡易之風下一愛字便惓然見惻也深厚之
致○節非各盡愛非姑息○時非廢忘○楊氏論所存未及為
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為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
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
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種言外義故朱子別之闕外近
來反以此為正意將心字料細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
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弟子人則孝章

詳信二句本文無貫孝弟慈然重孝弟亦合務本之旨○象
圖書語錄 卷之十三 學而

字有分寸況愛有劑量若使與親仁混雜便成敗闕○胸中
有一篇兩篇道理一本小學意思縱發得孔愛義禮○學
文正是傳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
能圖爾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學文雖本然非小事也聖
家教終終身為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克放必有
餘力而及之耳○今童子六七歲就傅便事讀書問誦書為
何等事則其父兄若然其師長亦若然矣人村從小便教養
又安得其他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肯實一本小學下老實
教養去其一切私意出得些箇知人入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

只講做時文無論體惡即做到極處這所以要讀書事盡
干涉此為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此意也○後世小學不講
所以成材也退歸朱子謂主敬工夫可以補之然筋骸肌膚
之間終有不便習者則有遊庵畢竟費力如磨本一轍從他
前輩手尺以寸寸為數目一直上卷上去自然十切有核為
世大村今皆從牛工設庵之後動靜或生勿縱有所成亦
必假曲論因下課棟梁之任矣童蒙訓謂蒙賜公內則有正
獻中國之訓海外則有焦子之諸人之來持羅一飲食一行
坐之間皆有教法所以養成德器如出性成三代以上家家
圖書語錄 卷之十三 學而

如此人人如此焉得不化行俗美聖賢接應乎益見朱子小
學一書關裨世教不小○此章是養正說非勸學文也正謂
人生學問事皆在為弟子時學基發軔所以不可不皆備
學因學謂小小心學主人徒傷校日沒得工夫須及早鞭策
也○小學不曾教得小學工夫後來有志為學亦有倒
行逆施之苦

子夏曰賢章

易色只無形賢賢之誠不為賢與色被若但于賢賢後轉合
色字是賢與色此說說一件內兩件矣竟無一情思親托

出賢賢之誠不須更用轉台此語易字精神方透。○能致其
身是千古大匠破的語凡家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
實然者猶然其聲實世究之打此關不破耳。○雖曰二字須
居自口者他人不確之語也人走坐燕木學便有何必讀書
之弊矣苟非自實之人必具務學之心正深處其學事。○
成子昂人無窮且脚而安格致為義外道不淺矣須將子
良立說苦心補正語結出計中牛實務學之意方佳。○雖
曰必謂言所則於學者不如此是非教矣其不學也語氣抑
揚則其意自見後來教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即此是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三 學而

三

學而凡為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為支
則子見幾不免為專門之舉人矣蓋專門教人只有知行學
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
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
重在行則輕在知也飽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
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也合章而觀之可見其理之一
矣故朱子下傳學章補羅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
篤然之至正見於此也。○學問只在日用處理上游取一
誠字為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間有更甚于

落俗者其偽妄酸味又過于小人也

君子不重章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國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
云學則不訓而訓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
氣學之不足是根本小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
以見外口之不可輕視耳今人必要說君子無不重君子之
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本皆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
意不合定要與孔子切等一上以為高聖人說外而我畢竟
要說來面亦可笑也。○有友論首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
四書語錄

卷之十三 學而

四

節上事故序先于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微始微終事初學
工夫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擊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
重而老作者此是補養精訓工夫非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
學立尚自不中言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更
說不去也。○通篇重學字陳定宇說也然此是文章線索耳
道理所重却在忠信作者以為提出忠信則威暴布信且忠
信字文法串插不得游說則謂學之道以忠信為主故重學
字正為重忠信也。○朋友不如已惡其好勝喜俊日就汚下
如孟子所謂奸臣其所毀而不好於其所受教耳非謂不來

勝已之友也。○泛括敗過格言便不着病癢。知過不改其病。坐一樞字。此字講透。則勿字自有力。而改字不煩洗刷矣。○勿字如所脚之脚。正有力氣在。

學終是道章

慎終是道。原指躬行盡誠處。非泛論制義爲之禮也。○慎終是道。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道也。爲民而從事。其進退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得之辨也。○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於道。非謂即歸而盡誠也。○入孝之十三。學而主。

子所問於子貢章

五者只是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五者只在相見處。可見處。○聖人溫良恭儉讓。是何等氣象。入今人學。擬但是恭到遊客。習王公一訓。身分面孔耳。○天下終不能用聖人。而聖人誠能變化之。妙自在爲佳。○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說訓教句。正爲子貢幹全語意。令後人不偏着錯走作用。其義甚精。○步德升開而命。

以位此以聖人。謂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開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群。慎若必開政。即先初見發容。亦必爾爾。○今人講溫良恭儉讓。故作。動不居之言。人皆倒嘆。愚竊以爲不然。蓋論者之意。欲有。此五件平義。不足以榮聖人。須就上而別尋高。言。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其頭腦鄙皆可信。故必開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那君心甘開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開在此。○五者只是還他是德容。只德容便能使人傾動。不必要據高五者。亦不必更起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可。尋。者。亦無不昭然。○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斷。開。政。乎。若沾沾爲開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發點矣。○說得聖人平常。須有聖人身分在。始得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說訓教句。即無有只成衡長者。聖人豈復有夫子哉。如此說聖人。亦太低微矣。○此是

子貢推測必別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則不自覺其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以三二字對當上文最緊。○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三二字亦字與國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然而劉祖在朱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為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未得其詳厚遂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所未備有子淵而攝望之盛然二章可見矣。子貢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明細應流俗之害生故正說備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德其補其內亦字與四書章句

大學之十三學而

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貢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添看耳。○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貢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人子貢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即犯定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而之耳何嘗得及哉得字止於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而易一邊說耳。○人滿得之只在人子而上面說便如兵符到手是五德皆鈎致之術矣惟從那君德澤聖人盛德感通處實實形容註中變化有神未易說測之妙隱然托出就那君德體抑節中看真

字則五德中和氣象亦見開相矣。○題有正面認其平衍不得者若從夫子呆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於語外洗出不倒權用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先向邦君心目中有出於子貢勿觀心目中有出邦君心目夫子五者之妙語在。○映出四面貌取全神還是畫相邊事儘着神通於聖人不知端然不動此即蓮華色比丘止見色身不若須善提裁中安坐却見法身也。

父在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在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四書章句

大學之十三學而

工

句機講孝則上面說箇甚。○要知慈敬父道者不定要是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恭和而節六字盡一意意首節正是嚴而恭。○和字只在從容不迫處看非另有簡和也。○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和而爲貴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如言和在禮外則非有子之和乃禮和之和也。○只說道理之本然未說到制作遵行處故用字即在禮字內非人夫用禮也

若其有此義則下二句亦說不去。然之用自和收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賓和在矣。○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禮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幹補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關自隆萬宋以註為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為妙亦本於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火之私意而微言大義隨之斷滅矣。○不識得禮字憑他橫說豎說都無一句道着其精者不出莊子其粗則良知家說程朱之近學而已。○禮之以人情為端者如鐘鼓管籥以節志干戈弓矢以節暴。麻冕黼黻節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設之以降命聖人不放以已意與其間況徇凡人之欲乎惟其本於天故等級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即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會即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若曰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理也是以和為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異教連乘禮法名謂禮登為我輩說則直滅天理而爾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豈

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近人看禮字只以為極則故來皆不合于道。○只講禮字不要講和字和字本無可講只於禮字中見之句句講禮却是句句講和縱有意講和字便是知和而和矣得訣在此方能於立言之下具有下節道理下節只消一氣直下不必更作一轉候也。○蘇老泉作禮經論其尤狂特并錯者莫如論禮彼其親君臣父子兄弟皆漠然無情之物凡先王所制為繁重委細之數皆有妙用存乎其間如此則和之根絕矣宜其以之呈歐陽公而曰苟卿子之文也意含譏諷而老泉方自得意以謝於人甚矣文人膏肓之疾重文辭而輕義理也。○人禮乎便將和與禮說成兩片須要橫說豎說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禮是兩片故知他人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知而不曉得禮之和也。○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是以嚴節之蓋道箇禮便是嚴也。○和與禮成兩件固知和和為內而禮節為外更難。○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其居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為和其錯却有知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幾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得連

嚴肅然艱苦迺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米縷數人于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總算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仰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效其真意然非親賓友告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出狂瀉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由之是小大事皆由于禮不行是禮不行自不得通

圖書語錄

卷之十三

三

信近於義章

信只是偶然順物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于失義而義之所以不令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惟信字有得轉則言不可復之故道得徹○此語信恭因三字總要有得轉輕如困字不可便做求友有只是跡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應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彼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謂意卻說不去矣將因

字須說得極易忽略轉出不失其說始分外明切○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朋輩卑下之屬雖藉時相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說者廣○困者因緣之因其初或因一事或因一人偶然相值後來以跡跡之漸熟抑事勢之關連便不得離而道之若始之不備則終身受累不少故此兩句不可混作交友說若交友則一起便當擇可宗之人豈但曰不失其親而已耶○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舉過

圖書語錄

卷之十三

三

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觀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還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言只指則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跡跡于最輕易處說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處矣○將信字恭字因字看得輕下一段可復而字遠處方見有心處得手提耳不然聖賢斗淵水心腸身世學問豈止完得慎言動靜交遊一流人○但作涉歷世故之言縱說得極警切其着眼只在下午截使其有可以伴免違非是法則亦姑聽之矣惟講到

不真厥初進退失據難可復可宗而益有所不可或幸而不
恥辱而恥辱已有所不能遠推究至此方是聖賢內省不疚
之意較涉歷世故之言更覺切十倍也

君子食無章

上四句一氣連注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前四句血脈
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
失神矣○時文每于起于須領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定
不好名一貫頌則於好學之意失矣又須知君子之學何學
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敷衍非君
子之學也

卷之三

學而

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難認不得此處併入上三
句方有體會○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
焉正其所已得也須從篤學深苦人處進一步好字精神靈
振于道理亦層層入細○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
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有他所學何學如鄉
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
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
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謂明乎尹氏亦發
此言然則取正于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

子曰正焉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尤崇達磨王良拜
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得字顯道貫機中之流就
陽而不加止放且以全溪為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或問註有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者語則道字與事字相提似
亦無害曰註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務本
節訓仁字據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
有道固指其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重其與說也曰
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
兩書語義

卷之一

學而

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義舉
之道故註始于此

貧而無諂

正為子貢意中有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為指出樂與好禮
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指即無諂驕也朱子
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人未能
無諂驕便要引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一義其理始明○學
問中人未必無諂驕處實當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
造詣如此所以能而樂以富而好禮哉哉造詣於無諂驕子

賈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
理之工夫也。講悟境不落二氏錢路不落時神光景不落
萬理學知見方不爲。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見箇義
理無窮。作詩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兩箇通達處
著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將詩上着義理。他
人結成書所謂字結悟境大也。須步步相主步步脫却。
但說作空處超忽不可把捉意思。卽以此爲悟難錄。先師
意何嘗見在亦定遭痛棒矣。獨於學問切實處有所發明。方
知夫子一可是許其學識之精進非徒許其見解之超脫也。

卷之二十三

○斯字只說上文說往來只說兩字說坐實發悟。要理自
深遠。古寫做話頭公案。題意始深矣。○如切如磋。言學
者之義理無窮。古往知來師言聰明者之善悟不滯。聖賢
言各有所在。入人于於上節切磋琢磨。毫無實義。明一
味引伸觸類。作端木氏借境而已。果爾則是兩節惡。并作
佛意思。於子貢引詩時已說盡。古往知來之。下節夫子起
然許可不反費附無味耶。此皆前頭太高。自以爲起脫實落
寔曰。雖金正希猶不免此。引還出兩節界限。切切磋琢磨
句。爾等點古往知來何爾等方能透脫。俗之失。達。○往。

首節所論處。食富之道。來爲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
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
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
充不重在言詩也。○告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
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此章書是一師生出
一節。然須一節不關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引伸觸
頭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氣空然矣。○陳素庵
曰。子夏因論詩悟得夫子許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
得夫子亦許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精

卷之二十三

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
古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按雖然如是畢竟不同。子貢
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於學
問進取無窮。比上而又有一轉在不待竟將詩做了盡。更
不重言言詩。其意自見。○此章書是一師生出
一節。然須一節不關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引伸觸
頭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氣空然矣。○陳素庵
曰。子夏因論詩悟得夫子許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
得夫子亦許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精

矢蓋樓四書語錄卷十四

論語上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現成事。是箇句。拆開不得。層層不替。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為政有德相以。而德其理自明。若拆開層層做則。德政為成兩事。以為二字。局折。吃力到底。說成假合。并且要重德字。反重了政字。許多弊病。多在拆開層折中來也。○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他處虛字。要着力。此節以字着力。不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為政

得若云。以德去為政。即分德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難得。黃老之德耳。○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懸警喻。以証之。自以為高。而不知失語脈。且此二句全無發明。亦是無學問人。討便宜法。非高也。然要留此義在。本句發明。譬如句上。以無之下。未免滯後脫節。○居所而樂。是拱正以尊德之主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耳。非擬天下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前一大半道變正。在下句。論中見。與上句說。上下引論作記者。又不同。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為政

天策正說。德包在言內。若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相應者。言更失遠矣。為政以德。則云為德之政。不是德與政。故為字以字。都不是着。處處不可寫成兩件。○此顯真。老相逆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此意頗具。偏近理。而愈失其真。其所為德。非吾之所謂德。吾人謂德。以黃老治如曹參。○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寬。上言見諸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為德。在乎旁。非主還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

詩三百章

近人講一。則離却思無邪。似別拈一句。亦得。思則環却無邪。似凡言思者。皆可以證三。自講思無邪。則離却一言。以蔽之。似凡思。本自無邪者。認其行出。無以依註說。為平平奇也。○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學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為逐章逐句。

解脫法門也。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是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又之題外。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每惡切宴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說。武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難却。語言文字立不一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通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昨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亂夫子已明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教更祖述其意。猖狂滿紙。謂既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稱涉情。或即為淫。秀使聖人經世之典。難以肅。謂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範。講父兄不投。故其詩解。一以古解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濮上。東門之墮。漆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肅。謂初學死之。謂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略口而教乎。至要朱子為高。更成丘家。而以于。直于。良。孟子之言。詩為斷。夫說與莊詩不同。以說詩律。莊詩此所謂高。更成丘家之見也。是如教言。則不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則通足矣。又何必說。

古序以為左証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剖與二氏。自牛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判以授二氏耳。蔡簡主人民惡其上。其悍妄一概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教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務圓通而惡切筵。正儒邪正之。亦不可以不辨也。要之詩之緣起。原從季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聞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誨。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論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經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說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殺姜氏。會齊侯之文矣。近人但取悟要之。尤可言也。至謂悟要。子截即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矣。然而詩悟要。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來語意。一變勇善。略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廢刑政。故於問外。說國謂德禮中原有刑政。聖人只為第一節專用刑政。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

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譏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必須平刑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為妙。皆是胡說。見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合翻起來。正在下老實處。論辨則絕不存此等鶻突見識。乃是○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則然分明正微後世持衡者知所趨舍耳。如何偏要兩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為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等議論俱從小人的大流出。非小小語病也。○看朱子則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為專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免五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為政刑也。○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耳。若講做政刑後商賈變計。直是可笑。○此章原為治法分辦本末不重責其身。若止身而民化又別一話。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意。但德道齊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爾。爾亦在君身行事。自問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固字又字。

大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原。正分本末輕重說。非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齊。道末。又須禮。齊。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為政。明之本。分可之德。又為齊之本。而齊深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齊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者治國亦必身自行之。此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為不同。耳不可因伯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此章政刑德禮俱要論到極處。政刑之極至民免無恥止矣。德禮之極不至於有恥且格不止也。若二者俱只到得三四分。五六分尚未見得。故說此章書。只要將兩節精神力量各寫得充足。不用交互鈎連。而自有銅山洛鐘之應。是許○三代以上為惡之人亦是有恥。三代以下為善之人亦是無恥。故恥之一字乃所以為善之根也。人惟無恥則雖忠信廉潔。終難粉飾好。只是飾詐長偽而已。此等人不惟為聖賢之所棄。惡。并且為老莊之所排揔。然吾謂老莊之學正坐無恥。彼其言任真率性。似為卑鄙。一切然非將先王道德齊禮亦視為飾詐長偽之具。充其說。但要任真率性而行。不必問其為善。

爲惡所爲並決其藩籬而去之。非世俗人遮遮掩掩。面皮上些微未盡之恥。掃除無有矣。後世之民。畏威遠罪。只是一箇免而無恥。其士大夫好爲高論。又往往一折而入於老莊之無恥。天下幾何而不皆爲異物也。西漢之俗。最爲近古。而不得復爲一代之治者。老莊之說中之也。○政刑德禮本出一原。然此不必推說。時文每將刑與德禮。有謂政刑亦本於德禮。有謂德禮中亦有政刑。又有不可歸壞政刑者。皆穿鑿也。政刑德禮固是一本。用政刑與用德禮者。判然兩途。固不可得而牽合。亦不可得而割裂損益也。是詳

四書語錄 卷之十四 爲政 上

吾十有五章

六段血脉。脈貫方見聖學不已。迂而有迹。境六段亦就中。看出箇大節。候耳。不是憑空過却。十年忽然摸着鼻孔也。○此於學三字。折講便有兩折。學字實。尚可。有以志字實。自屬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成知。欲那一字。不是心耶。○工夫喫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以此想。亦落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實去用力。○經一節矣。於前三節。正工夫字。應以後只說。飯前。有異方。有議解。○是先有這件。工夫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伏本。耳。若先不認得這家。

更問甚來歷也。緊貼窮理盡性三義。推出知天命來。方甚實。○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道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於性天合一。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放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說箇不踰矩。可知。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忘。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制。

四書語錄 卷之十四 爲政 上

即程朱所謂主敬者。若只做得從心所欲。候便本心之學。是聖人之道。○于最厭近人講本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金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歲。去尤可笑也。須說來。地位。高。聖人。數極。平實。乃合。○此章之難。在逐段。要還他。切句。早。到知天命後。尤難。語愈確。切。則自學。上。甚。到末節。無可去處。不得不死矣。○此章是聖人。自放。放。難。下。節。要說得切實。切實處。須見得聖人。公。上。高。尚。妙。處。又須。得。語。氣。尋。常。數。者。聞。便。不。成。此。言。說。語。○聖人。終。身。只。得。二。箇。學。字。教。作。止。是。學。中。境界。若。以。下。將。下。半。截。逐。段。教。指。理。

似孔子淵無甚事倏忽過却十年到彼時突地如此須處處
根定學字幾見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
發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耳。知行分說說本朱子然朱
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力行而以知爲重正本於知而以行
爲重則知行原十分分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
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不感如今耳。觀言知之
至從心不論短言之至是不待耳觀是知之。若依此立
局宜不感如今耳。觀三段不刻一條而以從心句另結應立
字爲得六十七併說知行皆純未免蒙混大要總之知行

論語精義

卷之一

爲政

大段難分在朱子各問則爾在夫子口中自己分疏更覺
口。道理曉然節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
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念換着鼻孔又道鼻孔
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
行大做。受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
時之自自轉。此章所難以夫子口氣爲自己地位道理
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讚頌所以
難也。多少節候須停頓曲折寫來只是。義穿下蓋其大
學功驗如此聖人只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

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聖門
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人猜着
着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幾
年卒以學易活到老八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
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歟曰生知者知之易不爽苦如斯
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一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
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緊要心通處不
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
悟哉。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

論語精義

卷之一

爲政

言若說聖人有造作謙便有弊病况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
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幾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
其生知安行于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他
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敏而不傳而
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
爲天泉證道六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品頭爲其次立法的若幾和
根人則心忘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如能
之。聖人有兩道。既有隱存示耳聖道決無可疑

父母惟其疾之憂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歇後語。其辭氣極清極冷。惟活也冷也。縱刺人人心裏去。若輩作孝順聲口。而夫其神理即死句下。

夏問孝章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捉摸。可捉摸。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齊之齊。懷有齊。懷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難處。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一

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根心生色。不假親。則真朴者。其色無難。此又有說。溫實忠厚夫人舉此。則訓曰。性急人烈烈。亂亂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且慢。且慢。氣質使父母難。高性慢人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它。徑出之所傳。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厚力。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吾與回言終日章

終日言正見其言之多。如愚不愚。緊相呼應。呆看愚字。如犯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反與下段無情矣。只一如字。橫畫得活。而愚神理皆盡。○私不必定是一室靜處之時。謂日用執事。事無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則其意却夫子所言之道。發大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語意。詞不是。輕可詞足。終正見不違中。熟讀之妙。非兩皆也不違足。發分貼知行說。○書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人拋荒此四字。但摹取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一

如愚不愚。虛神於聖人詞氣中。添出許多機嫌。故作如百矣。彈詞說古今。則刺相似。豈不可笑。上截實說不違下截是實足。愛如愚不愚。只一二語。點過。方稱服高。手老。○此書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爲老氏之虛德。若愚以足發爲衆妙之門。而全林去動靜靜然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肯肯。反不獨此一章也。○不違如愚。註云。點識心融。兩處洞然。亦足以發。註云。動靜點點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明是一局。知一屬行。地文只於此處界限不清。講到亦足以發句。仍是情境有餘。

昭靈靈物事隱現於日用動靜之間此卽傳子淵之徒所製
鏡光黑幕之象耳與聖賢道聖不知隔義由向也知行分界
須的確不易方得

視其所以章

凡人情偽自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見神
滿顏之情狀其這箇如是非爲末世好喻而聖人爲立鈞距
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一事而以
由安肯肯於義無惑然此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
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詳

觀書集

卷之十四

爲說

止

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聖也○或問朱子聖人嘗不掩
如此若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
人也着甚應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
朱子道得實知人則皆惟帝其難之庸泰明試三載考績聖
人如何委曲周旋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
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聖人只論觀人
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視觀察者雖有本領原是上一節
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闕外蓋不見此
理但謂視觀之說人自私用智之術流爲權權作用

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解極精到處正是極處
厚方見聖人成已成物智以行仁之妙于程朱所以註脾之
意亦許君親見矣○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
原不爲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
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二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
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論故而知新章

觀書集

卷之十四

爲說

古

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
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
也猶之看香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
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學或得同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
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
記問之學無得於心有積之近日秀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
書白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
一種無完博考講章如所謂家存淺遠言以至於大全則自以
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言不知其所歸所謂家存淺遠
之迂說大全之駁駁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爲故而不知新者
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雜取傳註如袁黃之改註焉

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義等書此又以誤妄爲如新而非
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義
記訓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
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
內知之者原只在溫之內如時人所云則當云棄故而知
新矣豈以爲離溫故而求新乎今日之新明日即爲故豈可
以新故分物與心形上與形下乎○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
有此只作一節有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爲實母

君子不器章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爲政

上

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
耳無所用者且不器也君子有特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宜
大明刑之事以專人然而不器也器字看得高一步則看
字字分又爲然然則舊日古聖賢豪傑有許多種數許多
等次各盡其於中故能發呈如此不是空說子語強周旋器
字一番便說得君子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所謂不
器者只是體無不具用無不周○行一善之可周而已若
做兩事相礙不得東用西更如說上九其自里之才即是器
也不器論得冠冕淵大旨固非然謂然物外始能用物如

吾人徒以風度意趣和語此又是老莊做玄與聖賢道理不
相涉

子貢問君子章

子謂此節當一串說作言行分講便疎蓋行其言三字拆開
不得而後從之是合上節非對物語也古人大都分講亦是
相處○其言非自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段其
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二字拆說不得提其言二字作主而
以行從分看先發其意自明但將言行對看便失之矣○其
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說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

四書章句

卷之十四 爲政

上

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
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
故此他處平果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
從之四字都無着落○實之是從其行非從其言也○其言
非言也從之○言月○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
後言之意不可因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
言在方去先後從其言然從得○言先行後言論不先
安頓得其字在前便先提其言字後出先自亦恐不着痛痒○
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到子貢前也看下列其言字則

言之理已在前列。從言字轉出先行來。意始漸淺。人便只教得箇先行後言而已。○抵足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發大。事分言。完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還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斷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木搬柴作用。言足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雖分輕重。只爲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而後從之。是

明言言在

上

創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先行何卽落實其意。其言非泛指。說卽所行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亦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併與別章重行。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未聲。此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君子周而不比章

萬曆以來。門戶之事。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耶虎子問。門戶要人於東林。卽公曰。此君子也。將薦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謂之天下。謂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不

見此矣。如念臺先生其盛矣。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學而不思章

學謂講行之事。凡一技一事。皆謂之爲學。是讀書不過其中一事。非全。只消讀書二字。盡教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好。遂謂學足以欺誤人。此自己見識短。卽反透了道理也。卽就讀書論。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卽應極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著不思。則連此事不待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耳。

不學之十問

由海玄知之章

自欺之弊。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難覺而慢盛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未了補同道哩。如此入正而中講。覺多一轉。且是字語。較較後。然人謂不補爲高明。又降所設。版莊之論。先聲斷然補出。作四層洗發。首句空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文字中所自有一層。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皆後司來兩知字。通

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已見地分現處
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末六字字字不同中二句平分末句
轉側不知何須得注中強不知為知及雖或不能盡却之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不得
為知為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以不知意貼入知之不知
以即此是知意貼入為知為不知方見細審○知之不知是
不自盡處為知之為不知是不自欺處○學學說却便指義
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
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如其不知而肯終
四書書錄 卷之十四 為政 子

安于不知者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滿闕是知中道理
非于是知外添足是也惟弗教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
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
體有礙此良知家之情也故朱子能主誠誠誠集註由此
而求之一轉而求了凡盡數謂格文不依註千古絕唱後之
說書論文者盡遵本其說本領一言不自知其體騰流轉于
狂禪而高語清實謂學問如此可哀也已○講章謂子
路以不知為知安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偽為知之此却與
注意不合蓋好勇之性有所見主張則太過一冒過去

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為迂和那知處也
不知了証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
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說在一陣字陣者不自之自欺
強以為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細細之分然總為自欺則
于理蔽一也對針子路自矜自恃是說便令大旨尤得朱子
引証之義○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下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
之蔽也語氣最緊脫離不得○知其為知當更不感知其為
不知當更求如此方是是知也實緊令人但謂當下以觀不
昧纔是真知若其他研求探索皆是知之餘事此等議論最
四書書錄 卷之十四 為政 子

誤學者令人只在心體上講認全不講得真實下手工夫
如是以為知則天下之為知皆成易而亦不少矣日然則當
下不昧不便是知必尚求知之後方為知耶日只看為知之
為不知兩句何等分明何等吃緊此豈更不求知者乎蓋求
知之事雖在以後而所以必求知之理即在此時是知也一
句雖只是就當下不昧處指點而所以求知之追其審端用
力之法隱然即在言下但謂爾然一照其知已了則不可耳
總錄人特兩為字輕撇過去便看得兩句都成空明是詳
子張學干祿章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須從末三句則入則意思緊拍若呆板呆講筋脈盡弛緩矣○言祿尤臺一句正說之也試問千祿學千祿夫子以祿在其中引之如何反作無同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實之雖看兩則字如何鄭重于張才商務外只看得行本自緊夫子言實尤極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字字容易也○言尤二句亦腹上起下過脈語然而有異凡過脉即上文差迷無層大此却與上有肩次上兩字字

讀書語錄

手

言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詞也此二案字是果成其為寡○進一步明此則寡字自然着實而虛位亦校乎有餘矣○京都放開調去能收攝入裏今千祿入無站足處方知寡尤極二語語正是難詞不是容易幸詞并不求自至語不消輪○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道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審則一也說君子則底只有自修言行工夫在中言外之意方圓正是千祿對治方藥○古人鄉里里選族說簡言行如今秀才結社却是假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耳

款○所謂祿在其中者只是其理如此耳非必操券而求也○言寡尤三句正言祿之不必干非告之以善干之道也如謂寡尤寡悔必無不得祿之理如操左券而取此與今人念感德而自功過檢而求福用利發者何異凡言在其中者如云有是理而已矣故○言須祿則祿道理方足若說得整整可操其意不過欲款動顯孫然於理不無滯礙便非聖人之言矣○聖人云樂亦在其中可知學亦不必說在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只就理上說不論特節因緣○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

讀書語錄

手

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干坎塋枉為醜文而不售于場屋者不知凡幾也○哀公問曰何為章舉直難諸諸枉吏難唐太宗雖能用王魏而封德彥諸人不可黜也○只一服字認得真纔舉直錯枉天下莫不以為當然即此便是民服耳若說到從此朝廷清明宇內治安而養生戚被其澤此又是舉錯以後事當勝之民手加額尚未計及也必計及此而後欲呼贊頌此甚微也○言也非服之謂也且哀公雖問如何民服其實亦包一在內意

朋有權術以震懾之耳。不知幾用權術便是把舊放火。做星
運禍觀五格一言。輕浮淺躁無幾何而即有操邦之事矣。唐
憲宗時河北強藩猖傲。辰似乎不可化導。然朝廷舉措得
宜。無不拱手聽命。公若能知此義。焉知三家之不可帖服
也。史評。公。則疑其或有違道干譽與大權權立威之
法。純是一片私心。人子告以舉直錯枉則民服。端本清源。仍
在君心好惡之際。純是公理。惟其舉錯至公。故能使民心悅
悅而非有違道干譽之私。且使民情震懾而亦非有攫攬立
威之術。此三代聖王之治。定非管商申韓之所及也。並評

讀書語彙

卷之一 四 爲政

三

辭之以莊則敬章

同一物也。但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
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篤重在上。教忠以勸。就事
于言。之耳。要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威必有應。只要點破。
子私心若謂讓請功効便是巧于計較者也。孝慈兩件須
一齊有。民方忠于己。朱子說如是。非臆說也。語必針鋒。子
方見精細。舉善而聚不能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
蕭蕭非爲教而聚也。

子奚不爲政章

武謂文公幼年孔子不仕此節是孔子微辭。不知聖人無
辭。凡微辭皆至理也。陸子靜少讀伊川之書。便覺其言似
我者。使孝友之理明。亦似僞定公與季氏者。則雖謂之微
可耳。然則作父者不必顧其爲微辭與否。但當極力指明。
友爲政之理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章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
緯家只見一處。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如若衣與
此等識力。可斷麻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讀書語彙

卷之十四 爲政

三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舉求其變。知往
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
遷不重損益。可知二字逼他前知。

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忠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不知之狀。又偏要在義上裝飾。
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將
利害明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天章樓四書語錄卷之十四終

論語上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齊操等不同。孟子曰：「執權重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驕恣，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季氏族於泰山章

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亮商之語，故只在能字中反覆激厲，弗能下再寬鬆一字不得。○能弗能只論得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視虎，則書語錄卷之十五 八佾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爭，不足故尚高。雅厚以天下本無可爭耳。○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提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客揖，還意思一串說下。○無爭句要講得極純粹，其爭句要講得極自然，方能活潑。出一箇君子情性面目。若但寫作「與老和光」同塵與物無競，非轉難作塞，或故為拙行，則渾吝之私積於中，機權之用雜其內。與君子付無交涉也。○正要在下四句中，同繳首句見。

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盡耳。若只泛泛說無爭，下四句畧點便了。此是萬層間條法，其論似高而實低。

子夏問曰：「巧笑章」

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從近斷為字讀得重。本章是因素為淘子夏新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為物。此所以起問也。○此與無庸相和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後熟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是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為此章夫子之公只謂明詩義，至于子夏方別進一解，若徒取庸對之工，子夏

論語語錄

卷之十五 八佾

二

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用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解於詩哉？夫子忽過之，猶事笑等句，正可發笑。須知機鋒是素純，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放子反就機字，語出禮意，定因論詩而知厚，非實發厚，庶不似袁黃詩外別傳，牽亮近頌古機緣作孔門說詩心法也。○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一著高解，便入老莊，豈為我輩說耶？只此一句便是應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能悟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為非禮後矣。要知後字是直禮之義，不是薄禮禮後，是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水有文自然之理，正見

之精微未嘗以體爲忠信之薄也。當普會特詩禮組合固難
覺然。然單講善格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禮後句見理
儘高。故聖人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
可說。體可不必說。體聖人豈樂許之哉。此禮字只指三千
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要解禮字。請入拈微則後字說
不得矣。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極
到禮後屬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
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爲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
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爲本而禮
則書之。不卷之。子夏人稱
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兼
薄之去之也。緊緊根住素絢句。方見可與言詩。聖人正喜
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發
句別字。皆可以得解。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鎮州羅面也。
惟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忽與有會。故夫子許之。可與言
詩。只爲其篤學能通格耳。結無禮字入詩。便是家伯。要關
切于夏亦須見子夏長進一格。故夫子與之。子貢于夏
兩許言詩。案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
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

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護守。雖婦應對下學
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今人單發處一箇悟字。縱極奇。盡
恣都落空際。要之聖人有取于夏言詩。正爲他禮後之意。發
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
詩。不是空拈悟境也。詩之教與他經不同。兩類旁通。章
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
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
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因
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
必無言與篤實言。甚於類悟之理。若錄後儒之授受。以由
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得傳于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集
不以詩教傳詩說者。必多遺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不
焉知下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
則後漢書已明證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
傳亦托之于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
心自非從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
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深永。意蘊處處
達。其一如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有詩

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教人省悟二音門戶似別然皆以清
心玩索而得篤實與清悟一也皆後世所無大意不求甚解此
習性粗疎自托高致豈足語穎悟之謂詩哉近人爲經學文
務爲穿鑿牽聯杜撰之論以斷古人成說爲高如鄭玄季本
之流而六經之義既又豈足與諸子之義爲高如鄭玄季本
之義爲高如鄭玄季本

禮記卷之五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搜及大綱
目皆有標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微不信耳有聖人於
文武之道尚日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夫子註道字爲說
四書章句

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髓聖人自點言之亦非贅不
賢之所能識也○三代之禮各有不同周雖盛於二代然
有不能沿襲處非必文公集二代之制取其所以爲周
而其所棄置者皆精粕與蠹蝕甲也果爾則夏殷之禮周公
既已棄置之矣孔子又思從而微舉之豈尚疑周公擇用之
本精而欲重陳其舊否哉惟夏殷之禮自成一家之言故有
志學古者不可不講但言只是言其大義其度數器物欲便
之確然可徵則非文獻之足不可耳足則能徵他人皆看作
反跌語爲紀望之辭須言綱舉放失庸政足乃更得低微

感戴之神○夏殷之禮夫子皆能言之但祀未足徵耳
使祀未難徵而文獻尚備猶可有爲乃無如文獻之亦不足
也文獻當在祀未之外有謂即祀未之文獻者誤也

禮自既灌章

魯祥錫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傳大
如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爲非據然魯晉頌之辭未可謂盡出周未先秦也
日施之周公之廟猶日報功施之魯國雖平免於僭矣其說
較正

四書章句

或問補之說章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責矣歟周公之責其非伯禽事可
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臣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歷難解重點
以釋之後人僭禮而姑托之成王尤天下所難言以此看明
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若辨駁祀祭考雖極精
核是爲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棄而不問則所云知說元
斯者又何謂只作語與天下交關厚薄祀來潤遠到合道處
仍是不知方得委曲神脉○中庸之難明長就道經上說此

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禘意故中措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而半只論禘理後半截方射魯事乃得註中而又二字轉意即禘事亦不指禘但就天下二字中擊刺而其意自見始能傳聖人不欲明言之隱○既曰不知矣如者之於天下觀章却從何知之故知只是謬言耳他人從不知轉知說真知做假不知觸手成禘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此段義人所解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此段義人未之發○若說作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之意義亦其明但此是能行禘者其於天下易易也惟即在禘制中推明其天下相關之義方切如其故諱○不王不禘之法又禘之所當諱是此節緊要關目但不宜於夫子口中透露或須含蓄則可耳若斷論開自不可少時人或以不必帶說爲高吾所不解也總之凡事不欲行是非圭所稱殺之見耳○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耳○中庸之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替禘之非已懸然言下

與其煩下處章

世道衰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通極有主意極無主意總要在字中看出他處單字此處單字實他處是儘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何爲也句隱而顯不然句顯而直

周監于二代章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鑑于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古武之時之文養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士正謂周制本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人

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此節周字專講解之禮義泛論國家治尚也近人云政云法音體突其疎一都都乎文法至總形容周禮之美拆說不得提出文字重講其厚二中庸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都都句來其數美無處着不信之意其詳三○病在誤看文字是忠信文之文若通節專論又者亦正生不看得註中禮字精確以文教文等語說皆從此生既以文字爲忠實文之文則以忠實出文字正合監二代何名難出知文字是周禮實詞忠實二字自無附文字之解矣聯講合綱則說者之疎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兩向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實文
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贊
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
位當從時王而不常反古也。以忠實較論周文其病只坐誤
看實了文字爲忠實文之文。因監而得文非監二代之文
也。○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無窮。則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
之意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于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合此
安適哉。文是贊文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
非從王制也。○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
因習善舉。○卷之一王八節
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處。通此先
夫子從周純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
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自古一代文於一代。至周而
極盛。○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
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達意。○周家積累既久
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
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直探取監字本原。爲
向來所未發。若但如庸說。則泰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廢
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

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先從周字作主。校
發監字。從周意自然情深。○夫子所云百世可知。只是殷周
於夏所損益。周因於殷所損益耳。○邵子一部經世書。繼不出
此。固積矣。○天地之數。自無而有。而有者不能復無。自有而
闕而闕者不能復有。於循環無窮之中。却又往而不返。仲呂
以下。再生執始。雖是黃鍾之位。已不是黃鍾之數也。但其間
必以漸其積必有因。所以夏商之文。必至周而後盛。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周是聖人制作之善。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
○纂謂美爲之前。聖美弗彰。莫爲之後。聖美弗傳。天生聖人
四書善舉。○卷之十五人節
又須適當其時耳。制作之事。夏商之後。繼之周公。集其大成
而制作於是乎盡善。學術之事。周程之後。繼之朱子。集其大成
而學術於是乎無弊。故從周非私周公也。尊朱非私朱子
也。小儒自無所見。徒嘆嘆耳。連評
子入太廟章
陳司敗議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
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重任
以惜之。或議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周公作者之聖。夫子述
者之明。正是禮字源流。○聖人問人非議。多引過克言。獨

此教然直任非自辨知總辨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邪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如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於私欲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此是天淵○言舞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來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灑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

四書書象

卷之十五

人論

語氣便揚調過失聖人意象矣

射不主皮章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原有備武射在但先王之禮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禮射仁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即是尚力主於中德即是尚德中德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為德使中德又貫革先王因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致心勝而射

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若後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解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誠見便高要知聖人作孤矢以威天下便是為力看王者極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盡力而中原塗炭初尚德之有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書布非其皮去之耶○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人何故製此不釋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可悟井田封建古

四書書象

卷之十五

人論

聖人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不主二字一以書武衛

則授文教兩義須備○看來此章正意專在周衰禮廢列國兵爭故夫子歎之不同科意却是帶說今人貪在不同科而生發議論遂使感歎正意索然惟專在尚德尚力處獨深全古之嘆乃為得解○最可笑者謂先王欲使人人能射則寓武於文化弱為強有無數妙用在內此是崇顏年間秀才戴將巾談經濟語豈可以入書義乎

子貢欲去告朔章

記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字三字惜其

無實而妄費此注之所以不可見也人無料子貢欲去勇則
出一種深心偉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說而論者反不知
後世之應攝耶只照註解何嘗不苦勸○羊與禮不是兩件
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即任愛羊上轉出

定公問君使臣章

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魯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
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
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
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天侯九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五 八節

伯事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直
一命以至卿大大又何曾不分體統也○禮字緊貼使臣上
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
工夫此是推上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
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
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
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佐曰
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
而其通降相去止一閒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

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
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
不能攝也則暴戾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
隔絕君不知禮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天命也天
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上又加聖之當然四
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盡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
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天為生
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是親近
舉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五 八節

可復見○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
以後復蹈秦祿禮數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驗而
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
述而求精微者儀節之禮非禮儀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
易道雖理而肯心亦良知家言也能說到粗達處方是禮忠
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
看得禮忠好○若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既以辨上下
定民志○無禮則君已自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
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即天秩天敘天命天討

無非天也。從天香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爲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修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爲奴術數爲事。尊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術數之所

習書香齋

卷之二十八

七

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據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恐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避不得耳。○以行道盡職。無欲不欺。職忠字乃見分寸。○忠不是講報答。自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分卽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僞而心真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忠正在致身効力處。

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

情。情出於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從來不會此旨。強攷傳註。至如敬業。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別宮人。誰與文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卽其言刺之。雖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逮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者乎。讀此自知註理斷不可易。○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臣荷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微

習書香齋

卷之二十八

七

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又甚矣。○哀樂猶聲也。所哀所樂之事。猶聲之有律也。天地之聲。本自無窮。截竹吹之。道中其律。人生哀樂之情。亦無窮。各以所哀所樂之事。適得其宜。而無過不及。謂之中節。如哀樂本該十分。則十分爲中節。若只該得五六分。則至八九分者。爲過其節矣。如此講來。亦有推廣之義。○樂與不淫。哀與不傷。有相須之義。小序分作四件。夫子已嘗辨之。盡樂之至。便易淫。求之至。便易傷。凡事到十分。滿足處。不覺有病。直無可如何。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到

恰好底田地便自然有節制無分毫之溢此非得性將之
正者不能也而節而字須領斷看意遠方出然又須一接續
下方見得圓融詩人漸成文工之化從性情中流出自然無
過不及之弊非有所裁制削其間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壺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
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
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器
九合只是器小幾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一事一節上

知者章

或人以爲知禮爲器小然其操議論曰夫子但言其不備不
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備不
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備不知禮之人而其
器則大者也○不備不知禮不是証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
事○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倍而其器
量只如是也○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
見其器小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套或人却是隨地游移
因器小只儉固不儉曰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章由
已不暇顧毋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備不知禮者

從重利斷中公案○器小如此益之類生來受得幾何過此
卽盡矣卽欲擴充亦不可得惟有養彼更進耳不儉不知禮
雖謂卽此便是器小究其所以器小之故不乎在儉與知禮
也只得小兩字夫子既已明言但或人自不解節節沿襲耳
時文進謂夫子未嘗明言不須說破將以聖人之言爲藏
打謎子吾謂非不須說破也不能也○或人只認差一
體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特不儉爲知禮耳由夫
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應言之管仲
僅知禮細玩然則字字口氣彼尙以爲未足擬仲也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子語

子語魯太師章

夫子六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云固
是如此○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俗
習之而不明其長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
是上律還宮耶○此書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暇得學者之
所以然揆之不換樂仍是浮詞亂語會說眼障總無精切之
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司所造雖相傳以經學古樂爲
成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爲何物
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

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聲。其聲音之理終不亡。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樂乎器而實本於理。和之則歸聲，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故發論宜分乎精粗之間。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學者器之聲也。音者聲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音中所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此音一義，斷其節奏。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五 八節

無論律呂即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少焉專轉。既皆於度曲絲絃，無解各均旋宮自旋之度。牛樂蓋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戲呂。今樂猶古也。惟樂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懸空說理。故樂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情無明美習教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還。

一子謂韶美矣哉

韶武軒經，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兩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索性放肆妄論，亂說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癩塊耳。若能照註實為，是少快當。性反諫議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足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獨別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假使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舜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聖則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其樂，自四書章句 卷之十五 八節

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未有過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不說堯武王方是，雖不體諸聖人微言，闢發則有陳處。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氣功，舜武之功皆過。故樂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堯舜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林選德時又是俗見周旋。所以美善盡不盡之說，只消註註論明足矣。必要於此上更求高一層，遂將註意撇過，到底推究下落，不是高一層，反是低一層也。 卷之十五

不仁者章

余嘗見畫工畫師之最高者雖畫無象物無不肖不足以敗其趣。然則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況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為耳。聖人下安仁二句止為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不領。仁安知利自全其小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利字有深知焉。好朝夕責備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之義。○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謂安利入主。實與本指無涉。然其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

雅仁章

能好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天下為能也。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惡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義。○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並無私心只說得仁者

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謂理在誰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連人服亦無當。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能字講到體用。即與仁字皆使講到功

應上。似乎能字盡頭。那也是外面一般。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虛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遇也。天下頗有好惡難為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會得能字。此足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雖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為智勇矣。○老氏之道德必為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成絕倫。理其真如是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克得好惡之理。人惟君子不特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有壞。但好惡原從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幹義作用。此却

正是二氏之至極隔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獲和多失其富好皆惡之理情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發著作用便是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緣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舊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白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聲也好人惡人天下擊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典不能則有間矣作此節者當做能字不可但挑惟字做能字則惟字只去挑剔惟字則能字全無道理矣○無私心而當理無私

留書影錄

卷之十六 仁

三

心尚未是能惟當理乃能也然必無私心而後能當理彼能好能惡必屬之仁者天下固有無私心而不必當理者究竟其本體有礙固未可謂之能然如後世英明之主自以爲能好能惡而心術未純究其所謂能者亦非也惟能字辨得精斯惟字跌得醒

富與貴是人之章

不以其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貴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事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不處不去筮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僞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白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僞而巧却之事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僞態尤之意渾然得得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行齊故此章復外邊說人內人於立身大段毫不含糊分明立個界限一處

留書影錄

卷之十六 仁

四

心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後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荷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腳跟一鬆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練小節者矣○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澁只管把道理能與來與我若放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要瞞其跡以得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婪見知家之於

儒者之論。深爲高要之食。處虛偽。固不足與言。通聖人所見。言正爲不食。處不虛偽。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處虛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街背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近人看此。書正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惡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其仁。何也要之。近人胸中原奈。何不。下

諸體名。卽實也。用卽義也。若難義而言用。是爲作惡。難實而言名。是爲作偽。作惡作偽。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欲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成假說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傷聖之責。如此。不可不戒也。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惡。則若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卽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脉亦不厭欲。爲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卽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歸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腳跟住。下面工夫。一步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若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取舍存養兩節。多融化不合。或反將存養。打歸入取舍者。只是心粗不識得仁字也。近人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便弄做仁。便最不達仁工夫。何曾恍見題景。人看得首節粗。後二節細。

必聚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阿經古人至其趨避利害。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謂者何事也。○終食而正。是言二字工夫。非讀書子也。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爲功。義更分粗細。不得。○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卽易忽處。向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四書語錄

卷之十 大學

上

此見處實貴去貪。處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舍。遂次。顯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存養之功。似說得精。取舍之分。似說得粗。時文極意。轉說不通。粗者更說得精。精者更說得粗。兩者俱成。不慮地究未嘗得其把柄也。○無終食之間違仁。猶云無一刻之違仁耳。不重終食之間四字也。時文云。於此而違。則無乎不違者矣。於此而無違。則無乎或違者矣。講來竟似儻獨工夫。便非只看註中言存養不兼說省察。須知此節。語氣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同。是無時而不然。若謂於終食之間者。力卽那七日三箇難也。

終不謹哉。○將富貴。貴處有做重大面。以終食違仁。作小者。有存養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此也。○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者工夫也。從無前後際看全身。乃是法眼。○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食禮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無違是用功處。○終食無違。猶云不須更難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終食句。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及精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美微之去仁矣。○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慎。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覺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精嚴見矣。處都到矣。○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是修飾補漏。頭出頭沒境。外也。應從反面托正。而文宜正面托反。而○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授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開美也。○當時諸名

卷之十 大學

人

士讓作用看得高貴貨錢至重不虞不去。雖遂謂無違仁也。只是守得此節便是。然終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爲粗疎。○終食節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盡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終食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顚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顚沛等字看煞了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龜作生安一流。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十

看固以次節爲學利末節爲困勉。強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極近似矣。而以天下安勉爲首。仍是錯錯。只以成德用力分界而重人望人用力至成德處。反纔只是。氣不作人物品數解。三未見而曰各出而一種。顯見神情首尾連綿分而不分。斯爲得之。○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本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疑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一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

人三字安頓三節未見。覺的確清楚。○上節言成德下言用力。○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己。不是生安自勉之謂。說有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朱子謂無尚二句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其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當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會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足者。乃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十

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視下節好仁者惡不仁者。思可見。○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有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用力力之盡不是解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處。惡與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卽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

至于使加即大學之知惡惡矣。知好惡之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人推好惡之原於仁。不知好惡之原於智。從知字轉出誠字。見地方極高。極實。極精。利仁看得真。則戒德自不混入生安去。成德說得着實。則下文用力亦自關通矣。○此好惡字。指定在仁不仁上。折開專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事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謂也。人誤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上

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遷。不知幾州錢。錯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仁本無尚好仁。誠真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三箇未見。惟前後是實說。未見中節。我之未見。只當得成無兩字。反言以決其力之充足耳。向來平排三未見者。固非然。但將中節未見說實。如云用力而力不足者。我之未見。則已侵入末節語意。末節不幾爲蛇足乎。時說遂謂此不過繼足中節口氣。吾謂非蛇足。乃贅附也。建註○末節謂用力而力不足者。道未之見。是

一層語。○蓋有之矣。天下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見。其有耳。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世間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知其不足。今世無用力於仁之人。則亦安見其有不足者乎。述評

人之過也章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無感乎其文離索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是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里仁

三

此旨添出許多。略述原心閒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從見其謬達也。○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肯也。或曰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君子之於章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道不與子張同仁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生。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

知財處事素三杯酒。武無謀一局棋。不足處。任運只是。完他個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此義。大足謂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譬如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若兩。邊混併不得也。○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誠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箇格字。而智附之以見。然恐先虛其心。無所統。帶。而後能辨擇。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融化。而釋為極。自晉人務。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六 里仁

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終。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故須於面而道。理。說。之。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此本。王。本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義。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欲。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無。它。猶。是。中。新。建。之。弊。也。○其無適莫。正為義之與比。辨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務。要。看。得。兩。邊。分。合。處。皆。盡。方。快。○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

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覺得無意。而自合。離化而無迹。尋。正。與。聖。人。之。言。悖。矣。○有。謂。無。適。莫。即。是。義。者。有。謂。無。適。莫。之。見。則。適。莫。亦。義。者。固。屬。胡。混。然。轉。折。處。太。離。絕。截。然。寫。做。兩。處。境界。亦。不。得。語。氣。○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為。一。此。之。謂。比。人。因。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君子懷德章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六 里仁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為君子小人。○懷。之。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將。是。分。曉。精。詳。懷。是。起。心。發。念。在。此。歸。功。於。懷。備。方。是。儒。者。所。當。上。語。

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具一爾。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放。利。與。貪。利。謀。利。不。同。貪。利。謀。利。必。事。大。小。各。宜。放。利。却。不。然。倘。有。取。能。有。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定。要。有。此。便宜。耳。是。以。所。適。之。處。無。不。義。

招所遇之人無不使刻多悲商何言哉

能以禮讓章

與諸不是二物不讓則德非其體矣。若爲國以禮。其不讓程子謂是得便是。是舞氣聚其理自見。何有二字都要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處體認。

不忠無倚章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忠。所以截斷入心邪竇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星仁

五

此章本爲忠無位忠莫知者而發。然實理却在下半截。蓋天下自有漢唐名臣。而仍無實學之人。若止說兩箇不忠。猶未盡其義也。惟卽從不忠無位中指點出求爲可知之不可緩。方爲警醒。即自不忠莫已知中指點出求爲可知之不可緩。方爲警醒。上下兩句須連讀。有兩便失神理。每上一句但虛引待下一句。是也。但從莫已知前。更不忠。一往索盡無味。若從既知以後。想到得間。遇情朝盈夕凋處。則莫已知有不實處。不可患不足。忠不忠。思過之正側橫斜。撲挾殆盡矣。

幾乎語道章

天下之理本自源而至流。從本以達末。但學者做工夫。則必由末流推究到本原。方煞有下手處。曾子平日隨事隨物盡力行。亦是從末流推究上。其於本原之故。固未始無所據也。若從下通推。終是學行分上事。若論到造化存神。何思何慮之妙。必自同歸而殊途。自一致而百慮。方見聖人之心。

與天體合一以貫之之。言本原直下。不過於順逆之間。一爲轉移指點。而適有天人之異。然後知夫子一呼。固非有教外別傳。而曾子之解。亦非忽然摸著鼻子也。首節第一句是辨著筆。以一貫二字空翻下註。解不得也。忠恕盡頭便是。

四書章句

卷之十六 星仁

六

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若一貫有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忠與恕是顯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愛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須將忠恕與一貫分處合處徹底分明。逐層看將。道理止是一箇理。則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一箇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

有陽所以應候不同而方並壽則到壽事散數重元氣復還
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就矣
若到忠恕句纔去離合一貫此理便費分疏只是在「貫中」
卽一片說透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徹曾子之言亦
不曾闕過上徹也」○忠恕是借學者之目言○忠恕不是兩
件○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
一○只一箇忠恕○天地學者聖人多不同○朱子云忠是一
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敬又云忠在心誠
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

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格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廣。一更覺明白無滲漏。○章子章主行子貢章上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暫條。半生于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詁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有註中臨事精察而力行之句。可知是兼知行說。○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著實。以論文者。都依註說。理爲學究氣。調節氣以不著色。相不著言。

蓋爲滿子是學者日與理透凡過推題必趁正面而尋旁枝
異徑如此章但收授受公案與言語同異機鋒所謂一貫處
想則懸置不講非不講也向水欲寒者免不知其說云何雖
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難爲之講則又不得不出于學允講
話皆師之奪以爲遊詞嗚呼豈復有菩提正義哉○近人云
曾子平日既得力于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心上做起
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
爾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教按聖門傳習誰不從
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

平日得力于忠恕者信不及卽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焉
泠然冰釋豈不是別見箇道理耶是至是此始悟也若得互相
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會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
猶亂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
說乎曰吾意曰夫子之道聖賢明對而親切其成而曰爲
中下說法聖賢無此孤鬼行徑也○忠恕固是心然不待以
心字目之○只將一心字聖賢每處說去未嘗無夸大之有
發妙之肯綮下聖賢道理沒文義難雜用不武不已藏會權
欺天命氣質等字亦宗杲所聞僧家言語說法更趁聖賢

道理沒交涉也。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
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欲推行着力耳。
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意中先看低了處。
想便似曾子夫子之言。作恰果把柄人。手改頭換面。接引
後學。朕智矣。能于聖人學者。則發明格致方十分條勢。
此是本心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
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事在處已推已。徹入近人。全不專會
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
入于禿。下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文子子曰。此章書

如以禪語經之。甚粗野和尚。借此以文其短。而遁其說。出於
氣斯處。卻倍矣。此說卻甚倍。甚學者以邵倍漢顧之說爲案。
豈不形其中之無主耶。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
此。其易也。此又一謬也。又有云。忠恕是心學。論語一部會
處。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
此又一謬也。又有將聚矩上下前後。不欲勿施。博濟達等
講忠恕者。不知此特忠恕之一端耳。此章忠恕。脫脫爾爾。
浩與強恕之義。相去遠甚。仁恕二字。且不可同。乃欲以強恕
爲一貫乎。此又一謬也。子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也。故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猶不爲近耳。
所講。蓋近日浮華。勝而實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潛爲何物。宜
其不足。語此。按不體詳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
邪說。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直寫集註大全
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
一無理會。一絲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轉騰胸中。反
信得聖賢。亦不過如是。但于此處寫出。權權作用。自以爲高。
一切一貫忠恕。只當箇話頭。看當時。佛通秀才如陳大士者。
尚且如此。安得不膏天下秀才。化爲異類也。○須知曾子此

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顧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達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點。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各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這通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今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儘能個個。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過門人。一情大孔。固與曾子語意。義。有天道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忠恕只是一箇忠恕。在樹爲新生。金下爲瘠。

論語精義

卷之十六 里仁

三

耳忠恕二字。雖借學者名目。然不會借學者道理也。如曰夫子之近學者之忠恕而已矣。便不成理解矣。○有天道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自先儒發之。真可爲窮盡理。雖然彼時文據拾影。實義反隱。作者且試將天道聖人學者等語。一切揭當。單指出忠恕兩字。本解不著邊際。却有下落於此。得箇把柄。方可橫說豎說。無不貫通。纔說得高深。却無當極。講得切實。却有味。一自體。一自操。拾要有不同也。這許。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總只是一箇忠恕。畫得關合得。又不牽扯。一貫方得。合了。線下教人之意。這許。

只是一箇忠恕。而在聖人學者。自有分別。這許。○聖人之忠恕。却自天道說下來。不向學者推上去。這許。○忠恕兩字。本是學者事。借來說夫子之道。

君子論於義章

論語精義

卷之十六 里仁

三

論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從篤好力行處。推勘到喻字。則可在喻字中夾雜篤好力行。意便不清晰。○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徹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汙一流。厚然不知這裡。面正有人物在天下。廣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雖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喻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汙之入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其小人。而其等而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是之間。如孔孟所指之弊。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世

則只有這兩路。不論義即利。中間並無隔地。可問做一
人。而且論義者必遠利。論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
法。可兩不相妨。○論字精定義字。義字對利字。此二字正
平。○論是君子自居處。非能論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
○論兼仇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
○君子論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從格致用力。來此是
之原。○論義。人人都折開說。論字虛也。小人義字更射利字
以爲絕巧。不道都成空頭閑話。要說論字。便是義之會說
字。便是說論字。兩字無從分畫。也不用籠罩。也不用影射。

卷之十六 學上

○前照顧下文。然分毫變動不得。方是真實力量。○程子謂
其深。論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做論義深。○
得自然微妙更有味。○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論在此。是
論字而說子靜謂科學統是論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學
愈趨愈下。卽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會論。然則求
日之小人。亦下可得矣。○人每虛謂論字。而以義字支統
中。則以爲能映下也。或又演義字。而以論字膠粘其上。則
爲能正整也。總將論字義字說成兩開。要將論於義三字
義講出。說義處都是論。說論處便是義。而其道理。根源工也。

心體實用無義不盡方有力量

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
諫者。然若竟作知幾審幾之義。則在父母事勢上。說卽當先
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其解極妙。

以約失之者章

開歷世最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足。
只好走人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粗快。老被名士下場。未有
不以殫終者。蕭關拄杖。正是一箇狠熱腸。腸枝點機。似不妄

四書要義 卷之十六 學上

想附果受用。卽食佛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欲何異。亦豈以
約之道乎。老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藏理寡情。出爲曲
障。其失略同。皆非約也。作是題者。須將收歛近裡著實意。說
人聖學矩矱中。纔過高便有害。

君子欲誦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
如是。則其功夫體像可知。欲字輕辟。向領誦敏二字方精神
百倍。○誦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誦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
如何見。也。只在他誦與敏時。意氣見得耳。故誦言卽指日用。

得者都說做者書止說文章終而非欲消之言矣○通身
須發一欲字

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覆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
意益然言矣○世間難處無一倡萬和論說成聲蓋集
散雖市而已豈曰鄰乎勝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
爲貴也○此章書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固言自然
有一定之理亦所以學備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
雖終無弊可也○德本不孤是此向顏說下

百書卷

卷之十六

三

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具避嫌也○正教其善于諫諍使君友得諫
之益而倫乃得全耳○此章專明進退之義也○蓋屬言不
爲君友者已微示以疎斥之意○當斯之時惟有引身而退
赤耳若徒待以口舌取勝喋喋不休豈有不至疎斥者乎
得疎斥之亦在我已有一半不是處矣○且此專爲進退
及既合而忽疎者言故明示以不可則止之義○若道同志合
竭情無隱如趙中令之補廂復進豈當以數爲礙乎○更

天監樓四書講錄卷之十六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七

論語上 公冶第五

子謂南容章

此相南宮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不廢二字當從讀
言行做出此言行何以不廢於有道此中正有發明

子謂子賤章

上截只講子賤自做君子工夫使祖至精徑城旋移不僵作
一句國語贊語演過下截說魯君子便見淵源氣運君子之
所由來然不冒一句贊魯君子仍歸子賤取善之廣

論語集注

卷之十七 公冶

或曰雍也章

或人看仁字其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
微看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三
字或人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
矣。妙在或人口中將兩字都作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
透。首句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標人二句乃折其佞
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為伸弓分辦。不知其仁正被其所
見仁字之淺。本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章

論語集注

卷之十七 公冶

子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澤意。到開末信一句直能透
取其大達到聖人向上處。出千夫子意外故說。徐為儀曰
是。子。先生云。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
使耳。最得始之。能以其可仕也。自見不及。正精進處。蓋見其
可仕故說不無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舉出
意下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為忘二字。
求信意為切。而兩意自可包。又云。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
行處。自反實際非虛講。尤最也。時文樂將其斯說者如斯等
新字。東塗西抹。談空說謊。殊可厭恨。按使開是說他材分可
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勤於聖意之
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牙所也。若仍要講其可仕。却小看了
朱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了大仕字。朱子篤志。正消見大意
不安小成。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看其即所
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
矣。近人講指斯字。來自著魔。要見豈可因登廢食。此即所謂
高者渡于空虛。卑者入于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子子此
論。知其胸中已按捺一箇仕字不下在。最是得居子見大

意三字爲難。然今日持此論門。原太峻矣。有此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它途秘訣。不則索性拋却吾斯句。一朱亂道。求依傍爲志。意實地說。已不多得。斯未能信。即據所學所仕。日用平常之理。切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異。屢于方於註中。篤志與不安於小成意。親切有味。程子所謂已見大意處。亦不可不細心體會。○只一斯字。可知漆雕元日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于小成也。○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附書諸錄

卷之十七

具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契之妙。然所即。祇禪庵着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實並至。○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及對境神情。謂吾斯句不可實發。此種議論一出。純作拈花微笑。一向打人青州布衫。庭前柏樹子去矣。算只是吾斯句解。不與做不出耳。反嘲實發爲非此盜憎主人也。止寫得吾斯句。實世透關。使此對契神情。自欲作助。○每苦說字難下。註疏。因斯字不確。未信足無已耳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一是橫處說。一是點處說。上泰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

○漆雕問之未信。註中謂其篤志。若此。則其見大意者。橫說也。然有國內外之分。必須於其志中。看出見大意來。方爲得之。能見大意。實點漆雕問所同。篤志是問所獨。點漆雕問。開校爲實。故自有別。○田方家曰。人苦科目資。然限人進取。故富陳范皆由制科。不聞人才。役有踰此。徐鼎說。皆自史氏累擢。才人如水。時爲孟圖則。圖孟方則。方何有。郭或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功甫。吳康者。按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非。與也。但德行伊尹之。不

卷之十七

顧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禹孔之道。而後可。冷頭陳吳之書。溺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隨長。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直謂之怪聞不道耳。孟武伯問子路章。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子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于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壽。亦不可知。或人

欲起大理。亦不可知。若欲求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復皆可點綴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曰。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體既備。而後明知仁。必舉念皆理。而後可知。是謂見本原之論。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箇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今尹子文却

問書錄 卷之十七

未知焉得仁。正欲做個題目。使學者人思。謹始得。乃知此不是。泛論人才。止要令人謹得仁字。若以仁才並講。或既重才一邊。皆誤也。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漆下也。三子地位。儘好只是仁。雖言耳。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有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矣。一問未達。顏子難之。何況其餘。今人亦知此意。是論仁。非論三子。畢竟要將三子之長。收攝入仁字裏面來。以見仁道之大。不免有半合鍾鐺之苦。總緣不講於教做之法也。盡此章上義。只是未許子路之仁。下教乃是許三子之才。而仍未許

子之仁。語則兩截。理仍一貫。做上截。只當論仁之難言。儘教人做。不必先舍這才字意。做下截。只當如趙還龍三子長處。然自與仁字沒交涉。正以見仁之難言。如此縱橫言之。無所不可。乃知聖非九衢。儘舉曉。何事衣絮自行。則懷中乎。仁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後可言。如顏子之三月不違。義道之不知也。三子正當其日月至焉。非漫作含糊語。如云。龍心裏事。外人那得知也。日月至焉。宜其亦有仁時矣。然則非心體淨盡。便是倒至之時。如石火電光。仍舊算不得仁。然則幾箇不知。已是直捷。問。盡了他。又非漫作含糊語。如云。或

問書錄 卷之十七

仁或不仁。未可知之辭也。是乎。子謂子貢曰。女與回章。聖人進人。只在當下撥策。如與點悅。開商。屬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脩。只此是吾與友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認客為主。反略却目前失之。遠矣。聖門以問知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即以問論。即以知論。皆生不明。若理。只要用字面活之弊。不覺雖然有箇箇來大意。存心問此。便是神學。沁入人心已久。處處凡下虛字。皆要尋實理。便是倒推之。弗如也。何。不是活。不

是奪不是回機反機乃殺句也此句須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辨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通接到離鈎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吾未見剛者章

夫子突然一說必有指歸而於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從之氣象有似于剛其所謂德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暗德或人豈曰昧至此故程子下律律自好此即為德亦此意也德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明之

吾未見剛者章

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沈嘉吉云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為剛之體如何為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由也但須得慨歎意今當讀還剛字斯已矣申極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字截絕不與發論之意相干講會語須要實講根有德故不得為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即程子曰剛則不屈于慾說理甚精然但論其理耳非此章口氣也故朱子置之

剛外學者強解事以之入夫子口中將剛德二字扭故一屈誤矣按德之不得為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德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辨精甚

我不欲人之章

仁恕是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兩邊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故須體認仁恕意義行文二字于口氣外結束成得或欲并此二字就離剛又異說要註之通也○非爾所及本是抑語進子貢則言外意也近人不曾說非所及只說可及勉之及皆實主不分○子貢辭

吾未見剛者章

近日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是今未嘗說他未及先夾入此意皆領于失母也○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為仁便見他不能下平實體來故夫子抑之○二句之為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謂其為仁而故於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非爾所及夫子實折子貢病根勉其及是言外第留意近來說未及先說可及但道是勉詞不是抑詞所謂啗客會上也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下頁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爲此言然只在文章得聞中打通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消。仍不離于百家言其見乃更高一層。文章不是容易聞。尚可得聞性入不是全不聞只是不可得聞。文章即性道。固是出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驢馬漢子。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樂事只是。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于頁。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在存止于文章。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七

公

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教不嚴等事解不可得聞句。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近人卻混入宗門了悟去非是。性不明。則生有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于人。最切但急不易明耳。意僅爲其耳耶。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聞有謂至言不作言會與聞不以聞聞一派。欲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敬不顯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即如一。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七

公

實之言夫子呼衆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顯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顯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爲聞者必非聞。有。少工夫方能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以文章爲有以性天道爲無。已打成兩塊。謂聖人藏其無而顯其有。更以權說說聖人教。此正籠統禪之誤。誤不學之病。文章原是性道性道。見文章此理未爲不是只俗平枯弄子可聞不可聞屬。混而道聖反成兩隔。不如平平說來自然關通。是一是。三。不。解而解自比平實也。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至朱子性理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子靜之所尊只尊德性之所謂德性耳。原本曾尊德性也。若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反。

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開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文章性道本是一事。但人之大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開不闔。都是聖人權衡所致也。故橫豎說來都錯。有闔有不闔。便是教不顯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却是所以教不顯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于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兩冷變化之妙。則又

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屑級在此所謂等也。總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極門品。兩法接機。而節修為矣。于貢只提箇上下大綱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教不顯等是道理。悟得教不顯等。便是道神延平先生謂聖門口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朱子不顯等。猶是塔中人語。須見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方過。此節有四病。文章性道糾纏交互一病也。不體說教不顯等四字二病也。子貢悟後始為此言。將可聞不可聞作門外語。混過三病也。言字註罕言作夫子數日向人說。固非。若謂有所秘惜。亦非四病也。去此四病。方合書旨。

丁路有闕節

惟恐有問。只是本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只在行字下。惟字上一斷。將通身精力。納入此一線。縱則不覺。則開世間。只重行惡聞。所以狀其行之急耳。○本佈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是記者道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只寫下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決不可闕行。並發。○都是記者空中。畫出形容。若但何惟恐二字。着想。

久今將善字在範格上看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爲善之外餘極宜。此看壞了善字也。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漸不粘善字。敬未是辭。久而勢乃見其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若贊其敬字無餘憾。而惜其久字不着精神。是難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即久字另護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也。○晏子之久敬亦不指所擇者。若敬其可敬。則不敬者多矣。且敬隨人轉矣。○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若其善交之道也。顧摩士。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其意以

經書善義

卷之十二 公治

手

善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來人理路也。其謬如此。○經云善與人交。近人却云善與惡人交。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能處。懷飽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誠文仲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正知。非以不知護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

令尹子文章

無喜無懼。只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下二句是也。爲君民分上。見其公爾爾爾。確有兩種義。合宋完成實事字。

季文子三思章

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有別議。則其謬也。直誣聖人矣。而可乎。○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諒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

經書善義

卷之十三 公治

手

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別。○曰再斯可。則一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未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近人乃併謂夫子未嘗明曉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

寧武子邦有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

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武子之愚正也
不知成敗利鈍○只從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對照
出當精心術作爲來愚字真不可及處亦真矣○愚字從旁
人比較而見武子則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難
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
以其兇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吳下人之
所謂作呆非武子之愚也髮從髻終不復圓武子卒及于
難其愚豈可及耶○愈說得將字之不可爲愈見得武子之
愚愈說得武子之盡心竭力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有多少
則愈難得○不來之十七公帛
不可解處愈見得其愚之不可及○只論心迷不及事功方
是武子之愚○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
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
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喪特幸而濟耳至于成敗利
鈍非臣之所能逆料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于利皆習
也君子喻于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愚字從流俗
見識鄙夫講究中看出最好○人多○愚字中講作用狡猾
乃深也點也非愚也能智實是他愚字却不是真頑懦闇之
愚亦不是迂疎空疏之愚○今又逐出精衛與河不自量力

之愚。述評○捐身殉國。人臣之節也。然往往亦有出於愚明。機警而爲之者。或平日觀跡。官主則事敗壞。無所逃避。而以一死塞責。知其生之難於死。而死之利於生也。同是一死。而出於智。或出於愚。心術之間。不可瞞昧。以此律後來殉難諸公。則公論定矣。述評

千在陳曰章

成章是狂簡之章。斐然。是狂簡成章之要。不知所以裁是狂簡之成章而不知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爲裁。○只在主弊

上發裁字方有識

伯夷叔齊章

鳴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足。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阿次這問題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窮實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齊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這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將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昔紫微舍人謂大將之子不可赦。原然到臨刑時。果能自立。一

「我情了也」他處難他此便是佛氏慈悲懺悔及放刀成德
義與聖賢度量渺不相涉不念舊惡正要從非君不事非
民不使朝衣朝冠如坐坐中推勘出來方見得大公至正
正如雷昨電擊之後繼之以先風雷雨毫無所礙耳凡聖人
度量無不皆然而獨舉夷齊首所為微顯闡幽也○慈是用
而句如是帶說以為不念舊惡之效耳若泥著立論似不
念舊惡專為寬恕而然便覺淺陋非聖人分內語矣

顏淵季路章

右圈外君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
對事處○卷之十一○公冶○五

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所顯子大而有德須與舊會看
他是其樣氣象却將子路止說做舊貨快意氣預子止得舊
謙虛長厚耐辱其說而子見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
字○車馬節說來每有二病低一格便是俠客之輕財高一
格便是豪闊之遠觀兩者於聖賢求仁強恕之學何曾去而
萬里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顯顯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
廣狹安勉之異耳○伐施有得相淺便不是顏子賢我善勞
記得空虛更不是顏子工夫子南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
作用力了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學求勞其志甚深敬老安太

信少懷但略小樣耳○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
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較粗淺顯子較有痕迹故朱子
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顯子地位顯子純熟最拓可到孔子
位此中分寸整然不是輕易易片掃南要為得大樣將仲
一舉發來未免顯實○講中兩節猶易講未節最難說得中
樣已失聖人分量若故意作夸大語又非夫子當日口氣須
要於小中見大淺中見深只是眼前說話而聖人與天地
物一體之意自然流露方謂之能正講未節者○老安
友信少懷疏發實義毫不作一高潔語而能於言外見聖
幽書齋錄○卷之一七○公冶○五

人最輪之量方是老謙蓋老安友信少懷雖是聖人之所
為然謂之志則聖人猶若有差道未見之意正要見得老者
之不易安朋友之不易信少者之不易信方懂得聖人之精
意耳或云如是則恐於聖人分量有所貶損與此好壞子之
見何處與之說起○以聖人口氣說聖人消際作用氣
象須平實中自見神妙乃佳一著收斂便索然意盡矣俗子
作今大話固謬高者於上面極露自然無為意雖淺雅俗
不同是亦放份也○看聖人三節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
得切至平實永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觀之則天地

竟辨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上人之言也。若硬裝大目子便失之千里。三句要道理。大子要言語。大即道理亦要隱微。想其大不要侈然表露其大。總有一點恢宏收拾。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寫大處。祇在下實處越好。○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嚴。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老者三句。難于寫得天地氣象。出耳天地氣象亦不難寫。難在夫子口中。自說大話不得。須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

讀書錄 卷之十七 公治

天地氣象方得。講老者三句。下者墮坑落堑。上者不遇。大出王若經濟。此似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為。如化工付。豈待設施哉。與此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有不盡。要其本分。不似毫末也。○讀此章方知聖門為學。徹上徹下。只是一箇克己工夫。但隨人之分量而高下淺深自見。如登山之鉢。是水之器也。謝顯道嘗謂十年去箇。字不得。程子教其切問近思。翻路兩節。正復如是。至老安友信少懷三句。頗難形容。着意潤大而不覺其小。操着意精實而不覺其粗。厚真如牀與美難非難品者。所能教粉染擬。建詳。○朱子云。

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肯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要能看破此意。只做一路話頭。逐層推進。○三者本是一貫道理。而廣狹高下之差。如冷山望者。有每更進。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七 終

天章傳四書語錄卷之十八

簡上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章

章可也簡三字夫子此其間而即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敬簡數言道理淵遠此章所以錄在此右徒取南而偏民作豕淵面發揮反輕點實義直是實○倒亂矣○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捷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阻礙○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

四書語錄

卷之十八

雍也

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待有任事而已○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濫觴非舉敬與簡對論也從簡中推出敬來是合下段簡字說從敬中轉出簡來是落本意簡字說條理方絲不亂○講敬居敬折出而字尉次貼本註也講行簡敬居簡字內一串點點外註遠也○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與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簡外而不節計中用如是而行簡頻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

○簡字只好在時而簡義清人內心去便是老莊之學惟只就外面論故雖子來伯子之簡亦可以謂之簡畢竟仲弓之簡與伯子之簡自有所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處在內不在外也

總是一箇行簡而所居不同便有木炭之異○仲弓之簡朱子以厚重簡然四字括之添出三字非以補簡字之不

達也蓋厚重點三字只是一箇敬之發見處然不言敬而言

厚重點者敬在內也厚重點有外也厚重點可見敬不可

也○所以此三字只在行簡處見之然添此三字已令伯子

擬不去○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

四書語錄

卷之十八

雍也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

勸發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証明其可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

使南而之甚要見仲弓未嘗可字一層所言之理點契一層

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諸句添補然此是註中言外指出在

夫子然字口氣中道破不得故直用還他兩箇然字與註意

融合自有義理

子謂仲弓章

俗講有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語其父之理此皆村俗世情

鄙見中人引證論人有何忌諱以與以牛為屬亦後世習俗

常所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駢角與羣毛色之美惡豈卽耶耶當其質耳

回也其心節

只內外賓主之辨看得分明下語時自能秤停而出不失餘痛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兩邊都從工夫說出境界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字字要皆實不可將心與仁如猶虛說只講人安心見性了不可得去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近來亦知心不違仁不是仁不違心解然爲末究竟未混總不壞心○仁○分○際○但○胡○猜○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人樂也

三

臣謹耳乃奉請論理黃綱賦貴國燕此皆聲名也決使藩離只須鶴突不着痛癢而已○此節正與克復康參看三月不違一間未達因是已之未盡克即是禮之未盡復也若只講克已不講復禮將如而登胡僧心體明淨亦能一息九年達謂之不違仁也可乎

子康子問仲由事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資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關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職政要不得再論三子此義亦頗發明○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

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賢哉回也章

自漢法吟風弄月之後此等書幾如青州布衫庭前柏子矣然釋氏彌迦愈失在無忌憚偶有所見便縱橫玩弄無所不可然則亦無所爲改與不改也縱說不改便仍是孔顏家言他家務提不去○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困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與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乎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人樂也

四

困周程引而不發後人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然孟子曰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信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則皆苦鍛鍊人要人處思自得惟恐其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體之○稱可有其樂憂不可有其憂其憂則無行而非憂其樂則無存而非樂此以憂字對較樂字者也樂食樂道各有其樂而非顏子之所爲其樂此以樂字辨較樂字者也以憂對較康者孔子之本義也以樂辨較樂者後儒之推說也

非不悅子之遺章

今日學者只是彼箇盡子不好有間步時便是件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盡件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家裏人做這便是當然充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再求欲將悅于幾身夫子正點破他這一箇字

女爲君子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箇字指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爲儒也○君子小人尚是範統之名只程子下爲已爲人計即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

中庸章句

卷之十

三

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範統名目稟就儒字說是辨儒非論君子小人也道儒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爲已則真爲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知此義則自應先講性就偏中分君子小人於君子小人判女爲無爲理勢乃得正只個出爲順也然然接講理法便說不通矣○爲已是正解周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難業功說也○爲儒而從難業功說起則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

子游爲武城章

須寫出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寬無時無地不是三代寫出子游留心人物誠高潔精與宰相功用○非分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格之乃始明其意久而格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教其賢○是子游舉此二事以樂子羽之意○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箇幕賓新客輩假秀才敗壞殆盡

孟之反不伐章

凡論事所最切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論事語畢

中庸章句

卷之十

三

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入而解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隱蹊蹊此章只是天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辱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自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觀史家也看我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斷其功未子即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審放列之闊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置諸家橫出他意以消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過意橫出沉溺入間議論即問議論尚可其者必

經界本意

誰能出不由章

今人動手便要尋討誰能何莫口吻通篇紫子氣。究於道之不可不由與不由道之實不曾道着一句。須平實實只識道之不可離人雖不由道未嘗不在說透此理後只畧寫疑怪意而誰能何莫語脈無處不是。故知虛神全在實取也。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論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與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處處

四書語錄

卷之十八 齊也

提起便見。道固不曾離人。人自不由耳。因由而有道。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只就一由字中夾說戶道。誰能何莫語。須呼應更緊。而比當之體亦得。截講周古法。然於正字下出道字。須另提起。筆於莫不由轉。莫由須中間觀。筆於誰能後。應何莫須兩邊摹擬口角。有此三難。俗人冒昧爲之。所以支離本合而醜態百出也。

實勝文開章

人問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褒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說中學者云云。正解文實形

彬成德云云正解名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

以文實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贊文二字頓斷。則兩則字出矣。文實彬彬四字頓斷。則然後字出矣。門人問註中損有條補不足似文可補實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實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樸與道於修飾其下能彬彬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刻之國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恭謹豈可謂之野乎。又問何者先生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爲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又謂此我在後却如何。曰在

四書語錄

卷之十八 齊也

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同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唱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學者君子兩件說。不若賸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爲渾然。只是拜一箇贊教。自樂溫。率直者標枝野鹿足恭首下尻高簡傲之人語無倫序巧言之子言不由衷非野即史究之都是不學之故耳。後有學問人出之自然不慊不簡有情有文所謂服有詩書口也。但成德之人未嘗有意調劑而自然合

度學者不能無偏勝之弊。則類加焉。出焉。要知損益處。便是學問耳。是評。○賈與文都是好底字眼。幾到偏勝時。便是病。故各須損有件。補不足耳。特說有謂文有損益。賈無損益者。同屬偏枯。又有謂文有損益。賈有益無損者。不知賈之與文。如月中之光。雖明處。總增一分。則暗處便減一分。蓋其文即是損其賈也。且如一人拜揖。惟稱簡卑。賈也。教令致恭。抑纔是益其文。即是損其賈矣。天下豈有文自益而賈不損者。且果如此。將天下更有賈文並勝。與賈文俱無。兩種人矣。是評。○文質彬彬。其中自有精義。但到恰好處。一毫增損。

讀書錄

卷之十八

十

不得仍是不可偏勝耳。定要破破賈重文輕此者。服巾冒氣。亦小兒強作解事也。是評。○文質彬彬。對賈勝文。文勝賈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字說。○註中損有修補不足。此舉全見功夫。但到純熟後。出之自然合度耳。○文質只在人身上講。○晉人真點科頭。亦由賈勝之意。○披髮而祭。登本面歌。何嘗不是重賈之乎。○文質彬彬。須知不足零星添減。○註中損益兩字。最要看得好。有謂本原之地。純粹自然。中律合度。不消調劑者。固有過高之弊。然修補請章。看得損益三字太著相。更有幾分文。幾分賈之說。吾不知其用何秤。那用。

何八量也。探簪摩盤。盤盤絕倒。是評。○君子兩字。只與野史等字對。石時文於波下處。每云是當折求於君子矣。將君子作現成名品。則是語勢當云。惟君子然後文質彬彬也。豈不誤其通評。○君子是對野史而言。曰彬彬。然後君子。不曰惟君子。為能彬彬也。若謂惟君子為能彬彬。便只就成德之後。勸學周旋。自然而然處講。文質彬彬。句內全無工夫矣。惟重。頗然後兩字。方見以前須有損益裁制之用。文質彬彬。不是現成氣象。當更有着力處耳。是評。○氣質習俗。是野史對針。評所貴乎變化起脫。方為君子耳。

讀書錄

卷之十八

十

人之生也。直而。直以理言。生以氣言。理以為氣之本也。○兩生字。緩有不。直只在生字上。看乃切。○首句當緊緊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則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空。免爾後人誤解。君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為看。於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直直字。下句如有振合。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造。萬世不易。首此也。○生字。始有生。終始全理。自辨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是現在此。則則生。問即生。免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止。

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理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若遇不小。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應。應若將直字對兩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上句煩繁。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卽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與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豈可謂任與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乎。如任與自然。卽直也。則安有同之乎。將問之生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問乎。吾不知之矣。○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直字。

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理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若遇不小。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應。應若將直字對兩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上句煩繁。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卽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與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豈可謂任與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乎。如任與自然。卽直也。則安有同之乎。將問之生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問乎。吾不知之矣。○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直字。

曲字說。注中又云。問不直也。對看。能可知。直卽不問之。謂若只作不轉念。不曲折講。非不足絕頂道。聖然如宰我短喪。夫子問食稻衣錦。於汝安乎。宰我便直下承當日安將亦可。謂之直乎。但天下自有一等人。未嘗不講明義理。而因循自敗。錯歸無有。是卽所云問耳。通評。

知之者章

爲學於知好樂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是變絕又大反着力。不得者。濫溪之尋孔顏樂處。近乎之。薄脫落皆此意。○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甚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一條。火候。

不特知得也。無從好樂。卽有所好樂。如金溪蔡氏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頓狂。知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善。如也。故知字捉重。亦是。○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樂。人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樂政刑理數。亦何嘗空從無倚靠。若離却道字。卽是。則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哪惟知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茫茫。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所則知好樂皆指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

如將之字看作西來人意則好幾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味也

中人以上章

中人上下原兼者質學力言○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候候因緣中人亦有利用勉之功達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變通問知章

知就事言○只有經常上說得正大則智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字審切○只務遠處便是智○只先

綱書卷之八

一

卷之八

一

後處便是仁○民義鬼神難發四者有斯義務教遺先復四者有實義從知仁看出四者又有實義○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括點幾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計中因近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務義兩事若不足為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共言也初相倒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然此說不可在大子口中自作註確○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總作交互或總講定專重鬼神一邊發論矣○此今所謂之鬼神乃漢唐後二氏所言

綱書卷之八

卷之八

一

之鬼神并非夫子之謂鬼神乎○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須分別看出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若仲尼讓其不習則如此句專為不能遠者發○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諸事與與作無鬼論者其愚則皆不免於為鬼所押捺者也○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群神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為造商邪鬼及紳俗誕妄之謂則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

究無所應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矣。○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爲契運下手着力處。非此卽是仁。謂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樂水章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思。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此節知仁難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矣。○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難賈之情。○見山水無非仁智。人所

謂靜語錄

卷之十八

幸

共解仁智所見無非由來。則樂字入化矣。○註中體字足顯段之體不可作本體體字看。若本體則知仁同原。動靜豈可分耶。知者動仁者靜。非動靜而後爲知仁也。朱子謂體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正爲此意。○人誤看註中體字。便以動靜爲知仁之體。則是動者知靜者仁也。○樂字義本不在知字中。惟知而後能樂也。○字義本不在仁字中。惟仁而後能樂也。故以爲知者仁者之效。作者正須子不爲交涉之中推論其所以相闡之故。

齊一變章

讀書語錄

卷之十八

幸

黃陶菴曰。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此秦漢間謬說也。其謂有十益。南面而莅一國。以傳子孫。以成教化。此大事也。其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固公於伯禽。必嘗而命手書而後遣之。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其辦一也。子產授政于太叔。猶有危區之說。如周公卒爾而遣伯禽。是不如子產如周公。先有以教伯禽。而伯禽違之。是不如太叔。其辦二也。國無成俗。頓轉撥何如耳。孔子生數百年。後猶思變爲豈有三年之內立法一定如未之樂。縮其辦三也。按魯公之國。有成王踐祚之初。周公攝政力始。如以太公之簡易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也。今乃三字而定東土七百年之遷政。然後營洛邑。居九疊。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官官得其宜。乃作立政。細細漸漬。始有甚焉。是周公善善而不能行也。其辦四也。洛誥無違等篇。訓辭詳復。卒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其辦五也。三年者。報政之常期。東廷三載考績。孔子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卽孔子之所謂成也。豈得云遲。其辦六也。太公以丹書授武王。孟子敘見知以禹皋伊萊爲比。皆出於一切苟簡之法。何以爲太公。其辦七也。伯禽變其俗。革其禮。三年然後除之。故起太公既云從俗則起。

亦不必三年而後除乎。其辨人也。鄭康成謂太公爲耳。太師
來書就封。同屬漢儒之說。安在鄭說不可據。其辨九也。淮南
子韓詩外傳皆載此事。而與史記各異。足見其爲可疑之說。
矣。其辨十也。按史記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魯有
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魯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見
蓋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未
聞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猶
氣象尚未見得。故管仲以功利駁難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經
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兩國之治。康都是周道。因

卷之十八

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齊魯之先都從周分都
從通分也。○變齊本欲其至道也。然功利初去。制度未修。此
時轉適至魯。若變魯則至道而已矣。兩國俱不變。則魯弱而
齊強。兩國俱變。則齊難而魯易。○魯事要說得親切。方見變
字中實地設施。道字須有得精當。方見變字中聖人作用。程
論他國不得。議論後世不得。○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
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也。○山州而而按。乃轉言經
法之不便耳。使東坡知志。其作聰明以爲史。豈在半山下
乎。讀兩人上神宗書。自見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幸我問曰章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
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元或佑終倒戈。
乃能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聖
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這屋耳。若謂不用
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錯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
曰。甚而去。予謂只爲機關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
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
四教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道理止論當下從井也。

卷之十八

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借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
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
多寡小大也。○不從井。正是必爲仁人。○子每見任俠者流。
卽不敢與。便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

君子博學章

博文而又約之以禮。方能不畔於道。意自注重約禮。勿然非
先博學於文。則禮亦無從而約。且如禮有九拜。曰稽首頓首。
擣首振動之類。凡此皆文也。必先博學於文。曉得許多
拜法。各有所宜。而後當其賓主相見時。確然常用某拜。可以

約而行之方知博文約禮是兩件工夫却是一貫道理
功自兩層中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如有博施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講以其不着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于仁仁譬之水聖智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以此便是夫子善說仁字○論語只此章仁字從本體說入徹上徹下是西銘骨子不理會西銘過不能解此

朝請對魯哀公問

何事于仁猶言何爲止于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文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于仁不應作何至事于仁也即以博施濟衆爲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難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又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壞事字直與聖學離復不惟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此章惟字傳最難者學所謂求仁之曰德者若立達講便仍假子貢之說推換己人意則又徒本節地事要使語辭是形容

體段却又不得事微過○論其字則此辭猶病而立達則正充辭之心非充辭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有心便有事不

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論而道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已欲立達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而非謂凡人之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畧不得此義不得○大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圖圖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所

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

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中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列而求到底盡中節止對如有博施濟衆而能所求可謂仁乎○人已有人字有詳合理一分外絕在而字裡許宛轉融洽○夫仁者二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體處不得○不必博施濟衆未嘗不是博施濟衆對照上節際止達只在仁者還其心體不說到推行立達處○而字是貫通極細入脣手以剔逗了字不單於調態反打成兩截矣於貫通精義翻出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十九

論語上 述而第七

述而章

作述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人多輕看。下述字。便似聖人處爲退避之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推孔子能述堯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子。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於述字看得高深。方見得聖人意思分明。有多少嘆望爲人處。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

四書語錄

卷之十九

述而

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諱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自不知而作之者。○所以信之之故。只是古人制作已盡善盡美。本無可商量處。故耳。○此節若但糾纏作述。便易落寬平浮薄。惟在信好句裏。有所發明。則言言深刻矣。且迂闊作明。述明語氣便過於尊卑。縱說得不敬。自當之意。不過遷意謙讓耳。信字與字體會神味。方見有聖人惟以尊卑不自滿假之意。須知聖人心中自設語也。見諸○功倍於。作是語中。孔子入孔子口。至不得對。心中頗覺重大處。

四書語錄

卷之十九

述而

說出信好深情。不作信作之意。自然起。○友人以題方講學所著圖書。屏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顯可笑。而謂誣古。皆仰荷聖言。發利家語。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微。謬劣。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未可欲可家。○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駁亂之。其可恨也。○道者流得一經一法。便買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妙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人多是在傍時。尚爲格物納說。名謀耳。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全人好說經學者。作紛紛斷爲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然不憚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其相誦數。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誣何趣也。○後世凡講經學者。若書立言者。不問而可知其爲妄庸也。夫經學自朱子以後。幾若日星。其所已及者。

何特後人教正即其所未及者亦可因其所已及得其終餘而專奉之亦何待於後人之補苴哉故今日而實有講明經學之志者但當篤信朱子而已所謂篤信者俾如朱子謂程墨可食亦當食之若尚猶謙商量則不可謂之篤信也然則於後儒之說或謂此亦古也焉又當及聞之曰此正所以篤信朱子也若於後人之說有所謂捨和舍其間便不可謂之篤信朱子矣

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後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

四書章句

卷之十九

三

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謙反發耳○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極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削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陸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通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使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沉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佳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遽自任乎則所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誠小實越自微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

人分量不類此處接高處正是自己見識低下會聖處耳諸姑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接高作聖人之極至耶○以默識作首統下兩句未爲不可固不必以三年爲正格不可移易也○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能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擴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思中所見底極樣定不小○上三句總要通起下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實有箇聖人在方得語氣○學不厭誨不倦夫子

四書章句

卷之十九

四

管以此自任至此則又曰何有於哉哉非是自相矛盾亦不是此語有前而後語爲晚年進語也蓋即此可知道理之無窮而聖人純亦不已之妙亦可從此體會纔到此地位便若有所未盡者然不若夫子最後良言深藏之語以誨天下耶

子之燕居章

中和之氣是中天天全身分動靜看中和更見中和二字實際○此形容氣象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爲天要和氣之人不啻無他光景然非聖人之申中天

本體之時。原原不礙。故藝與道德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大相淺也。至大成游藝之事。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人精微也。譬如酒婦應對進退。子游以為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前。答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為聖人。更知更能。不礙其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和學一切。以為支離務外。故將藝有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當高也。

日書語錄

卷之十九 遊藝

七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又在中。子謂志道游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語。則游藝時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大第遊藝而後。則三者為本。藝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與上三句。游藝自初學至成德。皆然。不可謂依仁後方可及此。即成德後游藝。自不同耳。游藝不坐。然在依仁後。志道游藝時。皆離藝不得。出題截去末句。行文固當見于法。然于法正以不犯正休。

佳。蓋在出題目人有截一句意在書理。原原無留一句義也。若必於此中講究一番。則越巧越拙矣。

自行束修章

自行束修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修也。沾沾於束修者。論可笑矣。

不憤章

禪宗棒喝。有縱有奪。有活有殺。無不當機而施。凡能使人下省悟者。即此法也。而儒者教人。反昧斯術。遂無所以鍛煉人才之具。不為異氏之所笑乎。凡云當其可之謂時。不凌。

日書語錄

卷之十九 遊藝

八

節而施之謂操。與此章合看。方知不戢不發不復。正是聖老婆心切耳。

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為心。事事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直與東顧句。語脈最難親貼着。點評謂做負之氣。便失聖賢當下篤信實證。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然正而實難形容。惟用反映之。從紙發上兩句。却妙於取末句。只消一點暗飛去也。

子行三軍二節

人云兵行流通純乎功利權謀用得其時便是道故當以逆
徒術數爲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徒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
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然而好謀原是先
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謀之術也○臨事而懼則無害功輕
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相殘相裂之患兩句本平故都是一
路對症之劑帶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
懼在幾先成則中後陽一不可憚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
說非若言正面也○單講兩字字是聖賢字敬本領此懼字
因書說集 卷之一 九 疑問

固。有能懼而不能謀者。亦有能謀而不能成者。○周
合行藏。道理甚大。與子路絕無支。謂行軍誰與一開都從惟
我與爾兩四字生出夫子之論。亦是就行軍論行軍之道耳。今
人必要率合到行藏上去。此未諳面反失之波瀾者也。然又
有粘滯行軍而參入陰符素書道理。則又與聖賢敬慎不敢
我戰則克之意大相刺謬。

富而可求

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
言說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教其不可意方見其委曲渾成

之妙○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詞大注蘇氏爲此
者皆以明決不可求耳○南華有所執愈下得車益多之義
亦是玩世不恭之意然彼以富之可求爲嬉笑此章以富之
不可求爲喚醒卽此便見老莊之刻薄聖賢之婆心也須臾
尖刺之中寓悲憫濟世之意方合聖賢語氣通評 ○吾寧貧
處甚高要下得極樂車亦字設詞甚婉要下得極樂通

予有春園詩云
味不關高下要知夫子胸中何水有箇盡善盡美的藝幾在
三三並同且答又有非意之所及者故不覺啞舌嘆息盡口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微無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上文之問子貢自實疑着夫子不爲何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俗手必將上文問答敘述註解于這寫成鈍漢矣

飯疏食章

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曰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良非二物但熟後便

四書章句

卷之十九

三

自樂也若云道之在天下理之在吾心即犯此病其次又以貧富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貧富不累其心不足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若謂聖人是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被無所累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爲後世失道者自己胸次格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貪競后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超越又將聖人放低來壓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此不知聖人八分際無是不可窺覷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反歸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

四書章句

卷之十九

四

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足此樂總出正面又從不攷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現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特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肺肝與聖人比直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腳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驗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加我數年章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樂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

子所雅言章

此節寫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本意。定審課須列經義。如
近日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親炙付傳日久。覺得聖言不難
乎此。看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理。倡教不盡。都在所字。省字
得之。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
之平日。泰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非字情義。義首
乃得若一句。鋪排經學。相失萬重雲矣。此言聖人尋常言
語之間。引經解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為課老
也。記言久而見得。指出小人。非夫子懸經立教也。聖人
初不曾言。箇綱宗。明言必就於此。在問者。亦隨人隨語。各
四塔語彙 卷之十九 述古
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講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無
命得如此。聖人之於人。後人領合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得此意。則所謂言神理俱活。時文大病。不會明白。本言
先說。因機。言如言。不實做雅字。只將爛詞唱。夫子二比
了之。則是夫子言。也。言言句。不實做三青。每云。不必詩而
無非。言言。則是不必。言言。苦洗。禮也。末句。不實做。皆字。每
以交互。舞過。如云。有言。言詩。不言。言詩。即言。言書。言在
詩書禮之中。言在詩書禮之外。等句。則是皆非雅言也。如癩
諸妄如夢。魔能。同。之。弊。一。至于此。

葉公問孔子章

聖人完全是箇大體。只看寒暑相代。晝夜遞遷。乾乾之義。
時止息。此天體也。聖人則七尺之軀。體無已。此正非純亦
不已者。不能。雖學者亦有憤有樂。然時而間斷。纔間斷時。便
已不是聖人之憤樂也。要於形容忘食忘憂之中。仍還他聖
人之全體。述評。於發憤忘食。要見得聖人全副精神。一
本領。越平實。却越高妙。蓋此等處。聖人總與天體相似。華
意。謙遜之中。不覺自然流露出來。天地之道。日進不已。日
月來來。往來。則暑寒與無。則之息。聖人之學。亦如是而已。
述評。此與下章同是一意。知生知亦須學也。但此節講
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作者。但不敢極力形容。恐令聖人。
色其實。聖人精神。全在此兩句中。此兩句。發之不透。聖人全體
不出耳。述評。

我非生而知章

此節宜從我字人。無提知字之理。或謂下句。不宜說。彼求
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言學而知。則下句。為學而
知。於理亦無害。我。之字。目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
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邊耳。論正

而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
故列在圖外若竟在孔子口中自云我不居生知我以此勉
天下則可笑矣○謂求之不肯竟作求知恐添優語氣是也
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
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居求也○爲求知而不居知同爲居求而不求知知定
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人工夫最重知如何不
若○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
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人因兩看字遂將

知書

子

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名號若好
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
大家名號看○謂夫子自己放低一步引入是聖人打諢語
也謂夫子實止好古敏求又是幾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
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爲不厭倦之止惟聖仁也○
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爲生知實不自知
其好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誇人
一片深情難盡○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字字同例最重
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

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
與非字相應○全節雖就學問說然未嘗有重知字意提知
字者謬也我字宜重且與二者字相應○夫子實自不以爲
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人生知去大約直捷實
易畏義理之難便致如此如朱子謂孟子靜學知以下一切
都廢是也須得聖人言外開道之意

三人行章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暫愈說得人字微下
字便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透愈說得三人行是

日字書

卷之一

六

下擇字從字微字便透○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
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樣若非
體至善之謂也說善字極輕淺方精細善從三人行悟出
善之理不是夸言擇善而取善三人行乃得法也

天生德于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但遷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
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
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二子以我爲

此章要言在無行不與句。若儼不真。便隨水厚香。還去。○疑爾後。過求高遠。求過求復。實地少工夫。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其指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之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者只是孔門學規。聖人造氣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財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特長次第之不一。○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差見。聖人無有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聖人吾不章

不章字下大過而

子

斯可矣。字原不是。應幸亦不是。絕望。○自上而下。則以事人爲宗。自下而上。則以有恒爲本。但中間又分作兩項。蓋不特以己爲人。接君子。○此處無勉進意。亦無格實意。蓋兩節不過因聖人吾人之難得。而思其次如不得中行而思在偏之意。若公從有恒。可至於聖人。從君子可至於聖人。雖道遠。自知此然。題外義。非正面語氣也。至於格實之意。尤題之所無。此蓋泥有本節而失之者。夫本節所言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特足切指人心之無恒。以見有恒之難。非虛言恒辨。

如謂假聖人不如真君子。虛聖人不如實有恒也。此等真之失。皆在分毫間。人多混混。特爲指出正之。

子釣而不章

此正聖人本若輔相處。○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其關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教支教有武備。失之利。皆仁也。故蛇蟲。倒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罔仁術也。網與射。皆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若但覺其說得聖人仁心愛物。縱竭力贊頌。猶少意味。惟能於釣弋中生出善解。將凡情聖語一井透發。而首外自謂聖人。滿徹一體之意。

蓋有不知章

不章字下大過而

子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調和之說者。此一種謬見。極多不如格物者致之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現如今見偏了之仁之類耳。以此驗罔有之端。則可不立。以此爲冷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庸愚之人。無知妄作。不足論也。即若本心之學。謂吾心自有良知。不假格物窮理。但熟加做去。自有所見。方謂之真。

自此說興而縱橫無忌其禍乃有不可言者矣。只看夫子所
言多聞多見是何等緊細擇善從誠是何等詳審然且云知
之次者蓋因功力淺而未能一時實知其理耳非謂此外
更有簡易而提法門爲最上一乘而此但居其次也。達
如後世良知家言只是師心自是天下何嘗有不知的人。即
使有所不知亦在自已心體上打磨何必更外藉聞見擇善
即使有所假藉如魚珠之等端當其知得時便已豁然頓悟
何用更說知之次。語語犀利以彼之學者視之真所謂其言
若傷我者。達
○實際都在多聞兩句二多字及擇從及達

四書章句

卷之一

手

仁遠乎哉章

通師大旨爲達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隱不
論工夫不論大候。到不到查淨淨不淨。此節爲教而不求
反以爲達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
未說到工夫處也。此欲字是虛字。只謂要字耳。人每混太
理欲欲字有不特理直文不通矣。○反求之心與心德在
仁是一是二。○達字原爲屑屑后一種人謂之。○者謂此

便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終以知覺問仁病亦
生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
靈不昧。故能靈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
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
處。故曰欲仁仁至。

陳司敗章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發問。○當只在言論上說。指議
論扶同徇私而言。○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有國人之
謂。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愚之上加一吳

四書章句

卷之一

手

字昭公固不得而罪之。而聞者絕倒。夫此一特情事。想當
○昭公只以孟子一字證人耳。如經傳中孟子摩子之類。未
有書國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銀計耶。○曰曰人

子與人哉章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
盡。只慮不肯聖人模樣耳。○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
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
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
大用。不會時。儘他領張舉搭轉寫得記者。沒意思。聖人小

數也。○此等書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節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若學欲求上。縱極精刻。與錄永畫脂等矣。語語說張。語語不是。說說越寫得細入越看得高深。只要於註中一事之微象善不可勝說。意領畧得神耳。

文莫若猶人章

文字始能作言爲的。○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直有曲。只是一氣轉注。○躬行君子四字。固不折。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

四書語錄

卷之一九

三

實理者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正未能一焉之意。同。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固出字字有落方是題義。若作躬行之君子。疎矣。○後儒易改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看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却說教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取道求之吾心。而非聖言之出于孔子。

四書語錄

卷之一九

三

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正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雖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有落。以此如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談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文爲崇。而所取率皆鄙陋不應不應之物。即有一二篇。亦無甚指。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塊。使生出多少病痛耳。爲文字便有行在。爲躬行仍有文在。須子分別處得合一之旨。

若聖與仁章

今節要言。言有不厭不飽。此四字看得精透。則聖人之身分意。皆見。而公西所謂正唯不能學處。亦親切有味矣。○夫子雖不居聖人之名。然說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西意中語。若謂人子自己維度。解其名而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諢語矣。○聖仁是學之成。爲海是學之事。不厭是學之心。或謂爲詩不厭。以不厭仁。不知阿誰不通學。最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仁之道。誨人亦以。

此教人近人偏不曾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肯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弊至此○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徒讓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字即指聖仁而言爲字無有實際不然須從爲之看出蓋推爲乃易生厭也○此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赤以說不能學須體貼得身分高懸確在夫子自己心中說不得○弟子不能正指不厭他而肯爲讓則大家日月分而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子我病章

傳書錄 卷之十一 通古

丘之病久矣旬即此見時之有理即此見時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時時日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槁無不充盈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聖賢來

看則不違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國也儉則聞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二十年○用之儉然君子作法子儉其失則因故禮不可不備也○有衣裘曰萬而慢○行子晉○苛刻交子甲問晉法於鄭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

文手

君子坦蕩章

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衆寂靜感動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御世也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若曰君子賈禍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爲大呆子也○然其然乎○坦蕩蕩非直致便委曲處亦坦蕩○註中循理二字見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若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可長戚戚作何解放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略會也

子溫而厲章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成恭圖相而字是併合語非釋與請只做溫成恭之如恒是實○公羊○矣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一

論語上 泰伯第八

秦伯章

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太王爲天下而剪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嗇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困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錄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錄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四書正義

明爲讓德之光則剪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觀
王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太賢子
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
之不爲猶王季入之不爲食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周高於武
王而泰伯時遠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
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
行而不相背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注之無疑金仁
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剛妄疑古聖之大義與後
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尊商子孫以此頌其

而而不爲嫌竟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
舊訂訂之而待今日爲之幹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所
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掩之文今欲爲太王夫
前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如
近人所云以莽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
與讀集註哉○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
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剪只是
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敬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
也孟子謂伯夷伊尹也千得百里之地而若之皆能對諸侯
自昔聖集

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天下之幸。此其說之不通。猶未若齊金。山皆不識此理。反從焦氏說。使人以爲。所謂商周之方。在於學者。○論文。上言。紂之惡。此言。聖人之善。信乎。能謂聖周旋。太王不會。謂商雖此。而紂亦此。不以爲然。此止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爲金鑑大史。○文以明。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即當結期示諸侯。會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齊金。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齊金。是就周家

為重有天下為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當
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制諸侯有天下泰伯之
所同而泰伯不為此泰伯之所以為仁也。故太王薨而武
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勝天勝地歸賢歸能先有得諸商後
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宋子與陳同而謂漢唐之君不可
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正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
之世而宗復與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讓論
也殷之衰也始於紂已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子復衰而再
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
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

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一

三

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而
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人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老
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為興德
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文王三分有三原是紂之天下未嘗
割義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為商何優善乎
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堯舜之心大地之常經也太王之
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不嘗說一邊不足須見
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者此義非特今之庸庸不知其義

始於元儲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齊魯齊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諸錄與註應合則仁山又曰
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
豈待今日哉○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
受每易有不盡分處而能受而不失其性此聖人之所以為
至德也泰王之崩商固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
之常經須具如此見識如此議論方見即堯舜叩馬之心而
難處有其焉者若只寫得泰伯曲意徇縱僅存註中表其孝
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城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針孔

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一

四

固未足與論此也○泰伯於古今之通義大地之常經實見
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遠邊事自有人承當日已斟酌却須如
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為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
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泰伯之於君臣父子豈
是變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
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歸而後歸且至也○要貴泰
不得不難為太王此蘇子瞻武王非聖人論也諫太王要
貴泰伯不得不周旋太王此金仁山太王未始剪商之說也
諫太王且并諫泰伯矣夫太王剪商泰伯不從非泰伯之非

其父也。天命在我。義無可辭。然幸有歷昌其人。能任其責。則廢典之際。終不欲以身當之。而為遺世天下。存父子君臣之正。然其事尚遠。其所處至難。而能行之。張然無迹之可指。此泰伯之所以為主德也。若用仁山諸儒之說。則此義一筆抹殺矣。善乎金正希之言曰。凡後之人。與吾皆民也。烏從而得之哉。○三讓則讓之讓。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舉。所以為至重無稱說。更見三讓之無及。述父文身。本非正禮。必類行權。乃為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矣。非變故之變也。講無漸深一層。則至德更透。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其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甚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恭而無禮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美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不道只是不棄。不脩只是不齊。未到協和於變也。

君子所貴乎章

朱子曰。斯字求得甚緊。斯違暴慢。猶云使違暴慢。又云違之。

所以可貴。惟是勁察。貌自然。便會違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君子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斯字。○若論威德之效。則神之達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若論威德之效。則神之君子必須如此。所謂一字即照說了。以此二者。像存省察。平時以此涵養。臨事以此持守。亦非只生安之不易業。者貴俗也。只將君子所貴字。道首三。可重看。即得其旨矣。○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期一。曰正。有工夫。斯違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若蝦蟆養。臨動正出之際。有。

獨省察。此修身之本。於誠正也。如此說。方與會于平生本。切合。○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辭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處倍處。鄙不鄙不倍。也不是所以出處無根本工夫。也不必於出字補出根本工夫。斯字當下自然人而充足。○若論威德之效。則存養之意。居多。若論學者之修治。則省察之功。為切。然則又言互。可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謂不可偏廢也。○斯矣。二。言兄可。

賢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修平日用工夫在○斯字
今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對定統政大夫講非取門面詞緯也上文君子所貴下文
則有可存正為孟敬子箴規格則他人不得

以能問於章

上二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器量上說○純乎無我聖人
也尚有人我一問在顏子也猶无排斥正見末句從事於斷
之義

可以托六尺章

白萬曆以前幸輔以相領札為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萬曆
以傳本錄獲持為一局至啓禪間則兼此二局為一局雖以
奪人為巧而已亦易奪然其兩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
有

士不可以章

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為弘毅也
兩邊須有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為方無一不透關○秀才說
不識仁字枉讀四書如何能作道好文字識得仁字則士者
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等八

前何處不見此理○四力上下曰字性古米今日由字尚在
香分內仁也字面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讀說折關不
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仁字豈退重諸落以爲
已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為已任成以已任仁便失派
故蓋仁以為任句申明重遂不辨說弘毅也

與於詩章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
其事而但便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假
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

與於詩章

從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傳說
學經教便錯○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就起而不得其意
辦得字眼先從見耳說末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蓋
與此成而後去詩禮樂則意理淺薄不見三於字之妙矣
須立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
味乃出○三於字只在兩低實義中夾出○有問胡瑗等云
無程子之說便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真以人材
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
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三代

不可僅以下設簡無聊方便門耳。然究其義則必至無詩
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而無詩禮樂亦能興立
成此必太賢以上幾之。自可聖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
人必內修文德。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
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
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典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原且
迥乎不同也。無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
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夫味之言。則告心自有詩禮樂
本處外求。使王者何以簡得人材。與起教化哉。要其美亦出
於詩書禮樂。
第二章之二 卷八
興禮俗學二種。凡以此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者禮樂
固自經禮。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不得詩禮樂。然
俗學之弊。淺而不取。味道若異端之弊。深則放於無忌。然
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成於
若謂告心自有興立。成告心自有詩禮樂。則以心為天。幾
本章上下各三字。然重在下三字。蓋詩禮樂妙處。則發不出
便與上三字沒膠粘矣。詩禮樂各有體有用。註中用兩層。解
解字字入微。於此說得親切有味。與立成三字。但一筆帶過
與時下挑弄三於字。自以為得密訣者。自有雲泥之隔也。

詩禮樂後世以為經耳。在古人不可斷須去身。皆所以為學
之具也。時文動云。通經會經。其堪實飯。三句是得力之因
由。非傳授之次序。如云。欲興而誦詩。欲立而習禮。欲成而
樂。則不可通矣。此皆呆有無註內。始中終三字而失之者也。
三於字正須善會。通許。古人自小學之時。便已歌詩習禮
舞勺舞象。由是而興。由是而立。由是而成。幾不辨其何從。舞
力之處。然夫子謂興必得之於詩。立必得之於禮。成必得之
於樂。條分件繫。正欲使人之為詩禮樂者。實得其精意之所在。
在耳。如百花成窠之後。幾不辨為何物。然細為之分出。其意
發甘味。當必有所屬也。句句從學者得力之後。推得此意。
無一板無語。通許。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偕。實不
向彼於字。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二
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詩禮樂之所以使人興
立成。處講不透。則三於字之聖。終無着落。人即教讀幾句。總
是皮面外語耳。古者教人。養小使以歌詩習禮樂為事。直
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其親家其功用。其為興立成
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民可使由之章

由與知有兩事。而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其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知事。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可字只訓能字。便如前武深解。○聖言為老莊申韓。○詐之祖矣。○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護也。○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

孟子卷之二十一

下

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繁瑣。亦非斷然不許。○也。○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貧實上說。音有只在聖王謀治上說。○然惟民之貧實如此。故聖王之謀教亦然。○然偏靠一不得。○可字訓能字。此自民字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此。間雖有意便是民。能使知便盡事。雖不知以為年竟無。○者正是不能使知也。○不使民由者。蓋民之政也。惟恐民知者。徂詐之術也。兩者之失。比比然矣。○至於因使民知之而先。○則從古未之聞。然則夫子下一語。不幾贅乎。不知聖人重人性靈。有性處必加之明。而後能處之。當先裝得民之性。

情如此。然後知所以安頓恰好之法。此兩句單要在知民之性情也。○甘敬翔為朱三章軍中文檄。將士讀之者無不歎息。感動。蓋以其入俗易曉也。然則其為得淺深恰好。只為知將士之性情故耳。

好勇疾貧章

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勇與貪。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貪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貫。

孟子卷之二十一

上

中演義而編。近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如有周公章。○聖人本義是。○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於驕吝可知矣。○若只見得才之川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題後申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聖之神學以作用為性。如婆羅提所言。○入出理者。編該法界。故舉其體為無。吾無惡。則其用但有知。

覺運動能于靜得之專重精神體力故其教極護短才才此
為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耳惟
其於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善從何生不特已為世法周旋
善字終成假令故事才而輕驕者正為驕吝之不可才也
兩兩解止知解也王伯安謂靈氣是聖人之資親見良知
用半幸吾稱動機遇道為聖賢活佛皆足此旨○驕吝生於
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肉體必有恃而後行
謂上驕所謂去節於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
必有才者但實其驕吝不當隱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

孟子

卷之二十一

三

以寬假驕吝之異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難事須知如
使字虛神○此章大意其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顧才事者謂
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
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
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才已壞其才直件事何足觀
況乎才未必美矣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
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驕吝之本
由才而生然世間竟有一無所能而驕吝者不必足須有才
也但無才之驕吝其為驕吝也顯而淺有才之驕吝其為驕

吝也微而深從來英雄壯士名世流其人亦未始顯露其
驕吝之迹但觀其養德之節必有節制自守不無矜持之
凡在這裏講節才字者亦自不小且言者也以謂有才
吝之不可則無才者自不必言此不備之補也

三年學

不至非必不得已也無暇分心又此耳不特不得已無其人
也此世界中難得耳○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
古人學處志毅今人以學求教子謂真是無學耳時文非學
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進處東西那得有學耶○此猶泰

孟子

卷之二十一

四

伏時語也其所為學皆修己治人之術本有可以得教之理
故三年不食穀君子以為難若後世之所謂學則詞章舉業
而已縱令窮工極力以朝延視之當日何預我耶乃見彈索
笑如數券而此過何也

篤信好學章

逢太平盛世誰不慕冠冕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子
之前極重雅本顯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
領向來富貴無礙到此更不消推說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
則不得

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因憐啓賴問以由人而橫。橫處士而遙持。到政門戶互相剪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說到謀得雖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足方。是聖門翰義之學。

學如不及章

兩句總。學如不及。是兩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放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

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德。

落支離。月峰變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人以為能脫去。章習說不知萬層間以家混合一為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真。乃能脫去。不功與心亦不專指心亦不盡關兩句。只重講到底而上下界分。雖然斯為得之。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觀察一步耳。惟其精勤足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先輩以上句為功。以下句為心。亦是略註合說。故義疏而意自一串。近日講章妄分未

得已得真。痴人惡夢矣。

巍巍乎舜禹章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為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而也。若要說得高。并將事功事人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為天下憂勤。所以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為天下萬世為與。則舜禹之不與。荒矣。聖人不與。正有憂勞在。只見得明明。則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尙。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尙向反面止。與庸妄食癡沉溺者。較聖凡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面却正與英

雄略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異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却是無忌。與其不與。正看得天下極重。古之天子為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勝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惟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為

繼也。古來帝王皆下以天下勤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却無幾。漢唐此所以為舜禹耳。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間不覺之術。日盛乎。吾視妻妻子如敵。疑耳。此亦夫有人。不與古同。無論戰爭否。件總是私意。

看樂務薄四海時人朋中正多一府沾濡耳四路播餘方見
聖處。心有與處。雖有不與處。猶須不是一并放下。毫無
罣碍也。有透不與真源。則憂勤。屬脈無非不與之意。此處見
得高。則雖煩乎三字。不用虛舉而得。不與本事。是歷代
上之所同。惡空得天下。却是舜禹之所獨。故特舉二聖。只之
字。而字也。字。既見能於上六字。寫得勢透大意了。然俗手做
來。竟似竟屬文。武。便不能不與矣。若固有之意。正要討著
將終身。意合看舜禹。深天下。正要對某許一箇人。合看視天
下如敝屣。正要對無忘無忘。一日二日萬幾。意合看。不感便

讀書集錄 卷之二十一 泰和

講這道理。不出。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側舉舜禹。
者。正以其本。有天下而忽言天下。尤人所難於不動心也。
議論。從此舉入。然此意。只好在上句。襯托。若搬入下句。
看舜禹。太淺。有天下而不與。非經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人
於前後。或更加。時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大行
不如當名。下。損此。當出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凡聖人
皆然而爾。舉舜禹。以其遇之。可下。

大哉克之章

首飾是德不可名下飾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

能不極住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下飾如何說去但德字
合存主精布意止說做立同然連連如中無為去則不可耳。
上飾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次節。但其勉來。正謂可得而名
者此耳。仍安率合無名則人不分。德若一。其語話皆諸章不
通之說。○民無能名。指其德之高。天深遠。本節指其功業。
章之可見。○則天無能名。不是言老孝。玄化無名之道。德有
有主者。有精布首。成功文章。自是兩長。打文章併附成
看小的也。德不可言。可見者。其德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
也。今仍歸一無名。是也。生帝。○則謂文章必發功。幾引用

讀書集錄 卷之二十一 泰和

文章字句。點綴。即云得說。亦俗手所能辦也。須知夫子此
論。竟足出格之聖人。其所謂成功者。是出格之成功。其所謂
文章者。亦是出格之文章。并不在古今。創述。小處手應。
能於此。舉寫得。出。可謂之切。發議論耳。遠許。○龜龜等。
原。情形。容不盡之妙。向空際傳神。不第無名難測。即功業交
章。可見者。都難測。竟是大哉至處。○是之功業文章。與他人
功業文章。不同。說到數朝聖賢。顯績。皆為其有方。寫得大哉

舜有臣五人章

二字神出而昇今

八議首節皆注目在才難節止說得有之虛能獨注目在三
分節更見得所以有之難方於論才而以至德結之微旨有
會○管仲狐偃霸詩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况周之十亂
皆文王所簡錄附錄而武王則公卿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
以後世功名之士作逆造亂之所為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
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古語才難是泛
言如末世無人物莫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教却從
舜武多才降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
泛講通行之難不見全理深情矣○聖人心胸人所歎在古

卷之二十

五

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神是天理上事若止得後世英雄
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
看得聖人一生柄柄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威靈却是絕
相此附處也○忽然一歇不知形落何處若者虞周若不若
虞周千古傷情盡在裡許○看來此章只論才難因而論
周德此夫子當日直言之辭次也下節却從唐虞之際二節
生出從來並提周才周德者非是能發明際子反於斯之義
使下節意思宛宛在其指下方與俗下偷注至德亂黨章注
者通別○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為之聖人之德也文王

可為而不為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
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顧天應
武王原本嘗有指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為至耳○武王
三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井合說正是見文武
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德兩義並行不悖○不過祭封武
王如何可取○其時義當革耳非為才多不可安人下也
文武猶是舜也言舜即是堯言武即是文文王事殷武王伐
紂其迹似異然中庸謂善繼志述事不可謂文王在十三
後亦必代紂顯不可謂武王當文王時必不事殷也從第

卷之二十

五

節通到第四節不殷却文王不惟肯技節盡力方有遇人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道論至未
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
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
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成而服
事之德亦以文王為至也○有二難事毫不關才說故外
有別斷為一章之路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則
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求才周亦受才却只是以殷
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

能可識其十人之才亦只成亂世之才矣此不特淵德并淵才也。先列舜武兩聖後列周才之盛幾於唐虞聖矣。然末節稱其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汪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也。我算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對不然而耳故不曰文王之變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實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直捷聖聖非周志武王不執君入諫足破千古之惑且將唐虞新辨到處更與上文圓結有情而此節之聲旨亦有著焉矣。才

聖者言盡 卷之二十一 論

字

自是人才不在人身上說德自是君德然亦非三德為德之德也。兩者有何交涉強將才德兩字派定下二節造成錯綜不可後動此亦是做時文者自作機趣耳。竊恐夫子嘗言求必即有分柱之意也然則下兩節當如何輕頓日但在上兩節寫得對便得下兩節輕頓矣。通評

此言無間然字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開矣之開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開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難易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若歸本心原是

推這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此句開端意也。問字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非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精勤容周旋中絕非惡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問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為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未有絲毫不同苟疑處雖無傷於聖人全體然已得問矣如武者方是求聖人之問然。禹之無問是兩邊合攏來說時文每牽引精一執中却是從一處說

此言無間然字

卷之二十一 論

字

向兩邊去雖道理本同兩言各有當節節推去可知是盡其未免籠個偶突矣。通評 ○無間只是事字中節合宜非有奇意也。○問字是吹毛求疵意。○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測不得何暇此問求至於問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處或猶有毫髮之憾子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要於問字平淡處發其精微。禹只是箇稱不會為有問處修補稱其無間亦不在此客星伴整也。聖人極處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知辨說問字不能微妙說無間。○三段是隨舉事件無不可以足其全體之精密無間不

此三段也。雖近活法。人亦知之。雖說得無間。大本大用出耳。
○禹之無間。其神理在三箇面字中。一若意影取而字便錯。
○非飲食三段。不是無間之大處。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皆無。
罅隙可尋。則真無間矣。每段中又須交互。此語方見無間之。
盡。文能刻劃入微。亦復不留餘憾。○首尾兩句贊歎文同義。
別。他人作一倒放。演則末句爲贅旎矣。○首末二句文法雖。
一意。却不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二段推助極致而。
深歎之。非復衍也。却人但看做一條於頭尾裝蓋贊頌。套子。
比直是難聽。卽尋理者於首句描寫間字意已盡。到末句。
便索然只得輕派開文了却矣。於三段後反覆洗發。末句不。

天章書目書語錄卷之二

論語上 子罕第九

子罕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簡故言。在罕言只是簡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顯記之。不是夫子有簡教。自與人簡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數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得會。害道不小矣。此節只合三件各自分說。一着牽連此例。則樊病百出。自投難解矣。兩與字乃記者指數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三

論語書錄

卷之二十一 子罕

罕言各有義。註中甚明。若以其皆有言而無言。則在罕言有義。且夫子諸言仁章奈何耶。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義。雖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待已從事文字。云云耳。察其薄儒者不足為也深矣。

達巷黨人曰章

艾千子曰。黨人惜夫子之無所成名。夫子即以執承之。語只空以開令省題。賡文獻曰。道非博亦非執。道可博亦可執。道無不在。偶執。無往非道。道不可執。執之首。與太極御之卑。以高成名與執之非。種種支離。皆題外傍意。須一

掃除。專玩朱註。題旨始顯。然且無所不包。按千子此說。蓋云。○要。換聖意立說。須先體會聖人氣象詞氣。若云以此微。黨人無此深隱之孔子。謂若左其詞。無此附聯之孔子。若黨人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親面。果有管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應題語。要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附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為的當不易也。○陸稼書云。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潘嘉民無名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顯引存疑。以大義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舉字不合矣。此蓋本關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非關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還有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以語以說。成名。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恐干技藝之。與關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夫不知夫子不若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薄也。絕無微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

論語書錄

卷之二十一 子罕

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潘嘉民無名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顯引存疑。以大義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舉字不合矣。此蓋本關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非關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還有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以語以說。成名。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恐干技藝之。與關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夫不知夫子不若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薄也。絕無微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

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華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之
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
以成名此二病也莊中問人嬰兒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
原不負謙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
者舉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者
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持此等議論夾入正意
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極
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人天縱
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適當故後章則托之小人也

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

則欲自高其德者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更謙
辭定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累贅校
說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多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
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謙却技藝空說知能則其
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按稼書所說五病吾無以解
但應見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後有所執以
名乎則借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為耆也但不是傳
子之不能成名耳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情去下
子以嘲附弟子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此

聖人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
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特言人之不可以無所執
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極善獨者便是道理處其於黨人固
無與也看得超脫自無牽枝帶葉之病○博學非聖人所難
無所成名正聖人之不可及處然黨人以博學欺孔子則孔
子有所不敢居以無所成名借孔子則孔子不敢不自審註
中承之以謙承字最當體認凡作解嘲語及泛為謙辭者皆
非也○昔人謂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如此章說到
地程子更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如此章說到

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

執射執御亦可謂之近如地矣作者須切題發明字字不
不必於平實之外補幹出高立的意思來而聖人之不可
學自見語表乃佳○觀上節註中惜字下節註中譽字
則黨人之於孔子大抵贊美之意居多但惜同情是譽又譽
不着則直謂之不知孔子可耳黨人雖不知孔子而因黨人
之言亦正可以得孔子此又是後人會讀書善觀聖人處
詳○是章不難於上節發聖人八之體以難於下節體聖
人之氣象註云問人與已承之以謙不可云執御執射將聖
人假托之辭又不可說聖人語其要云執射執御不離不

若其有過其過於高立不如說得平實與其過於莊嚴
不如說得真摯

身見禮也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
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意注重下
節若聖人不特已于流俗中選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興起之
辭以應衆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
折禮之義與叔孫通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
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上古輕制未備

非也二十一章

王心思未處聖人復勉不能易○此章須作四段讀
也一斷見古法當然今也純一斷見變法可概一斷見聖
變古而尚有此意之善善從衆句乃見聖人取舍輕重可否
之意以起下節如此則段段有意思議論可讀直一觀禮
未可謂之曲折俯仰毫髮無憾也○禮者天也故克己
復禮爲仁中庸以等威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金
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
損益惟時必取之於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
也禮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

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看
禮亦是聖人憑心撰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
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不
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子春中見
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吾字便見主持自
任之重衆字便見習俗流弊之非衆豈可從乎于不可從之
中此猶可耳正是持正處不可作圓通語

子絕四章

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得道理統着不落色相
請讀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聖者染空
畫月者道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
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模糊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
全在無字無字中情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
之無

夫子聖者章

聖自聖多能自多能兩件不相膠粘處于真已看得極分曉
但謂聖不在多能凡知道尚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
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反多能此理非于真不能開發也蓋此

是第一等聖人生知安行甲裏事孔子以後惟朱子一人庶幾有焉二程尚不與也故朱子謂形若聖人地位獨子貢之言爲盡但此不可以學而至聖人不以立教故夫子不欲以此自居耳

○聖之多能與凡爲多能之多能不同○本聖看得多能本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但將聖字另提起說卽不肯說低多能人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而後天縱句亦多好弄失實○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創廟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爲衆人之多能則孔子分外不可及實如此○孔子不特多能與

字聖聖字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無大哉民未有可見卽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就不統惟周孔之藝能告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聖自天縱多能自又多能兩者絕不相因正破此字卽以多能爲聖之說此端本正旨也然聖不以多能爲貴從古多有不多能聖人而夫子又多能卽此亦是其天縱處蓋多材多藝實非頭等聖人不能此端本言外之意而朱子所謂三說之中最是子貢道得聖人分厘盡者此也

○近人云固字從一與字生與下又字映縱字易發固字

儘將字圓家之觀筆也此說極好○固字上應者與下咬也須兩邊顧盼方有手揮目送之妙○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其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慈地溫厚由此觀之知我乎句正是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小將宰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也曲折甚多將說自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燕木句謂多能勢頭說壞則一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不出許多曲折不最當多能之學義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則以是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吾有知乎哉章

此節向爲禪宗窟窿據知以無知爲有知妙用空空爲無知實宛皆謬解也此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鄙大說至于我叩兩端而竭真說得家常大段方是有功理學文字○萬曆間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大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言下辨易明○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見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于理不通卽夫子自贊其淨名固妙亦于文不通

矣。○以首二句屬夫子之下三句方轉到誨人前章多主此。○須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通主誨人說極是。蓋諫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注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恩不敢不盡意。不盡從已轉到人也。○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退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卽鮮生知而居敬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只不居有知而自白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誨人亦盡知。意似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爲誨俱宜竭盡。不辭一毫也。

孟子卷之二十一 子罕

○說無知。僅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虛說。兼退也。

顏淵問曰

首節只贊道。無窮盡。無方所。時解顏淵子曰。錯用功。證其。○仰瞻微總。心。容。高。堅。前後非用力之誤也。○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曰已。述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曰。達諸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後助也。○高堅首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

做仍舊暢快。因落孤窟。而雖分兩邊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數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或謂首節卽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終與本節無分。謂原不須分首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興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首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硬坐顏子先達後學者非也。○循循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難。

孟子卷之二十一 子罕

至然却是立在下節。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多事在自。學之得力處。體出方得。明然全理。○循循善誘。直從聖人未心體會。若僅從教法上稱善。尚隔一膜。○善誘人人字。人多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概。下兩句纔是顏子自。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爲一顏子。○循循句是總綱。下二句是條目。○聖人教人只有此條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卽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頭路。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

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費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若執弄我字。便似悟得文體自在。我不煩騁騁覓。此說太謬。語從追思聖教說。我處都是說夫子見地方超然。○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天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着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龐滿。纔不曾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着箇以字。可見文體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人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概云文體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體。其語愈高。愈覺。若謂文體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斯言。題應作博我文約我。禮云。以我文體。以我禮約。即得耳。○不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自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時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見顏子語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時文體雖我自。有并云以我之文體爲博約。我字語脉且要調亦不佳。○或云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中說非是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

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子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卽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明得實理。文體二句平說。調說俱可。若不曾說切。便分做亦無是處。○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空權格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其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都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時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須見得文禮是聖門樞柄。而以字授受。何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等用力。○致知格物是學者始事。克己復禮是學者終事。欲至於聖人之域者。舍此別無法門。此先儒所謂學顏子有準的也。但博文約禮亦是交致並進。約禮後仍須博文。如者。則以學爲善。假只是得後便了。其所爲博者。不過魚筌欲盡其所爲約者。亦解氏乾屎橛。江西黑漆子而已。豈顏子得中勿失之學哉。○卓爾句最難者。爲淺陋講說者。既其腐不舉。欲作高深之談。雖先輩試解。異者三不知。仍舊其籬壁。甚矣平實親切之難也。○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二句方有解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

便絕。大段着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兩上轉。不轉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顯。下者而文字作轉語自見。○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即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人進功候也。然顏子人道功候源流已盡於此。須看出兩處全身。此章自第一句至結末句原只一半說下並無。既既後復重家到成路。步步疎。○第一節只贊教人之通之旨。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力得力最難。至章見聖道之難以見。明然神理。有至

卷之二十一 子罕

分斷不覺後來何處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未盡前進而後悟。似高而實謬。○首節只教道之高妙。次乃種種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先將首節說像錯下工夫。首節已墮入境界。忽立卓。竟分聖魔之隔。一誤也。究竟從末由與懸忽無別二謬也。如立卓爾別作悟境。不靠定。約處。反寫入陰界中。懸忽去三謬也。○范雲威云。首節顏子已見得大段處。故極口贊歎。時文竟說用功錯了路徑。循循善誘。夫子教人皆是這般。時文語氣若顏子有循循善受。如有所立卓爾。是見得若落親切。時文還說恍惚。

終無所得。俱誤。按范君所說甚當。大概向來論此章者。重在明歎機神。而聖教學定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絕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己融會不徹。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出子罕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實則一也。○此章是顏子自教人道。如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提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近事。故程子謂孟子對

卷之二十一 子罕

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徐爲儀云。徐極道妙四字。益貼高堅四語耳。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只是此體乃近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實道。以仰鑽。懸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前之仰鑽。懸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然曰深知而歎之。正指明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爲高堅。

前後下四字之註解非為仰鑽懸絕上四字之註解四語
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每求道無方上不重費道上
日不可及不可人不為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末始
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欲之則第謂於唱數
道追前非而象帶費道之意計意自宜華融若偏泥費
象帶本旨且漸使人視道一為否道之物將文禮卑通
象帶却等諸般門象帶而好學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
堅前獲之象帶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太
象帶者義解者多人玄禪其象皆由看深之過試平心看
象首尾相應就顏子進時說此看淺處說便覺明覺
後看而反深者此類是也仰鑽懸絕空求諸心專約求諸
功是已焉此瞻遠謂仰鑽懸絕是懸擬寔功博約是資助
法初用恭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
象帶不能乃由仰鑽懸絕非頂博約王龍溪謂仰鑽懸絕
是猶欲使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無方體乃真
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引
解儒皆百節費道之說啓之嗚呼後所卓吾怪僻亂常為
朱罪人毋怪陽明龍溪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

無之矣此瞻遠學又矯故說而題焉作偏流病功不持罪此
外之唯此置陳者空無懸絕君子世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
故常而欲之者也故出為論以明王學除陰似是而非
亦有有意圖禪悟而欲中之一見道不的也首
節只數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賢之有片言三節自言其功
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大節言六人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
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賢前後不重仰鑽懸絕上程朱之
言具有從無以首節為則子之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莊中不
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無窮費道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末
關書象
言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懸絕空求諸心即是俗
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
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後儒入釋致此紛紛
不知高堅前後只特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
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縣夫子之教做工夫
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已得當定說切末于謂不
是擬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為仍即
高堅前後者固落邪說即謂卓爾是格境而高堅前後是迷
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

至龍巖所稱其賞之見配禮所分恭提齊助使皆看得高堅
肅穆具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解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
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盡銷如或問
陸子靜亦講殷觀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明此義則
首節即不費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巖卓吾復所
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漫說講論亦違傳註及
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話出身者其見道處
不約其觀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于異端者亦
勢所必然也○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最重
也

爲末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
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徹來徹去只是做不到却觀夫子之教
人有序候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
得於已如此看來則前後一脈自貫今人于首節先離却夫
子單說道盡其心欲留夫子作次第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
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問首節即贊夫子
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
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一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

鐵鑪却又誰喻耶說箇道便堵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
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而說夫子之道然
則首節中顏子做工夫已別出耶則必有不見如所謂迷
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
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曰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
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爲
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厚
其教待其迷誤而後從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
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微始微終其中
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惑
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
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
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
死迷却一問也不離博約故是微始微終學顏子向來原不
曾做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而節是實
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有美玉于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作文但須讀玉半玉半行

非也子貢意中雖疑夫子程匱口中原字說義沽兩端卽偏重沽一邊諱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語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且但須點明求字俟夫子口中說待字時有昭應斯已矣獨提出求字重諱者非也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果是美玉求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求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懸衡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復復有玉乎今日

卷之六

47

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試問夫子與子貢所爭不同處安在人必曰在待字與求字也余謂不然只在美玉兩字耳。果是美玉必然待買求沽之後復復有美玉也須知子貢之所云美玉尚不是夫子之美玉耳此義可助是題一解。詳評。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弊不得買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買更高非表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款於玉只能盡待買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徼倖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彼儒履屨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

而高舉異時之道。此篇連求。非待買也。緣他本是碌碌庸庸。謬謂燒料玉簪。價還過反。實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且足。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見。時文於括哉下必排斥求字。以出待字。殊大謬也。然又直下不得。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契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詩興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詩書禮樂亦是各

卷之二十一

手

事謂雅頌得所而使應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樂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而爲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蓋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正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前南籥大武韶箴大夏韶箭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而不但就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從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考之以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妄揣其淆亂更無

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問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也。況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真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亦以復漢儒林傳爲據未嘗臆度臆斷也。○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微塵也止飲僭其聲容儀物之僭美夫子提出大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雅微不

四書集注

卷之二十一

三

詩是樂章與樂相爲表裏然亦有不必要人樂之詩豈得樂之說乎得其所只指篇章次序而言有以所用之人所用之地所用之事爲所者即牽合附會於正樂而失之者也。○止樂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註中廢闕失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教誡章統殺音節篇章是有教而無義非聖人正之志與功用矣。○見正詩樂與作春秋義相表裏而疏發得所須貼切篇章次第抱住正樂方極其細密

子在川上章

四書集注

卷之二十一

三

明明言這都云不可變彼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據也。明明就川言這都云不可看川此即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教行理深闊矣止朱子所謂如精臨誼又不可說破自有個黑腔于者是猶謂聰明之傳至龍溪而發落殆盡至李贊則又加錯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至此學則一黑腔于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稍學究秀才邊沒已與朱子不啻懸東西更不似模樣朱子言不足爲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明道謂自漢以來

儒看。不識此章義。孰亦不已。天德也。其美只在慎得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理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恁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也。又謂。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須令此數條思之。○又。子子曰。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喟然與點。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說水。說天。說物。生說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之渾全也。體求仲曰。如斯斯字。卽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者。斯水也。然千年來。未有人親說。此聖人啟口卽道。何必於此處講。言時作必不肯及道字。○按。不肯及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道字。皆蒙漢唐實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如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遇。拘取。顧家不犯正位。及臨背十成之例。不知。○又。打脫事理。語。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對。義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韓兩說。是正其誤。但艾云。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舊案在。韓云。謂道體不息者。斯水也。已。○又。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在子

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人謂說此節書者。無莊周濠上之想。其文不高。吾謂有一句。恰南華牙慧。其文亦無是處。竟夫之於伊川。季通之於考亭。同室操戈。不知其所論何事。稍能得其緒餘。方許於此間有位置耳。○一陰一陽之謂道。先儒謂緊要全在兩箇一字上。卽此章道理也。又曰。兩在故不測。又曰。推行於一。此等處。解說不濟事。皆當做箇題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音

目入思議來。○往過來續。無一息停止。天地間無物不然。人心亦猶是也。然人心體有物欲間斷。則乾坤或幾于息矣。所以先儒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以其在動靜交接處也。○又。謂言川不言道。是孰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獨得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着。是幻道也。要與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先儒皆以靜時見天地之心。惟孟子獨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復卦不在坤卦。天地之冬至子半。人心之幾善惡時。危微續絕。全在乎此。庸上一款。正是夫子吃緊爲人。非泛言道體如此。莊之將來犯

弄也。述評○逝者如斯，不覺精出道體，作文亦以不指出爲高。固然，然今人含糊鶻突，指東道西，說成不爲，恥物事，將幾幾移神瓦甓尿溺耶？尤可笑矣。述評○夫子之言在不合不在逝者，看眼在逝者，非不靈顯，然止是佛老見處，正須從人心自舍與道體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老婆心。○非漸進而有常，則不能不舍，全部易盡于進退消長之間，只是發明新理。述評

魯如爲山草

開口便着空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若謂知詩之此

四書新錄

不卷之二十一

子罕

體直從爲山竊起，則本旨爽，靡不入矣。○只一進字有聲，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若止作一字，讀便抹殺許多妙義矣。

苗而不秀者草

苗而不秀，而不定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故看此章，亦只要談醒，稀有矣夫二字之意。

二軍可奪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奪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天下大任

非匹夫所能勝，必資以智，蓋進以學，可以大有爲於天下。示教組袍章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合頭便說煞于路，是由也。衣敝組袍云云，不但似于路實有一番故事。即語氣亦無此空曠幽妙矣。終身誦之，不是自害自誤，是以以此爲至守而勿違。四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要看得超脫。○怕鬼者與言鬼不必怕，非不丁了，然已不得不怕矣。恥組袍者與言組袍本不必恥，非不丁了，然已不得不恥矣。只是卒然之動，不能自主耳。學者須於此體認克治，如書

四書新錄

不卷之二十一

子罕

上蔡所謂危階上言乃可。○義理學問無窮，纔有自己之便，不復進，此何足以戒正解，非謂不使求者并要忘其本，不求之心而後謂之進境，亦非謂終身誦之即是使求根，未盡處必并去之而後滅也。述評

歲寒然後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着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夫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說得極淡極平處，松柏地位益

真益高。此節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雖激烈。尚是血氣正事。純正則理義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有難物絕俗之。種。有特節獨行之後。有賢者忠孝之後。有聖神之後。只一箇後。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箇寬枯得喪耳。安能言之真。而正大手。

知者不惑章

說成德自有序在內。說道理如此。正有學字在內。說工夫。又有渾然體段在內。體用無二。釋氏明心見性。而不

曰書

卷之二十一

子

可以治國乎。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曹操漢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子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要必到不惑。要方成其為知仁勇。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一句。包全節。俗亦云爾。但知文淵為包。而不以理。故包猶不包也。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則所。道立權。又何所統貫乎。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剎山權術。未嘗不援。本。

曰書

卷之二十一

子

目。經權自體。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難乎。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應若儒笑。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于經。而精微曲折。固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精神。乃能權術輕重。而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為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見。又實是一乃得。○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為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及此。必成是誤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使亦可不必要到權與守經。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簡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定一條路。

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權是秤衡。輕重在物。分兩在星。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惟程朱起而正之。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計。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察照而難覺乎。論者必以理爲心。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五

百篇無淫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亦非也。近人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抹却情字。此亦爲鄙。說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教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微三。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夫嘲詩義在思焉。說詩豈必泥思乎。是求廓而反窒矣。故辨此。○唐棣詩人能思而不善言。雖然不善言。思即是其不能思處。意思果到。則衝口而出。自然成事之病。凡造語淺率。皆由意不到也。於此亦可悟作詩之

理。送詳

○此是夫子正色嚴聲。緊爲人語。而作者每習。老莊玄解中求之。無識甚矣。述評。○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辭。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下述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麼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捨。不相假處。卽天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制惡事以杜奸。何爲老婦出之。可。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謂其家別其意。止欲褒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目悍於聖人六經之旨。惡亂後學。可恨也。

天章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二

論語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須說得夫子中禮之難。又能爲出夫子不測之妙。乃得題意。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若但說朝服間言語氣象。輕極規摹。不得變動時宜不測之妙矣。

朝與下大夫章

說尊卑體統立朝服威儀。推出所以侃侃誾誾當然之妙論。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二 鄉黨

辯精湛潤足虛場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權詐所不必言內進而無充備注亦是衆悅者流更進而權詐賢矣或敬而大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捧躬之迹亦非動者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須道得聖人界分主事乃確。誾誾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大與與。即要從誾誾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三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君子不以辭章

繡衣三句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其可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創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若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初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成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其學必含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二 鄉黨

齊必有明水章

以異學之必曰當時但須敬敬則自能變食遷坐矣再作一轉語必曰當時果能敬敬則不須變食遷坐矣夫謂齊不必變食不必遷坐人或猶知其非若謂齊則自能變食遷坐其說似乎甚高而不知其非聖人意也聖人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兩必字着力正要借外而之變遷以收攝此齊敬之心所謂制乎外以發其中之謂耳

食不厭精章

不說不厭粗妙矣如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五利厭

精不擊細正足記者妙於形容聖人。施與像若未理人亦聖
常人耳。一着推求。便爲人欲。朕精誠。總與朕相念。頭無別
思者。不知味貪大講究。時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
人分界處。

朋友元章

即友類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者。則車馬極
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
一倫。雖在親視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
極重。則下面等殺。幾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殺起處。所

讀書靜翁

卷之二十二 靜翁

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愛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
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雖非不三句讀。却只
氣。尋下意。原一中。然非先平。則側實意不造。

色斯果矣章

問泰之際。段熾演發。問後世權許。頗驗學術。其特高乎。就上
面推出一種。順逆先後。不沾犯手。成火。談生蓮。水面淺。聽作
用。陰符素書。易得之。以典漢文。景因之。爲清淨之治。後世
以爲至道。迥異殘段。不知山中。雖管商而。則歸黃老。本是
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別耳。於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

幾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而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
孔之道。未嘗一日不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
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樓四書錄卷之二十二終

卷之二十二 靜翁

大學 則在廷 編次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章

野人君子二句乃時人之言此二句尚須添放未可直入時人口中○君子除却以位言皆有道就德之稱故此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是易其詞而下又云云乎若謂因時異名則聖人亦大游戲矣○前章後章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退矣○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為要

國書語錄 卷之二十三 先進

恭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又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故先華每於上句先觀正意而後點入言後復提出止意雖用筆有藏有露要能不失此意從未有以漸融無是非為妙也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退可知故先言必補雖無君子之名實野人之議云云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論者輒以

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概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偏爽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上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都將三代以前石先進固有反質之說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嘆其美善適上猶次義也○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奢淫勢利假巧浮薄皆後機也○禮樂漸衰不知復德為避轉相效

國書語錄 卷之二十三 先進

舉事便優市井之豪橫禮義廉恥之說憂得安底耶向見江文雅社約嘆養生之初世變已極不謂今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求之能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一言一動無非禮樂也故用之特指用藏樂而言若云見用於世而後從先進則必在朝廷邦國而後有禮樂其說有不可通者矣凡講禮樂處只向巾箱袖裡下手取取冠冕大話頭於此章禮樂總不切貼非獨此也○首脊為人謀藏樂於道理有純漏也只就日用平常處說若甚淺近而得其精微之意通詳

從我於陳蔡章

只在從難發論方知四科亦一時創舉所記後世以定十哲
斷矣

回也非助章

語語是憾詞見喜乃往近人說來皆是喜中見憾矣如云而
回進矣而回遠矣更有何意味乎○顏子所見已列至處然
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與處實地勘驗見
其不遠足證如勝由化○沙○須從有礙之詞托出深喜之
實乃得當日語如一下上言言款款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
則語錄錄
不從之二十三先道
○無所不說正印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讀便似上
句貼賊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不遠如然即是回之無所
不說讀乃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已俗手欲刻劃說字說來
便有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境界非顏子分量也

孝哉閔子事章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便必非春秋
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如時人所言却
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
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寄記溫實忠厚

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爲艱難貴處辭族

先將古來許多脫離惡件填在胸坎這過斯婦父母休嫌
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開離人占風聲氣弄去撇來外邊
千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及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關
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斟酌觀此一條
備爲人夫爲人子者甚切○他人混說便似國人與家人
然齊聲稱道亦太慷慨矣須是父母兄弟稱在前人信之
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故此節喜從人字換講不得若
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直

自孝章

孝之二十三先道

他相皆言之無異論耳提言說起轉出人不聞來方是一

車下言字一句不是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
子養後母事不可爲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便鄙者
孝字只以虛還爲得若謂應其子則不可愛其父母兄弟
却不無處書未嘗詳須闢大子以理牛之子喻仲弓可見矣
○之言一字粘貼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
而人皆信之也若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聞之則矣
爲門內之行豈有友自外始者且如侍作人之言其父母昆
弟不聞又似父母昆弟不聞於人之言矣語氣頭然不如是

○所以能傳人之不聞者只是李有其言父母兄弟之言朝夕漫漶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兄弟之言不足信而必以他人之評語爲定論也 述評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知生知死宜直道其所以然之故不徒問靈否虛作口頭禪以爲高玄名雋也須知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爲人止要人於事人知生知死着力述評○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

論語集注

卷之二十三 先進

子

出事人之理以求其令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難矣此似是而非也

魯人爲太廟章

有他者必有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即解而不任多言也王荆公極負聰明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爲此也不見有他意人欲以爲言或不能實理見或爲人理一小事謂之曰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夫子問之皆是有問一介老生耳然問子議論夫子贊嘆而卜府之役終莫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頌盛古之

人君重一嘆一笑豈知老生嘆笑亦着實可重耶善自珍惜因言而追說不言非美其慎重正美其當可也

子貢問師與商章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簡筆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道猶不及只是有簡筆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近世儒者深德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謙厚之士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猶着偏處則所取者率多牛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道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并易煩瑣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

論語集注

卷之二十三 先進

子

不及泰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算又安得謂明哉○道實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着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將說并欲將才向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臺中語要矣子貢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以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大千又云其大較一自到合比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其註實發問答兩次意思自微如俗解不誤檢合含糊不知過不及簡楚○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

失中而道以中庸為至意曰見即抑太過引下及尚未有此
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并教子貢不幾肩中之肩子士
人動手便拈或且師商賜三人並提皆於本文有得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為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為之謀富
足以為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
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
聖人之意而勸斷之故上面先從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
氏不當冉有所為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三 先進

上

果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為季氏傾魯則失人獄父與意
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為季用陰險其謀則更失
出有其辭說伐顛更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
計之為其臣此不過其臣之為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
謂陽為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邪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
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符權而徐去之等
論皆心術不正其根從國策來文人每為所漸染而不知圖
取新創非小病痛不可不相戒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作
尋求類語也蓋數子終於此病而曾子竟以所得之可見人
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
足以限人而何有十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四也其然乎章

揚回而抑賜則失之淺遠而無言外諷勵之意特下便欲幹
旋子貢說得通高難分寸亦是近來模稜世情俗腸中流出
自以為妙而不知其失更甚也只兩兩開說而言外諷勵之
意自見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三 先進

上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不踐正人不入處○善人之不踐述與異端之去事理邪惡
之惡務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為惡此生
實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逆為教以無善為宗不知其
道之○人于至惡正真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亦字須兌轉關合○將踐迹看做
鄉愚一章固非今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章亦自粗在着註
自不為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淺離開已見大重之
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蹈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

亦非脫落放曠都夷不屑之謂○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
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于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
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進學難思衆不可限量不志于
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
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入皆不可限量矣
何必善人乎○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己矣善
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召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
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
賢之道比較則無入不是道夷令人拈進字多謬要之說

國書卷

卷之三十三 先進

九

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
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或亂不通不足從也
看亦字紐字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句之抑即在上句所揚內
○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不踐
迹句中抑揚並到但有下句在露不出抑底語氣耳須將踐
迹說着一步則揚善人處抑意已透矣○只此不踐迹三字
便是未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質美非謂
蕩簡闊闊也此方是求善人之道○不但有抑揚并踐
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即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焉

子路問章

學問大槩只有進退兩字此題外意山求本等有進退兩字

夫子教法有進退兩字此題內意以題外之兩字串插題內
之兩字兩字便覺如星之羅如蠅之錯然都在兼人故退之
不說進故退之得解不然便是強生枝節○昔程子見謝上
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章
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進一步也若謂由求
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隨轉隨轉是將便二
于共成一樣不應脫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精絕夫
愿也○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
曲爲幹旋曰退正所以進使多支離此進退只拈定道與兼
人說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
不同

季子然問仲由章

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
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焉道到極之皆可以
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權字如曹操之變易馬道之喪

國書卷

卷之三十三 先進

十

子所許皆實許其爲用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見其非許亦赤之謙足爲國也○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說不能說也就大全冊下上已概幾句大詰鋪排只是看人言實語終不脫寒乞相耳○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藏煞有深意鼓瑟希半節與典第四節子路率爾對曰知夫子哂之○答與喟然嘆曰何相迥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教師提出體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肯此義

朱子之二十三洗滌

三

是周舍行藏有隨感印應之妙此豈說也○暮春數語只是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當下便合聖人意思如云暮春事會從此出此又須一轉推究出來非正旨也○是許○竊聚夫子問何以和知而點之言乃知此所對非所問者說作老佛佛掉頭吐舌竟成一重公案過聖門無此緣妄也不知三千當時皆從政私門而曾點獨隱居不仕故三子之言必自是任者之言曾點之言志自是不仕者之言但其氣象雍容詞旨高曠有非石隱一流之所能言然則夫子之與正與點之切實爲已非與其高之愉悅不着邊際也○是許○曾言之

朱子之二十三先選

四

也直取其動止與其言語分對而其胸襟學問超然羣衆會體用上下以爲言所見方異○點兩一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讀過意欲去其下者便覺天地堯舜大帽子語只成學究講章與題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盡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在點見處夫子有大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記者無舍忘一段煞有精神須知夫子與點即在此不專是暮春數語也○此即孔顏樂處也然其中亦須橫說豎說其義方盡蓋老少悚物各得所有一視同仁之意此橫說也仕止久

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晉晉之狂原從聖人原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施耳看曾言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尋春者一段說話已滿喉舌間還退讓從容和緩不取自是又不自爲曲隱又不傲脫三子只若異乎三子者之操此一句開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証夫子取舍之肯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點言亦不是脫山玩水土其纏世○禪子有得心體悟世法粗故將明心見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

知吾儒只作一事。精孝之樂與納諍之憂。不是兩心。故其整
游泳與美舞事業。不是兩境。○唯求兩兩同意。各意皆在吾
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白已印。非推敲三字也。
但解點。兩山不解點。兩點仍止得言內。夫言外○與點。兩
山。總不存焉。亦與不為非。○求亦只自求。亦皆點之圓。
原只印。言已當於言外會之。○會點。總問。○都是印。証
白已。所以與點。兩山。並不與求亦之意。不為看為非。與不為
非。隨問隨答。意思都在言外。能夠出大。了點。言外之意。方
為神手。○曾哲三問。總為與點。句印。証。兩真消息耳。夫子各
之亦在言外。指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此節若果對兩山作
時。既論辨。失其意矣。

[illegible]

大善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四

論語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已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人所謂云已禮者。粗而顯于所云已禮者。須是他人所云克復者。而顯于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當謂其言動風行。如紅爐點雪。件件不見得斯義。雖使字字切理。語語入微。與此題及交涉。克字有猛力。所謂如克敵之克。禮只是仁底磨子。不言年而言禮。正為其有準則。模範可依據也。已禮分別處。實乎明克復用力處。

大學之二十四節

貴乎健。此書之要在克已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貴明健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未嘗淨盡意。下節美子正其衣冠。正其容。正其辭。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直指明健二義。作骨上下。皆徹首飾之一目。天下由已次節之視聽言動。是經運自了。不須揆講為勝。朱子講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五木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必存居多。近人有主發時下。說。謂朱子宗性克去之意。故專主行邊。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粗細無事。字消處。是行所以為粗。粗是如何。克已須

大學之二十四節

禮是一層工夫。是前層工夫。看得極融冷貫穿。方能說為仁字。已字禮字源流。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復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透。克復是片費微。一間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着。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問。六次。第一句。第一節。指點黑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此六次。皆如朱子乾道之說。黃口稚子。伸紙蘸墨。至明不覺。若能讀腹。不為突然。不知所為。至明者。須在已禮界。處處看來。朱子所云。總克得一分。已便復得一分。禮又云。既克已。又須復。禮如立雖不跛。踏而猶未能如齊者是也。所為至

大學之二十四節

健者。須在克復尖頭處。看來。朱子所云。如紅爐點雪。又云。索性克去之說是也。至明至健。不如此看。得人微。縱說得極索。緊。仍與微。想工夫無別耳。此許。乾道坤道。亦是今日。便修常物。克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微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自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概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淺潤。一邊是須刻法講。方是顏子真面目也。克復說得粗淺。不足顏子分上。說得乾道大

易又失却明健實功兩邊須爲得恰當○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已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克已又克復與克已便能復禮諸味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已禮還本無待首必禮復而後爲克已之盡善之治其○已禮正是此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舍與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子謂克已則禮自復重克已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設有病故補克已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已而

不至精舉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諸太直提便有病故朱子補山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已由于禮尚有未涉一種病痛故必克已復禮爲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臣子之說其人以原以克已爲事未嘗翻來也蓋自大賢以下卽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私克勝而大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繁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有重復禮立說似克已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并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已字乃私欲惡物故云

原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克有渥已之已看尤顯顯預其子仁字應字源流分合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卽是錯也○克已復禮有乎排處有個甲處有交互處其實義微言使不干朱子文集語類諸語詩一審未許妄道隻字或曰此不過老庄常談耳則知義必未許于朱子諸書言詞也○已是仁之對敵欲講到最微雖大賢以上一問未達及夷惠清和之偏處只是渣滓有未盡耳禮只是仁之勝子以禮視仁倍覺有丁角展達然講到動容周旋中禮與天道膺合處是一是一亦難爲言蓋夫子顏淵論仁方說及此所謂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

○子曰仁者克己復禮而已。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須將仁字。禮字仁字看得分明。方得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故。○纔克得一分已便復得一分。禮者統絕頂道理。本自直截。然未至謂既克己又須以禮者。令學者發着下手處。凡講存養齊察。血內方外。交際朋友之法。無不皆然。此紫陽家法也。○克得一分已便復得一分。禮天下本有已不克而能復禮者。○復禮只克得克己事。○自何着力。克復下句着力。在一日。各有一實話。但不可復講克復事。○克己復禮。紫陽家法。徹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運。實

于今其索性把這此字了當去。其所云克己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將庸家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人總看特仁字。精人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闔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讓矣。○于天下與仁。禮派通開。切近道理。分明歸字之訓。爲許與自昭然。雖然。○一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人于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仁。講一日見全

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
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就本程子解其
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指入朱子所
闕在吾學之說去不但誤本文并誤朱子矣今人講經學
理學人必以此後論如晚年定論程門微旨等書皆奉爲先
儒以輔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說亂更不可窮詰矣不可
以不辨也○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曰此等處
總未盡古先之說而遂伸已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
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了當其

卷之二十四

子

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打掃爾
畫一日克已復禮是指畫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
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
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
固非其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有
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不皆事事皆仁
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合此義俗說之可知一
日克復原不是待年頭得處事故朱子誤計又補日日克之
不以爲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

心屬思量徒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於衆萬古必無之
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爲非吾見其終于不通而已者此
者必須從程子事事皆仁朱子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
看破看出所以與仁之故乃妙惜一時無及此者○他人盡
說終日克已而中歸仁以下不復數錄不知夫子當日指示
神正在下數句通接得顏子當下承流于此不見精義則通
體爲之索然矣○爲人由已兩句正與諸事斯語句相爲相
應○近人或重講克復句或重發觀聽言動四句至一日以
下數語每易略過則夫子指示直截所云雷厲風行之意皆

卷之二十四

人

散索不得矣○已生于觀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
於仁觀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觀聽言動
與已自合克已復有分合仁非知勇不全不大知財非
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歸不能盡朱子至明
至健二義正實開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外補闕文也○非
字看得細方是顏子之非禮○非字雖看所以說至明勿字
決所以說至健○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明如烈火精
明直是犯他不得若漢衰久矣陰翳消穢不淨矣○若云禮
則觀聽言動則是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

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說得一分明庶幾不錯。出門使民與不賄不問立在此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詞中抽出一節來說耳。只是一般。要緊時如何。正不然而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有。又自己已自盡了却但微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猜點二句也。但微得出一兩件輕忽事。現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仁也。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各邪。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七

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欠闕。非後世斷港絕潢之謂也。○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發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相似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已所不欲二句但寫得入荒洞達一觀而已不特將題中言眼迷漫且并仲弓分內語矣。惟說身旁說易地對照只在事情項較量分明自有痛癢相關之意。俗情最處便是人理流行乃為坤道工夫耳。○在那二句須寫得用力緊切。與天下歸仁不同。原分一作鋪張隔靴磨痒矣。○那家一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

其勉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言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三

從。言推測心見不切病根從心起其事。事想其言見。今看第一句說得好。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則則不足。則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則則足仁者自切。非謂言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盡。語氣又要含蘊得不盡乃得。其言也。則一句只當于仁者。則書語錄。卷之二十四 顏淵。三。身上形容其言之切不得從詞。議論所以仁不仁一講。言所以合于仁之故。下節便無地步矣。○心常存是朱子手兩句中體會得之喝破。直打未為不是。然于夫子點綴不盡令躍人尋思。語氣失之遠矣。

司馬問君子章

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量處向應之。君子夫子因其嘗懷憂懼故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為處兄弟之患。雖然也不受不懼與上章其言也。則同是現成體象到內肖不致乃推出功夫致

此之所以然其間然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獨
荒正理而單講家難况所謂又皆虛術作用乎看下文司馬
牛血指兄弟言子夏尚寬解之如彼曾謂夫子反勸之行未
有之事乎○不受前句說得開闊○會方生出司馬一同與
上○正明何處惟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
力正在平素也○司馬多言而驟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
理使之深思即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
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而指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
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

司馬牛發曰人
章之二十四

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
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將如何將內省能
得向平日去○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
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對向懸之亂說幾種
着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
破此二字哉能使禍患中請出不疚與學問相似粗而極精
司馬牛發曰人

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君子敬而無失節子夏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
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詞不應仍枯槁兄弟講也○無
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
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曼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
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張問明章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勸得實說明便是遠
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難○于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
繁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其未明辨在遠處不知反敬于近
夫丁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便不第爲顯
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于近耳如此方見第二段之
緊要不爲贅語○自來受蔽于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
也其所以不明者正惟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
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遠只是明之事
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須從明中說出遠來更緊窮遠之
根源極遠之作用方是遠也

子貢問政章

子貢問政章

君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政難得
說出猶之救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分足兵足
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
項說也而三項問聖人方且三項難事各之要
之此節當一而三項事意及斷當以上下裁格為正
不當用三項問聖人意義當然即語氣亦不出限也○民信不
當先做三項說因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舊民信難手刻
却仍講人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如公信其足兵食之心
則又非也信只是說意平結無欺詐難服之心原是兵食上
斷語語錄

卷之二十四 論語

遷事不枯然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為三耳看註補教我行
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
聖不及教信之道正如救粟水火之仁不是也無教仁之德
也○夫子一而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
貢一問說不做一肩耳故子貢問而官渾不應說三說兩○
民信中有教化在○細味聖人言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
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詳云○言其武備修然後教化有
而民信于我不離教則民信句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此
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上句而各下○如此要之重信之

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却重在兵食故朱子謂
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平○民此指上節本義
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指下兩節之義
也故愚謂講首節不懸平存教三項亦不可先露三者二字
及總論三者分合等語為佳○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
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肯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
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做上節即將信
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板煞之病生矣○兩
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
斷語語錄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夫

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斷
止重兩足字不連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
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
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教也故民信句竟逼入兩足
說不得而于兩足下添出一項政事又失之矣語意以是為
難○看之矣二字則民信即在兵食之內有下三者句則民
信與食兵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
際在下到下三者又併說○題之末句最難落民信似即在
兵食之中民信却又在兵食之外使民信當自有是政民信

之却只自然功效。資于一軍中。雖開兩意。又自作疏解。同符不得。○民信如何。與足食足兵並列。而爲三。然以政而言。務農講武。而外自有教化防民之具。確是三件事。不可云但足食足兵。而民信即在乎其中也。但論聖王爲政之意。原只有一箇民信。而信之效。必得之兵食。既足之後。則于足食足兵之下。當多言。自應見矣。賴手法乃仕。至于股末押住。又與平定。三方可爲下文。子貢發難之地。且不便于夫子口中預作低昂輕重也。○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四 顏淵 七

○此是聖賢到底自平變。雖尚以分是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比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闕一不得。必不得已。即指前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權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人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托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于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若只于兵食源流利害商量。說來說去。止在利害上立脚。如此則守信亦只是利上事。不是義上事。

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於聖人答處。下但不切。正相反矣。○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此是聖人朴實。頭計策未嘗稍帶機數也。○子貢說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而事非意不存去也。○名說兵中。曰可上已非正旨。謂足兵。故去兵。去兵。深于足充屬旁。陸雲若云。時人每說去元兵。元食不得已。時有兵無食。自食無兵。言兵食無民。如何得有元兵。元食去。元兵元食。如何便說到死。推兵必不可去。而去之食必不可去。而去之。推到萬無可爲之勢。只有固結。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四 顏淵 七

民心一策。是從無兵無食中算出來也。但國家所以無兵無食。未有不由於元兵元食。是從不得已。原頭立論。○林子氏曰。君子質而章。文則直。而自質。本文而木。木而水。輕重之辨。此在通論。則得者。必于其意。則兩語字乃並提之詞。須先通其本義。而後論之。○又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間氣勢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氏之論。亦自重本生末。然却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學竟不

與其同重也。若竟重文說則病又甚于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實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云文只是裝飾黑綬之具。與告子義不相相似。則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年此他種見解也。一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却又覓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則名度數。應樂事功。另講出一番義。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截。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上君子是於常稱呼下君子是斟酌字眼。上君子就行。見下君子作。上論上君子。趙然自喜。下君子憂中帶貶。子成之說。不下聘周。則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如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自猶字。須還他混有須。聖界高澗。而語有混。漏爲妙。若將文猶細細有本末分別。即失兩猶也。語氣即非子貢心口矣。○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尚其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子貢之辨。正文實不可偏廢。而于成之病乃見于貢更甚矣。

而不知其猶有諸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一。此而子貢之病。又發露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偶矣。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計人辨駁也。○良知家所責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于父母而止。亦用傷也。嗚呼。此其爲質也。其虎豹之粹。耶。抑犬羊之粹也。哭踊有節。以爲傷。飲酒嘔血。以爲真。食杞衣。錦安。即良知。非被髮野祭之風。子橋阮以老莊淪晉。全漢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弊一揆。非細故也。

哀公問於有若章

同一爰處。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爲欲加賦。以足用。而告訴則年饑。若實做凶荒情狀。不着痛痒矣。從下文。恭寫出腹。只自肥。肚腸。方是哀公心中之年饑。不是魯百姓身上之年饑。○宣公使政。只是加稅于你。欲徵法未嘗廢。故註下事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家。庶幾井田。是孟子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段田也。節用厚民。是正意。私家備軍。

當法程子若中宗廟主之言若正侯臣之稱何足法哉有志
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去○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當理如
是然所謂百姓是與不足須從行微不行微來方是有若對
答之○
理渺不相關○但謂行微不行微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
確切則字樣與不露俱佳人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不過
以必喝合糊說過曾何當於題理乎○節用以厚民是有子
本旨○度當時發微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壤
井田不同即入私家者亦未必如後米兼并之弊○哀公與
對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有若商量只爲着國用○用下錯給處只是行微不行微源
源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微也便是不曉得微法注
下關題○
是即是有微百姓下是即是不行微而加賦語脉最緊而語
勢最安若但謂君如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竟是有若呆勸
哀公智民可○
非老生迂闊而是事情也○民富則君不立獨貧只如此言
說與○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
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謂利害失有子之事矣

不若選他號與渾詞爲得君民一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
若說必富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
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病當時文人開口便講作用其
習已深不覺中道也○哀公憂用不足有若以執與不足語
之語勢似注在○
語意實在百姓之困惟句句說與不足却句句只是
勸他行微纔得有若對公之意若徒作君民一體相爲轉輸
語即後世若謂何到是之徒亦能言之矣○哀公一則曰用
不足再則曰吾猶不足只爲忘却了百姓處處提掇此兩字
對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便足令哀公驚心刺耳不必照照極處作君民一體等語也
片言可以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無無宿諾
句以描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若竟一
筆直下而於後繳轉可以之故則坐無宿諾在折獄裏而
夫子與記者語混不分其兩兩空懸之意亦失矣○此是費
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下明斷不足論折獄之貴
乎片言幾說片言便有下列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桑問政章

深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獨以相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子之遺哉若將好義容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而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虛已先將實直刺斷了也此比于張之問同一向外而更加狡黠矣○實直二句對針下節逐層講出爲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于密境界與下節直是上竟路隔○難爲同達而言然此三句要只合體辭向文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刺下一句○跌出達字意故註明然字轉也若句句從達字連入若此三句專爲求達而設却

因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正落了關家鄉矣○二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已務實之審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存君子義以爲貴章意于此無當也○案言二句易說向周世故去能收拾到爲已實際方是極有線脉文字第看註二句云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則此三句以無意于達爲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籠盤針也○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黃精可以延年釣吻人機大而形狀極相似蓋有一真便有一僞只在人自能辨耳所以子魚處門幼安割席古人于此辨之至嚴一事不

假借只將兩節書每一句對一句其爲已爲人針鋒處處相對分講互講無不警切○述評○陳國南謂神明逸云子異且不忠無大名然名者造物之所忌也必有物焉以敗之子其慎哉後神晚節果敗世以國南爲名○而不知其非也方其聲聞過情時底裏便已敗露更何待其晚節之不終哉不告之立誠之道而徒以盛名爲懼此黃老之學耳夫顯係好高務外夫子告之固當以聞爲戒則并宜以達爲嫌然云夫達也者如是夫聞也者如是只要他子爲人爲已之際推助分明時時鞭辟近裏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正自有體

因書語錄 卷之二十四 顏淵

只先後處便是不是如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是成致指示親切非與二字自見精神事得俱兼知行說○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二句回環發意併成一片于修己一字更緊切

美

人也。括出一人字。便將天下任直諸衆不仁者。皆包舉在內。人有如許人。仁不欲有如許人。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愛人知人。原只在自已心德上說。○樊遲有疑。故指出知之功用及人處言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書以下半截語。故亦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于末節不止說天下之化于仁。而推論舜湯之心至此。乃盡方見仁知合一本體。○此章樊遲之疑。相因而生。始疑智之不能兼仁。後疑又在不能解使之理。夫子是兩答。正破其的非。預作舍

知。故第三節須合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樊遲偏察也。○遲之未達在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錢世臺云。樊遲原有兩疑。專爲知者之事。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至若自明下文當說言乎。答專爲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而咨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爲知者一層。至所以能使之理。全然不講。誤矣。又與直二句緊接。知人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問知也。將解亦誤。按此

字與言知斷斷以子夏原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下得之看書須得此意耳。○夫避只說得仁字更就夫子言下見得箇用功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字抬點活潑潑地。○朱浦者因仁字而論之趣然如今人空做主意為知仁說。○意謂以字字數字支綴其間恰似子夏先與今日論章即會得仁者然足可笑須不失子夏不知而自合語也。○此以下皆為長者此為樊遲未達及退問了是兩重。○此言他地他耳到末節何妨透快言之註明公子夏蓋自以知便仁知而言矣而今人却指譚錄

卷之二十四 訓目

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書反詆訛為拘聖益惟禪機是說破以其法原說破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即第三節之上句指如下句指仁亦本註語但在夫子口中自己說解仁知不得然其道理實如此聖人未嘗故作含糊虛留以益其疑問也故此節道理亦宜講得精實但還渾然口氣不露知仁字樣為得耳流俗見解由來已久論文者方以為極則今後人合含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句其流弊不小直當破成說看之

君子以文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學切瑣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將仁字看作人事因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索新入細不合體難矣。○人言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為得仁下重或且轉而為測法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字論與文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事言窮理為務外求也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問後是言得理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其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詞會一班朋友名公諸師

讀書錄 卷之二十四

游客煽誘權勢攫利貴富則次皆惡根輔仁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講學明道是貼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貼行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事事故難平分而實未嘗不調注也。○人所取乎朋友者專為明道易曰觀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明道朋友之益于此為人若取善輔仁反是假借明道之名下道理偏微詳悉非講學不分明而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徒能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便有賢師良友不過為己之益而扶時而出已他人皆注重下句能不輕放上句力為贊成。○將兩句講得水乳融洽本為輔

仁而會友方其會友以字入時已輔仁說

大蓋樓四書錄卷之二十四終

列傳錄

卷之二十四

畢

論語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他指先勞便指平實。後易故教。注者。注作空論。以恣其高論。不知由其平實。變易者末之。雖聖人不能盡也。○先勞。助民行民事。語不泛而無他。即在先勞中加勉。須得未曾復有所告意。○無他。不在先勞外。也不言是先勞久了。疲滿無他。只先勞便要無他。是徹始徹終事。○為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因警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事惟以為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為此苦。我為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直向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說來。方是天德王道之至。○此與然已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稱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會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請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幾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會別增道理。

也。

仲弓為季氏宰章

上節三句。夫子原平說。下節因仲弓再問而發耳。不可預先為下節。則申入賢才句來。○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禮上。不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有義生于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通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銓選。生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美榮笑。以為此肯曾多少利。腐耳。因警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何益之有哉。予謂舉賢才一事。不停當。竟成却世間兩大害。○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學。然可以見澤被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發其親。讀者須實見此。息徒作大帽子話。便是。○舉兩所知。不必是請求。而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着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邊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八便了。只是現前人辦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各舉所知。道理本是如此。非有權衡如郭隗之千金市骨取。

一時也。○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盜賊故。每有賢士。位而不能進。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爲祿位計。其心其於盜賊。安得不防。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求如之用耳。○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直接間接中。取長舉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上三句不列。不先分軒輊。至下節。側講不牽扯上文。凡作家於此。題盡知之矣。但於焉知一駁無實義發揮。便覺通篇運掉不密。○此題下節。有謂專重舉薦所知。句而下兩句不。轉帶者。此說非也。焉知一則。

明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三

正恐不能盡知。下兩句。此意耳。蓋仲弓非不知所知。不可不舉。只十人已之間。無盡微。便不舉。舉則各舉之理。如謂專重上句。爲如仲弓。所以蔽賢。竊位爲患。邪又謂此節無感動意。其說。是而足。其翁受教。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自餘師帥。必其感動于。但謂無權術於其間。則可耳。

衛若待子章

聖人以說箇正名。大我炳然。今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在足難。若純用陽明之說。不知孔子家奴道如何。○聖人。簡正名言。必當。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

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未能感化。定公季子。不受文樂。安能。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放國。又能使。感化于子而不。又使。臣百姓。必欲輒爲。而請于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改。自。爲政。我就先去。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卻只。而私世法。不過於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此。弗。必。當。公。魯。盜。應。佛。解。必。將。護。賢。賊。乎。胡。傳。立。罪。之。說。亦。屬。臆。揣。不。必。聖。意。如。何。要。之。視。之。必。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衛。君。之。

因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四

旨。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親聖意。夫子道斷其不可耳。○衛不曾待子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夫子亦只就理。圖。計。及。已。身。哉。○正名只論理。當。如。此。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正。然不可因自己。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傳習錄布置。輒迎。致。國。噴。不。受。聖。臣。百姓。請。輒。謂。不。願。亦。表。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代。陽。明。見。其。滿。腹。詐。偽。鄙。便。耳。○古人讀書。於事理。萬難。措。正。

不可輕易舉過必爲之精思詳論求其所爲善處之法使其上下左右均齊方正止於至善而後已如論衡事以爲處立公子鄂豈不知事勢萬有不能然天聖人情斷斷必出於此其次則雖有不止而一法而已此古人言外意也○此章當與孟子性理章參看皆是論天理合下如此下講到事勢利害上去又須知之（述評）言字括定名字事字攝取禮樂刑罰一節○此章字氣之詞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與真中也不與不中總使民無所指手足禮樂刑罰雖言下總在事不成說下○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順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與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名之可言節正微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止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與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丙戌諸墨都爲發句久結句十言字聲旋旋發力○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事人爲之重如此則事成事體樂刑罰可知解正名使須有實事正須入之故曰不可苟若日不能太正而僅以言小正之於不正之事委曲而停乃所謂苟道也其

總本於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應他留人皆去理如其言將孔子是事之召必須爲他謀固費赴佛胎之召必須爲他定中平○爲孔臣獻子委曲調停便是有辭以安位後世莫不依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苟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章義爲新成天聖誤萬世不淺而論講只知其如此之不足上
樊廷請學章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十載言學者自有所扶持之具與大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故章下兩二句纔是說功○就三段數陳感應宏遠神妙耳耳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詞之然接說朝上下感應是雨不膠葛又不是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下分事耶此語豈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難展脫節都試問說矣若十一而強增出一番辨論則又失語脉○小人句下○然其言是信也不上只爲服孔小看得名位惡他名位小人句下小人如是四句三句中連章理須貫串一片乃佳○上字以耳其美則智而不得自作註說不得種難安頓在此張皇治道情以取上字氏字或對弄應感香

致以取則字都是任用力。只從小人討得出民字。從民字轉出上字。末句躍躍言下。方覺神通自在。○上字只作君子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與小人二字對針。○信字通用表裏甚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漢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論詩三百章

終以明道聖人之道。自西歸。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為經學之主。而政事言語為其次之用。即分四書重疊。○卷之二十五 子學

體用內外為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為學。雖極其高。然其必不能達致。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而不知矣。校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正要能體微報。

子學公序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如楊惲助千聖人言。四面領會。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後公序居上上著眼。見當時借竊象獄之變遷矣。夫子善利。

用處極大。而刑之為善。亦不離。歷保家節欲之關。

子適衛冉有僕章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正經略不得。○富教通套話頭。雖工無與。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教。○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教富。其法亦相因。從相因。則處處皆得。精富兩之字。神理自出。○通套話頭。真不啻鸛鷀之視。磨風耳。○加字。延師生出。乃有味。富在庶字上。雖盡教在富字上。畢竟方見權義。但泛泛為治。必兼富教。必先富後教。不得當日層次相商。神理兩入。○西書節錄 ○卷之二十五 子學

何加焉。意索然矣。○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利。有堅有壽。要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聖人固庶幾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處一口敝。失其理矣。須有次第。必要富之在庶上。講教之在富上。講方是既字加字道理。套說富教便無涉。○富從義講出。教從富講出。方是聖賢義加道學。既字又字之字。皆實地。諸富教通套門面語。一句用不着矣。既庶是富。實景。當是教。為之教。不得混過。○富之必要從庶講出。教之必要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富。亦易教。

難教亦易教。庶富合如何教。宜合如何此中其有精義正宜切實洗發。○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宜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湖上虛景。故加字要從王道次第說。○兩加字皆宜說。因庶而說。加以富字。率從庶字發。論因富而說。加以及字。率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道方是當日問答意思。若泛論道理。即不應亦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始事治不先事治有餘。初謀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為不是。却不是本。精義也。乃知每句書義。必自有正身道理。與幫身說論一切。開書語錄。卷之二十五。子思

通食記支。原用他不看。○庶則不可不富。富則不可不教。庶固當富。然庶而富。則其為庶也。善富而又教。則其為富也。益。此理之義也。亦不可有疎漏。○夫子將去先下之。庶則中。之。獨。論。即。庶。中。尚。未。嘗。有。異。氏。之。學。也。故。人。之。富。之。後。而。已。至。富。子。時。便。不。得。如。此。重。提。欲。行。其。道。必。至。終。界。欲。復。學。必。先。然。後。論。富。之。教。之。必。先。辨。所。用。富。以。教。之。具。○下。同。也。○問。如。何。富。之。曰。行。出。世。如。何。之。言。此。理。也。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能。具。也。○以下。無。語。治。然。此。理。自

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也。方。遠。志。已。見。及。此。本。領。未。足。過。非。其。時。故。不。能。有。焉。○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錢。眼。孔。俱。低。小。耳。人。必。具。有。架。屬。千。年。之。議。而。後。可。以。經。世。可。以。著。書。苟。有。用。我。章。

先儒謂月二年等語。俱當思其如何措置始得。故此題重寫易。實難。蓋。處。寫。大。意。則。淺。淡。大。第。皆。可。於。影。響。間。取。若。必。實。講。其。措。置。之。法。則。須。字。字。有。着。落。句。句。入。條。款。等。中。事。提。入。三。年。中。不。得。二。年。中。事。提。入。某。月。中。不。得。放。知。作。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五。子思

善人為邦章

是從幾殺之世。而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如有王者章

仁字最難形容。如春水方生。瀾漫盈溢。雖廣闊無所不到。方為極盛。若驟至之水。雖有排蕩胸臆之勢。然只在大江大河流過。過去其支流曲港。或所不及。所謂其潤可待者。伯術雖廣。固不必言。即王者治功。若不重熙累洽。亦未易至此。成康以後。累加數千年。終不信然耶。故講得潤大。不如講

得精實。請得便統不如請得細微。

一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非謂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安也。況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語何可作罪案乎。

定公問一言章

仍要紹管言不可若是其幾句。蓋天下安得有一言與邦。理但知得此意推而指之事業便自然在在有憂勤惕厲之意。邦之興職此之由耳。如知爲君之難也。句下當作一頓。

自昔言章 卷之二十五 子路

凡所以興邦事業皆在其間。然添補出如何是興邦事業。又早無味。且復累煩不盡也。只將知字敲遍。則自得之矣。

子夏爲魯父宰章

欲速者止。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至疎隔。不可以有爲。且與下兄小利一例。非與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做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常先發難聖人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合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人不是教子夏。說作川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葉公請孔子章

撥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公之由。應則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莫登隱。丹朱。豈隱者哉。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任真無我。宛視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與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教來巧。敏而疎。趨自生。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宛而正。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不當。而而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証文正其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証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証據爲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行權之

困窮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上

說所談。此章書本無君臣義。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從。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章

此章應述節問。生出預先。已便不得。亦各各分開說。捉。圖。籠。不得子貢如此問。夫子纔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先立箇題目。以待乎故。凡用體用字節等說。總掣起者。正所憎。抹至下三項。又將行已有恥。出。亦屬牽絆。今日人品文品。其病都欠一駢字。就將文言之。日不識。經。學。理。學。爲。

何語口不識周秦漢信來爲何書而於然義論文收諸其
實來篇皆可稱名辭六至皆言之其義備之詞事其義抄去
以不審向爲恨互相刺歌在下詠詩入而不厭昔者奏用
題文句亦必稍更變之而用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
且行恬不爲恥近且中謂顯不足言可怪可歎嗚呼行文
有恥亦可謂上矣○惜上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於
要收束精嚴駢作却端方挑得這大語子起耳今士人庸
不爲寡廉鮮恥輒口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
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就欲或

因書信錄

卷之二十五

五

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汚
鮮不由此○三句雖分志才然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即在行
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棄誇廉介若講到精微處
便是動必合禮內肯不致也只先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
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辱命者
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微故也後世惟不知
此義得體用打作兩橛遂有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夫體
猶火也用即火之光也天下豈有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有
昏暗必其火之本體微昧故耳凡作此題者亦知首句重下

兩句經而不解一申說下之旨尚屬暢突○註中志才分點
確不可易時文將志字換作節字便不可通且如蘇子卿之
厄于青海顏魯公之死於希烈可謂謂之辱君命乎然可得
謂之非節乎且可得謂之無才乎以是知志字不可換作節
字也○論品地之高下是一節低以一節若論行誼之輕重
又是一節繁似一節一節低以一節則當以首節爲宗一節
繁似一節須從末節着眼

不得中行章

說必也二字聖人心中已有許多辯原流俗變不可者在狂
狷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不是實實在得
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是生
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
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功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茫茫
安屬禪子向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說亦復
如是能得聖人赤心於語句之表使千人萬人皆見乃爲妙

因書信錄

卷之二十五

五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本自一直爲一句立辨須如此分明耳和自是不同不

同正其所以和有不處見其知有伊處見其不同。○章素文曰。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舍相應。同氣相求。曰是聖賢。秦君種子。特爲此語。勸合。並小則不得不如此。俾得耳接。素文此言。大抵易所謂同舍同氣。是之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則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害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和相敵之小人。非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

圖書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子

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無和理。而君子也。自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箇乾乾淨淨。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以此一理。相與長明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根苗既拔。之反。禮頓固。是我立心處。自召之耳。○不同。正所以別是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另有情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是時和而論。辨時不同。○啓祐問。門戶之類。其時小人之黨。論已。卽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忌朝廷。爭標榜。而無

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售者。亦宜矣。而至門戶之流。猶私相聯絡。不避嫌。賢者不免何其悖耶。○和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不同。自有不同。非此而字分辯意也。若分辯處。發得不精。而但取直下大意。未有不入浮薄一路矣。

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慕同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不通。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時。屬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同身之不顧之論。于是在家必怨。在那必怨。

圖書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子

此又所謂取而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處兩種人。有此兩種議論。縱經大乎折衷。方覺立言無病。處不善。不進取人。便如其餘。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樂輸間用黨人。不好互用。抵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方正坐此弊。○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此是說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親人之法。定取必于鄉人好惡也。○謂子貢只以鄉人爲斷。夫子又以鄉人之善不善爲斷。然則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是處處處處無已時也。須知夫子此章之意。只論善與不善。如水是

之不可雜居。薰蕕之不可同器。甚言鄉人皆好皆惡之必無是理耳。縱或有之。則必有阿世之術。詭單之行。其中必有可疑。克竟歸之不善一邊耳。蓋夫子只是于善不善盡頭處。看得分曉。故知必無兩存中立之理。子貢于界限處。尚看未分明。便疑其或可通融和會耳。此評古者取人之法。自鄉里選。辨材論究。以致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器人之難知如此。子貢正患人之難知。而欲以鄉人之善為考驗。其意未始不善。但徒知鄉人之有好惡。而不想鄉人之有善不善。是其病耳。夫子謂不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當以善不善定好惡。而後以好惡辨賢否。錯綜以得其真。正是藉鄉人為考驗。非廢考驗而任鄉人。若謂鄉人之論。總不足憑。先要自己胸中。議得善不善處。主則更有提法。何不竟向其人。辨取善惡。而必博求之鄉人。不多生幾許轉折耶。此評夫子取人之法。正用鄉人。非盡棄鄉人。子貢看來。只是好惡。夫子看來。皆是善不善。蓋鄉人本說知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善好濟惡。皆是已成後看得。是知人止說。

君子易事章

君子易事章

不孝之二十五子

大

易事句。因圖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兩句。即折開平。分講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登矣。正為上句而子一滾潭成。故接議下兩句。上句中而字須急過。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斷不可作一個看也。○易事是心之公。難說是心之恕。兩難易相反。故用面字紐對。其理兩個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適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同互講。正為事說是兩件說話。欲順一邊不得。耳。若將難說一邊撇置。前半只講易事。後半只講器使。兩邊轉折。回互。竟掉去不管。所謂曲盡其妙。然不成文字者也。○說之不以道。句。正見君子之

君子易事章

不孝之二十五子

大

異百出矣

君子泰而節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錯。越講究越驕。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質。舉而得之。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舉之也。君子自不知其爲泰。小

那肯希舉。越效。肯希舉。越效。不驕矣。

就查實說。取近字。老教書皆能言之。須子所以近處。講論得出耳。時下但慕其近字。安帖之法。而舍其議論。所謂養子不

及父家門。一世衰矣。

子路問曰何如章

陳百史曰。子路不足處。全在兩義。下二句。只渾言厚德純孝。蓋見靈類。若分疏朋友兄弟如何。失道神矣。道有廣言之而約者。此也。楊維斗曰。切切惇惇。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待朋友二句。言約旨遠。按六字折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折開。說如何反是。分疎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惇惇。兄弟宜怡怡。此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偏失。宜故特示以施應。除耳耳。

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

復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蓋切切惇惇。怡怡。原指善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恒人安得有此。今人於上句。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惇惇。如兄弟之怡怡。誠有天下之人。有能人能於朋友切切惇惇。十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然。辭賦思。即可見此意。則其視六字亦大卑淺矣。自放係了道理。却云聖人亦不過如此。便是侮聖言。無忌憚。良知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佛衆生。同具大圓覺。知此。便知此。要之切切惇惇。配朋友

附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子路

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說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律命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惇惇。耶。惟各有所宜。放混不得也。須知六字折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折開不得。聖人亦必不察。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曰。當言言不得。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由申如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裝貴。莫先諸人講書。謹維斗亦習而不察耳。○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口。上一句人善作渾

之論下二句又喜爲虛活之套。又有云中間過文。要不着。相
總以混結爲事。不知先輩皆切實分疏。而義語自深。回顧云
云。皆與神揚鬼耳。○齊下雙聲六箇。絕一如字。從來無此文。
法。夫子造來。因因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專
禮樂之文。克洽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只在一
如字中。

善人教民師

亦可以足惡辭耳。纓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
七。亦可以即攻下對當。時談兵者上距帝王。盛德無敵中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五

子路

問取善人設施功効。亦字精神。益滿。○若說善人。意中先有
卽我意在。卽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蘇秦皆殘忍
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我意。則又徐偃求襄之致亡也。須
兩邊打破。寫出亦可道理。都見王政設施與後世。而天淵
地隔。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六

論語 憲問第十四

憲問章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益原于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棄田塗吏亦非穀也但存異議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總而論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鴿笑須寫得邦有道之穀自是一種議論○道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六

克伐怨欲章

原予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害其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且爲不仁可知也若將原予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爲原予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爲是而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則文勳之行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與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謂根



其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籠罩語不是鶴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帶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根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剋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洋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刻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新盡根株耳非欲其脫離解索也○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六

三

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盡見在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人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使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莖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爲主制於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公

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靜盪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盡工夫相其矣。

有德者必有言

爲學而親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崇顧於未多屬用人者說。貪與侈陳鴻觀耳。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做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誤其矣。仁者之勇與徒勇之勇其體段氣象原各樣。見得此意做仁字便令學勇在內。做有勇都是仁之用。必有自然透落。若庸置仁勇兩開而以挑弄必有爲合。財必不合矣。且有德句換字移聲。通套可用。崇顧問看仁字不是妙明圓淨便是慈悲願力不知兩者皆非仁也。

南宮适問于孔子

得氏以屬魯之說。謂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謂羅低一層人。若此節古有得不好。則二病俱有。并昇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謂得鉢計。量便如功過。感地而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一善。一惡。思熟落則果善念便是。惡善根機絕也。於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

南宮适

卷之二十六

三

最善惡福禍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各適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人那裏去也。須實發出有法候命之意。正說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事功之授。半保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中人心之反。善耶。射林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禹未嘗躬稼。稷木雪身有天下。後人生出辨難。自詰自解。失神然直下語。蘇矣。○佛氏言因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通而爲輪迴。無對命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

南宮适

卷之二十六

四

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却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大似禪家公案。着一句註腳不得。然禪家只要絕斷思議路頭。連他雖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着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那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世教養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皆朱陸王邵。嚴就箇个不下我事。善惡惡惡之心。至此輒絕止。問他不高能無君子之心。這便是爲君子

知尚德定須計備分明如何合與和會得去。○夫子既不吝矣因其出而嘆許之許其人即所以是其言也然語意含蓄似與上文不相案而耶合之意自在言外方是夫子氣象

愛之能勿勞乎章

勞中看愛語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却正在了得處微刺出之方分外奔動○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勞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誠然其心未始不自以忠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應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誠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濯濯乎

爲命章

命之謂命也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郊則全賴此以立國○若言詞命不切鄰國事便不見聖人所以專舉此事之親切鄭矣而不能言敬事之難則不見教人之長四人分爲四人共爲只說一偏亦不見其妙四句原無偏重子產意

但子產執政潤色收成事此意亦不可少然却是餘意若潤色事更難而大亦坐喧奪陵暴○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文子晉之士句呂相等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惟賴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反作玉帛兵戎重辭令套頭不着痛痒矣重發首句方得此意

或問子產章

惠字從反面拓出方是子產直身方見聖人隻眼有礙駁處有出脫處如老吏引創斷案雖屑俱不能加雖慈父不能釋非關名法高也只是的當移易不得耳○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儼成此意發揮得微便是不可移易處○陳臥子曰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原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奈八百株與三駟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勤身清奉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遇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繼毫之功有丘山之惠張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已按傍身清潔自是人臣分道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玷夫子固斥之矣愛英雄

嘗存倫理秩序之外幾分陽自是武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步
者謂後世情勢勢危故常用清素則切奢儉其本然而清素
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
政以小廉邀主眷以非譽清流而氣中又多豪奢不備之
才諸賢方倚爲朋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大覺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古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只無怨之境界說得深峻則難字不講而曲邀矣然此節却足論常人

卷之二十六

•

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諸○貧而無怨者是向上至處
人就人情順逆間就下一步立論云耳○此世情語也何爲
出之於聖人之口不知人非大賢以上由他聰明由他學識
由他高簡瀟灑畢竟擺脫此世情兩字不得夫謂怨驕總是
一箇病根貧富總是箇境遇易則俱易難則俱難豈不是
絕頂道理然而不然也富則雖中材可以無驕貧則雖賢者
不免有怨世情如此直是無可知何

公緒非不賢也。特爲人大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

子公綽哉然而却可知此有畫地為藩○看注云然則公綽
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知此論而知公綽之為人○此
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咸竭
達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為趙魏對
優家愈大則愈見優也不可為滕薛大夫國雖小尚不可
也兩句語勢口有轉振方是據晉盛論○後世如李贊皇
可謂之純臣然武宗用之而邊方晏安少有餘而德不足
聖人亦自有器使之法但云使貪使詐則不可耳○公綽
為處即是其不可為處不可為即從優為中看出○人皆
用書傳○卷之二十六
廉靜寡欲為短於才貼不肯為滕薛大夫太甚為
老廉靜亦是不可為大夫

朱子云：「子思子，孟子之祖也。」

子路問成人章

註於首節亦可以句謂非其主者就于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于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且是處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況愈下語此中便覺抑揚于雖得意處有激奮于路進取處覺聖人別處心切○至謂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不恩處處托起一層兩節亦可方有分寸○文字有分有合

處其爲知廉勇之分之說也。雖化其爲知廉勇之分之說也。具此二義。方見全理。○首節言有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是質與學兼優者也。後言思義授命。久要不忘。是學雖未至。而忠信之質。有過人者也。○大抵貞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刺聲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章

試問不言不笑。不取與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二者孰難。今人亦必曰。日後說尤難矣。夫不言不笑不取。天下必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本

無之人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天下猶或有是。也。使於此中。不曾實下手做工夫。未即做工夫。而於至善精微之處。不實見其瞻前忽後。卓爾未由。則讀是章者。雖謂時言樂笑義取。尤難於不言不笑不取。而意中恐猶不能無幾也。

臧文仲以防求章

近人有云。後世人臣事君。以清言。偶爲一言。皆作禍端也。然當時有忘其爲賊者。以積愆。於君側之人也。將此對看。便知武仲要君一案。而夫子發論。亦竟有謂從來無人見及於

此。○不要君。本是反跌文法。近人引証作實案。每由李氏不當要字去。專爲出脫武仲。却正寫得武仲與季氏關通。首尾陰相。鉗制情事。如生。則罔上行私之罪益著矣。○回憶狼溝裏犯。鳳相南奔。江左陸沉。皆諸賢爭黨之力也。○三復前說。可驚。扼腕。○全節之眼。在一以字。然以防求。求後。輕從以字外。翻求後。便寬一層。直從以字中。取要君。實無可躲閃處。

桓公殺公子章

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十

也。官名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微聖之執政大臣。其謀也。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擇其可者。定策。立惟我所與。厥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名。但有從亡之義。無上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吾苟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也。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則有大義。若傳無此功。則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去傳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使管仲一案。

耳○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以
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
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生不體夫于大
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斷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
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九合
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
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智之功也

管仲非仁者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過其精甚大于貢以君臣之
義言已列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于此者此春遊

卷之二十六 上

之古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
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蓋
論者謂卽下規中功安得屈管仲之例乎○聖人此章義猶
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聖
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卽可不論君臣
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闢此方便法門亂臣
賊子接踵于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仁君臣之
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可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

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微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
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有此義故溫公以纂就之
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
馮道假之此蓋不明大亂之道矣○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
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國之霸也看下又自見故余
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專王
另分在借篇上說此功不足昭君事變之義也然而人都
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誤要之此一假道理先儒不曾經歷
講究因難曉然耳○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聖
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
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
必不出於求主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
曰魯急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
而其功有足象月固月乎仲之生而恥忽之死也此三條最
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重
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迫于死也非指當時原
不可死死卽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未徹多欲曲爲

卷之二十六 下

不死出脫。卽程子兄弟之說。愚竊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正大。今人每云。爲禍從亡。與委質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之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官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卽王珪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手。○從亡。卽有君臣之義。

公叔文子章

公叔被焉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卿。宰相類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止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采。卽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誦。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諡。

四

卷之二十六

子

諫也。○止將凡情反擊出。文子之難得。則亦僅勝庸鄙。技倆一流耳。從其心術隱微。度量闊大處。曲曲流發。見文子真有大臣體用乃得。○人部重文字。不知重可字。重文字者。着眼只在文字。重可字者。着眼不在文字。越見得聖人立說。義端端遠。以爲天三虛字。神味亦無窮。○可如制可之。可下來。似活動。却是一定之斷。流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大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是美文字之事。不是辨文字之事。若謂與陳與俱同。升事。合文字。論法。作一篇駁議。復議。覺聖人立說。手。○此非翻前語。文子之不

足留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言之可議。只是就文。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見其諍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口也。只一箇可字。看得靈通。方爲來生動。

子衛靈公章

只就衛靈公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着。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利用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喪之才。而不能利用君子。正坐不能脩身。飾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卽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身。飾行。明矣。豈可謂儒者之論爲迂闊乎。此論有言世道不小。虛辭之盡。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卽謂盡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可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子

卷之二十六

子

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賤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爲之也難。只由口之太易。後不得踐耳。然則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好。

爲苟難後來不克和爾猶未是大言不慚一種人也所謂
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據
好難說語僞着說去其不與處能否判易亦由無必爲之意
所成所以不徒謂之人言而謂之不作者其本無此意而漫
以欺人其羞之心亡也

陳成子

我君人倫之大法所必討魯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
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難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
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發小看了聖
人此言矣

卷之二十六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于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不說
兩節故犯字情狀事節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循犯法則犯
爲作用作用即欺矣講犯字要足勿欺之犯方佳看萬曆至
崇禎間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
臣所諱也但曰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發犯非其所少
正恐犯之中特具義勇有不止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
覺其入于欺也意原重欺一語○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

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自敗在勿欺而此兩意說得
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

君子上達章

不上卽下凡所爲中立者卽下達者也巧于下者耳意巧愈
下○上達中有勉強工夫○上達直說出希聖希天無可歇
息處自非淺見所能○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卽在此人倫
日用事物之內○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下者亦卽
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卽在此路上變動不居
更不能跳出別處上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

卷之二十六

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關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
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努力而下者勢願放下多面
上少其有中立徘徊者乃接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繞
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
處也○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蓋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
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卽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
判然只是此心引到向裏向外直道到發端幾微處辨取耳

○為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為人。即希世驚名之謂。非經世。則
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于成
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不透。若以經世利物爲
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
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請肯收心。思之。畢竟何所
爲也。可以悟矣。

論伯玉章

何爲一問。夫子原出意外。寡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拋出伯
玉授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

伯玉之意中矣。○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訣。伯玉正要從
功。中見功。力耳。是伯玉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句中實主一

齊都到。要在閑淡處得神。却不在閑淡處得意也。○欲寡過
能。句句要是伯玉在伯玉身上。又句句要坐得實。方見其無
若預先在使者口中作放過語。不過是諫詞套語。反無以形
容盛德矣。立言之體如此。○此題一除書東浩奎。二除功過
格言。便有天下主文出于日間。

君子思不出章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謂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進。

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卽爲出
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人。公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

又有從程子心要在腔子裏。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
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
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爲主。方能如意。○不出中正是
思之極處。○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
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榜樣
之七微。成唯識之八識。聞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此是曾子肖身思誠之學。子思象有會放學來。做箇話頭。

自警策耳。須句句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若泛講易義。處處

論善思之道。雖極名道。不着痛痒矣。○位字有主。職業者。有
主。心體者。講職業者。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肯說入心體。
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思之無過
不及。是爲不出位。頭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顯然。又何內外
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出位不
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
矣。不必論到事與力。○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
位。則位中之思。止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

知位中聖者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處至謂思而實亦不可多梓其美○此是曾子嘗稱此言以警省善思之道已離却象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子下文字也不上多貢弄經學遂以見其不精于義理之學耳然不持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濟○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位者所處之分焉事各有其所以民家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位字不切實不出緣說得高妙感落空耳

君子道有三章

不要憂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兼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說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憂懼憂懼愈精微微盡正是仁知勇極際其無能句無見體是故子貢云云無能句自應重講○自道若作自言所得非從父義牽強看得人分量亦止此意思更應從聖人之能不止于不憂不懼者舉諸詞義更覺高深固不妨于題外提高也○此章下節最難安頓若說得夫子本自滿足故作家詞是欲揚高夫子身分反損高夫子身分也要見得聖人

實有所無能行處却又又是聖人之無能行并善學聖人之法亦見其中見解方過人○近人講水句皆不依註所以不依註者甘為自道作諱詞則相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諱詞正是聖語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為謙而謙之者也○自道之為諱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過謙之詞也人不識諱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謙為之詞者丁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人謂自道但作諱詞則詮發若無意思此則其無意思者矣果能窺見聖人體段者都

不逆詐章

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瀾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兩極矣須一氣直下抑亦似轉不轉其着力不在過接處而在前邊呼應拖帶鉤連一片○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學惠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進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節意遂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

由是問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
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以語勢
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
所以先覺也能辨逆億之心對出先覺之理便精確○抑亦
二字不是頓斷另起語勢是從上轉出語勢○逆許億不億
一氣不足具論凡有志近道者多是不逆億而亦不先覺之
病然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木有不先覺而猶逆億者
也故此章重在下半截抑亦正須重看謂全通當一氣直下
不作轉折者非矣但俗解謂上節屬誠下截屬明打感兩截

不參之二十不

如此一邊須不逆不億又一邊須先覺則逆億落焉如
亦兩字神理須只從上兩句裏看出則可耳○三句
誠意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于誠明二字宜知
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達
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工夫夫在窮理
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吃力處每見
之人其處事接物過向忠厚章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
其見給而自取用謂其其生乎今第一誠字而不干窮理
物着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理乎究之其所爲誠

亦謂也憤憤耳

或曰以德報怨章

真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
以道爲道道通齊物也是此意孟子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
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于此耶總之異端
六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
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
夜走避不得後得箇四平八穩耳○以德報德只當下義
兩不論勤不勤○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斷室四方上下

卷之二十六

則有接續乃可或人之論只是空處空看不知他處不使
多則此一處原來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物釋氏作平等觀竟親俱承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
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
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豈我知也乎

不惑之候是下學上達處不可作兩層看○若看得一箇
字下明一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的曰近人看上字在無事
無事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朱子謂不

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中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上學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舊簡上達。倒將人下學中。豈聖學乎。方其下學。人以爲淺近。而不知及其上達。又見絕人意見之表。無從而知之。故下學上達。皆是入莫我知之實。以知我其天句。最難形容。說得太淺近。則非聖人地位。說得太高玄。則非夫子語氣。惟于親切帶會之中。透露點非之旨。始爲得解。此處語氣最難臨。所謂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大子自學。則新學集。卷之二十六。名曰。

賀矣。也故太淺近。則不似聖人分中事。一寫得高深。又是自作論。

子張曰若云章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處乎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特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還不行。且向之尸陳周之具。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康豈有實大哉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德。

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幸好禮。雖不行諫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譏議。後世以於權制上講究。而復舉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道古也。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勸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制斗折衡之見耳。不從權衡立說。好字講得精細。易使自然深著警動。好不可以辭音笑貌襲取。禮字不必說到深微。上好禮。民自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節。故易使。且謂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循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渾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訓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重犯好字。方得要害。不然則漢威之風。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稱其聲音笑貌矣。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已盡于首句。子路只要求益于敬之外。非欲推窮其

脩之義也。敬是性天道聖德上徹下至脩之美。以敬中境分德寬。君子終身脩之不盡耳。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其大下文二句。乃轉出極難意。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已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已工夫。尤難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用力。更無他處。安人安百姓。在修已外。推廣則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時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幾盡。故曰

大學之二十一

堯舜猶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會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答但極其盛不謙。故處正是聖人答問之妙。若被却問。則似聖人自己推廣修已之說。非折引子路。雖推敬字之意。一人便是人千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安百姓不是鋪張出去語。乃涵濡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已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與上修已分量已不同矣。句句攪入向裏工夫上。照安人下顧猶病。誠疑方稍細。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已便了。故曰安百

姓。不曰百姓安也。何句要鞭辟入裏。一篇內都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車。得其所以。若著皮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百姓何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已。與安人之修已。又有別矣。不是修已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故須從安人下再重講。修已不當子修已下。並抑安人。須緊靠安人句中發明。人者已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已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止講得已與百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

大學之二十一

視安百姓之已。即安人之已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異。堯舜只爲修之。尚有不足。故已之體象亦有大不同。工夫只在修已。以教內這裏。而分德潤遠在。

賜也女以予章

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就有無不脛打成兩截畢竟覺合不上于世間一切有爲法類倒錯亂屢棄遺誤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合却學識貫貫

四時新藥

不來之計

1

Abstract

甚。廖朱子之言。與聖人精微。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卽爲邪神所陷。而入德之賊也。○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而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未此章不得。或曰。既去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計去。○道理自少生多。工夫處由多返一。○有一故不多。有貫故不少。○學識是情文正工夫。○得一方無所不貫。○此章有理病。○離學識而言一貫。不知貫貫甚一病也。一貫不主知識。而泛泛心中。與曾子章無別二病。

[illegible]

《孟子》

下

德意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未
生人之事一生一立義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勇頭事
請一貫一是一箇甚實又是甚簡甚也充其說必以爲迷殊
盡柴頭頭是道不至于糾狂妄肆破焚夾雜不止至于真積
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
到處不期而然乃反自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借主人
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空禪禪門緒餘借儒名目籠籠
商諸頭爲文章詞藻之法原不啻講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
謂一貫者只是本天被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

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了一萬了更何工夫失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水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謝顯道傳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球然及看明道這更却又迷行看還不識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書徹話頭猛省得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說且如以學識爲試門之碑以一貫爲審室之簡省孤禪家若問以一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理不是合學識求一貫○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着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求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

謝書集錄 本卷之十七 論道

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與之接引子貢習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并不著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時文雖一以貫之句都在裏面中過去幾稍稍詮發又看作江西集展子面更無可如何也蓋天下本無所爲一緣意中要想像箇一件把柄便是差路見解然理問到前精力久豁然貫通處又却有箇總路頭却不可謂之本嘗有一也且如作又或爲議論或爲理致或爲格致或爲格其初須逐條講究過來未嘗有箇總訣可以徑從片紙到徹得然後演義者

得以此而爲理致可議論可格致巧格無所不可又豈沒箇本原之故乎一以貫之正是如此最要人善理會○朱子散錢索子之喻亦不過做箇影子逐葉然若作兩件物事便非也○一字與之字對不與貫字對今人每以貫字對一字動云一貫亦所謂習焉而不察者也○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白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事遠矣其追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道詞以先等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

謝書集錄 本卷之十七 論道

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如以下一切邊務却貴箇甚麼談空清淨引得一貫士人都願狂嗟乎誰生厭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此節虛癰問答機一病也據例學識二病也○愚即子字三病也一貫說得簡矣竟同秦情四病也與曾子章無別五病也

無爲而治章

堯舜易紹禹皋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求禹亦同此德而後朱子雖難逢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雖之說其舜也與

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諸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不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語頭與此語不同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極寫無爲之狀予一人端不要沾焉遇說詞得舜看做安享福命道過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相論頭緒究得人豈道過天子所能時文有云聖人之德類能之聖人之遇不盡能之二語微上徹下又云舜非無爲之世舜非無爲之主尤見論世之識

五

羣衆前半節所爲皆是放蕩任內事受終以後得人面足哉
其所以無爲也○畢竟車在格充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
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辯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魄
其無爲也要之能格充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
盛疑倚賴於人而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離却却脫
得人說無爲愚也道盡至德淵微只是道高深拱崇中之局
最上亦不過談治貴老而已須酌劑德遇合一之意乃合○
恭已句只是繳足上句于無羣中作羣擬總要見其無爲
之至耳○只是結穴處恭已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恭已正

太宰府二十七年

是形容其無爲處恭已正南面五字正作一容字看故註云
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已卽無爲支千子謂恭已所以
無爲皆釋恭已二字誤有做精微大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
乎且與可又云爲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
得淺也相恰定今三說所見處請而所以爲容之本隱然
言下其淺做處更深○恭已正南面是大子極意形容無爲
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大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
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
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子如何說得恁輕癡人
如書語錄

卷之二十七

前真不得話夢也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僞只是工夫純熟無碍應處非眞耳。○兩其字指忠
信爲敬兩見字指其有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大然後字指其
下人兩極處或將其字看做中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孤
禪學話相仿今理皆誤矣實從功夫大精熟刻刻不離忠信
爲敬處講出至理。○與參倚不著義點字指亦不用空活機
鋒自然神義俱得。○兩其字指忠信爲敬人然後行仍在立
行上驗取至上節指所以行之本參前節指所以擇立此本。

熟工夫時文雖忠信篤敬只說個心字行字若便縱橫
我盡落窠臼矣

可與言而不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字。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面。發
欲其語無咎。則亦字是急連上句析說。故平做截做。皆不
如合做爲得。

子貢問爲仁章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傳
切確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其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

四書章句

大學之二十

子

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爲仁二
字。自應提明。界過不得。但先硬生子貢意欲盡已。却不可盡
已。收入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于貢問時。不知夫子何
言。安得先有議論。仰子貢愧不若已。亦是品夫子之言而註
及非子貢意中所有。亦並不可入夫子語中。○上番字對下
大夫士上利字對下。仁子貢結聯連屬。所少非大夫士也。
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
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方知事友之所以爲仁。
爲仁之至于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

有穿人洞。有嚴密切確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可用。有牢籠宇宙之具。

則自尊貴。有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資。故夫子以此藥之。重

在賢仁。○子貢着力其字。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裡面。○事

大夫友士。○子貢入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

意所安。○子貢若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弟自己所以去

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曰親賢大夫

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爲賢

仁乎。夫子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已向裡之事。故夫子廣

四書章句

大學之二十

子

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百單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檢
點。此心爲何而發。只是向裏向外。爲已爲人。此正是善惡
義利分界處也。○大尊巧當借其聲勢。煽動能結。傳授衣鉢
以資羽翼。成却後生多少。○齊楚聯結之徒。其起腳便
差路。此中自有入。物徒誘壞少年。其名曰入類。非來友也。
○子貢子曰。此章有二義。一則問的前代。舉一。若其餘非止
夏時殷幣周冕也。用其實之中。而不絕用實。其文之中。而
不絕用文者。得之一。則本一人之心。處中和之極。不偏不倚。

其今要同護文件反疑聖人說話有說此酒正自不小
仲竊位聖人但就如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
平才也

胡自

躬自厚而薄於人幾是至公若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
厚則人者只此心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
不肯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定物我看作兩件亦偏廢之
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大過
先此說也必將使天下盡為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七

七

律其身所以為此倒角機稜之說竟覺聖人何嘗不義也
何嘗大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薄責于人並
不責也○此聖人處已接物之要忠恕之道也凡老於世
話頭一字都籠不入蓋同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一句從天
理中出未便是篤近舉遠成已成物自然之理如此從世
出水便是凶情狗物就是一關私心縱講得極精妙處不遇
如世所稱長者一流至為長樂而無矣究其故皆從這恕句
落想故也蓋此題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這恕之理不可從
慈意連看上兩句○薄責于人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

改而止耳若謂任其自然如泰人之風則其用心之薄更
甚于厚責者矣昔東萊性近猶急謂論語至此不覺釋然
是其責人或有過火也不知此正是成公用意厚處

君子義以為質章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
程朱為非亦是從心斷未必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為所漸滅此
天之一定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方是胡孫信君子所
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復加此作用也
○味為質二字方見百何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義斷釋出下

卷之二十七

七

三句者便非○只是一事以義為本○義字朱子謂有剛
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來彼處其徑庭無從答
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輕微變通無不
咸宜則下三句成贅設矣○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
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上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合下便有簡義字義者宜
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
義所不為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了了更從何處
把得耶一貫字三之字皆當細玩○辨定行止上說義字不

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

君子疾沒世章

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顯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舞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

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幾求已便是君子用心。幾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已求人成就時幾分兩種也。但說求已便有何求之功夫說能求人便行如何求之精狀。不

求書錄

手

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凡道理只平鋪直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機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從向差路去也。此節只說君子於事物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願外為人而已。若將已字看得深便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只是懸空字義。若說求已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此字是君子根本。若云爲異有爲我果是又說壞了已字也。意不過求深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不肯平鋪直道理耳。

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爭字意差之。差只爭此泰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達之則矜字差過便是爭。蓋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字渾是一團入理。繞過下意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顯諸人正當與之勸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着而來。○不爭不黨正完得矜字二字。○爭黨之禍原下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瑣亂皆別以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是善仲謂

求書錄

手

天此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爲解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送用互制更求兩黨人而曉曉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入家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於衆目。○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議論豈不甚高。然果如此只消說君子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只緣天下自以爲矜羣而非矜羣。故必以不爭不黨爲之戒。猶之謙銀者必須先辨鋪求也。○矜中必無矜羣而矜羣中應或有爭黨。但看東漢諸君子可見矣。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而字須重頓斷不得一連五下也

君子不以言飾

此節下句正完上句涉漏。君子人言大槩如此。○先儒觀此章語氣皆剛而不平。重首句不為雙格也。○言字是好。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重舉其言也。○人自人言自言。本自不相干涉。然往往以此相綴合。假借者只是成見私意為之。微也。其病全在一以字上。君子之心如太虛。物來順應。其可否于理。適如其分量而止。何以之有。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五

有一言面可以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為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非為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雖云。聞世多違。應物底宜。起諸人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而云畢生耳。今定義折身字。或與天下一世作圖說行字。或與心字作圖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就非心乎。子貢一言何嘗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二句。只解恕字。今輒寫成。總是若恕字未盡面。

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也。因問一言而有恕字。因恕字

而有人。已云云。若先于子貢問前一總舉出。于學則亂矣。五謬也。○行字。若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先說。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須從一言說人。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後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嘗有身世入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人。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時人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之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要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六

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僊云。愚他非。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諸人學問心所問為害。不小。故人以心學為聖學者。即禪學也。○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說得是終身可行。落恕字中實事無窮。振起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時文勿云求之一身而已。足便不是終身行之。亦不是勿字道理。

吾之於人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下民者。非謂民之自面也。○善事。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

行便是私曲矣。○首節夫子自言其無毀無譽。下節是推原所以無毀譽之故。淵明近文。分下分別清楚。遂有於止節先道從直道者。有將兩節分是非實對。將夫子與三代聖王對照者。有指出上節入字。下節民字。牽連作一般語意者。總不曾細心體諒。遂妄立意解耳。○下節直道而行。只在三代王者政治上說。時文每云直道自在人心。惟人心本直。所以三代聖王亦不得不以直道行之。此說本于胡雲峰。將所以二字看得太深。讀得太重。便有此語病。不知此章言無毀無譽。只就吾之於人而言。非言人之本未嘗有毀譽也。下節四書節義

大學章句卷之二十七 衛道

正推明上節之意。亦是言三代聖王之於斯民。善善惡惡。無所私曲。於其間非言三代之民心。本自善。善惡無所私曲也。是評

衆惡之章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存自己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可疑只在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然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皆我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要實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

疑自川。謹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順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闕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同。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即在有覺之中。但無爲而有覺。爲存亡廢衰耳。○弘字有逐漸之義。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人與道本不可

大學章句卷之二十七 衛道

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却在人耳。弘弘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若論道之本末。原無待于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與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覺悟。正足聖人重加一鞭也。○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为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其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使自以

爲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弘字須說得確
擴充展拓方是弘道。他人說來只是截道修行道也。通濟
○大忘假人能弘道四字已足包舉。然即刪下句不得。刪下
句則上句之意亦不遑。但下句須即從弘道之人看來。
○此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物物理之類是也。
若說作天地的陽自然之道則豈有符于人之弘而亦非人
之所能弘矣。

過而不改節

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道。實至之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七

手

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聖人改過使
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微過。
乃邪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

曰終日不食則所爲何事。而以愚之意過矣。曰吾嘗。明見合
日之不然。而無益不如學之意并透矣。○無益不如若但
淡說下只微得一篇思不如學論耳。須將無益頓斷。從無益
內轉出。不如方覺得此中甘苦。疾徐之數。冷暖自知。○夫
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便不下手去做。故

無益。今人看夫子之思乃與興學泰誓一般。如此則荒唐

妄之爲非。且有毫釐但無益。又若與學背馳。豈可云不如

而已哉。況如此說則竟似夫子起初走錯路頭後來改正乃

作此一番悔悟語耳。吾願天下莫訪先師也。○武謂少年不

幸學。釋不知理。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爲彼所挫

敗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

子始舉昭昭。至聖賢後見。延平便悟。且安此真世間絕頂

明家。故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

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乍見虛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七

手

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其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
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誑。誤困苦也。

君子謀道章

中二句。說下石轉折。能手多故作波瀾。以爭勝。能不憂。務
後一筆。直落。若曰學雖可以得祿。而君子之憂。在此不在彼。
更覺前說。自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
謀道也。如此說。首末句。更覺精緊。凡言在中者。皆不必在中。
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根如草。
可終身。衣食珍衣。若罔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朱子

惑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養又繳一句則中二餘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量又同夢話矣。此節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祿者既非而謂必得利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此中三字理會得此意自然分明。下句自然直接。○要將學與祿寫得開方可寫得攏。○末句不可重複首句今人亦知之然只換得幾箇替身字眼以為分別。○書經卷之二十一
竟未嘗不重出也須能于字中尋出意思議論來的確不務方佳。這評

知及之章

三者不可不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敬便是已知及仁守之莊敬。逐節要包上文遞下。將莊敬平排看。只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守統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莊敬雖動雖似末節小也。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足以禮其大其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

盡頭處。正自不經他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近人將禮看成一件事文法今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相連。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治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敬後。則則禮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即精。即知及仁守莊敬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本善者不過不能化行格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阻拒之云也。○是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為重。至於此章論學主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遊九層之路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其定要以仁守為重使失此章之旨。凡聖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五

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體面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意既非不論重正為莊敬助功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移也。只將首節頓斷。大落下兩節章意自見分明。○須知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病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然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于致知格物天下未有而不本於知者也。且仁守者非守此仁也以仁守其所知之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輕微舉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矣。這評

君子不可不

不用實養者非也。

君子貞而不諂師

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諂而不貞反對。蓋諂而近君子。違事非小人之所有也。不諂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致守意合。有乃得貞字之真。近人泛說節正耳。

事君敬其事章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正復鄭重。敬與後起義自分輕重。何待文之。鄭重為鄭重。敬與且不必。乃竟作剛蓋下四字。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七

論語

不講以為高尤可憐也。當以平講互講為得。○後世事君。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為此一字。及至服官。愈要他忠清起來。極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一二動憤。乃職亦止。是善保厥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召食。君臣之大義。有何混人處。看原解辭。聖人不許則塏。亦其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事時。專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心田。亡太子孫無窮。後之私。并其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只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執。愚者

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肯不敬也。故聖人下簡。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故此題但有截微對微之法。無寬蓋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一處。謂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刺語。○後是置之不顧。非隨後之後也。若公事了畢。便計課曰。吾乃可以得食矣。此非後也。蓋敬事無了期。纔一思量到食。便已不敬其事。

有教無類節

類者即流品種數之類。非肖像之義。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七

論語

辭達章

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承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簡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為簡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能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于此當人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微省文。正為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

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不文。尤不可謂之辭。即有或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述者何耶。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為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達外。然亦有許多隔閡。文字排寫。鬼話。非不能達者。必求多達外乎。此章專

論書能兼

天

論修辭之法。至所達之意。有是有不是。又當別論。即如敘述一件事。有人敘求明白。有人敘求繁衍。其言越不明白。又越論斷。一事有人斷求只一二語便已。簡要有人支贅。詳復其說愈不得其要領。即此便是達不達也。達不在辭。亦不在意。只在理明。理明則自能以辭達意。而無夸靡之病。然亦有里言巷語。未嘗修辭。而反能達意者。只是此事之理。通明耳。是

論見章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雖皆窺其微。掩其勝。而於聖人。其成輔相。克極細微。推達為靡。無不恰

盡其所以然處。不能有所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迷途。譬如南家門下。而不加矣。○道無所無。地不在聖人。只這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正吾心也。有心為之。而後幾其合道者。學者也。以有物之聖。為求之是物也。此章是言聖人分一事。故說求如化工之育。如含白。然凡有雜亂及曲。少依者。篇首當作如是觀。方見得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而學者之事。亦在其中矣。

論書能兼

天

手

大義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八

論語下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齊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格下判真情事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口語反覆掩飾之罪今日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不氏又分一案矣○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丘也節提出富惠不當惠之義以破之末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言只在四惠字三無字看眼○上二句只說得富惠不當惠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八 季氏

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肅墻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顓耳宜側重無須句方得蓋字一轉申明之意○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却與家字重說又正見安上所以今下之意○貧字是題之經均字安字是題之義貧字爲章止均安字爲奇伏貧字有連絡照應之難均安字須有芽抽出入之妙○和顓二字上文所無均安貧寡又復錯互於此看得學思者意差排忽排忽亂將夫子自解自易之不暇而還解上文○均字只將一蓋字申明所以富惠不當惠之故人意方洞然○只將解上兩句所聞

之言不另添夫子自己議論和與無顓猶之說書說章應繼字眼均安貧寡互配乃融會貫通大意此皆從一箇蓋字得意蓋字神理透則和與穿插自不費打疊矣○蓋字承惠不惠兩路下來他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爲均安貧寡支配不同和與無顓添插不懸都於此杜撰手却不若發明所以惠所以不惠之故須會蓋字神理便大推明切○蓋均無貧聞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藏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那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上文四惠字乃憂字對徹須知上二句不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八 季氏

通引來起此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字而顓臾之不必贅不重以此三句釋上兩句也時文看眼只在釋上兩句但見字眼錯互增易曲爲之說不免廢緣緣故之病須擬定有國有宗四字將均和安貧寡兩六字節節牽連君臣之分講不肩肩於支配而人肯分外分明○遠人下文即指顓臾不是外而○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勸于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仁義禮樂也○使子思上加一文字蓋有德必有文文即德之風聲也遠人不來必是德上有未至故須分

外整頓一番。纔一整頓。其風聲氣象煥然一新。即此便是修文德。所爲舞干羽而有苗格者此也。王昶詞命。固是修文德中一事。然其實不止此。安字亦非安反側之安。夫所爲安反側者。正是兩疑其反側而後有以安之。若遠人之至。即我之赤子。所爲安者。只是勞來民直補翼耳。通詳

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其不以爲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八 季氏 三

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有子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人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謂有道無道。正指大聖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不曾識得道字耳。○看朝廷處置得宜。而跋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挽權爲有道也。○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

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政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爲權。此章戒失權。立說須本此。○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義理。但以公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父子之與支庶。則父子皆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取天下皆勢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同建。安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睹矣。○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八 季氏 四

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矣。蘇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無道。陳氏謂有悅今反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蓋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僻病。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豈頃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是有道也。○武彘得庶人太好。或看得庶人太不好。或說得重。○議太狠。頂

或說得庶人之議太清尚總釋其着眼都在庶人不諱句不在天下有道句也。須請庶人不諱處。只是天下有道。孔子作春秋不在庶人不諱條中。時文妄作此條者誤。

益者三樂章

樂字作去聲讀於悅心之中有焉好之意如張之於井條之於九疇之於鑑既之於蠟屐獨之於結髮樂此而不為疲井不自解其何故方謂之樂者如對作悅心不見焉好之義尚未覺其沁心脾而論骨髓也。禮樂人五音友一皆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各有意義。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則若新舞。入樂之二十人詩氏五。

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樂與禮樂直是膠粘不上此當從樂字中看出禮樂來若只補排禮樂而以節字膠粘之乃以樂字膠粘之宜其不上也。其病總有得禮樂粗淺之要極推樂道先將人字壓落見庸下人之善決不肯道而况樂道之乎其實人字本義只到已而言不對聖賢樂僅古人言也。

君子有三畏章

提理字件員線甚精。方與知字有會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上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五

或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近人亦解敬知天命。却只是鑲嵌字眼于道理全不懂得。地尊重知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王守溪所以直提出供作有識識。

九思章

九思若平日不熟臨時亦求不及用不着若當幾不提醒加諷明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乎素幾先不是臨臨勸警。九者太初健變條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

四德章

卷之二十人字氏

幾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美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有較的確。九件須熟存于求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足于九者中終離補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攪執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瞻瞻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別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弊也。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

純然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
關一不得若於視聽前一步工夫說得深微徹切而脫却
臨幾一節工夫下手處便欠落實看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
意自分明或曰臨幾動焉恐迫促不及事生驕驕意則因
作廢之病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謂之夏間之有此兩節
工夫未事求是視聽工夫猶成慎思謂之無時不然而臨事
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下時涵養純熟臨幾
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至作良知家傍直
捷簡易必欲併而為一反以此為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乎此

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
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在視聽未交物當
體會明聽不然而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微引之端九
思若然○時常語熟間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思
敬只在當下豈為將有所用哉言止說做著述事止說做功
實是廣大透徹及矣

見善如不及章
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有孟子廣上家民章其蘊
白見伊尹處誠敬樂也○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焉其

志豈有款款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處
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
硬將必須用世意添入夫子胸懷非通章本意○兩見字補
出意知意字○此字直達無礙之妙即其生于明也此等
處人語尋常○非志中即定全下句在裏○義只是此義即
若臣也○求志中不須是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人二
氏去達道中不歸本求志則本領不足道字易錯入功利無
窮去互根極有理每邊身分方自高深○後世仕宦只講好
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乎此
猶云出仕耳義字不甚重予謂隱居只是隱居雖君子猶
異其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却只為行君臣之
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此是大子終
然記得二古語而因論其間見之異同初無合併支互之言
也○亦無此並高下之意兩節自宜分講凡作牽綴之說者皆非

齊景公章
此章大意為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公封夷齊若為富貴
之節則齊景公之疑非其倫矣然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

言其貧富相去。非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干。則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人節。固不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止云餓矣。後人因誤有此言。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極人前不得說要也。凡書各章有本意。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依死便是得仁。○今人以餓死爲惡。武王何見之。屈也。

陳元問於伯魚章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八 李氏

九

陳元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說極。反說得異聞極說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駢狀。從真誠中寫盡情。若今人寸已所小。說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活。試自負其計。假巧實拙。此又陳元之所耻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九

論語下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性相近也。亦是懸空說此一句。其着力全在習相遠也。句上雖莫之與育。其性亦相近者。理不止相近。兼氣質故相近耳。理氣合所以相近。氣質之說始於張樵。發明于朱子。于此章近處之義至微。以之看廣音陽語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聯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于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九 陽貨

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主張異端者。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腹誣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諾然諾之言。曰人性音同。如人形音同。人形不同。如人形不齊。卽其言論之已氣不齊之形。有音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多虧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微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也。總之異學所最異最處者。只一理字耳。如孟之性主

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減。則觸處皆發。故其所主者。善之氣也。本心之學也。理德所主者。氣之理也。本底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諸書人子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過。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爲文乎。今人總說得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爲支離。并義理兩字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爲本體。極其至也。并性字亦強立之名。係文注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無弊矣。如此有性字。尚多在相近之云不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九 陽貨

二

更支離乎。此章論性習正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孟子性善之說。相表裡也。習字正從形氣上生。相遠猶失性者而言。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依稀夾和。必不能鐵板釘。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于善。則反于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習於善則善習固有好事。然相遠之云。實爲習於惡者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

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說習善者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于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講求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子善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九

手

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使人相遠者哉○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相遠是習曰相遠非習之遠於性也若一混講便不分明○此節正要從相遠之後看來如堯舜之與桀紂其性亦未嘗不相也但習則相遠耳相遠之後也仍相近即此便是孟子性善張本○正在相遠處看出相近○惟其相近故可以相遠○繼性之後便是習如方圓率類足相移易者是也○變化氣質習並可以離性之偏勝○近遠二字最

下得好幾說相近便有可以相遠之理然雖到極遠處定有什百倍蓰之可言如燕之於越終無不可以相近者也此正是孔子性爲人吃緊處

子之武城章

君子小人○此章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精神士大夫皆是不必明也宰亦不必明也現在有位不然竟君子游自命矣○君子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意極併處若但呆說君子學道如何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天其意矣○君子小人皆指受教者說極是○子游疑夫子於其迂腐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無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徒分君子小人于坤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九

手

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聖君子得之則盡小人得之則易使矣不說然已在此之君子爲是○今人有云君子將子游也宰說方貼學道亦貼于游官身上說皆拘窒非是○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儒林之姓不可以言學道○凡謂三代不可復卽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道○學道靠定禮樂說是○學道二字空說者人虛玄而無把握執執者又失之拘細豈學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得樂腐淺耳○學道道字指禮樂空談大道者固非乃因

得禮樂二字粗止就禮樂貼快鼓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則集註受誘矣○凡人之口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學示一番開解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雅興愈出或謂君子當俱端大干之言因未嘗有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端此片語可得謂其當時時許說語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報舉連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無之言也絕不可混過須于一句中分上下○末句是爲子游說法爲二三子說法○末句亦庸庸有之止是我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証學道之說末句却消除牛刀句添添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車也其于口氣是決解不是疑詞朱子云此吳其爲沼了語氣相類

了張問一章
止是能行句講得明切以下便成破竹人看得驚笑支離不解能行于天下五字耳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有心對病藥方于天下及

傳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總以五者存心今人說理誠心都不切○時文鶴虛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于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爲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穿鑿○須先識取仁字識取五者之仁如何其能行五者于天下功夫如何方纔親切今人都是醉漢喃喃不知說其○仁理也行心也○不覺云行五者而云能行五者方見刻刻動論乃是心存○仁固無遺不在只心存耳○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

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

非

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動靜事事用意也○崇禎間名人所親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界也能行則盡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于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五者只是存心之同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

可信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然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惟

仁之發見處指出分際方精確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學強分五者爲內天爲外更屬粗疎五者就于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悟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五者即心所具之理非從外面尋來如禪家寄心法也○五者日出不窮行之不已自爾漸入純熟○首句誤解在於天下言作獨世界能行有作行得理顯然與註意悖謬今者人亦知其誤矣然言謂其故實在五者有得不親切也蓋五者即是仁之支流節目纔做到純熟時便是此理而已非

讀書錄

卷之二十九

下

有二也今人只將仁字看得如禪家西來大意將恭寬信敏惠五者看作如小乘名義若謂本欲求仁而姑假托於五者以存其心而幾其理之得如引線之針敲門之磚而已縱講得能行是實用工夫於天下是無適不然究於聖賢心存處得之肯無涉也○速言○不侮得象等正見能行之處○不侮五句纔足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于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那家無忘一例正鞭辟入裡不是鋪張于天下局面也五句只作一句看○不侮五件只是恭寬信敏惠盡頭處不到此處則其恭寬信敏惠猶有所未盡也故曰

此考驗其能行然則能行之實仍任恭寬信敏惠五字上不在不侮等字上俗解每以不侮等語能行總緣其解行字爲行得通之行於天下不照註無通不然論語耳○信自人任敏自有功能行到此方足非爲人任有功而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通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大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聖門論爲仁餘言及後如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類大則此方足皆便之自後也不然子張務外自高豈更以此敬勤之乎句句嚴嚴能行正見鞭辟近裡之旨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九

十

女聞六言章

近世奸仁之害頗甚率可一路哭以獨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肥眼利耳○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慘天者矣○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小子何莫章

論者謂興觀七句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謹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要與一節題有別耳非謂此七句道理中者學字不得也○說得詩有潛移默奪之

妙方不是以事合經死印板○通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粘著君父只就詩之益于倫理處寫得精微痛快或哭或歌方足以盡其情致○二句就倫理中舉具大者而通遠二字隱括其富事父君非期于詩詩不盡于事父君亦不必執詩之事父君若而學詩自足以事父君

子謂伯魚章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得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只備閑昭代典故與帝王事業爲之有何關切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九

十

不爲亦何至面牆○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爲德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闊○此與匡新關難之說異而語意不同彼自近處推到遠處去此要自遠處收切近處來只在閑門雅席日用平常之間疏發義理方與面牆之意更相關切

禮記六章

王爺說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字中有其所以然不以曲折含蓄取之其味不出○自袁黃葛亮等倡不通識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合則影響攸則

索性以狐禪作聖學。夫萬曆末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歸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係屬臆。敢直提二字入論。自及于子與東人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黃升專指此四物也。○只將玉帛鐘鼓說。○禮樂之旨。便得。○禮樂之意。惟數與和。○玉帛鐘鼓。亦無以述之。玉帛鐘鼓。自不可廢。

近說而余說

道聽全說。不但拘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留。體會。使實有十心而行。上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九

十

經道理。故曰德之在吾人。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集字。律。當引上章。賦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賦求如。

鄒大司馬章

士大夫傳授。做官。秘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彼此。章包括。○鄒大不是。獵意。圖其一流。正有。機微。作用。○與哉。字。非疑。○國家。當難。亡之運。不必。生奇。奸人。忽。但。所用。無。非。鄒大。便足。令。神州。陸沉。學生。塗炭。時。爲。君子。者。受。鄒大。之。牢籠。或。取其。勢。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謀。遂。不。惜。爲。之。援。

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具點者。兼爲交遊。則寒室亦重。不知其爲文也。止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有。○鄒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變異。

鄒大。使。身。爲。道。士。其。生平。微行。雖。不。盡。也。只。存。鄒大。心。道。雖。在。其。身。大。處。則。扶。出。米。未。嘗。有一。事。可。舉。而。史。鄒夫。聞。之。已。無。處。自。其。面。孔。交。鄒大。形。狀。何。等。慢。頃。而。夫。正。止。言。其。患。得。患。失。其。心。苗。趨。向。不。可。告。人。處。也。其。生平。事。定。何。異。校。舉。而。人。子。以。無。所。不。至。四字。包。之。便。覺。此。句。中。何。所。不。有。以。是。知。鄒大。人。也。定。比。人。爲。得。刻。毒。○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九

十

鄒夫之心。正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逼。成。耳。還。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還。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鄒大。之。肺。肝。聲。態。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

惡業之會外也章

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通也。然。陰。必。賊。陽。賊。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若。謂。天地。本。不。有。聖。人。之。裁。成。扶。抑。則。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有。人。

而歸于會張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可怕。分別喜自喜者反以其說為高。則人理幾滅矣。○紫必客米鄭必亂。不
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惑也。利口不覆邪家亦可存乎。

于欲無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等拳勝拂觀真野狐精矣。○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盡行之問。如何因且靜坐便。此言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回實處。聖學高處。

論語精義

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事最易錯解。不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與不妄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人墨。○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寫末節須得隱躍指點之意。○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此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遠。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

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時行物生皆上天之氣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若要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物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還上太精細也。○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三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假小子固非。即謂泰暴自家亦非。○此即是無行不與註腳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大便是錯。○此節最易近禪。程子

論語精義

所謂最近理而愈大。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脫發地不知已。還大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解處。藏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鮮氣輕重抑得之間。便易差去。故是難。○實講天理流行動靜皆妙道精義方是聖學。不若飢而○行焉生焉。聚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今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語歷歷然矣。○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即便墮入本學香裏去。

矣。○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處轉出止說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爲也。○天何言哉首尾一樣句都自一座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前立兩空象語後面滿承中二句忽然掉應轉此兩語正如源家回互縱奪之妙使人恍然。○下

辛我聞三年章

只爲辛字各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從此將辛字直無容身之地。

卷之二十九

唯女子與小人章

女子小人非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頌。作履歷使人至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其焉者。獨怪時皆英。身受變委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視。規定宣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官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女子小人之稱。實親客爲烈矣。讀灼中志。察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朱弁舊制。蓋蔑仲之天下。事安得不壞。庭制幸甚。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并太監。外伴執侍。惟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則盡排打各爭其所。和內庭。

堂士大夫及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之過。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言許多美理在。

天孟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九終

論語下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比肩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爲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而論古仁人之所爲。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達附及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須知武王之出。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

微子去之章

卷之三十三

微子

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而不止宗親之事也。凡舉附與。皆不仁也。從三仁所處。說到殷不得。不周不得不正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徵。與武王心事光明。微子乃見其身。可見伯夷叔齊與太王武王並行不悖。理皆仁也。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熟有至論。今人不解。只挑這殷有字面。便斷其理。至其數節贊歎。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

三仁方合。即有誤仁者。只用幾箇表德字。而以爲切貼仁字矣。觀之者。亦以爲貼切仁字矣。究竟與仁何干。是從幾看出三人之仁。非解三人之仁。而保之誤也。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許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長沮桀溺章

將一足字。換却魯之孔。是耳中疑熱。心中疑厭。直露彼微彼微之意。看下文樂爾之言。深見切難。則知長沮桀是也。但

微子去之章

卷之三十三

微子

沮明如孔子現之無備。勸之徒勞。故下此微語。深流句。有教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徒作凡做語。大具道矣。聖人易天下之心。仰天心也。直立作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實特沮溺一流。不見得此理。不能有此心。遂成一種議論。誰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聖人此言。止所以微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請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上策不偏安。必盡元爲。猶得外酒心。傳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天下有道

何緊對消者天下皆是而謀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亦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自然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

子路從而後章

子見夫子一句在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言隨夫子路尚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想出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來

逸民伯夷章

逸民自夷齊而下已分作三等兼之接輿諸人其間亦自倚高下。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進國也。下隱居故言一段自見話云不合于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污誠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耳。今天者即孔子之時中本心者即佛老之無忌憚于此定靜之差而有王聖之謬。未嘗搖尾逸民只是聖人自有獨見處耳。無可無不可從小心微觀中來方是聖學。

周公謂魯公章

此論贊體非記述體也在記述必須鋪叙本文則不用口氣也須還他所言之義即夾述夾論亦必應還詳說周主生廢無警地無過之理。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垂訓豈不如重子之正誼明道子正為後世制治純是計數利害故月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不是定要明最善亦不是一概庇徇故舊無大故三字要見甚明。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余主功臣立說是

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竊他都以計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為所為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計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間而為功臣者又極特其故雖雖惡字後生折進更以語阿相形故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微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閔洪武間功臣諸案本當不致惜本楓林之早死而潘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卡備一人與器使有別

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重其長而全其短不
得泥舟

天書傳四書語錄卷之三十終

御書得錄

卷之三十 終

五

御書得錄

讀書人不可不讀此書誠有古人所謂讀其是而全其美不

論語下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尋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章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並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提出不可與衆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闢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猶不及之論却是此節論交斷案○子張曰

知者

天卷之三十二子張

不然子夏之推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容觀平說而意重者衆一邊○子張仍爲廣大之言其對射上文章專在客果下牛微然而字轉語却自平放於平放中具側注乃見心手之微妙頓挫抑揚寫出了張海濤氣象自在語句之外○加之何之義有受拒不服無服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

雖小道必有章

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同道術分而有也○小道宜指農圃卜筮家乘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

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于此則精神分而誠經應是以致遠恐茫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于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休提謂君子絕之使不與于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授不遇哉

日知其所亡章

知者

天卷之三十二子張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忘檢校之謂只是覺得未有底名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真能字對矣○知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容容得好字出日新不主意包裏去下故訓之圖外上則今日如此初無難解然皆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時說之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言者爲所無既有言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小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上知字非知行之知此能字亦非知能分界之能也

博學而篤志章

此節斷不宜重提仁字遞入。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故吾謂仁字尚可提唱。心字不可提唱也。如云人知力行所以爲仁。不知致知而仁亦在中。于理甚富。故仁可提唱也。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于理。顛倒故心不可提唱也。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度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誤。謂心存即仁亦非也。近人一遇理題必拈心字二字混過。此節或有以理字貼四件而心貼仁者。或有以存心貼四件而理貼仁者。皆偏口。羅整

卷之三十一子張

主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簡甚。如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偏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裡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偏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却正是分內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果有二果。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須得朱子此

未嘗有求仁之意。因此得彼之義。

百工居肆章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詳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鋪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也。前說是用功之事。後說是志道之盡。但理發教人于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齊。只有一箇尸一箇齊專而事之這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讀輒轉說。則吾嚴轉亦可矣。嚴簡嚴察。則吾誠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專道以

卷之三十一子張

主

曾道耳。然充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道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應在不學之意多。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惟學乃能致道。而學必期致其道。二義合發。語氣最難和會。但截斷做而于上半重學字。下半重道字。于理體皆得。○將尹氏說引前而以正註轉合作主則義既備而輕重有倫。或曰夫尹而後註不虞側乎。曰尹氏在志誠上說。固當在先生未能成功夫說貫徹終始不爲後也。○此致字是推致之致。非召致之

致致字與成字對看只是微到極至處耳若作合致意解便將道字看作一箇字說無不可思微物件如夢同契所云千周煥彬葛通將可睹神訓或令人魂靈忽自悟者純是南華新論之意悉於聖賢道理尚有一針之差○不遷於異物不奪于外誘是此節說板註謂凡剛人剛解者非蓋學以致道可最難講講得不親切竟是下學而上達意思不知此致是推致之致非召致之致也說定不奪於外誘語與百工句對應方精確不易違許

望之儼然章

圖書部錄

卷之三十一子孫

五

溫字即從微字中想出來厲字即從聖字中想出來正見四時之氣皆備、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出一箇聖人全如和而論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斯語是說今得此版耳全在望之即之應其言處寫得步步作意方見儼然溫溫達達生出却仍是固固不變聖人○動容周旋中處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簡恭而安不成正為此也然其微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生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乎中忠信之審現于外又受望其能中禮也勿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受日久長乘

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處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君子信而後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謙避禍之指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勞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謙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爲主勞謙其從之者耳○信字即在同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瞭第不知第一、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今日他事用心至誠孚渙處無不是不沾沾

圖書部錄

卷之三十一子孫

六

於勞上求信也○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滲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所爲信者信其愛民之意凡欲安全之耳○信不是信其所勞之事是信其所以勞之心但說其事有利於民即信其事專爲百姓起見然其力能困苦處或勞而無功則怨謫必且興焉矣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得不勞之心其憐憫體恤人人最深此難於之而不怨也何況勞乎○信而後讓此信字謂該盡私乎渙合上下兩邊說單指一而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

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勢與信相信不止在誠將信字結定勢誠不得若謂要勢與誠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章

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謂子夏末則盡矣而本窮其木子夏謂本末並貴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議子夏之本為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為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近人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

論語集注

卷之三十一

子

館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及遺教兩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有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符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近有以清虛冥悟之學誣之者謬矣○本末二字從本得各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覓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本即

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大程子之意耳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若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為本則皆反末為本矣其意即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溢而言此本字即正心誠意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次條曰文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下同安寓大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解不得若子之道三句只是理用一致教不可兼意若因先後二字先着教未嘗無先後便使了下一句再轉云道所常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使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倭占也○註中明指本末則兩義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話紛紛問君子之心受教人之說者皆誤也○兩義字即指本末言錯會阿私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伴心字欲應下反使下矣孰字有得真則道字自實

論語集注

卷之三十一

子

仕而優章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聖賢子兩者不分粗細太若仕仕粗則不可仕與學原非兩件然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則此理則兩遊不費幹旋而優字亦不須強生分別○此節費周折都爲上一句添生贅病耳從春秋時仕學發論方知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班子見此論爲救正而發○兩句文法雖同須分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用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只

讀書要緊

卷之三十一子張

九

爲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七元職期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意義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人本有自致章

致字卽孟子曰盡心盡性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與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有親從非大逆不道之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情易也至滿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終于哀而止終

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備重自字則不見端于子并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節不是歎人情之薄傷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處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孟莊子之孝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照豐紹述天子且不可謂不司馬昭禁倣諸臣豈得以不改

讀書要緊

卷之三十一子張

十

爲孝乎○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後莊子者非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孝行之中以此爲成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章

上失其道謂字會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季氏士師謂此時季氏一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隱在不易○哀終勿言根上失其道來則雖情真義重要非民之

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過而父不得不
盡民之懷恩及此則哀哉○蓋自周之始而後之作者
但聽刑論便不能闕切深至○語語是民散後之得情哀哉
勿意系根上失其道而來則是謂民之言兼有罪已之意
禮教不明文網繁密民以無知誤入其中從而殺之與設
刑民者何異以此思哀哉可知矣以此思若於可知矣猶有
喜於得情者豈復有人心乎哉故愈得情則益宜哀矜勿殺
若但寫作得情則謂其得情則執有罪而地獄變相以是為樂生
慟豈僅是大佛慈悲耳於此題相隔不知其幾由旬也○脫
附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子張

人父者為忠孝及多者為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
免一家哭不得不得○而哭豈必周與嗣來侵臣方為屬
乎子公之高大門問于人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
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于斯

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音得好從日月不得不看出君子之過原與
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過然也○而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不善復行可見其過雖丁知過而過文過皆
不知者也而不知又難于不為已克已為已克已則惟恐不

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過易
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而早○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
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過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
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
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常為所過事勢之難或有不
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
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而有悔屬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
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可發

仲尼焉學章

附書語錄 卷之二十一 子張

論此章者謂不宜直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惟
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
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焉
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
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
乎○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道
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其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
章道字獨註作謹訓功烈應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其
辨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

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備不可以之分大小豈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說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則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牴牾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著爲讓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要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遊畔手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今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與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

卷之三十一子旗

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取矣今人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豈便差排幾箇說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裝點道字會極當於傳註哉○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或曰看無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教永施亦無惡下學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對見問故求意本嘗不在此自此事重

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足顯能事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子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豈不賢之乎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說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洗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許出正爲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者將學字說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夫做就許有無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

卷之三十一子旗

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壁看學字宜兼師字看不宜作學實做○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處一邊吃此一教本有口氣矣蓋通章俱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惟道字精定文武故曰讓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精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子謂有六分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只道字有得非故學不學師不師無不超騰蓋落義之子貢用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

云云。正是立說之妙。俗眼張皇道字。便逐句板煞。大意。問孔子何師。答曰。無師。云。衍文。武之道。數句。是子貢反跌文。法正決言。其無所從學也。將論多云。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出夢機。夢應。應益深。果若彼言。道字又何不可重之。有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當師。答言。那有常師耳。學。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重。

不學之三十子張

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然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取。大小總只在禮樂功與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結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只是仲尼何師。仲尼無師。兩句了。却問答。子貢正眼止在末句。爲不學。句。猶是操跌語耳。衆手拈煞。此句於義。亦何不可然。已死子貢。句下却是疑人問。是節難着。語最是子貢開口處。公孫問何所從學。子貢突然下文武之道四字。令人無從討取。意有則必消。道與文武分析。稱揚以。

爲格舉夫子不知其下而節節說不。六言下已喪身失命也。要須先取末句在意中。則漢華白話。越有得文武之道。雖。君得夫子身分足。一章要害在末二句。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錄甲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意矣。武仲口中。似贊子貢。又未嘗毀仲尼也。若說仲尼不如子貢。則又失口氣矣。○贊子二字。有議論。有事實。有旁人口中斷詞。有夫子自己供狀。○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

不學之三十子張

六

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說此節書。無不以牆之尺。在聖牆二字。混看。○聖牆。固不是。及肩數仞。聖量高低。但分簡易見難見耳。若更取賜與大子比較。便說而千里。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章樂讚頌語。易爲高大之言。若無實際。則與佛經傳世尊者。阿鼻。論語注中。大可爲化。不可爲意。從諸門字。求斷而此等。級推量出。不可及之實。乃無一語落空。○不。又不可升。

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額。子同聖之夷惠。皆在
仰視之河。○此處以天比夫子與他處以天比聖人不同。他
處以天比聖人。謂其於聖人已微妙處有相默契。此處以天
比夫子。謂其無詩可升耳。天道贊語一字用不着呆
講人之字。而語方是得解處。述評○聖化神妙處全在
斯字。

樓閣書品錄卷之三十一終

不卷之三十一

子孫

幸

下論 堯曰

堯曰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通貫之義自不通章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則為周物商為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人物也○後世取天下者以計力守天下者亦以計力故兵臨城下而議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于事以其力竭也然尚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結果能散財任貨者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糾必不能為亦自古必無之事耳○權重三事固即四方○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正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易謂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人講四方政行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修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須其勳業之盛大失論語藏以終篇之旨能發明武王統範於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有說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

四方之政方合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四方何四方之政由是無不大第舉行是說上三句推廣言之不足三看正而政自然奉行也○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也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未其政雖政在四方而醫困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使武王在紂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國有此規模耶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秦穆之微聘封爵作用范是篡厥勝勝范聖王心寧乎武不為民心而舉舉民自歸心說來方光明正大○武王政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厭適皆大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殷忠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變通通曰舜禹○事皆知之矣後世讀書識道者大約在這肺腑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小信其本心先失也○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

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
相傳一中字。唐論以克己敏公自克至湯武一也。武曰
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語信不及之心
正是三代後隱微深痛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
要識三代帝王處。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寬則
得眾。四句與十六字傳心不同。語意側重在下。牛截總要
併到得民心息耳。○本節連句候講。精義各自無窮。最惜
定要美講。箇十字自工夫道理節節推到源頭。可知是
然究何所發明。徒將實義拋荒耳。凡歷論帝王者。或任舉
三事。泛言治道者。或隨舉一二語。皆當只就本意發明。作意
要得大頭腦者。反成露突。

子張問于孔子章

五簡美字。含在五簡而字中。○因民節。時文止說得後賢
財政事。不則字性跳過。到上古無爲去。須是三代聖人之
之美。是孔子胸中平皮手段。不索自薄。論結末主意方得。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開。便是典。清淨家法矣。變
却章自有政。在因字利。止見君子輕略處。用時樹
士女業。皆是上。利絕大本領。○只爲後世人主。無非

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用者也。只是循了自
利。未嘗真實爲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
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民節。若
從困字着想。在民字前一肩。請作用。便落漢唐。○民節。便
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先收民之利。○西字。
得痛快親切。直向盤古處。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
利之四字。方是大開地闊功用。○困字。好是有一分之得。便
不失却一分也。隱字。好是看得一箇人。便不多遺一箇人也。
然亦向是口頭應付語。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
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線人勾當一事。便受害不淺。
竟更說甚可勞勞之也。○釋只是子可勞之事。○則之又割至
子不可割者。乃真可勞之事也。○朱子。二是我所固有而
我得之。何負之有。若足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門人問政及
之何也。曰。治人其理一也。○正困門人之問。度。將人與
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成六耳。○聖訓治人。能是取民。帝王仁
天下。從精一統中。至時。應是。○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無仁。我亦何欲。故唐虞三代之治
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

之治者成其爲食不寡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萬民應樂
取斷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辭欲正
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食何仁之有哉○而不
字止說秦之美原從秦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講得
不驕類句何是秦字中道哩覺像○秦而不驕段與前後
段語勢微別來寡大小皆無取慢似只講得不驕兩字然
首止須於言外體會出秦的意思試看莊嚴人定是何等
容氣衆便得之矣古人謂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養成德之
人恭自能安若學者做工夫則須專向恭處着力安不可以

知命章
卷之三十三

越爲也所以秦而不驕單講不驕而秦字之意自見○
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人變威便犯猛
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
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不就從政之美未便到
已垂裳無爲自化處

不知命章

深求者多人莊周歷舉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屋平會
及衰黃功過感應等部廣諸家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正當者鮮矣○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

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通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
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如命者知其
其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畧便
是楊花大就別正是不知命耳○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
然也即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
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前顧後帶故可以爲君子惟
氏以因果報應勸人安分爲其旨過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
乃所謂不知命也○此命字極粗淺如云窮達有命耳雖知
窮達有命則凡事到面前便自已有箇把握必不妄爲機巧

知命章
卷之三十三

應選乃可以爲君子若將知命講得太精如五十知天命
云則惟大賢以上庶幾及此而前曰以爲君子而已乎○
如秀才家營營苟苟朝夕相望決利者其入志趣汚下必不
能爲好文字者也且其人既營營苟苟朝夕不遑如此亦將
無暇爲好文字矣夫作好文字未始不決科而爲汙下熱
之舉業者往往終老屈下然其人則寧抱九甘帶而不舍者
無他只是信命不及故也

天益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二終

孟子 梁惠上

孟子見梁惠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論決人心。與今日講解。說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別也。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鍵。若止作一篇國策。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能發明情王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三

梁惠

書法指出道統源流。并見孟子歷聘魏齊心事。與陳酒。應符合方是羽翼聖學之言。○六箇日子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箇利字。其心浸滲於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有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宋。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仁義同向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丘竊。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被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行後方轉出以義為利。

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真也。○又千子云。仁義貼就人主心上說。方是推本之論。○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繁縷之私。皆仁之過惡也。生

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子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關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三

梁惠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類其中。皆有次第。功夫次第。景象在絕不可放過。○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不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乾說。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頭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曲折排說。精意乃出。○順講仁義。應驗。結氣便不緊切。步步逼出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

利之不利其利無比乃得未有反說之辭○第四節要說斯利字見利之不利五節即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仁義本不為利言孟子特因惠王問利故即從利字引入首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末言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是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適所以為不利仁義之未嘗不利則就惠王所見曲為誘掖耳如茫茫大海須得箇指南車方可隨風所之不迷路焉

王立於沼上章

下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貴者亦有此樂句正是顧字神情上之語上之愧俱從此中看出○文王以民力為臺沼當重寶以為意哉起而字一轉着力都在此處寡人之於國章

當法制未備時即傳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精心寡欲以問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不違農食三段貴歸君心方是儒者至論○此是示家王接承盡心說起故計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無陳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黜染習等語殖殖詞頭皆非本節實義且竟刪却下節矣須看眼有一始字○不是行王政後不

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通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為至急特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通設矣須極定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別家同行異本○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庠序之令與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即萬物資始節字之義統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並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國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

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其道故不能為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為惟王者參造化有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為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或云始即養生資始意王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遺虞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之如以此節為始事下節為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周禮允荒時向本有此精詳也雞狗彘始罔已畜然若五月雞印是文王養老之政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織綢綉疋正是王道盡

若任人家多者。利不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謂王道之成。究不難知。如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難。○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節。則直是王者自為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鑒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與循反爾。并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為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意。

○孟子曰。古者。大畧。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宅。塋。餘。欲盡其利。能必有樹。凡木可對。惟重本務。故樹必桑。○論者。重在諱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責。在教養二字。孟子時王政。家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一。故。須。諱。庠。序。中。就。不。教。孝。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中。者。反。覆。下。字。使。細。釋。其。指。之。所在也。○當。并。制。成。時。家。塾。第。庠。序。同。學。一。時。都。定。到。井。注。環。邊。學。制。亦。變。故。游。士。操。共。編。出。孟。子。下。簡。謹。字。不。能。

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校術已。實亦難為。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此可喻也。庠序與教。層層到底。謹生之義。乃盡。○此時三代學校之制。猶未盡亡。教術之。雖。亦。不如後世之甚。庠序之教。孝弟之義。只謹之申之而已。足。申兩字。最下得輕。然其中正有精義妙用。所謂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動其天性之不容已。有不自如其油然而生。矣。

寡人願安承章

聖人之。舉。就。不。仁。上。起。見。不。為。情。機。巧。而。追。返。其。根。亦。平。就。備。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理。明。器。為。世。變。繁。文。也。

晉國天下章

春秋大。半。部。盟。主。俱。屬。之。晉。蓋。其。形。勝。居。天。下。之。上。游。所以。賓。齊。服。楚。拒。秦。之。仇。而。附。其。背。者。晉。也。雖。以。秦。穆。公。之。強。而。河。焚。舟。而。終。不。能。得。志。於。中。國。以。晉。之。蔽。其。前。而。有。以。晉。之。也。故。只。得。霸。西。成。出。下。策。耳。自。三。晉。之。分。而。秦。人。遂。得。東。進。函。谷。其。時。晉。之。故。地。不。失。尺。寸。韓。魏。趙。氏。繼。錯。河。山。之。間。秦。人。亦。曰。韓。魏。為。腹。心。之。疾。然。終。不。足。以。制。秦。者。以。其。勢。分。力。弱。秦。視。之。如。無。有。耳。然。則。三。晉。之。分。豈。非。天。下。一。大。關。乎。

耶漆水氏書法始於魏新道錄齊虞為諸侯蓋亦以天下
事無過於此周之所以亡秦之所以興於足乎在故托始於
此井不止繁縷之惜而已也為世封建之說聚訟紛然賈
涉調停其間乃欲兼建諸侯而少其力至主父偃遂倡為
封子弟之說尤為可笑夫先王制天下所以使之大小相
星羅棋置必有數大國為之支持連絡其間而後可以長
若徒一槩零星弱小不足以奮武衛而捍疆圉一旦有警
不用輒失賜倒耳其為害可勝言耶讀孟子此章亦可於言
外會斯意通○省刑罰二句中便是王者根本上做始

○省刑罰二句中便是王者根本上做始

數終事○數數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數善終
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苛之謂之只是得其平耳稅
句得徹田源流歸有助素懷本領乃大綱信無從下手○
刑罰七句中惟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似皆民之所效
飲射讀法庠序學校之法亦必上有以導率之非徒聽其自
為而已也蓋先王所以化民成俗者專在乎此後世善言
強之家亦何嘗不講省刑薄賦但不曉得以後更有事在則
其所為省薄之民亦徒利以事其上而已如晉文公示信示
禮幾於近之其病根全在一示字上此純是用權術激

非王道也孟子曰修其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

其學最可玩蓋止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後

自得固有涵然而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是○注云氏

得盡力於農畝而又育暇日以修禮義則深耕句與壯者四

句相對非變體也但難其多寡不謂耳○暇日即從上省

耕耕有出別無暇日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此

信別無孝弟忠信○梁王但謀報復孟子惟務內治正其

終不相對處然為下等人說法不得不以捷泰楚震驚欲動

之句句勾語處處類推貴寫得孟子言外之意乃佳今人

用便不成說話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之分事始於周未治亂以

後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舊

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

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

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

而後能混一至此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

情殺者得焉是雖高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前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而斷盡漢秦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秦之混一似與德全背不知秦之暴止此漢得天下也○所以不定與嗜殺之路對戰國時言可也特定一不嗜殺事理為戰國以後之言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定一句只好虛實勢上說以留下不嗜殺地不然先侵占殺戮棄不須問矣曰不侵占只要不說破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勢是不同今止說得秦漢

讀書錄

卷之三十三

事

後說語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情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下求驗然通幾算來畢竟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為後世作符號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據秦漢以後反不難聖人之通以就之此陳同甫之不足疑或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相言文章

此是七篇曾子題爾問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稍反手。孔子不見諸侯必必何意是到舍我其誰呂實未加而去之

已也舉言下○仲尼許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與從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來方許讀其具眼今人縱有想及此者亦只做得陪客翻頭其所以然之說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有吾木如之何也已矣○餘于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室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修已治人之道故蓋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為蓋稱伯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伯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已治人之道也言其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為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伯功為足學也故

讀書錄

卷之三十三

事

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顯之森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為德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許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南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中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詳論仲之功孔子之贊王黜伯本一未嘗有間時為表之分也○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縱義便了而桓文并足利聖賢之學不足縱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與假之心不止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

文也正須講出無道根由。今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主從義。及其敗壞。絕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率奉其書。偶有指過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而避。不達何也。只緣信大世界。不會見箇真程朱之徒。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而合。猶就其假仁義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伯之罪人。齊宣所問。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利之相。迹可知。講是心足王者。不過從不忍推衍至玉帛棠。極言其功用之盛而止。安能於此心體用幾微。及推行理。

大學之五十三課

一分殊舉日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微。須深爲西錄之。方能會天德王道爲一非淺淺所可窺也。○足心足王。何滿遠却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教。直看得九州非大。而小立人達人處。是足王事業。平日常言切切實實。人可爲堯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真。豈僅與文章事尺寸上下哉。○是字指點親切。出口甚急。足字鼓舞盡致。包蓄有味。○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不信。則舍牛而養其貪者。乃必然之理。若謂王政衰而民風故。謀議輕薄。此過在百姓。尚屬上層。說到無仁政及民之。

要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聖。始發得親切。○見牛未足。幸不是孟子代齊王條說解嘲。亦不是格非端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關頭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雖用異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猶尤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肅穆相觸。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微作用。隔著千里矣。○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裏許。○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有言之所謂他人者。詩人也。○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吳中關推。

大學之五十三課

行漸次。兼有實事實象。○齊妻兄弟家。那各自有道。總有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主而御。却又自有序。○華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說疎遠近總在我字內。有其理乃盡。○東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加諸彼。以下和切指出心字。加諸彼以下反覆說推恩。○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吾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下文則至御。大序已在不。足預先已提也。○總說爲舉加他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大第等。

在引之許多緒索收束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然而此語却是從尊卑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因欲動其舉加未足鋪張推廣。○人但曉得於家邦是加諸親境界不解刑羣妻至兄弟便是加也。須恨煞上三句。板板正老實註腳。○加字疊推字重。加字疊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做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具。足以及三字中有觀觀仁民愛物所統貫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推恩有等級所謂善推。○通篇只發

之權度則心亦一物耳。況一物不得權度所失止在一物。心不得權度所失便在一心。較其爲害孰者爲甚。孟子推明此旨。真是發千古之所未發。○此心字只當與物字並倒。蓋人心之輕重長短苟不度以本然之推度。則心亦一物耳。卽此便悟本天本心之異。○此物之輕重長短卽在物。物心之觀重長短卽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卽權度亦非。卽此是末天本心之異。○今王節近人多張大天下。挑剔使欲以取玉莫能割句而已。不知須步步縮回裏來。蓋發政施仁也是齊國語。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響應而發施之本。又必在齊宣舉心加被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方見上文指歸實跡。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盡反其本處。又一總收結也。○明字與吾字俱接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義理也要在明字中發出。仁人許大神用。○然後二字不惟上文有末節在。聖善不是民自善。有庠序之教在。○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實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四

孟子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通章結六在一王字王字跟着民字來民字又跟着獨人此衆字來故全章關鍵都在可得聞款一節認得斯旨便知樂字是其借論點醒今王字是其機鋒激發故樂兩節不過是其聲色圖狀耳○今王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重醒此節而兩節自起○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歌勸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宜借上文指點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四

十

交鄰國有道章

天子與國與天下皆在心上推動○但就樂長想就天下與國較量施設止得皮膚形象道來自不親切從仁智原頭得與則下面事隨之無不高妙生動矣○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泰以後天下之大患生廢封建故也向他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棋布各戰其地卽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耶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鎮尚足以屏翰上家宋齊祖以杯酒釋兵權

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爲子孫萬世無疆美知靖康後

孫居臨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耶故吾

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

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文武

勇緊貼安天下之民似專屬樂天一邊○當時講交鄰原

是好意而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聲食故爲此商量權衡

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

起見矣故宣王大喜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殘

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四

十

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同交鄰始各

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

混雜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孟子借

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若但

張文王之事後挽到勇以安民亦費力周折不見引證

大意直提求句寫出聖人心事以詩書爲發揮妙用

文王全備與孟子要旨洞達光明也只是樂天者保天下

句本領見得真也○文王之怒卽從他樂天中看出安天下

之民卽從一怒中看出○今王亦一怒卽與好貨好色同

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
一怒只說靜喻抑節方得講大之義

賢者亦有章

有上之愛樂有民之愛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
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
憂樂○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
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嬉遊之應既寫同樂套語便醜惡矣
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
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四

樂

在民樂中故同知此則正愛同樂字不同處事出同樂
實理方透○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
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
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
成化治上下各得其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
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責重樂民耳○樂以天下兩句是
過脉語總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
君民相愛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
已盡上文四句不足則增意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

又推極天下之大也○是過接語以天下卽是上四句非民
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謂說到天下方與下五字相

反支離矣○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樂憂兼君民說專主一
者非也○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
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
民字外推言之○過脉語也又與登上急遽者不類有天下
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照下王字却不是上民字分兩層說
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憂天下說一以字則上下咸在
中而語意仍倚在上○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四

樂

樂按上注下地步極虛若一張設天下便凌下矣故手法
在字以字如何做只將不以一己之樂爲樂照覆以字
然出色矣○樂以天下二句只從上想像不別起議論○
在君心反復推出以字○止就上文推想以起王字不得別
作強意固然矣又須知上文是上下交說樂以天下句卽止
就上一邊看句要從君心體出○巡行巡職皆拚省故是
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
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
王者以其事而言也○無非事者四字橫截上數句將四

置題末固不可。于春秋句下再添出四字來亦不可。人因事効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辦之遊畧之宮亦以補救。而會則達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譏。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合諸如肺腸。自已流露耳。天子節須語語正觀之。非方見晏子回天在與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名也。○看上文使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句在天子說。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引以証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景公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四

六

及景公穀繁諸侯諫也。○卷省二句。因論遊觀及此。見玉樹二舉動亦無不動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概忘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親制富放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此只是因事納忠。即在遊觀上款款出恤民之道。通身只對遊觀重講省字。方得要領。○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餽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善也。○省雖教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教中一節。有兩層義。人只貪發得下一層不道刪却而字一折。○省耕省教是農事補助則法外意也。無一定之制亦無多寡劑量。當因人

主術行時隨處省察。因其不足不給而制之。正以見先王用心之至耳。向使習爲故事。不過春秋時依時沿門分派一番。謂之無事可矣。○先王之勞民勸農治具無不修舉。省耕省教又是法外之意。若謂先王之盡心於農終歲只此兩番。則先王之意荒矣。○首字對針觀字。固已然。晏子指君之意正是諫止景公使其無事不得游觀。非暗之以觀游而陰引之於民事也。後世如相如秦賦曼倩諛諂。曲終奏雅。終屬諸臣媚子所爲。徒令人主聽之者心蕩神移。亦安望其能引君於當道也。○惟字兩邊說是。道法不是活法活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四

六

法正是道法。不行此則行殺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得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逼極極狠。非是但憑君也。○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大隱然切至。○孟子是管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耳。始字中要見斟酌處。處將先王觀出此意便不言而足。若竟以興發補不足當王政觀老大頑頂矣。

人皆謂我戡章

要是齊國中之明堂。非通訓明堂典故。王者二字是責難。

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
引文王治岐爲証其旨自明語意皆從行王政句切入方有
理會○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
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道齊王
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王
制爲法而特舉又王治岐之政爲諸侯行王政旨也人言
子勸齊景公王爲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國
而行仁義卽足窮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
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

卷之三十四

孟子

七

齊宣王政不引武王周制全非此法○但提文王治岐
說非謂齊不特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善於武周也
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卽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
必須此況今日興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教時無亂之上策
雖禍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籌廢宋亦必以此非
平迂論也切定治岐發論方是開導齊意微旨○泛陳王道
多不切治岐切治岐則又喋喋不得王者氣象孟子開口
唱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
然齊行卽是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岐邑與有天下

卷之三十四

孟子

七

境界不同兩邊氣象有分有合漏却一邊不得只要識得仁
字則隨大隨小橫豎說來都是○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
句分清則先字顯然透露引詩止証四者宜先與文王無異
也○須知文王不是單獨借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
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遍及四
者故曰必先○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
者仁政盡頭頭頭宜乎在後卽爲此四種後不待稍後卽無
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
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只
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
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愛用其民而然則常其施恩
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心矣看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
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偏自己用處
在此朱子與陳同父辯論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
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着便不是此
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縱說發政施仁便寫得總大體是
大綱於跡跡孤獨廓然不見隔障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
者便寫得下車泣血出郊迎謁項禮數於發政施仁之

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於後收斂仁中寫出國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病源在身而全體畢具是一件事始信澤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二仗倆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得民心者全在乎此只一好貨好色私之即為殘賊國之則王者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焉孟子此兩段正是危言莊論辨別人心道心危微治忽處若徒作道辟說辭滿諱悟主點鐵成金則貪財好色無所不可非拾儒秦之牙慧即墮秦老之機鋒今非孟夫子泰山巖巖氣象矣

所謂故國章

史記卷之三十

史記卷之三十

史記卷之三十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上二節屈原流下二條更實表○卑踰尊疎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就戰國傾軋之意言非本義也○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字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知人常且難之時各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之法也緊根識字立論方是當時對副道理○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語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亦惟國用人之也○章意似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

實又須經前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為是兩箇然字接連叠用便從國人肯曰賢何生出以見其之至耳分貼公聽獨斷二意便失此神解矣○左右不疑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樂不聽止聽國人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至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聞也尉麻皆猜忌豈可與其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

史記卷之三十

史記卷之三十

史記卷之三十

自察故曰如不得已○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為主明公也未聞以公為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從責其公不過私弊絕請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真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策發論者以為某某真孤寒果公或其家多溫飽者即譁以為不公余笑謂今日不足賑貧賑貧由舉報孤寒乃為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過而溫飽必為也假令舉與子貢同試則居前為公若子貢與原思俱則居前為不公矣此難說實至理也○如此句若泛指尊卑領袖不第失慎重語

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須接上文三陳推出父母之義方合
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此作論父母而
以進賢當之也○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
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且收拾上文亦累墜矣但注看一
慎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而通章
無不貫串輕舉

為巨室章

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
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汎論用人

讀書錄

孟子卷之三十

士

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
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敬字較出○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
是一件無他之字同也○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
雖然特又便思當貴利此亦幼學壯行耶須問幼而學之
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齊人伐燕章

只從國勢立論便是蘇張捫闔閭氣○語從民心上起見便
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

齊人伐燕取之章

多謀故燕而曰謀伐寡人是○王磨落語意中
聖賢存心沒處埋怨極悔前舉却尚自無礙事已決裂詞向
○是齊王脫落茶色態狀也○反其施倪等項孟子
此正指是正着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
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語語須從功利引到正誼方
是孟子方畧不然與策士何異且其策偏是反出策士之下
矣

鄒與魯問章

孟子因鄒有司之死而論其出爾反爾其言可為痛切然其
意所指斥豈止於有司而已耶觀其末節推重到君行德

讀書錄

孟子卷之三十

主

雖此意含蓄不露然一作反石宜為何如也昔東園之敗
責在元帥成濟之謀曰更有進於充者至今讀之猶覺冷
楚人 廷評

滕小國章

問於齊楚只就地勢言○即今齊楚按甲不動已屬可患並未
言齊楚交困我也○若只在齊楚較量尚有法則出來須
得不事不可事不可事不可事不可事不可或事而他國
仇之或事而本國即同之四路把截無可伸縮豈算纔是

子子神情

齊人將築薛章

時移勢變。創匪中事。正自不同。焉可遽歸一善字。行仁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善可與後世必土之實也。○善字不還他下落。則王莽篡竊斗柄。與梁武帝寺說。皆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廢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足迂闊聽死商量也。○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遑觀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滕小國也章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正太王光明駿傳。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詞正而不諛。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對耆老數言。雖平日困結之深。亦山當下詞氣間。有以感動之也。○主節前如何等議論。乘時如何約束。邑城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遠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以此際自問何如。去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滕國幼死。又不是。○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放死勿去告之。此是正家到此又商不得。

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熱。故孟子告以太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有行。則但有效死爲耳。耳有上章已引太王而米云。如彼何。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家餘理。不當以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可遷則遷。可守則守。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陋。毒讀是章。必謂列國藩布。還必不能。若謂孟子安設是一耳。夫岳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節僞孔小耳。○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入注才僞。

卷之三十四

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後。開陳善達使之自取。要之孟子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君子提重。得字放方得深意。結末微轉。能爲太王。不能爲太王。兩平中自見。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寬遷地也。歸重在仁人三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迂濶行語輕看。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學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學者何如。

學小有假譽則爭稱詆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性惡無足道。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致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議矣。此說亦自良如家始。古未之聞也。顧舍衣冠傳遍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說德賢者一無足。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學。但賢者尚賴有此耳。不是。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亦不是。詞嚴義正。責備賢者。是。真。衡議笑責備賢者。須在口角得勝。○須知平公。本無德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諸字何等快捷。○話字有聲。首無語。句有神。情無假讓。能將語句擬議。活畫出一字聲。首神情。

圖書錄

天卷之三十四

書

便是頓毫須紋之技。○凡昏庸之於人。始而愛。既愛之。乃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變人。所以蠱惑符制之法。亦蓋此矣。只一字中有愛。既有信服。有畏。懼。平公誠倉平日情狀。已渾身托出矣。○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簡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感。感。感。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眼緊。若眼又不可一。抹。抹。抹。也。○聖賢知天在一。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行。克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故。便罷休。若美。

天意却正不知天在

天意復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四終

圖書錄

天卷之三十四

書

天章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五

孟子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正講時勢。忽入孔子曰。人。以爲笑也。不知此。正辨文王百年後典。與齊王反手異。國處德字。卽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脉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遠處。若齊之時勢。卽德不

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處

引証得一箇速字。人亦知於孔子曰。前。翻騰而入。然都只說

得有時勢。必須要德。於理並無差。然於語意失之遠矣。○正

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議在孟子文。字未下時。已到筆先。既下語。却留言外。空。下孔子曰三字。正有理會。○此正對文王之德。謀速字。正對百年斷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小。是速。終德本極速也。○上文言時勢之易。王。孔子曰。節。言。小。易。王。兩兩不列。到下文當全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

勢。故此節要略時勢。又要略時勢。不略時勢。則呆板無關

會。不知孟子何故忽插此關。而不難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

德。卽使下節疆域矣。○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

以齊王稱反手。孰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

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

百里而若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宣

何德。但猶足用爲善。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終終不能盡孟子

之量。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總總於齊也。要之聖賢

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或爲君。或爲相。其德則一面。原

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於齊。與

說耳。孔子曰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整齊

微意。能於一德字中。看出體一用殊之妙。眼界方闊。○孔子

此言。自不關時勢。就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

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

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作文必

須撇開時勢。不粘爲是。○末節申辨齊王反手。卽是解明文

王足法。占之人三字。乃有開目。○是總結齊王反手之易。與

文王百年之難。古人指文王也。泛論便不醒。○牛古之人句。

應緒文王百年後與功必倍之句。應結齊王反手須句。句在孟子意中布設開闢古今不得且有下句在他作每每說齊亦失語氣。兩句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主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着關目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陛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失聲破釜見也。豆羹同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騎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

孟子

卷之三十五

三

而益於慎者均為酒所動耳。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提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孟子受業于思。于思之傳出於孟子。孟子不動心之原出於此。須知氣字是實字。約字是虛字。惟是虛字故將合與動較。則約在舍。將會子與舍較則約又在會子。若作實字看則會子與孟舍品類不同。烏得同。守約且一人之身而忽乎忽奪亦有不可通者矣。刺客傳讀政謂嚴仲子曰。此其際不可以多人。蓋多人則須多所顧。便不能各行其前。言舍守約只是始慎處。少以必勝為志。所守在一已不在他人。較之北宮已為約極。然猶有必勝志。

意在更須始顧則其所守者猶是守氣而未可以云約也。守約亦非有一約可守。但其要在白反只論縮不縮不勝不勝則凡浮氣客氣消化殆盡。可以勝可以不勝。可以信。信并可以無所不懼。無沾帶矜願而隨其所往。無不浩。莫禦其勇何如。而所守方可為約之至矣。達許。論語句似應立舍約為上。而援下曾侯之蓋孟子原為論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貢為一故孟子亦借勸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故二子生已是北宮陪舍借勸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會子。

孟子

卷之三十五

四

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意子正陪出自已一路脫離。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許品勸舍却正為過渡出會子于夏。中形影響。是孟子文章神化處。會子自反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會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刺正在此節若泛作對則勸舍觀戰面千里矣。陸稼書云。略說謂告子守莫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

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應管。殆其
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得。然而已。以冥然得。然其
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拘矣。故告子者。君子陽明。終
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
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
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
其弊必至於執拘乎。足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密。故成執拘。
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
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
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植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
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
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也。
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百餘年以
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花言所謂設傷後
生。使精神調然。改轍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章譴
學先生。亦當心疑之。然皆包羅和合。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
以其障益深。而且難。然讀其說。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
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

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
實。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當鄭公曰。正獻陳
忠憲遺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肯且
僥倖。不誠無物。吾本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集
毒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外尤甚。皆敢在實錄。可攻而知也。
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
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
啓聖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與孟子。
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
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
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
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
陰陽或亂之術。不可不辨。○錢吉士曰。佛氏專言心七處之
微。非有心以徵物。獨物皆心也。大率道德之言。趨最上一乘。
非不高妙。然皆能至於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儒。而學
佛者。皆不佞佛。此孔孟把柄。自治治人處也。徐開公曰。觀於佛
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告子之學。所謂冥頑。乃禪宗之
所阿。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者耶。儒總之不可以用世。五

子既言不動心。恐學者之流人於此也。故辨之。何慈人曰。異端亦有妙處。惟一。集義絕。若於作用中。出其定力。自不能如其蚤得。亦不肯爲其冥空也。王珍右曰。常見異端之學。以才智人人其中。皆欣然而不肯復出。彼蓋實有精奇之應。可以自樂也。若克片其無當。安能服之。推高其學。而明其不可應物。方爲折中大正之論。○看當年一時名士。皆是此一調議論。已服依亮下位下亡命矣。國安得不亡。世安得不亂耶。此與王何稽院之壞者。同爲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爲尋常。無妨亂道也。且有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賢專爲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治心。猶爲言也。說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未無不該。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爲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求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且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願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末流不是一齊差。即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朝。安謂吾儒之勝。

西書能集

卷之三十五

公卿

子

聖賢專爲應世而治氣

錄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淡寂寞。以求最上之妙。是以本讓異端。而自踞於末。以爲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倒者之已。遠出二氏下矣。安得不叛依乞母哉。○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本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人他察察。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氣之帥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故六句不嫌其不明語意。正嫌其太明耳。須只兩兩平下。用註中幾個虛字。幹旋其間。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實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上而側重互發之意。自無不透現。○大意馳平。而實側重。

西書能集

卷之三十五

公卿

子

聖賢專爲應世而治氣

總第此意最忌說盡。今下文不消說得。若但虛衍註中國本等字。又有何意味。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繫關在至。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請從及耳。孟子平中之仄在。而公孫所發之仄却在志。其針線處在此。却預為清蓋不得。但從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翻落至次。則平仄都見。恰好是善。嚴可不可本。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疊帶而出。此是公孫丑思量不遍。根由。既曰兩字。是公孫丑思量不遍。口氣將根由處分就得了。爲口氣。雖筆而就。亦是道子畫則相法。志固爲主。氣卽爲次。丑且不覺得。固字卽字。

讀書錄

卷之三十五

耳。志一則動氣。兩句論道理。本位畢竟氣。論會則動。却倒重氣說。兩句若不平講。則語意不盡。平講而不倒重。正句猶未盡語意也。以道理正解言之。上句自重。下句稍輕。以此處語勢言之。輕重上句重。下句輕。難措手。惟從上句側卸出。下句來。體貼得註中國字。亦字語氣。則輕重之勢。便妥。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處得。自到集。成之力。因巧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

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譬自孟子而子自言。其知。即語言字。古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卽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若泐勿求。子知言。養氣。是不待前一步工夫。告子之所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前言告子先我不動心。特禁告子自以爲不動耳。究之未嘗不動也。疑懼

讀書錄

卷之三十五

二字。應非告子所愛。然告子能強制其心。不能強制其疑懼。纔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甚。纔有疑懼。便是動心。知言。養氣。能拔除疑懼之根。方是真不動心。此二句。正是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不同處。知言。養氣。正是所以不動之實。照註中。無所疑懼。語語引合。到不動心。來方爲合密。知言。養氣。皆有効驗。皆有工夫。下文講養氣工夫。効驗皆備。而於知言。獨言効驗。而不言工夫。非疑知言也。知言。正是聖學頭。後來異端爭辯紛紛。皆粉粉只於此二字。不能假借。過去如何。可眾須知。養氣工夫。全在集義。然非格物窮理。則義

不可得而集是集義中已達二日言工夫在矣。此亦孟子引而不發之旨也。○說者謂我「子與告子」對故伴說爲是不知此下何句不對告子耶。蓋浩然之形容善養之方法俱在下文空舉則無理實微則佞位故借告子反觀出來如舊家繪雪以墨染空地法耳。此正做浩然善養非做我字也。立說一誤便叫人走油腔挑弄我字之弊故辨之。○先講浩然之義次出善養先講氣次出浩然先講養次出善養步步方清。○至大至剛節言本然體段如此下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清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一

五

行不欺於心時自然有此氣象則可知直養無害句是全條把鼻而直字又此句把鼻也。試且將此節刪去直字則所云氣與養者皆可入差路去即與合之告子之說亦可以不難抵牾者矣。故講此節易廓落難精切亦人所知究其所以不精切之故只爭此一字也。○自反而縮是直養勿正勿助長是又無所害之○至大至剛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是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却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會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一

五

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竭下際故能兼贊而立爲三也○配字在空中組程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上此須實體貼到日用事象上方見是氣配義道例氣不得如今人也說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改難行而意氣實氣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總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內書書象

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候字亦有分曉矣○徐爲印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索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候當是氣候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動所以不能配義道而候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候乃體候者說正可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候字即指義道候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輝而致註其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候也故配字朱子以非廷平一證出來解之義爲配義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候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意兩解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如者耶○是集義所生者句句對定鑒字虎發友是但於集義義變只分得內外不分得久暫義變不必定是虛偽只一二事偶合真義而不能持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候矣○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二句工夫正在積久處○繞一事行合

義便一事也有此氣。繞一日行合義便一印也有此氣。於日用酬接應對處驗之可見。然所爲浩然之氣全體大用必無事不合乎義而後可應。然且有大概有氣機。須待其自生不可得而急迫期之者。有云萬事之義而一事之氣應之。終身之應而一日之氣驗之。真窮理盡性之方。必有事焉。先儒以爲卽是主敬。惟程子云主敬是涵養事。非集義也。然則所謂集義者。必須格物窮理而後可。蓋物有未格。理有未窮。則凡事之來不必講到私意。雖後卽來不講習。素不講矣。然行之必有不得其宜者。此心便不懌。不懌卽是疑矣。此陸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一 王陽明

手

子靜之居心靜坐未始不可謂之主敬。而朱子直以爲學者之義外也。○集義卽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變耳。外義者必變。我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爲篤外。及其立說。又必盡力行。立大者。上體天理。知止致良知。獨善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變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曰。曰有外而樂者之。偏倚。當件以不變爲外。然究竟不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五 公孫

本

姚江以事物上未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我故曰。告子素嘗知義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必有事焉。四句前章亦殊混過。勿字作三年者。多看下文注云。舍之。不私忘其所有。事振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愈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復昏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事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有事

義精細。○孟子正爲告子，硬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助，是前之無益。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誤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寫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翁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三勿，舊作三平，說極粗，其中却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多一直看主，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着落，遂有連正字讀者。然畢竟三平說來，正與助長却相混難清。自集註傳作兩截看，忘恰與有。

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味聖道，其本心之說，所惑謂耳。○老莊未嘗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皆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靖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主以其說入文字，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徐熒陸沉，非其明驗耶。○宰我節重在德行，不重在善言，非以德行為美，其善言，以善言而益微其德行也。作者重寫善言，固是失旨。若只講得德行，則善言兩字亦贅疣矣。○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題知其智以慕不厭，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又須知不厭不倦是夫子此言，仁兩字乃白子貢點出。則下文既聖不居兩意俱起矣。○若將學不厭教不倦六字輕看，方推出知仁，又從知仁推出字節節遞落，非不如起。然此八字中，全不涉孔子分上事。矣。先將聖字高置，題前從此字中推出八字，則所言皆高。百倍。○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題求其所，以感到盡頭，纔見箇智字。正得子貢智足知聖之妙。若先覺被孔子是智，而以學不厭求淺之便，索然矣。○不是以不厭

不修成其智仁。惟智仁所以能不厭不倦也。然智仁之體。要在不厭不倦上推出。不厭何以便是智。不倦何以便是仁。使其智仁之體。尚有分毫未盡。有不覺厭倦之怨生者矣。則不厭不倦。不但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只不厭倦。便是智仁。只智仁。便是聖。乃一層推究。一層非一層。高一層也。○語是由不厭倦得知仁。聖却是由知仁有不厭倦。○孟子只欲說出孔子不居何然。此意尚隔着。下二句語氣未到。直用孟子口中夾發子貢語。則此意已空題上。而子貢語氣仍是未到。○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禮

深義。○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道人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胡龜謬言。反拋老正。義感後學不小。○羣聖人孔子分作三層。民與聖人相去甚遠。聖人與孔子分別處甚微。聖人之於民。如鸞鳳山海之於東。類可不煩言。而自明。惟孔子於羣聖人分處最難說。若一作推舉讚歎。便說得孔子玄玄妙妙。如有三頭六臂不成模樣。但只講得平常至處。又是羣聖人公共道理。不實見得孔子之所以異。要語語從羣聖人與孔子不同處看出。此爲至難。○三節總合所以異於夷尹之間。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人先籠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春句。總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條。則春句無別於是。是爲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爲精確。不如羣一條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出於其類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曰

之而聖人之於孔子未一達一間者反謂下可同日語也。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爲聖人者而言。聖人之言。固有異於凡人耳。○自生氏以來二句是本節結語。是三傳結語。是斷學孔子後半章結語。是全章結語。○孔子盛於聖。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若集大成章可見。必欲從事功。聖於是。卑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却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以力假仁者章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遷夏。微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纔有幾微不停言處。則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情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政利之微。以成道義之全。不惟費却關心力。無補於既往正。而礙却正知見有官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執殺人機之同心也。文人見到此甚難。○王字是辨別語。不是與人功效語。一張大功。效便是他處。庸最難。詞即不庸。是定侵奪後文矣。只就辨別意。空際廻旋。使下湯文不待大。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中心悅而誠服。義無不攝。動却只遵他虛冒一句。乃得法。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着。假矣。而德字仁字各有實際。亦說帳不得。○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實。見王者所以不待恨由。自然正大光明。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說王說霸。忽然轉入孔子作比。方其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有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老。理何等親切分明。○七十子之服孔子。全旨只証王不待大。不大到孔子而極。○此之謂也。繼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何。並不指湯文武王更間矣矣。

仁則榮章

按文是時明其政。則大吉。爲惡厚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每下。自來。禍則任危亡。止。漸從此有及是時三字。是紅意泉。知道只是知所以治國。宋之道。道字落空不得。纔落空。便說得知橫。溫勢人際符道德。舞魔障中。與聖人憂勤。

屬之意。判若冰炭矣。○上開眼是明盛之開眼。其開眼可下開眼是遠勝之開眼。其開眼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通章只寫聖人一段。憂勤惕厲之意。此是周孔相傳心法。所以治國家之道。不出乎此矣。後世人才只是殷鑒。怠傲。殷鑒怠傲與憂勤惕厲正相對。然究其所以如此者。只是看得一偏字。不若痛癢耳。述評

尊賢使能章

五節信實而虛。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順者未即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戰國時諸政弊。國書語彙

卷之三十五

子

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着壞在下文信能行之句。五節只說簡王政感應如此。引勸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亦止在人情向慕處有。○所謂實能固非常時惡氣結潮之流也。所謂學使固非常時黃金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止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曰者。猶然惡氣結潮之流。其所注意。不過百鎰千純之實而已。嗚呼。不亦難乎。○所謂賢能者。無此榜樣。所謂尊使使者。無此見識。如何。惡氣結潮。下地生得此榜樣。見識出來。

國書語彙

卷之三十五

論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廣文招致之情。只是勢才自妄想出身事。與章意無者也。須理會朝廷所以需放曹者。何汝曹所欲得効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盡下文都在度內矣。○三代教養造流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皆不能持。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莫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賢國治。不遇向此中補其布羅耳。孟子却便講井田學校。正為後來教養地也。○神廟以來。朝政天下事。悉以承於官。官而施行。聽之吏。吏士大夫拱手其間。自竊還權而已。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為士大夫爭。不知皆官之黨爭。勝負而士大夫從之耳。○尊賢使能。當重在賢字。能字後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舉。然有官於上之心。此上之所以悅而願立其朝也。若只在事使在位上。上服說得淋漓。感應為無涯。牢落英雄之術。至廣而廣。而止於此。針鋒未對也。○蘇路蔡黃金盡。以奉邪說。則賢之所待者。至樂微之徒而止矣。既之賢。或不及殺。然只畏相之中。相為上下故聞其用也。則悅而願立其朝。不違。里以歸之。即如孟子未嘗不在當時。則雖聞而不悅也。以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使在位。不曾講到賢能從。讓。

先王畢竟黃農而懸運未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二句作一拘攣。如云法而不廛。而不征。則語勢順矣。然生正極商之意。可已。卽已從廉。說到不廛。不從不廛。說到廛。意自順。祇說市帳困苦與苛政之暴難極意敷陳。於事例不說。別直將先王設立大布與廛之法原頭講透。三征各有義指。例難通用。罪不重科。從此發揮情理。自然明通。則至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五

孟子

人皆有不忍

此章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卽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只點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蓋上文專講擴充也。○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處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勸人擴充首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標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將意盡事。都消納在大虛中來。方見此是上一節註腳。下節題目自然打成兩箇矣。○因先王之政

見凡人之心之蘊。不足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先步跌轉人皆有意方好。○以行二句卽是斯有中心。此意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卽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二字。卽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在語最急。○問以行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中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五

孟子

思焉。繼之以不忍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發得。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照定擴充說。行二字。縱有看落。○以行是着力字。看後擴充而充之。大然。這是甚氣象。豈是茫然能行。須看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成因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後擴充。是地而行。此不自說得看。○告謂二句也不作枯淡。在先王身上。只論顯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同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疏。

東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自祭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諸商。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挾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要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難就禮儀。皆建迎樂詩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我王者之典。制度又為必取之。當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剷絕。又復何望乎。○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

對書證錄 卷之三十五 公孫 手

中解得首飾人皆有之意。而末飾乃屬此飾。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惻隱之心。飾與公卿士。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証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而自相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直在行不忍人之政意。○孟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在焉。○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憚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終究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

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特亡於旦暮者。且須要留出來。節地步。○將虎臣曰。下擴充二字。火然暴遠。並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肥甘輕暖。從孔祥中生活。不肯領心愛養。固是由儒字難報。即秦皇漢武。殺人如搢。至於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思慮怯症。非有餘症也。太末鼻無所不泊。偏不能撥火燒之上。仁道難舉。亦復如是。思之三。歎虎臣此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長藩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善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

對書證錄 卷之三十五 公孫 手

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在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矢人豈不恐章

夫仁二句。只可空中說道理。本來如此。若不得人力一句。是下文也。

子路人告之章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被譽之詞。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換出榮善極處。耳。有大焉。句自應平對禹說。○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

較重三人品第。與人同舍已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善也。即忘亦忘人之見。豈忘善哉。但以渾忘意。籠統兼空。乃二氏之說。非孟子道學也。即下文與人為善。與字乃從取字推出。以盡莫大之說。究竟大善。只得一箇樂取耳。況樂取。則未有與字意。只合先發取字。不宜先混入與字也。○取諸人。以為善。作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舜只是日為善耳。因善而有取取之金。廣所及益。遠即取為善。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為大小也。句句是孟子推論舜胸中著錄。不得。○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有兩層。○

伯夷非其君章

險與不恭。朱子謂非僅流弊。亦是當日偏至耳。○以夷惠為諱。而後人之說。不恭也以險不恭為諱。而者。夷惠之自為夷惠也。然則其言。則出之夷惠也。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食。舊德。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音為。舉案以觀之。可也。○須識得險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惠惡不恭。外更

自有不險之夷。不恭之惠在。白不消為夷惠。而當存學術。後世流弊。俱一一洞悉。○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處其弊。甚微。近人却將來做柳下木。領有故深求。越差去耳。○險與不恭。歸之學者。流弊。朱子已不謂然。蓋伯夷只是清操。便帶得險來。柳下惠只是和。便帶得不恭來。險與不恭。正是其清和極處。便有斯意。亦何必為二子諱也。但學夷惠者。不學得他清。先學得險。小學得他和。先學得不恭。其後其不恭。或更有甚焉者。孟子所以為不可由耳。○孟子又嘗說聖人百世之師。不指孔子。偏只取伯夷柳下惠。固是其弊。和足以感激興起人。亦其險與不恭。有以震動天下之心。目也。○孔子如太和元氣。反有不必然者矣。合兩章看來。便曉得孟子使人善學夷惠處。通詳。○善學夷惠者。當學其清和。不可學其險不恭。此說得矣。然論到孟子順學孔子意。不惟夷惠之險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也。○幾說清和。便不覺隱然有險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直言君子不山。固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險與不恭也。○況由加行道。必智愚賢。不肖千萬人。可行而後可。若如夷惠所為。不可議。非聖人。然使人人行之。其弊必有不可言者矣。無施。以其

大書樓四書論卷之三十六

孟子 公孫丑下

大時章

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想有此三說皆爲用兵言耳孟子因爲推論側出人和以得民心爲要觀下多助一段正是說人和而上加得道二字正欲人未所以得人和之本故曰有不戰而後必勝原不專主用兵言也○當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變通作用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者權

孟子卷之三十六

衡各十以優孫子此意便低若知宋襄公不鼓不列而公孫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與臨儲之論耳○封疆正所以城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者施關去險鎖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方可耳○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集上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者自爲助不足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上便是上賓之六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清楚

策士權謀國體中也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非道不陳是反敵語以起下敬字人皆能之然止華文法挑剔而已若實講得除仁義二字外足爲高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也○奇局都是排性蔽聰之說如此做非字不敬字方字字着實是齊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義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

孟子卷之三十六

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差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只在○平生本領只二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異旨潛移默奪可

知正子有多少心大用之敬上不足說王時是與齊之敬
到齊齊王便當亮齊如此說却是張樂章頃乃後世之敬
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若仁義不可仁義非亮
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齊王陳其道非以亮齊相事也此
方是實難陳告之敬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宋講德尊不得竟說德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
朝廷亦不得只於朝廷下一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講
德字便見鄰國學問源流不似他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
語只說出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人

對齊書錄
卷之三十六
五

亦知以魯前形德然齊中又有賓主爵為德之機齊王
德之佐○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之君其
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機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
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需為英雄作用也○景丑以不
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名何其敬也責
陳善亦正孟子之敬上也○管仲二字欲讀者得管仲一文
不直下不可名說得管仲崖岸嶄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直
出

孟子之平陸

乘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齊王已
其義正在不相借處大夫之謂本於王推勸未嘗不是然有
夫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指綱矣○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
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
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寄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
法為之○反之○一法先察其避罪之路視子則直挾其隱情
罪案也

孟子謂張儀章

孟子之留齊為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為
四書書錄
卷之三十六
五

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為善故懸望不悉即去此孟子之
我交至也張儀一事但就張言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
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張龍也初不為齊何況自
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為則得若謂孟
子以此為齊自為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為也○
所以為張儀為字只是別人事端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開極
豁高且如此耳

燕人昨章

庸妄人貶毀聖人備存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証據齊侯

人作爲極迂辟。又要爲聖人惋惜出脫讀之令人絕倒然正莫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鄙心術揣聖賢。謂古今智慧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堯千子云。周頑民。殷忠臣。貶武王。讓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按使殷可圖復。以爲忠。則微箕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不道之論。得千子此議。足破千古在霧。○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聖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卽此輕視嫌之論矣。○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

讀書錄

卷之三十六

五

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阻。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述。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受危傷。屬而愈見其過矣。惟釋氏小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應明名之曰良知。却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爲渾沌。是過。從這上

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去齊二章

不是責客以安。豈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周旋。真是沒要緊。惟將君臣間須人左右之意。發得十分激越。冷然見客間非其人也。卽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則亦難人而不算人矣。○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千思。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歷都申詳。意覺其所以然之故。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天下之

讀書錄

卷之三十六

六

民事矣。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極極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致實本。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爲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縮歸實地。不用一句敷張。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士。○用齊有王政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爲子治法。○泛張天下妄誇詞。與指陳形勢。功利不但不切。直悖仁義救世之旨矣。語語須從用齊做出。天下語語從以王道用齊王做出。天下安愈切實。本領愈大。

孟子去齊章

近人講王者兩句極多窮考才大言念調緯。查平鄭錄其真中純從時命起妄想何用知非僕。微倖萬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合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直是孟子順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恭語。○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為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為名世之

四書錄

卷之三十六

公孫

上

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合我其誰看後來漢高祖劉邦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者必遇王者而後為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差矣。故子謂序上句說乃有著落之論。雖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格卑不道古之名世。乃舉王者者也。○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三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漢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與英雄不異。○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

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乾坤中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況累朝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類。則代良者以良。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當昌盛。○代起。必有即從上必有為。斷其間即近十五百年為限。有與上句看。得成一。又看得成。有始得。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為治亂當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之故聖賢以為憂。昔周過其年雖承命十年正聖賢之所樂。○

四書錄

卷之三十六

公孫

八

人為不深乎。後世英雄起。弄海好人生。窺伺神器之心。乃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公章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良知良言滿街都是聖人其言似合而有水炭之異一則謂心自是一則須致知力行以必至於聖人也。滕世子為人想是資性粹美而氣魄薄弱故孟子持以此開發激勸之然驟聞此言焉能無疑不是定要他不疑纔疑亦便可進說耳。性善是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聖賢無以易近人却只當孟子偶然道為之已說可然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七

滕文

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性善之上原有妙道而孟子所言其其至也皆復其矣。兩句只作一意併說極是。正句總是初明性善實證耳。看下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三句。此句是詳句也。上必無三字亦只一意活看不必分煞。二句反面只對性惡一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蓋此為異端只要撇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及此故又道此二宗則其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世與世皆被善人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世與世同被所謂干及汝俗也總是極情

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菊之說後通淋漓為端水又通為生之謂性其字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會別無他法。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眾以我國有之人皆可為也。性字無論今日當宋室諸聖賢此道中天時胡康侯得之龜山以善為性之新致堂五峰遂分兩截謂善不是性二條亦謂善是火熟物熟是大易物且云孔子不得已而命曰一寄口中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末其謬已如此何怪乎末流論學直教道無善無惡心之體也蓋其源本于東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七

滕文

林僧常講然嘗考常總對龜山語只云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尚未有大病也。曾謂諸儒不如常總子。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言亦是孟子無假借無莊飾手。朴實頭本色學問。首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為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本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為外說所泊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為而無暴來之患兩句原前首時人誤認此何所以証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偏耳是。獎許疑字謂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言但多說成世子真有辨難話頭却不是當時相對

機。要知世子復來見面。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處。他疑處。劈頭一句。吩咐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遠。處。設萬物之情。當下爲機。迅利。處。人却寫不出。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充與舜便不同矣。成。禮節。總爲世子決。迫一之無疑。一。邊打破疑團。一。邊催策爲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証三段。不下一抬點落。而抬點已在言外。若向三段中逐句體貼。以合上節。縱十分親切。是投羅網雀矣。歸文王。師其道也。不止文詞之末。與一節之行。

滕文公問爲國章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七

滕文

三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度。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共爲民中人。君親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屋事二字。近則農事。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國要。包籠又要不侵。而又要有意義。○不可緩人止說得農之當重。應之論耳。不說先須具不忍之心。卽有後而不忍之政。○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產。取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賢君節是下面九五節分田制產總綱。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有包攝。有綱目。

大小有歸重本原。○恭儉各有義。自應平。雖曰養賢爲民。羅分田制產。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側并也。如云。賢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視下行之。則大費支離矣。○或謂禮下二句實講恐侵露下文。非也。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于此不實講。則恭儉不遇聲音笑視。而下文井田學校之事。亦僅帝王之禮制。通身筋節俱懈矣。但講禮下處。須從恭字看出。講取民有制。須從儉字看出。愈講得詳明確實。愈不蓋此題本位。何嫌于侵露乎。惟爲影響罩下之語。始侵露耳。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七

滕文

四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做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于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因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惠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猶恃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知。○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誠之然。愚終不能肯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言味其言。與見好方。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今人讀書。欲字字如某也。某無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

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之其不至于穿鑿附會非耶
時道如解之解經不止○授田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
二說為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定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
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狐公
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徹者二句不是詳述
制作只是疏解名義然名義正要從制作中疏解出來其呆
板填砌不得者也○字神理者固非虛指者也字却打成兩
撇意外膠粘者亦誤○有夏初之貢有夏裘之貢有周初兼
用之貢有周末虛取之貢此于所讀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

卷之三十七 禮文 子

夏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踵事加美而貢之
著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有後文諸國中什一自賦周
時之貢又非記于所言之貢矣○孟子曰論貢助之善否耳
非以此制輸出也孔子擬行夏時來歲格泰詔舞豈非要
賂代哉○孟子曰善表曰前人周旋夏后秀才針孔眼晴
若不得○孟子曰善也若謂不可十分休然貢法則孟子
四仲什一賦已早輪旋矣何待公等○在記于此兩句中却
絕無周旋未白處也且今下文如何說去○新貨是何等處
事○民明知而為之○家民明知而行之○只緣有必取盈焉

字在上耳○公田世祿相為表裏○世祿非公田不可意
日秀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為表裏
祿非公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不能追覓詞矣故知不
是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事也○錢世熹云數勝于助孟子
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
非謂周之法足助也若上文說周行徹此又說周行助不
相矛盾乎○蓋此節與龍子節是一套不遇中言助法之善耳
是以助與貢較非與徹較也○何俱憤憤又雨我公田節要領
在惟助為有公田一句○時解俱重由是觀之句亦誤按諸
四書書錄

卷之三十七 禮文 子

法兼貢助可謂徹勝于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兩非勸行助
未可看明堂堂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為至善未
嘗微也○諸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為國中難行
助處只得變通如徹乎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
助為主故死從無出焉○仲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錢子
所論不免有矯枉過正處○雨我公田節是孟子于無可通
據中巧尋出憑據來方是一格只要將公田兩字坐實在
助甲裏則雖周亦助句不悞自醒○孟子原勸滕行徹而經
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正看諸野神自見非欲廢徹

行助也。○徹之與助只耕徹賦稅之下同其制同爲井田賦
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徹矣近文頗有謂孟
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
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良助法耳蓋孟子時周法
已盡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
夏時殷格之義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而大行只丁莫善
於助一句借詩引証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
總是井田耳耳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顧壽士云上
文既列二代之制而引証于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委公
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肯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
明其原本肯周以按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
得其九公取其○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
混一處然則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耕私田
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云
兩兩視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
處○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則通力計畝則當
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好一日假今今以來農
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虞且公衆私以耕一公而齊誠發

簡本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收助爲徹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
一助畧名而同實也楊子常云向與上講此謂助徹字分
別確當亦每爲學徒言之今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
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
契惕氏云徹者徹也重貢助而通力也故孟○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入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
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
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
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朱子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
洛陽議論中通徹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兩人即又推朱子
之意給不足爲據然玩白文前後義自相連貫斷斷主是說
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按徹法前註云一夫
授田百畝無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入家同井耕
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
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
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當
欲覓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
中外先後之別註爲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興

如令稱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別矣。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微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三義不可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微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畧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注云周所謂微法如此。又曰大畧淵澤則勸公度周微有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惟稱助法之善。謂微法難兼貢助而共至善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一使自賦可見也。近人有謂微即微商以明各劉文王之

聖賢書卷之三十七 廣文 不

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於後世文法。福小見議當將聖人只以民中爲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賈不應更制。豈止微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學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罪京師六王之出師類。何非帝制自爲。將盡實以微田耶。抑又有謂說商經不足悲耶。故後世見議議論不可以妄倒。代理人也。雖周亦助。是舊典論人沒無可據。孟子却于他書中曲曲指出其來。微兼貢助。孟子就微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微字也。近人皆于殷周因革之故食難議論。而孟子引之指點神情略不理會。此先輩之自以

爲高調而不知實欠細詳也。孟子引大田之詩。本只取他公田二字。以証雖周之亦助。是於無惡於中尋惡。曲折推證。以見其必然。妙處全在于此。然就現成名色指點。若必推究所以周不改助之說。則必強主枝節。反於題神沒交涉。甚則必穿鑿傳會。或以爲聖人之陰謀。或以爲名實之關。聖人所以愚弄天下之耳目。則大誤矣。述評。序學校原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游士莫益于藏國以學校盡之。無所安着之也。○之子承上文而言。即指井田之民也。但謂之秀民。是於儒類之中。懸然秀出者不收之外。學彼聰明才

聖賢書卷之三十七 廣文 十

力必將有所用。其志有不可勝言者。藏國之勝井田既成。校亦廢由是而學校之士皆散而之四方。爲辭寬之士其田間之秀民亦皆盡起而奔走附和之。即論則公子之客當不計數。萬人夫如是天下幾何而不亂也。朱子因看五屬六屬像過格尚諱。謂若不歸釋氏必是蘇林中人。夫使天下之士俱依無歸而反令異端收之。是學校不修之故也。蘇林議之徒使在孔門。何必不爲子賜之亞獻。述評。校庠序字名義已在上文。此只特得夏殷周耳。若但尋幾箇夏殷字眼難據。充竟夏亦可曰序。殷亦可曰庠。即是說夏殷

該是校殷確該是序周確該是序方確。夏曰校四句。釋第一句立名之義。四句一例。其字別無意。皆若道重學士。其則下皆字說不去矣。皆字總結上八句。序序學校皆明人倫之具也。而所以明者徒恃此法制之具不得。歸本若徒身教所以之義乃精。明于上指設教而設教又歸本躬行。親于下。指人各親其親而推之至不獨親其親。他處王者是已成之全體。此處王者是將成之坯質。便起得下取法意。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將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曰有土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王者必要歸結到滕君反生支離之病。上節度應變之不能與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為即乙為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上未竟氣臨志。雖故周雖舊邦節又勉勵行王政見劍。三。本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屬之。文王終身不王。然其天下之遺教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為師之明驗也。詩內引文王為樣。或講之謂句須抱前而所言之王政。單說文王之能新而不及所以新之具。明人說卯矣。須根井助明倫等意說。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運。

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要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聖聖上之復中。今托身儲流。自且以為迂。更復向壁說。若因特顧勢。便可解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孟之禮。馮道之匡濟。趙普之擇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始字之義已透。惟必自兩字。其說即在下文。只為要均井地平故釋耳。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微亦助。國中用直周法亦是佐助之義耳。講野與國中不可僅平封。講野節注中明云周所謂微法蓋如此。第孟子特正簡謂字定於微法微有不同處。時文謂野用助。國中用實。微法而九一十一則孟子之所簡變未知果如何。但云微法九一在直上。有助法未必然。即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微法既與助事微法用直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即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百一畝為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六。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諸子便使精微法不妙。直是文人過火處。要之孟子曰片言可以解百惑。亦是因精而益精耳。微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九一節是周微法却不

純是周微法放。孟子下。商。子。尚微亦井田九一。但公田微法不同。故下簡而助字微。單直法。只是十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放下簡十一字。助法。亦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放。重簡。自賦字。就辭。舉而。言。故。下。簡。字。見。周。中。字。讀。請。野。節。見。孟子。陶。治。古。今。補。天。地。又。補。地。也。行。日。里。可。上。具。許。太。旋。乾。轉。坤。手。段。膝。之。周。中。恐。原。自。行。貢。但。未。必。日。賦。十。耳。且。十。一。句。不。是。難。驟。行。貢。正。是。調。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也。不。使。行。助。故。可。行。貢。之。日。賦。但。必。須。十。一。也。大。意。在。行。貢。之。不。善。推。出。行。助。非。從。助。後。受。計。爲。貢。也。若。謂。欲。從。新。行。貢。法。四。書。章。句。卷。之。三。二。疏。文。李。

耳。牛。耳。句。却。正。見。土。制。精。微。井。田。封。建。聖。人。爲。中。國。主。民。爲。至。深。遠。井。田。壞。則。兵。法。地。利。士。氣。民。情。俱。壞。不。止。農。官。之。病。儒。者。不。講。則。王。者。何。由。而。知。乎。法。中。刑。弊。前。已。說。方。里。一。節。但。指。畫。一。井。之。形。體。示。之。正。與。行。節。正。經。界。相。屬。必。私。先。後。等。義。亦。是。從。形。體。中。帶。論。出。來。于。此。節。大。意。不。重。人。多。貪。營。此。處。只。是。有。寬。套。話。頭。可。抄。填。也。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微。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須。從。形。勢。事。理。切。疏。其。義。乃。得。井。田。之。說。多。不。合。古。朱。子。云。此。等。處。亦。難。卒。曉。當。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訂。之。周。禮。卷。之。三。二。疏。文。李。

人。有。十。夫。有。溝。句。而。匠。人。又。有。九。夫。爲。井。但。舊。經。遂。用。溝。道。都。鄙。用。井。田。朱。子。亦。是。其。說。然。讀。小。司。徒。溝。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又。井。故。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等。句。即。匠。人。營。國。亦。分。九。區。賜。九。夫。爲。井。之。法。自。國。中。溝。遂。都。鄙。皆。用。之。矣。竊。意。遂。人。治。野。一。段。所。重。在。達。於。畿。爲。徑。野。途。道。路。而。設。趙。氏。所。謂。以。車。逐。屬。而。言。也。考。工。記。匠。人。一。段。不。載。在。地。官。則。非。遂。人。之。對。可。知。且。匠。人。一。段。中。亦。全。無。專。主。都。鄙。之。意。蓋。匠。人。不。過。上。區。耳。謂。制。溝。道。之。法。如。此。則。比。爲。邦。國。鄉。遂。都。鄙。溝。道。同。之。矣。是。所。以。異。者。大。約。遂。人。言。

子思之地故及諸夫匠人言百里之法故止一國遠人舉成
數匠人言細小其義互見也至鄭氏註匠人曰周制畿內用
實邦國用助則尤牽強與孟子語意不合矣嘗讀葉竹堦論
謂成周鄉遂邦國都鄙井牧之制本同惟貢助之法少異耳
此說近是蓋周時無不井之地其中兼用二代之法亦甚確
未可執一說以求合也觀孟子下文大略濶濶四字可見
中是公田其中便連九百畝說公田居中有八百畝雖
塚列在外既有方外復有形勢須要說出其中字不要單條
公田字○助微之義上文已盡方里節正實指井田形體之
制蓋助微之妙全在井田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傳土
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者以此
形體之制不講也○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
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嗜殺好
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敗
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與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修
目然恒章九一庠序孝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
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于心其志趣根本已
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

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期後世子孫有王者而于齊梁
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納以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趨
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合此
更無他圖只可情齊梁之圖易行而若無志滕君有志而圖
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齊梁之圖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
復觀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
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
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卽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
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
溪同凡熟讀史學經濟本有不離此坑塹者○謂繼世踐
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
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令人謂漢以後去古遠難開闢亦不可
行最是亂道焉知天生聖人卽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
不可易也說從來開闢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
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皆此種謬
論陷事深細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學校
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梁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其
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有

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古人大而明堂制度小而算數之學只是一箇井字展而大之可以無外割而小之可以無內其用無窮然井字之妙只是調劑天下之理必別而後可以相助假使公私混淆內外無分則爭之不暇助於何有故云所以別野人也正見此意若使今人言之要說助法之上下一體必曰所以合野人也便不成義理矣。通評

有為神農章

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已如山農心隱之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滕文

下

嚴奉納甲專為惑天下耳。許子被疑只在以粟易之。然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他不可排且為也。向來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為。正是明知其不可為又要使自已說出所以不能為之故來也。若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正在勞心與食于人兩句耳。因下文竟云並舉故有以先獨憂之二句對下一百餘字者。蓋既本文兩節起云堯獨憂末以放勳日出出憂字畢竟以堯為主是正局。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遠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下層作點題也。第帖括粹純却難混過在孟子口中

又自作翻駁不得。蓋不台在下段為甚。先是海為兩歧之主於上段先分八游之不同則下段之入江義漸不重。經視過去韓旋不露芥蘆矣。故謂入淮淮不入江朱子已明云記音之誤而豈謂必欲牽合附會令人嘆此背論此只自有兩樣做法依口氣則竟要如題目道盡。完幹旋迴護不得。漸做則竟要以禹貢為據指出記者之誤來庶不背理。教字與並耕對嚴固是註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故註下。亦字若每字言中自作箋解又似孟子為誰下註脚矣。堯華舜舜使益禹稷聖但恨堯舜之變說來使字已判明出唐

四書章句

卷之二十一 滕文

下

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棟以后稷重起為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教耶。到使字句又須別增使字。蓋論矣。世入謂字信亦是天性固有有何俟於教。教只是其理之具而已然此處須講得粗淺方使人易達不然將言境內四民也。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此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言乾坤詩學關聯書載鴻漸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壞流於閭門作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為私若不可以杜商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為天理之上面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

難治矣。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一句又加註
舞作新耳。總字卽上數句。非應得之西。故註作思字。又恐人
誤解作財惠。故又于答問辨明卽上。又教化事。自得在民
使之自得。仍在司能故謂強有以使。其固非也。謂作其自
得之者亦非也。論本卽人。此相照。似應單承命契
一件。不知憂民如此。何而從之。獨受之句。應使再變契皆
承爲得也。憂民如此。原則爲獨受之句。應使再變契皆
使之矣。此處復舉故。詞正見大人勞心。究爲重也。太
意只是爲天下用心。不干耕月首節之百畝農夫。夫節分財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一 滕文 上

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顧族何如是之不要。更有
甚事。總見勞心爲大人之事。得人二字上文已盡。復衍便
失謂之仁三字。又非本義所重。實須亦非力發爲天下三字
直從得人之前。看出勞心大處。來下口乃絕。上文數變字
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得人之字。亦
從此二字中生出。他手動筆就寫得人。此三字便透不起。於
不開矣。句句從未得人前。一層落想。方得大人勞心之旨。
爲天下句。不是說歡喜。當之仁只極。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重頭上。字極點下。字仍以爲天下三字結掉。乃是爭上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七 滕文 上

流真要手段。古今來人上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
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人有小。若一髮不
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
與堯舜比。須又。人不止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
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
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
見得箇仁字完全。所謂得人名。只得舜禹皋陶耳。若庶士
百職。盡要旁求。使與並排同略。此仁字與他處仁字不同。
他處仁字以心言。此仁字以德澤滿。而言。此仁字要從天

下兩字看出不從爲字看出。竟得舜得禹。禹以下至歷代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人小耳。禹皋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分。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舜爲更勞。而勞心更大大。抱堯而不及若枯槁之利溥也。有爲天下之心而不得所以爲天下之制。雖沾體塗足。胥服焦悴。亦復何益乎。須從此意。翻說方見。堯舜。○若只論仁心。則堯舜之片頃。與堯舜無受物之心。即許行並耕。亦何嘗無不欲。顧民之意。但有仁心。無仁術。則誰欲如堯舜之深。被天下且道無由爲天下得人。只是所以爲仁之術。然果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七

手

欲得其術。則使不得不愛。遂託所謂仁者。原只是惡。與忠之道。耳。惟其愛人而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之所以爲天下也。所以必要得人之故。得人所以爲仁之故。其着眼。只有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只將上兩句。標出。本句方得點水成冰之法。○堯之爲君二段。親甚冠冕。而其神其聖。只以引起不用心手耕耳。與此數語。全沒交涉。○主意只說堯舜有所用其心。然語氣則說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句句要說堯舜絕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段字來。○聖人這箇似便。有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

到極。便有可尚在。從此破人言。下言。乃有神會。喃喃不可。尚只在灋暴二句刻畫。不用漫語。說說。修珠精微。方便依。一點到它不得。○凡欲禁欲去。必循其本。非可以悍然不顧勝之也。聖賢言理。必言分殊。異端惡言分殊。而好言理。一告子。制心。許行。齊物。學而治術。總是。偶病根。○先儒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處物之義。仍因在物之理。所以聖賢處事接物。千變萬化。如化工。肖物無。同者。但是從來異端之說。必是單講處物。不講在物。許行。並耕。牛。價。總是一箇根源。自以爲。以提簡易。而實支離。并格。而不可通。以其不察物情

四書語錄

卷之二十七

手

故也。墨者夷之章。愛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一本之義。○異端之所以別于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中差去。彼以爲。爲殺之。聖人造作以教人。若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偏。勢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也。俗士猶云。本與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西銘一篇道理。有此等定無得處。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七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八

孟子 滕文公下

陳代曰章

從來英雄豪傑與講經濟作用人其末路最可憐其初只云一見諸侯是亦未嘗不高其聲價也然自失卿之後便再見三見無所不可漸漸間難至於首下尻高搖尾乞食恬不為異矣其初亦云大則王小則霸是其志願亦未始不大也然至於日暮途窮見勢漸微不來不得不貶小其結構日困月削難至於向所不屑就蠅頭之利亦反若有求之而惟四書語錄 不卷之三十八 滕文

恐不得者矣蓋所枉之尺一日長似一日則所重之尊亦難日短似一日是天下之枉尺直尊者未有不至於枉尊重尺而後已也然螻蟻抱九卿蛆甘帶雖其無利幸亦為之至此則其性與人殊淪於骨髓而不可復救矣雖以孟子之大聲疾呼微文冷刺亦何益耶○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此不惟孟子沒身分重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變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足不為王良者乎

景春曰章

丈夫之冠節只對定衛侯是安婦之道丈夫且不是況大夫

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諸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妾婦而順道也循侯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行儀而不如妾婦之順必見孟子妾婦如此洗發出來與今世間之人論人自誇作用一流無地自容

周寄問曰章

急仕難仕兩義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解出翻駁語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跌轉直被孟子難仕之義令其無可轉身處矣就急被孟子點出道字仍復四書語錄 不卷之三十八 滕文

如神能解難不可提揭急仕難仕本是一意寄自打作兩頭耳通許○周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為仕○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數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題之時正賴此為先實為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章

此周寄發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滑食功食志之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種出且雖且食耳聖賢無求食之志而有可以救貧之功然孟子於此彭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食之

功略不濟其無事食之志者此則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有二也言遠大行謂仁生民而呈天下之奉雖彰更亦以爲宜則道不行而得食諸侯則以爲無事而不可耳然不知入李出影守先約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爲泰持論功主此則已是半賢大無聊事感慨係之矣述評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次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宋小國也章

臣爲使代吳兩不相蒙如文王伐齊崇豈爲誅討哉至謂欲四書新錄 卷之三十八 滕文 三

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征以爲義他人尚須一轉解說看得即征是殺更道得聖人心事光明體用合一征字中見周君子小人之仁緩字中即見周君子小人之歸仁○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伯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天下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伯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責人之悔也伯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其君子二句是釋臣爲使也豈得不從新形容只輕點爲使言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較之取殘之故以

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惡伐總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猶往君子小人乃有見孟子謂寡不勝眾莊微之則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廣也不善對當時功利邪說言

不見諸侯何莫章

章旨以不見爲主却反引孔子之見陽貨爲証何也証義非証不見也以不見爲主則所謂不見者只是死法惟以義爲主則不見之說方精批柳段于本只是執定不見幾執定不

四書新錄 卷之三十八 滕文 四

見便不責惟孔子辨之至精其見其不見一以義爲斷則固非二子之所及者矣至於末節又單重在義字蓋聖人處變之權固非初學之所能然士必先有廉耻之心而後可以

義利之目章

義利不兩立雖至微之事自計初者言之義亦爲利如蠶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已者利言也如以別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日月未嘗知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去歸決豈有此半間不界依違懸絕之義哉

數止于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而樂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猜武周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同一機而為欲今張武周故且置易也。設界豺虎射虎不食。設界有此北不受。可人忠厚之至。而其無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南。而後殺之也。周公相武王節以周公為上。前補文武後補周公。亦保陳者所必計及。特武王之也。而書詞却平列文武。此處無安頓不得。添出辨難不得。須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人脈文

七

用制事之法。則幹旋無迹。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執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為。故為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責。則謂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然。情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軍刑褒貶。則仍是舊史之春秋。與乘與轡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為一治哉。朱子曰。血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血書者。即軍刑褒貶也。非於重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自見詞隱義也。讀甘泉乃云。若

筆之削之。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筆削。則在其為竊取之業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自從。則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指乎。要之。胡傳妄創。因多牽綴。未當然具大義。炳然或停乎聖人者。亦豈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人者。則其視春秋猶大王介甫所謂斷編朝報耳。况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其取義者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遁詞。以為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人脈文

八

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子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也。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追而論。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自具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偏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為僭竊以正

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要專之直道。卽三代之行。僅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尤無
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豈謂假
天子之權。便通聖人正天下之轡。身爲替補之事。而
是亂人夢中說夢也。○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衡道計。而
其事實與信。通聖人誠有不得已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
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
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失序之事也。一似
內知罪。兩神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
圖書釋錄 卷之三十八 歷文 十

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
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豈知我而病罪我。矣
不道聖人知罪。只作一倒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諸侯放恣。二句。乃楊墨所以益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
則處士不敢橫。是士橫。諸侯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而
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做然立說。而無所顧忌。
其原皆始于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
後世陸王之橫。誠。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卽千
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而

是聖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卽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其
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楊
牧豎棄倫常。爲滅禮法。與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
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
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齊天下。敎其教。豈復有君父哉。
○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
釋勸兼楊墨。至斷斷出。并着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
破。白沙陽明。天分位高。倘爲所欺。何況後生。○楊墨之禍。只
言其充塞仁義已足。然孟子必充其本而斥之爲無父無君。
圖書釋錄 卷之三十八 歷文 十

蓋由其無父無君而充塞仁義。非充塞仁義而至於無父無君。
君者也。後人於楊墨之道。相與信從。否則亦爲之調停末減。
只是疑君父之或可無耳。須此弊論。使知於孔子之道。無
中立兩存之勢。且令欲爲之。同議者。無可開口處。○歐陽子
本論。謂當修其本以勝之意。不若然。孟子曰。云不息不著。
蓋使楊墨。說尚有則。雖欲修本。其道無由也。故爲聖人之
學者。必先闢佛老。思返三代之治者。必先去僧尼。歐陽却倒
置了。○吾爲此體。指率談食人。人相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
也。問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指者。故兩句。必須截清。混併不

得講道必須帖心義法發方切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
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重發見天下大亂大治關係重
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便不成說話矣
○此先聖之追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君即
其宏大精微者不特說與兩翼看聖賢有裁則繁尾之智術
也○自孔子以下以帝衣任治亂之統與上主佐得位行事
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西國之亂則
孟子懼而問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置爲此懼四字與孔
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志之一此句最重開先聖之道宜
明諸語錄 本卷之三十八 文

只慮講仁義之不可充塞未應闢人楊墨○三聖人不得已
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禹一節再總敘一遍正爲
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若從新節項爲三聖人非複贅
卽增添別語於結上起下之意宗然逐失矣○昔者節是繼
上起下過遠語從前鋪叙張皇便失語氣只將自己不得已
心事翻騰出古人公案乃合之通篇神思要在昔者二字得
之○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履
也總敘作過文專爲我亦欲節着仍不講前事觀而千里○
從亂賊種類並頭提出聖心高懸微見得聖人用處真正

人清議之功用真如劍光雷火公於處無餘閃處○匹夫有
何難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礙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
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
朱子起而解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訐朱子創立邪說者
不少彼等皆謂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
義不同○人謂爲之謂距乎○作春秋之關係前文已具孔
子成人其何足總序諸聖之功重在兩字一截○不好辨而
辨爲不得已不得已爲闢邪闢邪爲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
爲三聖之統任是輩輩起則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真精
則諸語錄 本卷之三十八 文

神○因欲領取我亦口氣遂一在作於我口實語恐孟夫子
必無此和面氣質也 述評 ○自禹抑洪水以下至此是重敘
前文一遍故正忌距放正而俱來講不得 述評 ○楊墨至今
種種未嘗不立乎天下只是相攻于 辨人心畢竟正也○
異端之說古相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
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尙有差
畧至釋氏直指人心則逼近理而不可提昇其說尤精矣然
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道更難說彼然
宗泐决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衡晚年定論又包羅活

說于朱陸之間矣。其之功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議。今則市朝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于才行已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愛有其焉。皆開堂說。其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其才立身行已上。定箇根腳。與師友實下。爲己工夫。寡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講。還全得箇表字。一講。則表便是邪說。我便是賊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誰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姜伯姜。那毫無當于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八 滕文 上

思吾言而共誌之。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其教與。磨口欲成就事功也。故緩着此作用。權衡以於張意。便不是聖賢意。百學者須細辨此意。語語當引實楊墨之允。秉仁義語。當根承開先聖之道。而思其方是正人心。不義孟子之好辨。却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詎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放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說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

心。非虛言也。欲明楊墨非言不可。養言則必存是非真偽。不可拾飾。此楊墨所畏惡也。凡後世專主力行以爲不在多言者。必是那一邊人。窺其意。只要不說起。便可包羅和會。藏垢納汙耳。

正章曰陳仲子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和也。不能耳。若充之必不食不茹。故曰和而後可。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三十八終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八 滕文

孟子下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人謂子之者。謂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
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
積遺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將歷人而較已過來
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
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
刑書語錄 卷之三十九 離婁上

其職。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議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議
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證前古
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雖講求。但是求逸。而取勞。其所爲皆
苟簡。誠製。而無亂。無安。能治天下哉。堯舜之道。業已平
治天下。其所以用者。則皆仁政也。設使不以仁政。則亦不能
平治天下。法字。即指仁政。徒善。而承上文起下兩節。意
重在仁政。邊。但言先王之法。宜遵。先王之法。使無過
此是第一層意思。過字。緊貼愈急。而言。謂然爲出兩種弊病。

有不確切。此是第二層意思。過既有兩種過。則遵法時如何
能便不惑。如何能使不惑。亦有兩種杜絕。此又是第三層意
思。天。蓋。既明心思。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率由節。只決
遵法之必無。這下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
人謂時。這下不可復舊。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
通節。這下。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
議論也。近人謂聖人節三度。實有實主。紐爲一串。未免少
法。吾則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實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
未曾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

刑書語錄

卷之三十九 離婁上

三

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此節只重制爲法度。取作三平。處其
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無動。班爲一串。既合註於上下文文
法。拍正是得法處也。心思窮處。是仁政起處。故謂之無要
說得心思之不得。不窮。方見得仁政之不得不繼。未有仁政
以前。仁政原從心思中出來。既有仁政以後。心思却在仁政
中流露。雖心思已盡。而仁政尚存。猶有仁覆天下之用。此繼
字之義也。蓋。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
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
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須向政字推出此意。

方見得心政合一處不足爲了後幾去繼藏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人謂此中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後上節下也。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在言下爲佳。仁者天下之歸及後世三字其義乃顯而于上下文尤緊然于上下列等以便與鄰近人有云政在一日使天下食父母之仁政止數時使天下仍食祖宗之仁則後世已在天下中矣。此是謂之官無注而可無特而可無人而可測測是十大夫之箴規其詞不果之甚客各是里開之笑罵其詞更不堪之其然箴規自是箴規之體笑罵自是笑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三

爲之體各具妙義。責難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皆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口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義字幾期地。在川謂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義。且公問之不隱豈可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置則義字本是平實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嘲矣。古義不明則勝。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客說一法所不責難陳善閑邪者戒求之見萬一有之大爲奇怪又何君臣之云乎。古人所抱之直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

世無不可爲之君孔孟悽悽然。似與後世術者同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者可取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諸媚之言諸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言飾相龍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可見後人妄論伊川之拒柳開與考亭之誠意正心爲道。謂不善進說正是諸媚不恭誠爲耳。朱子謂陳善閑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宜就上句中緊一步說。陳善句所重在閑邪然不知閑之之道則論拂而不大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閑矣。從閑邪轉出陳善乃得朱子之意。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四

規矩方圓之至章

目巧之法自以爲己方己員矣。然試將曲尺一量規車一轉使其間稍有分毫未方未員者皆不可欺掩矣。故自有規矩則天下只有一箇方一箇員如無規矩則此亦一方員彼亦一方員說於無所取裁於是乎雖回行欲糾之物皆可以方員自托者矣。此即是本天本心之解。孟子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爲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皆有未盡焉。規矩一照便見規矩。此于天下諸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

矣。圭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岸觀揚也。一至字便可將經權常變功過安勉等字一齊掃却。須將此等字看出聖人於人倫無纖毫遺憾。見聖人可以爲百世法。纔見道二只仁與不仁二字。爲得與而是不混入到字解去。人之不求人理人。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正面講。惟末正面而講。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世爲力。無非見知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是規矩。教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通。從道生倫。總不出五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九

五

子自舉自棄兩病。瘡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其志誠。說至字便跳起法字。先有法字意。而後下箇至字。若不然。那見其至。知有至。纔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至之道。在目前。人自不出也。知有至。而後法。生亦能法。而見其至。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礙。必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斷却四倫耶。不可易之謂至。不可勉之謂至。衆人之至。爲聖人之至。聖人之至。爲衆人之至。此爲臣盡臣道。

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遺不敗。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君。試有舜微時。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則堯舜兩句。是上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舜時象。則舜兩句。是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其事。而卽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止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

四書語錄

卷之三十九

六

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夢說。失孟子本意。人倫日用。必皆本止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遂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非舜事之。道分心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舜防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而已矣。有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充幾千里也。

愛人不親章

天下歸三字雖受服意然非書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著一步取正字則人歸亦只于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而重。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數義治各三字也。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面唐皇便欲鋪揚然此名兒孝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即求內人下歸即作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申讀是重難讀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引

四書語錄

大學之二十九章

上

人有恒言章

此章原本身正而天下歸說來。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結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立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待三句後另發此義本爲不是微嫌語氣若爲孟子補闕耳。此是孟子得留子大學真傳信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爲政不難章

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

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能補出本領因在若欲申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殺以巨室一國天下一國暫置却不可

天下有道章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殺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小天之說不過大意歸重德賢爲是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

四書語錄

大學之二十九章

上

也無道而順強知大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太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是猶弟子句不是謂其不父命正謂其爲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恥正是要他知所恥。三代前總本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于齊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若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

是關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語。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此章原爲當時諸侯。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照侯國講。不特民下歸往也。國若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浚浪之水兩節。只引得自取二字。章義都在上下。

衆糾之天下下章

衆欲勿施惡。卽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入囉虞作用。玩爾也。二下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衆欲勿施惡。是上感下民之歸仁。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九

自聚首章

仁與義有分。用有合。體有大小。有先後。有虛實。須灼見全體。不可有籠統之談。仁與義同生。并有非仁窮而後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

道在適而章

此有上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到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理言事。故特地指解。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省耳。全有自當主立教擇動者。不是。會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十

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爲天下人身上。要得到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點。適易語氣矣。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求遠求難。二句是喚醒他。咬銼長句。是指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路。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指。步語也。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適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己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經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在在教倡始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玩全節語氣。於天下平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遠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編住。令人自悟。千載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行文補足此語。義亦無傷。然失其語妙矣。陳卧子云。衛若之巧。異端。

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道之說。平昌蔡原道請篇子。雖指為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觀陳卧子此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選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相勝乞命於其疑矣。而又曰。

吾儒也。

吾儒也。

吾儒也。

吾儒也。則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為不得已之俗。錄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為極至。惜為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精理盡性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止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曰。當以問也。適助之。而已。如卧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當問。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居下位章

孫開公曰。前敘後斷。此定體也。然若作此體。則全篇失勢矣。以是知全章之文。須駕馭有法。操縱在手。方可下筆。彭燕又曰。直從首節。并在後二節中論之。以故上段不實。下段不虛。按此章。平定前敘後斷體。孟子述為已論。未嘗稱引孔子而為之也。誠之改為思誠。固非異義。亦非較非。斷此與曾子曰。思不出其位。相似。不足稱說。卦象也。通章實際。在明善誠身。畢竟無不得。至誠。恨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大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若但作真心兩字。

吾儒也。

吾儒也。

吾儒也。

看則議論。見解皆極粗。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從事勢。揆推有此前大。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大要之誠身。原不為動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看人身看。有此各條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誰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有一件離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看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入合天工。

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
不至匪同此天故至誠使能動說人處都是說天不可懸空
放出第一句○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攝
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于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正
習政義○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
天道者亦必思誠却是此句合上句可知兩句分不得處○
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尊就天
道處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
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禮章 上

此至字兼功夫說前半天人合出極得此意○至字深一步則
幼字透一層幼字抱首節講得切實則至字更切實至誠自
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入為我用更不是
伯夷避社章

有仁人上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人下之才識有歷歷
大上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英才與老成皆
不能及此之謂大老○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
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德又從文德
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套套古人杖策從王

之比

求也為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征將
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闢功臣不能善終
者人言謂過人主謂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
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不能講習此文耳若諸葛
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恭者不侮人章

四書章句

卷之三十九 禮章

若為聲音笑貌而以不可為事偷足之便與上句語氣復盛
而聲音笑貌四字亦笑無米磨從非偷轉出假為從假為極
揮豈可諸氣自斷斷生動

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挾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挾耳以道不挾
作兩層說便隔

事就為大章

只緣事親守身便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內所以為大大字以
道理言下節義講到以事親為事之本以守身為守之本方
是以其功用推言中節也兩節連理只是 尊卑服須極分

明者亦宜細心體認不可瞞騙混去。就不爲事一節。說者謂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義。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復。而無未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兄弟。格致。問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自有降卑。就守身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所水胸懷。就守身。各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即語言之下。得見其入方。不見得狂士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一準。准爲得曾子志出。而

卷之三十九

五

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二卷之志亦見。寫曾子問處。便有曾子在內。寫曾子答處。仍有曾子在內。兩人性情氣象迥乎不同。而此際相關一意。却正是志字體會得神。養志養口體下文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曾說。幾曾元若統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並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與端敬性成親。而曰超度爲孝。格致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爲孝。人類幾何而不變也。人人能以貧無以養爲辭。反以富貴是父母當口養。並道養子孫也。異哉。可名得可之。事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幾少一分。便是不盡。

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人不足與適章

君心之非。所以適問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處處不暇。文下是上文甲裏事。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即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有不虞之譽章

說到此等處。于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觸。可知聖賢熟會體究。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註中修己觀人。

卷之三十九

五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漲。而滿假淺陋。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凡人師之患。虛玄晦黑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與禮法。而劉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索末節。修飾儀容。而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之後。必以明儀範。範禮儀範。範必本忠信實德。則不可謂大體。範而事求忠信實德也。况

其所求并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點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賊後此學方絕耳若薛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傳一傳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在將無行誼者此皆欲染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贊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

朱子從上章章

先生何爲出此言一句是摸頭不着語是自信不差語層次設得從轉折字解解句句認罪句句無可罪何爲二字神理

朱子從上章章

如是○一條昔者兩字梁止子教來極近孟子教來極久○人謂徒號裝也四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于子教來一句已難當矣

仁之實章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訓別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與其言道不淺○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

舉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附上下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之看只似仁義知禮樂盡於事親從兄真大願預象○仁與事親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漆不十廿百中則不見關紐處故計中備出愛敬二字蓋仁義

足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則批費盡分疏終成兩件惟揭出用字視章融渙方講得洞然無疑也只要體貼此意精細耳○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專重知一邊何也蓋論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恐爲仁義者自以爲仁義天

朱子從上章章

而於事親從兄之際實存未合理未盡善處此非智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尤在於智此即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而孟子論孔子集大成金聲尤重於玉振者也後儒不能闡明斯旨幸合四德五行或以智爲貞下起元或以知而弗去爲五行皆一而水獨二以此釋經營猶舍康莊而趨卻曲徒踴躍自困耳○人但做得智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須要字字的實蓋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假造也

名爲害道之具矣奚可哉朱子謂賢者是華實之實非名實之實其理分明後世以智爲顯味中爲浮僞者目爲害道之具於是恒以爲害道者非項背隨其說本於老莊暢於佛氏獵橫於老莊說六世帝王武之非目同人道於牛馬本以自便其私智爲之爲而反謂之違朴率真智得兩字向來喫苦休矣和後世之爲智者或役心於詞章或徇索於藝術往往虎徹精神於無用之遊而後智者或相講於川旋盤磬類仰拳跼之數悞固沾沾淫靡而不知其下誠有如彼之所議者言其鄙矣簡傲而以爲不屑爲而世之爲智與禮

者或驟聞彼說之可曠虛無滯然自失往往爲之屈服一接
反入於其說而不自知是不磨吾之所爲智與禮者本非智
禮之精要而反以爲智與禮者爲尚也蓋千數千年之禮
使明者一爲之言其言非從兄之問已使世之言智與禮
者自悟其智未非君臣之實禮未非禮之實而異說之所爲足
以率與者猶與不有無禮之甚而不爲所實故其關係學術
豈卜筮之計之禮自禮二者自二者而文斯二者乃禮之實
非謂一爲之實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卽不
極而盡之言矣況孝足顯不能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

說雖作婦兒狀莫思計有心做自也。曾了母囑指而心痛。手足之不獨父母兄弟。○緊要在玉函寶字上將許多道理都歸到平穩處見上去。然仁義只是直指骨髓。樂須用兩合此道理之言。弟也。只事便見仁之實。只從兄便是。義之實。只弟是。斯不然。必將所爲如與勿去。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智之實。必將所爲而文之斯二者。而後爲禮之實。必將所爲樂生不已之意。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樂之實。故論道中則仁義人智禮樂小仁義能得智禮樂。若論學者做功夫。則必須用力於智禮樂。非智禮樂亦無以成其爲仁義。

四書盡錄

卷之二十一 大學

五

也。孟子於兩節中自有章法。如梁吳結廬倉廩方俱是施。合自然。仁義禮智樂五者不足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想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律。第大阪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右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轉妙乃見。朱子總註之精。喫緊爲人處。

天益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九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二十四

孟子 離婁下

莊子 諸章

若合符節只在得志大行上說。○先後聖所設者廣不粘著
辭文說。○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
不同止于事理上見。孟子言說皆從實說。如三子不同道而
趨一尤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
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
乎中國與他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矣。○昔陸子靜謂東海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一

聖人西海聖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首將無同乎
曰不同也。孟子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
以知之。孟子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義
度義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克己復禮文王武王
傳之心法也。陸子則曰此心此理而已。充其所為此心此
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為此心
之同者不過虛空之本體。即其所為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入
能洞達之意。乃無星之件。無寸之尺也。充其充之說。一是
君子之中庸。一是小人之無忌憚。其畧近似相問。何嘗真

重山耶 連評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世能澤國民不聊生為連帥方伯者能博擊食暴異舉廢
則民生實被其仁若魚懸于子以壹餐為德牛以為能而繼
舍大奸惡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斷清濯自守口惠流
傳其實與沒民病國者同罪也

君之親臣章

君臣以義合合則為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
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離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
則書辭章 卷之四十一

為都無天下統於一君逆但有進退而無去就處無道則
為尊若君臣之禮上下相間離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
違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
之道幾以失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獨子微以二心大違義
之不知古君臣相長之禮當然也。○講諫行言聽但說受
思至深處下意不呼目醒然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語張
屋宇使精神背國恩矣諫行言聽皆浮下民與彼却推下民
然言行其志不負所託受思止自不同立言方有義度

舊君是章義者之作明其非處庸語問是不切近則講義新
朝故主如長樂宮欲開卷讀所自達更事各謂官階尊爵
以爲榮也一才一報頗乎以此爲顧章有所謂自取敗闕也
有禮者作自過之道其倚文篤至如此所以記爲之服
義者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人下人議其薄節
成端飾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即成推飾如何能感人爲服義
說有禮都委在情意真至處婉轉動人正是禮字有得妙他
家縱說者禮便多推演在外頭有古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
得如此

四書語錄

卷之十

三

非禮之禮章

禮便是事之禮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
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
所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拘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
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
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
義而合之心者方爲真禮義也良知家行得下一切有爲
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
不知聖賢之禮義正任事與時上着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

心之禮義乃完若於中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自行自
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道箇禮便
其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其神明之用弗爲見大人察理之
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不爲非禮義之
禮義言其於禮義即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
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警駭非常而
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而自非在裏而亦有非大處有非
小處亦有非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此只到得吾人體登
爲我輩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也

四書語錄

卷之十

四

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
豪傑自命曰成人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
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何伊尹者手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
也一分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
變而然乎然則其同處止六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
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豪傑哉惟解與良知
家自閉門風廣大無所不爲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由
反謂程朱濫薄留人不仕逆行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

程朱之學有察其生平未有不墮所下爲者也。○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去林之七筆鉤。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猶作祖天。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實之。靠此發明。補桐極。正但此兩節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補桐極。○向稱此三字不提。則疎漏矣。○人必見道分明而後止。○前節任有所不爲。則於公說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端。灼然截然。無毫髮疑礙。故可以有爲。非僅謂諸事如如粉字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有

知書語錄

卷之四十一

子

言人之不善章
聖賢只論是非。不論利害。此已論利害矣。故註云。必是有爲而發。從旁人代爲商量。愛危乃得語勢。通評

大人者言不必章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三句一直說下。中間用不得轉折。通評。○只爲不知有義。所以靠信果。信果是板然底義。活動底曰不必曰唯。所此便是義之變動不居處。大人者不失其章

知書語錄
卷之四十一
能賢。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壑矣。○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指令。○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手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極論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金赤了。將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

君子深造之章
深造以道。有兩層。我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上。深造乃進取不已。既語意兩層。中文則重在以道上。故曰上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而後上而不則深。

造簡甚入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實漸進意如六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焉之方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深造以道是言得之本孟子止觀衆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言自得也脫却深造取自得說非脫却以道取。深造亦非一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此節書朱子意重以道字從來人亦只了得深造耳帶無品發此理。此題最多混話曰添須見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上入方法一著說語止是言了造道不但脫落字并道字亦四書章句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詳說約名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博約是得得意頭其中用力却有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有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約約而不自得則記誦終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以去便是不知其行定都是錯也不然夫

子何以又愛學士不講乎即以文官喻之空疎與飽釘總謂之不通過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飽釘則不可講究多讀書而時時通之則通矣。○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章人一舉焉去經明眼如衆初入箇眼。○此章不覺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相處截然處先後倒。○孔子謂處水而不溺。○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子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皆異。

以善服人章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惡其更立今王之制養人如湯道爲牛羊爲之辨之類。○張而解亦以善和首止言文踐上証服人則人字曰當措諸侯言爲是。○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善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養人最易說入責老作用去。○洗作用便仍是以善服人非以善養人之謂也。○養字有涵濡之大度有溫厚之久道。○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上以力其所效法非是桓文之私者故上蓋以力

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謂刊桓文精處。凡其定焉。朝下意內。鏡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且不可謂微辭。得王霸微辭。以桓文爲善。王以湯文爲善。皆上爲。其微辭。侯言。故人宜。而諸侯。近以引米字之言。直入湯文。作証。正與上章一。相照應。

仲尼直稱於水章

固是歸重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道中緊要節目。不得略過。祇是說水而雨。未卽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突而雨之。未無端。此無本之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九。

水之始。其未可以爲雨。是水而雨。不得謂水之本。此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卽無本猶失。雨也不可謂聲聞之本。情也。君子之非本。不爲聲聞。聲聞則可立待。而益加微。助耳。聲聞過時。其意是進。固不必疑其直。腹決更也。然道敗。決裂。隨其後知。已。于聲影之。十。所。以。下。取。業。遇。此。之。音。土。方。是。聖。賢。爲。尸。之。場。朝。飲。水。而。之。事。亦。多。矣。秋。菊。之。香。夫。古。八。之。所。謂。等。而。此。人。以。見。屬。應。應。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當。天。况。人。不。不。實。片。中。

人之所以與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其付克。能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貌者。豈不大謬。幾希二字。前章謂是形容少。是。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如。詩。作。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注。謂。全。其。性。尹。氏。通。詳。謂。存。天。理。後。章。計。謂。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定。則。鳴。鶴。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千。進。些。子。幾。席。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存。之。不。是。語。頌。存。字。中。下。文。全。舉。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蓋。子。自。狂。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傷。屬。工。夫。止。作。稱。揚。古。德。頌。失。之。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九

遠矣。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此章幾希。勤惕萬之意。亦謂則聖以此去有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人多云存心之說是大謬處。君子中人品正多獨。存之生安不同。庶物兼下。物。明。察。雖。生。知。不。疑。功。方。看。中。庸。人。智。節。自。明。生。安。只。在。明。察。用。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歷。敘。大。意。由。仁。義。正。是。大。端。頭。之。當。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下。方。圓。合。下。便。如。此。只。說。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界。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他。人。着。意。推。高。大。舜。便。似。以。自。義。爲。精。和。舜。然。却。又。錯。了。只。

是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禹惡旨酒章

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則此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聞前見聖人存心之密。○下面數語何者。不是去欲存理。見其心之密。提出無間。句句繞着大禹其身。移向別聖人通套不去。○有置了各因其一事而言。又云非各舉其盛。聖人無不盛。可見究竟此事上。有解不得。然如述人空說存心。而以其事支綴其間。做成混帳活套。尤無義理。○泛舉制事用人之道。雖極其微。無當于道。必確為湯之事勢。確為湯之本領。因書證錄

卷之四十一

七

工夫確為湯之作用。與被網駁亦湯之體。殷厚亦湯之義。陳乃所謂切切斯精矣。○執中節是。○子偶然節舉各節兩件。不必貫串。必貫串者。因兩件大小不倫。上虛下實。平對不來。遂生此法。○無方德受條陳。未免夾和後世權術作用。意必皆句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一片簡有上帝之心。方是存之。矯偏正脉。○執中二句。偏全大小不等。不可連對。然又不可謂立賢無方。乃執中裏面一事。將執中來。強差排入下句。中雖道理節節推去。可知是當然如此。說則顛倒。偏偏。反無意味也。○這通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謂不。止指聖人

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不得。以偏義相義了。却雖云要切。王也。須切其體要。○通遠所指者。廣放不下。託卿朱子云。遇人與事。而當其該矣。文千子乃謂岐豐通。即卿衛通。始克商通。卜其二十八年八百遠。直是相繫。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要入邪。釋矣。又有謂武王不以此一事。不可粘定。通遠亦不然。釋子云云。恐人執然。反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罷通。通遠可作通融影子話頭也。○若論不罷通。不忌遠。只是存這一箇心。然却如此。籠統說不得。須講朱還他兩句道理。方見分明。蓋天下固有不能通而却

因書證錄

卷之四十一

七

忌遠者。亦有不忌遠而却罷通者。只就兩句中各為分疏。罷發合而觀之。自見大聖人全體乃佳。若只提撥一个心字。此是從來聖人公共家。當俾填寫。○二武王事實。總是不相膠粘。無礙也。○聖人不曾說無遠通。惟有遠通。所以說不可罷。不可忌耳。○見明文云。人下本無所謂通也。見以為通。則通矣。天下本無所謂遠也。見以為遠。則遠矣。如此。則所為遠通云者。豈皆惟心所造耶。既無所謂遠通。將亦無所謂不罷不忌耶。此等語。似名術商賈。庸劣。○只是說一箇心字。此吾所以惡夫籠統也。○說得如此。籠統微極。容易。是

聖人且明之意不徒居於一。○正解在遠通分處不在近
通聯處。○三王四事原不必是周公事。○見其心如此活
着爲妙。○思字中有輕重妙用。○其有不合句。直貫下四句。
○三王從文武成其治湯不可併。○兩思字境略不同。不可
混講。不合從思義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
不合也。須用另顯不可平講。○繆日彰形其思之勤待且極形
其行之急。須用憂勤惕厲大意。不可呆講。○此心同此理同。
二語人多誤。○人心豈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
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心。○物當然之則。聖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離章

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處
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
古聖人相傳水火之學也。異流本心起。便將此不同之
認爲良知天理。自以爲憑。此處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
究事物之理。依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
空。其離心而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又何從而得
之同乎。

王肯之述章
須從前章起。○王肯之述。原從上文說下也。○改教數

是爲王述。○王肯之述。不是說詩。因述而詩。亡詩亡
王者之非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述之
非。以救世也。如專爲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
與春秋無涉。但講經義。相此附代。是失其旨矣。若謂詩教
至今不亡。當時邪得亡。故註謂秦雖爲國。風而雅亡。正以
見王述之熄也。故當重述。規說不重詩亡。○王述熄後。詩
多見於經。皆不可謂詩。克亡也。第雅亡而王周之詩。降爲風
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離章

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詩
只是王述熄之微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
子本心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衰。令更無
行。此春秋所以有王述非繼詩也。故凡衡較詩與春秋者。
皆失。○詩亡只作述熄之驗。爲是。○春秋繼王述不是。蓋
詩時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雅
天子無政教。雖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隅之詩。故只可列
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爾雅
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

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豈今不在詩也。不將詩與春秋葛藤方見高處。○詩亡只是迹熄之微王教不復行于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尚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爲牽合。徒見支離正以開說爲高。近世儒臣循經援春秋詩易分配奏令以爲巧。亦好奇之過。○義實無所取。○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祖矣。雅亡者。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衰今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衰亡之道。所謂其義猶取也。於詩何與。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上

昔獨雅耶。○詩亡何能乎。王遂絕春秋作何聲乎。詩亡人強爲之說實不信其必然也。○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盡一。○以春秋爲先儒述古正耳。今人本望見古人牆壁。便又中流亂止。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與知力行耳。何嘗有過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若書說經。便心知其非。○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秦思絕而而實謂有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

也。鄭儒乃以詩爲有旨。而無注則春秋亦當著志孝而隱。且臣賊子矣。正須洞悉源流。○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非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人法。義始允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實罰。今人往往廢却半邊。兼舉不偏乃合。○謂春秋達字義。如允備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失。然後儒一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業厯。自難以後世律例爲斷耳。○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儒更了然。聖人心事明。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下

白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千百家。皆穿鑿傳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別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謂只恐地中失子家奴出來。說失子當時意不如是。○解春秋依胡氏講。褒貶子孫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兩難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直書。並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卽乘輿椅几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此于春秋乎。看孟子此二節。其理昭然。乃爲攻胡氏而併疑及孔子。更可笑。

也○魯字右通楚對昭止擊得下文一也二字魯字與孔
子對者通身靈動矣○一也指魯之春秋其事可便指孔子
之春秋○我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
據子會欲言天命也東維子自謂得史實而正統一論惑于
一時之見而不以自世不易之道正春秋之義而稍變嘆
于當時以假我人不知其非非侯厥生之辨論千古意復有
春秋乎故論史實必先明義字自述周以來但知有事文二
字耳○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禹禹湯文武周
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有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謹要

春秋繼上意則言其大者故從王述說把發諸經為孔子之
故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義字即在事文上見○後世如
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
至于傳述子休之義今亦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
大義始知只是朱子通鑑又何嘗辨一事綱一案以為異
同也要知辨聖人手中便因為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
簡如由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誦人說夢耶須知未刪
春秋也豈只是人之春秋耳○孔直之道與文武不二其功用
同也

君子之評章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尊孔子謂幸
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是領會近人
用意全在未得句似有恨於不及說矣而當時親炙者未
足與斯道之傳而待孟子以私淑當見甲之止與本章未
遠居其近意相照此有顯然言長言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
以私淑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則安朱子之學受之延平
而面上之澤章顯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繼
山後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疏兩也字有數恨意有欣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 謹要

途家學射章

以釋本身之罪論之則為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為城無
然此處城等即即從首惡中做出此章正罪之罪非正黨
之罪黨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只責
注也○人謂康公之斯至句只有一字耳各謂此處有
有康公之斯四字蓋至字有猶字意中之至有其儀意中之
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康公之斯則凡有孔子意中者其儀
意中者鄭師意中者于此方見其真面目也○孟子引此止

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証罪亦有罪之虞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扣輪去金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義焉高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過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淵子孫子只取其不肯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天下之言性章

此章論智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不是說有故又有利只是為故者必利但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

四書章句

大學之四十五

性

凡人為惡必為善必清為惡必曲為善必直作見君子人非便有休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也有故耳○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異善○性都從無處說善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領起去○此章謂為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大意為智性者必當就性而論其性不武得言德性此病耳○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為智而發

知從來言性者就不因用智穿鑿特却孟子一言四端便是語言乍見人非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子九既知言性場上便不是性為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不利而性○惟聖盡物之性而因物付物故能行所無事若先設無事之心即是黃齋之學矣○論來為性之言只是私意而已然私意猶未成故則必得小智為之穿鑿其間而後狂蕩不可復制如為水之害者不趨下流淤塞然猶不至於懷襄山陵也必自好作聰明之人為之是障

四書章句

大學之四十五

性

穿鑿而後汨陳之禍乃至不可勝言凡後世解經論學處未一技一藝之事無不從小智象却故孟子此章專為智而發大智行所無事又不可說得虛無高玄只是因物付物順其自然之勢而已

公行一章

衆人意見中只有有師無孟子有師意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并無有師衆人聚在一堂之中而目不同意見亦別○東石師兩句總形容當時諸大大小小不趨附只看出孟子作案○拙筆便止寫得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插畫案

從南中寫出四函來噴噴維沓淋漓空冷然有一玉子
在旁方與下書一寫子作銘吾見今日耳漢代筆乞高有下
至何馬良後世之不可不寫者蓋修至此書之祖也
龍鳳有子一子故思永得識子重原得告與言度
叔眼得不敗也三來寫出甚心口

以爲一。夫有欲求來心之謂心。且居心以足年。心是落
物。直有人人有一心。則聖道成人。則無仁禮。則道心也。以仁
爲心。則爲仁。以禮爲心。則爲禮。是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

特以超越此心也。但以字說得着。遂存於講得粗疎。又微成
 業外。仁字兼指用字。方乃盡。薛倅於禽獸者。固
 福中之小大。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體存心之君
 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未免失其緊擇。西蘇
 子曰。志其端。思有安全馴剏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
 一分。是絕物之心也。

第卅番授額則處處有板行此本領然後常平能已飢

閉戶戶成閭閻人耳不講利本領處但說世親我深哉無可奈何莫禹稷顏回直是沒交涉也○此章只論聖賢同道蓋無炊薪用聖賢之人益○正在暗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獻齔之樂即納牖之憂皆有異哉○次節是推此所以三遇不入之故○是處論聖人心事若處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責不在己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鄉子之所同歸分之思是權之所獨故思字帖定由己講不帖侃窮講○須知

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簡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卽是贊平
書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總
在道當任事上有陸雲若謂此東劉草草思字有別彼是
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
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字講思字都在已字中
過注出來始親切大意注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同顏子易
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
此是孟子文章有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意也一句而顏
子之所以不急已明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

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皆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中審其地也○孟子以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選擇○不相逆若易地皆然則其家早矣無不惟然也須大自○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五節之事重顏子也禹稷○說爲顏易信顏子易易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卻在顏子○論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道固無歎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稷難阿恭時即是急

附書諸錄

本卷之四十一

知聖

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字道字也知道難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全理上已說盡同室之人二節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美自見是孟子文章醞藉處○通章大意原爲顏子一邊人發展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合關止是關中也被稷禮冠以喻急字是以知其意上文已說明此中節止喻顏子之是以知是其不意○閉戶只是地異道不同也說顏子聚斂焉○樓心事方寬得顏子出○上文易地皆然已見通章結穴此兩節特以証明地字耳要得有人只是○商人也都是兩樣地○禹

稷之被髮纓冠人所易曉顏子之閉戶亦可人所難知孟子此兩節引喻雖平語勢自側○禹稷對詞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意○因側重顏子耳舉顏子朝孔子下○說孔子下消說明孟子自任可知矣於此處看解不特禹稷是陪客片○顏子亦未即是主身

三章通四

是則說子已矣○言說雖平猶不若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家如說他做○不如此只選他本等○楚不斷之斷

因書諸錄

本卷之四十一

知聖

而孟子之與楚禮說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上使人聽天子章

看孟子會語則齊王之使囑雖疑亦覺重高奇之疑非忘衛苛核之疑也○儲子只一異字說得不好便易有自暴自棄之意故孟子極力引而近之然曰堯舜與人同共言極淺易明白猶公聖人與我同類者耳

齊人有一妻章

駢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不敢當時之駢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駢滿面都是貧兒相矣究竟重費之于乞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一

孟子下 萬章上

往于田章

夫公明高一句有三層意。孝子之心一層。公明高代孝子之心設想一層。孟子代公明高設想又一層。兩層在題內。一層在題外。兩層易寫。一層難描。因孟子口中說不得。代公明高申說也。殊不知白文內自有代述口氣。若正定以字尋寫。止得兩層意。須臾描出。只要看得夫字語氣好。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愛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常慕

四書語錄

孟子之四十一 萬章

此三者時義不知其有父母矣。不言得于君則熱中而不得于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官躁妄之念。此時不與親父母于何所。實叙如何終身慕。須作大孝年譜結得。只將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看他數四變遷。而大孝如故。此正以若人年譜爲大孝年譜也。少艾妻子仕君大孝亦有之。不足斷言一切。專去慕父母也。語語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看出此親切。終身兩語中自有少艾妻子仕君。多引語而恭如故。所以進也。不曰終身大孝而曰終身慕。此義極絕今古。○孟子有限。此人所同也。慕字無此大孝

所獨也。○終身慕之。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折而干。晉蔽日之勢已具。及至于晉蔽日。仍是萌芽甲折者而已。

詩云要妻章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作者。亦須四面八方說來。確見得堯之必當不告始得。若只爲帝堯辨。自何異對堯說。堯則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堯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從舜之不告。折出帝之不告。方口吻如生。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極至。然所謂情

四書語錄

孟子之四十一 萬章

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卽以後世人欲心腸有聖人。謂聖人不通如此。尤不是。舜之出。是聖人行權。正是守經。○德胸思君。爾一句是卒見舜。是沒意思語。是急中摸出。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謂之曰。言外要有慚愧二字在。方妙。○象愛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個字耳。然則語氣。只得知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付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低。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偽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乎。

也已不先生定真偽自平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于子產口中要見得校人舉爲之通與于校人口中要見得于產舉信之極易翻覆有來只是可欺以方一句耳○衆至微也○至仁也要將衆與舜對勘如云衆感于舜而舜反不感于衆衆感于舜而舜反不感于衆方見舜之必無偏理

衆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陶書云趙政注孟子不言舜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舜以取其罪廢猶放也舜感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舜感也曲禮曰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尙書豈

不孝之罪十一萬章

舜於羽山誅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無死於實所故洪範爲殺何房沿僕按蔡傳舜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謂殺然洪範云舜則極死祭法云鮮皀洪水而極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其雖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舜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舜曰極則舜罪重於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舜非殺則可謂輕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爲必欲曲爲出脫者以出故也不知舜爲禹與告天理之所爲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傳舜于禹而爲之曲說乎

見論者以爲舜若伏誅則禹與舜等志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特周官曰殺人而殺者令勿誓誓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誓况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雖有不愛子之誅之誅蘇大誅也夫可誓乎臣君誅臣臣之下必誓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誓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臣而不臣也則非生所爲仁者凡心也非仁也告于外義以生爲臣厚氏本心以理爲儒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下此可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失

不孝之罪十一萬章

逆不道之論也○後世治河止爲國計然且潰決無功必傷法况舜害及天下乎果誅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碍于孟子之於無辜與○四罪而天下咸服只要說舜之有罪必理利必當罪以徵封象之疑耳若徒作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失之遠矣○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非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厚方足斟酌計較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解此者着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即是後世腐支去過之惡仁人固如是乎○看不得二字固如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

前雖有登極處胡曰祭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
蘇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証實放
象不知聖人所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當貴之而不得有爲
于天下耳中書所謂子以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
保也原下書東也之者兩均使當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
性也須放此是爲世世人肺腑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子于
弟本皆血屬之至親然總合親愛中曲成非有私心作用也
若是禪學流言自得人心即道心人欲即天理乃謂孟子之
論亦戰國談鋒其情道悖謬皆誣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

圖書語彙

卷之四十一 萬章

五

天子使吏二句正是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放謂之放其意
印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
故竟將後世監制親濫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
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
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故謂之放是辨其
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
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處辭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
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如明處當正
辨其不是放時人純一作用○是見及寫做真實是放而

非放皆後世封疆親藩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純正無
反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章

靡盬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繼也夫
繼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具所以能繼者蓋是厚和
平之極也○古人於詩有兩法曰引詩曰說詩引詩者斷章
取義引詩解頌變易不居此以我意爲主而以詩聖通之者
也說詩者考事論理推求作者之意的確不易此以古人之
心爲主而以我意通之者也兩者俱不得以文辭害而說義

圖書語彙

卷之四十一 萬章

五

爲尤甚從來諸儒尊述小序小序大半附贅于漢儒之手皆
從文辭之上生出出古人之志來朱子辨之下遺餘力而後
人猶或不信只不解得以意通忘一句也○是詩○孝子一節
是辨臣父之誣非煩雜通之盛只從孝子心中推勘至重
齊束之疑更不須辨○大意在辨臣父被說謂尊親盡頭處
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操齊昭
夷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推勘到無通之隆全從論孝
人意見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疑○以人子之至情○于
古之盛事兩莫入兩層折出幾見辭是古今帝王中第一

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
其思則失語意矣。○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彞較尊養也。
行文偶拈一段作餘波。則可通體以舜武彞論。便非法矣。
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孝。說如何養親。而獨以
孝思難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
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辭。固不足辨也。○
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真說得道理盡。孟子于天子父
天下養下。即下此一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
事有窮時。心無窮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
同書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十

是動人生妄想也。不然。彞違僻僻皆可為孝思耶。如此。則
將說舜說武彞道理都成一片。○引詩以說尊親。親親親
明臣父之義。之。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
見此理是。且古今儀象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壤不
說正如日月出而燭大息。自無可驚嘆處矣。○思字則字。
一作一深說。謂思字到不得不然處。是即則字道理。講則字到
不容自己處。是即思字精神也。○此兩端尊養之至事。以
臣父之說。然只於孝思內寫得透徹。臣父之非何待辨。而
明至引詩。聲合錄武彞最易生於議論。然議論翻。而其中

義却拋荒矣。○父不得下。正從底深看出。註所謂不
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花子耳。

人有言至于萬章

聖大字以振舉今題。千百所同者。徒作寬皮義論。又是兩章
合者。又字也。講傳賢問。句句並着。益出。其因益而
論伊尹。問於仲尼。亦何何恨者。益出。方是此一章文主
○此止欲更略。適賢任子。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
巧語也。因而回力。說此。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語。而不知其
謬於義矣。益出。世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
則書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十

一倫中事。一從一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義。
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欲以後耳。後來
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當混看。此議論大體之所以替。替
灰也。○只有和尚之教。道說即為宗。祀付法者。即為續嗣。此
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一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議論。
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謂禪
支派。為異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緒。更可畏矣。○敬能繼禹
之道。全在敬。敬字是九舜禹相傳本領。○不日禹之子
賢能敬承繼其道。而日敬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在敬不在禹。

也并不在彼而在天也。時文每從禹講便將傳賢傳子處。歷稱雖說得聖人公天下之心亦成枯語。只就故賢講敬承繼道。仍與嘯起者一般。俱非禹之所得。而如此說來。并太聖人私愛其子之心亦深是一重天理。久遠即上文多出入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却是止說一人。全為解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無命語。而夫而有天下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今就訓益為主伊周為賓周公之有天下節又周公為主益尹為賓則公與益互為賓主伊尹則賓中之賓也。益之有天下節又益為主伊周為賓伊尹則賓中之賓也。須實主然然公之不有天下本不稍益尹而禹之賓益尹者大有議論與益在。三聖不有天下每尋他義推判同處亦議論家所能伊周公之所以稍益尹者只為三代嗣上皆賢聖繼繼世所以立言隱然有簡天意寓乎其間耳。貪發議論便於此外別生枝節妄繁徑實雖有奇情快語而與章旨隔斷萬重矣。唐虞禪一節人庸手便只做得一也兩字矣。須是其義一也。揭出大字是其義之所從出。今人有云唐虞無私之意。夏后殷周之祖皆親見之唐虞不變之道夏后殷周之世皆運承之見其義之相循將不一翻一見。

其義之無定引仲子賁之前三代之後見其義之不一得。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有兩層意思。時人誤以為自己苟且卑污。當草率遂此言又為孟子所不。不見者既現須于出服中見賢弄于謙笑中見點點面意方到。近人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伊尹公謂此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事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虛勸驗方見其大。只為後世益威之行。益威為君相自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無恥無行靡所不為。若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簡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豈若便是君一句都從道字轉計不在君臣遇合。民事業自己功名上起見。二句是伊尹自為君之計。正見其出處之止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修云汝道讀書儘到狀元便了却耶。進上面更有事在又云云。

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便走道乎。方是時
者大若但銘碑際命。說諸君民各身割。便感只寫得如今
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耶牛生。讀詩文一場辛苦。何
嘗不道致君澤民耶。○天之生斯民。節盡是伊尹胸中語。如
是知節甚覺是覺節。其先覺覺後覺如何去覺他。略不說。只
時手拈此往往亦以含糊影響了之。直是不著痛痒。非同
銘正家諸書沉潛反覆。不能洞筋髓髓。○人亦知事寫伊尹
自任神情。然一往作豪邁語。便是呂伯恭陳同父習氣。與
尹猶隔幾重山也。尹之自任必歸原于天。便其所爲知覺者
四書章句
俱從性命中来。自然有欽若克己之說。故其慷慨激昂。都
以教護小心出之。此正其本領與人不同處。通評○首句
字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予天民三字
神理緊接。○誰字須跌起。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
予舍我其誰。亦是延語痛切語。○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
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
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謨明命之
旨著。點矜情活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
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劉宗素

備矣。○做思字人亦能之。但只做得伊尹清世澤民。慈任功
名一邊。看來與做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成
終參差者。黃反覆一流須是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見從
夏教民正是做樂道中事。與樂之憂民。舜之不與禹憂之
樂。孔子之疏小。孟子之箴諷。孟子之好辯。聖人接同趣。
處卓然有會乃得。○從樂道中看出思來。根本乃見已字從
吾身親見來。○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
近未嘗分也。思字此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切。讀朱子厥春
賦云樂吾之樂。分誠不可以終極。受子之憂。今孰知吾心之
四書章句
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
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惡道。理
拈殺伊尹說如早廣做箇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思字
越做越呆矣。思字却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
出來。○思天下之民主納之溝中。二十五字只觀第一箇思
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
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氣。到不得聖人人心上。○張皇天下之
民。堯舜之澤。以爲思下。然只起自天下之重與下。卻正天下
耳。惟擬定已字方顯下文自任下節。枉已潔身命脉相關。○

自任自字鄭重直射下節已字身子○有如此二字何等
重方是開割意正旨○上文原其心下文述其事中間忽
夾入贊頌一句正對定制意作洗刷○自任句最易說入
士急功名英雄試經者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中事天下
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及更無可談處耳
將堯舜與尹較出自任之重自然沉著○如此二字慎重之
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割
割意本義蓋此句原兼處賦畀與就湯說就湯因為任重第
顧弗視與焉焉却解亦正為任重也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五

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下正已尚虧欠○緊對厚已以下
天下講方是不割意之自任○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寬時
後世非訪有眼便實實如此纔是真自任○自任句原兼樂
道就湯前後看出○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
下對但有正已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已之理故任天下
之重全在一自字○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
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就
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爲割意左證矣故自任
須對下節講○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就湯伐夏都在思中○堯舜之道中自有箇堯舜之道在
事自伊尹敢犯于御爲之○只緣伊尹心中自有箇堯舜之道在
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道得伊尹不敢不把手做後世也
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尊尊無忌憚是以作用爲卽三
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要寫得任聖氣象出○堯舜之澤指
除亂興治兼及後實事說單提覺字便容易墮入禪去○既
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養亦
戰國人口氣如此○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于上不肯苟
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通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六

型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與竟分體用爲兩
更精而講合○則索性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
慊之徒○又曰以英華自命自成大事者不顧小節也
則自任不克己不克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兼俗高卑之
不同然○堯舜小人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尊孔大有過
于伊尹者○有面了說他本領却只得非堯舜道天下第
顧千驍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介事功也
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或謂孔子下節單

止爾孔子與衛靈公粘不着不意中牛猶下一段奇緣因
世間弄鏡之徒乞將納鑲鑲諸寶以計術營進陽陽駭人
而恬不知恥使得一爛干之長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謝矣○
聖人不言命聞或言之特爲卜筮人說法使易開明耳于此
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
之于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
見不得上一層故弄信不識下一層耳○進以禮二句原從
上有命二字扣補出聖人極極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
命其知命也止以禮義耳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柄樞宰
臣書詔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字

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惟
是前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門戶屬情至今爲
此古人所以謂大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親遠
臣遠臣正可從此辨出朋黨耳只與辨得一二間節大臣
可辨朝上他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
得其要

或曰百里奚章

此已是孟子放下一格議論謂雖功名之士然使之辱身
行必有所不爲耳看來戰國之時士習汙下每好爲鄙俚之

言如太公故刀伊尹負鼎俱出於屠沽無括而不以爲佳
其人則猶知其爲賤辱也特欲引賢者以爲之重耳若至
日功名之路半屬不通五斗食才又方且謂謂自矜矣連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處人也二字抵得多少辨難○傳家
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若人前首此足廉萬人來
歷下文多少事故盡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和淺看○
百里奚雖章上文已見然下文緊追便須迴避晉人假道
三句中獨把不得若說論廣言國事雖極有奇論縱橫三傳
只成閒話巧借的句息出來作百里奚頭敵對面遞進下邊
四書詔錄

卷之四十一 萬章

字

不諫不可諫相秦斯君之賢節節賤遠方有思致○要說
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若但做
難自全隱然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後助得
一重公案○知廣公之不可諫全節只智賈兩義耳智見其
知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苟忽勿作六段反覆重頭尾
孟子文字已極其爲情妙作者隨了敷衍亦覺可謂然止
水放船耳作家之訣又當如逆水行舟不離故處此亦無他
只在詳處畧處增句有句之間倒換得法無一率筆而已○
孟子文法已極其爲情妙作者隨了敷衍亦覺可謂然止矣

直提知賢兩字。破空立論。別出機杼。淋漓反覆。自成一則。議論於題中意思。無一不飛動。不放孟子文法在頭頂。方能出跳。然不是細心。看得孟子文法熟。真想胡亂做作。○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處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假反覆申明。此句耳文須只頓跌得此句透。○好事近。止為當時苟且干進之地耳。諱其言必曰。以名教節義為桎梏。以興亡去就為浮雲。故孟子。祖其入秦之故。辨之。今好事者。更無指摘處。○數章為聖賢辨。證皆歷叙其生平行事。以證其安大略相同。而此節夾叙事。夾議論。史無變化。跌宕。所為孟子文章本自佳。

四書書錄

卷之四十一

子

作者若不自出機杼。便不覺為其所壓。○百里相秦。事功無可考。于春秋見敘之。師而秦穆之。聖人取之。經此顧君仙後之實可知。○諸春秋大有。六經同歸。凡為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前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周子欲為君者。不論其誠僞。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其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為疑。割烹。離食。生教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天蓋樓四書書錄卷之四十一終

孟子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覩

清之上再舉頭有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聖人所爲使手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須道得一人分地明白不似低手寫入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士。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差。

子始是孟子實實自得也。是故足爲千古定論。讀者每以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于三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僅用而非尊信之。差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猶晉論三代曰。從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蓋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孟子頗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質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士。陳精未訓烹太甲二章。闢論最正。微旨可見。直提伊尹。儼子子方是尚論具眼。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陳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

之志分撥處皆光學伊尹而安漢士希學周公而慕漢。若伊
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與。聖之下加隨清任和
將纔見孟子辨析之語言語之外聖所同也清任和將所集
也若說孔子以時爲則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
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將字則出聖外故獨見其高若
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錄于智之義。時之義正在變
化不同處見有說者曰折百統者上古只如一時而無
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百者一將各有一天而所亂
終此夜呼吸無所不有○張謇公謂講時字不必括出聲字

此俗服誦究非學者工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
來有不流於猖狂褻妄矣○金聲玉振解集大成之所以爲
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于智之意○集大成謂兼統衆
成耳兩胡清越降大經微咸備是已却不論迭爲之本○
子自有條理之始始與始條理之始不同○清任和皆真
也孔子之知聖全且盡耳○此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爲
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覺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
包函聖人知聖之事明文止追得學八必以知始以聖終
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

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爲備。此耳。○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知之。事聖之事。方聯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其健也。忘却。字一什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降聖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智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上分別智聖。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突出箇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上節說智聖分說末節說聖由于智而巧力二句。尚平列。欲重不特。

周室班爵祿章

則書

天卷之四十二

三

自柳州書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誤之。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何以爲先王之經理。兩成不過處置分十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况天下乎。○五岳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疏未有之毒于無窮。則何益矣。嗟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諸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議死。哉。其亦未之思耳。○井田封建兩者俱是孟子意中欲行。

然井田一施於滕。猶或與其可行。至於封建。則當時七雄並據。干戈日尋。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耶。孟子此意。其好德存其略。以待後世之取法而已。所謂略者。非闕略也。乃約略之略。寥寥數言。極似粗率。然其間規制已備。由外次小之間。無不四平八穩。圖有法。擬但再加之節目。粉飾便可自成一部官禮。此乃所爲略也。蓋其詳可亡。其略不可亡。此是亘古及今所不可與民變易者。魯之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其間差幾欲抄。頗有古人所不到處。然虞書曰。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歷。推枝大葉而後世。

則書

天卷之四十二

四

曆之象有能出此範圍者乎。以是知魯略亦愈精耳。○蓋王制處。論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爲示。其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取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僥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甚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之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文子子曰。封公侯。卿大夫。原以四鄰之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

人之心今作考盡講入防後杜漸制敵於下事制而防上去
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部縣自私謀而情忌功臣之心
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讀書也按千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
尚不明此義况秀才之狼顧乎○重內重外此老生之常談
而後農經國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漫
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卿祿二大夫須切按
千男之圖發揮上有君下有大夫到盡處有庶人在官與評
節耕者在方講得本句所以二大夫之義明確○末節耕者
三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于君
因書諸錄 卷之四十二 章 五
直至天子亦不通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賦特
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士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
合二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秦重重耕
意此義更分明○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
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
起千農則爵位之原亦起于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盡
矣然此題外微意也○自封建起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實
吏坐長千孫仕宦素不練習下官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
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 君膏吏之天下耳然猶五

無用自朱廣作相盡以其帶人布列各衙門而衆家始
盡驅除固不可破矣○即如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
少外而候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
其上可得而安也則用制授田多千古亦或其一端○不是
先王於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
之始於九九七攻之始於日行聲律之始於管吹先王立法
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
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
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中士由此節節推上天家
因書諸錄 卷之四十二 章 六
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
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遠亦昭然可見矣○禹祿
後上看来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
庶人起直推到天子住耳夫千亦代耕之極地也○天下任
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
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意
由耒田封建廣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
是在事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
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

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大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此節又提出另議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章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章極難安頓後世天子不治兵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無不能出此輩固積刑名簿書出其手典獄令出其手甚至兵糧攻與遞運輸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積僥倖也而實其幸緣提攝者也使其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應胥總辦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周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却差役僱役藉無差役而

自書言多 卷之四十二

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稱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稼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農人在官者更難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輕重章不僥解在官一類也○此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則皆視爲樂是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此章但通制度不說義解惟代耕之說孟子獨詳言之如積術尺度民在下分寸處辨得分明展至鈞石等丈無所不合矣蓋亦所爲閭閻聚也○章辭自上而下制祿自下而上辭以聖貴今天祿以

取富本地也先王量入爲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三代以上府史胥徒不能爲害以卿大夫士皆世官久任故也必須稱用稅額且講後世之胥吏耳况末節本以定祿并無學策勸勉之意○差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然在末節耳不知末節固差之根也

政問友章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舉賢賓客酬謝成風詩又講學爲簞席之味噫布袍幅巾爲馬首之舞拜相講爲交友之人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

自書言多 卷之四十二

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已也○中庸言親親之親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難重差殺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屈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事我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幹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席前稍以爲尊豈勝歎耶○簡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大夫友天子天子友宰相諸侯友弟相友積未爲可惟下而友匹大遂成奇

件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蓋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然奉養而事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通章止論爲貧。然觀起說兩句。則爲貧之仕。本是什之變局。必須從行道而入。議論始覺名通。爲行道而仕。始終是爲行道爲貧而仕。本始終只是爲貧。若始是爲貧。因做得興頭。忽然改作行道。始是行道。因道不可行。忽然降作爲貧。則不可也。須知若果真在一爲字上。○通評。○孟子此章似專爲爲貧而仕者發。即事末一句。亦是從爲貧者意中。推恐有舉官獲俸之歎。故專舉

圖書語錄 卷之四十二 廣章

尊富而居卑貧耳。○爲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耳。所以爲貧富也。○美言不逾多得錢。此朱太祖惡美武夫。妄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本此爲安身立本之術。讀此而發。不覺心者。即由他美富之徒也。○學者求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及富貴處。而富貴如是。虛職耳。纔說有聲。便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問曰。非百里才。又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即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即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見當年牛革壯長。即是地子。

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條干豈爲仕者開方便法門乎。○仕原下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局。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末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却是無意。惜于會計當于羊茁壯長中看出。絕人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不是。平皮手段。而卒克辟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道不行。何應仕。非爲貧

圖書語錄 卷之四十二 廣章

也。位卑言高。句應有賄乎爲貧。何結所以然之故也。太極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被串發不妨。但嫌太花。扯耳。○近人每將本節分作兩段。似位卑句結上爲貧而仕。一案立朝句。又似筆刺當局在位之人。直是不曾讀註耳。士之不托諸侯章

只是鼎肉兩字上。邊讀得略重。下邊讀得略輕。上邊讀得略重。下邊讀得略輕。中間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撥金詩之妙也。○子思下段之下。孟子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間。

敢問不見諸侯章

本爲不見諸侯上文說到君欲見義路禮門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領義失主而又脫離不得○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能由出入都在千索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義路禮門四句緊承欲入閨門生出不是辨讀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微若但作辨讀君子寫貌面于里矣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一鄉之善士章

此不是推廣交友正極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按上三句見論語論世節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未游博辨古今徒成前段頭學問也上蔡熟學史論程子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上節數語只要襯出爲未足三字來以見其高節○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

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事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真不

會誦讀詩書者也○須知論世朋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闢佛儒祖之訣此又朋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意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即明善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論交只是訓整氣讀書只是求詞章固是一箇根源只緣中無所得遂終日論文讀書究與朋友古人道不相涉○石能引鐵而不能引銅無以取之也○天下善士是也○聖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二

十一

此學者仲繼厥宗使史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猶是八寸○分○也○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孟子曰或曰古之無道也或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聖人也○孟子曰古之無道也任是接應上句語虛託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解起方法頌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是虛誦語○句都實誦不得○頌讀論却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上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謂其特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頌讀

知爲友善之極則○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爲好護
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
耳卽如楊子云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夫不
更賢乎好護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
法此公也言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春秋之書亂
而折衷于孔子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得聖人
之是非衡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
之乎

天豈樓四書語錄卷四十三

孟子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告子天資剛傲者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批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于太厚之意也然理路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辭快處要在刺骨向少作五離鶴突幾何不爲此老所逼論耶○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便前○順字對爲字故者以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利爲本惟其順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修義告子岐而一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挑出戕賊二字便將歸屬自出不改而自潰○性義杞柳桮棬之說在何處曰在爲字爲字在下當從何處尋取曰只在一性一義一杞柳一桮棬兩端兩也平分連及之間○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戕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視能乎一跌轉出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誇突凡作此題者要駁得下句分明又先要做得本句迂誕○順字與爲字合然不合而合之則迂誕生

矣迂誕生則能乎語氣自出矣今人低聲微氣極力尋窮能乎之神而終不得之者不曉此訣也○持人爲何定要出原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定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總是孟子一統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形政諸道總見性善一箇字所○人添人言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向爲正法眼藏曰莊列告子五宗儒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性猶湍水章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告子屋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因樂支離不語事物其意皆道詞○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通處孟子知言本領有此程朱闕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矢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卻知无其於知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矢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爲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在未必不可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即以無善爲宗維合二氏之言應改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陽明

云不忍飢寒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說康已極常也此等說教浸溺於學士大夫胸中老人不然孔孟何程朱之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皆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水水人有多少人性我有定體故告子不領在性之謂性一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聰明可變視聽言動的是箇便是性即是此意不如能視聽言動是箇正是無分于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動行之直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性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經五子如此辭間後人藉祖其說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鳴也食無孟子義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孟子是性善止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止爲生中有不同耳性善是言本同本同者言人理也告子只指其同者爲性故到人與犬牛道理上說不去耳近人有以孟子告子非道過之其辨勝然孟子能細辨之同性之說終不能細生之謂性之說也

而窮之是佐之使粹也其狂悖如此艾千子取之今錄其於後艾千子曰告子言性之差在語氣實性此入身之所同具也孟子言性足從維天之命降衷秉彝處言此性之所獨靈於萬物者非孟子能辨足以取勝也何緣知告子曰不能辨乎流傳後世罪過不小後生咸之無爲此輕薄淺陋相也艾千子評章大力文云今有局章大力曰華太力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也大力必發矣若大力曰我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犬牛等也則犬牛父子無異兄弟無序夫婦無別大力果自認與犬牛等乎書生氣經

不孝之百十三告子上

傷聖賢不自知其身之等於犬牛然則傷聖賢謀先傷聖賢不待知佛氏之說報應陷落畜生道而後爲報應也朱程諸儒言性處大力既不看五經語孟言性處大力亦不看按艾先生此言非獨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秀才不明聖賢之理誤或於佛老陽明之說身人禽獸而不自知同爲人類者不呼號激直以救之不忍也艾先生之論仁矣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今人却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是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康道箇便是性時人所

云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之而告子然之矣。痛惡告子辨才。定勝今人十倍。今人尚不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點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卜小非過也。嗚呼。此非明之害歟。

孟子子章

異端之學至後世而益精。且如告子子子焉。必以義爲外。若莊後人自有神遊作用。卽以爲義內。有何不可。但推究到極處。則仍外耳。公都子行吾敬。并飲湯飲水之喻。固已得之。然使孟子于史下一轉語。恐其說又不能不爲之難。然則公都子孟子于於兩家之理。各未見得透徹。只好依樣葫蘆。互相酬答。一言駁難。便覺隔閡。所謂較其理只一幾耳。

公都子曰章
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而上放極明。顯其言所謂求故以利者也。乃若其情之

節。虛處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流情之善。弗思求舍半以方是疏非才之罪。性爲中涵。則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須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粹乍感觸。不如不覺發露。毫雜內人。於客無不然者。此爲實。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率牛之不忍。且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吾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說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惻隱之心。是我固有之矣。是乃若節註脚。故是假不得。另生枝節。不得只用上三說批駁着。應正原

乃若則可爲乃所謂諸虛字。象與三箇或曰及今日。嘆嘆應而下意已隱然。包舉可知。極空題。必有本身定相人計。不會體認耳。從來小人之排君子。異端之誣正學。每至萬不可假借。萬無可贊議處。必以一僞字了之。此緣叔孔文仲之於伊川。余嘉沈繼祖之於孝子。而佛老於道德仁義之說。亦是也。非由外鑠我也。一句逆便。孟子道破。遂令告子踉蹌三尺。這箇鍊字。但取自外。內之意。言本無而強入。爲有其猶。如蝦蟆意。又指一皮。惻隱羞惡情也。其藏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至仁義。不勝用才。

國書彙纂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六

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詩曰天生節是。○以孔子伏誦
子不是引詩故前復背重孔子。○諸說之非。○只在物上求
見謂物即是則即後世全受此。○此說孔孟却以則爲
主有物有則分明兩件有物必有則端併一作端於則不
于物也則在物之上但難物則則不見于孟子引
此以証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合必有故好四字。○性情才已
道盡此只証得是也故二字謂即好是德正以証即情見
性之說。○理在氣先。○中世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
一處依然無間後來欲說卻不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
明言語錄

孟子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合一也孔孟之合。○而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
物謂物便是則此止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做末于此
處須見得分明。○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人秉夷二句是証
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孟子立說至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
意重好德句不宜下舉。○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若其
此復起辨論即爲支復要解詩與孔子之言與性善之說如
何相同又增添証解不得字一句以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
撥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外又如賈文衍引証一溪空涵空
更無意味要看透此和緊對今日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

止是泛泛引証。○文千子曰句句代孔子說詩只二數字之
神處處俱見按文說非也。○句句是孟子自証性善耳二數字
正指點所以善之說定要代孔子說詩則甚或又云孔子贊
詩只說說知道中央人性二字是先拈泥拙處余却謂此
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是
助者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時不必加人性字
孟子引証却不妨坐忘人性况天生物則秉稟懿德詩人以
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
性哉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被除之。○若但作孔子說詩一

明言語錄

孟子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則則懿德下又須補繳辨性善關三說論頭矣。○惟其引來只
當得自己說話故白文竟佳耳須是孟子總結上文文法
得。○物則則石乃得必字。○秉好合看乃得放字。○曰則曰秉
夷曰懿德猶程子言天之形體主宰功用性情。○明道先生
善言詩不曾添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
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但將必字放字托出
分明通章筋脉洞然

孟子曰富歲子弟章

此章借口耳目之有同者同聽同美以明心之亦有同然猶

是性善之論耳。尚未及存理遏欲之意。讀者吾會之。○心正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別。○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所同。然何也。謂心也矣。其注未改。注云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為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三片。此未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粘着理字。後來偏要粘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鬧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前學教成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換引人去之術也。就正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九

反以程朱之說為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以理義印證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證理義。故只在悅理義處着解。使得註中程子之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為兩箇字破疑耳。其定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機用之謂也。若果幾分着。便是吉上義外。○禮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聖人先覺。若故放低聖人引入。抑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滿城中原是聖人。眾人笑受。則是無足稱。滿街滿路。方見孟子契緊為人處。○是徹透聖人

與我同類。句要將聖人引得低。先將聖人擡得起耳。字。一跌便重。

牛山之木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榮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是不得。○首兩節言人心喪失之易。却正言人心喪失之難。處處發生。旋復漸滅。所以甚大。若公反復之禍。而為下文養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十

張本也。○雖存乎人節。與上文枝葉對。山木所重在幹。之牧萌。藥人心所重在體。亡之失幾希。○雖字緊接上文。不是頭上安頭。○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于息。見乎平旦。于此章尤精。氣根乎理。理根于心。性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則子之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字也。○平旦之氣。兩句非字之危之也。前既足喪失之餘。旋即是旦。且枯亡。隨其後。然則所為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日夜乎。且無刻不生。只平旦易見耳。○好惡相近之幾希。與禽獸希止復不同。○氣日神也。生只是夜裏稍靜不耗耳。○平旦

之際正良心之萌芽但在氣上見耳格亡時未嘗無好惡
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且盡猶公尚有
一線滋生至於反覆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足以供所消
一線漸滅見心乃盡盡矣重發反覆二字方得肯綮○夜
之不足以存為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故違食
不違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不存是不存良心
不存夜氣也○此章緊要在存字夜氣不足以存非謂夜中
亦格亡也○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格亡之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
精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上所
格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滅猶公只指良
所為不是夜中亦復格亡○所云違食獸不違亦只于好惡
見之好惡相近之幾希與禽獸幾希正復不同○夜氣之
此不是言人為禽獸之易正言為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為夜
焉而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覆而後始不違也方知為禽
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為禽獸之易耳可畏哉可畏
哉○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
處曰仁義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前心便指着仁義本
有離仁義而單言心者也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處

仁義○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者
者乃適乎形質而藏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
存亡出入即生于操舍其為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
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僅
以証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
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孔子所
言與孟子不同處一屬氣上事一屬理上事○孟子養之得
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孟子引孔子之言
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
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也
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為物最活變不測惟其
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
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通○孟子所言心字與孔
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
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
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不測不操此節引來只重
操字耳○聖人盡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程子
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

捉以假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粘着令其與真莫知其鄉乎看。

孟子王之不知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真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澤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事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悲歎蓋欲道也非欲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已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窮理爲學之古看前後章自明若徒已之用不爲說王之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一日暴之曾俱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來之者然所以引來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章句云孟子不專心致志正足彰若緣故有箇章末二句語氣謂講義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真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孟子已提清在上放章末只用反辭夾之意已足耳今人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一魚所欲章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受過所遷移萬鍾非人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含箇萬鍾不得彼赫赫者無

已一輩稅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于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于佛老求萬鍾退入埋學即于埋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于方技求萬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一輩貪兩節當依兩案並列甚見其不可解末節方指出失其本心一句來。

輕重二字從一我字生出聖賢有今我在故物不能爲之輕重庸人無所謂我故物能爲之輕能爲之重且即以其所輕所重之物爲我也。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三件猶是孟子所語若今日則只有兩句矣或云本句當改作所讓富貴者豈我亦通達評。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鍾與我分而爲二即此一分之中多少快論出矣亦便近刀頭砍人喚回殘夢。譏詞矣焉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

仁人心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面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定則宜孝孝君則宜忠忠小在外乎如此則路亦不爲外物異端自打成兩偏自。上兼說仁義學問節專說求其心。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以氣之安也而所統之妙莫之

俱爲存心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
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
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
求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
理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
緊根學問之道講者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陸
濟曹洞金溪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近人所
說有合有離其合處能根抵仁義二字見聖賢不廢學問其
離處在簡要直捷有學問是假借差路緣他所指學問便
淺止將義緒誦讀當之此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
齊治平其說立止如此○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
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
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
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
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因此却犯朱子所謂
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

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曰云仁人心也哉此正緊
學與異學分界處總釋於學問外乃有求字工夫即納
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更無
枯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枯有仁亦得無仁亦
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如是踐了路頭過蓋人但知心與仁
離不得不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放得心
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
不消學問得祭師坐功皆可悟本體一着學問反生障礙矣
然其所失之糊塗便字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爲
一錢而亂及金雞蘇江之徒一悟之後內德敗行靡所不
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
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
矣歸本之辭非條頓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
休○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
邊說來方得○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
上兼仁義下專求放心則不違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云
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文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

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能兼統仁義
立說方透本原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
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便指
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
鹿爲馬也○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輩
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爲得而也
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處諸書皆理學說去也○通章三
箇心字皆指仁而言自勉齊始開斯義○心若專指虛靈不
昧者而言則是參禪打坐誦經念佛皆是把此心皆可曰

則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求放心矣只緣他不知有仁與義便是愈求愈放也但求放
心不須更事學問此說人都知其謬特因誤會註意謂學問
者必先求放心而後可如此則所謂心者亦專指虛靈不昧
者而言矣況學問之道不專指讀書凡洒養持守踐行便五
克治等皆是則方其學問時即是求放心矣註中所云能知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後可以上達者蓋言學問求放
心之效耳志氣清明便是前養之工夫昭著便是致知之
效非曰如是而後可以上達也○心與仁作兩件便不
得不認求放心與學問作兩件耳○心即是仁而義在

其中求放心只是求所放一義之心方與得之閉目却空把
捉此心者毫無交關自勉齊發明此義其有功後學不小
○只人心與仁義離便是放求放心只是將人心引合到仁
義上去

人之于身也章

養小定失大養大却舉小此義要發明得顯足○孟子爲
時指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
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微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
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箇方法在惜時無人焉足以發之也
則書語錄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索去
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濶不說然可以收頭換面飾借空友
之言以行其私且六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其輪流至不
可窮詰不知孟子所言實不如此如降子靜講義利內外處
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難
難得也

均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且
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將下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

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由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落看得之意。致生誤解也。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選擇。首句開示得分明。則下句養理自繁而不盡。語氣亦自輕放安貼矣。○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下體小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章之存字。存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二字中。無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

四書章句

孟子之四十三

孟子

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羣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象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先立乎大者。不於能思。○至敬存誠是先立大者。鐵板住。○上句總大小體。言次句乃直重大體。若將次句格連上句。謂大體天意所與。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官。非無其成也。但重在大耳。○孟子靜將儒家常言。語改重。雖面先立乎其大者。是從來一大公案。作者拈此。先須將此案

打破。然往往盤旋曲折。反入其圈。圖而不知者。無他以其只扼一心字也。夫金溪之學。只是箇弄精魂。其所爲弄精魂者。乃是人心虛靈偶現之象。將來作箇話頭。所云鏡光黑墨。皆卽此物也。今人只扼心字。最易說到靈體妙用。所以浸淫然人於被說而不自知。惟講到心字。便緊貼着思字。主敬存誠之學。只是能思。先立乎其大者。收着實此金溪之所長。惡而不能渾托者也。時之徒。謂彼都杜撰。與不待我之改之。而彼自無。身影影處矣。○其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耶。立這箇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

四書章句

孟子之四十三

孟子

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是壞了這大者。非立也。○孟子當言滑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寔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拈此句爲註腳。却是咬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事。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都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旨。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足不可補。須稱得真是

于意中工夫爲難耳。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見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引而不發而我仍以不發還之。則是討小便宜法矣。

有天爵者章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寔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下明異端橫起。其較下者主衰黃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各年爲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子

順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求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業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通儒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學者不識得天字。惡能英雄才智。壓倒衆人。而卜天報教之命。謂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在此是氣數。在此是命。何能聖賢乎。應此子耳。孟子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三 告子上

子

提撕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毫理非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命。修其天爵對定要業二字說。極精切。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子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駁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登萬以前先做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章非要業是証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覺時文。修者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亂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今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下節說之甚甚。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惑已。最宜熟味。古人始只是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孟子有以人爵欲動人。意則下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古人又何別耶。故重看人爵是窮秀才眼熱科甲俗屬非

音也○見處機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下文曰要
日棄前乎截如此後半截如破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
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
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
都靠文字不若便是要棄必下榜樣○惟其共樂所以貴也
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樂善不倦似是修
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彜故好是懿德是天理
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變也只這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
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秉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令人讀書

則書諸錄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緣此不得不然耳
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
莫讀書而何名在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
士人目明文爲敲門磚言得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
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既將已習成
盜賊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墨戲之人不
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欲貴者人之章

民貴即一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

取絕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附中爲德其彰著于外爲
聞譽俗眼側重德字以仁義註德時則今同一段苦無根
株須增無數分解開文終不穩稱宜直是仁義二字作主自
然安頓平穩○三代以上皆惡下好善此言大誤後生疾沒
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
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
名止就當時權貴與一時市乞噴噴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
人之所鄙而痛惡者一好此者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
只如無有矣

則書諸錄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三

五穀者章

熟字貼定爲仁說須知應五穀之熟又要註中不特不爲他
道意暗應補美美即亦字不必外邊別求着色自然親切
通矣○熟之非已熟也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大候境具
盡處又須見付之字氣有看落○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
註中特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矣搜出熟之只在這條
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假期故曰熟之而
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須體會註意

○「下」着簡之字則幾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
幾度之深，即是幾之中事，亦不離末後一着也。只此二字中，
他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高飛躍活潑潑地，這
渾具在，發眼只見得一節皮毛耳。

龍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三終

天蓋樓四書語錄卷之四十四

孟子 告子下

孟子

孟子曰：「天下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惟衡範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之。此六何故輕口誣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之精義。思以禮誠為。總為庸庸非為禮屈尊太上。尚玄同不知諸人身在學宮。借因書五經。一杜名。何苦致孟子要作老莊門下人也。按禮本天來。精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五也。因人情而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見。此學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足處。自下知之。說嫌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為宗旨。而以下天之本。皆屬外假。或謂陸沉為萬世大患。章大力講。皆為說亂。當時有「一」乎。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紙定之。當時。等則足設口一鈞之懸。正是反跌全之本。重水可以為為論耳。

孟子可以為克己章

我對之道與孝弟甲乙。兩任不論如何。在吾操提出一怪。

字則克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渾渾。與孝弟關合處。尚費一解。于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克舜之道。關合皆切實無疑矣。○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皆皆有孝弟來。○克舜事來。俱從孝弟中出。○非謂人為孝弟。便是克舜。乃言克舜之道。亦不過孝弟也。須先將克舜之道。講得極大。極精。微然後收攝到孝弟中來。以見庸行為入聖之要耳。近人語意偏滯。不是易言孝弟。輕以克舜許人。便如云：克舜者孝弟而已矣。克忠却之道兩字。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孟子曰章

怨不得行吟。生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威權。清彌挽回功用。都有怨字中出。莫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出之。有結並不。然即使小弁。定是不王自作。亦只算不怨。此怨與與怨。所由分也。○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王之孝。與庶人具。重在利。是以功州。舟人論也。論謂為倚君章。孟子猶負而迷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有字者胸中。後來生心害政。不。

見小事不可不辨也。○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之怨字內卽帶不可饒意。孟子之怨字內卽帶尊字意。○只論詩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便是非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曰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專以處怨爲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小弁篇平王之詩。又云宜曰之傳所作其說皆本之小弁而經無闕。故朱子亦謂大約放子之詩後來只因認無平王放將怨字輕易抹殺。竊恐未

讀書書錄 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三

必然但其中如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等語較之于而蒙泣之意不能無可議耳。○親之遇大選小特因其此天性之愛。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此而分耳。俗說乃以爲一爾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處身不當怨慕矣。○只論道理常如此小足于平王以孝亦併不足贊其傳之能致平于孝也。然必提出傳意方好講道理不講事實耳。○平王之孝可議而小弁之怨不可議。

宋哲將之楚章

說楚楚罷兵之說孟子與時水當不同只所爭者說耳所

數者只在針鋒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懷仁義以事卽以仁義事之也以字着力畜玩。○三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下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字人臣人子弟仍粘三軍不得。○于利邊有去去不盡卽于仁義懷之不眞猶之于仁義有絲毫去不盡卽于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義人所謂有卽懷卽懷。○懷仁義乃能去利必去利方得真兩利義在六句下插入去利二字正不得多略。○只言臣父子兄弟相懷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

讀書書錄 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四

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箇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讀者今人未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惡以至獄爭者不少然歲時團聚究有不得不相投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人之相接如手足故懷利相接是懷仁義相接。○接兩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上說三軍天說臣子弟總足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臣子弟從三軍廣言之君臣父子兄弟相接又從臣子弟廣言之以追出下王字自是字至相接也十六字作一氣讀斷不碍。○朱程皇謂去懷相接字上文已有只須將門仁義兩字反照便

自丁然不須更贅諸字不知諸字雖同上文景象一變意亦換此中有定際在諸字境界皆一樣乎此種俗論問后人亦通還派不小

孟子居鄒章

諸意孟子居鄒子交應酬之道親其誠意以爲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與林也不重在用人好客亦無孟子思用世求知已之志

九名定章章

章胡氏云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按亦非爲第三因書第錄

卷之四十四 孟子下

子故仁字不必深講也淳于髡爲去就名實故孟子起子亦只叙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下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若此又不可不知

九名定章章

一動便是無子知文之臣定拜尊本實不陽尊天子其定目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應此機伐之罪也若戰國前後不用陽尊以爲徒民受其害而諸侯之無王不請諸侯之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若止存機

勢統制直論縱橫恢張止道得漢唐御藩鎮利害耳○新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爲正三王之所必議豈有慶乎○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亦總定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民共之○取節衛正相反此是上斷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漢唐也○孟子取英丘之會亦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尊賢兩句蓋言之大旨之○雖王者之命何不可然須知是桓公教條孟子引來陽中有即止須帶點高可○取士必得若泥作得人說

九名定章章

卷之四十四 孟子下

便與本意沒交涉俱在霸者口中說王道下筆須有分○葵丘之會叛者九國以桓公之孫也能寫出振振然矜氣而據諸侯之罪與今諸侯不守五禁之罪兩重公案同時並發

魯欲使季桓子章

只說周初深討便止焉得漢唐以來權者私心貫長沙朱達少力引王道也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足信看見本之言纔服得桓子倒○在所撰手二句言必當損義無益理也語勢封舉意在言外○俗言非俗尚儉也○註云止而不適之意最善不爲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驕奢虐虐

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是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道仁不可分總是誘引其若四字一筆直說下君必須志仁三亦須當道非志仁屬君子而當道為君也○有功而無志力自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聖本領舍此而求必為私是則胡不為先自處下掩目重江都之得為儒臣亦只將此道下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取利鈍非能過視今但給細上習聞陽明後人頭茂獻李貴之計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下極惡而不加者蓋不少也嗚呼為孔聖為王霸為圖書諸錄 不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下
儒釋為朱陸為人歌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慎哉○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于正耳豈不能禁之使不為而姑曲為之說耶○君心者王攻之根未可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好利實父實與好貨色者耶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為資則是杜預食飯也是謂告君不能也後朱荀且功利之見引是杜已達長反借孟子之言為牌面而進程朱為不得事君之道病害此不可不正之○道簡道便相上王制之不當修道簡仁便相教人以求之不吝做而已矣三字便見慎子所

為都是道仁外事

白圭曰吾欲章

聖賢論事只有簡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希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不足不必轉彎到多取也

君子不完章

今之竹家無他技也只以字眼配貼一法而已如此題單道不亮兩字此可以字眼配貼者也單道不執兩字此亦可以字眼配貼者也今日君子不亮惡乎執是要從不亮中說出圖書諸錄 不卷之四十四 告子下 下
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此不可以字眼配貼了事者也。要知此節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

猶欲使樂正子章

樂正子好勇好利也好事則正與縱橫捭闔一筆相反

樂正子賦賦章

此節言不可看做富貴人說解符亦不可看做窮愁人手段氣但平實實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自是賢之益勝本當此亦有庸才之役方有本領有見地使庸才庸才假象假平虛氣說大話旁切一節直是沒交涉○此言當作兩截看

兩節專爲降大任而言。自古及今窮餓困苦之中。到底得番得說。以下幾箇人。或好憂患之來。有益於聖賢。而本始無遺於諸家。故下三節復發生於憂患之意。以見自聖及愚自貴。各無不如此。○全言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憂患須從這裏過也。時文職作感士不遇賦。即有詩。○言是窮冷才學古人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竟要講。○言其心志五句。大耳不免塵埃中。安有如許天下宰相。○此今人浮氣都盡。○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言。只道進尺義。美言多錢。雖得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

兩書善象

不卷之四十四

孟子下

九

以爲伏機壯心。吾以爲反駒逐耳。五品因難從頑。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跎走人差路。此二氏之所以日戚而人道之憂也。他道是大事因緣。與仙法無礙。亦以爲人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古句舉例。而日人于食飯非類之道中。庸所謂煩者。費之耳。發極是聖令。皆以後陽儒而論人。二氏之說者。如發中開。而自爲佛說。都只在倫理言。有上說方與。一動心忍性。有會。就天下要求各利之人。而斷亂之。不過走人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增說不能。○動忍得力處。明微有大事。然

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創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所以二字。是家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條。困拂人到底。皆頂不起。原非家傑也。責重是人。仍從天意。爲出乃往。○動心忍性。則益不能是聖賢之自動。自忍。自增。益。是天之所以動之。忍之。增益之。○不日有所能。而自增。益。是聖賢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猶自以欠。走到險境。落難。○言苦條。惡拂亂。所爲若不得動心忍性。則今日由斯。下即多少。君相矣。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動心。如何忍性。一字含個影。對不得。

兩書善象

不卷之四十四

孟子下

九

大蓋接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五

孟子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格事。畢
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知性只作窮理兩
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實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
層。便與知字膠結不下一。不知零星精細切實處。莫非性也。正
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
低也。○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孟子云。知天只在知性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盡心

裏說。○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入知字。零是若
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
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以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
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所知性則非。近
日講師有闕末儒之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于良知之說。
係邪正不小。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
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
物。惟其虛靈。故能具其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
省天體。釋以上截入理口。理障下截入事。曰事障。因路犯盡

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入
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于性。其實
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他與天體不相
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
楊簡之言。下忽首此心。磨草民之下。應忽覺盡。王守仁之
龍惕。恍若有悟。特止見得釋氏之外。固空寂而非聖賢之所
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
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
其所謂心矣。○首節只合向盡字知字着力。盡亦是知裏事。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盡心

二

若多向心性天三字着力。不覺便侵入下節去矣。○今日
說亦無不說天說心。覺不悟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
此。○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語意遂多難和。下節不道
性字。只作理字講。知性只有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裏。
盡心却在知天後。與下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序。不找出
盡心來。則見地不遠。○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
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與
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
他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合。只是性字看得虛空。則知

字亦無異。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于我一句。是理說性字。則不但知字有著落。非心天亦分明矣。○觀斗室曰。知字太早。書即是知之。則滿處著字也。字緊緊呼應。神南句理只一句。少露燈火。便將盡字。義侵人下。節界限矣。知天知字現成。知性知字。却有多少工夫。時下都認作悟字。看象山流毒近在吾儒。何嚴道及得。氏也。○首節人多說在知字。不知正誠在性。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懸然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於內外為二。看得外而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

則性非

卷之四十五

三

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造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覺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通。應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是說得中間闊處。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性。止於至善。詞章訓詁。為異端所指。為支離者。此則原與天膠漆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伏于和也。故只要通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著落。自能契合外內處。點滴不漏。觀于嚴之說。知其辨析于邪正者。精

○集計于此節及言游過安節。若從極難體會處。曲直其意。數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如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張子心統性情四字。與千古獨發。不盡。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說斷事理。而後能直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嚴整庵謂其有見于心。無見于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于心哉。聖學足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性。天正為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好有養不然而又存養簡甚。故此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四

節工夫。重知性。所以欲知性者。只為心下節心性虛意。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本不曾存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都重分明。○或問禪學所謂見性。不只講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建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吾而意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知主靜良知。知本真獨等。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謂禪儒差處。正是義利之關。朱子曰。此猶是第。首言禪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

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誠心見性。不知是誠。何心是見。何性接此。知者。性惟知其善。理皆實。故能誠。誠以存養之。神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取說諸天供事。以喻天小。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中庸首章曰。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未發曰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方見事。天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雖安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須一貫說方有理會。○王伯安謂知人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人為一。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與天為一。聖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為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于心性便是事天。此分天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必如知州知縣管轄得大。方是與天為一。若事父事君。敬是若大。便是與天為一。却將天看做外邊事物。要與天

此並箇高下。以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州縣而知。即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又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放。害尚陽賢人之事。夫非也在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星辰皆存養也。即庸人一念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轉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大無分也。勸透心性。天合一處。直是精細融治。○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

卷之四十五

替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及事天。所以二字是直指合一。語不是進一步。是原語。○人只見得一箇心字。于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來。本心而不本天。故其有天主字。便作諸天帝釋觀。于聖賢所說性天無與具有存養。則在名利之關。格則如如不動而已。具有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養。則是則名為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立命不是化吉為凶。轉禍為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妄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立命則

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為自來作主。不自造物。孔子曰。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鬼。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為。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為事。故曰。致壽不取也。釋氏但以生死為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情神。力無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掃走却。直向精魂邊。滅他。是性不毀。以聖賢之方。其所謂弄精魂也。弄才見。說低污。看得生死。大忌。落在他脚底。業已為毒。其所感。何處得有立命來。

莫非命也章

是從上章末句申明未盡

求則得之章

聖人不立命。蓋于此章。以論命。而可求者。俱是落於下。等人在下。此節有語。雖是白話。只論有命無命。語也。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在我者。雖無命。亦求在外者。雖有命。亦不求。求備出此章。水方是聖賢正養之學。非是求必不得。但得亦不因求。方是無欲。無欲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人日以履歷求遇。其下。多。得得一。履耳。然則即有。

者亦豈履之力乎。今欲從求得。而不相求。處立論。又要從得。似乎相求。處指點。方是。下。人語。

萬物皆備章

物字包羅。皆。道。理。無所不在。若止將做人。物。物。字。看。自。祖。父。祖。母。小。孫。子。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亦。祖。父。祖。母。小。孫。子。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和。尚。慈。悲。普。救。諸。佛。不。同。眼。前。之。月。根。基。盡。在。自。前。首。節。不。的。確。或。謂。萬。物。我。或。空。翻。轉。品。則。下。一。節。離。根。脫。節。矣。此。物。字。指。事。物。之。理。非。人。獸。昆。蟲。草。木。之。謂。也。看。物。字。始。便。生。出。用。我。

萬物皆備章

萬物皆備章

萬物皆備章

尊我二氏之言矣。備指事理而言。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已。罷。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是。一。箇。理。字。恐。他。說。與。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子。題。差。毫。無。當。事。也。物。字。調。小。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亦。一。物。諸。語。俱。帶。我。且。即。之。還。萬。物。不。熔。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體。預。在。物。類。事。也。古。人。謂。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靜。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

具耳若專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下全亦說不去。聖之直顯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無勿施便是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人皆說得似強恕則近仁耳。故不能清切。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想在。義力全在強字。作恕以求仁。龍院不切此章矣。

行之而不著章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

西書錄

本卷之四十五

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障。可知其多病痛在。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止見得一種痛耳。

人不可以無恥

由有可恥而至下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識羞者也。與痛木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而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人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真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料何事耶。于是

不以無恥爲恥。而恥根始絕。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上之心。即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借人一滴世界。無人能以士不亡也。心之不立。由于不知恥人。以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人大以恥爲恥。爲傳。爲傳。爲傳。以微而欺詐。爲術。下士。才。布衣。無不甘卑。汗之行。爲。感之文。但求。恥。得功。名。貨。財。人。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樂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焉。之。惟。恐。其。不。及。說。知。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今世非無才。奇才滿。只是無志。

西書錄

本卷之四十五

所以無志。總緣無恥。爲貪。賤。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中。則又欣然受之。奉之爲聖。賢。莫不巴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不立。何以成人。

古之賢王章

何獨不然。正對賢王說。然後賢王轉下。賓主略倒。即失其旨矣。故此句語勢。最難體帖。句是賢士爲主。却句句在賢王轉出相反相成。意乃了然。心口之間。

于好遊子弟

建不難道本領正存虧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義
學義處作一非此不分窮達兩境見地方高。得志澤民不
是誇張語句句鞭辟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責上二句須
扼修身下二句須提善字。○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
臨厚似乎端元其實自待極卑。孟子以尊義語句端。正是
義利王伯之辨。

待文王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文王爲
冠。緹馬湯亦無不可。人意只貴重人當自奮躍耳。待而後與
則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五

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何涉哉。○
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
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
漢唐繼三代。宋了齋之收情卽是此義。○此章要得孟子
屬學者之意。凡民兩字極是難堪。人若不肯受此兩字。必須
壁立萬仞始得略有一毫粘貼。尚時凡民塵霧中。如此言
真是善。善教鍊人處。方寸諸察絕曰吾獲不可變得也。
凡民正在無文王時。有出有文王亦興。衆傑止。正有文王
看出無文王亦興。此章文王只借來爲。子言

附之以韓章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五

入之意。重在辨別豪傑。凡民不重在文王也。或謂此
從文王領起。此皆泥於先輩接講之法而失之者。且如
亦當先領待子矣。此俗論俗法。所以厚部本義也。○孟子
豪傑之士。無文猶與。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
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蕩理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
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三字。後世
小才欣然自以爲此矣。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
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附之以韓章

王者之民章

雖韓句實難揣畫。付低手。不得不以形容擬議想像思惟
局矣。○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極爲天世界。
對伯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進伯者。復有雖卑象子
黃老申韓曰是一氣。○昔人有游海上。乘風至一所有巨山
當前。林木滿壑。以紫丹其下。將登覽。忽見巨龍。其
解纜山旋淪沒。刻史杜巖大作。遙見此山出沒風波中。

之乃大魚也。背積沙土久之生要竇耳。蓋此魚已得息千年矣。鯢之得意當以此會之。○鯢鯢句已如太甚。玄淵淡泊之至。并所爲淡泊之義。又在下文。直是看一它。說不得於無議論處。有議論又復不侵。方見老手。是許。蓋亦有實際便是王者爲之有實際在。鯢鯢只於不知一字。形容氣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爲。凡世界萬物。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極意刻畫不知。方得鯢鯢氣象。若一筆括將遷善便不起卓矣。○非謂遷善不須做也。但與前者之民比較優劣處。在不知不在遷善耳。○須於請遷善處。先將爲之

四書語錄

不卷之四十五

者說得分明的。唯不知兩字一跌便解。○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言聖人之道。即不待信之聖人。如孔子亦在內。見王者之過人如此。與王者一字自有微分。○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此本節即孔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也。總說來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近文多謬。分彼此。○前兩上者。本經中君子了了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斯來云云是也。應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本

以上文分民風。本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前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來字。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山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而具乾坤運旋不是兩岸。解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來了。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子曰。總說業便脫不得。德需用一原。夫子之言所以至此。意如此。說功用與

四書語錄

不卷之四十五

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諫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入之神也。

仁言不如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稱術名法不同。○首二句人多平舉。例後來仁言句無照應者。落不得不議分疏。禮貌紛紛到肉。微若其蛇添足之弊。出矣。首二句不對。微若其蛇添足之弊。同納入仁聲中。以後便不費辭。旋乃爲得法。○畏愛財心。總是一面。然醒世上說。若人君着意在此。便入驕虛假仁一路。此正誦明道不謀利計。

功江都之所以爲惜也○善政得財與伯者任地聚貨法雖
富強之術不同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魯註財
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述原
在仁聲中蓋事變而孔新法之端也以善政取民財民但
苦之耳何畏○有迫亂叛亂終身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并不能得民財得謂之孟子○善政不是刑名新法
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政只在惇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
民若作感動悅慕矣語便便侵上民愛矣

人之所不學章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盡心 下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上
下一片○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錄匪復于老
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
本然其重在熟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壞之害良而欲廢
之也能補出學處方有功善道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學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偶故孟子將此等言語熟醒其自
有之良心非謂如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
固有之耳然愛擴充此仁義如能非學處也○若此理不明
則發身處事一說自爲一始矣後來前輩輩 非宗旨不特誤

亂後人且在極孟子孟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窮之使果可窮
也者其仁義哉

窮之居深山之中章

此是說聖人德量渾然無非至善其體用之大應感之神如
足非推顯其得天下之微與治天下之法也○通前關鍵在
及其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
不得將下誤解只緣有得本石然處家處時處處窮到
問善言見善行則又攪入運水搬柴喚明是道耳○聖賢學
也者聖賢云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盡心 下

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云便是感便是致亦不是云云
時辭一面曰感時辭又一面曰也讀者集之○不是聖人之
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深山
不異野人時時此二界不入永嘉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
用在深山中不見聞時無從窺探就其見聞處可見聖人
渾然一善深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
也故及其是則合語不是分界也○天下有是體便有用
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道如是心不如是則迷從何來故欲
辨邪異之非以有今日大講師非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

如何到此却猶公不得。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里畢其
間見時不可得。有一有所。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
上截之妙。非謂間見有此充達也。及其下截。即在上截
中不可分作兩截。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說。言只形容
無間見時。渾然氣象。俗解便要坐實。與野人同在深山。
此較然。是可入。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渾
然。然則竊負而逃。定有別。讀書深矣。窮至不通至此。豈非
人前不得話。夢手。及其四句。須倒編。不是起注。若夫江河
二句。原在七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著
耳。

圖書卷

卷之四十五

五

無為其所不章
無為無欲正講。擴充。哉。工夫便知有為。所當為。欲所當欲。
在若止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深。如此而已矣。便
不夫。不為不欲。一層為之欲之一層。無為無欲。一層。其
次轉折。已盡其理矣。又千子云。註曰。義不可勝用。正解
如此而已。羅文止曰。別無可盡。心不為以相終始。不欲以
自寬。竟又補註。所未及。人以為義不可勝用。而安然任之。未
有不至於不為不欲也。將時提提。無為無欲。真不可勝

用矣。按註云。能反是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
為時提提。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
如此而已矣。原原。是然任之之意也。

人之有德章

按次傳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是心。使人處安常之境。則此
心便放散。所以於天下事理。多有疎漏。處惟孤臣孽子。
萬難之地。處處剛毅。處處機斷。不得不將此心。通接聚會。
來。便要照頭得。何其於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如黃河之
常。惡其。之。際。深。危。如此。則其於人情物理。世故變態。無
有不通達者矣。每見誠心人。處一事。非不有所感。通然不
四。平人。惡。周。師。詳。審。反。不。若。一。老。於。世。故。之。人。處。來。停。當。
是。應。天。下。事。理。有。明。不。全。在。誠。也。人。心。不。明。所以。有。不。通。達
者。只是。不。將。此。心。通。接。聚。會。故。也。通。詳。

有事者人者章

王陽仲云。大率聖賢議論。有品定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
常。必。分。前。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為
軒。輊。殊。非。本。旨。按。如。房。仲。四。節。為。歷。數。耶。為。偶。及。耶。蓋。定
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前。下。軒。輊。看。觀。註。云。忠。矣。然。猶。一。

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忘本如此。雖然。下人進取之極。此何苦乎。白文而必欲盡力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于數語。是亦論文者之過也。○悅非慶幸之意。乃嗜華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誤。故車功在正於憂勤惕厲。躬監座不見社稷之安。是見其以此爲悅。○着天民二字。便是獻獻樂克舜之道。不自許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間人。亦非關槐林樞密也。寫明。而後字。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唐皇。不覺流露出買差。應不求開達。兩書語錄。卷之四十五。王。

科師賜。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善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充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太氣樂克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達。本乎身却不足。見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註六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解混過。謂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大地耶。○前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此等題。出拳不得人話。一舉人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書之。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

下人物推諸乃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與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平部論語。作太祖取天下便是。利學矣。批空。則不待其寬。德修惡。則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帶此意。體悟自然。器識不同。

廣土衆民章

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卽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問窮達不能加損。卽到克己事。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奈何。人說來說去。只在爲天子有天下。上着魔。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五。王。

耶。辟面盡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祖唐太宗相貌也。○中而下而立。是孟子借大行高頭語。只要觀跌出所性不存。句裏既非是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須極意要大。而還他不盡語氣。得。○定字是十者。半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來。子所謂千五百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變方大耳。何盡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肯渾帳下語。

心惟其分定故無如顯見了加損乃爲分定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舉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謝何謂說到不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扎硬寨做乃得○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卽具是四德之理分定有九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端端不雜心屬氣便是有是理欲之端端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然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了心耳故講根心處須字字的確天性人工俱到方得莊中氣明清明無物欲之累及程子有德能之之意近人有云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子

性中之心性中之仁義禮智根心無非根性性外無色仁義禮智之生色無非性之生色性之見性之盡性之喻皆可竟不知心性仁義禮智爲何物○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字心一字發生實了大本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時到此方盡意客問數中者盛德之至也此項其爲根也相似兩起句又非同一實義自別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繼○仁義禮智印性之德是一是二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此○君子所性之繼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就於心但爲氣稟附動欲牽等不絕萌孽却

不能使之根于心不能根于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人行不加窮若不加而得所性之存說註中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自然而然○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味草動都是根裏緣出張子十年學箇泰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百多少病痛在改曰形色大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務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六十年學箇泰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子

易其田疇章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富有分曉子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三句有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看眼正見孟子行仁而實本領與功利家大懸絕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行不期而然者矣○此章仁字卽在高足相通處見其聖人教化漸靡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此章諸弊都爲下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吝錢財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仁不仁民富則有

無所通接急親睦之情亦自然矣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也
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極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
字說也○有故仁字自然字極有力矣○焉有不仁是富民
之義耶○富民又上散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惟
散出仁字○而民外明有仁字即在富民內○聖人只從
此處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
求利而民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
利可與聖人使故果如水火同語乎○至足便無有不
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
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注看此仁字最有理
若謂孟子所談其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本全矣○此不是
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
富足富足則民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
原其意說故下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語意須看語
勢讀第二句急養則知未可正要猶人言句中若第二句語
勢不得便成兩截也○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
只是此章不及曰○此仁字與必世後仁之仁不同他仁字

講到漸仁摩義乃聖王體信達順之意此仁字只是處厚
愛之意而已故方其收粟如水火者便自能仁體貼焉有一
字口氣甚快便直截非謂收粟足後方可施之教訓以至於
體信達順之域也○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
惠齊宣滕文○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
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
因假有下仁字便意此二節說養下便說教相似不知此三
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問句矣○
聖人治天下實器即易其間時四句便有收粟如水火即可
四書語錄

孔子登東山

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首節總只
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達三

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
近來紛紛拈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爲
學者身上語都曰其難○註中所以所處益高所見既大分
兩截看然前截言自道而視大在人○不曰游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也○言所以截道能令人一見屈服
每在手○言若反走略然且其之意且言者聖人
之所難○而此現其有進退於是者乎此節上牛截如
詩之見○下牛截如詩之興體然曰難爲言則是即言以見
道之大非謂聖道之難於言也○首節只是贊聖道之太

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難爲言不是難於摹倣聖人

之言只是聖門爲言之難數遂其內者自己開口不得耳持
一錢而入浴休大爲曰我有錢也自產產不能出矣此句需
求易得是而非○難爲言如河伯之見海若燭火之見太
陽○各之小人原公子不覺嗟然喪失耳須先將言者難
於言○居於中而難爲言氣神方有奇致○此難字
與難易之難微有不同難爲言不是開口不得只是車載斗
量不足爲輕重耳此方見聖道○大意思若只做得難易之
難謂聖人之門無可置喙將問里之望人盡服口閉口矣豈

不可笑述評

難爲而起章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
善便是善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科便是利便是利之徒顧
其間亦未始無利時辨取可也○幾何數學有點線面體其
論線者謂知○點相切○黑○白其相切必有一線然縱
出於目視○其黑中間有長而無斷續之數可以比列故
有線而實無線其論數至精吾謂善利之間開字亦當作如
是觀縱出於善便入于利縱出十端便入于惡中間竟無可
四書講義

立脚處○作此題不難於夫快而難其切實○箇字有難

界有幾候但○難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拍
點有工夫但知○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

聖人取爲我章

聖子兼愛有損於仁所以其說最易或人如佛氏以慈憫福
利爲煽鼓愚俗之具其說所以更甚於非也○聖子兼愛
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眾生究竟不曾度他其借此立說
考定令人信從耳要之聖端門戶雖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
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生也○是端之害朱子謂其無

近理而大亂。然佛老猶曰。其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唐荆川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興。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支也。其爲亂入於六經孔孟之流。而支之華也。支中之支也。其言而快明切有餘。而之。其言之分不開出處。得經世也。只是爲我。聖修也。其言之兼愛。其言之中。也不是出處之謂。要得子莫之中。先不說得孟子之中。其所爭者。無他。只在有權無權耳。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得權字。此即所謂利。死不明者也。○孰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孰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書錄。○亦余之四十五。盡心。○手。

人之中。○人都看差。○權字作權柄之權。謂縱橫妙用。儀錄自家。不知此即是無思。謂非權之謂。正却無是之釋。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權移得箇沒走處。其資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或亂道之難明如此。

飢者甘食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豈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否。卽心豈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

柳下惠章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然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通身只是論和。方得宗旨。○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下易。今人胸中庸庸慣慣。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下易。亦何足論其易也。其介卽於和中看出。

克己復禮之章

性之非。性非非性。異人也。卽言性。亦非中爲性。異爲性也。○人皆可爲聖。雖是言其理。克己復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而理解本全。故皆可其克己。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四書錄。○亦余之四十五。盡心。○天。

天

出假之者耳。聖賢之人。只以學利爲主。領取大義。湯武亦祇做得箇影子。止不必膠柱。○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從上句對起。看出方切貼。

不索餐兮章

聖賢出處之精。辭受取與之當。白有一定不可移之則。略放高卽爲簡兮之下。恭略就滯。便爲思之辭。辭從非不各有一片議論。至此都川不着。○只原聖人是一箇天理。觸處有使有過化存神之妙。所以資師自處進退綿綿。惟孟子可以無愧。後世若伊川之於宋。庶幾正之。下此立人之朝而無。

官守貴鮮不負其職。漢書吳康寧學力尚未到孟子地位。安欲自擬伊川。祇取辱耳。此章正見得君子計功受食。雖受取與之間。處義至精。非故爲大言。以張吾道之勢也。

上何事章

下篇三出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位行事而其道已見。此言何志若夫。然後出而任人。上則仍說事不說志矣。以與張然提便。止見大人之事。四字。蓋寫來身分氣象十分高。淵。與義非淵。義壯。總只引得破頭中。謂大第一味。粗心客則書語錄。卷之四十五。志心。三。

氣耳。若不是孟子尚志界分上。須肯見。欲求達若終。感有天下不與若固行。乘田委吏。下曾小。大行名世。不曾大。纔解得孟子下箇備字。爲天動。一果。纔更真。不欺。○備字。若不從仁義得來。也以這得三代。人人之事。怕精帶上文。輕置上句。卽訓根。脫義矣。○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上志也。何句從居仁由義。做出來。是尚志之旨。若將從來音樂公輔。于鋪張。只綱得窮義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桃應問曰章

此只說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早而不執。執之而違。楚昭王義葬。葬聽臾胸執之。則義又害仁。惟早而自執。不以天子先廢此爲美之盡辭。自備而逃。不以天下易父。此爲仁之至道。理卽此。一說。若又要推論。終後早而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連和。真是聖人說夢矣。○朱子曰。此是聖賢之心。合于如此。神制有不暇。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後儒運有多少變通之法。非不詳盡。周悉。然只是論其枝葉。處於所爲合下。如此。權制未論者。尚未看得親切。則亦無以爲變通之本。蘇其說。亦自有入人情合時宜處。要皆文人所吐棄。則書語錄。卷之四十五。志心。三。

居天下之廣居。得當其方。可知象其氣體之異。若只將天下字。直會上下。較言。廣狹。猶但得其郭。郭而已。○大仁天之尊。尊人之安宅。居安宅者。必處尊位。故始移氣。義移體。必合尊。尊與安宅。言之。乃得其理。人謂居廣居。只兩得安宅。不見

得耳時便失精神

食而弗愛章

聖切誠國情事爲言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注其不可者
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
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
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况聖賢乎從萊士情狀托出孟子
身分泰山巖巖正賴若山崩施益形其峻大耳

形色天性章

此節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觀能聽是性正言是非邪正
之辨○形色天性也一句最難說謂形色天性書然有兩條

不可謂天性卽是形色尤不可如謂天性卽是形色則告子
食色是性釋氏運水搬柴頭頭是道尤其說可以猖狂恣肆
靡所不至或問中辨之詳矣正言○心亦只是形色其作養
理之理則天性也○形色只是形色其各自有自然之理卽天
性也此天性卽在形色上若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不是將
形色便作天形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理也○若云形色
卽是天性則是口之于味鼻之于臭目之于色門支之于安
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于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

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

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

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

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剛毅之聖人之踐形也○

或言須格高聖人方得唯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格高聖人

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

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

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得指示意

得指示意得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微筆意從推字托出故首二

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

則人之所以異于聖人者唯不能踐也今人講末句無云聖

人亦不過踐形則直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卽是用力字而得此意

方是徹上徹下道理○形色要有得精所謂一類一笑皆有

至理○形字看得精則踐字便講得精○踐形談何容易以聖人

之精義入神而曰惟曰然後曰可以纔到得恰好處若幾幾

乎儘可以當之者此危微之至也所以雖聖人亦必戒懼恐

惟不敢馳驅戲豫者以此。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情。意之詞非謂離聖人而踐形也。○人每備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此是聖人意。不知先失語氣。言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此言踐形之難也。但看踐形諸性。說心出玄入妙。打得兩腳。有地然於便處。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其有得此。才相及耳。孟子此章正爲此。庭下時。須從聖人之異乎人。所以能踐形。發得性。然後之。言踐形則引進衆人意。意中自到。

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學

如時雨化之。是第一等人教養。其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卽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達者。若說來似聖人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十四種矣。○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通降有差。今臥說更言。原別受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此章及中亦自十四種在。如孟子君子來。子如時雨化一等也。且外諸賢成德達材。其多若謂諸賢註之。條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條置本。同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近思錄卷之五

五。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知原不肖。識得道在夫道。登孟子。繫繫中物。而可意爲高。且願處乎世之。所以欲其兄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了古如一。公孫丑差處。只在。使字。夫道何物也。言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爲。言教者所能使乎云。不可及者。被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自文不肖。要言而只。想誦前章之。何不一。啓者。如此不通。議論。事。成。其。發。率。三。字。最。要。有。得。可。見。辨。只。有此發率。每日如此教。與人如此教。特不爲拙射變耳。○因上文發率。而言故所指爲君子之道。而語頭則射也。先登衆四書語錄。卷之四十五。學。

天下有道章

戰國時縱橫各法。皆貴富強之術。昔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誇爲。神說數。以爲道理。皆如此。成遠托黃老。或近祖和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未有從世講假道學而失真名。佛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爲是也。

君子之于物章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則別分明。幾是得渾命一件。諸儒仁

也。雖然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大道正是其不仁處。慈之人，身自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心，必如是分位各用，乃所以為一體。若倒精出，口對心對，心與人異，端究不能自平，其有足官骸之等，即此心之不一，無而說之不可行矣。親親仁民愛物，皆此心之不一，分而說之，六分，則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處，又不足。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愛益厚，仁益厚，則愛益厚，仁益厚，則愛益厚，仁益厚，則愛益厚。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五

而舉，這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于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丁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關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套，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只理一分殊四字，口是天生如此，非聖人自出，其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即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可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作通父母，爭校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頗僻，所必然也。只平平實實，自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昭昭顯顯那一件，不是天理，白然不明西銘說來。

必不能停當。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最要善做而字。○此章專為二本者而發，所謂一本者，只是一箇親親。凡仁民愛物，皆是親親分派出來，自然有此劑量等殺耳。其所以劑量等殺者，以其有厚薄者，俱從親而生也。只看服制國世宗諸詞，可親矣。○此二本兼愛，纔厚於民物，便是薄於親，此下持於他而發其難處也。此節要全在弗仁弗親。○此節有一直看下道，即有逐節分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而字，一氣讀下，其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五

五

也將親仁愛三箇字，合到說民物三箇字上去。兩箇而字，逐字頓讀，其間亦有差等。此逐節分看道理也。蓋因此兩句方正，均齊包攝極大，若朱子謂兼辭皆聖人之德，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句乃聖人之精余於此節亦云云。○此直看下道，即有逐節分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而字，一氣讀下，其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也。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親親分派出來，自然有此劑量等殺耳。其所以劑量等殺者，以其有厚薄者，俱從親而生也。只看服制國世宗諸詞，可親矣。○此二本兼愛，纔厚於民物，便是薄於親，此下持於他而發其難處也。此節要全在弗仁弗親。○此節有一直看下道，即有逐節分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而字，一氣讀下，其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而字中兼舉三義，不作麻痺語。○此直看下道，即有逐節分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而字，一氣讀下，其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愛弗親上文已說盡，不可倒有差等之理，然但言仁民愛物。

而不指出親親如潮河源而不底星海未足以盡一本之義
此兩句雖是說三者各得其當然根本處只以親親爲要兼
愛之人。習得無本天下未有二本之人。而不薄於其所親者
梁武雖自操刑而爭城爭地原舉其民下里至於家人父子
之間世世享之有不可言者蓋推梁武之實好薄可以流入
楊氏之意若使兼愛二本之人而止於所親則孟子亦不
言乎其無文而謂之矣

讀者無不知章

孟子曰便說無不知也無不受也有此一句立有前則爲

則章句解

卷之四十五

七

近來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
前即是活句務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是語即是死句夫句
之下言言有他義誰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天章樓四書語錄卷四十六

孟子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書道說法。一種拘文章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章存淹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為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郭象之經解李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詞環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即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六

盡心

理主辭知本慎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說淫邪。逆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殺。拾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歸於義理無見。而語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自有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為書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蓋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狂傳不能盡

四書語錄

卷之四十六

盡心

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淆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跡而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料必疑武王之力。墓不仁矣。故必須見孟子此章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吾耳。違為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戚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連使天下以臣父為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復生小子。輒於非詆先儒。科舉究便。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近孟子所取三三集安在。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言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傳學史傳。惟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盡。以爲疑。後乃悟此理。每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伯安學史如而非孟子之言。舉致知而非曾子之義。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於世務而講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

辭旋者於小個也。如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章而已。一
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今人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
意者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幹旋者。吾不讓孟
子何如人而待公等幹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
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曲當於其間哉。其所以不
依違曲當者以其務求此聖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
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
也乃爲晚年定論以幹旋之。改竄則衆以就其說。愚以豈不
下之耳目。即此爲欺天闖人矣。尙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

則書聖學

卷之四十六

手

援聖程周邵如轉歐程朱反扯入護法。御監宗果。講義錄
云足下得此把柄人手。即用個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援
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幹旋者必小入小個也。當
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登臺信誓不如無誓。
論孟子本意只爲當時功利權衡家行不義殺不辜以濫
得天下而駁。蓋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用無是弄也。
有人曰我善章

先說六軍之入八百諸侯。然後說三百兩三千人見得武王
不恃此則上無功便有身分矣。先說民本無義無不事。意

說金典章。爾見得武王猶疑其及此。則下一句便有所分矣。

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護子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
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於軍豆者也。其孝子生徒且心鄙之。
況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迴絕。總只是此一點心腸。裝扮古
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昔人謂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亦爲下等人立說。三代以下所以無
真人品。只被此兩字堵却。固在不立誠。亦緣不知義。人
有幹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却不是好名。好名之人。方其護子

四書聖學

卷之四十六

手

乘之謂時原是一團人欲。但他勉強支持。遂聖過去。後到
忽昧。便不知不覺流露出來。通許

聖人百世章

聖人百世之師。凡爲聖人者皆然。然此章所論。專指堯惠。語
須照下立言。雖不曾說出堯惠來。而自穆然他聖人不得
乃是。百世之師。不說孔子。反說堯惠。正如爲頭大黃偏膠
之事。可以已疾。乃爲頑僞鄙薄者言之耳。聖人且未下註解。
○論堯惠有指其弊言者。隱與不恭是也。有此論聖人之極
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超一是也。有微翻開由以

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合辱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開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朝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頑廉懦立。鄙寬博教。正爲流俗而言。若賢人君子。尚論取法。則不必聖人矣。○此章專就周風起興處。看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揚聖賢。屈陷頑和。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述者以之。頑頑立懦。寬博教澤。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六

五

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一章之論不同。并無隱不恭尊尊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顧學意也。陸與不恭尊尊言外有顧學意。此章并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若言外別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周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下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周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涼。

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並得以風營之。故此章言外無孔子。○一何者乎。中正有許多境界。不可因圖普通。○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薑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爲提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如講譚融圖。活正犯。摩彈狂。諸之疾。非大有以漸。之。雖參朮不能補益也。

仁也者人也章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六

六

今人有言。仁與道。只是人人者。人情也。豈孟子之說哉。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處理。合此體。實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非謂仁與道。只一人情盡之也。○仁者。將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并謂通於人物也。字。未得仁字。粗淺。以慈愛爲仁。看得這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面。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事。○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由義。禮來。故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足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若一概作中庸義解。不

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嚴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三字同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卽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碑永仲述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體便更甚。仁也者人

讀書錄

七

也。此句說道厚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兩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此節須重釋仁者人也。一句合而道之也。却是帶說或提舉道字作主。反是操本備本一病也。此言字不甚重。蓋總說道字便是合仁與人而言。字不是人主言。他今或重發言。道便如仁與人本是兩作而言。道者用力合之者然二病也。上句單是字訓不會說到合下方說合而言之。便有箇道在今或於上句中便露合字之義。則下句爲重然無味。不得不以言道作一番支策矣。三病也。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卽如彩色

天性也。亦言形色之理是天性。豈卽以形色爲天性耶。惟下句合而言之。方以仁爲專指形上之理。人爲專指形下之器耳。今人於此每多憤憤。四病也。述評。○孟子生平立說如曰踐形曰養大體俱就人身當下指點。此章重扼人字。正得孟子吃緊爲人之意。但時手苦無定義。論者往往挑弄合字。直呼者也。其所云人字仁字道字俱如霧裏看花。幾不辨爲何物矣。述評

審大不聖於口章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

讀書錄

八

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復事論之。自漢以來。通其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聖於口矣。自宋以下。禍真烈於新。而新進至今聖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聖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箇棒。吾以儒爲是。其得聖理於擇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告莊所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斯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僕僕喙矣。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孝
謂明事機齊致令

齊饒章

聚之與士判然不可為伍者也陳臻之心與孟子之應亦判
然不可為伍者也須用對照互刺之法神理始顯然今人自
發深省○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求孟子自有其不
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為己為人之
分今人幾開口饒章足便只有一個成敗利鈍橫於胸中
何待人品事功耶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六

口之於味也章

原是道性善與關生之謂性之旨耳不是分別性命兩關
成兩關使觀面千里矣直提性字一片說去兩邊轉對照
自出○只一箇性字沒補柄以下道理總無準的有時還著
便佳有時亂道便誤此病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服只是他
看得孔孟程朱與老子墨子這座儀秦徐阮及近日陳獻章
王守仁李贄等說教總是一樣可被可此紀無是非邪正
反側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嘉
以後文人學人無不實也○道理必心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

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
四直要辨析毫釐如兩絲牛毛一針不亂則議論自精湛
理自切寔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生憎饒家做上節
申下節做下節時却申上節說來說去渾作一團究無一
著痛癢直都是閑話耳○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

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湊說上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
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
極重○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若
易○命分氣質義理說本先儒然時文依樣講章填初膠肅

四書章句

卷之四十六

口之於味也章

竟似有兩箇命兩箇性自相碰觸觸可厭○只體便是性
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長
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作仁者五句
絕只處通起命也兩字再加一轉并取有性為似乎細巧然
已嫌其檢本太疎瘦露太盡○五句只應激動命也句近文
并收有性為太急將下意說盡竟可不設下文非古法也○
尊賢為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不難尊非
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知帖賢說正是
此義○只是一箇天理講出聖人有不同處之於二字方通

「天道即在仁義禮智中而仁義禮智之外又必別言天道者猶大學明明德新民之又有至善也。大賢以下只講到仁義禮智便了。惟聖人方論到天道。如伯夷柳下惠豈不已是聖人。但以本到孔子大成地位者只是於天道有缺。而處耳。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上四句兼聖賢庸衆而言。天道句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覺更精微。然所以必說到此句者。蓋做到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而處方說得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之聖。各已達到極處。而有偏全之異。宜若命之無可如何者。然必推求其故。究竟於

附錄

卷之四十六

孟子

習之事有所未盡。此亦學問之可為者也。又如幾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亦自有等級。不同然獨不曰及其成功而一乎。於是則較錄兩州縣。充實下邊兩層。越感俱透。是謂○孟子一節。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遇此。所以亂道。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梁正子何人章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各月。謂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句。卽下其爲人也。終何時可謂善人。是謂出

「義者以講得天下之理。不會帖着吾人。則不如孟子之所指矣。○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神止言其妙妙上謂其難測耳。若以鬼物幻術相形類。何其區也。」

逃墨必歸於章

從來異氏有指樵樵鳴之法。勸誘羣衆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敗。而反以爲爲然。泊也。然爲所奪。樵樵鳴勸誘羣衆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不有反而以吾之澹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肯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擬孟子時聞

附錄

卷之四十六

孟子

有布縷之征章

「樵樵君子薄飲之仁。時人暴征之慘。然於此佈無常也。君子國非薄飲。只用一縷二面已。時人亦不必暴征。只用二用三而已。已。師爲人作證。祇有焉得罪惡彌大。而不能合解。不足入其人之罪。有只用輕淺數語。而罪各已不可逃者。皆是

法也。○或有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才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倡也此言與可相熟甘肅當勝有司尚有寬法以應民者朝宇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居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違而官家猶役使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天下賦民酷吏不消他惡只念公事法四字足以殘觀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則歸已矣官多豪悍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由此其惡也○三者皆惟正之供與後世特異而權兩錢開架等類不同然催科非時便屬暴權但使用者有節則民受其澤耳用一錢二只是上觀天時下補地利中因人事其與廢盈縮之間皆有至理卽爲富強之術者如管子治齊范蠡霸越莫不深明此義亦足補濟一時能於此上更推出王者愛民之心已緩而但見其不繼方得視民如傷至意此卽相庸調法也先王制賦必存其名使之條項分明方能用緩有節自楊炎造法并爲兩稅近代所用定作條權而租庸之名於是乎不可復辨卽欲分其何者當用何者可擬其道無由矣其法雖取便一時而貲貽禍萬世有志經國者可不於復古加之意乎

圖書錄

卷之四

一

人皆有所不忍章

第二節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裳之義而極推之若將末節對第二第三兩節分柱於理大抵細有謂微首節不得侵下節地步者是矣然首節自是說達下節自是說充達是果兩頭盡處而言充是中間逐漸去其根本自分明如謂微本節不得說充以爲不侵下節則非矣達下節要達下節要在四箇所字上不忍二字兩節論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事指理四書書錄

卷之四十六

一

之心之所推乎

言近而指遠章

此章爲好逆務博首而發然議論關係極人本節不過舉世人之病淺近易知者順之耳○他處而字勢眼而在下字義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字截盡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達博而卽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守約而施不博約者其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

夷狄性者章

非以下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勸
二節已離堯舜湯武言矣。懸住堯舜立說則天死而哀句如
何帖合唐虞事實下節亦難着湯武身上也。此命字指
教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若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
命矣。

說大人則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之德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耳。昔
徒作虛騷客氣則戰戰兢兢之士如顏蠅王斗之徒亦能爲
四書影象。不來之四十六
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赫人之必強而不降耳
又何嘗戒也。

貧心莫善章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雖欲便是不好。此
處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諸尊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
子又曰只滿減少便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周精而朱子之
說又較密矣。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卽口之於味也。一
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克辭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
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

滿沾戀則道心爲上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
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
之存焉者耳。

孔子在陳章

其欲背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不足。以與大道
之傳故曰不可得旨句又何須回護如旗子早天不及見其
大厥卽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因萬
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狷故又
發明此說非描畫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
不可得者云解爲狂者不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

四書章句

不來之四十六

太

人不可而遙思別授哉且又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
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之不得亦天下所窮耶。人都看
解處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
愚弄惑亂天下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鴉阮之徒
似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則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此
生。世也。二句得宗旨也。楊墨鄉愿門庭不同。各屬則一
只是同箇慢是非耳。經正則有是非而庶民興庶民興則
非邪惡無匹夫匹婦不可得而回惑此是孔孟家當提過所

不能假借目畏惡而必欲去之者也。○今人最情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同說合。翻攪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尋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并揚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鄭原之術。中於人心。論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辨。似是而非者。緣毫假借夾帶過去。○語在人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正須在反正二字看出。圖條。○此章反釋。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人堯舜之道。下章

則書諸錄

卷之四十六

孟子

則繼以則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歸矣。○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愛俗。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模去。也不是別有所受。如誠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惡他費商由說。顧泰傳老子。象由公甫伯安。有贈答。動日新月盛。到

之然於經商相有不盡處。必至保來而後謂之正。即程門

君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然朱子爲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之與。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正位只重庶民與三字。經正功夫。在上。民興之效在下也。○毀狂狷者。只有都原。破都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在根本意也。稱夷惠爲世降。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亂甚危惡之候。要柱大前。優於參末。正是此旨。○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都原是亦誤以爲等耳。而不知其

則書諸錄

卷之四十六

孟子

非也。若有真容式。顯示之。其悅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於於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天下紛紛。總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興都就知一邊。看不得。泛作政教感化語。○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開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興與氣息相配。此卽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興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個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處。亦未

嘗教遺簡不傳故只好說爾無意無意爲本體也今人動云
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聖子一書亦實
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盛
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無父禽獸之極罪乎黃復世講學
只是是非不曾分明幾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處
而不自知其非也○註中興起於善最在死邪即經也富強
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并
申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建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聊
愛皆奮發竭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將楚

阿普書錄

卷之四十六

子

參曰孟子夫子定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體道已深不可與入
聖之者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
唐用詩賦宋尊軒學士氣愈盛從衆愈衆明初深見及此
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微尚者矯枉如此故
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子一服雖破千百年盛衰氣運全改
舍微勝而襲弱弊誠未見其可也按士大夫陷溺深不可
入道正爲無真誠若儒者耳漢興之鄭陸即戰國說士也
郭通公孫弘閭閻之徒也萬石君而其子建慶雖稱孝謹
阿世取榮正鄭原的傳史是與微巧之直不疑處國之朋

仁同傳源流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爲用解原不用儒者耳
經學明於宋而宋竟不能專用之故衰豈可與尋之清言月
案後後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
而士大夫講學者板之若舊敝即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
此狂不正而邪思興陳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弼之良法
然寔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最非而欲罷制舉行微
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解原彈冠上場耳曾何補於治道哉
因楚珍議論之謬附及之○此章原論狂狷因及解原因及
邪惡邪惡二字包舉悖惡與諸異端說客若流在內致註云

阿普書錄

卷之四十六

子

解原之屬○或云經正何是通接語只宜輕解字不謂然
于其邪惡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言之今日修羅
歷不願善理相習成風此邪惡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腳跟
不能知耻自家此庶民不與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
建學育才者而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辯正人心
本漢即孔子思狂狷意也○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解原
郭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寔近中道郭原似中道
而寔爲敝故反經經正專指郭原言至邪惡何則所包者廣
註所謂並起不可廢正者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既明

則衆邪皆自滅熄也。人於堯正。或泛說異端。及紹邪惡。則反
枯熬邪原。皆未得其義。

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有厚
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
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見知聞知之分。
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
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
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統異端。密室傳情之習。不遇以此
四書章句

朱子之四十六卷

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
上幾節文勢。直注朱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裏做頭等聖人。全在乎知。於知處有一毫未盡。
便到不得聖人地位。故此章敘述道統。以見知。聞知分作兩
項。其爲知之明一也。○所知之道一也。特位不同。則其所以
爲知者自異。此道句。句是孔子之問。加方得。○凡邪說害
非大道之公。故必以承外源流爲證。聖人之道。若大路。密不
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後果一則十。或千里。若合符節。所
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

此事無毫髮交涉也。○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
實有不得而辭者。故雖歷敘聖聖。而語氣以重。在末節也。

天若樓四書章句卷之四十六終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清〕呂留良撰

清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呂晚邨先生

四書講義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目錄

卷之一

大學

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

傳首章至第七章

卷之三

大學

傳八章至傳十章

卷之四

論語

子貢

卷之五

論語

子貢

卷之六

論語

子貢

卷之七

論語

里仁

卷之八

論語五

公冶

卷之九

論語六

子也

卷之十

論語七

述而

卷之十一

論語八

泰伯

卷之十二

論語九

子罕

卷之十三

論語十

鄉黨

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

卷之十五

論語十二

論語十二

顏淵

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

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

卷之十八

論語十五

衛靈公

卷之十九

論語十六

季氏

卷之二十

論語十七

陽貨

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八

微子

卷之二十二

論語十九

子張

卷之二十二

論語二十

堯曰

卷之二十四

中庸

第一章至第十章

卷之二十五

中庸

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

卷之二十六

中庸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卷之二十七

中庸

第一章

卷之二十八

中庸

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二十九

中庸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章

卷之三十一

孟子

梁惠王上

卷之三十二

孟子

梁惠王下

卷之三十三

孟子

公孫丑上

卷之三十四

孟子

公孫丑下

公孫丑下

卷之三十五

孟子

滕文公上

卷之三十六

孟子

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七

孟子

離婁上

卷之三十八

孟子八

離婁下

卷之三十九

孟子九

萬章上

卷之四十

孟子十

萬章下

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卷之四十二

孟子十二

告子下

卷之四十三

孟子十三

盡心上

卷之四十四

孟子十四

盡心下

卷之四十五

孟子十五

告子下

六

門人陳鑑

同學諸子

大學

經章

大學自程子也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
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小有能
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賂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
者乎乃陽詬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勢乃反射
輒以古之為焉謂然理學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
謂大學非古人書明可憐我至此太荒之道也

四書講義卷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小學章名曰緣起故云
爾其實此大學序即指為小學之學乃古昔教人之法
之義故計六大人之學與其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
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當于推論大人為學當如
是亦未嘗為學宮經典故也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太學之道四字幾分明
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
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
有謂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明明德是存此心新民是
推此心而止至會則又盡其心而無遺先生曰大學

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
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
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有謂明德是心之體先生曰明德兼身心性體合體用
而言不止心體

有謂明德新民是為己為人之學先生曰云成已成物
則得為人非聖學也兩條夾雜不得
至會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理止至善者如學聖
必孔子而後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
唐不足效之謂也
有謂止至善為成終之學先生曰止至善兼始終不專
終也

四書講義卷一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二項用力
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
明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車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凌濤安先生講聖經至第三節帝朱請曰八條日中知
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 語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
人只知人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為
支離遺外而求內自宜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
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為定靜而食
見得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為入門下手之要即中

唐書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
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
爲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
領耳以異端之言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
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
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
之誤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
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新
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
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
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

西書講義卷一

三

知

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
此一綱領知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
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
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知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
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時
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只就上兩綱領中條
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卽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
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此節講者多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
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
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

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卽下知止二字若云
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
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意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
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卽良止之
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卽知
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
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講此節
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
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西書講義卷一

四

知

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真
誠兩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本非止何以能將
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處
者也又余弟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
切皆如無有如此方得無喧空虛近於禪曰還處得
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
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空虛近於
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
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卽
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
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有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

此節只是得止至善一句詞頭止至善原卽在明新二
詞領上說如何人分出爲三條此一詞領最重明也
二詞領次大工夫卽止至善工夫如下八條目是也
而止至善一詞領之要只在乎知一卽卽自然之靜
安處而得致來才謂定靜安處得五字是功夫文
不是功夫前日非謂達空了悟可得至其功夫卽在
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

物事教養

所止之序章句熟自分明所謂到處而得此處量
進亦就五字功夫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漸處真知
分兩節功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
說而至耳

格物致知是知至講功夫是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
序不知本源矣路遠說這功夫次第究竟不解何以
不足工夫大節目說知便似忽然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
了畢名爲章句實不如章句爲何語也

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處言不是是進知止都無工夫
然撰著鼻子上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
庄人有一知一恥自以爲是亦自知知然知止至善

之有定也。知止是說得極處。是不動而能靜。
幾知止五者。却因循而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
者逐段相因此。大於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
虛而得處較難進。此小於級中。重難層級也。
定靜安處得定。知止後自然相因而然。五者之中。虛
字一節。自別是故事時。祇幾處過。正恐知止發用為
動。得緊要關頭。比上三事更重難。但處之所以為
幽微。故使事理盡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
虛字直從知止貫來。與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
又何必論虛乎。

每見弟輩論虛。甚能而當許多。遂避外務者。以多為

知止不能也。處之表理已在知止中完備。他處
則思力稍淺。便不能前。則斷不是到此方去。
先事論實理也。

自知止至虛只就知處說。

定靜安處只以一知止使到閒。一知止便到然。知得真

意境裏印別。

有謂定靜安處是心學相因之妙。先生曰。天性也。理
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為
學之物。無以心為學者。惟程氏本心以心為靈頭。
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指
之見也。況定主志。靜主心。安主所處。生

物皆心所爲如此則四無無一幸不可說是心學
不止此數句矣

知先後知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
曉得箇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人進不進耳所謂
進爲者即下八條日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致致知
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誠章以爲兼
行說夢喻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
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知字在本節重今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
後然先後功夫致驗之字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

中庸義卷一

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
章不重者知止知至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此
字不混講章每將一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語語
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序以起下二節看近道
字正對學者而言

本末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后来要直
捷反成惛突處誤耳

聖學愈分則愈愈真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僞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
日惟精惟異端最怕分別必掛歸一切而後已

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此也此是儒釋亦正
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
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而後博先

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則又妄
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致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
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起重下截則節
節推來只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後亦然

身與心較然有此三物意即心之所知知即心之所知
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三物與
心並列而爲三也

中庸義卷一

正心誠意致知子最憎講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
身心授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心意能蒙知而知足
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當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
賊也知則邏者校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
矣試思身之中心意知付終日互相將搭厮關
相似有此大學否

心兼動靜

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
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
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
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

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或云誠是嚴於思慮未起之先即居敬意先生曰思

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

有謂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

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

先生曰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

亦是致知中要語非誠字中也也曰十分九分之

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此謂為善之意有不足非

指意之善惡也

有謂意歸於一則誠先生曰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

臨卒前三日改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

有謂制其心則意不起空其心則意無不善此皆至

之道而聖人不為者以有為之業皆發於其意耳

生曰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為者可見其以至精

歸聖端而以世務措用之粗者聖道得不謂之精

哉又曰自白沙陽明以後之學者其所見道之粗

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寂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

人經世以本二氏而舉之以復以粗者自居而又

飾以內外異用之術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

何正何誠不若一得之為直捷了當耳

看正心傳有所忿懣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

虛微成故欲正先誠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

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

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

白則發念自然真其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

察此又是把捉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為認察

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生將致知工夫誤作

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

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為知

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

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會致知則好所不當期惡所不

當惡惡念便不是誠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

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

使虛偽開彈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

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消致知中更求若泥此

為致知則知之功夫反在致知前致知誠意之間

增補慎獨為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去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

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

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

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為本體有謂

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皆是
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
驗其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即平素於
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方可得而誠耳若謂
知能覺照意使不為惡能辨決意之從信則知在意
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察
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
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親
知去覺察意之誠不也若以覺察為知則知反在
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是不明理

支離紛擾情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正學之知正相悖所

無生意也

知與意關是迷悟世人其實知是一大截實到底

傳習錄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

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語頃心體是無善無惡則

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辯至於天泉橋陽明

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判教之一悟本體即

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
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為其次立
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亦只
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本是最上乘若其正法根
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
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
相抵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各平不合乎合
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
精一孔子曰緼舍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則
矣張栻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
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聲譽後世之術耳豈誠

乎若以本體為無善無惡必將并去其善而後可

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

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

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或云修身正心誠意

致知此大學漸臻之事也若以頓語者言則身心意

知總一至於無善無惡之物而已矣其云身心意知皆至

舍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

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
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人心曰危道心曰
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
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為至聖學但分安勉無厭

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教之分即陽明根習心之別若專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悟者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處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人非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其良知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牽合不概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指也白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然終

非會于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來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會孟之道哉有云外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此說似是而非聖賢所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和體會到此處徹盡處便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箇已早喫陽明痛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喫他痛棒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柏安爲調和之說此一種膠泥糊塗不知格物者致

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過指其自然發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爲固有之端則不可即以此爲全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格致之說異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特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誕自以爲醍醐而識者但覺其腥穢耳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終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

四子講義卷一

通世故乃凡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等問如此而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

草一本之具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有謂本有物先有知此生人同具之知也先生曰有則

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

有謂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先生曰如此說便成兩

件矣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何須合也或問程子觀

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

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
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
字自然精實

只舍外便說內不是兩事
即與致與格是振不關事故不先而言在者下節
格而後知至則格次未嘗不有謂以內爲本
而外爲末之是格物在致知之末矣
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廣博之事可以遊
行而無定先生曰如此則格物當爲八條目之末務
即近來分一貫而後學識之胡說

四書講義卷一

十五

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
世端之知與用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爲定顛倒只
是不循理反要去理障

有謂業之家爾曰業以養正理爲此非大學之道歟
而上九之詞曰學業有歸此非指業外物之謂
歟使非指業外物之謂則其意何欲窮盡物理又安
知其不謬也先生曰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擇業外
物也正爲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擇業而擇業者如
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
也所有當擇業而不擇業且以爲主者如陸王之反
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擇業而實非擇業者如

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講皆
狂傲得日勝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講書皆從不
理而至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實而
樂不謬耳若既能擇業外物而清明其實則誠正之
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辭主小
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爻辭原戒治家者但克
其小誘不可交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
毫無干涉如此說經真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今人然程朱格物之說未嘗從其詳推所謂用力之
次第工程及漸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和合爲入之
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爲都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
也誠能取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謂格
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
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開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
謂理爲外認物爲外裝附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
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
以此歸之矣

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
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
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
中末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示大體之理也
而終始之理也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有知此天

知之一層正須有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
分步步有之註中此字可得而知止節一知
此節而后字與止節而之我同知止節一知
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之我同知止節一知
分說有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
其作思口齊支其爲謀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遂簡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主便了註中可得而
字正而后此精神也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
此格爲至此一箇而后此下六箇而后此格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
誠也此是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誠誠乃意
作意專得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固發
人得此則少發明耳
兩節之義其意如此其意工夫節節緊要無一
百了力也知上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善不
見意誠而心未正只得零星收拾東渡西也
由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身未修則動多
動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也
明本而新不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然
家而不連國與天下又有連理齊家新之

有七歲小學一
大學人亦當知
自格物以至天下
人各有其性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知至善即此心

之故故治平二傳皆指家之感應能有平天下事
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師及孟獻子二節自見
而后終始之義已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故天平列本
末之義未透故而提出修身而心
八章日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
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入類而言自
以至於四宇天子庶人中間大有人在平單講兩頭
人也皆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人分位致仕皆從身
起化由謂不異而不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己
有則同本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
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徒與日及天下而後見
其不亦非爲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上兩節止說大人身上一氣說此頭又提廣言之謂不
獨天子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使分明新分明新
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成大人者失之
此不是只重天子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
但舉其全類從人子說下耳故曰當是皆以齊萬物
太極物各一太極也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
爲新民之本世無有己而無物之人則亦無明明
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
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不

新文選卷之
國使進書
大正九年
九月

不有此責任不為有責者言也。所謂修其身
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然則修其身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未有望於天子。亦必
之人所及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故以
付此人。物者即新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
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為本。故無一人可以不
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通。
然有可自委於外者矣。

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
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無
側重庶人處。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

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
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
大則其末潤達。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

受命匹夫。有天下。遇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起
妄觀。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
身為本。遂將此理看得混耳。

儒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末。
治邑者不消說矣。蓋從位說。故云自天子以至

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
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始亂結以所
為齊家是末。治大同是末。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就上文八條日中間抽出修身為本。故時解每難。
七條日比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來說。此非
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
對家國天下對諸。

李也。羅提明此節為宗。似於諸果說中殺切近矣。及
考其說。固仍不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華
知止因提正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
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新文選卷之

二十一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其本固非齊致。其末亦非止於善。

呂晚都先生四書集義卷之二

大學二傳首章至第七章

傳首章釋明明德

言不可致說如
今其言大凡
無不明明也
言明明也則
言明明也則
言明明也則
言明明也則

天命二字者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口性曰明德在天
曰命曰明命只是件因地理分名耳經傳中合
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
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處近分人心道心
如是說此一件幾真貫則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
曰支離曰兩概究竟他也不怕支離兩概總修這
箇理字耳看格嚴微識間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
理字說天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此

精妙只是二無然終不無這形象氣數何遂

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顯易破即
亦心知其不然道以爲萬一故佛家於天命上
空無下截則粗陋其甚者借祖願說全無借全無
粗陋以求渾一不知其成兩概也
說字本不甚重然常是分局自與湯文不同元明爲
王所同變的確是差之兒明須從說字見得

傳三章釋新民

舊日新對未新而言也口口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
本只以字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荷字上著工夫死貼說

此是自新之切實處下兩句不過說此
耳日是言不聞又月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
日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主
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
在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
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
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常革也
自周以後生民未新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
至書之新雖新而不其其輪則聖人新民之道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常革也
言一口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
自刑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逆民生無
行者一切爲困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
異此所以輔導其君者漸經修飾無非達長此自
自利之根不知如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
必君臣先自潔此汚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
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後世處
淡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
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極能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
用極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至也

生仁敬壽楚仁以其人留中坡別人名

之類是也此種等語

有斐君子是沛成猷。誠自切磨琢磨至瑟備極。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明容周旋中。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能爲文貌。上二句在內。盛德至善也。故有斐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時解。漫看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箇扶同矣。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當之至也。上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深然。

前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此四句是從賢親。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由天下後世或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咏歌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而尊之。足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直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淡長者也。有謂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先生曰

與則以四時爲言
蓋其德子孫傳
太平使人無和曰樂
四里使人車馬曰
其賢當其德也
是皆其業也
太平也利其利法
言也

不是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善民之止至善。前下一句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當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一字。使有新民之本在內。或云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節即淇澳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惇慝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親賢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文武。與上文各條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皆未相合。

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發諸義。故釋以證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其諸故備親賢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使而必欲說一說萬曆間講章立意。停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言本末

引孔子之言。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會下解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足言其來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辭極無訟大畏民志。又說釋不

得此辭都是倒氣而兩句中中間含著我之明也
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注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節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
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海三十令人恍
然觸悟處處總足此箇道理離說有即說有無非此
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
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
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
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即此可見乃萬事
之本也

四書講義卷二

九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
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箇本
只知字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物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木不
和和只一本即此可悟
凡木必一本而末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本和也
之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為本之本一
也不只此一事本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
訟之故乃本耳

其本散為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
故無本外之本就萬事中任來一端來看無不合者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
字相應與致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括因有雜人
格物者非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
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精格致傳而即欲以
行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
析令如漏網之不可混於此不並不特時文家見字
胡經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
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
信者不可以不戒

四書講義卷二

十一

大學經格朱考定如地不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
盡合分外分明字當萬世本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
石經後為愚是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
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
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
末節節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達論其學耶
故其入初以訓詁附格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
所得乎格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好行其書以為說
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傳六章釋誠意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
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求乃實

下之常好當惡是非未審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間居不肯盡其用力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旋和如此處一思無所不至此物是處必有其端倪俾謂之如此是私欲插根處盡人亦未嘗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其理大段如此後備者慎獨二字繼界不清遂使全古蒙障

好惡欲意欲作善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曰誠其初非欲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己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言誠意之要緊處心意謂別有一物各之曰獨也若心以自爲一物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曰天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也。惡矣。是誠。稍有不用。用力之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同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已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此意。以慎此誠也。有註中然其實與不實。何用然字。較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本句緊承自欺。自欺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事。計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

四書講義卷二

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除若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與致勇。則意無不實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即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去。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有一實。便不能到。必得去。去田地。故必慎其獨。有註中下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開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

如好惡。卽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失去。求善。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抑。爲在卽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而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行。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實用力。此屬於獨。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卽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四書講義卷二

便是惡之萌。幾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密。惡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卽誠意。亦不是。存養省察。雖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是兼統動靜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不對兩事也。自格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慎獨卽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

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改誠正修分明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害去惡爲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人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受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獨相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主大大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教其

四書講義卷二

三

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

之
開居便是獨檢著時亦是獨

痛痛全在開居一句顯然一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

云是非不知害之當爲惡之當大也孟子指點人亦

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前有格

物知幾盡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

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

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固欠不可也

有謂小人慕君子之客故厭然先生曰君子之客小人

所最憎誰肯慕者良知家極誠禮法端方之士以爲

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在肆無禮者多而

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并不須厭然矣

如見非真見也有人或未必見也亦不認小人厭然

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

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

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益謂古小入所以如是

敗露只是術不上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平於是

於揜者上講充益精此一極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

知我見有世間所稱入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

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

不過如此益信得生之謂性無會無意氣即是理第

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

更不清揜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

矣

世間僞作有道行極本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

轉相覆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此謂一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有做實德

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

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

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墜鬼窟

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舍無惡為極故知天命而
常存敬此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為性以無善無惡
為極故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即正是一箇虛字
一念之實一步之成皆為誠意至一念如是事事如是
無間斷謂無窮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堅推久遠
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繼續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
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
候在

明道嘗言只以中字點綴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
其意以傳詞自謂點綴是變其計當則屋兩句亦用

何嘗言朱子

九

此法只若則能字矣字點綴故兩句似全而實未
似實而卻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有謂心虛體壯即心正身修者必正其心必修其身

故不致不誠其意先生曰心虛體壯非意所至

不過及諸形容一箇意誠景至論意功教則

直至天下不知之道也只箇誠字止身心

像哉說箇字與正字壯字與修字俱貼今不上正

廣而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實地故其

句式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壯或問謂內外昭融是聖後而無不正身
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當講固無礙

此
傳也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意也
有謂朱二節是惟之以可畏欲之以可慕傳者示人自
修之意其切先生曰聖賢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
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便不然之豈足以
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有節制和之說如節制心之動而正之也
是好字服與上有所不歸人要奉合有所謂有
不在先說成了在後說色食味人之所以知不
是好事其心不正則其心知一知三知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何口又說了說飲食色味不在此心之動而正之也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此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北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
大學三傳八章至第十章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

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心亦只是好惡無偏之至而已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身足以勝之
但看註下一莫字可知漸愛不明不獨指厭也頗有

道義自命而營遂以濟不肖之惡或謂章名世而
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則

人知和始不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此流俗乎吾
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淡省

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
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大節注云是

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和所以二字助次節
末嘗謂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
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也
也國不過理通而致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

可於力不足者
可於心不足者
可於人不足者

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尊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爲教皆下面說語非此節
義也

看下文陳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矣上面事
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卒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之理非爲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看註云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
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

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
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讀看註中君子

句連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把
三節教讀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

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效此孝弟慈國人
亦效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必先得

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因底事件亦君子
國人其有底不孝弟君子也直當離開君子國

講家之行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
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

自入廣界耶
和和和此極道理在國教家

和和和此極道理在國教家

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雖在異域注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雖在異域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生人身上說俗弊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生者然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固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選國人孝弟慈也只先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

四書講義卷三

衆之道即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衆而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有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舊了感教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事長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陸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半然在人身上看自生自然感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若人身上論則真覺

盡新矣

在家爲孝之道即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衆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若君子身上看且不同況著在承教之人乎

不是君卒而臣忠亦不是求存而得忠亦不是推意爲事君而教亦不是爲要事君而致存雖此乃明所以之說

此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教大節只說端節自然不推

首節發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節自然仍在道理上

四書講義卷三

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井田之說以作見入井處指國之端大率如井田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格於

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然此數語近按處古今弟慈之推行本乎即然只要誠心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盡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法作爲也

幾半意上已說節節又從機中說出知知知主意在其所令反其善好而民不從知

此下以同義連貫
 蓋推而論之知此理者
 必以爲此理之起也
 此下以同義連貫
 蓋推而論之知此理者
 必以爲此理之起也

上言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辱者本於裁身之怨兩節意自不同

玉樹堂曰子括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被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裁身之怨矣子謂事各有當此章怨字原在齊治上流與他處怨字不同五子謂齊常人有諸已又何以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噍噍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裁

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來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家國相通之理之教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乎却矣三引詩只反覆味數指點與人玩索耳

失子謂漢人說終止訓誥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即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家國相通成功效至第三節已盡第四節復承二人定國說到裁身須起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

字乃成教之要領即本章素矩相連血脈也此章蘇款正輕辟向裁身之怨爲下章素矩之原不是齊家國相關說纔開文也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裁怒論人

以上都貴重一人身上此是就所以齊之本末而言一求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味嘆指示簡明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宜父子兄弟是法皆指一一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指一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

第幾成處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夫庸妻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要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超於閑於如理之際者故此

二項人教成以放家無難即以此教固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家之齊其要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

此詩以故外身

關之義故無辜弟慈此三引詩卻正指示齊家不
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言確然處如由來人而兄弟而父子與

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政家之

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從

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不於家總於外

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何來只說帝國治字中所該猶廣

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世通切實處

三傳詩皆前詩意所不及最得引中之妙桃天夢篇止

言家而補出國為詩其儀句指身正是句指點

開却補出家來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家而點

子乃非本家之所由蓋此章原止於國中關貴重

詩味嘆齊治相開之旨所重在來不重推本於身

故也故安事來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

有平下意三言得夫亦責重修身自齊家以

和而和也但齊家章須將心知人知人知

國章將身納入家論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國只說動心平天下

知而和也但齊家章須將心知人知人知

國章將身納入家論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國只說動心平天下

國而盡處却自須有道

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

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國家之矩繁之而得故曰平

天下在治其國也

平天下即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

國問見而繁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矩故曰所操者

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

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矩矩之

句是治國已行之矩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

知之矩非此矩所由也

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

一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緊開去

此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

處又別

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何處同其所同而推

國與天下之不同何處不同與天下分界在下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和而和也

理財用人之矩和而和也

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矩矩之道是政事以運

動畫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矩畫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矩畫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矩畫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
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濶遠觀聽
隔非身家之修齊舉能致感應之速此國與天下微
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累矩之道累矩者能一國人
之同力度天下之節也故朱子云累矩之說不在
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
累矩之意不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
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
不同不可以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累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解得矩字不會解累字
不知知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不同處正在家

四書章句卷三

大學

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
方用得蓋家國相親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
關乃知政事之不同家國之知於天下而道生於
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知爲道重却在累字也
治與平分界有道字道者所以還其同然興起之政事
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累矩耳非謂即興起而
同之心而是也
總要明自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
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去細得其情曲成而後
如所謂必因天地寒暑燥濕廣大川異制民生
間者異俗剛柔輕重君子性之五味異和器械異

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
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累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累而爲道正
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
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
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
意只以感應相不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
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聚處卻不同故治國章只
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累矩之道累矩即恕之事然
而具道有辨矣

四書章句卷三

大學

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達其
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
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
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
達顯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
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累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不重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
家國相通止言如此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達重言
治政事如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
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局家國而達顯屬天下非
乃有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達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

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解行化下到天天下
應方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
循低五方與得有宜此不宜彼有此道之所
然道之原由仍在宋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
處有不同故軍在道然所謂運顧者亦只是此
起之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
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
典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謹蓋故此章止重處之
意發明耳

西書講義卷三

所以處之之道則其典起者或不得進而反有不
是以必得矩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進其典起之
齊端既此則知矩矩之道是在典序弟不倍後事故
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例此是簡文成了方用得
有云矩矩是家國已行不足到平天下方矩矩不知正
為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別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
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都
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系之天
下為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為家國
所同則可若矩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又減
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理是分家矩字看則

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矩字註中推以度物正
為是也

老老三句因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
矩字所謂矩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
曰矩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正為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歸矩矩
縮矩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
國與天下一派貫通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割斷矣此
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唯心之病

至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矩矩之說若謂有此
矩天下亦此矩以知合矩故能平則知為死物其理

西書講義卷三

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萬事遠近成例而
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
分線眼小自它移之正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
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物而得而天矩在格致
止中求也

矩矩之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能大
同矣

人心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
是處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知是
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天理之道失矣故孟子曰心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

未聽訟言則訟為未聽財用言則財為未須往未

看又須離本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發出方見

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慎德語病不小

仁親以爲實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遲疑是

口便道無迴拒喘喘言文子犯前人平時極說讀此

時原光時至誠無他本也

無他技不是實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溫虛玉溪謂有淡然

無淡粹然字意此說好

如有容寬能容是尼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

知是能容從有技至聖五向中得其精神

之有技五句總有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是能容之

以下半段又應定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高下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

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

見其下面纖細無遺有有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

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則高大更通之矣若容有

與容至聖一樣便不謂之是能容可知其中正有

通公海成器使之道在不是以一切渾蒙爲容也

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南不是不形之言也

自誠意至此章皆以修德爲綱力處聖人論用

都惡惡之邊看程子節便見論語恕字道不

章陳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恕矩正是

之事此節又是恕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

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三牛須緊承上文側重惡

滿鄉惡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

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

看釋恕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能恕矩

恕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本如是

此申宜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

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

所好惡看不若於此節上看出分明極品此

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通章只講恕矩爲好惡公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

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中泰中以下數節皆情用

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

好惡就治平中收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其貫

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并謂好惡之道止於此

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略以理財用人平

對亦爲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至君子

有大道註申明訓始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即指

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

矩之道也。細說章句則其辨自見。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注下修已治

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

絮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注云修已治人之術即明明德

新民也。

此道字不是絮矩之道絮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

也絮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正言絮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西書講義卷三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是見之

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

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一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且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

賢矣句說不盡也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已治

人之術人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開時論欲

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會讀註耳

章內雖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

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爲愛國

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

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

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舉指

二件便說不去

大道鑒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絮矩之道其

同也絮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

非即大道也絮矩之道從仁忠生來忠信從誠生

皆所以行此大道者君之中庸行達道歸於達德

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絮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

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人即作絮矩看固非離絮矩另標一道理名目

不是絮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

絮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也

惟慎獨也

以上只是說絮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晉至此又

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

南山之意正結漸上文見此節之不相連想書數

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

則此節當直承上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

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

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

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

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
古人文章結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
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
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
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
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
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
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舒字有二義舒舒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注
以鉅萬同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東坡有言君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實
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
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也惟此四
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
恒足此便是大道

有謂財非君子所諱先生曰不用如此說纔說不諱便
看得私心小樣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是傳者推
論非仁者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
仁者以財發身謂仁者即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若謂

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
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
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

外本內末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
如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
財而傳文故作三系正要跳出義字為下文義利

之辨張本也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
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矯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

有仁則歛虐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
有謂君臣上下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故必以仁義相

感先生曰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
為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彼亦以為人之所設耳

自生財大道節上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
傳又恐人主重利而講利不而反以仁義為
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
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仁

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之意或問朱子引公

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

非毫無疑

此等便是病國便是不絮矩故臧文仲委職

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

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淺矣如

民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

存有害根乎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

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

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

之仁我不造親後君此信之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門是當時指成廢之人至此

急勢促方覺其為善者方覺其有財大事已

矣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

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朱子曰某等不財

心所其心之也故劉已矣而不知有人此所以

心知此理則用舍當人心向背若無以公

心知此理則用舍當人心向背若無以公

心知此理則用舍當人心向背若無以公

心知此理則用舍當人心向背若無以公

心知此理則用舍當人心向背若無以公

論語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一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卦以稽古是通典舊等子知此正是朱子所闢為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

呂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

可謂我全

上有豈不誤耶余謂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所為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慨然置去吾友亦嘗古能吏者蓋其時浸淫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為洪武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為高而篤信邪說所去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為學而為時文亦以為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集古經開諸書誦讀為言此改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其註章句則豈敢為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也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排而知其所

主者之必邪說矣

門人問學之章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其人其人為至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為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為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非為故不以為至也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為務外支離然自以為格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格

四書講義卷四

事物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簡甚

說字實境其味只在上句中領會若脫却請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在義證智非由外樂我也故如芻豢之悅我口若道則心是學優不足

賢說就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為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即屬臆斷以未識說什提章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線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有朋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假如為廟宗之學則必有禘丁之朋為修敬之學則必有燼火之朋為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有不和感應者也

四書章句

人不知地修其高不是歎途窮事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待賢人說便到不得聖人微上下境界時解於首節止作誦讀語頭次節止作交游語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

有丁曰其為人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孝弟於孝弟之故未嘗粘係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賓賢而下為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淺說小指大總講道理

如是不付分兩種入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為賢節為學轉生文離於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劍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賢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身上下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統道經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四書章句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賢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開之者又謂首尾是孝弟相應無犯不仁即是為仁不得便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賢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賢也不論學如云云凡孝順之人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賢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要分賢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

佈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亂
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
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上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
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弟
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
小精粗不同時講每率合爲仁卽爲人不但不識
爲仁道理並不識爲人文法矣

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
凡人并不坐定君子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

四書講義卷四

上文滴派科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淡長蓋

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爲仁之仁小言之而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愛身

上下咸若卽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

看此一節卽上佈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

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或云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

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卽第一次之

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註不合亦是未定之

於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共出於二坎乎此非

有于本意朱子已固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甚誤也

先生曰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爲初始仁爲孝

弟之本重要約後孝弟爲行仁之本却重初始義

說簡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

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本爲要約也若主要約

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

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

坎之水皆出於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於仁

也謂一二坎之水出於第一坎者仁民由於親親愛

物由於仁民卽謂第三坎出於第二坎亦無不可但

四書講義卷四

現觀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圖外非

集註不合故也

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

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

耳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二字甚廣淵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易歌

木感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也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

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

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

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兄弟推行出
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知事親孝故忠可移
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實
錯會耳

兄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然可
第層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
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遂等殺派至昆蟲草木亦
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而上只得三四分下便難
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
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

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者謂此直行不仁
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
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變拒
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更難睦則有去無還
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
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子謂凡感應功過勸
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

即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付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不忠不信不習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付子思誠之功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
不忠不必有心償收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

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註云盡已之

謂忠盡字極難說總自說盡便是不盡

有謂會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事皆省察自

反耳先生曰會子只舉得三省却替他補無所不省

自以爲得會子之說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信兼言與事說

天地之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而選他个無過不

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

此五者煞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

淺近而充實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而此五者擴充

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圖外近來友以此

爲正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

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學文雖末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本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教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淡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今童子六七歲就傳便事讀書問讀書為何等事則其父兄茫然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宜真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大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即做到極處與所

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以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古人臣破的語凡簪仕立朝每事俱從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難之論也人先生坐蓐末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淺嘉其學耳

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偽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

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贊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兒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勝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過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遂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

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卽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贊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兒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勝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過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遂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

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幹旋妙義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辦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間有更甚於流俗者是偽者賤昧又過於小人也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却讀書某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小會讀書令人鉅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隨吾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經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成章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罔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感下而云學則不固則罔有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

經 1-515

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有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較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儼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微始微終事初學工夫固須從一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有云我擇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勝已而後交必其好勝喜倣日就汗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乎若必求如已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已之病根也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只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勿字如驚悸之驚正有力氣在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慎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我辨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元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下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其頑庸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

四書講義卷四

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如此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此是子貢推測必問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與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漸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發點矣

子貢言下蕩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

國政即犯死語矣夫子何心以丘者得聞即待亦止
問之耳何嘗待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
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有謂玄德升開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即命之也先
生曰玄德升開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
恭儉讓而必問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
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
即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
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
爲子貢幹全語意令後人不倒着錯走作用其義甚

四書講義卷四

十五

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
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
子意言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
亦止得其詳而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
氣象多而自稱有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未
子思思者全備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
害生也故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德是補
其內亦字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
餘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二字却着
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添漏耳

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聖人要就上面別尋
一層氣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即此面觀其德
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
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
無改句則孝字則上面說箇甚

凡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己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章

大節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幾下箇禮字便干分
諸般端有付是嚴肅然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

四書講義卷四

十五

理柴柵綴綴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體皆係

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

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

不可有便是其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群

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恭敬然必如此乃安但於

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和而和者便

跪揖讓不過致此其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

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獨在湯休服之本體

矣又安可行乎大意抵是如此

有云禮以人情爲端嚴則不便於人情和則便於

故以和爲貴先生曰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鏡

箭以飾喜千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飾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殺之以降人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卽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卽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日嚴則不便於人情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異教破壞禮法士謂禮豈爲我輩設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

和言講義卷第四

十五

晉人口禮豈爲我輩設卽此真禽獸之言而後世猶以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幾見之用字爲貴字

子不是亂下

有子講道理言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

指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

容不迫且學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

了一箇段凡朱子幹箇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開

自陸龜米以註爲之雖必以渾融脫略爲妙亦本於

異學改復古人學入空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隨之漸滅矣

禮之用自和故和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

蓋起耳

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人每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知而不曉得

之和也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嚴以和爲貴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人每看和在禮外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禮和之和也

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是稽阮之狂二氏之自在

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却在知字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飾之蓋道簡禮便是嚴也和與禮成兩件固相和和爲內而禮爲

爲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九極極弊處作傍理察過之思是

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與

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近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

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罔字生來若將信罔因看得重天下而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

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

且速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於失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此節信恭四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固字不可便做求友有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還有是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固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四書講義卷四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閑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矣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為何若下而不是連無求多不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

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閔子尹氏亦發此意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為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蔡遠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傳了淵包顯道素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為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假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四書講義卷四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帶第一箇道字訓明今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全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固指其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道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來之道故詳始於此

子曰貧而無諂章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諂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他性情是謂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於無諂無矯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

小成不專以此為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只是
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
於小成

無詔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是
走作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簞瓢舜禹之
已無間堯界無窮

正為子真意中看得無詔驕已至夫子又指出樂與
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詔驕更上一層非暗却無
詔驕也朱子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修
詔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詔驕便要到樂與好禮如

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詩就可也宋若轉語見簡義理無窮已不著
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兩類通達處喜其知
而進取高遠并不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合說萬曆以後竟寫
話與公案言思始添黑矣

往往言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
故語曰已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
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
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節

為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耳連上面又有一轉在不
竟將詩做了盡頭

子貢詩就可也

此詩詩節

此詩詩節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五

論語二

為政篇

子曰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圖剛句拆開不得肩指不得朱

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為政有德相似細玩其理自

明

為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為字以

字都不是著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

政即分德政兩事即向外去其德亦驟虛黃老之

耳

為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

若所而衆星共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為

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

此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類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若簡馭煩以

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類其彌近理而愈失真者也

為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

之守法陳平之不對策義刑獄與文帝之繼

放賈生置臯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

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

為德在至勢非至德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

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

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

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自古若道未有求道者即無為而治亦人不見其甚

聖人煞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總而

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為逐章

何尊解脫法門也

此乃理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

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

也各章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圖外

但取精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

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

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看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

柏詭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問可知
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
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謂諸奔昏亂之
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
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大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
當說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
齊侯之文矣

註中學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人惡切
實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講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
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
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窮

則詩義卷五

五

陸子靜之說以呼朱子謂三百無詩然猶知其
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離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
矣至郝京山椒祖述其意指在闢詆謂既經刪正
詩焉得復有三百之內朱子於詩有涉情致即爲淫
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難以誦讀初學血氣未定多生
邪思致蒙師嚴講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爲
斷今即序論之則象中蠅蟻浪中東門之墮漆甬東
方之目皆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藉
詠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侈口而教
乎至毀朱子爲高戾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
言詩爲斷夫詠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

謂高戾威丘蒙之見也果如教言則亦但虛懸本文
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
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地
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創
以授二氏耳豈曾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
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興瞿朱程朱
割之以興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其
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

子曰道之以政章

則詩義卷五

五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舍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
道偏廢政刑故於國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
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
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
貶政刑而論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
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

有云政刑不可廢蓋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
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先生曰
有朱子國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
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當重政刑而不本之德
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
耻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井非太公子產之所爲
刑也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聖人分列兩者得失淺深原爲常用政刑設故次第說入耳或將德禮講做政刑後斷是却須將政刑廢壞矣

或云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育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於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爲善則罰者躬行關何嘗教民爲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先生曰此事原

日書卷之三

法分辦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矣請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固字又字次第其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是加詳不是推淺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淺而德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未一又須禮齊文則明合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非謂齊淺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勸者治必身自行法示信仰所歸道之以政也但勸者

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不同耳不可因勸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行末學教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志學是徹始終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川力一節輕一節問五十而知天命曰是先天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歷也

耳順是聰之至不是淺要淺聰明即非聖學

日書卷之三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知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

段舉簡名目教人耳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氣流行不見他那一口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道理究竟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提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或云夫子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教人先生曰聖人言語句句其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况

四書講義卷五

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圓無積累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於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則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語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過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掃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德有示焉聖道夾無可隱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

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還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與苦如所謂開一以知上揚一以知下是也非謂定不與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藝也須從人間學來但到手容易然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間諳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息便了悟哉

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四書講義卷五

問朱子知行分配之說如何曰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行而以知爲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原十分畫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謂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知之始能心所

然于不再問便見其錯會

孟武伯問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歇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惟活也冷也纔刺人

裏去

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難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是問章章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稜可疑擬便未為難矣隨時易知其道無方齊之齊懷有齊懷之難老萊子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分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遮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意不假貌為然則真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

四書章句卷五

說溫實忠厚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法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味色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達其所傷已多皆此翼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愛所以能淡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如愚是不違外貌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人每說得聖人神張鬼智真貌觀相似豈不可笑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得也

此章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為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古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四書章句卷五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常如此若其所以為觀觀察者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諸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子之吉於閑外為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入自私用智之術流為機械作用失却聖人所以入之本也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觀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止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入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甚

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數奏明試二載考績聖人如
委曲周到也是道聖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
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
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

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
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好驗而
人爲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
理亦爾有謂人情日波鉤距日密雖聖人不能坦
以遊世是聖人胸中先搜括多機械危險矣何以

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
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有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恃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
而自得先生曰故者所已知者新者所未知都只在
見中說言聞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
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
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剴晰精微或悟前解
和或知他義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
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義
証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

得一本說約俗書白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
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

有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
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有淺達之迂說大

之駁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
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

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最等此又以謬妄爲知
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

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
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

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
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有謂以物應物執其一以格其萬必有所限於物而
通以心應物則隨取而皆裕先生曰以物應物方

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於物而不通矣况溫故知
亦不是心與物之分

有以故爲形而下之器新爲形而上之道先生曰溫故
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而下而新爲形上

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

新生而故爲實得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卽落簡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卽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去聲讀此

四書講義卷五

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卽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落

符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聞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

有謂子貢居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邊耳先生

曰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口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

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

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木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

不上虛分輕重只爲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列其言

四書講義卷五

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字中等段越補明氣象越廣大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那虎子

開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薦矣問

於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道

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

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為皆是讀書不
其中一事耳酒席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
則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不思之人終年有所見便自以為是必不有並存
乃所以罔也

有謂思以求心先生曰此特囓筍也思以求其理
良知家作為顛倒害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為打掉了
理工夫

子曰攻乎異端章

有解攻為攻伐之義先生曰攻治之攻攻而為攻伐之
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果是何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為知
為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
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體而有虛實中間
知字上二字是自已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
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
知猶覺籠統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
得為知之為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

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破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

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為知之為不知則不強蓋矣是
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道理
如此耳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為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
為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年有所記
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
節便以孔子為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
路豈不知孔子之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
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節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
為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為自

則誠盡蔽一也

聖賢辨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
理雖知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湯
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有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
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
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
本體一明人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
縱於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

子張學干祿章

十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寡者尤寡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難辭

或問子張學子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下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衍之兩看兩則字如何節重子張才高務外直者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貴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淡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淺薄也是一般水善好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使得耳

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

四書講義卷五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子張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免於坎墮料為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子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因在中不應亦在中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勵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典情道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者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行如今秀才秘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教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底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舉舍而棄不能便不盡勸夫子此語正為舉教並重非言教重於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四書講義卷五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難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人而變者其不也故兩段只重因造不重損益

自世可知只在因與所損益都子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箇積衷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識緯家只見一息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為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假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

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群舞清歌聲兮達就 前二比鹿抱上上文比言狂者則相似也
能明者而不混於物則不害於似是以實此比言狂者則相
此則雖我身自不至染於狂率不存則四則之是也而五
動之要用此言似上截二比不必因照下截而好惡不必
已於下截相照一至中一則為渡處一則為上截之末也

[illegible]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六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統禪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跋扈無知帶一分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鼎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言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只

聖人立言之妙

季氏旅於泰山章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難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子夏只讀錯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得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將素以爲三字一滾下去

字讀得輕便誤認卽素爲絢此所以起問也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發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語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夜至于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卽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致

後字悟出禮意耳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麤懸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體外體爲非

四書講義卷六

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是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宰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占失之誣矣

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

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爲禮後之言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

有忠信爲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大之也

聖人有取于夏言詩正爲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

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
是空拈情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
能不著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
約句看做青州布衫緇州蒲團也

有云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卽泥婚應對下學
之意故夫子與之先生曰子貢子夏兩許言詩案俱
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
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
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洒掃應
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四書講義卷六

三

有云子貢頗悟子夏篤實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
物此頗悟者之言詩也若精詳訓詁而忽然旁通於
詩之理雖而適以爲合其篤實者不能故聖人尤重
與篤實者言之於商與賜許言詩而詩之傳儒
之尚猶之子夏與賜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屬之
參也先生曰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
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
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與辭
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開答開示諸句已自不同
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
下則子夏固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

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中公得之子夏遠以

一爲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教

傳詩說者必多遵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再

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也

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廢

子夏之宗則詩傳亦托之于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

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

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義

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淡本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釋

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有時轉卻

兩字熟緩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

靜心玩索而得篤實與穎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
求甚解此習性粗疎自托高致豈足語穎悟之讀詩
哉近人爲經學又務爲穿鑿牽合杜撰之論以誦古
人成說爲高如郝敬李本之流直入經之蘊賊又豈
足與論子夏之篤實精詳乎

四書講義卷六

四

子貢夏禮吾能言之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十二代禮意精微及大
綱節目皆有樞柄在子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微不信
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議大端
小朱子註道字爲誤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人道精
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夏殷未嘗無大略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象祿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
僧大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為非據然據象頌之詞未可謂盡
出周木先泰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稱曰報功施
之魯國雖平免于僭矣其說較正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

或問禘之說章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
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

曰書錄彙考云

王

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從何知之故知只
是難言耳

中庸之類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祭禘非
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
主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庸之言通于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
字象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有六禘者審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
廟則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為然也左傳曰蒸嘗禘于
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木禘祀人子亦曰郊禘之事

殷于天子此又何說而詳之也先生曰禘有大禘祫
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爾此
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之說不及精審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禘於奧章

與其禘於奧章對於此處字與他處字不同他
處字字虛此處字字實他處是僅可意此處是不可
不意

故將禘字直說見小人無忌憚實并今時公然講究以
為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於二代

曰書錄彙考云

王

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
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舍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其謂周尚文而治周文之宜從也
實文一統是三代治人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
章中初無較論一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
該從其謂孔子不得苟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為文
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未
了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僭王說不特不知文字
井不知監二代之遺便屬私意矣

井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

監二代以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
非前後所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我也若如庸說
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皆
可為法矣

周禮之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三代之故但宋末流其意
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役生末
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且謂周制不盡善但人
日本之從耳

文勝之文非監三代之文也曰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
去文見其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達意

子入人廟章

子入人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
謂則禮意以後式人亦自謂如此也是字直指敬謹
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是仍是顯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
時不是禮

聖人問人非誠多引過寬言獨此段然直任非自辨知
禮道有字問之即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
過而無之是非問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是聖人
無成是後來雖原一說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
知而人非之也言合獨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

便是多少陰私毀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為
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于天下
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辯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射不上皮章

王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
同料便非舍力而論射也狐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
人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
何益知此可悟非田封建古聖人為天下後世計至
漢逮矣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子

貫革非禁貫革也

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
皮則貫革之射自關于內主皮則禮射公而天下之
能射者亦少矣

射原是方一事但主于貫革即是尚力主于中鵠即是

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于巧即名為德使中鵠又
貫革先上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
不同利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致心勝而射
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要知聖人自強久以成天下
是為力有王者授之教起能引是言其德其餘皆
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說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

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謂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先王誠憂力何不竟用武布并其皮去之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記欲去只一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謂其無實而妄發此計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易講出一種淺心信說。聖人之知言知人視而論者及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是公問君使臣章

四書講義卷六

九

上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其治亦天也。君臣乎人禮仰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首力為君君升天降之君於是務自距絕而與臣爭鬪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修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舊時古也。

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君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漢世出書官奏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後漸秦禮數廢。

絕情意防疎此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止一關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字君以為惟我之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而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由

四書講義卷六

四

下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各欲自盡只成不心之學自以為善而實多不善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自三代以後以簡方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十人

欲上修飾而首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為事尊卑懸絕情意隔絕想忠節一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是為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思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後曰大澤原以辨上下定民志。

忠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淡而易遊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淺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人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就後來不知道者以為沙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

四書講義卷六

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稽又甚矣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中庸之正亦惟宮人身破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宮中有人情出賢詩人亦正淺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古德攻傳註至郝敬齋必曰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同起而知其輒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逮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難知后妃之輒轉反側乎

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禮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處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害之心則又太輕看了太奴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探簞喻曰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

四書講義卷六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不儉不知禮不是器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大了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思中已不暇顧毋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或以器大者雖奢與僭無害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

是器小處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潤等字石所以即將不倫爲知禮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容有數者合而成樂

本者功德興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聲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容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于樂中提出此音一種講其原

四書講義卷六

十三

奏之善蓋爲大師言之六月然作樂之事亦莫重乎此純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而以理則已精留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歸聲音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是余乎精粗之間者

人每說得樂有疑鬼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踈踏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也

少孤喜嬉戲嘗于度曲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

牛鐸蘆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卽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

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

內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述

傷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

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同名物度數大言欺人

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

四書講義卷六

十四

而不明其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八八下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微釋都是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純微釋有挨次而無懸隔

付折

翁純微釋乃聲音自然之理樞焉調魚皆知其妙惟世

如此所以不可易也

淫樂之害都只合聲音上差去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卻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耳
不換藥仍是浮詞亂話翁純齋釋總無精切之言有
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詞所塗點相傳以經學古學
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士大夫胸中不知樂記
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景門出滿輩數等

子謂諸書美矣章

推論往誅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

四書講義卷六

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

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

德功上看莊子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

是不同不爲貶刺何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

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

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

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

皆美功之所由出因手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

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
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豈有何觸礙有何屈
旋世上含含糊糊成宗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
人一篇胡說做成諸塊耳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四書講義卷六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七

論語四

里仁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余嘗見書王其帥之最高者雖益無粟衿無衣會不足

以敗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執事尚然况理義之悅

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斯

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

處本領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

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于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精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

盡頭卻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

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

稅服卻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

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

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語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

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說

說得矣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辭當理然又是攝

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

天下爲能也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于理正解能字也

凡在功用看能字惡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

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疑仁

仁者別就上而有箇幹旋作用此卻正是二氏差之

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

好惡只自私欲攪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

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

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

是後來外體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

得從心說起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

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

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

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人於身大段毫不會分明立簡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耐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誦詆古人至其趨附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

四書講義卷七

七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最細工夫是即易忽處高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歸出處取與之實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貴賤中工夫人其易而終金過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不極難可不勉

有謂欲惡可以累仁先生曰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耳

欲惡是人心心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止矣欲惡是人心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止矣

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始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手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遠必於是間內而遺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行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四書講義卷七

七

取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少內外隔閡

不以其道字謂不當得而非道義之道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

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有謂以道御富貴亦可以道御貧賤故不去者尤難

都以道爲衡是亦巧于御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

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御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御之耶故不去

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
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
渾然得其大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有謂不處不去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先生曰不
不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
得說求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
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有謂聖人矯人情之所欲惡而欲之以至美之名先生
曰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
也三代以下人付本實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
都彼此等說數誘壞以是目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

由華書卷七

必無真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
不相離名之不宜當實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
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
言名是爲自傷自傷身傷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
欺人自欺者教乎且將仁之名名有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設矣

無終食之間猶仁正而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
豈難狀哉借友語托出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而講用力處精
便寬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而托出乃見工夫細
君子全體用力處機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
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低
矣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于此
著工夫也

此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嫌
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
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
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
字看熟了也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注

由華書卷七

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
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
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
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

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當
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躍上面

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乃
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

是自己胸次污俗相講到道理精微處不憤
碎書義以湊之極爲悖理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

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劣

一檢擬議其難以極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于貪

良知宋之于虛偽皆是臨深爲高要之貪癡虛偽固

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偽而仍

無當于道者正多無當于道則亦終不免于貪癡虛

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

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

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

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人聖人之道也明矣看

此章書者都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野

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于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

何也要之詞中原亦何不下是當貴賤四字看得

這地位何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寬濶不處不去

以仁之事又安從乎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

子何以不何是以賊乎

有將富貴賤賤有微重天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

其誤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天者止指此也

有謂意貧賤欲富貴者爲不曾思道孟子沛隨其後也

先生曰此卻謂惡欲者不轉變是道夫須補其說先

是仁矣

這次顏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貧

賤也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交道理如所謂嘆骷

髏吼孤魂唱盡關道情者最便鄙可笑在被家止爲

下乘說法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仁者則好仁惡仁亦是有

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

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會爲仁便算不

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

算得看接口即複下箇好仁者惡仁者意思可見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日間自有簡釋

原在

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蓋即大學傳

云夫去而求必得以自快是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

力之端不是指他自然如此與上節用力分別也故

曰成德之事事字止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

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計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

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莫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

盡不盡耳

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善惡未見正爲

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
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
分天人安絕失之達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
非安有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
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
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絕不知幾州錢鑄
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即下
文用力處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
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

白音義卷七

九

三項人看謬皆因此

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
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
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
智者事敗曰利仁好至無以尙惡至不使加印大學
之知惡惡莫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
誠故註中各下良知二字

此好惡字精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
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齊魯德性上分
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末節未見只言未見用力之人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說求止在後有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
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
之薄中人不明此言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闊話而于
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速也

觀過勿原兼仁不仁說單爲虎制君子者非言也或曰
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
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西音義卷七

十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過不然與千張
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處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字義略
同今多字有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
君子君子以天下爲天下之義

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其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
事物之義雖其心善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于
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
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于此此比義之所以必先
無適莫也

天下只有義適莫者無見于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

其也

莫雨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止

莫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無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

如此然通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

私心乃此意也

其無適莫之義其比雖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

原一而分其義其比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無適莫之義其比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心之義其比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謝氏說正見此意近說好言直截

易也

吾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

主以有所主而無乃知專莫事業三杯酒湯武征

計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

人云無適莫便是此義大是洞語只有義之與比方

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

不得也

上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

義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

君子于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

之理相為一此之謂比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

之與比猶云唯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此字說得

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音符矣

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可以融化解渾釋為極自吾人

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為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

不可為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為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為君子

小人

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

分曉精淡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

放利而行謂比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禮與讓不足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為國以禮而

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克爾氣象其理自見

子曰不患無位章

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等處皆引向裏

求諸已明下兩不思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離道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陋不得將聖人言語搭低來塞

求爲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是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人之處士目習者多妍黜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進退之數今彼前夜自狀其時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各世下試講學諸公負高名片身後全無其書求言不以人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夫子曰以一貫之章

武云會子平日既得力于終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西書講義卷七

子三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標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會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先生曰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會子矣平日得力于忠恕卻信不及即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水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會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對面親見截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掛行釋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

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卻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集

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

西書講義卷二

子四

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會子之言亦不曾瞞過上概也

此是本天之學微上微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已推已做入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

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了本心之學也

須知會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顯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

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聖

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

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

程子亦必先提這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

手開下一截單說上截說話儘個惻惻如云夫子

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

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會子語意哉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

而直透外實而活變

忠恕不足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

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

此一箇忠恕便以爲忠恕不同也近人意中先有

低了忠恕便似曾子于夫子之言作僣果把柄入手

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忠也只是

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

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

自分明著意以忠賜以恕賜貫又生枝節矣忠是

盡處一恕是推處

會了章上子貢章上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

不同大段如此會了章上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

學以格物致知爲始本當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

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

然又是一語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

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淡喻之

後

程子謂惟其淡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字兼淡知篤好而言然必淡知然後篤好看淡字篤

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喻利人但將貪

污一流單熟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

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

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

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淡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

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

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淡

喻者其爲小人猶淺乎喻之能淡篤者直與君子疑

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于天地

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是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

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

喻最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岐一路必造其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

開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

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絕是利害看來雖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卽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諫者然有作知幾審幾之說是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近絕裾而去彼云下事靡盬耳然尚爲終天之恨今

曰書講義卷七

之遊士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教水

爲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懼原一時非集不分先後彼此則以是一合急語

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問歷歷故淺遠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誠悟時做功夫

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事于人祖俠老妓名

上下場未有不以神終者黃州詩是謂狼藉

肺腸發點機械不意其以牙以舌病去席名位

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察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果是得平故訥言卽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言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功夫實地也

曰書講義卷上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感

厲人意蓋然言長

聞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

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世間離離損壞倡萬和論此成其集萃散墟市而

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

貴也

子曰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于數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緊要不是問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器字中褒仰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有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

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

以佞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

四書講義卷八

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

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仕章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淺意到開未信一句直

能進取其大迫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

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兩蓋乾坤

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

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

躊躇不道聖人高于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

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日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

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

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人說信只是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

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

唐以下人物作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

肯小用又有出于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

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

浮雲過太虛耳故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

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

誤看入過高處放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

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

矣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已

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

處說上蔡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而耳饒氏分作

三條看拙矣要曉其口集註釋說字有二朱子

謂說其不安于小成其意謂其已見大意謝氏

說不安于小成其意謂其不安于小成故爲志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足

子曰道不行

子路原不是大笨了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焉

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欲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論三子與賓客言則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無涉也

仁只是天理無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私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

四書講義卷八

三

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相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縱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聖門重求有記者意亦上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人而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聖門以聞知為事合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即以聞論即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固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祭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字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卻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三句純是聖人引進了真妙用有縱有祭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大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鈎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

四書講義卷八

四

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字兼質與學說

德之不得為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氣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氣也即無慾木可以盡剛也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然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于剛且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和之慾或人豈甘味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和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

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
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

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便是仁者之

事他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

語之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

非爾所及是箇詞不是泛詞至明勉他及又是言外

意思

仁恕之說發于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

上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即指道固是出口禪語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

又是將神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

道可中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

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

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有由文

章而止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力仍在文章者此

中西文字第百一

文章可聞是熟有工夫

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處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

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
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會德性
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本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
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本嘗尊
得德性也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

能合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

其性天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

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

問學亦未嘗離德性朱子未嘗問一邊象山亦未嘗有一

性是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

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

皆離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

兩件之間不問都是聖人權衡所致也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

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

也

說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

言會真聞不以聞聞一脈氣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

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謂聖人秘不宜言又似有

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醇漢也卽如一貫之言矣

子呼參而告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以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會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其間只是因物付言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躐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齊規功課只爲時而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肖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

字是淺即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聖會所以然耳

說來只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通四字中有多少人顛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解天有多少工夫言說有此其間等差等字通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應節爲安子其提問上下大關平又須知等一在文章等一多在性天等一上少不可得聞正是問後無諸語

子路有問章

都是記者空中設換形容非子路實事也子路實不曾有未能行時即在有問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

行正見他一文卽行一種火性火急之象如在目前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聞自然有趕不迭求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親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
雖恐有聞只是本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好惡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卽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待此一名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勸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箇人有子其人而孔明自言明曰先帝知臣諱重又六兩陽有八百奈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哉惠哉方是子產真面目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子產實精神作用盡在養一而其實行處絕是忠義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養義中亦有忠方是子產之惠義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意故曰有四卽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卽能君子之德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子曰愛牛仲言與人交章

嘗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善其善交之道也顯

上謂惟會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魯友贊語矣其意以會交中有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余每見人稱楊頌說書合傳註其不然之簡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要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會交之正義反隱矣

敬字重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四書講義卷八

九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議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問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是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未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箋也乃有謂夫子未嘗明說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入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即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難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若免愚所以尤不可及耳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而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到作用此又下人之所謂許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豈可

四書講義卷八

十

及耶

人多于愚中講作用狡猾乃濫也點也非愚也然愚却不是冥頑懦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空濶之愚其用自在意外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宜爲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卒而濟平至于成敗利鈍非吾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幸自以爲智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即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時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足無一可容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而文選則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分刻而于處人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又齊于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澤此爲聖之清耳若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四書講義卷八

有謂受惡之貴盈夷齊既避之矣及其濟于危亡又爲之叩馬此便是不念舊惡先生曰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待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季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季路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並他耶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般級在各人工夫大見地到進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拈斤播兩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小要皆在衆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于浴沂顏子大而有章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箇貪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學求其志甚淺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

四書講義卷八

樣耳

顏子所願無著伐與施耳若六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或曰此正巧于講無伐施意曰正爲這巧處有病在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寔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聖人不得志是舜氣象自在

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子路費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蓋天下之老及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
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
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九

論語六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爲問曰首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精皮帶骨不通處

可也而夫子就其問而簡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

四書講義卷之九

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

苟省仁字而已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然字與上四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

論語章句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

以完語句參讀

第二節註云以詩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

簡正助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

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

字則亦見可使南面之基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

字則亦見可使南面之基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

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

中用如是而行簡頗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

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

子華使於齊章

有謂與栗辭粟二子原本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先

生曰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

一斑俠客喲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

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廉者說

法也

四書講義卷九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論仲弓字井與仲弓言如子謂詔之類

俗講謂聖人必無極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此是村俗世

情都是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

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耳宋人稱龜字

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駢角與犁毛色之美惡豈卽罵

耶喻其定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箇耳

顏子不違一箇處在此

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即不遠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

不遠與至皆有上下夫只是下上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李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康子看得政大才夫子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子恢恢游刃處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彼箇書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利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

西書講義卷九

究而言之只是不會悅耳再求欲將悅字藏身夫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己爲人註腳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子中自建綱宗也此

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迂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儒

如馬爲己則真爲人則傷自是不易之理焉已是正解圈外述大意已歸一曾然謝氏所謂遠來

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勤業成效言也爲儒而從勤業功效起腳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

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實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楊氏之意言子游精于知人雖一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飾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有謂孟孟之反所以罪孟孺子也孟孺子漫師右師右師奔孟孺子諸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耶漫是且以奔伐也故美孟之反之不伐以讓之先生曰凡

西書講義卷九

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意除非客人之問則是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

效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蹊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

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偏有發明未服旁數史案也看程門呂楊

謝榮侯所論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解其功朱子即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子學者事甚繁

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本密故刻之圈外面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沮之夫子

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橫出況闕人閑議論耶

開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仰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口路

子曰賢勝文則野章

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簡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

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

而然後句亦分明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贅語說然校語意是上四字正

有道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

正解又贊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

不可作贅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

看耳

門人問計中則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

而忠信亦不可損耶曰此實有人氣象體段上

說過於朴樸則過于修飾其不能彬彬也與忠信

學禮意又別故易八之圖外若謂忠信不可

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稱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

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師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

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

將生字有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

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生不與下

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

思誠自無此病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

之所以為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

看于是講章遂有罔生是直之說是直生字不重直

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

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

失所以生之理直其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

賢之片聞者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

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

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也亦直

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有云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不俟維挽也况維挽之而

人心終不古乎先生曰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艱
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
人心不古耳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
直方先得所以生之理

直字謂寬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恭直之
義能寬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了曰知之者章

二之字明指聖人之道離却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所
不可附此四句耶之字不的則知好樂三字說來皆

西書義卷九

詫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
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
情事若看之字是西來大意則知好樂皆宗門境界
非聖道之知好樂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聖學上人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

之者大做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食

知得也無從好樂卽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

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

謂之不會知也

爲學子知好樂好川王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

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
處延平之融齋脫落皆此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
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達到可語者却又別是
一語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章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達者必

敬亦有敬而不遠達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

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于死生晝夜之故

西書義卷九

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詭事鬼
竊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抑掄者
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也凡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

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佛爲遠裔邪鬼及鄉

俗誕妄之徒司人第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

當遠而下當敬又不在鬼神之列者也曠暨每援此

句以爲後儒事鬼之助造中立不聞之說其惑誤更

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智無定體附義附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卽

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
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即此
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難只在日用尋常處

有謂難字不即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
外之事理日用乎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于遷善即是棄人圓夢矣
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
謂不變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

如此去做知仁也

務要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
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
處心積處樣了與仁者其言也切相似先下仁者字
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
仁之理體原本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
此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說其表裏現成處說不論工
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

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表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
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思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
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章正不喜如
是

子曰齊一變章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
遠耳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
信其誠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

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

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
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
未見得破管仲以功利驅雜具心大段壞了然則管
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

一也半山用而東坡繼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
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史張堂在平山下乎讀蘇氏
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則

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

落陷壁話矣

道理正論當下從非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

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人也從非之不可以是救法

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

我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

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有不得喪元

或怙終倒戈乃從我不明此理有自以為盡節而適

足以害仁者矣

金正希云直捷明快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

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

學道人細參先生曰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

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

不知路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葛直去否

謂以為拽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卻與

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

但從之直是別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自提出

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

也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為不論地位也如博

施濟眾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卻以為聖而不止

於仁仁是之水聖賢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

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為仁之方只此便是夫

子嘗謂仁字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兩字裏許

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

無情矣

有心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說而近矣夫子

之意非謂博施濟眾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

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

近做不如博施濟眾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克舜猶病而立達則止堯舜之心非堯舜不

可學而別於仁者也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

兩義在

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

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也凡為人心固應如是天

命本來誰會闕少缺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

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者之心不是凡人之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過過不得輕略不得時解動云取之一心而已是八荒吾闔佛性徧滿界也

仁者節與末節強別安勉非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卽上節達中用工夫耳

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論語七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工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這

理如是不止是謙辭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甘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信不信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處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述辨禹湯文武周公惟

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

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述釋者流得一經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

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編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敬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好不好如何能

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

者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致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

一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學者又多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

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會信得及在

有友人遊返以退方講學所著圖書歷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謂詆古昔仰侮聖言雖科舉都敢

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疎謬劣卽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佈書來可數

可哀

今人好談經學者作紛紛斷駕勝於傳註其實于四書白文全然不懂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聊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直可恨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子思而識之章

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次反淺耳

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若非不學而識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削之

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草草學窮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信此病或云不厭即智效不

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

語若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矣

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起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越平實越自欲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是好聖人分並不賴此處極高要極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像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候張曰固是然于此亦須見箇聖人意思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

丁之燕若章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

四書講義卷十一

爲大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中庸天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焉各人舉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腹中實見箇聖人全影始得

子思志於道章

志字內有知止至善之則志有定向

艾千子曰張子曰休休於仁句云試看迷途一瞥驟若還無相豈能更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止然豈已不合謂其有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唐朱諸儒說經未純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爲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傳耳此論已分明然謂子思

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善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道德仁次第然定理至于熟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善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熟不得故舊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非習則自粗淺非與粗淺爲熟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息之則又爲精微非熟精微爲熟工夫精微也假

四書講義卷十一

如洒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則聖人亦原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于子思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如妙手故滑熟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礙惟邪學一以以爲支離爲外散爲着是使目不曉得游字境界

得高也

朱子云熟是小學工夫論者以斯熟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熟爲本習熟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

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通說而游藝句不可半繁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列重似反精妙于上三句也

內外交賓自金溪以來總不曾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未句輕淺亦生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積束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

四書講義卷十

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為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人翻成小操矣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

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記行而不能藏也

曾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乍見得

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權能謀見大

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

襲之患兩句本半說都是字路對症之劑懼字對謀

字不對謀字而字語勢法重分明懼在幾先成

事後關一不可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殺周至專成蓋全正是成

單講懼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大不是此處

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

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

以逆億術數為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億術數中處

少不中言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

耳懼而好謀原是先天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四書講義卷十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而字及知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為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如不可求主命說為是君謂貧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

聖人言語切下是只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子直齋書錄解題

季見闕語曰親王矣天子問語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屋梁

驚喜之語天子是學習既久讚歎之辭固不可同日

語也

冉有曰天子為藹君乎章

助輟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有所國君社稷之事此
義之似是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
其心子貢爭問處若止是爭議相較子貢何須問
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爲重之義
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舊義名而助賦逆議論心事
都抹盡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當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
遺憾則天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
舊事終未可援以爲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
若其王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

四書講義卷十

七

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

至樂處也

上文之問子貢自覺其疑處而直問夫子之道所問非
所問也

後世論論中子貢得夫和言成敗不下只在這

上面直較其言以聖人之言終不可看聖人此章

直提出箇仁字則可知極難處置處矣有何處置
之道其在求仁之體會自得那得失利害成敗之計

較其言而論也

論語義疏章句止在下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

已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業者已
自明盡

子曰飯疏食章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

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其中則非樂疏水曲肱也

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

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其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

爲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

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超越又

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

分際煞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放欲

四書講義卷十

八

及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樂許之逸老莊之放

卻不是此樂便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

中同是此樂便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

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脰臆肝與聖

人比量是其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

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

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并一物但熟後便自

樂也其次又以貧賤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賤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

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語則樂字可會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遊與仁何辨夫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意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人以聖人爲樂人也隔在有其樂而樂天

說如浮雲一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遁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無如浮雲真相

四書講義卷上

聖人未嘗樂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知我數年章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卽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發明其故耳有謂明于天之道則于人有餘察故不可易言曰不是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卽天道也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言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且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首揭一句末又複綴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通從前諸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聖人初不會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于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察之同人情得聖言大都不離近足雜字情景義言乃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字字同例最重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

人困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

四書講義卷上

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出學而知之等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

一大

或謂下句不言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

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于理亦無害我字兩

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十字之字相似都

在聖人所得學問中原主知一邊耳

求之不啻乞作求知恐添礙語只是也然所謂求之正

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

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解字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
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工夫
最重知如何不居

謂夫子自己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
定正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
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
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
生知不宜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夫子實自不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
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長義理之難使我如此如

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論正而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
人本分說故刻在圖外

子曰 人行章

聖賢學問仰有模範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讀經
之士淡於支戶不言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
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
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章句亦儘有受益處凡此
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
吾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相離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
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
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子曰三子以我爲隲乎章

一子疑圖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
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
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

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
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于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于一人看則有
時候次第之不

戴曾伯講義云著書講家發言成蹊談于僚友者難以
質主誠義號于鄉閭者難以合于閭閻古人沿其一

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視近之俗
學偶學不更可憫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君子人

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愛之矣

子鈞而不綱章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何虎豹不仁之甚者鈞也固仁術也綱則猶明太過而為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子曰若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妄作一流井謝却生知一位

識字中其有分寸不是強記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只是本仁無工人未說到工夫處也

通節大旨為達字論其有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人不論夫候判不到查滓淨不淨

若謂此心操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調仁病亦坐此後來外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謂之只是虛實不昧故能應而不虛蓋不

仁者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不特理字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黨字只指昭公扶同徇私而言

子曰人歌而魯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即言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文原只是高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識其玩物喪志也為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行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于困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變作遂至以學文為虛而略取率皆鄙項不應不恥之物即有一二拍

案之士下情亦無展拓只為此章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樞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為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這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

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
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
看聖人躬行下急者簡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
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
道求之吾心而非離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信以爲是
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
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
易也

後來吳端公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
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躬行君子四字固不可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

四書講義卷十

子三

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
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
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
之道四章本能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義

此是公西赤言中謂若謂人子自己維艱辭其名而
居其定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誦語矣

或謂爲誦不宜限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
亂道註中明白說爲

此教人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
弊至此

第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誦則大家日用分內
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
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
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渠無不充盈古人云學者最
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四書講義卷十

子三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卽周也儉則固耳其間有
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
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愜也今有家累巨
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甲問作法于鄙無所
不至矣那得儉此二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與本領卽所謂本天者也若
只向心上管束蕩蕩氣象到得管人說老莊止矣

坦蕩蕩字上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
在蕩蕩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是坦與蕩蕩分兩
義矣下武成成文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

有謂以世蕩蕩者而當長戚戚者君子必敗小人必勝
先生曰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今
曰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其蕩蕩爲大米子也
豈其然乎

一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風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而字是併合韻
非轉換語

因前美本十

—

六 實業部函件六



與子道小人相若其意實爲人笑下也
 七折四折數折五折前其曰平觀今
 定言折當是與折者十折小人必與

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先受祿官承祚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德之光則霸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王季之足以及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伯王季受之不爲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于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兄長更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背乃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不問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

四書章句卷十一

十一

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剪商子以此頌其祖而不爲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各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爲之斡旋哉則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講避也若莽操之篡奪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爲太王去剪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此以庸夫之度理人耳豈足與讀集註哉

有謂遷岐時文王未生曰此是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

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剪商矣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

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從衛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幸德不則孟子之言詩矣王莽齊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于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定見得並行而不相背但這邊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即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爲名之累所以爲至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

四書章句卷十一

十一

乃爲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益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當分處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太王之剪商因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叩馬伊尹叩馬之心而惟處有甚焉者時解只道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諸務誠札相去幾何

父子君臣其義也惟泰伯不能全所以爲難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其其人也其迹又混所

蕩蕩無名也民難欲舉一端以領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謂此其所以無得而德極其至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弊耳非

言由禮而生恭便勇直也且恭字義偷近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

有謂有禮則簡故不勞先生曰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于簡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四書講義卷十一

三者修身之要為為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達乃得其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工夫正出之際有慎獨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誠正也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乃能得此

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色自然便會遠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也曾子暴慢是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

三者操存省察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右半部大學格致誠正修

日用工夫大在

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問在顏子也以能問于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

上說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晉人情恕理道總是私

四書講義卷十一

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役偷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古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有所嫌疑周召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自萬曆以前幸輔以相傾軋為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為一局至啓禪間則兼此二惡為一局總以尊人為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尊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為弘

殺也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字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

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子曰興於詩章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

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之便見

古者教人從小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爲興在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釋子占成材易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有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

氏之說真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

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與立

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限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

後世人有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爲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蘇軾

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

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

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呼道將

異端之輕淺則敢干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與之成木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印以心爲天矣西山真

心而禮樂之理則在彼樂記謂制禮以皆身教則
治心外禮樂之理則在彼樂記謂制禮以皆身教則
也其心則千禮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而
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先生起而明之
不知所以成林之雖無真氏之說後遂真以成後
合而化之亦非自心外物也
是散樂是大地間自然之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盡清則可不
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
真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
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
即舉而用之矣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
上說者然雖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
皆不待

由與知有兩事由之字原只一理

雨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
件便是有所隱設也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印之理已盡在其中固
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于其間
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字原不知以為知究竟

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一不足以遠
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
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為
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
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于此學者不可以不
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此章大意甚言驕客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
不可驕客豈無才者不妨驕客乎蓋緣天下驕客之
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
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客則其本已壞其才直
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
驕客為也

金正希云驕客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
足觀也聖人豈以一行掩天下之真才哉又云驕
客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
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不足觀也哉先
生曰聖人本義是驕客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

正爲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客故儘其極至于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于驕客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客之害小如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客乃成其才美此亦是言後申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客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要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禮學以作用爲性如婆羅提所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爲無善無惡則其用但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爲其學者說內則至于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子體中打去善惡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爲世法周旋舍字終成

四書章句卷十一

子思子

今故重才而輕驕客正爲驕客之不可亦是事實示障上知解也上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用今卓吾稱曹際渭道爲聖賢活佛皆是此旨驕客生于才無才則何驕客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謂上蔡所謂去箇伶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客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貴其驕客不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卽可以寬假驕客之罪則于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教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人以學求殺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更時文都弄做不禮禮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首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爲用

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造詣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著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不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啓頑固以

四書章句卷十一

子思子

人而橫議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蔽敗入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輕緊一步耳其精勵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痴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放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卽有不失之功在

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盡之心尤爲混帳

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沾帶此所以爲舜禹耳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千辭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疑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穆之流憂苦而前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無

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魏魏也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人要求說得高非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童妻子如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論職爭奪佔純是私意有東務溝四海時人胸中正多一

聲沾帶耳

只見得妙明則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之止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

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騎士及和尚等見識字樣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較良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豎細者只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則字是準則非法則意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

能名也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可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理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兩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無歸一無名是老生常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

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總是

理上事後人所見卻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爲感慨卽是此不相比附處

先列舜武兩秦後斷周才之盛幾千唐虞盡矣忽稱則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德後世還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追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于唐虞也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不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于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人下時以見周才肯受命于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王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凡人多用才上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足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爲至則或曰三分以才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說下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有謂湯有慚德仲虺作誥以釋之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于心而其臣不然也先生曰應與湯皆爲天理至道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有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

有謂周臣久欲代商文王弗許耳先生曰管仲狐偃則詐之才尚卽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理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目其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禹只是箇禹不會爲有箇處修羅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什繫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處都見全身耳

人主渾純闕失其人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問求至于開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間矣之間同正在
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
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
可知歸本心原是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本句中說
首句開端意也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
為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同箇縫處
無傷于聖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
之間然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來
句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滾歎之非複衍也

西華集卷十一

上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二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者在罕言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傳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陳卧子云貴乎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偽故罕言仁又云言仁極于宋氏之講學先

四書講義卷十二

曰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其病只隱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辨儒者不足爲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淡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况黨人又不觀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置此不應題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陸稼書云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

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舉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

之無名說得淡微此只就博學上看由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舉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

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病一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

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本與圈內所

四書講義卷十二

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海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本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本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

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

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

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要不但

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卽博學多能亦不敢違當設
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
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
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
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
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卻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
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先生曰看書甚確但第
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
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疑其爲譽也但不是
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子曰麻冕禮也章

四書章句卷十二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
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
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于流俗中
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興起之說以禮柴柵人如此則
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談與
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
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級屬知天非聖
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以
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
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

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
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
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揆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見
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
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變則當從之若謂近情
不戾俗與聖人子奢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
本天之道也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
月者演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
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

四書章句卷十二

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
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有謂苟有所存皆有所滯無善惡之殊先生曰祖陸
淵音亦能害心之說卽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
此聖學之賊也

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毋豈道理執著不落也
相之謂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接
起說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

子之多能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
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
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
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
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
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名又與聖字分說也

孟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
我待人慈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
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乎
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曲折甚

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
又有太宰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不
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舉故又加鄭事二字
惟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吾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

吾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
法亦非謙辭讓退也

有知門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
解之故夫子過辭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

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敬求辭聖仁而居
誨之意

此節要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
不足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事重難
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即夫
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
即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

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名圖妙亦于文不通矣
萬賢問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
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書不難易

先生實謙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後復之
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真知卻早已墮落禪家坑

而不知此秀才不知觀而自以爲開禪之通病也生
生晚年與人書云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

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于儒者之學亦止作
意用半自古文人無當下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

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以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即其道也未飽顏
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
深也然顏子入道功候源流已盡于此

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教親切可循序。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敘學實。形客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近于虛。自己融會不擺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過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或謂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中何得遽謂之淺悟耶。且仰鑽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贊道以假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

道矣。雖註原有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嘆之數語。曰淺知而歎之。正指喟然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淺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解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解四語原重上四字。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氣卽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未始之曰此顏子淺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融若偏泥贊道。非獨膠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不遜之物。將文禮卑。通實功輕。卽等諸敲門棄磚而叩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

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太極此節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淡之過。試平心將通方尼相照。就顏子迷時說。比徐淺處說。便覺明實。有淺看而反淡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空求諸約求諸實功。是已爲叱瞻遂謂仰鑽瞻忽。是泰提功博約是查助權法。初用衆提不得。轉用資助。引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衆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忽。非頂博約王記銘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迷一問之謂是。則末由仍仰高堅前後之說。引儒皆首飾贊道之說。啓之嗚呼。復所卓有怪僻。

爲程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吧曉講學又矯做說而過焉俯流瘴功不揜罪此外之嘵嘵置喙者益無暇幾予懼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飲之者也故爲摘出以明正學先生曰此論似是而非亦有禪悟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有次節註云夫子道雖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其在從無以首節爲顛子悔從前迷境之說有註中不可及不可不入

四書章句卷十二

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顛倒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卽是俗儒杜撰顛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卓爾湛微箇語頭接箇入釋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轉輪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帶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總是顛子自言語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是所謂高堅前後自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足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未由爲仍卽高堅前後蓋固落邪禪卽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正是禪家機法顛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

也至龍谿所謂真實之見吧曉所分參提資助彼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但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卽所謂約義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卽不贊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話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四書章句卷十二

首節看煞在顛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其說之難註杜撰不足論已卽空贊道體本然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見夫了之道親切有得於已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脈自貫今于首節先離卻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子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顛子迷悟之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卽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顛子工夫在否曰無顛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爲耶

簡道便指夫子說簡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
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
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
述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
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白見得高堅前
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
弟子皆從事于此不是爲顏子述誤特立此法也
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降其教待其述誤而
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述誤而後授
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交
第淺淺工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往道之新固不

四書章句卷十二

子貢

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步功
在乃所謂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未
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
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迷卻一問也不難博
約故是徹始徹終步顏子向來原不曾做工夫只
是所見有差密發義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
節亦是實得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誨自己述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
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
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子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
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
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
處却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功夫到卓爾纔得親
切耳說做仍舊樞機回落孤窮而強分兩樣者又說
得百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剎鬼國相似
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工夫看計云此顏淵淺知
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
悔詞也

次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卻
四書章句卷十二

子貢

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
學之得力處體出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
兩句纔是顏子自蒙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
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聖人教人只有此兩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即顏子
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說此補

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
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

聖人成物之智即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
是他學不厭之智即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

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足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

博我約義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人輒云文禮本我自存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密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

明書講義卷十二

以文以禮總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械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是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學也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悟後并博約化之是于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與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功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宋山正有進

子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 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藏口中原平說藏諸兩端即偏重於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在 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有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詞語

四書講義卷十二

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校正求字之非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似指破而承字之病自見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望德以美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美則賈更高非棄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求于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遇

假物孔孟皇皇汲汲而來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得

後儒屢聘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

高譚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感

閨門諺謂燒料玉簪價還透反賈不得耳

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

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術之子用此

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

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

美玉不是美玉耳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

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

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

故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

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太

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

三家歌雍他止欲得其聲容儀物之備美夫子提出

天子諸侯二句文我來三家自然用雅微不得此非

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日分兩

件講不得

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簡樂正便說簡雅頌得所兩件一

時同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

樂正也

有謂孔子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季札觀樂于魯

聞雅頌而嘆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豈有

亂之理孔子反魯之後只是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耳

故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先生曰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

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

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

楚要混而爲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

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

亂則其時舞象簡南籥大武韶箴大夏韶簡各代之樂

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

孔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

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

只得憑其言而推考之以其猶近于古必有其本若

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

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

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

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

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

先儒卽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据未嘗懸度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爲典

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年註中幾闕失次亦兼詩樂

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諸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

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志與功用矣

有謂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先生曰此是

源流通變然工鼓匏吹與詠謠同發于自然未必因

詩而有樂

了曰出則事公卿章

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常義

道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

夫子之言在不舍不在逝者若眼在逝者非不靈

然止是佛老見處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隔礙也

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

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

其要只在慎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要須自

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

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

下面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章之言

此章人必不宜及道字皆表黃葛黃亮諸邪妄語

之後還末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

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

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

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

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割裂

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信而已矣有正之者謂說水

與天運物生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放然其

知道字渾全猶鶴突在又有謂如斯斯字卽水也

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則已成兩件蓋聖

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

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

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

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

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審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

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卽一句合頭萬劫驢

明明就川言道卻云不可著川此卽莫將境界示人

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濫閣矣正朱子所謂如猜聖

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傳

記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費則又加粗矣一點無忌

心傳可佛罵祖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
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
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起沒已鼻弄成不慮耽東西
不似模樣朱子云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
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
曉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膏屬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

子曰衣赭纁袍章

終身誦之不足自喜自誇是以爲至守而勿遷四
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松柏意中有
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
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
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
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時節
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

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機微得
出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嶽岳欽崎間奇寒艱澁人力又
而掩蓋磨滅之欲遂復細讀之令人悲然故是歲
負氣耳赤梢鯉魚終被寒盡浸役聖賢正於此處
修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勞嘆一餉也

子曰智者不惑章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
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
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
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顧岳永慶
功着山樵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詳
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于是非
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
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
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
之妙無窮達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
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

能爲者一間未遠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星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

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也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謬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但亦可不必要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箇事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不至也

西晉書卷十二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得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爲害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是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于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以可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

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然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爲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清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詩人固非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首字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爲郭敬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

西晉書卷十二

夫嗣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情有謂詩三百篇聖人未嘗不言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之不廢何歟先儒固以爲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先生曰此說本之陽明以已之淺識反疑古人輕于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信矣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搖好惡此見先王採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述此而詩以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廣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捨不相假處即天

子之事三代之直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
詩也有貢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
姜氏如齊野會尤不國之醜何爲炳然言之策耶不
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
事同道固然則易充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削惡事以
杜奸何爲老婦上夫之可醜見余夫不有躬之無行
皆曲著其象耶其意總欲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
其自悖于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深可痛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三

論語十

鄉黨篇

第一節

鄉黨小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第二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解只作相酬談失其義矣

侃侃誾誾此中自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

中庸卷第十三

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

蹴踏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和而和欠與與從蹴踏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

道處張子三十年學 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

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第六節

易義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詭聖人

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

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初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

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傳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含物而求之心

是自私而用智矣

第七節

中庸卷第十三

齊必有明衣必有廢衣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意

第八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于形容聖人處矣飯

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總與厭粗念頭無別趣者不知味貪夫講究時人

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佳餚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謂刺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埋沒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甚杜實易牙

能勞斃毫末者耶

第十二節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厥莫而不問焉耳
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
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第十四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
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于拜有專敬從朋友之
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
之理則同于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纔有可
不至于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
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
舉其極重者言耳

第十五節

有盛候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須知聖人之
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球球碎碎分明畫出聖
樣子

第十六節

升中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
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第十七節

有云聖人一龍一雙終其身不過禍災者時焉之也
變文以況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先生曰聖人

無非時若以此况聖之時却不得時字小

有云聖人繫易而首諸經爲夫不濟者之不足以藏
也先生曰潛止就初九言六爻無非豈無非聖人
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許慎論學術其時高
就上面推出一種順逆先入消犯乎成火微生
水面滾球作用陰符素書子方得之以興漢文景
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迥異殺殺不知由
韓管商而謂歸黃老本是一家客居但有淺深高下
之別耳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
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
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含有分毫
氣力狀助得他者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論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

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一

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暢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

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天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士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都將三代

以前看先進固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

六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邨王猶次義也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者淫勢利儂巧浮薄皆殺

也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爲避轉相效慕爭倡優市井之衰嫉禮義廉耻之說憂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未之能也可爲太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顏子所見已判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今哉閔子爲章

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終之

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一

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

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便必非

春秋書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卒然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

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

道耳書記溫寶忠厚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

小正爲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

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婢愛教自立馬頭出

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

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

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爲人夫爲人子者其尤有晚妻後母俱當三復於斯

季路問事鬼神章

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神究竟

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而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有謂幽明之理又所以爲死生之理先生曰此義不

莫墮入天竺國去也

有謂聖人知命無所不通學者但當守其可爲可知先生曰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爲可知處莫作兩截

魯人爲長府章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當合理片言卽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荊公極負氣見

道便不得不平心正爲此也今見有賢重人終日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人理一小事絮絮

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歎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使無事權坐自類

古之人君重一嘆一笑豈知老生嘆笑亦著實可耶嘗自珍惜

子曰由之要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淺故警之聲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爲學非爲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挺耳偷鈴見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

四書章句卷十四

矣子貢是合看比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

者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幾

貴到成合此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含糊不知過不及箇意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有夫子謂過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有所爭在此

隨問隨會但言二子皆失中而迫以中庸爲至意自

卽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

之况并教子貢又資中之寶矣近世儒者淡齋象山陽明之禍何不敢接引才高之

而淡取謹厚之士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稍著偏，則所取者，率多乖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頗廢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不及，泰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不及帳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有云：冉求之聚斂，是陽爲季用，而離季於民，使其勢有殺黨稍弱，而謀不得成，不是爲季傾軋也。先生曰：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卻是聚斂附益也。

以書魯哀公十

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亦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勤斷之故。上面說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當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隨來若說他爲季氏傾軋，則失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其其解，說伐諸夷，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詳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雄，險之術，卑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賈誼當先交鋒，進而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

從國策來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處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癡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東外子幾取維門人皆稱質性，其美閑道甚，正宜孔門皆下材，而謙維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卧子不肖，觀謙維開闢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針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開道許之也。傳習錄

以書魯哀公十

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因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卧子又獨宗信之耶。蓋于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有云：回之所以近道者，以其愚也。先生曰：並無此說。老莊之見耳。

有云：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先生曰：天命中安有愚。理大智若愚，愚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

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通不足從也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爲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踐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論語精義卷十四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相矛盾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莊子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計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節要

不皆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人看得退字礙眼并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辨爲輪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脰續鳬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慮陞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

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遷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贊皆以爲活潑人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是道却全體本領不趁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則未嘗大任亦所謂大臣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

不可則止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孟程大事看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

具臣正爲無此一句力量如伏願與族泰山之對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試逆不從猶存斯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歸漏百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誣人亦惟其佞也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聖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奮頭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責子路之謬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文此猶道西門子之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論非後輕例以曲出之也

自聚筮子不端正亂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見議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何等人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議始得幾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其渠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此句是揣發其情不虛其疎妄下二句是激

傾吐不是笑其無具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逃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懷倖俗腸斷不至此聖人好發固是通入境地看低不得

點爾何如一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錯過意猶去其下者便填天地是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看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看會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喲之緊與喲然嘆曰句相照爲

而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少有細下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

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智人之狂也智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相疎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風從聖人胸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森森存者一段說話已滿喉舌間却越起越謙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做脫三子只看此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

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有謂點言是山川優游土苴經世先生曰禪子看得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貫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莫春游詠興舞事又不足兩境後人于聖學久分明便看得此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善教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卻正是心體粗也又曰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件

有謂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

耳先生曰只道得外面事卻怕差了裏面此語微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曾贊三問總爲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合之

在言外問小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果對山竹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末兩節問意合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者點自己印證非推敲三子也

末兩節問合之言對與點看不對兩山看夫子所許實許其爲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求赤之謙足爲國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五

論語十二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已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

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緊

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間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

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以決此一句

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朱

西書講義卷之十五

發之精明知若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類類本

舍本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達復也紅

楊點雪雪清處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

克已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

卽心卽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已又須

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已則禮自復重在克已克得一分已卽復

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語

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

下原有雖克已而于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

已復禮爲仁其禮始固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是

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已爲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
賢以下卽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已下手到
已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
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艱重
人不當出此道也

朱子謂克已至精底工夫到節文久闊便是粗者未

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

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

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

克已又與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

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已

西書講義卷之十五

盡譬之治亂克已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

痼疾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

治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

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

是

禮方而仁固只是一物

克已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到盡

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

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為必無一日不克復
天下即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各
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
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
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日子當去其所云克已是
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
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為一旦
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為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
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已論只坐
一箇心相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
忘工夫到此已是大變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非
此了未盡處夫子多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已
禮是指雷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復禮
事事皆仁朱子曰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
天下以仁稱之非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
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
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
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
下歸仁合此較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
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爲難
何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

思量偶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
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為非吾見其終於不通
已
最粗者以歸為歸往之歸其自以為細者不出龜山在
吾度內藍田八荒考屬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釋
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
中為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縐之以為神不知
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
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
侮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
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度近而
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聞之說
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
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
外之即內耳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已間隔便不能歸天下
為一已既克已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便
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
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
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捨入
子所闢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証本文并証朱子

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後猶如晚年定論
微言等書皆牽鑿先儒以傳會其邪說課程朱亦
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

有將已字與天下對看云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
以天下爲已任故克復而天下歸仁先生曰爲此
者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誤訓克已復禮原
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以此爲仁止是
佛法慈悲廣大耳與聖門所言仁毫沒交涉
天下歸仁與仲丁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
滋潤一邊是頃刻注滿

已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於仁視
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已上著力所謂素性克去者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
非禮却易視速惟明德惟聰幾不達便不明非禮
便不聽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
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爾非禮便與已
字不同朱子云克已便能復禮又云克已而不復禮
則墮于空寂誠僞倖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
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是也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
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

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
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
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
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
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
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四勿字用力全在木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
得若酸欠火隔陰隔消燦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面
禮復于中程子由應酬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
坐忘也

人將顏子克已言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
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
曰克己是復四句上札定硬塞做工夫莊周以孔
子爲其拙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刺耳不可爲
典馬車

勿是只要勿能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總計至明至健二句似于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
本文所有非添出也一向非字便是智非至明鈞以

知其非說簡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捷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韓補闕文也

仲弓問仁章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有而後可以復仁體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卽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

更無私間斯仁耳

只是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

下景象耳

出門使民與不略不閑立在輿終食造次顚沛等語則何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回剛中抽出一節來說平如木原不動但微有感於木淨只須失去便無事使身痛痛似輕而木原不足虛邪痰病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人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

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則則不是詡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則則是仁者自詡非詡言卽仁可知

心常存在爲前一層

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則則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大做此之所以然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司馬多言而躍夫子與言每簡而不盡意理使之淺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贅直

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

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致在

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覺憐

晉人情恕理道亦是強固道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德人開釋易落囑達家訓死生有命二語已走

入二氏解脫法門矣有下夏意下君子敬而無失二

句方見死生二句不足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

命也

吾有老友善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

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喬阮之放誕正情

極也祇益悲安得解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

來可悲至死其矣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道

一俄耳求仁得仁又何怨怨便知所求非仁也

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

一時爽然稱善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

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吏之何如無心

見地淺濶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見此節道理原推闡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內

云云注以爲不刊之辭下應仍粘煞兄弟誼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爲務外好

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

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

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友求於近耳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

明者正唯用明之不逮乎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

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只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子貢問政章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卽上句所政

推帶說出禮之殺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

作食足兵足祿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

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至子貢以三項問

夫子方以三項轉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

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

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

是誠意字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

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

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

後信可乎不及教信之道正如殺粟水火之仁不

更無教仁之事也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失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遽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待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食廣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一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問而答之如此要之

四書講義卷十五

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至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助得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此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本指忠信誠信固有之長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乃講到心德上去

子貢談去只要在二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去兵止就是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信也

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

此是聖人朴實頭計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人打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如何聖人應付變局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耗死句下則聖賢是富頭中說大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二者中其去食則二者相較者原則不得不不得已即指前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揀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

四書講義卷十五

第二問一發必凶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棟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子成之說不下兩層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語則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觀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

也得子貢之辨正文實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
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
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
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鶻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
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備註中之說
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
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有謂上下之有辨賢否之不亂以文任也執車旌服物
之等以相繩而惜者無所備置然愚射御之旁以爲
驗而詩者無所備置故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
綱絜繁飾固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

四書講義卷十五

一

儉陋漢恩亦唐魏之遺意斯兩得之矣先生曰文
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間氣質
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
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卻說得太偏
故子貢以振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
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竟重文說則病不
甚于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
本輕重之差然有文質尚是同一體上事若如所
云則文祇是教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
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
即佛老之見與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

正如他窺見佛老之蘊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
却又窺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
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
自別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

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輕輕矣

良知家若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
用偽也嗚呼此其爲賢耶其虎豹之尊耶抑犬羊之
聯也哭踊有節以爲僞飲酒啜血以爲真食稻衣錦
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稽阮以老莊淪晉金
溪以狂禪陷宋王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四書講義卷十五

一

同一爰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
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調租賦稅賑濟也
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
也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舍取法而意卻在
用此正針鋒相對處有微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
非腐卽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苟
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
也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十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衍
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蕞蕞兼井自是孟子時意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是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著因用兩下錯雜處只是行微不行微原不會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微也便是不得微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是即是行微百姓不足即是行微而加賦諸惡最緊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若生逆禍而達事情也

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變二猶不足豈可行微有子舍行微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

西書講義卷一

五

君一邀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微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微行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就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畫作取與之與論非不細大本意矣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強之田不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

則千古未有善爲之畫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不遜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鯁鯁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二句李嶠腊朝涉二句中宗李嶠瓌有子李嶠無兒可致應制最忌傷時宋江陵進講至放勳祖落曰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淚服之故敬此節文以重上輕下爲得人禮此說如何曰此說人心術人品看詩書所戒古聖賢告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寧憂通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司列皆以爲不美對策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相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

西書講義卷一

六

文以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即題目亦不啻遺忘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本年習成諸婦之俗閭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嫌雖自按必懸壬子從未仕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有功哉程子有語延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義之曰士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貴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道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肅王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若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章第一頁念來便有箇義

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
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
宿語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
領會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
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
下節在而要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張問政章

此章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七

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解於行之說

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

之所以爲之者立誠之口也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驚外而

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

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

但有思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

意思早已將仁字刻却

子曰君子成仁之美章

鐵鐵相引冰炭相連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著服人之

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
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

君子小人之心好惡本自不同倚賴相與運道因緣布
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口已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

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

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

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卻轉折與語意不相背蓋

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八

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饑先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

也如此有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海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道耳非性分之德也

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

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章上之風必偃只

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則偃率民以惡亦偃

革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子欲害而民害上已說明下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

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處以下人雖爲問達而言然此一句只合觀辭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下字入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

此爲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是藏於密境界

有謂守已之道必失世之宜厭入之情或喪我所執惟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先生曰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義矣淺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機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

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處下人皆講向外面用去不特此曰者說坎已先將質直割斷了也此比

子張之問同向外而更加狡黠矣

章句

先事是直事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

只先說直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

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下

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通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

答部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

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

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今樊遲徧泰也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

在者直已仁矣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

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截有兩

病恨只一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簡功用廣大處

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日用舜湯做箇影子

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卽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卽此節衆

字也諸字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

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愛

義以成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

此重在舉邊

子曰君子以文會之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而
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
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

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開後起者得與斯文約
禮必由博文文字是其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
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嬌誇權勢攫竊利貨
滿胸坎皆惡根蟠銅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國朝書畫錄卷五

蓋國朝書畫歷歷可見其文之已神矣其神之已
實會一也抑又言公卿大夫士之書畫其間亦有
輔仁由文者矣其書畫則與文相輔而文則與書
相輔人而於此者文之益而於彼者書之益也
用其國朝書畫而文會內見也

皆謂此一說與之即與之益其本無異也蓋繪畫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為君上之政者後世看若上是極樂事誰以為樂則
自是不宜先勞而後樂也然則以為此若我為君
上便合該先勞而後樂也然則必勞而後樂而
後快然然則樂耳若此則先勞而後樂便有多大利害此
仍任人欲極樂上講則直是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
倦方是天德正道之至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

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

利便而又不見得看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

有同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

利便而又不見得看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

有同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

似乎平實淺易故按註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談不

知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仲弓為季康子母

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
無不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
我知故著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邊取便了亦不
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辦才器使無不用不
之嚴方得

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

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體大明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

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

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見

得此意

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幾千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

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為則又多樹黨

植援自為祿位計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

法乎必上下先大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

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

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獲生于

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

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

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為此曹

增多少利竊耳何益之有故予謂舉賢才一事不停

常竟滅卻世間由大倫

子路曰請君待子而為政章

聖人得政處分循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制微之難于為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議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有克竟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患先生曰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

論語精義卷十六

三

字便見非此不可變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
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因不可強為區畫然不可因
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為正
論以自見也如傳習錄有言輒運賸致國賸不受羣
臣百姓請輒輒請天子責亦未數輒乃尊奉如上皇
故事紛紛做作如式也感焉徒見其滿腹詐偽卻便
弄又曰偏又不曾嘗言子為政子路設問其理當
如何夫子亦只就理商量計及己身哉

聖人道簡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
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為偏政不能正只有我不
為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為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

公季栢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振痛哭奔迎其父

致國又能使刺職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
必欲輒為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我
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
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
于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郭必當全魯益應佛
胎必自護晉賊乎胡傳立郭之說亦屬臆揣未必聖
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
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衛君之言非為衛君而委曲
為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

論語精義卷十六

四

事不成則禮樂不與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
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
和即禮樂與非約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龍機特亂之朝才當無禮樂則謂而不可謂之與與由
也不與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亦罰雖層層
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末節正綴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
可行故無不順不順之患禮樂刑罰之典中包在事
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務要
是正名不是重名字也

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為言之重大如此

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有謂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便足以有辭是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于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履之召必須為他謀同費赴佛胎之召必須為他定中牟乎為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侏侑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漸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道講學錄章

因言講學卷一六

五

上字即君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字故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而三句纔是說功

信字體用表裏其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贊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淺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

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壁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有謂六經之為道使人高可以至于命而其次亦不失為人用達政專對舉人貼取其用耳先生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洒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香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為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詁為其次之用即分體用內外為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為學縱然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于此

子適衛章

庶矣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

西書講義卷一六

六

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無舊德而思振興關關榮河遺黎故老得不動渭南後邨之律詠乎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聖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理固

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

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則上虛勞故加

字從王道次第說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過夫子冉有鎮日相對

立倚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篇吳展之人縱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已

伯恭陳周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解之益不著耶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典學較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遯志已見及此而不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

子曰齊人爲邦百年章

齊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錢穀極其時思慕之語從來亦在德慈母之懷期願夕復不知其樂

四書章句卷十六

搔摩不至反唇碎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暴心推難處恣其撻辱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是從錢穀之世而思聖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葉公問政章

近者悅遠者來懸空著此二語臨著無窮情葉公勞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章

欲速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鹿迫窄躁胸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語

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連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上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上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任真無我究親平

四書章句卷十六

之兄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勸之其意

冷而嚴密而正

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平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

安若云翼不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及外飾而證攘爲本質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

有權之說所謂微析之

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

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哉

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焉豈隱桀者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忠字兼恕義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爲寡廉鮮耻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能傲鴻認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污下鮮不由此

四書講義卷之六

九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然則而先備之也行已有耻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郵學竟講說每章要尋出一章吉要以此句貫下節劉肉自磨皆庸人自擾耳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言貴往得見聖人聖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者亦寓其中自猶同是生質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往得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是不足在猶復得四顧無人落落安屬離子尚云等取一箇半箇勿令四顧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玩必也二字聖人意思中已自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

在狂狷難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子曰君子而不同章

不同正所以同是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而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辯意也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和處見其不同

或云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種子特爲此匪苟合一輩下針不得不如此

四書講義卷之六

十

林鳴耳先生曰易所云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字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明堂之日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

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具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

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矢鋒田野復有和字根前說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

立心之自名之耳

啓謂謂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

其子弟皆禍私人而忘朝廷爭權榜而無實行正固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網斥類戮者亦宜矣而至

今門戶之流猶私相補訟不置難賢者不免何其慘

耶

今世之士皆喜同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

一人不適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

者則又上

在家必惡在邸必惡此又所謂手角不可謂之方也

須知從來只有此兩性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總經夫

子斯夾方覺立言無窮痛耳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

文改義非謂鄉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言不啻爲陋是活法是定法

不憑著書不言取人便如扶醉漢教得一邊又倒了一

邊也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和制又不好用黨外

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

有位固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之事理時講會大帽子

必要帖在大臣上說應是本義體罷託異而出矣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意難易相反故用而

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偏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以不道

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爲事

說是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

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

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

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

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

用上取說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

然不因李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有謂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先生曰看註中公

而恕二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

高自貴之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謙究越

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裏畫而得

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

自不知其爲泰小人耶皆希慕遵教守希慕遵教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只形容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於如字中體會微意

帝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因

圖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有云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純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又有云切切惇惇怡怡

六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先生曰六字

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出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惇惇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偏偏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於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切切惇惇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惇惇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又曰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鑒

下此六字矣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中中如天大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表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亦可以急辭非緩辭也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卽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癰砥毒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

圖書講義卷十六

十一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邦有道之殺固不以益原子卽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殺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殺卽棄田委吏亦非殺也但存記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太小計殺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謂聖門之學求仁爲宗先生曰仁難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言也

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甚之釋子謂坐立化卽不無若說先師意古猶未夢耳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本有人欲不淨不截而天理得復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莖隱於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磨之

至使四者內清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勉強工夫相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與割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澤南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雙

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語不是體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舍下語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克已者內盡不行者外勉正相反

說簡不行便有根在處刻處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月欲其脫離解索也

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己已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本皆不足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言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其爲不仁可知也有將原子上橫放入絕情滅性一流夫之速矣然道不著原子上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

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世大者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說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付人以果報之說網羅抵

四書講義卷十一

一付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其

其死焉稷有天下若講得錄計寸量更加功過

應爲田似享順父母也算幾功幾罪放生也記一

意隨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於是

四入仰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象含應禍福之

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答适出之意看得如

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

佛氏喜言報果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迴無對會

改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

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

奈何

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御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

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

識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而不得

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

人思識邪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

說此却是儒門公案

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

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會當惡

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

爲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客有

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

不患無患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

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

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

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

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

人之灌灌乎

天下酌中將此之說皆主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正是聖人之忠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或問子達章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達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有謂觀子產而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先生

曰此卻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卽有亦是機詐

秦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子特舉此事

是表微之意

陳圖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發然終其身無

患者惟敦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

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

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

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

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纓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斯

終也先生曰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敦仲三

歸旅樹反括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

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齊傳畢竟不足法若謂後

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

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

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百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卽是其不可爲處

人皆以康靜恬優爲短於才則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康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西書講義卷十七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大則不可耳如孔國王孫賈反賢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法

看註云然則公綽蓋康靜寡欲而短于才者是因聖人而知公綽之爲人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當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長則豪傑失職

一此此皆言內之義也

一路問成人章

文字中更有合各成其爲知康勇藝分之說也渾化

其爲知康勇藝合之說也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有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變

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兩箇亦可以爲是過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

可二字意思

注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

之則大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

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筆死

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發子路達

論者不正而似正也

四書講義卷十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未抵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有謂分均以年年均以德小白當國者也管仲召忽

先君社稷宗廟應當擇其可者而立之不當輔紂以

爭國差處在此到子糾死時管召死與不死各行其

意無一定之是非矣先生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

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入例也公公子在

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

爲子糾之傳非齊之家和倍義之執政大臣其義俱

常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釋其可者

定策援立惟我所興廢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

矣故管召但有從公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

此時責其非也凡謂之卿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

乎齊萌息不食其言春秋我之卓子亦非當爲君

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即罪

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

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然出脫管仲可以

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于前又失節于後徒

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命皆只稱

許其功而末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

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更待後儒發明矣

坐不勝夫子大肯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

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

能止也看本章自分明

凡合諸侯曰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

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

臣之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我更有大義

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

想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

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

得據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言甚大君臣之義城中第一事人倫之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連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有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示計臣之論焉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以冀弒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之此義不明大亂

道矣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國主之霸也故余謂計中會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夫與白文意今若將管仲另分在管攝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體之義也

聖人論管仲其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于糾白之義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革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節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時無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君怒之功無足而

褒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

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于此皆未微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有云爲傳從公更委贊之臣不同又云是信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善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假章

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度

可以爲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

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大子未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論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來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定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所執可之孔

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即謂靈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

有謂儒者之說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所急在用人亂國用君才未必非亂用三臣正是靈公善用人才先生曰此只就衛靈公之不良而推論及其能用才而有一善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利用之豈止不喪哉

四書章句卷十七

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修德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身飭行明矣豈可謂儒者之論爲迂闊乎此論有善世道不小亟辦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賤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丁弑尤親近當討天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

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天子事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無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于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四書章句卷十七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蓋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猶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在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發心在下者步步跌落更無中間立注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契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持持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已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川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所取

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卽希世爲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講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講清夜思之畢竟何物爲也可以悟矣

遜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爾書講義卷十一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

力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良象有會故果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卽於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存正至善傳此理燎然又何內外之分乎不由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

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多思解出位非也更前思而常亦不可多替其矣

有謂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先生曰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同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

爾書講義卷十一

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

有云良之陰思之體也虛而能靈也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直其上則一陽直橫而養其陰故其絕名之爲止思善游當以極重之力止之先生曰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勸陽動而上至極而止

與否止不同焉止爲力制長止則安其所也又曰此是會子嘗稱此言以警省警思之道已離却兼中實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會子曰二字下文義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正謂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發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卑人地頭看憂惑懼愈精微惟盡正是仁知勇極處我無能句無見體象故子貢云云

四書講義卷十七

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人於求句多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相養無意味也不知此只生自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語高淡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有道之爲謙詞印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詞者于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其實無能皆求淺得淺矣

子曰不逆許章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遂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解僞逆卽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問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會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僞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僞所以先覺也

逆僞正爲不先覺而生

覺字與逆僞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有謂先覺是定其心而不以物勝先生曰此釋氏之說

四書講義卷十七

非先覺也

先覺止以心爲極則極處尚有未盡問覺原何不是心

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謂以退爲進道遠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于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然求得恰好被天理一照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天之寸一毫那移走趨不得待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開符接縫功
可或人之論只是處好有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
此一處原來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齊民下等親親親俱求便是倒行逆施有以
愛禽獸而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
之爲大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學學本
天

子曰莫我知也人章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則四平八穩

何嘗講義卷一

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
差排箇上達例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

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子曰賢者辟世章

有謂辟世是談話黃屋之樂戲弄王公之側先生曰此
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辟世矣又曰東方曼倩詎
足當賢者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
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有謂諒陰之禮必有其人如商之尹陟周之且真而後
可以行此否則禍亂又由之以起矣先生曰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
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
人將禮遂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且真亦安能代
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有滕文公因孟子之言
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
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
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
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將禮雖不行亦
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

何嘗講義卷一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
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
割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
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
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己有異與只爲修
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量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
修己以敬內這裏而地分微潤遠在

安人安百姓其修已工夫尤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教

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意

安人安百姓在修已外推廣固不是謂一敬即了事

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達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

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

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

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

愈越外而達一步正根本處淡一步此中層次無

不是說一修已便了

有謂安人不是隨身所值隨人得力豈有益于天地

無愧于此表若如此是亦未可求成荷且之念也

生曰一篇西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前說物

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即是求可求成此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八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大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會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橋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前書卷之十八

然字衛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淺非字接口卽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斯釘被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有得世間陳腐繁重皆成外物却要過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廢棄遺棄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合卽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其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卽爲邪神所陷溺入德之賊也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會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子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會子章一貫語頭攪入此章不得武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尙且耐心有細註去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

援引子貢程子以之援引上蔡再闢游尹之徒非不爲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博學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疎然及

明道讀史却又看有過不問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品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寬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齋室之幃皆徂神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致人也則以博文約

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至其大者江門師弟違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嚴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道詞以充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活潑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為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天主人之事一坐一立執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為運水搬柴頭頭

是道不至于猖狂恣肆破焚決籬不止至于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日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聖故同樂箇一貫字其實如水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

此章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

人都不要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仰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人而巳此其所以無爲也

堯舜易紹堯堯諸人豈易得能紹堯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焉

四書講義卷一

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也堯舜之尤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堯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聖德重也則卻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是四十八德乃謂堯舜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行細字義俱求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則一語頭非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巳句極寫無爲之狀耳恭巳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字又云既無所爲則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

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穩
疑人前真不得話夢也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者故註云人之所見如
此有謂恭已即無爲又有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
已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
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說
處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已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兩其字指
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
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解

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
窮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

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
字或有做言行字便與孤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

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
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進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

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字
之象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己最是爲仁之害故夫
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着力其事都在外
其型都說裏面

無地不求嚴憚切礪之益只此嚴憚切礪之心便是
仁處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
嚴憚切礪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
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朱子謂安鄉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事賢友仁之義
事賢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遠迎禮遇

一箇不仁耳
好名微逐先將仁字根荦剗却

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友鉢私
與壞却後生多少材質

近世奔逐聯結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
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
友之之意所必至未始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

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
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佞成其不

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
爲仁所求者爲已何事也事故夫子廣之以此
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
心爲何而發只是向裏向外爲已爲人此並
惡我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夫德則曰非禮
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
之見樂則節舞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
處要之非本傾盛大用他不著也不假說至
有如此則有二三義十則對前代

止夏時殷略所見也
不獨法制禮樂等也先生曰總攝得四句
上而別見簡情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類
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
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
外而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
頭則處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所云二義
舉一槩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
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合不合欲於言外求
見其于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
就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雖古此并監周
爲萬世立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克不確當朱子斷以
稱春天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

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
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
詔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
詔簡之至豈專美舞耶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

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論一
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所

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敘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
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
勿壞之意莫草草洞作六事看過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遠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
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護耳不知彼他瞞過多少

此沒處躲閃

有謂此是苛責賢者先生曰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
論言聖人下勸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差越越
爲聖人必無苛于君子寬于小人之理若謂賢者
回護不宜淡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道
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
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說宋儒議論皆賢幾無帶
以此爲罪則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
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厚若云

賢自待而以不肯待人則是

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

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將便

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

此倒角模稜之說

子曰羣居終日章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至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
之徒標榜梯媒乃迂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

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體

象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好頭便

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

已無骨子了更從何處把握耶

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右存心

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

故處器徑頭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穩故有下

衆別辨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理皆指其

則以爲細而爲成空事義爲實則

所以全此質者也若無此

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事指要則四

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法矣固不若都

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金節總說制

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

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以

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

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

字一析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

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為實必禮以行之此指著賢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聚意不

意

以上句為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皆次開闢之是不

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

朱子有命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

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甚精則君子之

義只是合宜而行之理以出之是則和為其

和用禮以行之也自和然禮又無放散以自之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

未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

到成終乃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

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

也

看註云以為贊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遜成

必在誠實曰以為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

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

禮行孫出一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為

嚴範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
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

種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羣爭黨之義若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

述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

其矜羣只是一國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

而字一折此間須立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

有矣故如李杜高顯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

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

著而來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寔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

瑞胤皆朝廷適生此輩而門戶借以行其政體

之私反其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斯

自足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

非聽其自為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

人而敗壞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

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例併做一
人一串事便非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
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

有謂心論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任拙而能
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并廢其
先生曰小人以智略舉亦自可用但不以言舉耳
子而議工安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
說數俱乖角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為做工夫地行之者

一言非為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可子貢問一言非問行

或將行字雖却一言竟錯有子張問行之行大經

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正是恕

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
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
字竟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聖釋氏本
之教憑他說仁徒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

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
人學問心術間為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為聖學者
禪學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仁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害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

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
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
改計此註直至微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

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

好他此正無有可疑處凡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舉

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

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
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至精術至細案之說也
兩心字同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公自己
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字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能此境界乎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其然必聖人出而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年之迷無一開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即在有覺之中

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于人之弘纔說弘便屬加之意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希道之亦有功一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當下便有警悟覺悟止是聖人重加一鞭翼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因不因人爲存亡然人所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聖端之學言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不止矣彼自以爲見者大而不知其白小之也

人字甚大與端平等觀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楊無君必無父禪學直欲驚人

子曰過而不改章

有謂聖人廣遷善之門若曰必過而不改乃謂之恕辭也先生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而不改是其過實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則回護之詞矣聖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定非乃邪惡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政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衆樂吾謂果老築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也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格致格致則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家築也彼學陽明之學者當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必更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焉爲彼所討誤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謀道不謀食兩項開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存君在中者皆不必自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

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後蔬草可終身玉食

大受在

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者推論則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

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

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我也

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賈又同夢話矣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

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奇焉可道之

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

亦可言大受耶

子曰知及之章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莊嚴肅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

其失甚矣其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過江未

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于水火是

謂蓋頭處正自不輕人于此說得淺矣

更無害也又向利益急急切外加一我

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莊嚴是裏面工夫足纔克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

候不到此便有弊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中莊嚴

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諱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殺守意合看乃得

動之於禮此足信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務又

之真

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為

矣特所以不可不慮原在君子耳

字裏面原實要他忠清起來穩根已後知而

知得後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

事君子二動慎乃職亦止是管保祿位統食

散字粉飾耳其本心金實不是也故親利之辨

上學謙字時講究起乃得

大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諮食君臣之大義
誤人處看原意辭粟聖人不許則嬌廉亦非命
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
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
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

字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過者而

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

為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

何嘗求多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關文棍

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乎外乎

惟其能達故曰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

達越不肯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

時文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為文章

自古真誠可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然後

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

模作詩但講辭物時或復講

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

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

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

又失聖人之旨如鍾之字厚求叔子因于瞻論文皆

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華也須知達

是達箇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為箇甚如此然後見

達之妙

要知這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常人思議不

可從向辭求達也

後世講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尊著耳

師是見章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這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

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大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

聖人成感轉相充知細微推達鴻臚無不恰其所以

然處更須領會此一分不到下面數句都落空去走

入漆園罪非由家門下而不知矣

論語中項項居居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論語十六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章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偽異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飾之罪舍曰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一節大意直對今天顓臾一節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家患也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卽指顓臾說便見

有云忠信不立則鄰國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樂之樂不能以降天神文德之先自有壯國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尤生曰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勤干戈而言謂卽有不服亦止修德不事威武耳文德卽忠信仁義卽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爲然其病

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大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大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大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不會識得道字耳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終之以庶人不議怒有漢有諸侯大夫之僭竊耶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禮樂征伐放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乃謂有道也

無道只說諸侯下而大夫陪臣都包在裏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

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是諸侯之罪則可知矣
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政之責矣吳氏謂下章
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於
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為君者必有
天子諸侯皆若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訪侯代有天下三代之費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
與諸侯皆若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
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聖天下皆
而皆自泰府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
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必無封建亦必

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所以
可睹矣

子曰益者三友章

有謂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先
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皆是推窮本原然須領
之先已當取友也

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令
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
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
內外之別

兩者之樂如米族須宜新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
主綱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正
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

知天命而不畏也

有讀書若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敬畏意思不能
此節修敬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攪梳一思一件都了亦
無事時全然瞎賺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

無事時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
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熟

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而
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我強純則
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
一不稱看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

游動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墮危驢劍肉作虎
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
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
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
餐純無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說能實待時已
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為一反以
為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
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
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聽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
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尋常語語間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慮思
在當下非為將有所用也

九者次第雙峰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
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待又就事上說其說
雖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
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達無疑之妙
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志道二字甚大不特指為功名也看孟子廣王
其雖自見伊尹處樂樂樂樂之道所謂求

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因甚欲行道然出
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
二句平說無倒重行義句意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言云出仕我字不重子謂
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
亦同惟君子之仕卻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
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此章大意為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為論
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于首陽只對有

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為
千駟夷齊之稱今稱亦不為餓於首陽故此處齊
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出讓國

義然此餓字却不為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
止云餓矣後人罔誤看此言遂有謂夷齊無死節
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疑人前不得說勢也凡
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

到盡類如此

有謂曰民稱之則雖賢人雖學士大夫於今亦未必
稱之者矣先生曰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聲賢
夫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遠志叩頭乞哀之說

策夫能改正而神野服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
之此皆後世諸婦小人之過漢唐即未必然况周賢
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
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
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辭
無支離若今人於已所不曉不官老實問人一字偷
偷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
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
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辭
無支離若今人於已所不曉不官老實問人一字偷
偷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聯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

論語十七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是解者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
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
之說相表裏也

遠近一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

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

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義

微以之看康書湯詩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

家後學不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

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不是原本當也須是由遠說理方明備耳王張

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

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

無惡為本體先已腹誦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

如盧格詩話然語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

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

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

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

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

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其最惡者只一

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

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

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

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甚意本指近遠之故直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

皆習於善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

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於善則舍習固有好事然相遠之云實為習於

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

者遠於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

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

豈得混得習善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

必強得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非教之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

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

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

善惡變化教勸人為習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

哉

有謂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不聽其自然
禽獸亦有習相建處

子之武成章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警
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
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下於庶人盡人言耳非
君子自作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無武城也

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生教之君子言一國
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乎
子比爲縉紳士大夫皆莫不勉焉邑宰亦不勉焉

現在有位不然竟足乎游自命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爲分君子小人
說不去故詳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

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
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
小人得之則易使矣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
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費用

耳在大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
併處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之義

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
便是微上微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
看得禮樂二字粗止將禮樂貼絃歌講連集註受
矣

後世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諸林名臣循吏等傳
凡謂三代不可復仰是不仁其不仁也由於不知道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開發

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望聖愈出或謂上節俱屬
子之言固未嘗有假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會又何
嘗增減片辭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

是夫子之言而慨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爲
治之此所謂假之言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
問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平口氣是決辭不是疑

朱子云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有理得則仁矣
非是夫子說不出心有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
難說說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
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行

卽指五者爲仁也說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
及天下爲仁也且不言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
意也

心存理得凡從事於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
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
服法火候也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於仁而不可謂之卽仁
不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
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
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爲內疚而爲外憂

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
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
須有別

下五句總是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
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側正觀釋
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局面也

信自人任敏自有功能行到此方足非爲人任有功
爲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
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
天下功天下也

子曰小子何足學夫詩章

典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
邇二字緊括其富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其活不粘
君父

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而牆面而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
於身家日用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鍾鼓總指禮樂之本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
也

西書講義卷三十

自表黃真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
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狐禪悖聖學矣萬
本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
俱以詩中字樣爲戒敏直提一字講自千子與大
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駁駭
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
不去存言體會使實有於心而行於身其然其所
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業也若今之講師
裝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常引

章賊字突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案如

子曰鄙人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忘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維

便足八神州陸沉草生塗炭一時為君子者受

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

運不惜為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為身家祿位其

者廉為交遊則譽望尤重不知其為交遊正為其

家原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吾國天下也只有一

節字便具千古明堂傳論在內

鄙人必可為賊運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

前節字

四書講義卷三十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秘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太

都彼此章包括

子曰惡紫之章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為故可惡之

天地間陰陽人獸皆惡知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

道也然陰必時以陽必時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

無聖人最成其知於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何

才知謂入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

有人地而無人亦且吾人類而歸於禽獸也二氏之

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為

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子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

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於此以繁之非謂道

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聖人實得其所以

言非若作學字下拂視真野狐精矣

本節即是無行不與正對牛一時一物無非大理則

動一節無非聖道言曰一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

錯錯

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誠得耳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一句夫子自此而以四時百物比

四書講義卷三十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

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禪子所謂歸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其
真得入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攪入那裏去也
和那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
有是理實理只在簡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
是極難

註云真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
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
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怪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
盡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言無行不與聖人

四書講義卷二十

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
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
實處也此言錯處不得

行馬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牛所以無言全是
指示實地耳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
破耶七語原然矣

宰我問年之喪章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為宰子各惜此三年
故即以三年為限耳吳大因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即
用子才刺了荀子所論能無驚寒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道即在言下

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被實有學問傳頭作用
派頭使人上由他手不得漢唐之末是以觀矣讀灼
中志更有其巧者獨將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
即位也後以愛妾自裁絕定官寺之難而其後也仍
用前寺教以見其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為難養處易矣讀中志略見內庭立

法原有本焉若處後小其昌焉盡悍之天下事安
得不壞府制守執無不為司禮監私人相公其太監
外任執事生帖到門即易門生帖進矣至則黨排奸

四書講義卷三十

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為女子小人所養

小人所欺以為難養也豈不可耻之甚哉

此章中言女子小人之難養處而主者養之道即在言下

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被實有學問傳頭作用
派頭使人上由他手不得漢唐之末是以觀矣讀灼
中志更有其巧者獨將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
即位也後以愛妾自裁絕定官寺之難而其後也仍
用前寺教以見其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為難養處易矣讀中志略見內庭立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有謂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乃去使父師曰我其行遲少師曰我不受敗則微子不去矣先生曰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去豈得因人行止

有謂微子之去去殷非奔周也若奔周是以國外市矣先生曰即奔周亦非市周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故曰殷有

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眾附與苟免皆不也殷不得不以則不得不王二仁又更無別法可修與武王心事全明如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指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人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曾隆之至矣豈昏昧之主所能乎且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以有為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然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管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道

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意當時汨汨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成一種議論流為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汨汨見識之善後惟孔明不逆將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由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為之猶得清酒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逸民章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處仲之逸初不以過國也既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有謂出世入世不爲世縛則進先生曰世豈有出入亦
是和尚語和尚亦終不能出涅槃阿寂只在世間耳
有謂夷齊出世柳下籠世先生曰夷齊不降辱爲義
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
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義
事例皆誠仁傷恩之禍耳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則
親賢之世好者耳若王功臣立說是殺世情事非若
時本義也

書講義卷之十一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繼他朝以
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
材力和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許力處裏可以爲天
而不可以敗故人其中心机程而爲功臣者又顧
其故軀而惡之役生新進更以誼阿相形激以利
動人生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
理平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
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閻洪武間功臣諸案
皆不款留朱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獲
聖人之道也

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

明人當知具太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書講義卷之十一

附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聞上看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眾

嘉善於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眾於不能一邊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但不暇無暇拒人一人也人自遠我

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

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察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聚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

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忘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細

而誠通厭足以致遠忘不為只是君子自己不

非泥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

不可無者其始同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

為是以必有可觀有將小道盡情抹殺謂君子絕

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

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

之道而小者也與端遊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

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

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說之誤矣

有謂道術分而有大道又有小道先生曰小道是身

求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

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

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

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

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

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

校之謂只是覺得本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

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

之謂如此有方知容得如字出口新不失意包裏

下成句之因外青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實

品人部笑不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 不得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不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

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
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

點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度處說在一邊不得

四件是存心既誤謂心存即不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有自然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

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有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

與仁無干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固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

及又守固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

合一教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也

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屬內也致知

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爲外故於致知二

中差掛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

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

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

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

用力只在學字故王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道學爲學一重成事致道

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

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千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

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

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事故能至

且如坐如尸立如齊只有一箇尸一箇齊專而事

道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或踞轉或

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動

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

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摒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樂章

聽人言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尋味活潑

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

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

正爲此也然其微主微下字大只在一語小學今

都不講此一半一宜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

庸之容現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

筋骸肌膚麻木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

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總能主敬則此心在

于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重非爲勞其民之義其來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其民也終以誠意感孚爲上勞諫其從之者耳

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

日文字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有謂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先生曰不用此說纔如此說便有病免人錯作作用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有謂小子之酒埽應對進退大人之齊治平皆是務

之學先注曰末指小者謂本

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

皆水也在小子則酒埽應對進退齊治平皆是

和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

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計但以誠正而不

治平今以小子之酒埽應對進退亦算本而本

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本爲本矣其說從本

生來不知降本之本對旁流外驚而言此本本

事理精和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君子之道九何曲指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

爲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計最宜玩味略加轉

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序下可

六句意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義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

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義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

遂將道字者作心字甚誤

有謂有始有卒即下學上達先生曰下學上達又別

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本末一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

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因

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

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矣

語意耳

有謂子游大要以爲禮法繁多道存簡易子夏

爲清虛寬裕之學先生曰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

游幾下是本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

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足先後有序子游未嘗

夏之本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

之本入虛空而必以本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

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將本末看成兩樣道理則其

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

聖學沒支焉被根源差認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故

成也又曰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失主教已

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
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
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
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
之學誣之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
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
論爲敦正而發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意則寧

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
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有云人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
先生曰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辟山養金溪
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

世哉

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
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功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
善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本有自致者也章

致字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

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分分開不
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
看親喪非大道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
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蓋自
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終哀之分數不
哀感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
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
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

此句不是欺人情之薄偽要之人理本如是刻親喪
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
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通篇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
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皆
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做莊子者非謂
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大子
架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
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于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
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

對此時季氏士師講此時季氏士師語耳要之
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降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
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待不盡民之

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殺人多者為忠平反多者為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
自輕求兇一家哭不得一使一路哭豈必周與
俊臣方為居伯平千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
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為俗吏耳許忠巧宦俗吏者
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
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迥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
所遇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
復回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
無疵亦如日月第為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
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
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
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
知過彼貳過文過者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

已克已為已克已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
改練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為過原微而反求又
虛明故見變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人謂公孫朝即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譽其
公孫是尊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
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
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
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

云正是立說之妙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
謂夫子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
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為此章學字是從學之
非為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
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常師故舍言那有常師耳
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為此道
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
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
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

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教求疑亦無惡於理則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教求意未嘗不在白此章主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

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諸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

夫文武之設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

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老法必讀不盡欲就

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衆事一家其他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

作聖學實講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峯陳定宇亦以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

以本訓爲主

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

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其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卽堯舜之道

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則

之道更有別傳乎此固備定以爲疑者也然則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

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野師列聖

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與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

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又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名物四字掛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

可功矣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人爲道德性命大爲道體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別不附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
分最皆誤也惟其官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
在官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官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
明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如裏面如此
所以外面如此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類子
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曉軒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三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後

獨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有謂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吾人但未發幣以爲

是而後以商財富之先生曰周未入商則自富有

之吾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吾人豈以商財私周人

又曰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

觀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

物也

有謂此時尚即散財發粟亦未必能挽回先生曰

取天下者以詐力奇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革

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

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結果能

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斲

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

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
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
王之審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
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
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

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

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

非然況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

未爲得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

模耶余最不善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

術即是侈張本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

論語版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疏斲於四方之政是

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

與滅國帝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

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

理也若武王爲費八十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

以要結之便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抑卽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不復舊而以此

拾人心如莽操之微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腑

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慮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行摹倣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大約在這肺腑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蓋其本心先失也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去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習論結以寬信敏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世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

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有一篇西銘自得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于者是也綱目凡何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太書細書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熟綱目之文就凡例之義權衡之衡之量之度之其亦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賜即有限田勸農蠲賦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真實爲民起念此便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合也更是三代之道遠矣

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國民之所利而利之者先從半著想在民字前一格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即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開非便是黃老清淨家法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

緯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勞之事也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卻一分勞字是省勞

人便不多遺一箇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便擾害不山歲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有謂欲仁而得仁指取民說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亦自見到先生曰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何食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食門人間於問政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四門人之閒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治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

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
爲貪不算欽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學則樂刑政何
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
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不
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哉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無放慢而後聚寡大小之分各正其身無聚寡大小也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正形色上求。

子問不知命章

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
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
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

子問不知命章
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
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
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

呂氏鄒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四

門人陳俊

同學諸生

中庸 第一 章至第十一 章

第一章

聖言清氣總不知天因父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難人生而知此運動與氣性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重大謂此未是性之以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這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教曰天命之謂性孔子繼之者智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義印之理非有所懸重立說也

中庸講義卷之二十四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言性善於

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義承程朱孔子子思之言也今總一概不信只信生之謂性是性能說言動的道理便是性三訂此義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下面纔有一句半句近似總與這道理不相入也

有云天者自然之謂也然則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必難以氣質為性先生曰即自然二字便有近邪說謂性之言本同有自然非由外鑄此理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之義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

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有謂仁義是性凶邪亦莫非性先生曰此是程子惡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性之謂道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腳

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

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中庸之性便有聰明善惡之過非謂觀聽待行便為道也

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也

一部中庸只明一道理故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首句從

說求本句使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要此道為吾之所同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物德在這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序次耳天與聖人

吾身是性命與故即吾身之道是

上兩句一湊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聞道無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以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此聖人之已。你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有一折。

只爲氣質有偏勝。關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圓。故聖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違不於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後有於天而爲此多事也。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卽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品節。乃所謂修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願以在己。已如上施未盡外假也。

教雖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其實則修道而復其中。看卦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三句一注下此句。金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卽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辯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卽老莊斗折衝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者。上簡之謂正。爲第三簡之謂而說。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在性中。已存亡也。神於上。復於下。其於性中。是也。道如是。教卽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然然也。道者曰。教教者有三。子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嗚呼。其所謂三教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其所謂合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教也。聖教達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若也。無合也。也。

曰人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外於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外於道學矣。程朱伯常謂道學之名。立異口禍天下。

其於宋考理不爽也今人譏貶腐陋者曰道學
大子黜諸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下而
道矣不知老聃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

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偽作師教無世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
教無異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本有也自脫版作宋史而名立道學
是手孔

道不可離因為從性命與生俱來非由外榮我
明不行道即未嘗須刻離我離道者至祭社而

道終未嘗離祭社也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而
痛絕大關下十一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

戒慎一句是君子統體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
不愠不問而戒慎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愠不問是象常在敬畏之處處而言見於此亦戒
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音註中雖亦二字

可悟自平學亂儒以不問問為真體遂謂君子
此用工夫學自神矣心從無間說到不問問

方問實言道指微處更精心細自不能入耳
隱為暗處微為細事皆指微言言此時此地似大

難見然幾既已極自宜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
真顯矣

真顯矣

此句與上文相照
上文云
此句與上文相照
上文云

隱言暗處微言知事俱在微候上存註中的確分
多將隱微說入心境猶審處此即獨字下加一

以為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
自指劃一番道理於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莫見莫顯只在當下得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
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前人便說錯

誠無為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生等感於物而動然
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

其幾也此二句即十目十手其幾之意見幽獨之
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靜惟極也

慎獨與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如離耳蓋此是
慎獨與在地也獨只是已意已極而

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
上一節工夫是總目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

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說不問乃語言之妙為
暗問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於此做工夫

工夫到此乃妙也慎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
地上看是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整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
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彼時原只是一片

拈一放一也
兼誠意是兼敬勤語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

兼誠意是兼敬勤語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

我也時靜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

動

問或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本於含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動之根本未嘗妄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時爲靜而睡則凡靜人心一有掛念躁想則睡不無聞見思慮寂寂寧然此靜也而夢中顛倒昏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如死人則可知日間發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妄如前語所謂日間養得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夜間夢亦昏

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應發中尚不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本有不情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夫雖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謹慎獨是細分於開頭緊要又加謹耳若後分動靜所提問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心敬謹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靜程子言靜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木註云無欲離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

一爲教也若能溪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

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上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妄故聖賢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未動亦定靜亦定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生宰管處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

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在戒慎恐懼後

學者下手次第却須先從慎獨做起看來章句見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爲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相隱若惡辭謹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

喜怒哀樂信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爲動性生理而會氣遂認仁義赤楊後而事而於上無極生理活潑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氣氣下面東西也裏正須明辨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
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而
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
本然之和也

艾千子云未發之中自成慎恐懼來使無戒謹恐懼
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
如人之病非當其未發非病皆具可以謂之中非
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
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怒哀先生曰千子聖主要
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使
中則亦將必待修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發而中

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和也如其
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
病之臟腑也須服藥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誤不
辨而知也

有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又有謂不
發而未發不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
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
外假矣

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仍
外道打成兩橛話學者奈何知此至此此說原
湛以慎獨獨字為心體之妙皆聖經之義雖學

可不辨也

或云中節性也和即道也有謂未戒體慎獨止固
可謂道不可謂中節和說本人全小註及艾子
然似岐先生曰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
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節性和即道亦龍範
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又
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致
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
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
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
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

下文致字又如何若依此說則
云致中和矣問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
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
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德之亂道則不
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千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慎獨最為不通渠云中非
何以能為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
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為天下之大本
將天下字有作用故其謬不可醒耳

千子謂不根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
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致字耶乃云若

心體到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功夫直證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被之工夫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釋教之理其微可存性命別傳不可雜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其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時支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儒與佛地原未嘗知句不特不知釋教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明道也

致字功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詳其意正指此而中庸又特下是懸其第一節正見性體之德正人心人人所有初非與乎而極其功即至位育正人之意深切如此

第二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字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不備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約之以至於至應物之處少差謬而無過不然可知有多少大第境界在中和只是此中加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中做到發累純熟處盡呼待致纔有位育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致

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出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有在在位育頭實証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也時解云吾性中天地位性中之萬物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為之故朱子曰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

皆為安教其不致者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語以平成威者為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正教明學者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射如二氏寓言註中天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正義一了百了也時解誤認此意反以實事將位育到入內來不盡求精特粗只為愚知致字至於此八字可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備不及不得不倒說入虛空
看末世復復阻礙失洽天崩上下咸失其所不
非聖人之符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理一
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物未嘗不位育
裏居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
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
害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前為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
前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陷人物振興天下有
稀少到無道時自損多天人相與之際非然
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數又何

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
戒懼發動靜慎獨在動幾發教化之於川流故
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

第二章

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
說故加而字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
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來不本心來惟
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
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
無懼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想心起義不知天

長也雖作成功已離天用他何嘗不自以爲時
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落得箇庸字註云中無足體
是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這庸字下蓋若只作因時
不討得戒懼義源即是後世講作川學術末有不
忘無忌憚者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隨時戒懼
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在君子說
或云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
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懼照下
傳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顧謙士云致

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
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
一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一句對
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懼恐懼有疑
爲通之此所最切實生口計免下中無定體
有然後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無
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懼恐懼正
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不日林次是顧謙士之
誤也蓋時中只有事理上有仰首章第二節
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有
戒懼恐懼乃能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

存較長而不使難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
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在慎獨只就
一搭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統
中者無過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
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
對無忌憚者皆談也

小人之中庸句明注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有
說高一步不欲增反手便不是或曰此是看
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第四章

第二節如時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

飲食與道分不得兩件然說道不得即
由一件以符全言如初級所以不
知不知如飲食常飲食時其味自在如
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後
飲食是日則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是
此喻却不是此喻兩也字意味淺是其未
念之便得明道古詩之味
上通不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
過不知之錄上智愚在知行之知此知未
之知能思察然後能知行耳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斯省覺意即
所謂弗思耳矣也

第六章

此根前章知者道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
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通如
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乾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
應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則則道有一分不
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六
眼合天下之智以為智故大不可盡此舜之大足
為法也

第四章

明道必須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
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此夫子
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
學問慎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
有計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
靠此以為知又扶去聖人界分矣
舜本自能令天下之知以為知故曰大也問
句正見其大處非獨之所以為知處者往云非在
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然其所以能知
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

以天耳非全無已知而憐人以爲知也看註中
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條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事人本分在不是正
人也其好問好察陽揚執用不是大智如斯
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
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
兩端都只是苦過半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
是善辨之意
愚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
之閒別有中亦非原化兩端以爲中也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
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爲之非兩
端而爲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善
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善終由小推大之
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則此兩
無中則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
而求之於人則言正爲中不兩端也可知這只得
虛大爲所以有中庸此作傳微言也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節及至
對射則巧節之理

第七章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
智之能善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
知水火不可犯而如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鳥
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鳥獸也

第八章

爲上章能守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
例得一言正見顏子所守無非中庸不是著何
言上說工夫下手也

第九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
說是中庸則不及者致矣

第十章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
半機乃是君子之強處
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低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
首章中和題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無
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是恐涉末世
情節義辭論故必須從本體此極深處直是強作
言既曉從傳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其從
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而切乃見談理之妙如
仰游末世餘論何者若必只說人心性爲內焉

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此是不通
才見識

第十一章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焉子靜一宗至明而大槩吉子王
靜當焉幸有孟子問之舟楫之明然且後世有是如
此若良知立後至今會本有孟未者出雖困知記
書詞記象山學新開關錄乎節通諸書大言不指
斥其具然皆如蜀漢之計其說非不正而不足
以勝之其流而惑亂正末所植耳口天下有誠有
志之士其有大槩明白此中

依乎中庸句蒙對案隱行怪或承邊道或雙承上二節

中庸章句卷二十一

二十一

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
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

正在裝

總結上兩節注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

唯聖句總對弗爲弗已白文語意亦甚明自胡雲

倡說側重過世句乃云依乎中庸句亦見其爲難將

句強分難易他石得依乎中庸與邊道而行無異

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過世不

知而不悟正是依乎中庸這人自謂之妙兩句難

不得一分輕重連過世不悟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

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

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知舜仁如顏淵勇如子

路分言德之成也純如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

端以民爵能起此以惟聖者止之結照應分明中間

鮮能知味是爵之大知不能明以守起則之爲人中

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

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一夜也以

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

說孔子不足泛講過不及兩類人與容贊君子也上

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末句感開

知正是孔子全相收於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中庸章句卷二十一

二十一

第十二章

德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
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
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
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倚於禪足以惑世誣民
後世有述舊曆問高嶺諸公知其放誕橫惑之非
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
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足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
亦不難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
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
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与與知也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
能知知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關少然在
却自不與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
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
稱奇事便不明諸意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
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備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

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
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
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
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元當之
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
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謂此憾在便是道耳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洋自
第三節又統其中變動能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
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令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
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
按當機
從氣機交接主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
所謂權實應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
用却正在這個機處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
鬼因
李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間通解悟語
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
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真獨根源在夾緊爲
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泰不是兩重公案也
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
便是天懸地隔

金正希云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
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又云不載道故
爲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爲不知其飛
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淵爲精於飛
精於躍爲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
傲爲魚則爲魚察也又云子云遠邇高卑子臣弟
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爲窮大而失
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舜物至錫鵬斥鴳莊生
以爲逍遙適固知爲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先
曰其見處與逍遙又微有別迤迤遊以放散去
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

中庸精義卷之二十

所謂端近理而愈失其者也總與聖人之道好
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千
不知禪反爲所瞞耳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者
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興
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字當感應變化
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
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合

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至
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
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惡不可以
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
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
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推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
易首乾坤而肇闢離書戒之詞之試皆此義也自
欲橫流於閨門紅腐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
若不可以言尚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
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

中庸精義卷之二十

夫婦二字是通章後皆實在居上講一陰一陽至
地面極故引舉結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指夫婦本義
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
正無容隙如爲飛魚躍之類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上而都是將道理擺散了說或指其或指其或隨手
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說不
到處處處皆補實實無少缺欠其若意在造端與
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人開眼便止見得
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復疊無意味於是力
責重君子體道工夫與章句作故也只是無聊

計

人所以多能倣工天者以結上文復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天中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推衍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

易道節是節著頭頭都是隨手舉假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每句體勢固不同然言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言盡矣此言終字節井用力字造端對及其下也終節與上終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節訓氏終見天理昭著天地明察楊氏終能終之之井元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

也或謂終終字在上下此終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誠然終字終諸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別一終字必收大地終天地之終而後可豈有

終字不是上節說通而此節貴事君子如終一節者說因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此章以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終字上終字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倫之終終字已具有事業功人在不與佛家等場之終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終字上文自應有戒與中和之意又何

須分作兩格乎

或云中明不可離意即拈體道說亦無疑不知其非也不可離意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妙於指示處吾正謂中明不可離故不可粘體道說耳

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發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斷其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生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

問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先生曰此章總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遺蓋如千子古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語已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也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終字井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速過高車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中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則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將張本方是說君子

體道不離之實。上平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確宜實發。不是泛常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另案之間。四字爲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細繼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處。選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選自卑之義。脈絡分明可揆也。

或云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楚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語。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

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連字作功力。則繫乎天地。又如何去察耶。總是不依章句便不依文字。其名目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第十三章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薄道也。天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可以踐形。則不可以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之必於弟。爲弟之必於懷。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同有之良。無不可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詭語。以欺

聖人只中庸而已。中庸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終日。首蒙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蒙豕。非天子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性一而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則我與人同。該若者。然其所以齊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性。而回歸於齊。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箇人字。便見道理是箇公共底。故曰。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

論學錄卷之二十五

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理。

通達道者。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

道運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善也。以公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違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

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入字中。發明全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忠恕何由生

義不必增出這字此已為解開最隱微然有止
在文法言又有欲提開不是以道治人則是與學
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非非聖人之以人
矣

以人治人句原可兼人已後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
將我自修成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時以為因
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附君子後章句以此為君
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甚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三字

費解故云爾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諸天子之道聖人之
忠恕也此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

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後曰天子之道而此曰
遠道不遠也

施諸已二句以恕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修道以
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因忠先而恕後而兩者相

行用即忠恕相在恕也忠恕可見忠恕不可見恕也
四句即忠恕相在忠也忠恕可見忠恕不可見恕也

章句於此以明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向來往上下
而求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數下字

使民謂天子責已以勉人言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
勉人先生曰庸德以下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

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槐氏之云徒生支

經

第十四章

仲子不始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

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

為天子其素不二也

不賢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合初游

便是秀才胸中卑卑志趣流濶周旋耳且下字有兩

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

人說惟直窮到我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字真實本

領

無入不自利不是從世情轉入隨波逐流祖程而入

因也或問謂無不是於心此纔是自得其真語無

不然歟而識之是識其無入不自利是得箇甚却

不反為僧觀服倒耶

第三節專說不煩外怨七病相繼在願字生來要

先須正己念通一體時向來則內怨自有放處

而無非怨也故曰無怨怨尤盡求則不願外可知

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搜

則將怨字萌發斬盡無字全體光顯乃足不願外

願

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

說

只承正已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非不求者惟其已在此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已之爲然也然正已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已之盡工夫概歸到一路如此有而字轉更覺有味聖人絕人不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敬易者實處格物則與世間走空闊覺之學真是大淵

第十五章

高遠卑通指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和

即得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通各有本分

常言不得居卑通而妄爲高遠此亦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是此章加就卑之於高也心於中開推行交接不定不處就著加在節兩必自高遠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通上非高遠也上人行得一於卑通便到一步高遠不定高遠亦不定知通不盡高遠亦不盡只有一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通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處又不止於父母處方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通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夫

說詩做詩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詩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濶遠故指回身心上來求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片其義絕不相蒙時解動云高遠即在卑通之中但求之卑通而自得此語本善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是進道高卑是說中間進節次第處是得一步卑通便得一步高遠進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位

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

偶舉一事做節子令人言知自修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通又何必於不遠人外添添架屋乎

着力在兩自字未道有序要到後必由此步步由卑通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通自卑通者固非謂卑通即高遠高遠即卑通者亦非也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

清儒考索卷二十一
論鬼神

和妻子兄弟而父母順三代以下如補江鄭氏親統
實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象者之所無即有國
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昔月川先生夜行舟中嘗
非存子之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觀於道意思在
第二節三句總得虛實二字到極處是無非至實故
虛實只是一箇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虛兩件
了也
問陳大士云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著
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楊子常稱其無
形亦體於易理是否曰此正不徹易性理也蓋
無空空處即天地人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
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
無已判成兩也故曰人易不有無言有無諸子之
神也且其有物字只指形器之屬不知非即物也天
地間變化遷流無人事物作云物物也此物何形
然無非是神之附體也
有謂有形者必有附落有學者必有清寂鬼神窮年窮
日而必無塊誠具有乃宜先生曰依他諸物外另有
箇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道依草附木憑空降
凡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塊誠此方謂鬼神則
諸有形而有限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無

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情者則
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象能為萬象主不違四
時調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道理理充塞其中豈
經實得如何得入又曰附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
而無變滅以有附落消寂者故
有謂鬼神即存人心更別無鬼神此我在上兩節內
或末節後推論則若使天下之人兩兩相見則
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
心也謂鬼神之精寄附在人心散見處見則謂人
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測可料亦即
淫欲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即
人神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乎
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掉字亦止
陰陽合散無非實存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
人心當此又是言外義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
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
祭祀之鬼神神之鬼神之鬼神之鬼神之鬼神之
第二節三句總得虛實二字到極處是無非至實故
其不無即之體末節則鬼神指出來反覆說盡實
有云誠字即鬼神之體也鬼神之體即天地之化也此
生曰知神之體即鬼神不分兩層故註方為究竟

言性情功教不云德誠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其
其有言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
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就鬼神指出誠不足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
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即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右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居伸至反處最起天地間靈機妙用極著莫能
言盡

言性情功教不云德誠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其
其有言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
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就鬼神指出誠不足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
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即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右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居伸至反處最起天地間靈機妙用極著莫能
言盡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即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右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居伸至反處最起天地間靈機妙用極著莫能
言盡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由此實心而實
理始爲我有仁孝而祭祭祭非禮勿視聽而聰明
正直上祭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
盡此矣
葉龍泉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
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
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
最有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若含恍惚不可測
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
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
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
庸第一箇誠字即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
忽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到
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
聖端作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
實有在皆可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樂天
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難信此處看
實有則天下無非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警
鬼神意
中庸至此
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蓋高遠

鬼神之說，所為世所不
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樂行
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為知鬼神，不
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
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指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
是入道之實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張公問政

五經歸於一誠亦是也費隱有微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此章亦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六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第十七章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性。此章做節。夫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字。做成底。親虞書四岳。薦舜升開陟。位只是一字。以字做。聖人以字做。到天子以字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係係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云以聖人之德。字其親。以尊當。雲係。介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當。係而後為。是字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字則泰漢。宋諸君皆大存乎。若云善則歸。以聖人之德。字其

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

俗賢講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六。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為。自古諸聖人以。字為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字。便。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為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得其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為聖人以下足舜。以此字其親。故稱大存。則與下文自為字。而當云必受命者。為大德矣。豈其然乎。此只實始於陳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固之失朱子之意速矣。

許白雲謂大存句是解下五句是存之目。此句便錯。陳足字謂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為聖人。當當字。此豈不可為大存乎。然則字字之所謂極其至亦是。何有不知德為五句。即下。支離存字。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為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宜移德字。與下節。必得其名字之義。言其以存。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大字便是。大存。言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性

庸行達到極至。以此為聖人。以此為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係係推其存為大存。受命。受命如此。德為聖人。言其以存。及到聖人。即下節。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在下。一段。是臣屬當之詞。只說得存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即所謂玄。堯升開也。至禹設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連齊慄。允若以偽至誠感神。可見舜存德之大。與他聖之存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存其親。且以德字為所該者。廣不止存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存。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五節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存。所致此節。只重大存。即

下文大德字也德為聖人句止此聖人二字德字不
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即五件平列不知以
之德為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存親便是孝外別直
德連下文德字俱涉不切附行之言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情與受命對看為主
為綱者也首箇德字又一例與存當靈保並列為綱
為目者也直當平舉不當特提是五句起以孝而致
非以此為孝也或謂孝為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
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為大端而不
止於此中篇此章却只論存敬所謂大德令德皆專
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
不似舜單以存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
端而已人各有所當也

有謂舜宗是既得立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
舜亦必遵本舜之先是神舜子孫不失為大國之
則舜神禹亦當不失為大國之君先王以金以龜
說康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
為祖宗而皆以天下為傳豈復成聖人乎惟和商
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况舜只受終文祖無
堯之先之事也其論乎孫休之義不甚悖然不
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神人為子孫之休
又曰養休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附推極其至

言自大德也

大德必受命舜意許中並無此事也今謂舜為
計而宗堯禪禹以國之不但在堯亂道能得大舜
太拙甚矣其說之深覺山錯認德為聖人以下五
皆所以為大孝而不知為大孝之所致思必得
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除曲以國之矣自
謙權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
論每有此害又曰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
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終宗祖皆指天位相
之序非為人後之義也為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
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
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
之禮與唐虞廟制雖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

也
第二節緊聯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印指德為
得壽則是年也而宗廟父子孫也即其事也故
倫大德專就名名勢行歸本於此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
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中言理之必然此則太
看註舜年百有十歲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然
自文數通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
據或曰山存疑連註等皆呼此余向欲盡去天下
章也講章之說不愚孔孟之道不著

論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莊
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
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
下坊刻所行詭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
之賊亦攻字之賊也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裁傾不可對德字裁乃對德也
有謂引周詩卽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
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
見道之費廣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連
各自話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

四書章句卷之二十

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
之辭卽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
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大德卽大孝大孝卽庸德庸德卽大德初非兩件事
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
孝者然具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食
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
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
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於孝而大德惟孝卽
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卻專說孝也
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足孝以成德於中庸

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
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
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
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
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
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
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
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
故引夫子此言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

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辭而及
德也一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
唐宋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看得透徹不
反與必字刺謬矣

孟子謂天下無道小窮役強大亦天也此是天亦無
之何然使有大德人必急命之災然則孔孟云何
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屬德命相與之際消息
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
之費

命卽在德內

氣數之命卽在性命之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是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皆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皆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降曆問村俗講說杜撰章句強拈無妄二字作耳

文王非公于封墓前後成勞者也其躬於中廟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惟文王瘠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福過之益見聖人誦道之至也

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親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雨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續緒二字最易說不是武王和子成是太王王季
起天人也和功之歸前使人觀之太王王季

大補元氣

王時已有天下之勢三武王而集其威則崇焉

和精與拉剪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筆蓋王楚

德功而言卽窮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

器也若欲避韓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

而古則其轉直自后秀孝仁以理始於太王哉總

聖人心中未有事而力過不達功於是曲解之

皆天聖至道有何罪過續後儒警免邪

武王終守侯服其

此句另譯到一我衣方說到天下

陳子昂上書

續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忠

上之不同乎女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

力許撫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

文苑之選也。是。可。失。只。可。並。王。論。非。聖。人。中。論。心。直。是。持。小。如。人。也。無。忌。安。解。

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道此而傳者明

事周
公常時
只說其
道之所
當在人
心武之
所不

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德

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人豈可謂

中庸之道哉

王王季其功德亦自當王上世時注簡略不復贅

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繼
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
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
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
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繼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代之功德文王則武王
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未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
受命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進行事
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
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

亦可為盡中庸之道哉

有謂始王為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先生曰在王
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
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
王季之舊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
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交王之德
而云非謂以文王為王者而為追王之始也皆因王
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
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文註云承上
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

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
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正下章發源然此章原平
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
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
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為
制作之本也

第十九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似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
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盡理絕不足以當
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
原非粗淺事也

西華講義卷二十六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文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
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
應正就上文發明為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
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不非武周之所獨自
武周實有具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為天
下所共有故一旦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夫孝者天之德也武王正此理橫天塞地凡為
子皆當如此武王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事在制
訓也達孝達字原指知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

其辭王制之備萬世之不能以此武周之所謂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

等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

行仁以爲繼非先王謀人天子子孫必成其志是義

之義也也不必又址戊長有天下來志盡倫備物

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

春秋三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

其孝第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

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節祀事宗廟節則

兼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祀主時禘不陳也

時禘分時祭禘祭亦無人認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

無偏偏而有謂一節但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率

宗廟之禮而與祭子孫而左昭右穆者廟則

也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統事者

充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

凡子孫與祭統事者充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

之昭穆爲行次也

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義當泰誓止綱文

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登黍稷時有歌而武成後

乃爲孝哉當傳文考泰誓時等繼述也當稱文王武

成時等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

日有懷心武王必與天下共討之無敢野之事果

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繼述不當主易侯

而王上立說

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

德斯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同活繼志述事不必坐

文王之事也

旁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

云助祭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照

却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計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

自葛屨後漢師欲連刪註設徒此句未有不容林

聖學上家從本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爲高

見亦必反之於是曲說橫行矣

正峰以爲無北郊其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

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人子得行故以配郊爲重

重之禮然有下面禘嘗對東嘗乃四時之祭通於

歲亦不稱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

古春秋無可據者

有謂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尊置社而有稷專爲報地之尤卑者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祭無樂專爲飲食禮之尤卑者也有事於尊者得以及卑而有事於卑者則不得以及尊所以明不二統也明禮義者明此而已先生曰郊與社對舉指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王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有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於上下非

以飲食爲我故尤卑也祖禘嘗祭之名皆因時而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格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視孝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又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即祭地但諸侯羣姓皆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祭無樂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

禘與於禘是二禮其是禘於禘爲一事致歷代紛定則自漢賈逵劉歆楊信濟論之極詳而

於宋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祫云于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始配配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祫

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祫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止配以後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配魯而配以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末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衆寡爲大小乎如周丘明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

一何簡復然則祭亦祭亦是不得為大耶
 詩序長發為商太廟為周廟太祖是皆祭之王
 土武王中葉蘇歌文武則似廟亦祭草廟之主同
 子同辨之矣長發既為商廟乃但述立王以下而
 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謂是
 魯禮祀所尊而但領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正為太
 尊補祭并及阿衡文母耶我更不可通矣故宋子
 長發為商大廟之詩雖則祭文王之義詩其以為
 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
 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廟禮之意
 備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
 有所自由之異則魯又未嘗不祭何為非禮
 禮制雖散亡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
 大傳王制禮運會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
 春秋三傳止俟因禮禮後之記載其名實區區
 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今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祫於魯
 禮運於義疏其精微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
 權衡也在論語問禘章而可兼名分之意蓋為有
 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存誠敬之至
 主而後微及名分為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若以
 彼例此也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
 庸因時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齊來與下重
 九經歸於明誠作權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
 唐之道之貴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
 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
 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
 就祭祀中見其孝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卒之至此
 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情蓋猶大所及者達以起
 卒間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所以
 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謹微也况宗廟祀先王
 安得以禮達為推開乎

一、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修何和統言只一仁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有對像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雖然矣

何以謂之何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爲大事親又親之大也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知只爲箇修字節節指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

此爲實事上二節句法通下似注到知天不知知又須如此而後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也三不可不是倒置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親親智只待一仁字故曰此節看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知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重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

此節是合親親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觀在自已實心用加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賢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篤定處二者是活動處故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皆有其定處此智之盡矣

釋氏講見性悟道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曰倫可類偁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指一路差去望天不仁而不知耳

欲盡親之仁必由有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處看則明通開闢若坐懸觀人二字於事親上便多格問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依連事親在內非知人二區知天兼親賢等段而語勢倒難意通不得不此也

若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無倫義之疎也人必不能離即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故曰天下之達道皆與義子論及此事謂欲欲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有何禪有悟然曰何謂也曰善知義高在信俗禮下蒙林分職辦務庶實前清規極嚴此非若

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僑聚者朋友所以生有兩傳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其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與五倫之道相背離不得也

有謂父子夫婦兄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先生曰如此則人與禽獸無別異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有達道者有父子便有親有大婦便有別有兄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義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纆索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屬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普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可為朋友父子亦可為朋友兄弟亦可為朋友夫亦可為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備之五行論即寄此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近說也世人論古今何以此有德無此有才無德極為氣德不備則用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欠正是德也所謂無德只是不才乃不能盡其者也中庸此句自明白蓋其說本於陽明而龍溪河間王汝霖總以廢物曰德清德曰才非之所謂德與才也

六武字同一也總為下兩等人說法

聖人眾人主意在困德德行觀求愚明柔強結實蓋平人亦不過至愚而然加功困勉則成功可一至此處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賢人只生無志氣便都為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進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致曰近知近仁近勇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三近字是進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取用力猛厲

上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此三近為勇之次勇在知知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大匠有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桷相倚居樞樞不偏雖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者序不得由是微而為雖建阿房栢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大子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字畫以來令下使須如此非

以私意增損措斲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國時教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

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

德同歸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經而後詳條目復

敘非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

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

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即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命道者也故不

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教不止是信在能敬則若心一面信任專志清明而邪

不入故臨事不迷脫

自俊秀以上皆曰上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

為羣臣不歸上也至上面羣臣盡矣上之報禮重而

臣無不重其報自矣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

郡部鄉遂山澤闢旅人民以辟疆而安荒舟車人力

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本嘗獨得天下

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有文王三分有二何嘗盡

入版圖具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

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

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荒來享

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

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號弱

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力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

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天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

自弱小附庸屬命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

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

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啟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

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服此畏字

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柔地邑乘之君長為稱

蓋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

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荏苒姁

究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

廢封建為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

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

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遠之民固已包括無

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公

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

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

諸侯則因異政家殊俗而不享不貢不主斯爲不王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

在下義故尊卑相應如此其貴惟中則隱微之用畏中

得忠愛之情理勢本不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

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

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選其天賦之當然而天下國家

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

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

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爲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

歸於明舍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有謂祿位以仁至成而才者若疎屬與不才須同好惡

先生曰位祿不過般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

親之至戚而才者止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明得士若親親之義不但後世猜忌疑忌至割奪禁錮

誅夷爲上者罪人即黃屋左纓之隆施長枕大被之

受養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即可

以過薄非一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

大臣之功在不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

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朝上尊敬我乃大臣使令

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周禮曰勢雖之事勢則未有不相辱者敬之反也後世

治天下皆權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僚曹則內

無善治自州郡不自辟僚僚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

避忌不設承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掣

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錯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

古也

大臣本領在格居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

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耳

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

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

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

僚佐詞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

矣

趙普尚能補贖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

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

秦以後遂相隔濶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休咎

尊君卑臣之說皆之也

忠信重祿是大明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

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足人

孟子卷之二十一
下節
孟子卷之二十一
下節

士可以私意制家也。若但從交游委靡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弊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親裁，豈之後世人主以猜各待天下，亦只是大有人在獄中看這此意，大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後生民之具。況我微之臣，其所以講究與善者，無窮乎？皆教漢唐以來人君視天罔如也。然則百姓如其仙，賢然不盡利。

之所從出也。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其無利耳。原水當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中廟下節。

下節原水當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中廟下節。

治同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而此也。修身之

一其大下亦有事先固先慎之理。惟能如此，而無不

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其意也。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達德九經行之者皆一節。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若泛講凡百事爲達，豫有豫做與善義脫離矣。

此句有三意：道德九經是一行之者一是一層。又是一個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係乃得下去。探箇固執學問思辨行止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以誠，即如斯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像已剛却一字一林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節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節，此微簡也。

中庸前定即下文擇執福家如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心上。變主氣便是著理怕爲理所動也。

順者即底豫允若之語。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如右。逆者之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肯從而不能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基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足此意。然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爲叔母者所欺。乃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舍乃不爲低妄所誤。

誠者天之道也。只是一箇圓圓現成道理。合凡便如此。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

以不無一夫節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
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
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愚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倍數
顯反托出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
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
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
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後

上徹下工夫

西華講義卷二十七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
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
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此道緊貼已百已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龍統

指誠之者便顯真矣。

此道只指自信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情入道人道
者皆誤。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八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一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入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有謂誠明無分先後於發之時而先生曰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人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耶彼蓋以誠為內明為外耳豈甚矣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二二人其餘

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八

皆自明誠者也誠者天理之當然思即所以明誠行即所以盡誠使謂其去篤行而不必由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是篤箇甚令之偏者有慾象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為寧取賢魯一路人其意本始不厚然遂使鄙野白丁人人會問向儒象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卑而助之饒耳知而故愚之耶是為徂公不知而受其欺耶是惑則愚由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遠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悞然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為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後入於象山門明矣可不慎與

第二十二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其端之見性了性也時無每云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微盡性便了這成無相光中世界却却事理兩障則學聖治皆漸滅矣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盡字法自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這皆實通不疑於漸次類入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

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八

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而已天下至誠與之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雖微而欲以人亦一拂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福祿攸分明未嘗一息也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其備而要其所為盡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各推之序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必化自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必賴聖人之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

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是信程朱理氣之說
精而無可疑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旦
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
他然終久終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
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
越著實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斷本二條只是從此推極品
之動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至誠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幾一層實就功用
說至誠就位分上說也

第二十三章

其知對上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
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
足之與此虎狼之父于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
能致教只成益蟻致只是推蟻將去使復舊性所關
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此至大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
人生不有註耳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
教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
致得十分曲便有一十分誠

誠之為道
至誠之至

誠則形則者則明人說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
者誠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一趨一動一靜
而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達節上做工
夫亦不止底處一誠便了也
到能化則誠字亦是其用亦全此無分動也極其盡
一言也謂仍指上條至誠則語成收後謂至誠即其本
之稱則名號混乳

第二十四章

此節有二句明起國家將典以下一氣直貫到廟廟將
至句一作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
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
至誠前知

第二十五章

至誠前知者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即本如是自著顯四體以爲信其道而
言廟廟將至以下三句惟和氣能知其道而前知誠
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止有寄是之精此修教之妙也

在天地間有靈則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亦有靈

則其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善達四體之仁見自
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助之也而惟至誠
見其足跡之所以然以共進也見動是善達四體
自然足乎動乎是道皆合其之理到即見動而先
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看兩平字則吉凶顯不顯者道四體事者蓋四體固
 知其說也然則以此為見此為動也此為靜也
 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作此動也
 至誠之心在此理故發善便得此間無一刻無一
 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容言誠乎可見是動
 原在至誠心眼裏
 曰動乎者即指動福等不害非這言四體之動也機有
 動此理更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不害便是禍福將主之兆猶言吉內也
 此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至禍福將至之先
 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言不害也若作本
 源言字有則兩字先說不去不害句亦有礙不
 不轉入無害無惡去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
 神妙不測之盡處
 言必先知之不害必先知之唐荆川謂誠動於後而
 動於此或謂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
 幾於有意得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我在先
 曰幾動於後事物在其朕如神神感著道四體
 誠動於此先明感而通之曰之誠動也
 非靜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日之
 出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曉而

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
 由其誠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
 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
 用智非誠動也
 有謂人而能動者則人而能神先生曰非吉凶妖祥者
 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者至誠如神
 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為至誠也至
 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
 處是神分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二字須合作一作
 端方是此章全理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
 分道下而誠而道也其和而和也者
 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就人說故上句無
 而何有工夫然計中即我誠以心言二句則
 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
 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為
 且本節誠者非自成也又何說乎誠在物為實
 而在人為實人必作此誠心則誠加成而
 加得假如實心為卒而後成乎此誠以自成也
 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仰此為自道若

實心則不成。卒了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所專在誠。如時說。則所專在道矣。或曰。終始。解自誠。不誠。何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何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本。分。道。與。誠。也。要。知。作。道。二。大。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本。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而。句。以。處。處。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為。貴。方。貴。重。人。亦。節。大。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為。貴。何。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在。所以。所。當。兩。虛。字。和。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兩。自。字。總。貫。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這。物。字。包。攝。此。陽。非。野。人。而。極。之。物。乃。極。人。而。言。天地。間。氣。絳。流。時。飛。滑。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人。亦。物。也。人。之。物。作。云。為。交。接。之。事。加。物。也。故。誠。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此。包。攝。處。大。專。指。人。而。人。在。中。不。是。單。指。野。人。之。物。也。惟。其。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所。以。自。成。曰。所。則。物。皆。非。此。不。成。而。真。重。之。意。自。足。矣。或。曰。不。

又云誠以心言。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為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自。故道必貴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也。有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自固不能也。曰若說天而有自然之成。則自字忌易。語人老莊去。曰不然。老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處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

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而每。正義也。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不誠。知不能道。道人心。和誠而能道。道放道專之人。而此。以夫。知。和。共。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之。也。本。節。所。以。成。物。也。自成。則。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誠。故。朱。子。謂。不。誠。句。皆。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和。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重。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故。謬。

上句人物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
却自有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
全盤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
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
非誠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
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常說故下而字若云靜
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為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
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
句自見

天道人道這字與此章這字迥然無指不稱

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
所真而在宇宙事物教養者皆偽也此皆為良知
其所談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
此下屬道也自有物為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
不誠句計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
為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非為天道自然誠之
為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
者終始如院後子之誠已在其中也物知人物
之理如是始知誠如此而不誠何專就人心

將不誠無物看人無物以來蓋為誤妄惟其經
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
造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
式以此章言人道還將得審貼知因就貼仁說誤矣
仁知是指成已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即
工夫亦不可分探就蓋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

知仁非此知仁也
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說只緣仁智皆性之
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
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非本仁知不是
之仁知而徒能成已成物也

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
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取
外內是皆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
道字非性道之德亦非非自道之德

道字非性道此道字非非性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
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
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下對下句應作道之合
內為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應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應

外三字乃與性字相應。

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
措皆宜哉。計補既得於已。四字節節前誠者二字。

第二十六章

此章分明兩入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
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一節說天地末節收合
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為頭不誠不測為過文
純亦不已為尾。此三節照應也。其言其至誠無息
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無息故第七節
專指出不誠不武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
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老者無息也。

悠久博厚高明等義。人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
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剎那間事。謬其實說
功後者。又說向後世相連。事為於至誠界分絕不
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醇漢之歎也。

悠久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

第四節言至誠與天地同。非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
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
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
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
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

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
人著其來山放塊石在心頭也。

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為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
德遠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

其體不仁。其用不義。用不義。不克文武成康之治。惜不
令唐太宗。其用一錯。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

作子。以至於今。本惜也。學者亦當辨取。
第二節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似天地

至誠。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
至誠。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

六節分界。
自無為而成。以一事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一事言。天

地和人。乃合言之。言至誠。至誠天地之理。然其說至
誠。古人地是皆下誠之理。只說天地一來雜便亂

了。實一章。
天是地是。地如何不誠。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

合為不誠。則已哉。然是武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
明。言盡非謂天地可也。

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言中誠一不誠。是承上節說本
節。即各極其盛。四字作不誠。看不得功用在下節

又作及物處。有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德故其功其博厚高明悠
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
此道上見得所以然不足博厚高明悠久即誠
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衰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
由其不貳不息以發感人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
極上正照不貳不息之意無窮以下乃所謂致廣
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成
是語指明昭昭極上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
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指看云然耳

此節總爲則其生物不測何發明一路說向外去
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
支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其皆謬見也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未引
下節詩提挈耳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知
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
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知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
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聖
王之誠亦是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

至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
行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
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誠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即
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
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此看
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聖人

和下文一物字乎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

長在此所謂非道凶兩屬不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

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

洋洋乎發自萬物峻極于天只處處說箇道體如此若

說聖人如何去發育愛極便非善理且使第四節亦

無地步矣

有謂禮即德也三千三百非禮之至先生曰聖人之

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

修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修德故禮與道

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為非禮之至也

其所見止激於偽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

其既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非抹殺三千三百為

至道設有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

如替阮之真矣

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開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

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之儀固精矣

溫敦乎是已情加情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

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

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
已知已能者故曰敦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故每

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

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

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厚地朴然或其信不以爲

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求兩皆意思都

到以字自有安頓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

四句鉅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

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所以崇禮一類說下

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厚

老蒼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子子直斥之爲

字不通非激論也

是以典者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歌美之

清曉唐君之法雖以此科科名美祿促然其言足以

以也

古人之不朝而道不行耻也故朝廷之上更無繁

明是有無道則退耳聖者聖官處上之爲也

道固非是也物道分明休身是所行必無危殆

容言也

第二十八章

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

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

議卻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

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

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時不

制不考不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

不敢言樂之人亦在焉下不信義例中豈讓禮樂

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

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

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禮

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

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尊也

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耳也然從峰謂此章為在

下位者言故非人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

不及愚者亦耳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

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今天下

三字不是今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

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焉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運

守之正見都識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

度考文也

行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重舊行

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

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

全矣

六書之學為之末有不守聲傳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

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即以解體又保其穿鑿傳會之

見如臨用之字說莊集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

者友入中有好此雖輕札必以蠹鳥見及某却不敢

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第二十九章

首節有字中已其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言誠不可以疑惑之者故

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蓋千子云

微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而

如此耳若特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微民

之理矣先生曰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

是何必講微諸庶民況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

不如此四方上下古來今作一不命便也

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如此指本

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微

盡則五句都成刺語矣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惡

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

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

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信理則從戒慎
恐懼明等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
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下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
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總說得得然自足
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矣有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
這上可見

第四節只為上文鬼神百世理人句恐人疑其渺茫
分詞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王更不待言矣
不是實鬼神無疑而知天侯授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
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諸事端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圖

西書義卷二十

於習見方隅眾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
必欲改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慊笑自信不
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開其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
若妄爭虛氣下稍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兩而字精緊有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
輕行言一說有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慙凡有行有
言即世法世間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微不信何

第一章

首節註解二乘內外本末便為小德大德張本下節
註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

二句即前所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告不悖之
小德

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
德不無大小小即在川流教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

為川流為教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教化即
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
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便是箇大德

耳教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衆然可指者都
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

西書義卷三十九

教化者在耳

大德不在小德川教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
而說來多不達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

小德上而別尋一件能說不動者為大德也不知
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教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為教非其化

教則亦無從知其為大德也
說天地不必更添伸屈伸屈伸即在所以為三字內也

第一章

有此耳目心思便識此道明昏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

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完其固在大賢以下修以復之然其為聰明睿知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唯天下至聖為能也是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泛贊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單以此為足臨正以此生知之賢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此言天章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是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着其下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有

足臨而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容自命入荒皆在吾心於心性中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於人見之未有不謂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樂以思下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知是實事非虛也

生知之足以有聖其先其氣略自有籠蓋宇宙之樂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先武之帝王自有前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

如此況至聖乎

謂此一段總目下四段則處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係外邊說其是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攝並無內外之分

昔惟言其生質之備又節又就上足字言其充實之如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博厚淵泉者始言恕便應不得忠之意也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第三十二章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錢吉上云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旨用立本是體學凡我日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日字本而出之則為論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先牛曰此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善朱子曰下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心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一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是為用中之體用而古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圖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是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為為能二字下

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卽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卽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爲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此講說多自已述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或云：在天下爲經者，在中誠則爲道，在天下爲本者，在至誠則爲性，在天地爲化育者，在至誠則爲命。先生曰：配道性命大有諸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卽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三簡卽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若全。言則反分面爲二矣。况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

四書講義卷二十

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今云在天下爲經者，至誠爲道云云，尤爲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實主易位，不可不知。譬如孟子曰：大經是道，小經是術。是道是術，又云：大經曰命，小經曰道。此則以道爲術，以術爲道，其間已自相矛盾。且命與道之貴也，又云：命者天之所賦，道者人之所爲。此則以道爲命，以命爲道，其間已自相矛盾。且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其主，至誠知得必到人心欲淨盡，天地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是爲至誠處。以世間繁華熱鬧爲有面，以寂滅清靜打散之爲化，從此悟出本來爲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爲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理從上聖人道。

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頗鈞李贊之說，唯非孔氏宗傳之道也。有謂至誠之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非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先生曰：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之心，非至誠之仁也。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彥明倫以及封建刑罰多布置雖纖微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處，倘安當不會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取之心，這便是脫脫其仁自泰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個自私自利。

四書講義卷二十

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剗絕矣。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講禮都只去迎合人上意一點心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個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上不窮商仲仲仲論皆從他仁之心揣擬古聖施施之仁，如不昭其誠而信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唐於經綸大經却說兩胞胞具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處有得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良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淡而已，惟從這天字下之。

大和想即此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包
方不墜入老莊之虛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
位固宜其麻側影響只辦得形容擬議明喝淵淵乎
數語了事而已

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
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爲聖之時與各聖不同非釋氏
諸天之說也

和惟此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判得此地不能真知便
和惟此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判得此地不能真知便
和惟此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判得此地不能真知便
和惟此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判得此地不能真知便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問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近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
更有聰明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
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字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
忽結以片其人莫知即不是中庸自覺聖人之道實
有非言語所能窮者雖日間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

微婉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竹境界喫緊爲人領會
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有問字達字通達人到盡頭
處真箇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
不尊地至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弗能知也只是反覆喫緊至誠
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料纏絲謬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
致則已兼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并二物也

第二十三章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
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都
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顛顛汗下者惡字真如
茶華如過藏惡方是自己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
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可見君子自己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
絢所以尚絢不過言其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
求在浚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外而得錦也倒

止誤矣況浚絢溫與不厭文則皆形容君子之詞非
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總之此是言君子不小人知而自彰者其大段如是
則前二章開然文與理貼目章兩邊合既而字之
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二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開然

重開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如開章總是爲己而日
章尤是爲己之實浚絢溫是絢之樂於外貼開然不
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

下截與日章耳此皆出辭間諱章之誤

衣錦尚絀原在錦不有絀也惡其文者惡只在著

惡文也簡溫絀也支理錦也然則絀也日章錦也

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絀正所以爲錦

然所以爲絀不可分作兩好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若

重也然則不厭道理外面又做甚簡淡來示人也

淡言其與濃雖相異淺淺在外面而看如此若謂希夷

也是說外領和其說不得

淡何滿外之絀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絀也人

之所不見也

簡溫用君子立心爲己其向裏用功越而裏則外面

越闊然世其不厭文所以淡簡溫只是

若謂君子其說微不厭文理外又做淡簡溫即成

兩截其淡簡溫即是借指有用與捨著的內者同爲

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有淡簡溫其不自

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在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

而不厭文理難看耳

而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知達之近三句却又就

其中聽得了中庸所說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

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六德上夫不得

上四句正說閑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此一句是下

手文又須識得處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

乃

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簡爲己門庭不錯從

此知字上工夫故方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

戒懼工夫也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側說上去故入手處更

說得分曉

或云知達之也一句朱子六句一句緊一句先生曰

一句也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本句不得停泊但細分

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燦銷

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達近句復架突

第一節言得之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

凡意念何動身爲不善時人所不見而己獨見此

時此處謂之獨也大學言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

之也此字最當玩人勿忽却此字誤認知字遂將獨

字之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

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誠

體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

在前而戒懼在後俾大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素也

禪學最怕分拆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工夫不得分析

況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煞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

轉說到天命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

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

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

懼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

而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物物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捉作之端乃所謂無惡

是此兩句自微分言泰則純然動靜只成一片

戒慎涵養若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

意於志有分

相在兩字節節自章戒懼恐懼節對是曰敬之全體

動靜而不可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

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自第四節以下至本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妙非為治道而量化民之術也

潛雖伏矣二節是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

夫到極處泰假無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

有謂詩只引端是放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

維德賄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先生曰百辟

其刑之註云德愈廣而效愈速則此句自貼天下平

為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非百辟其刑乃天下平

之事也

恭工夫都在上面此只是大快是一分效驗又

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之妙者則其謂與上文全

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參之淵問篤恭是

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綱至此我

德神密淺淡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己之功益加

則皆成德事也公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

德愈成而效愈速要之慎獨與戒懼恐懼功夫有

密淺深厚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交星入手

與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

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

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懼恐懼足以

慎獨

自來講說章句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闕然二字為甚

錦尚綱是爲已立心。闢然是讚尚綱。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闢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爲直。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闢然矣。可乎。不知做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闢然之功。效自闢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闢修至闢攝。天下於闢則又刪却然字。爲名目。又不通之甚。名鳴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傳以行私。造宗古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克類。盡義其害。

東坡志林卷二十九

濠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此與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

村耳。非歷倒一切也。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咏。

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外。非別有三等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孟子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論夾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總說利他不義不義使不仁此是古今人說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繁縷之私皆仁之

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

義變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儒術家之事

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

則其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

傳其平生得力在諸貼出義字為七篇宗旨此

首是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

到為從治以義字開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

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

皆利做求只成虛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

除卻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統

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本財散民聚本意

方轉出以義為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有謂先王之有天下也知天下利器不能以一人據也

而又為爭端是故設為諸侯大夫士庶人萬乘千乘

百乘以至上庶人得有散皆所以分已之身而殺其

勢也先生曰謂先王制度為一人獨居其利不得而

設以此分殺其害則仁義之教皆假假節而利反為

本言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害害利之淵源如何起

賊作乎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上庶人有要到上庶人不遺親後

君須從上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

乃至上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

效故仁義二字一類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最

在

仁義從王上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

以應亦有仁義句不足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

上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

無比

有謂言仁義猶愈於言利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

口庶幾言之而已先生曰章中六箇字極有意義

王閔口便說簡利字其心浸滑於利者漢矣孟子亦
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稱
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使
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卽養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
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遂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
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
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兩居允說時尚未有此精詳
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卽是文
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卽五母二母雞

而書義卷三十一

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侵利不
少畜者失養他不足王道交故謂王道之成究不
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今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

不違不入而法則中興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

本簡事也始字卽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

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

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義易施雖無王

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

較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

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

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
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

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

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

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

當法制未備時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

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

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不庭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宜

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

爲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

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繫擢也只就上節不

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若

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遇

到王政便不能行願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

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

見識榜樣轍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

宅牆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

樹必桑

謹申之實在教養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

道德難一故教須設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

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提一覽使袖釋其指歸所在也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見庠序久廢仰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此可驗也

盡心真情今無慙四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有云禮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衣薪果鼎之初

器期藏而已葬埋不已而至於用器用器不已而

於為仙擬髮口滋而繁文日勝聖人之所以惡也

生曰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為憎機巧而

返真樸亦單就簡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理明

器為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家言晉人得之以亂本

道者果如其說則聖人將殫殘禮法返之太古以

治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勸學禮賢任

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盡文子云省刑薄斂責

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至者

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斯者亦有之救

之政比王者大道聖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

又專似勾踐輩耳先生曰此二句便是王者微上

下微始微終本事如何別等補許多條目總坐看

此二句相淺以勸教罪躬等作作用為精淺也不知

等作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已弔死問孤為霸者

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

省薄為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救救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救救發奸必有

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

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

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

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

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

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

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壯愛民不嗜殺

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

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言五七國之時

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啻殺人者能一之一句

斷盡漢唐宋以下

有謂定一是以勢言先生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

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
孟子之吾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
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一部正
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
符識也定要來說驗不待不待高秦漢以後反不
貶聖入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
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
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

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

而和文片是利聖賢之學不足纔誠便了而和文片

是假借此利假借之心不至於欺父與君不止此

足之故所以無道和文也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

其說及於其收條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

其偶有指論之者則如問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

何也只緣信大世界不會見箇真程朱之徒

餘下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

明修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

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

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古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

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

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

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有

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害於此孔子

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并

宜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當據權詐之術亦并不

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衛則孔子先不道桓文

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諱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

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

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

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

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

強功利之粗迹可知

有謂百姓皆以王爲愛是設言以觀齊王先生曰有

事便是其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

齊王不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爭信則

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二句是齊王不自知且

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覺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

非歸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舍於指點開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所以一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謂著千里矣只一木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裏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幼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義幼也親疎遠近總在殺字內有其理乃盡

人但說個字字印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別家事至兄便是加弟

寡妻兄弟家那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在

舉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之許多絡繹收來只是這些字此所謂仁也玩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那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歡動其舉如未便是鋪張推廣也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下又添箇等字等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寡妻兄弟家那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殺次第已與足以休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實實在不足一念間覺普度眾生也

齊王思足以及禽獸不足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正坐不齊耳等字從本達末中間餘字本分實際

物之輕重長短印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印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與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印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取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印權度亦非印此是本天本心之具

明君明字與吾皆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教

仁此節指下節乃言仁之本也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起見
一教學關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全書皆然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

世說新語卷之三十

孟子

梁惠上

莊基見孟子曰基見於王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

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鍵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

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知此應不得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與

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而戰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世備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泰以後天下

大患半廢曰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

雖各布各賦其地仰有足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

尚足以屏翰王宋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

一聞私心自以為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

孫居臨始盡南兵弱之弊誰不厲階又將孰咎耶

最者言以為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有

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吝嗇於胸中則封建亦不能復行也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

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命之已

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

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

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言曰安天下之民則仍

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

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

一意

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

保天下末

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

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

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制

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

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

市上以民為憂樂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

仁政在樂其樂是婦茲之應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卽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要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責重樂民憂民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入下之大也

天下只在其字中大言之不足其字外推言之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字包兩層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曰非下文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爲廉察而以出行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安先生曰此直是知

說報禮之云雖鄙但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笑其可笑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春省耕而循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樂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生乎此亦非枚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漢書人廷至治罔不止合秋國區矣省耕斂足悉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意

上文從天子說來下而以夏禮爲諸侯應語結春秋二句在天子說爲是蓋晏了答景公此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引以證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宣及景公精熟諸侯講也

或云天子低衛繁重不可輕出上謂費繁非言補助獨不可簡其儀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時終不知昔叔孫希世之兩孟子所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明君幸而有免和賜爾復家者雖非仁政亦

人臣因事効忠有曰天之力須令大義見實功若後世

出避之廟避井之官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

從焉之辭非格井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

不得規諫之法此正今人諧媚肺腸自已流弊耳

子回天有典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說名也

孟子晏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勸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

在此

惟君所行也惟字兩邊說是過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

過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

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道極極狠非謂但

憑君做也

南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佳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

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孟子引此今又下更不

意而欲言納諫如

意而欲言納諫如

意而欲言納諫如

意而欲言納諫如

意而欲言納諫如

舜齊君意

固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

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會

齊王處下面公劉古今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今盛爲法而但述文王

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

管於武周也一見諸侯不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

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

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

以圖典看孟子籌勝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

之政爲諸侯行王政言也人言孟子勸齊果圖王

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分明專爲國王而行仁

即是勸獨具行仁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規

大理上事自是齊禹湯武以未禪伐不同其義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獨情

四者而兩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

仁政制良周言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說到此等處似字照應小恩不知這總是王者仁政

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

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

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

所至此正足以天自居他如荀文之治齊晉趙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衛生聚爲事然却是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善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心矣看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道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慙地憫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者用便是此人德王道淵盡頭也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口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本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

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豈父豈真好貨色者抑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爲資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已逢長反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議君未爲不行事君之道廢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常且難之時各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車輪尊疎踰成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職國傾軋之事言非不義也

第四節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米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違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而猶必詢之此今但紀謂章宗之疑生開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

有謂國人實其禍福不肯以虛與借先生曰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

比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臣至章

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理之當然實不公矣今少時見考試案牘論者以某某真孤寒果公成其案多溫飽者即譴以爲不公矣謂今日不是賤貧賤貧而舉報竹孤寒乃爲公

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也便令顯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

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談語實至理也未節如此二字若注有用舍則殺以講得父母職分

滿得父母真實義須注有一慎字則父母之本心用俱出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臣至章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令一讀
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耶
問幼而學之是學簡其壯而欲行之是行簡甚
愛國當甚於愛王今反不如愛王怎見其不如只在
數字較出

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為功利以是
歸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
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不說諸侯謀殺燕而曰謀伐齊人正見齊王滿肚皮
是戀惜燕國不舍在若說諸侯謀殺燕則齊王

四書章句卷三十一

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松唇舌

齊人為難耳

末節原是正者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

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歸與齊國章

莫以言字是千古做官衣鉢白奸雄以至庸鄙皆

以此字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繫池築城不必易為賦格只將事實事楚者為之已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時勢變制垂中事正自不同為可總歸一言

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
自包舉此為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
為進

為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
其當為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遂賄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
者氣象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發偉與後世庸主
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火而無寒

四書章句卷三十一

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澁亦由當下解

有以感動之也

文公初謀事齊是孟子所以致死勿去告之此是正

到此又尚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

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

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致死

上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為善

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

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去節前如何等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

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

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辭毀滕君死又不是

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才才德力量所

至豈孟子之所能強開陳舍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

意中國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為望滕君也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有

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留讀是草必謂列國

在邊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品文之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

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其

學者何如道學小有此費則爭摘詆之之道學者

通體皆忠誠是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

此不過微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

自民知宋始古本之間也誠愈太林流傳徧天下

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凡吾庸之於瓊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

畏懼而瓊人所以嚴懲箠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

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

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缺

敬俱不直一集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

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喫緊

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

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使罷休未

雄豪傑軟天意却正不知天在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城氏此程子所以無憾於族子

毛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失敬亦不是失敬之與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同出於憤悵也

呂氏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寧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

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

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為此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此言白不關時勢

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

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功

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

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

方合德與時勢言

正謂時勢忽入此節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與與齊王反

手異同是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

章總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

足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加文而足見德矣下文事

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盡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謂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

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

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

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

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

畢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

齊宜何德但猶足用為齊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

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為之此孟子所以

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若道救濟天下為事或

君或為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

孟子言時勢也以為當路於齊立說耳此一節却

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蓋有微意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下人

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

件事理合處

公孫丑問曰夫子知齊之卿相

動心不動心便是上朝之分

夫聲色臭味是美同動也許由之洗世子方之婦人

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為

所動耳

孟施舍似曾子此言烈似子見論語句似應立舍

士而不下曾疑之然孟子原為論已之不動心因

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孟舍之養勇以引

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

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偕鄭舍陪出曾子子夏
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
陪出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詳品
鄭舍即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家中形影皆殿是子
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簡是知言後氣源流公案後半意惟
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凡也

兩箇字約迴不相同只換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
謂不復求知其個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而
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個人說求心正是明

西書講義卷五十五

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難言而求心正

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例入他卒案注
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

兩箇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
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

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
不得正從向來勿求求

有謂異端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
獨存其本若我儒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
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

又謂佛老之流不可以用世者治心而不治氣也
生曰如其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
專為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
治心猶可言也詭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
惟聖人為專能治心中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
為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
知其心而有其本而本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
之不可用世正為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本不可
如其本是豈有絕本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
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
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

西書講義卷五十五

川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

領要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
能冲淡寂寞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義異端而

歸於本以求勝其不為覺見所侮者幾何夫治心
世需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為二判而為二則

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
已退出二氏下矣安得不依乞命哉

陸稼書云時說謂告子守其本虛無用之心不管外

之得失因曰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
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
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

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徒言與上昭管殆其失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精而已以冥然冥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夫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則又爲萎靡矣故爲陽明者學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

陽明學案卷之三

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自其根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先生曰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箇所謂洩蕩後生使精神翻然收斂至今爲患其甚矣於其糾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以爲知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益烈讀此論爲之驚嘆淺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而磨滅亦世運萬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

陽明學案卷之三

質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當鄭公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延侍結中朝儀貳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垂杖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猶其性警敏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漢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於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淩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必淩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向及陽明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墮陽惡亂之術不可不辨

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持志中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問在至次二字孟子輕子原平公孫重讀堂外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路處在此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著况勿求乎知言養氣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

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先行後學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即貼言字者入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也積聚之謂若統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面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後靜安應待直到集大

成之方同功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

在此

至人至剛至是虛空屋宇即象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此地格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透其境也須相去一二幾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沾出箇甚麼像像畢竟形影皆幻故孟子曰都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養則日就凋瘵自不得見放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說信得此語直直了言言難言之法此知只說箇然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至

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塞天地間也不是空壳了語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滿更無空闊處大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此氣自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滿滿更無空闊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滿修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段

段

氣之未與充是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間若言其間之氣充天地直是寬度大話樂於此而忘其大德之間也若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時下際故能參贊而

立爲二也

觀養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善出來若養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閒消沮或雖行而意氣衰頹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或云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候若云無

則義道候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矣

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候當是氣候蓋無

浩然之氣則血氣已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候然

約又有以爲非氣候乃體候者說正可奉要之皆非

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先生曰候字即指義道候有

甚說不去此說肆於秦黃黃宗禪而叛註其義外

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

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

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候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

一滾出來解之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

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候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

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端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

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哉制道乃天下之其理義之盡頭絕體

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合中義氣亦無從配道合却

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義樂不必定是虛偽只一事偶合其義而不能積久

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候矣

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

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

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金正希云告子外義却不是義義人告子之外義

義者之外義正是相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莫千

云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罔緣根古於

無與之意義義是精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濬於

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莫也先生曰義

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義中亦義者必義長如此

既以讀書窮理爲爲外及其立說又必盡力行立大

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

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義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

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父外而義者之爲飾索性以不

義爲外然究竟不能不契如大舍知誠視一外

矣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茶時又徇物於世法

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義

的肯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

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爲彼學故應

是解千子亦循而兩視之恐亦不免憾矣也

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

一轉是拔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替矣而

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

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具或末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

一轉折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字作三平看

得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捫而助長正之不得而發有作爲則勿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中又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其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語。一併論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其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本嘗有相因之說也。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因屬謬解。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卽是張勿助長句。

食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故節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照。

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君子。夫大但其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改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哉。

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耳。

有謂中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此其亟也。楊墨幸而不害。志故害於言而已。不事也。非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謂之。

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先生曰。老莊朱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上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觀者喜其新奇。而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陰戾潛沉。非其明驗耶。故韓李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又曰。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中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卽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

四書章句卷三十一

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人於此故井井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

可以卽天道之本然。見體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

爲時中之人。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

須一氣併讀乃得。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皆不爲也。兩段合來纔看得聖

人身分肅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

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非信得上半段過

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

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也
然泉達原非兩幹兩特看便若假矣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
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
當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孟子告君必以誠王
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 代之時然全體只
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數以成道義之全
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際世正恐礙卻正知見有
害於方來此天德上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
極之同心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也
然泉達原非兩幹兩特看便若假矣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
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
當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孟子告君必以誠王
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 代之時然全體只
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數以成道義之全
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際世正恐礙卻正知見有
害於方來此天德上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
極之同心也

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

武王更開客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

政耳仁政固不只此也然上者規模大段已具

五節只就感惠之情理如此類者未即實事也至無敵

而上方是實政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駟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

當時黃金白銀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

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五

三代故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

已壞粹不能待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

幾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

此中佛肯而罷耳孟子卻便講井田學校正為後來

救害地也

有謂市壘而不征法而不屨不征而商已冰休况并去

其壘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

平民之道先生曰先王畢竟貴農而遷運末待之不

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下矣故但市有壘而民居六

國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壘若市商少則其地多

空勢難用壘故但法而不屨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

例非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若竟與
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隨充欠節不足鋪排事功正

借聖人做箇極項樣子以為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

脚下五節總冒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

先王之政之果

以行一句即是強有中事此急聲語非贅次語也但斯

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叫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

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五

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

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

行字如舟之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

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

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

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係四海者是也人因

下文不復言政遂謂重重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

聖德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本節乃應此節正指聖人

去藏充則此二句申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以行一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家
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句是聖人與眾人交接

走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
此方得

問此一句根上文說先王乎乃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
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
也則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後自然耳總是
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備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天然泉達是甚氣象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十七

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
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
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會粘著在先王身上
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
分量有盡未盡其為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
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
自泰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
歷代因之後儒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
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所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
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
之學鉅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

禮哉王者之典制度安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
不忍人之心連根割絕又復何望乎

汲長孺曰此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

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

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

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第五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

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

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

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十八

非在蓋莊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

者之由於智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憎人說道理

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天

命中智之端倪只是端頭擴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

石火電光其不暫在於目其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

王以哲朱熹耳亦是從心隨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

為所斷滅此天之一定者也

近人思說是非二字既有論是非必以假道學三事

誤之嗚呼自宋以來以此字知人者君子乎小人

乎何勿思也

知皆賤而充之矣知字即貼在賤充然達上講不是知一件賤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與人同舍已從人正言其取舍非謂其志也即忘亦忘

人已之見皆忘善哉渾忘意乃一民之說非孟子道理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

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

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

即不增不減不增不生不減諸佛衆生同在大

圓覺智用聖賢所同善與人同也

黃陶菴云後世多欲效漢武而曰吾欲云云雜霸如唐

太宗而曰吾仁義如斯皆岐人己二之矣陳亮乃

欲使金銀銅鐵皆仁治何哉或舉此以問曰公每

謂陶菴爲本末之論此論得毋有未然耶曰請

看其上下句云皆岐人己而二之便見其真同甫矣

漢武帝惠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己而

二之則其有漢唐之言即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

同此便是同正金鐵一治之義陶菴特不自知

耳而反詞同甫亦指王伯安之詆譭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一句中推

論一步作兩層看不得兩皆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

可矣

舜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

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爲大小

也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

孟子曰伯夷其君不事章

清和隘不恭並非不施

以夷惠爲牌而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牌面

者夷惠之自爲夷惠也然則其原仍出之夷與惠其

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學者爲參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

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輪旋而

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夾雜矣

金正希云惠非真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

無知之嬰孩共出入尚無心曠蕩之懷如其無情之

鹿求入其羣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

不恭則僥倖以就人懷懷然以遂世是即鄉愿之同

流合污矣又云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

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謂不恭何待君子始不
耶先生曰正希自以爲得聖人身分矣不知止到
莊列境界與聖人仍無涉也衆所謂一肚皮輕薄
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此時鄉愿一流故宜其
以莊列爲聖人也大凡禪門裏壓止求勝卑汗詐
一層不知遮上面不是名正名孟子所指不恭乃聖
之和之偏處其所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是
故越溪求越溪去

列爲溪北○人上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三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知地利章

管仲反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
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
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推衡各十以
假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
以爲難文王之戰不是是亦真腐儒之論耳
封疆正所以城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其章正所以威天
下不以云者正非施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

道乃可耳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
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
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
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不謂得上者之道實能發政
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足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
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並楚正隆
策士權謀圖利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平於三代
也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
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堯舜之道全在此心做出若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
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敢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
格君心使之正此 典問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
敗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
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
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否却仁義他都是非堯
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
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焉敬齊宣云然是孟子
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內書講義卷之三十三

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當辭邪說生心害

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仰不陳非堯舜之道
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
有無數門庭法語與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

苦心大用

敬王不足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
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顯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
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
不敢不以此陳古陳君陳其道非以堯舜相率也此
方是實難陳善之敬

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
卽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
以師禮事之非耽略儀飾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
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孟子之平陸章

良記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安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
己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
勸未嘗不是然有大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謂微官不復知有

四書義卷三十三

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
靈塗炭告喻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孟子謂軻趙曰子之辭景丑而請士師章

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盡地爲限
不敢代庖也激軻趙一事王是孟子爲齊自爲處先
生曰孟子之謂齊爲有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
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懸望不
忍卽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軻趙一事但就直言
盡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其當無非至
道其發軔也何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
卽此有補於齊而無礙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

爲齊自爲則此是措辭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燕人辟章

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
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豈備不具此誠見妄下一轉
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卽蚍蜉蛄之論矣

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造上起理義有何過
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
理義精粗以爲是矣而本止於平善也似過者於理
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遂非庸人易曉又不可以
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
至善卽聖人之所謂權也以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

四書義卷三十三

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
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
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
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
戾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
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有謂古人之過不開後人長引之端先生曰王莽援周
公曹攄援文王曹公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曰援
但無傷於古人耳

孟子去齊而於景章

不足責客以安賢亦不足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

使人之意則客非終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開周旋
真是沒要緊

孟子去齊止士諸人曰章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
栖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所信處具
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
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有下文合我共誰
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精頭有大擔不是輕
易打諢語

西書講義卷五十五

孟子

孟子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
而問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
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
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
下舍我其誰自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
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
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
則孟子之言危矣考子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權
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操舉王者者也

一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罷宋不成名世然必
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皮得英雄

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
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
是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
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了房孔明之所幾況華嚴
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東時賢能之相何代蔑有
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爾且盛
於三代也

有謂過是過其曆先牛曰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
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常數七百
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歷有定故聖賢以爲憂君周

西書講義卷五十五

孟子

孟子

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
後世英雄起草澤好人生竟何神器之心乃有識集
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不教也

以此言

以此言

以此言

以此言

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四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證耳有下文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說一段卽前是舜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人本領兩句道理只一面爲說各有指皆正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慕慕之患兩句原並有

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四

性善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言可爲也

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粉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對焉者也

性善及而只對性惡

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

世而不足以致禍故又造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極也

無善惡者故指惡與善同誠所謂下及汝偕亡也總

是梅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把

柳之說後道而爲端水又道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面已後米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孤精殺擒別無他法

孟子此言是勝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世子復來見面而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

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應感迅利處

有謂人與人一也先生曰道一非人一人如何一得

是與舜便不同矣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鞭策爲信力有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二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四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只農事引起連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

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解語此句實本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觀視之爲緩而不

知其不可緩也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開晴他事務渠部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

緩之至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

只就民說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而十五節分田制祿
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然有

次第

此節是制法之本

禮下二句見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
恭儉不過聲言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

王之精稍欠

禮制相為表裏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敏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
於民者其實同是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

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

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為

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祖述秦秦嫡傳漢

制祿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一說為近或云易姓改步

各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可以新其法耳是將

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祖公矣亦是後世

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陳氏曰夏時洪水方涸其

代月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為本而秦

說終然終不能肯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詳味其言真見好古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警
今人讀書欲卒年如果也難某終用功夫來乃朱子

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棄

擊附會非聖畔道如却教之弊經不止也

有夏初之貢有夏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

取之貢龍子所談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

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雖事加美而貢之不

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有後文請國中什一自賦

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兩我公田節是孟子無中生有論讀書引證之法

微兼貢田孟子就微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微字也

孟子原勸滕行微而極言助之善見微之妙正在助

看請節節自見非欲廢微而行助也

分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

是文武周公以祖公賦事思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

是等事蓋微原貢助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

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微法原以助為主耳非微即助

也

顧麟上云按微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混一

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畛畝
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兩我公田還及我私一田

名故一而助一也。絕妙之說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地。又云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當併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殊。一旦假令今以眾農通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虞。且合眾以併一公而養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此矣。周之改助為徹未必不應此而究亦一助。果名同實也。楊子常云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弊先後之別。注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

西書講義卷三十

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先生曰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無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注為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興勸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

有別矣。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廢一也。又曰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井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計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勸公復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極精助法之旨謂徹法雖兼貢助而甚至耆耆為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一使自賦可見也。

西書講義卷三十

有謂改徹即叛商公劉文王必不然此是後來私心議論拘于後世文法編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皋門應門冢主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植鵠何非帝制自為將盡責以儆其耶抑又有別說而總不足憑取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又曰徹田為糧當時實有徹田之制想於助法的例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為逆節也。徹之與助只井徹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為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井不知有徹矣近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件然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復助法耳。

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井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殷略之義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意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以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未同助也

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先生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堂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為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為國中推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以不多究竟以助為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孟子

滕文公

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

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

有謂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日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末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與王因示以天下非申為即乙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王未免氣隨志飄故又勉滕行王政見制進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亡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為師之明驗也

請野九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申明云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箇請字定於徹法徹有不同處有謂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此未必然即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即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八家之虛舍一次通公私田排一百一十畝為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于十一亦未嘗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孟子

滕文公

云十一在助也

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徹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法貢法貢只是什一從來加重為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言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要復故下箇自賦字

滕壞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滕之國中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句不是勸滕行貢正是固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

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

厥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傍十一

俸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

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以上敘節是孟子事本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

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非為滕易行而

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

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

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

及條曰然恒虛九一庠序卒第之語未嘗異也

公為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

于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為國直告以條

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為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

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于齊梁則曰不王者

之有以齊王猶反于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

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

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

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

必行三代之盛復視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詳

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

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

以為此即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

漸滅欲盡矣此永康事功之害孟子開之與金溪

凡黨講史學經濟本有不墮此坑塹者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困

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

程朱之所以變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

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聖王之復作今身身

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堪哉若州時順勢便可

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不之禪湯道之

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

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有謂荀悅言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

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尚可為也然此言獨

行於漢兩古古愈遠則難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

生曰井田之制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

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

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難開國亦不可行最是

道焉知天生聖人即即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

可易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為其不能復三代

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

皆此種議論前感漢銅故本領口下學者不可不
破此見也

有謂無輕賦之法而徒欲推兼井之徒則破壞富室又
告人之所成也先生曰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

室耳

自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
已如山農心應之殷卒納拜專爲惑天下耳今日

堂實繁草相鼓煽大率類此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
屑作鄧道元也

附書義卷三十一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有方一歎此是聖
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

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聖
爲司龍與使益禹稷相對方聖人教民之憂也故聖

爲司龍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稷
亦上之使字與前兩直貫至此也

新編德字卽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
人誤解作財惠故又于谷問辨明卽上文教化事

之是也之意古來言仁人者是明惠之惠其
德之教化上文其直貫使字是也彼性自得之

教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放謂強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
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

結則純承爲得也

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

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人人勞心堯爲重也

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
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

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皋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卽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

在禹皋而益稷契不與也

第十節正應繼前第六節爲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
字應勞心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
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末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
字落得入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
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天
下兩字緊對上仁字

有天下卽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已愛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愛更有甚事

人不正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愛之然堯只要得舜禹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禹皋陶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之

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陳良楚產也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計只有此學一法耳許得爵位利

台重而以爲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月也秋陽以暴之卽似今人家贖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真秋也

有謂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下齊先生曰必無是

理集宿宅皮畜物也有天地間有物卽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畢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告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宋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十四

堯舜禹皋陶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之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處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或云良借乘以宮藏其用即匪人亦可比也就奚以陰玩笑就簡子以陰玩簡子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為良始終曾惡人非自愚者也先生曰為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為尊仲連次之不與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為東方朔真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于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說時玩世之志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為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漢文人尤難掃除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第二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義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

恥於妾婦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斥弟而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為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為與伐夏商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討哉有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謂欲伐夏而以為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焉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卻害道不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孟子下如知一字謂盈之原不會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漢武告欲云云故是謾語耳

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我亦為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指其隱謂其原本不曾知

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中間不界依違磨練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會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濟隨已而具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大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一民之看治亂自以爲橫出豈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無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

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山川崩漏日月薄食以數求之皆有定法常度舜帝王

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緣責在

帝王無可推也小儒偶窺管古之術便道天變不足

畏非愚即諛西人論成寅焚惑守心謂當其雷不以

堯舜而避當其雷不以桀紂而避以故凌犯皆非災

一時上大夫皆言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

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曰之大道也水源于山而歸

于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河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上句是嘆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

至紂而人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

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

亂之桀不是定治亂之數且於此也且將從來變局

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

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

桀有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

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而爲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看篇終敘堯聖之

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

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

隅而後戮之也

無覆巢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

事尤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

其義也豈儒黨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權

竊身身爲僭竊之事而是疑人妄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

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

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譬儒不明人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衡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連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

中庸書傳卷第三十五

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豈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且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于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然惟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輿倚輒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

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曲盡其理所謂

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微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爲在其爲魯史之文故有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爲在其爲竊取之義故曰泉又云竊取之意行乎筆削傳以實辭而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

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強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少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況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

中庸書傳卷第三十五

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道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也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充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袪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稱摩詰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其夫然後楊墨得微繁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

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云之橫讓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于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或云楊墨之言即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先生曰此即二教合一之說王蒙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

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一本即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不害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胥天下歸其教豈復有君父哉

四書義卷三十五

下

有謂趙盾不嘗弑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則曰不嘗弑父以不嘗棄之故春秋

斷而誅之曰曰則弑其父故楊墨雖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先生曰引例不當趙盾止述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就似舍而心必誅

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止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貪歟

之說哉

道近楊釋道舉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

釋釋則兼楊墨而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

生

吾爲此懼指率習貴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聞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保不得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足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四書義卷三十五

下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字緊對我亦一字不是也空追敘也

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廢也總敘作過文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礙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有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顧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

至今攻訐朱子則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訐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人下之苟人變而我不可明者又誰爲之開罪乎

或云自秦以後亂賊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

大謬春秋侯國多故弑多周天子未嘗違

人心之必須正易舉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

儒者自爲其教典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

用權術與矜張恣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

此義

孟子之好辨卽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

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

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

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

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

正人心非虛言也

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

其言尚有岸略至楊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

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

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决裂到底至陽明

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於朱陸之間

矣其之功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議今則巾幗矣

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星裏入矣近來多識

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要有

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足又何論其講

語錄哉故今日學入實于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

師友實下爲已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

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全得箇我字下講則我便是

是邪說我便是該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思誰距誰放

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于朱子之學

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

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

故曰刻而後可

內書講義卷三十五

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

故曰刻而後可

論語音義而共誌之

而論曰孟子之言也其意亦必不與吾道同法者

其意亦必不與吾道同法者

其意亦必不與吾道同法者

其意亦必不與吾道同法者

其意亦必不與吾道同法者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六

孟子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人謂任心者過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邇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過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屬公制作是寧何不先盡為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會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禮於二代何仰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遠而取勞其所為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西書講義卷三十六

第三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欲側之勢

第四節只是從愚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惑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當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

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為必不可行如今人謂付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而讓論也

過字帖意忘說

第五節三段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為法度耳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繼去

西書講義卷三十六

繼繼政外別有簡聖人心思也

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二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若孔孟栖栖皇皇似與後世銜需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恥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為諸媚之言諸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彼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為迂濶不啻建說正是諸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節即是微那肯無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開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皆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存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托於孟子之意溫公謂之不愧豈可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人以為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嘆然今

西華書院集卷三十六

日朋友間也以講得客悅一法所云貴難陳善閉邪者或末之見萬一有之大為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生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至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隨釋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為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後世人倫都仿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為人也則又未立而講精未正直而講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其意為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畏規矩數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道從道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張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西華書院集卷三十六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欲為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為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上祭而百神享上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人每謂不必論其事而但論其心如此則何必以舜為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上

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申言心而暫視道便成顛倒誤便失孟子本古人倫日用必皆求止於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極人皆可為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戒也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三

有謂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焉可法先生曰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觀曹不等非其人耳

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為道撈到至處不宜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為堯舜即為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為堯舜必不為幽厲如其言則道二矣總為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上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即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有謂為君為臣必知堯舜而後可則無以處湯武矣先生曰必求如是舜乃能為湯武耳

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有謂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即在前而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欲更進一步也

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仰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讀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字語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引詩重自求不重本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精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盡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與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由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運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

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謂其不受命正謂其爲弟子不足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謂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其誤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有謂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善失天下者有所以予人而非弱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

爲商解也先生曰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子等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其言將曹瞞當文王

道當微箕子然丁後世之史而閣于聖人之經反以今誣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取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孟子曰禁紂之失天下也章
衆欲勿施惡即仁也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上下天下人說者有上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本根不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有事今言自當上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於末句是指示他楚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

西書講義卷三十六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當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

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子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餘日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曰求絕世由特方見得最通放易而字是

直指語非禪關語亦非推步語也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通易而求達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書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卧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與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空學耳此即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為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先生曰觀此語可知其惑溺于佛老者甚深細而聖人之

四書章句卷之十

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鄙後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違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于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辯則辨其不可以平天平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為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證性難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為極至惜為俗緣所蔽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

又曰儒以闡釋則其為剛也通助之焰而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首節從事於按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只是一個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

四書章句卷之十

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助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囊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

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大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真心感人難尋常忠厚人亦有

之非至誠之物也
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誠有

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永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

故如父之統子而人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

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發賢圖大杖策從王之

比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

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

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

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

善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

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有謂問略之上不尚恭謹廣大之君不急纖朴恭儉是

必不得已而後出於此先生曰此論悖矣孟子要真

恭儉豈抹殺恭儉哉看詩康文言為國首及賢者必

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為仁之本豈小德哉

淳于兒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有謂次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

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

親守身推究到足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

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

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可者僅可之詞拿到十分只盡七分內事纔少一分便

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

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為孝俗寬絕養奪情而曰願

傷為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為解反責望於遺賢是父母當自

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為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

者也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

多說得一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案可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今第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卽不惟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孺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會子母囁指而心痛何手舞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是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死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真大體預矣仁義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微微妙知此方見朱子總註之精奧緊爲人處

集說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七

孟子八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渚章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末節已推開說定揆之盡

揆一因是道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不同

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

而趨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

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

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何人直作其道一也則

矣西書講義卷三十七

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會集與

廢墜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照應子子以壺餐爲德平

反爲世而遺令大奸惡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

離清謹自守曰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罪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君臣以義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

道其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

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則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

也只爲後世討罪廢爲都野

進退而無大就就無道則爲平野臣之禮上下

相隔懸絕非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于古君臣

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

失矣其有言及去字者皆臣屬于輒以一心大逆律

之不知古昔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器寒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

諫行言德當澤下民與政卽無干涉

有禮是君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爲主如此所以起爲之

服義若說做現例故事卽成虛空若說惟恐天下人

議其薄卽成齟齬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卽成權術如

西書講義卷三十七

何能感人爲服哉大槩人纔說着禮便多擺設在外

而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前簡禮便其變化之理道簡義便其神明之用

夫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

禮便是事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

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

簡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御時却早

是兩件也有是述卽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

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

方爲真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大下一切有爲之迹皆
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
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有事得其理時中
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察之不精慙心
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
正須辨析

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
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
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
外面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
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若只到得看人禮豈爲我輩

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真助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
蚬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周權
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知伊尹者乎然孟子
推其本領止云非其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
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
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
門下豈有盼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
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稍無不收拾其中
反謂程朱濫薄爾人不住達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

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爲者
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
而成大業之類錯解其極如沈宏林之七筆勾有
不爲人倫而爲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張子仁義
之說以實之但此固明原正作所見上源故登子下
知或謂字樣有誤然則孟子之言不爲則於公私
人必見其爲而後能爲而中自有不爲則於公私
處故可以有爲非傳謂濬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
知所擇二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句法是指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
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
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解也
道而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徒其
小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
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後人講來渾是莊列瞿曇
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嫗婆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水
炭矣

孟子曰君子養德之以道章

淺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意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淺造乃進取不已既語意兩層中又制重在以道上故註下面必以其進者句其意甚明蓋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則淺造猶其太多略以道而單講淺造即有及之者亦淺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淺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字確有節制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淺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淺造者夫非教人忽然躡簡自得也脫却淺造講自得既脫卻以道講淺造亦非

國書詩經卷三十七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圓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豁然心通自然而得氣象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源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博約是對特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

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似有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似有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

有謂聰明之有餘者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觀則力已疲而意亦悔先生曰聖賢何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悔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

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元

國書詩經卷三十七

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賢所言處處皆異學者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臾辨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相文之祖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微霸以相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入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害服人如張
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
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弔文踐土証服人則
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
謂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從原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祇是說水而雨未卽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
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
卽是水而固不得謂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如是

西書集義卷三十七

其因而因卽無本猶大雨也不可謂聲聞之本也
聲聞過情便已足取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
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
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洞可立待而益加微動
耳

朝飲水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
也今人以臭腐腥羶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
况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毫字遂有云

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
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
其性尹氏總計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
有存心之說所謂愛物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
也

存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下章總註愛動
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有此愛動
惕厲之心也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
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

西書集義卷三十七

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
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於方則合下便如此只緣聖
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
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蛻却又錯
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
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
虧欠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後世必有以酒公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
便有問是聖人存心之密

義該矣有謂岐豐邠鄘衛始克商邇世三十
下年人有連直是祖黎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
更入邪鄰矣又有謂武王不以此一事不可精定邇
連亦不然程子云恐人疑驚友疑聖人互有得失
處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連邇意連可作通融影
子話頭也

邇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
微無所不到處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
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變動暢窮處所謂理同

附書書卷三十一

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
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說周
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
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
認為良知天理自以為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
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做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
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
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
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
迹之熄非以絕詩教也如專為詩教而作則孔
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相比附代
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教
計謂秦雖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
春秋經王迹不是盡詩詩只是天子下夷下諸侯而
雅降為風所以降為風諫天子無政教也今行於天
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

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
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降為
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而雅升

附書書卷三十一

風而為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
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
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
也

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亡也第雅亡
而王國之詩降為風耳其降也亦非因詩者能降之
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
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

二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為尊可謂粗矣雅亡
者王降為風也王降為風而雅亡則政教號令不行

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編
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
耶

詩只是述德之數一故不復言於天下故春秋之義
不得不取詩也下其小則也二則為今徒見支
離近世儒臣固執春秋詩易分配今以為巧亦
好奇之過于其理也

春秋固為詳筆世謂賊了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
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
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
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卻半邊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一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
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
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
而猶啜吸于當時以暇費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
辨論千古當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
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實實與當時湯武周公
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有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
不止春秋繼上章而其人者故從王述說起蓋
經為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

此章是一篇春秋錄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則

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千百家皆穿鑿
傳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
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行且不免朱
子所以謂其惑也中人家奴出來說天子當時意
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義貶子等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
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日便欲盡廢
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古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
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乘與倚枕亦何嘗不
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若豈亦得比於春秋乎看孟
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為政胡氏而併疑及孔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一

子更可笑也

謂春秋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
然後儒一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
食也聖人筆削必無毫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連義連
自難以後世律例為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詳例也溫公
只詳上記載至于筆削子等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
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鑑又
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為異同也要知縱經聖人手
中便可為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史如兩傳便
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疑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

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求故門戶不同而指歸若一總以聖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嘗見古人編纂便好論經必翻聚先儒逞其穿鑿傳會之說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止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與知力行耳何嘗有違先儒之經說而得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

聖人之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四書章句卷三十七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意於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緣處即本章世末述居甚近意

有私淑諸人四字則會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繼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兩也字有歡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達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正習之罪非正宗之罪義難固而明也蓋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節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証弊亦有罪之義與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第二節只就取友上說擇子曰學不講文義全皆遠去理會又義者又滯泥不通知子言孟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意人卻就上而理會書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豈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為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即是會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四書章句卷三十七

求勝耳

或疑此章上言性不專為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統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放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同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為主便不是性為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不利指即

大意為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具不識性字總生穿鑿之病耳

與端言性卻從無處說言性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上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爲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此爲故者必利
但言止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凡九人爲惡必滿爲
害必計爲惡必曲爲害必由中見端子久井便有休
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爲
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爲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
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爲故也故必以利爲本

利不是人去做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孟子書義卷三十七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解
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
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
著連有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字人每以淺求夫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特憐於禽獸者固欄中之小犬卻以禽獸付之悠悠者

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自友中所以救

拔禽獸者至矣及其笑擇何難君子其思甚痛更思

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本嘗於自友外增一分自是絕

物之念也

禹稷當于世章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過不人之致不是虛論

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本嘗不想但無由

之忘耳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

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已講不

啗汎濶講

有謂此與制章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

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事故重在天下既任之

孟子書義卷三十七

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字先生曰須知伊尹雖未任

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世也

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

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有文之

妙只用是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怠

已明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真之樂即禹稷之

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與蘇門之樂即納溝

之憂豈有異哉

須知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于世能

已飢已溺當亂世能不救其業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國即閉戶只成箇閉人耳

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下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焉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專主審其地也

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禱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猶皮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則側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則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意生民其道固無歎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軍旅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步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

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通章大意原爲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是遂講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含隱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

以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論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大意耳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

是孟子文章曲折處

公都子曰臣意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章子辨白其不孝之冤即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所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足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於鐘之擊山泉之響使人猛省發急加激激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先生曰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

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爲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憤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讀書商賈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未敗露恥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究竟富貴之於乞兒亦何分別近來正

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八

孟子九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恭少艾恭孝子恭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恭
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
棄禮懸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爲故事了不足異
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爲盡窮秀
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
正如棄養之蠅爭骨之狗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終身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千霄
日之勢已具及至千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
故所以難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方論齊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
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方均齊方正
正自如此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問中不曾有此語見有此
理有此至性左思右思只有一偶字耳然則語氣

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付必無
此心便指他人爲偽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
術不淺不道以偽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
先坐定真倪胥平問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岡卷云蘇離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於治水是
終與殺人付殊其罪未可與其罪並論也惟其形
神而不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無礙其爲幹蠱之
地又云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
云殛以収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陸德
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刑罪也今以尚書寬縣于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
是但蘇離於寬所放洪範云殛則殛死春秋傳云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誤
先生曰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
範云殛則殛死祭法云縣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
可知蓋共殛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餘之禍害及
天下故共殛三苗曰流曰放曰寬而殛曰殛則餘罪
重於共殛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餘罪輕
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之出脫者
以禹故也不知蘇離禹與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
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於禹而爲之曲說乎近也

論者以爲蘇若伏誅則禹與舜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皆周官曰殺人而後者令勿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止不可讐况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蘇有不受者乎蘇之誅蘇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數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非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奔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子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厚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眼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夫倡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金正希云有謂象化於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終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則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審其子是何等肺腸又云象此時已無能爲但無道以束縛其手足則象之性斷不能無所事事惟桎梏之

處置之何察之使不得有爲於其國而象真可以不必設矣先生曰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桎梏處置同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於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係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之有商均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於子弟本當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並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四

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於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情當鄧公趙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不行有爲於其國天子史史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是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解似放之故意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人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言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

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

管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
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
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
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說做真實是放而體
統非放皆後世封鋼親藩稍忌殘薄之私與聖人心
術正相反矣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
計較此有天淵之隔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背是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衡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

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

李季之至四句以虛論情理下四句饒照舜事敗舜之

境位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為聖賢

保之父若尊親也尊至為天子父尊止矣而舜事

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

奉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
欲尊之心必不計餘第不是定以為天子父為孝
至也為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
尊親為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觀者哉

咸丘蒙只疑季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季子
孟子只以季子所以為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
辨明矣

為季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親天下養
為至季也漢高心善家令乃尊太公故是分養
智耳豈得為至季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
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為孝不然操莽昭炎之所
皆可援季以自解矣

但以尊養之極為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
之尊養皆從大季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以亂天下
經大義方見聖季之仁至義盡

滿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
嘗以私先天下之公知此則漢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孝思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
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

至

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
下即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

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季之心斷無臣父
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漢逆僧倫皆可為

思耶如此看中世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
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後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
是存思所致人能長言存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
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即時
所謂能長言存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
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
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及而止取其
則失語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至今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積善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
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存中大存中存小存皆校正不
同必至此方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
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兄存到極盡處
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顯
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有謂洪荒以來皆傳子至唐虞而傳賢先生曰傳賢
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

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有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附於河濱器不若簫堯舜之
德至于格鳥獸被泥土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
有間矣何至豁然無所感化哉先生曰強詞奪理不
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
聖人無如何也

有謂聖人以道統爲宗祀故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
先生曰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典
賢是實義非巧語也因而同互說堯舜亦是與子
欲作巧語而不知其謬於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
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性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
只有傳賢禹永嘗差在啟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
作父子傳授家當混看此讓讓大禮之所以紛紛
疑也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又曰道統自道統
宗祀自宗祀聖人原無混合之理只有和尙之教道
統即爲宗祀付法者即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正
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種解釋論亦自
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尙各建宗旨源流
派爲異端兄弟而欲奪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全爲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夏

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渾論語匹夫以下數語又惟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制烹要湯時人擬此說專爲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敢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與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載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旌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三十一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於小太諺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於伊尹者乎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下則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會久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展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將天

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盤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便有大有小矣

吾意若便是君爲堯舜之君或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傳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充備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知道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也不及此

民中便有子直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

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須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三十一

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釐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謨明命之吉著一熱心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

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堯舜之澤指陰亂興治兼發發實事若單講學字便客

易證入禪去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路其實木皆分也前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本傷歎聖人心坎中受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表為樂如何見得通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句最易說人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者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和克己之道在我克己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議處耳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白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說

田書講義卷三十一

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

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

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如此句慎重之詞非今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

非不肯微小意方是箇剛意本義蓋此句原兼處賦

賦與就湯說就湯因為任重那顧弗視與就就却轉

意正為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己乃所以正

天下入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於正己尚虧欠兩

邊夾說方盡

伐夏救民正是厭故樂道中事亮之愛民舜之不與禹

覆之飢溺孔子之蔬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其

擇同其趨一也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本會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

制為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克己之道在克己之道

中有箇天在適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起不

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為

即代者人伊尹之罪人也

既弄是弄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

等辨亦戰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難疽章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兩命二字推補出

聖人矯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

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矯柄卒老於

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

指處備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問或言之特為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

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

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

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非信不煞正

一層耳

門戶屬隱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
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親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正
一偏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明
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之忠君與官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
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
申明此句耳

好事誣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

陳曰書事與老三十人

名教節義爲枉枉以典公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

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百里奚相秦事功他無可考於春秋見般之師而蔡

之齊聖人取之釋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

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

二字閭子欲爲君者不論簒弑僭竊曰逆取而順

欲爲臣者不顧養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

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創

竊道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并泛作一卷史論

疑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九

孟子十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

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

占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有謂時非聖人不能用先生曰時字是聖人勸語道

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

有謂講此句不必拈出中字先生曰時之妙正在中不

知中而言時末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種說數似

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又曰看末節注三子智不

足及時中道理自得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

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世人每謂孟子欲尊

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

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

等議論最中道爲管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

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精采則章太甲二章開論嚴正微言可見或謂

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

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

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光學辨并

而安漢王莽學則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

周公更不足法與

集大成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今三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

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兩聖聖人知

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

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

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

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

同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說聖說此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言分明

下節聖由於知之義已見

節分別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箇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便有欠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

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

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

有之責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

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宋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

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

未之思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

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漸成不

過度量必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

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

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師爲其理當如此不

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典無德易以亡聖人意

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駁之

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

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

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

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

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有謂子孫不安則天下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

而安先生曰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

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級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

果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

事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大

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

後世之無弊也

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

宋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

諸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

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

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

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義耳天生蒸民

俱合一大百故特人各授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大之令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泰有並耕章此義更分明爵祿從上看来似推到燕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燕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恒地也

不是先王於極細碎處皆寓凌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於九九七政之始於日行聲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燕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燕人在官者與下

西書講義卷三十九

字

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天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不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養什農始由農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釋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為若事今則皆視為樂事惟以為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西書講義卷三十九

下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諸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燕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為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章為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章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章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章因循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盡令出其手甚至於兵糧政要運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撥者也使一刻無此章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竊胥蠅蝻衣鉢并為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

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聖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此章正費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政治未有不由此也

俸薪工食之不薄正所以責其廉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唐有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緣業始

仕止久遠無時無事不是乎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

貧仕同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苗壯長卽是地乎天成萬物得所子役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道不行卽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卽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夫義賤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讀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我禮乎此正對富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微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慶安正教言服管之洪節節從自己分

量幾見快勝上上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

正是身心性命問題處非空言博辯古今徒成箇理

頭學問也上蔡蔡東原史論程子斥其玩物喪志及程

子奇史初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微

論語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實此話頭如桶底脫矣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矣此駁古人

一說如蘇氏之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

理闢河佛馬祖之決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

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卽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

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

之爲至聖皆言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

以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頌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

尚友只爲明密如孟子尚論伊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頌讀論知爲友

一更難踞淡岡不可破矣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論交在平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賢以爲賢蘇賓客煽煽成風詩文講學爲離落之吹嗚布納幅巾爲馬首之舞拜相誇爲交友之大樂括

南書書義卷三十九

不知耻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陷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費惠公語未旬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幹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尼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通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慈親兄弟相友輸米爲奇惟天子而友匹

大遂成奇語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爲怪豈勝歎耶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益之云言外見非益之義非是端促端促即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於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或云微大不存美論以愧其心先生曰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南書書義卷三十九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蓋於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已義本微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本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

學者果有不領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經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井百里才又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什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計當年半萬里長中有絕大本領在聖本

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卽如
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
更賢乎好議論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
後世可法此公也嘗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
能尚友友善者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
古今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於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於程
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衡決徒以書稱天下耳
今日議論亂甚矣其九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

齊宣王問卿章

庸君心事覺得利害切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
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此其言之非又自以爲
有容忍今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
變色之狀矣

古今也

論世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卽如
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
更賢乎好議論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
後世可法此公也嘗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
能尚友友善者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
古今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先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建
字以爲脫一仁字猶顏子在

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

字亦指義字居多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

之便不足然其以杞柳格槩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
亦自包果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

四書講義卷四十

歸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詞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

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

也然理必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辭快處

要在刺性

有謂告子非端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先生曰

爲何定要出號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

孟子不得已擬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

本真惟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

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看

孟子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

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

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

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

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

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

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

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即是

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這箇正是無分於東西之

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

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又動之爲

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卽佛老之寓言因樂支離不

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

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述迹從

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矢等物

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

杞柳湍水馬矢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務

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舍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

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四書講義卷四十

乎人之所爲豈得尚號爲性耶而必以性爲善者此
教人之道也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
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
也又云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性可任
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先生曰以任性自然
爲說此本之老莊即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
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
護者即陽明所云不忍祇惜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
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教浸淫於學士
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臥子云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
立其教也告子無辨難之才而徒執本然之語則事
之可疑者多矣故孟子設機變以窮之而靡以全我
教又云生之謂性是指方生之際言萬物之性皆出
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然其說大有
類是者故孟子譯其言變其辭以難之以全我立教
之本意先生曰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臥子却以
爲其辯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
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
云能視聽言動的这个便是性臥子却以生死之
斷之果爾則孟子亦不盡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

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臥子十倍臥子尚未知
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
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出孟子理不足而辨勝
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
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與又曰告子生字亦不
指困聲聲地時如其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
乎又曰告子原說生即是性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
使其口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

陳臥子云告子之於性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
其末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然是以取險事物
而爲孟子之所窮先生曰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

內書講義卷四十一

有言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
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
其知所以然也

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先生
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
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關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亦
善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也嗚呼使
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教活

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難故處已過于濫祇是一箇主
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
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見處謂洞而放極明顯其實
所謂求故以利物也乃若其情二節虛虛發凡下節
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害弗思求合半段方是疏非
才之罪

性爲中滿尚疑其未必盡善况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
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以指人心粹生感
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孟子

眞所謂端乎人井之惻隱與率牛之不忍乎且好
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
以見含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
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惻隱是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
惻隱是德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
得之思也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
姚江片上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
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
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

證其卽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卽在氣中惟粹米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

泯然無間後來欲說卽氣是理是理所謂合一非孔孟
之合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
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
善作項敵矣

有物句是證性善民之求衷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
善卽性善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摺之意重

好德句

明道先生嘗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節

或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不得余謂
此論甚泥拙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發其實
人止字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
時不必知人性字孟子引証卻不妨坐定人性死
生物則秉稟懿德詩人已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
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道
理義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
心爲理處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

物爲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盡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相拈著理字後來便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僧某教張侍郎所謂卽川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徹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事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未煞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四書講義卷四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入卽成自棄若謂齋告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卽是無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且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

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氣自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平且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夫之餘旋卽是且其精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且間帶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暗

亡只指其書所爲不是夜中亦復耗亡夜氣之不足以有爲良心漸且絕也惟良心之弱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四書講義卷四

乃運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

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

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

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

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則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以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

程子論出入二字按日以察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假人不可不操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粘黏離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申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

而事理集卷四十一

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洩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已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已之用不用說王之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

第二節似答集之者然所以引集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諸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與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已從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

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而萬鍾便講作川忽然而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不得彼講美者無喻已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

因書集卷四十一

鍾尤爲夫心之甚者也

譏訓笑罵世人儘失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即以此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端自打成兩橛耳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入爲求放

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義所以求放心而已此
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卻犯未
了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良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
是皆謂先有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
云仁人心也蓋此正緊要處學問分界處總緣於
學問外另有求字上人却只入學問內說亦另有
一節求字上大如上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
無亦得不定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
只心不定作便是却是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
仁分離不得不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

四書講義卷四十

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周
程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泰禪坐功皆可極
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術孫便命
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爲與一錢而亂及金
錢幾江之徒一悟之後內德敗行廢所不爲惟其求
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
教心孟子則小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
進而已矣歸本之辭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
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
是緊要處不是求放心便休看有說語便錯說語實
知求放心人必是心已放而求其放心而不知求
放心人必是心未放而求其放心而不知求

之道非止一端如謂此心已放而求其放心則
先求其放心是其所求如此心已放而求其放心
之心字雖詳確實皆見其心已放而求其放心
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虛也而所統之妙與之
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
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求放心者求
以完其爲仁人心之心故曰求放心而自行故必用學
問之道正以理收之使之復舊爲一也異端亦曰求
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
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曰聖人觀之雖妙明開淨如
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
問之道端若謂只要求心解得便不須學問便是暗

四書講義卷四十

濟曹洞金溪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
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兼仁義
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
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講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
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
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
心而言本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
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
同皆指鹿爲馬也
人有學問是假借空條條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說
籍誦讀當之此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爲行與焉以知誠意正心修身
以至齊治平其說豈止如此

孟子曰人之於心也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嘆解路頭收指示大段處多舉工
夫處少如此章發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微切然
只是大段直入人問人言如何如何立定有箇方
法在當時無人爲是只發之此路其方法亦只在孔
曾思一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示言陽儒陰釋之
說蓋其空闊不說然可以改與與而無借空大之言
以行其私且孟子曰本體本體仰工夫其端亂至
不可窮詰不知孟子所言實不如如此樣子靜講幾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利內外處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
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思而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
耳目一民對不思心官制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
心失其官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
兩句以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又孟子云心
之官則思此有人心有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之心之
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人也坐誤看得
之意致生誤解也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

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
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都思難慮順他做去却著
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章先立立

字卽此第二箇思字也

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聰以作人從天從小耳聰人自擇
孟子爲都說以理爲爲外致其言皆直指本體示人
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知致心之求字身體二義
之發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二字中煞有工夫
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
爲宗旨舉示魯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下

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
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
之立欲得其能思之體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異端怕外緣正坐人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單立
這箇耳目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
立却是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章言清能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經
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容易爲外道所
假借陸子靜亦以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
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
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

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即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求技倆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命者章

學者不識得八字悲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卽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之性

四書講義卷四

在此是氣數沒奈何底聖賢只爭遮些子耳孟哥特提箇人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事實非寓言名目

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卽理

也曰人字不明豈端揭起其最下者至委實了凡者

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去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利名

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順而得者云是勸人爲

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竟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

私自利之心而爲不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卽

使盡如表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業必凶者耳三代

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

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

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

孔孟之徒者不承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朱當不佞似是修字中事如何答人天爵不知民之秉

彜故好是惡惡是入理合上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

也且這他因字平爲要人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

在此重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存

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

上學時早已束絕人爵矣故先儒每教人尊孔顏樂

處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今其猛省而求爵者也

在裏許看末節感之甚甚字及終必凶句自見故註

中節固已感已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

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

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德也若謂

面字有以人爵欲勸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

與古人又何別耶

是處發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做末節口要曰

東面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由被人我道原

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

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板上學時立心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業必公榜樣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卽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入尚可親不似而今一應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目趨文爲最習號言得傳卽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概時已習成齷齪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墨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讀書講義卷四

十七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降萬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觀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時已棄之惟恐不逮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非要棄實證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會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良貴卽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卽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舉

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稍一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非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流當世借貴與一時名之喧嘩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耻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讀書講義卷四

十八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意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特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撥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斯故曰熟之而仁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分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下著簡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悖木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篇末

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
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章大力云禮者養也即食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終見有不欲論東下自亦人情也爲情屈非爲禮屈禮之名先王尊其稱以範愚民耳又子云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試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先生曰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舍之則乃所謂天也因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惜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湯陸沉爲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易陷溺以其說誣邪道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子下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任淵一砥矣

曹父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有謂性一秀弟而已先生曰此却說不得幸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有孝弟來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至便是好之大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曰非能怨之人其情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爲首他者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雖疑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與忠厚和平之極也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有謂平王之休有伊洛者以其能怨也其親有覆公之過而子不怨則視其父如路人矣假令處布衣之列則亦如凱風之詩人無可怨也先生曰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不謂人上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論也論詩爲兩君章孟子竊負而逃章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著學者胸中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有謂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密武之事

先生曰君子不許許平王平王負載運之罪肅宗尚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即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

諫耶

凱風何以不怨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饒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會去而萬甲

怨不僅行吟半數了却也驪山之役有幾何感格前非同功用都在怨字中由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對所由分也宋程將之楚意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號楚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程未嘗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針鋒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公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諸士講熟一箇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宗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執筆者不少然歲時團聚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

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持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孟子居郭章

交際子受感而之道規其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情也

淳子見曰先名實者為人也章

或曰字即照字說不必又進一杆先生曰亦非為子故仁字不必深講也淳子發難為去就名實故孟子發子亦只發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濫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不知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不知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只霸便是無王相文之註定厚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日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幾却此撥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撥伐矣故第二節當講諸者無上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謂同也

言諸未嘗不盡力用人材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乎即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強駕馭權衡正相反

此是王黼分界處朱子所以不宜輕可漢唐也
若曰五霸桓公弼強則林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
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虛字則功首罪魁
俱在內矣

孟子取齊之計其取之於命而義理耳不是贊其
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時也

魯欲使頓子爲將軍

儉字非儉字儉也註云止而不進之意故宋蔡篇足
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郿縣唐之渭南或憂外重或憂
內重只生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豕逐豨不可復矣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

四書講義卷四

上海

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靡所不爲先自處於蠅狗道
江都之得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諛利明道不計
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
逆睹今狙獒狙士習聞陽明後人顏鈞李贄之悖論
輒以經術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於極惡
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墨爲王霸爲儒釋爲
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慎哉

自求而欲一而取一章

有謂主舍貨殖正爲多取之計先生曰聖賢論事只有箇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子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

不是不必轉鑽到多取也亦多取甚於古人偷無君子亦只是利害起見重於是年元祐史學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康諸公辯論其失也

魯欲使樂正爲政

有謂爲政在乎得一強稱商鞅曰治國經李博稱駟術是
三子者亦嘗得先王之道治而聖之昔以干當世使
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改日非無舍之可採者先
生曰樂正子好舍非好上也好舍則正與縱橫押掣
一輩相反今只作好上有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
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啟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
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
術耳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

術耳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自古窮愁悲憤至不暇之處多蹉跎走入差路去此
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事因緣
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
勢五句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傾
朽覆之

在覆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

備稍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壑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三字直

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

三字調理同無生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自天下許多苦敵因拂人到

底據頭不起原非豪傑也

貧士不旅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

錢錮營苟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

爲反駒廷與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

忍增益乎

因孝講義卷四十一

孟子曰其心者章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空是精細切實工夫若
認本體空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
空是精細切實處是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及
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是所見低也

有謂心之而於中合者不可以性言一有性之可言知
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
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先生曰心之中合者正是

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
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所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
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
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是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
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
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
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闕末儒之性即理
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不可不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

說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
指心體其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
惟此心實故能具性善亦能具其性情之德故其
言言天體程氏上載天理曰理障下載人事曰事
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
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
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底
虛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
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

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整菴王守仁
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
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
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
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足此心則此理顯
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理學
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真見本體是
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
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
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盡心無

用其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
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
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
在心理學未嘗懸看心也但心合性天而後謂之心
耳

或問講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
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
則指其虛無中妙明洞淨者而言德要打破事理始
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
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如本慎獨等皆名是而實
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關

四書講義卷第四十二

三

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
空從此一著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彼
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
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
故偶無忌憚下情一切無用直教說諸天供事
可以喻大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此節性字作格物窮理看人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
雲帖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連不知此病却正
全內外爲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全體無
不但性非其性卽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
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覺帶除一切以爲講心性

學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
賢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的便明得內
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
閱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
理正墮落同章訓話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
與心天終結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連又出異端之下
無惑乎其轉伏於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
差知字自有着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因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節
知字中具有格物功夫在到第二節知性則純指功
夫全佛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節知字乃是盡頭處所

四書講義卷第四十二

四

謂知至也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適矣節皆從極難體會處曲盡
理微妙人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
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

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而
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然

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然
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

存養上求合轉離矣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
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間在存心下然亦是

得此心便發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後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
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
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拈合一語非進一步
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言誠而慎獨直指工夫
在未發已發末章曰下學上達上先內省不疚而
不動不言此歸到無聲無臭此則先存心而後養
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
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

中庸首章卷四十二

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
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

命故知得心一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也
分言之而理會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

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
與天爲二郡將天看做外邊其物事要與他比並

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知聖賢之所謂
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止天之精微聖

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
州縣而知卽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尙屬賢人之

尤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
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星辰皆存養也卽庸
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卽是事天但爭久

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立命卽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
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能

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
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死生不貳也

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
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渡

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

才見識低污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腳底裏
善哉所取何處得有立命來

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
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

且莫非命也章

此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聖人不立言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
下一等人立言耳有無語語有指諸語只論有益
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具在我無益何故以具
外指不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

益亦不當求此是前一層之理也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開耳如今日以
羣體求過其不過者甚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即有過
者亦豈醜之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
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
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
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曰行脚人
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孟子

今人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

亦一物諸語俱靈耳

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蟲草木之謂也看物
字錯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通也理本

具我則萬物皆在更以我包萬物則萬物原在外

矣德之不問萬物只是一箇理字也他說象說數說

應感都打成兩間於吾義毫無著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不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

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為理猶物

各一太極也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

下面

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人止將做人物物字看

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

亦粗淺鄙小矣要之果并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

理只和尙慈悲普度諸佛家生同根盡之耳

末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想在故氣力全在臨

字

恕之盡頭便是仁君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

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

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

見時說但似強恕則近仁耳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孟子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者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

著不察或自以為已知或畏難而不求窮理之功或

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

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若只說近而易忍

故不著察止見得一種病痛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尚有可恥而止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

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習文字者其初未有不

識者者也。巾箱本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而處
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者矣。今有人從旁大
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為是惡爛文字真不識者
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非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
怡然答曰我固不識若輩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
恥為恥而於根柢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
恥之意要夫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
耳作文之心即為入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德緣無恥
罵之為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為禽獸之事

四辨辨義卷四十二

則又欣然安之卒之為聖賢莫不色然喜而及
俗汚下亦不以為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

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借大一箇世界係人焉以上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
不知恥人必必為下流而後能向上故口知恥近來

勇士大夫以慷慨縲索為傳游俠情懷以發刺激作
為胸中下下之志而衣無不甘與之行習醜惡之衣

但求囑得法各貨財入手便以為天下之至巧曰衣
保自有用才智之士方應為之惟恐其不及貌知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當時近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拙樸似乎弱充其實
符極卑賤孟子以羣語語句既正是義利王霸之辨
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為卑乞之共
逾下矣

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

尊德義處

宋四句頃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朱子詩云雲雲一絲

開書卷萬古青山只慶清朝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

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毫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竟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即易

四辨辨義卷四十二

王為堯舜禹湯亦無不可人意只貴重人當自奮興
耳待而後興雖無待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

敬感良德

興字與興善道感發有為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
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榮保正孟子之所

皆陳同父欲以漢唐三代之末子濟之最精印是此

義

孟子謂榮保之士無文何與則榮保正印字路上人後
世有借此一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於稟理法敢

為不道者曰榮保不知清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
非榮保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為有此

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若相人品事功並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歆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愧背天世界非對霸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難弱豈復有韓魏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王者為之有實際在韓魏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象耳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王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有位而言如孔子之斯來云云是也掩見王道之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通章只在下者功用上說末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既是一意說到底初末齊分上文為民風此節為主德也魏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人以此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人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

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通化存神只虛位神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此若重在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格解又當與所句分岫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此乾坤運旋不是補苴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看朱子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書意風馬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日總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幸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化神只在及物處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別章霸術名法不同

善政得財與霸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此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看謹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復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善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良之有通流弊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能得民財

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

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委語便
使上民愛矣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若意在此
便入瞽瞍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在都
之以爲僞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
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
慮其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
不可若此理不明則於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
罪戾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

孟子講義卷四十二

所謂非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善其仁義故

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體無復於身弟用
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乎擴充以全
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
良而欲廢之也

兩良字只有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爲字便是達之天

孟子曰舜之居濠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
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水石居
處未遊時虛空寂靜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攪入

逝水搬柴頭頭是道耳聽皆禪學也若聖賢云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
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
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間見時不可得窺一
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
謂聞見後有此克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極固也然濠山云
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間見時渾然景象耳俗
解便要坐實與野人同在濠山比較然可笑或
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席後便不沛然然則座

孟子講義卷四十二

其面定之往河濱濯足而歸不覺至此豈非
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
用之妙全在濠山不異野人時墮此二界不入永
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此濠山不見聞時無
寂然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濠山
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
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述如是
心不如是則述從何來欲欲辨和異之非只看全
大講師善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

公不得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無欲正講擴克擢裁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止是克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淡如此而已矣便說不

有云以爲欲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惺無爲無欲真不可勝用矣先生曰云能反是心誠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惺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窮困無聊人東顧西顧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亦且顧不得豈知疾病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背猛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悅非慶幸之意乃嚮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字爲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

看天民二字便是欲欲樂堯舜之道不官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淵愧林憐客也講可字而後字

有身身幾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

達可而後行謂役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

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

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朱節西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

由書齋叢書卷四十二

豈唐突天地耶

凡講此等書再舉不得大話一舉大話便知是乞兒

矣功業之奇且大真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

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物推諸易然自謂苟金

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

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治

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責德修

而後讓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

然器識不同

有云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者分高下後人遇此必欲醫生見解巧立名色過

輕疎非本旨先生曰如其言此章爲歷數耶爲易耶耶兼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者德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素也正意亦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自文而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者之過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卽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卽到堯舜事業亦只得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

定字是王者不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

四書章句卷之十二

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致不成教制度不

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來兩

幸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

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

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

成已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

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卽太極生兩儀

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曰

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禪學之性

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處句文法雖同實我自別上節

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隱驗義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掛

何消說到不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孔

硬著做乃得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

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

性屬理故不難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

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

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

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

四書章句卷之十二

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

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

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

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

賢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

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體者盛德之至也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

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

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安

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賤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簡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若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啗齋符人風流不齊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即指富

至是便無有不仁不足是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

不致教一邊若王道之成法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

準定字淺看此仁字就有理若謂孟子所談甚廣則

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所謂仁也便義如水火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不至於極吝者不

在矣有餘則易公共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

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端

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下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

用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黎黎實如此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

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貴其而俗厚此仁字只在救粟中推論見民富

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

求無勿與即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淡看方得叠句意

口語意

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

富則有無開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

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

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

下重在使民富是富是則恆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

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常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

焉有不仁也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

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

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本及教民意謂富足

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揆

因悞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

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

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

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首眼便似言功利若向

易薄四句首眼正見孟子行仁實本領與功利家

天野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予惟見政爲仁政故其意

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

矣

聖人只欲民達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

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

人治法謀富足財用則上之仁道不仁之甚矣

近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並
救災如水火同語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
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
來原不爲孔子特領也近來紛紛拈重孔子又分上
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語都白討

支離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
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

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
下手處不切實矣

且如做時文亦有相與害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
便是善便是時之徒若只要去割竊決科便是利便
是距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楊墨之分不出處楊墨也只是爲我殺修身也只
是兼愛下竟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孟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普度
他只借此說誇誇令人信從耳受之異端門戶雖
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

生也

孰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

非聖人之中

金正希云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
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極柄在手所謂權也孟
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
先生曰他只看差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權柄妙用
儘錄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無
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不然分兩不合權者秤
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傾沒走趨與資本然分
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

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然佛老猶曰立
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
道不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則川文樂有云六家九
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也其寬入於
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也其言痛快明
切有得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
入於羅剎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
有作者顧之哉

孟子曰餓者甘食章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豈惟亦有轉折其養飲食之害即

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

一班講必曰氣即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正與君子不山不崇參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則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合故皆可爲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氣初出假之者耳

孟子曰士何事章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往來爲子鋪張只稱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大人沒交涉

孟子曰子之不義與之齊國而弗愛章

眾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見中顯奇特是衆人之點者耳

孟子曰舜爲天子章

此只說難以窮理人處之也耳卑卑不執執之而終禁則害義窮理窮之則義又害仁惟卑卑自適不以天子之貴此爲義之盡解白爲負而逃不以天

下易受此爲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夢逃後卑卑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齊直是痴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恐卑卑必須出廣捕屏弊須毀形變名姓即迎齊返國後亦須斷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省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題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前討吳聘君陳布衣不肯應拜舉有志者且然况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

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

有謂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

善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

色之於天性一即一即先生曰此是內外交接之故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

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即說心矣

心亦只是形色其有虛聖之理則天性也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

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其不
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
也蓋曰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
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
以踐形令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
之踐形也克已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
踐形也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即是用力量而

人講此節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為得引進衆人
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
踐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說心出立入妙打得兩

中庸章句卷第四

腳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

看得踐形相沒耳孟子此章正為此症下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入教法甚言當下點化

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

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有有

難觀者若說聖人悅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

矣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

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

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

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
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同貞處之義亦理當另起

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

夫道豈孟子囊中物而可意為高卑顯秘乎世之

師以欺其弟第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

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大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

乎云何不使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

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肯要好而只怨

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義論豈不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我國時總橫名法皆貴富強之術皆為逢迎人君好貨

利滿欲武暴之心而造為一種說教以為道理當如

此或窺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

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

次第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抱只在親親用力

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為道也止

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處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於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關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積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後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倫一件時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

高甲渴渴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為一體若制析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誠之不可行矣

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為差排分別也但才相關持密放生之人即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將逆父母爭殺而叔兄弟割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

儒者理一分殊只是推得去與端一本而無分其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既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亦不怕不明等說但不能於義上見得箇渾倫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孟子問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詳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三句說在前即是活句移置意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失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三

孟子十四

盡心下

孟子口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成語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桓父爲可其終則成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訛先儒村學究便思者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義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

文勝則史古人文章定有過實處理本如此

附書普義卷四十三

孟子正其人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

求之節句反以以小者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博舉史傳

程子則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遺其

以爲疑後乃悟此理每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

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讀詩序此能爲信書者也

伯安與良知而非孟子之言舉致知而非程子之義

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當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

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遠達等講章

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

漢宋於道如知微之經解季本之私方近日黃石齋

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也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即可

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上邪異之教而陽借

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技長知體認大理主靜

知本盡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

理或亂至此雖明眼難辨等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

說流邪通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猾

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

上作生活開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解不顧然

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

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不搭

附書普義卷四十三

能改竄換而以惑亂後世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

只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難

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

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論不分輕重則必

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混血流漂杵必疑武王

力發不仁矣而謂此言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

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熟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

難言之出於孔子不致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

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傳耶

於世務而講論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論者必

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一何荒

明磊落直截痛快令人每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終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幹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樂依違囁嚅於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囁嚅者以其務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其明辨誠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爲晚年定論以幹旋之說策一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下之耳目卽此爲欺天罔人矣尙何論其學乎佛氏者說多援聖經周初如韓歐程朱反扯入護法如蓋宗某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卽用備承

孟子正義卷四十三

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

講幹旋者必小人人小儒也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

如無書之論

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淺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

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開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口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極累躬歷陷溺類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尚述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放薄致速而及廢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褒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與臨不恭章專論或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臨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

孟子正義卷四十三

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然則孔子非

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開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

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

也開孔子而興起者止有 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

可學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聖人故有風

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皆得以風常之故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臨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

之不忘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開理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利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其惠何也朱子曰薛軋大黃雖非中和然其病之功爲提參苓之末有資性之益而緩急後病未必侵於此所以屢病災患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清正犯蘇軾自窮之疾非大有以證益之雖參木不能補益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

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

親切重人見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行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例說非本義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一物未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嫌支離又有謂首句自合矣何必屋上築屋其體制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參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理求諸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支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底今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實以此理合此體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事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通於人物也人看得仁字和後以慈愛爲仁看得道字和後以因緣交接爲道此將此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靜坐一念不與物接則

竟無仁無道耶

務格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語子此言終是數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欲以後事論之自從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不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今朋黨論爲是其得理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古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鮮

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擾眾惑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新民也

陳縶問曰齊饑章

陳縶亦覺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

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喻利喻義之辨亦即爲己爲人

之分今人纔開口獲銀足便只有一個成敗利鈍橫

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

一談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如

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爲

原是道性善與關生之謂性之旨耳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

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爲作四辨析毫釐如

蘭釋牛毛一針不亂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

只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

進否則退明則長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義

切之謂也人於義字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

外疑問也

尊賢爲大義也而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賢

尊非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知

帖賢說正是此義

孟子一節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透此

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爲性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

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孟子說大節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

善故也從此到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

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爲我有此

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是齊魯人之本片也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

解可欲一字耳故接句印下其爲人也無句則

善人矣請出本章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

其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孟子曰此累必歸於楊章

從來異氏有指惟樸鳴之徒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

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

泊也然爲所捕惟樸鳴之徒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

悔心即本有反而以吾之說泊爲有味者何則人

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

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發孟子時聞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尉方其追捕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編置之法耳

孟子曰有桓楙之征章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兵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

或云以微矜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偏也此言真可痛然吾聞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九

時有司尚有寬法以進民者朝宇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吾兄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進而官竊豪猾使能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賦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戮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錄此其選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

第二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由充無宰審之其而極推之

不忍不爲一字尙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此淺近平易者

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強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宰審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命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指費乎遠博謂遠博而卽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九

孟子曰說大人則稅之章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忠誠客氣財戰國縱橫之士如顏囑王平之徒亦徒爲之彼具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醉而不醉耳又何嘗難也

孟子曰發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章字字皆從沉溺之欲卽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必性也克難所於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也故謂之寡欲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清絕則道心爲主而仁之於父了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

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答王遠巖書
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宛測者
皆爲隔壁聽語於是放林林傲見得些影子原是微
天微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
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
止至善一綱領雖坐破蒲團翻翻齋裏未有不墜入
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
此與虛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常寂之又家以
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
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有謂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皙牧
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諸賢於何地耶先
生曰琴張曾皙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蔽不
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回護如
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卽不算與之不然不得
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
人都有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
庸鄙之言行愚弄惑亂天下可老釋正得此秘說
於動人因思稽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邪
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爲斯世也

二句得宗者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學疾呼驚世震俗到得
此理復明磨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獨將一件
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而也惟其如此
他管商中韓侯秦佛老告子象山同甫伯安有般
亂日新月盛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
無藉了反之使正以養此是之功耳

經在入地間心旁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
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正
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關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

孟子書講義卷四十三

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初
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爲之詳辨而
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
反得一分卽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
程朱之不足當之也

經正典與原在辨明學術上說死註下是非明白無所
到耳八字則正典都就知一邊看若作政教感化
講失之遠矣反經之任意曲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
墨者卽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挽此理以圖邪說亦
願君未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典與氣息相關此卽性善之旨

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個道理
只就這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與端之亂道亦未
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
人教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善人然則
君子一書亦言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
而非桀紂舜退之且感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
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分明
纔不分明便纏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惡而不自知其
非也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含糊
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

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并悽
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愿之術中於

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有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
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和正直不許似是而非

者絲毫假借夾帶過云耳

注中興起於善最宜玩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
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

精則民興於財文選化口官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
彼皆發憤之力以開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尊耳

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
悅鄉愿處亦與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興

式樣示之其恍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於佛
老程朱不注無怪其溺於陳上天下紛紛總緣未得
箇反經君子耳於此乎何尤

君子與邪惡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
俗爛羣豚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惡也只爲天下

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服此庶民不與也有議
者從而笑之惑得一二實學秀才者出使之然然興

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狷
章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
反望庶民曰興皆奮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

稱夷惠爲百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來子謂治
國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於參朮正是此旨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惡鄉惡二字包舉楊
聚典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計云鄉原之爲

意只是兩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
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

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惡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
起不可勝止皆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既明則

衆邪皆自破爛也

或云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
入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特見敦厚讀萬

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
衰明初凌見及此選舉人材彷彿孝節乃月多有
衣微爲尙書者矯枉如此尙致後來文弱之弊蓋夫
子一服燥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今後聘而襲制
舉試本見其可也先生曰士大夫陷溺淺不可與入
道正爲無真讀書傷名耳漢興之鄉陸師戰國說士
也叔孫通公孫弘閹媚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康
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後巧
之直不疑處謂之周仁何傳漢議之也然則漢治之
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
能用之故衰豈可與晉之清言同案哉後漢書

日書講義卷四

卷四

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尙程朱而
大夫講學者反之若魯鄭即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
見此經不正而邪應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
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
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邪寇
上場耳何補於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即
繼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
任固有應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桀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

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
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

耳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
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
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
正墜異端密窰傳師之言不過以此爲標榜招牌耳
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
文勢直注末一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

日書講義卷四

卷四

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弊
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
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此亦無毫髮涉

也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

卷四